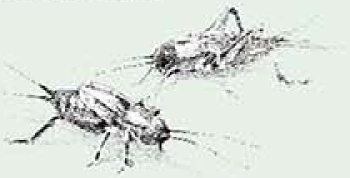
THOREAU'S ANIMALS & WILDFLOWERS











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Henry David Thoreau

[美]杰夫·威斯纳——编
[美]黛比·科特·卡斯帕里　[美]巴里·莫泽——绘
曹飞——译







《瓦尔登湖》作者、大文学家梭罗带领读者亲历四季轮回

600篇日记　**500**种野生植物　**400**种野生动物　**200**幅精美插画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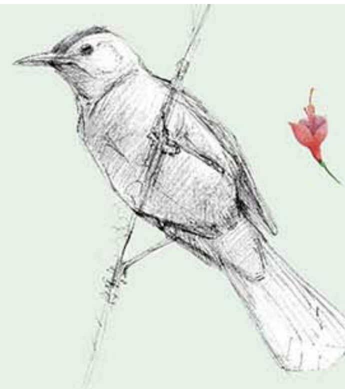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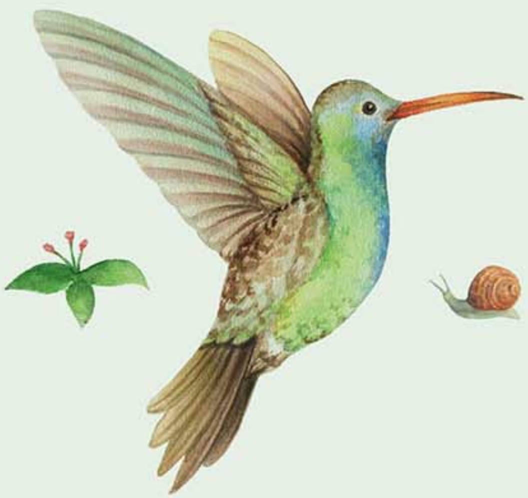
书名: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动物篇+植物篇（2册）
作者:[美]亨利·戴维·梭罗
译者:曹飞
ISBN:9787521703269

&





瓦尔登湖
动植物图鉴



动物篇



亦如从前，谨以此纪念乔尔·波特（Joel Porte）教授

前言

《梭罗日记》洋洋洒洒两百万字，蕴藏着有关动物思想和趣事的宝藏。《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动物篇》一书选编了这些宝藏中的许多精彩篇章，你将看到：梭罗逮住一只鸣角鸮和一只鼯鼠，并把它们包在手帕里（不是同一次逮住的）；他在瓦尔登湖里发现了一个鱼类新物种；他追捕并最终逮住了他家那只逃逸的小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夜莺”让你感到神秘，“背负着青天”的蓝鸲带来明媚的春的希望，让你欢欣鼓舞。

跟它的姊妹篇《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一样，出于类似的原因，《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动物篇》一书的内容没有按照不同动物种类排列，也没有简单地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是按照一年中的日期先后将十几年的精彩内容汇聚在一起。春开驴蹄草，秋绽紫菀，同样，动物的来去也遵循着季节变换规律，同时赋予季节以意义。就连简陋的麝鼠居所也是季节更替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像太阳此时落在天秤宫或天蝎宫上一样确定，”梭罗于1859年这样写道，“每到此时，我就会看到麝鼠的锥形冬季巢穴，顶部从枯萎的梭鱼草和菖蒲中钻出。”

梭罗相信，康科德是“全世界最值得尊敬的地方”。为了展示动物在康科德这个世界里的重要性，我为读者呈现的梭罗关于动物的思考和观察，仅限于活动在康科德及其临近地区的那些，而略过了动物园里供观赏的动物，以及猎人和诱捕动物者猎杀的大部分动物。关于人们食用蛤蜊的习惯，以及麋鹿猎杀者所谓的运动精神，想了解梭罗的看法可以参见《鳕鱼角》（Cape Cod）和《缅因州森林》（The Maine Woods）。

本书包含了梭罗在日记中勾勒的一些简笔画，同时还收录了黛比·科特·卡斯帕里创作的素描，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卡斯帕里家住俄克拉何马州，但其中很多素描是她在拜访马萨诸塞州时于野外考察中绘制的。她的画作既基于对动物方方面面的深刻了解，又是对梭罗笔下精彩时刻的发自内心的回应。

我希望《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动物篇》是本生动有趣的书，能够

愉悦徒步旅行者、露营者、鸟类观察者、博物学家，以及任何喜欢观察土拨鼠趴在圆木上晒太阳的人。梭罗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希望深入了解他个人生活和个性魅力的人在阅读本书后也会有所收益。

缘起

《梭罗日记》以对自然世界精确而优美的描述，以及对人生问题的洞悉而著称于世，作品中还蕴藏着趣味故事宝藏，意味深远，令人难忘。罗伯特·D.理查森（Robert D. Richardson）在他所著的梭罗传记中提到，1852年左右，梭罗开始对乡村生活的趣事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可以从《梭罗日记》中轻松地节选出一整本这样的故事，其中许多精彩的篇章是关于动物的，或者是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际会的。”

按照理查森的说法，梭罗的很多邻居注意到了他与康科德动物之间的亲近，相信他有类似所罗门王传奇魔法指环的东西，戴上那只指环，就能和鸟兽虫鱼对话。在《梭罗日记》最动人篇章之一中，梭罗把一只土拨鼠堵在角落里，然后用一根木棍挑逗它，把它翻过来，盯着它的眼睛看，直到他和那只土拨鼠都感到了一种“催眠作用”。他对这只小动物讲“森林语”，喂它平铺白珠树的树叶，甚至还用手抚摸了它一下。然后，他起身走开了。

当我们想到瓦尔登湖边的梭罗，就可能会想到他在动物中间的生活：夜晚对着鲈鱼吹奏长笛；追逐潜鸟穿过湖面；观察红蚁和黑蚁之间的战争；设法保护他种植豆类的土地不被饥饿的土拨鼠破坏。《瓦尔登湖》所讲述的每个故事都取材于《梭罗日记》，而梭罗与动物之间发生的最动人、最离奇、最好笑的故事，除了《梭罗日记》，于别处再无记载。

但是，梭罗不仅是个业余的博物学家和故事作家，而且《梭罗日记》的内容显示，他非常熟悉动物学领域权威的著作，包括：昆虫学家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1759—1850）和威廉·斯彭斯（William Spence，1783—1860）；鸟类学家亚历山大·威尔逊（Alexander Wilson，1766—1813）、托马斯·纳托尔（Thomas Nuttall，1786—1859）和托马斯·梅奥·布鲁尔（Thomas Mayo Brewer，1814—1880）；动物学家詹姆斯·埃尔斯沃思·德凯（James Ellsworth DeKay，1792—1851）；鱼类学家兼爬行动物学家戴维·汉弗莱斯·斯托勒（David Humphreys Storer，1804—1891）。斯托勒博士也知道梭

罗其人，他的儿子霍雷肖（Horatio）就读于哈佛大学，热爱收藏鸟蛋。1847年1月，霍雷肖写信给梭罗，请他帮忙提供一些新的鸟蛋。

梭罗不愿意帮忙，为此他找了几个借口，说自己“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观察鸟类了”。另外，他说坎布里奇（Cambridge）地形开阔，霍雷肖在那里能发现更多鸟巢，比自己在康科德的森林里寻找，收获会更多。“而且，”他提到，“我承认，对于抢劫鸟巢，我有点于心不忍。不过，偶尔从鸟巢里轻轻拿出一两枚鸟蛋还可以。如果科学的进步明确需要这么做，我甚至也可以走向蓄意屠杀这一极端。”

不过，是年5月，梭罗克服了收集鸟蛋的内疚感，给哈佛大学的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教授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标本。当时，阿加西斯被视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动物学家（如果不能用“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来描述的话）。阿加西斯的助手詹姆斯·艾略特·卡伯特（James Elliot Cabot）写过一封信，感谢梭罗提供的大头鱼、欧鳊、锦龟、星点水龟和鳄龟。该月晚些时候，阿加西斯为感谢梭罗，送了他一只活狐狸。他同时提到，梭罗送来的一两种鱼属于新物种。

随着时间的流逝，梭罗收集标本的热情逐渐消退。1854年，他似乎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过去我曾以科学的名义宰杀拟龟（指布氏拟龟），我现在不愿这样做了。”他在《梭罗日记》中这样写道，“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曾犯下这种屠杀罪行……不管对科学有何贡献，这种行为有悖诗性认知，将会影响我观察的质量。”他继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有谋杀前科。”

梭罗对阿加西斯的态度也变了质。过了些时日，梭罗每次提到这位大人物，几乎都是在指出他的明显失误。“阿加西斯对他班上的学生说，老鼠肠道里的虫子不到猫的胃里，就不会发育完全。”“阿加西斯说，他发现深海鱼黑线鳕鱼是胎生的。”有一次，在拜访乡邻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后，梭罗写道：“爱默生说，阿加西斯告诉他，他有只六七岁的龟，跟一开始一同被发现时同等大小，但当时就被宰杀了的同类相比，它只长大了那么一点点，这让他觉得这些龟可以活四五百年。”

随着自身思想的发展，梭罗越来越不需要常规意义上的科学了。1853年，他收到美国科学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一份调查问卷，正是阿加西斯在5年前协助建立了这一机构。梭罗在日记中回应道：“我觉得，如果我向他们描述我特别感兴

趣的那个科学分支，会让自己成为科学界的笑柄，因为他们不相信探讨更高法则的科学。因此，我不得不根据他们的状况说话，向他们描述我贫瘠的那部分，因为他们只能理解这部分。事实上，我是神秘主义者、超验主义者，外加自然哲学家。”

对梭罗来说，这三个头衔——神秘主义者、超验主义者和自然哲学家——互有交叠，相辅相成。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梭罗接受自己以及其他人生命中更深层次上的精神意义；作为一名超验主义者，他寻求与宇宙万物之灵的直接联系，与当时马萨诸塞州冰冷的一位论派和火热的福音派都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位自然哲学家，他在康科德的田野、森林和湿地中寻找线索，试图理解宇宙的内在本质。

每个新英格兰严冬，都是对信仰的挑战，对人和动物基本生存的挑战。梭罗深切关注着四季的轮换，整个冬天，他都在寻找线索，证明春天即将到来，或是深藏在积雪下的某个地方。他有个颇具超验主义色彩的做法（不是基督教徒的姿态），那就是，他偶尔会复苏冻僵的小动物：雪跳虫、狗鱼或蛙。有时他的复苏尝试居然成功了，比如那只被称为“毛毛熊”的灯蛾幼虫。那是某年1月份，他用帽子把它带回了家并成功将冻僵的毛毛熊复苏。当春天终于到来时，梭罗会认真地记录每种鸟儿首次出现的时间，以及每种野花首次开放的时间——这些数据在21世纪派上了用场，理查德·B.普里马克（Richard B. Primack）教授及其他学者利用这些数据研究气候的变化。

对梭罗来说，野生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整齐划一、一成不变的。康科德的牛通常行为温驯，可是某次，其中一头牛冲出了自家牧场，蹚过漫水的草甸，游了几百英尺，横渡康科德河。见此情形，梭罗写道：“我喜欢看到家畜主张它们天赋的权利——任何能够表明它们没有丧失原有野生习性和旺盛精力的证据，我都喜闻乐见。”梭罗把狗视作略加开化的狐狸。1856年8月8日，梭罗写了一篇非常滑稽的长篇日记，描述了一只逃逸的小猪能引起多么大的骚乱。

类似的，在动物的行为和情绪中，梭罗看到了很多人性化的东西。这一洞见的表达方式类似老式的拟人化手法。他曾写道：“一直以来，我都下意识地把马视作游荡在某处的一个自由民族——过着野蛮的生活。”当他看到一只麝鼠从冰窟窿里钻出来，他想“它是个比雷（Ray）或梅尔文（Melvin）更野蛮的人”，这两位是当地的猎人，射杀和诱捕动物。一只刚刚破壳的鳄龟“让我觉得它是地球合格居民的雏

形”。梭罗记录说，一头牛被闪电劈死了，其他牛聚在周围一起“哞哞”地吼叫。更加异想天开的是，他觉得一只红松鼠在粗鲁地叫喊着：“听着！只需要找件像我身上这样合身的毛皮大衣和一副毛皮手套，你就能笑傲东北风暴。”

跟很多把动物比作人类的作家不同，梭罗也会把人类比作动物。他在人类身上看到了动物的特性。“在我眼中，人很像蛙，”他写道，“我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叽叽咕咕的那些话。”看到老人朴素的泥土气息，他写道：“他们让我想起蚯蚓和蝼蛄。”

他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这些特性。他表示渴望能“潜藏在水晶般的思想里，就像鳟鱼潜藏在翠绿的河岸下——在那里，偶然来访的人类只能看到我吐出的小水泡升到河面上”。看着两只鱼鹰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中穿梭，他想道：“我的伙伴何在——同我振翅搏击风暴？”一个阴暗寒冷的11月下午，他感到压力很大，于是写道：“你像未孕的母牛一样干涸……”由于人为捕猎，鹿在康科德早已绝迹，然而它们仍然活在他的想象里。划船经过康科德的河面，他感到“以这样的速度前进，你会感觉自己变成了一种新的生物，也许是鹿”。

看到身边的人有时会随意地虐待动物，他很敏感。这种对动物的紧密认同，解释了他敏感的原因。在铁路边看到一只星鼻鼹鼠时，他写道：“某个没人性的家伙切掉了它的尾巴。”在他的描述下，猎人捕猎的情景，就像维吉拍摄的犯罪现场照片一样冷酷。“我看到一个野蛮人，手里提着枪，”他写道，“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刚刚捣毁的麝鼠窝前。我发现，费尔黑文湖附近上上下下的所有麝鼠窝他都一一拜访过了——他捣毁了所有麝鼠窝，让窝的内部暴露在湖水中——然后站在旁边盯着，等着那可怜的小动物露出头来呼吸。一只麝鼠已经被当场剥皮，那红色的尸体就躺在那里，平摊在被鲜血染红的冰面上。”

对梭罗来说，了解动物是个毕生的事业，一路上他有很多谜团需要去解开。虽然他见过水獭的足印，但从来没瞥到它的真身。一种不知名的蛙的“梦幻”歌声令他深深迷醉，结果却发现这鸣叫声来自卑微的蟾蜍。他数次问自己，什么鸟的叫声是“忒—啊—啦，忒—啊—啦”，后来才知道那是白喉带鹀。他始终没能辨别出，他称之为“夜莺”的午夜歌手到底是谁。

梭罗寻找这些动物的过程，是一种灵性的追求，因为每一种动物都是神创的一部分，独一无二。1856年，他为康科德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些

动物而惋惜——包括美洲狮、狼、熊、麋鹿、鹿、河狸和野火鸡——仿佛人类驱逐这些动物，就是撕毁了生命的圣书。

“比如，我不辞辛劳，了解春天的一切现象——我以为得到的是整个诗篇——然而令我懊恼的是，我听说我拥有并读过的这本只是残缺版，我的祖先已经撕毁了前面的许多书页，撕毁了最精彩的那些段落，而且剩余的很多地方也残缺不全了。

“我可不愿意想到，某个半神先我一步，把最璀璨的一些星星摘走了。我渴望认识完整的天空，完整的大地。”

最重要的是，梭罗到动物世界中去探究荒野中生命的本质，去探寻自己灵魂中潜藏的冲动，其中一些特定的动物意义尤其重大。蟋蟀是大地的脉搏，早春时节它的叫声就从地下深处传来，一直持续到11月最冷的日子。黄褐森鸫是生活在文明边缘上的荒野的象征，在村镇里极少能听到它的歌声。鳄龟蛋一整个夏天都埋在沙子里，漫长又缓慢地发育着，这教导我们，面对自然的节奏要有耐心，要有信仰。麝鼠咬断自己的腿从而逃离了捕兽器，这是令人深思的勇气的典范。而土拨鼠肚子胖胖的，喜爱温暖，这表明荒野中的生活也可以很愉快。

梭罗与他周围环境的联系那么强烈，以至于他有时会觉得，如果没有他，这个世界将不会再运转。“最后（当然最初也是），四季的这些规律现象，变成了我生活中的现象或阶段，简单又明了。四季以及四季的所有变化，也发生在我内部。我看到的每条死鳗鱼，每条浮在水面的蛇——或是每只海鸥——都在丰盈着我的生活，像是我生命诗歌中的一行诗句，或是一个重音。我几乎相信，如果我不在那里，康科德河就不会涨水，不会漫过河岸。”

这样的段落听起来会让人觉得，梭罗的自我已经膨胀到了自以为是神的地步——不过，他认为其他动物也拥有同样力量，看到那些时，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梭罗将扑动䴕称为像鸽子的啄木鸟，说它的叫声“真的在唤醒死亡的生命，它好像为枯草、枯叶和秃枝注入了生命——从此日子将与过去不同”。一个温暖的2月天，几只母鸡勇敢地从谷仓里走出来，见此情景，梭罗赞许地写道：“母鸡……奋力带回新的一年。”

1854年9月，在思考龟蛋孵化需要一整夏这一现象时，梭罗提及了美洲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传说。传说，世界驮在一只巨龟的背上。

大地在抚育着这些蛋，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它们被播种在地里，得到大地的照看——她很友善，没有杀死它们。这表明大地蕴藏着某种生命力、某种智慧——以前我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位母亲不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的存在。虽然龟妈妈抛弃了它的后代，但大地和太阳对它们却很友善。当那只龟摇摇摆摆地走开后，背驮着大地的老龟在照看着这些蛋。大地没有毒死它们，没有夺去它们的生命。大地中存在某种德行——当种子被放进来，它们会发芽；当龟蛋被放进来，时间到了就会孵化出小龟。即使是龟妈妈留下来孵蛋，也仍然是通过那位普世的龟母亲来照看龟蛋。因此，大地是所有生物的母亲。

印度、中国和北美都有乌龟背驮世界的传说，梭罗进一步引申了这一概念。野生与驯养，人类与动物，四季与灵性，梭罗寻找着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痕迹。而它们之间的联系，让这个世界不仅成为人和动物的家园，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

---

1. 一位论派（Unitarians），或称一神论派，基督教的派别之一，强调上帝只有一位，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圣。——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2. 福音派（evangelicals），强调宣传耶稣基督福音。严格地说，福音派不是一个宗派，它描述的是一种立场。
3. 英尺，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30.48厘米。
4. 维吉（Weegee），原名Arthur Fellig（1899—1968），美国摄影师，以拍摄赤裸、冷酷的凶杀案现场新闻图片而闻名。
5. 黄褐森鸫歌声甜美，在文学作品中有时被译作画眉，但实际上与我们所说的画眉不是同一科属。

本书使用说明

《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动物篇》一书的文字，节选自1906年版《亨利·D.梭罗日记》（The Journal of Henry D. Thoreau，简称《梭罗日记》）。《梭罗日记》全套14册，由布拉德福德·托里（Bradford Torrey）和弗朗西斯·H.艾伦（Francis H. Allen）编辑而成。本书每段选文都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梭罗日记》进行了对照，或者（对于普林斯顿版未包含的选文）与未经编辑的《梭罗日记》手抄本进行了对照。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提供了手抄本的在线资源。

跟《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一样，在对照了忠于原文的普林斯顿版及手抄本后，我删掉了1906年版中的很多逗号（一个句子里往往就有四五个），同时还删掉了很多连字符和感叹号。在原文用破折号的其他各处，我也用破折号替代了部分逗号和分号，并恢复了原文的分段方法和插入语（托里和艾伦对此似乎有非理性的偏见）。对于原文的残缺句，托里和艾伦填文加字，连接成了完整句子（虽然有时并不雅致），本书将其恢复原貌，效果是打造了一种快节奏的现代文风，这更接近《梭罗日记》中梭罗写下的真实文字。

梭罗有时会使用一连串的形容词，英文原文中间不加逗号，表现力更强：雪鹀的“low soft rippling note”（潺潺的低鸣声。1859年3月3日），大蓝鹭飞行中“graceful limber undulating motion”（优雅、轻快的波浪起伏动作。1852年4月19日），或是蝗虫“green herbaceous graminivorous ideas”（关于青草……的想法。1857年9月6日）。

正如我在《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中指出的那样，梭罗用破折号代替逗号、分号和分段，甚至用它来代替句号。更重要的是，他经常用破折号把他的洞见与促发这一洞见的观察分隔开来。“我通常只能看到它激荡的波纹——这条小溪宽仅一英尺，按比例折算，鳟鱼激起的波澜相当于运河中一艘轮船制造的波浪。”（1857年3月15日）“我

们几乎已经忘了每种鸟儿的叫声——而再次听到它时，又如梦般记起它来，让我们回想起一种从前的存在状态。”（1858年3月18日）

虽然1906版编辑把梭罗的短小段落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些大长段，但梭罗自己也写过一些非常长的段落。为便于阅读，我把个别几处大长段拆开了，分别是：1854年3月10日（臭鼬），1852年4月16日（土拨鼠），1853年5月22日（猫），1856年8月8日（猪），还有1852年9月30日（蜜蜂）。

《梭罗日记》中出现的分数，梭罗一般采用简写法。如果用在日常语境下，比如“只有家鸭的一半大小”（1860年9月27日），我效仿托里和艾伦的做法，把分数按照读法拼写出来。而实际测量结果中的分数，我恢复了原文的书写方法（例如，“背甲长$1\frac{1}{20}$英寸”），而没有像托里和艾伦那样把分数拼写出来（“背甲长一又二十分之一英寸”）。有几处，梭罗本人不厌其烦地把分数拼写了出来，比如“宽十分之一英寸”（1852年8月24日），我就没做改动，保持了原貌。

梭罗书写“nature”（自然）这个重要的英文词语时，有时首字母大写，有时不大写。“自然”有时简单地表示自然世界，有时则表示一种神灵或神祇。我没有统一大小写，以防抹去对读者和学者来说可能有用的线索。

有一两处，我改动了日期，跟普林斯顿版编辑使用的日期保持一致。对于许多存疑的段落，我接受了普林斯顿版和在线手抄本资源的另一种解读。但是，在其他各处，基于常识和梭罗的习惯做法，我保留了1906版原文。

例如，我发现，梭罗更有可能写出“枯枝落叶层上发现了一小枚新鲜（fresh）的蛋”，而不是“枯枝落叶层上发现了一小枚羊（ovish）蛋”（1855年5月30日）。还有，他会把鼹鼠的眼睛描述为暗淡的蓝黑色眼珠（bead），而不可能是蓝黑色的头（head，1856年6月6日）。《梭罗日记》的其他篇目（以及常识）告诉我们，他写的更有可能是“依据街上的牛和狗（dog）的表现，我推测它们看不到周围和头顶的明亮色彩，这让我很惊讶”，而不是“街上的牛和蛞蝓（slug）”。在线手抄本里几次提到蟾蜍的歌声（singing），但是梭罗在别处如此频繁又一致地提到蟾蜍的“咕咕声”（ringing），因此我从始至终偏向于采用“咕咕声”（ringing）。

与讲述野花不同，梭罗在康科德及周边地区观察到的动物，不会经常遭遇鉴定困难。于是，提到动物时，他使用的拉丁名称比写植物时要少。我选编了关于“野鸽”的几个段落。康科德居民用捣碎的橡果引诱它们，然后用网扣住或是成打地射杀。这说的是北美旅鸽，美国过去最常见的鸟类。到了梭罗生活的年代，大量的猎杀和诱捕导致北美旅鸽数量减少。1900年左右，最后一只野生北美旅鸽惨遭杀戮。

本书从3月的日记开始编排，因为对于梭罗而言那是一年肇始之时。对他来说，四季是像液体一样连续流动着的，比日历日期所显示的更加具有连续性。地球永不停歇地绕着它的轴心转动，梭罗在不断地寻找大地变化的线索。对他来说，新的一年始于冰雪融化，液体流淌，以及鸟儿北归之时。每个清晨，都可能在重温一年之晨。“在这个钟点，我听到的主要是春鸟，”1852年7月4日他这样写道，“于是，每个清晨，春天就这样复苏了。”

桦树和臭菘长出第一批新芽和第一批花朵，把生命带回冰封的世界，与此同时，动物也同样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春天”一章中所写的那样：“我留意着春天来临的最初迹象，倾听北归鸟儿偶然的啼鸣声，或是条纹松鼠的吱吱声（现在它的储备粮一定快耗尽了），或是去看土拨鼠从它冬日的居所中钻出来探险。”

---

1. 为表达清晰，译文按照中文习惯在需要的地方使用了标点符号。
2. 英寸，长度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梭罗的动物观察日记



1855年3月2日

我听到两只鹰在尖啸。鹰啸里的某些成分，真的很像3月本身。它像风穿过天空的缝隙时，所发出的长长的气流冲击声，或者哨音。而天空像裂了缝的碟子，笼罩在森林上方。这是最初的几个稚拙音符，是夏日合奏的序曲——我由此结识了呼啸的3月之风。

1859年3月3日

在蛤壳山（Clamshell Hill）的岸边，路过那株金黄的橡树时，我听到一种潺潺的低鸣声，抬头看见约15只雪鹀正蹲在橡树梢上，全都是胸部朝向我——它们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在白云密布的天空的映衬下，看上去也是白白的。它们看着不像鸟——倒像是鸟的鬼魂——而且它们很大胆，敢于让我靠得很近，更让我觉得它们像鬼魂了。它们几乎白得像雪球一样。不时地，我会听到轻柔的潺潺低语。我看不到它们的五官——只能看到胖嘟嘟的白色鸟儿的总体轮廓。这景象很像幽灵。如果我再靠近些，它们会像普通鸟雀那样飞走吗？观察了几分钟后，我都不敢

确定，我相信它们会飞走。它们的颜色和白云遮蔽的天空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差点没看到。

1854年3月4日

那种灰色甲虫是什么？（棱纹松蛀虫）我是在一棵枯死的大白松的树皮下发现它们的，数量很多。这些甲虫身长$\frac{5}{8}$英寸，躲藏在近椭圆形的木质堡垒里。它的堡垒直径约为$\frac{7}{8}$英寸，四周包裹着白色木质纤维，高大概$\frac{1}{8}$或$\frac{1}{10}$英寸——周围的红色树皮屑也许是它的排泄物。有时里面没有甲虫，只有一个样子奇特的茧，像个非常狭长的硬纸盒，盒盖和盒底平行，十分平整，但是其中一端略高，像棺材。树皮下还有几只蛴螬在伸展腰肢，以及一些形似蠼螋的小虫子。

1859年3月4日

乌鸦的叫声是多么完美的新英格兰之声啊！如果你静静地站在小镇郊外，注意倾听——让自己这座几乎永远嗡鸣着的工厂沉寂下来——你最有可能听到的，就是乌鸦的“呱呱”声。这声音压过了一切人类繁忙的嘈杂声，把你的思想带到林中遥远的河湾旁，乌鸦正在那里大叫着发泄它的厌烦。

乌鸦看到白人来了，印第安人去了——但是它没有离开。在锻造厂“叮叮咣咣”的声响中，你仍然能听到它那桀骜不驯的“呱呱”声。它见证了一个种族的消逝——但是它不会消逝。它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记起原初的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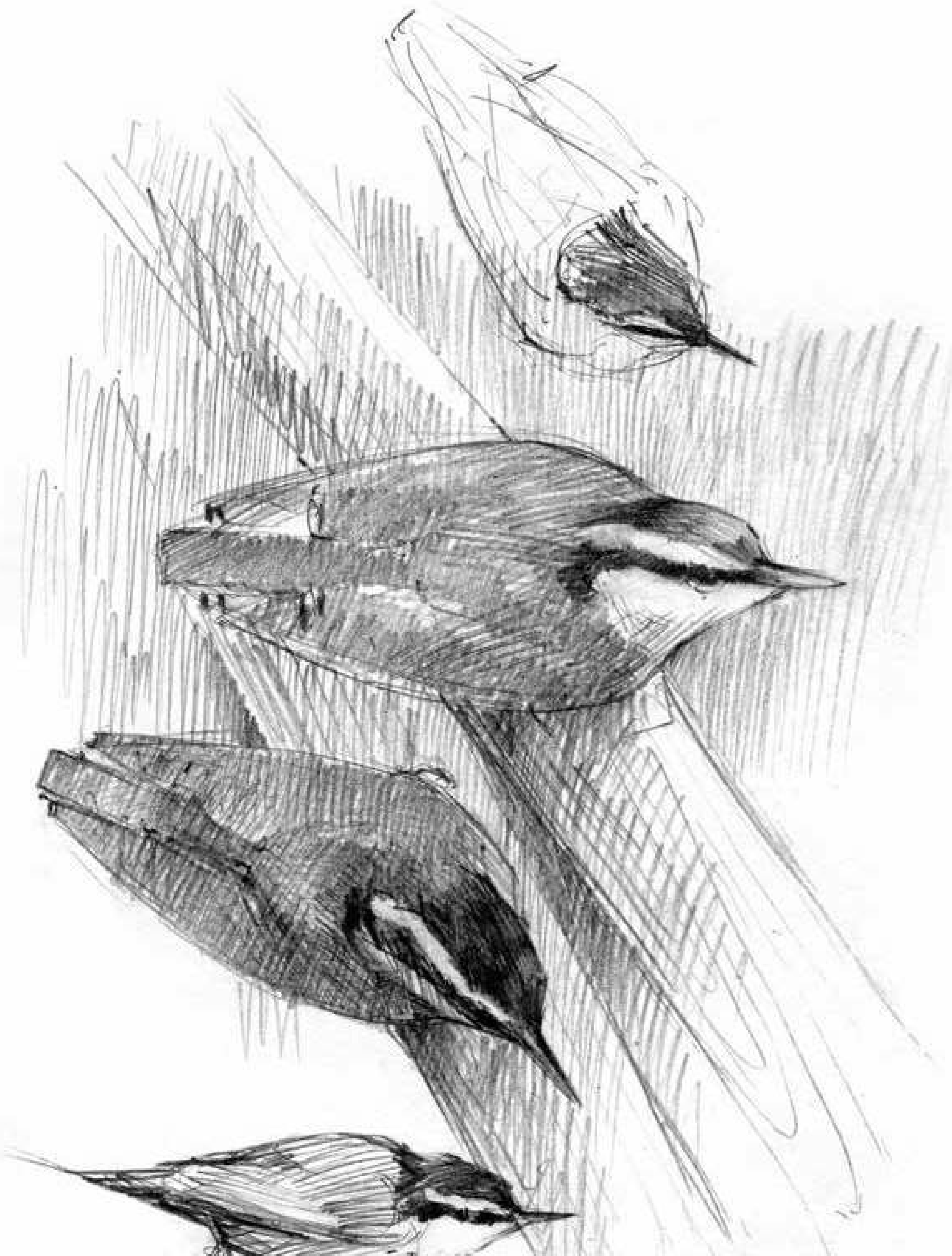
1854年3月5日

前几天，钱宁跟迈诺特谈论起后者的身体状况，钱宁说：“我猜你想现在死。”“不，”迈诺特说，“我已经熬过冬天，想继续撑着，再

听听蓝鸲的叫声。”

1859年3月5日

今天上午，我在去往镇里的路上听到一只白腹鳾（白胸鳾）发出很特别的叫声。那叫声从二十英尺内的一棵榆树上传来，比我记忆中的任何鳾鸟叫声都更像一首歌。附近有一只（黑顶）山雀，白腹鳾可能是对着这山雀歌唱呢。那叫声有点像“忒—瓦特瓦特瓦特”，声音重复得很快，不是平时的“咯咯”叫声。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最初听到的春之鸣音——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啄木鸟发出的！到目前为止，今年我在康科德还没有邂逅蓝鸲、黑鹂和知更鸟。这是鳾的春之歌——它在树干或树枝间跳来跳去，然后突然停住脚，唱起这支歌。它活力无限，但歌声又特别含混不清——那鸟儿几乎就在山雀眼前，略显笨拙地尝试着啭鸣，仿佛在假装它是山雀中的一员。它就这样释放出心中的春之歌。如果我没记错，这就是很久以前我在春天或冬天里听到的鸟鸣——在春季极早的时候，彼时我们刚刚开始期待春的到来（好像我们的期待和共情包含了所有生灵的情绪和表情）。那时雪刚刚开始融化，鸟儿还没有开始歌唱。那时它的叫声是那么干瘪，仍然被禁锢着——那么含混不清，半融半僵——以至于你可能（一般都会）误以为那是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声音。仿佛鳾的幼鸟在巢里只听过啄木鸟的声音，于是学会了那种音乐——而现在，到了以歌唱释放春之喜悦的时候，它就只能调和出那样的音符来——只是在啄木鸟敲击声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铿锵和流畅。然而我的思想通过它牢牢握住了春天。



白腹䴓（white-breasted nuthatch）

1853年3月6日

在北河（North River）附近，两只红松鼠在我周围和头顶乱窜，从这棵树匆匆跑到那棵树上，从这个枝头跳到旁边那棵树最近的枝干上——最后它们跳到一棵高大的白松上，并爬上树梢。我走过去，站在树下，与此同时，它们煞有介事地观察着我。最后，其中一只爬下一半来，到树干中间来观察我。这只松鼠的叫声像犬吠——微弱而短促的吱吱声，就像玩具狗的声音——每叫一声，尾巴就随着抖动一下。同时它脖子绕过树枝，偷偷地瞄着我。另一只待在高处，一直发着咯咯的啸音，那声音更像飞鸟，而不是走兽发出的。只要我弄出点动静，它们的叫声就停止片刻。



红松鼠（red squirrel）

1855年3月8日

寒风凛冽，我在林中一座小丘上找了个阳光好又避风的地方停下脚步。从一片浓密的桦树林里传来知更鸟急促、凌乱的叫声，它好像受了惊——那声音类似“啧啧啧”。当然也可能是它正在桦树间疾飞而过。就这样，知更鸟带回了新的一年。

1857年3月8日

一只山鹑（确切地说是披肩榛鸡）从刚松间飞起，两只翅膀高高举过背部，又低低扇回到身体下方，振翅速度非常快，整只鹑像个宽大的车轮——它几乎变成了一个旋转的球体，呼啦啦地飞走了，仿佛是炮筒里喷射出来的一发炮弹。

1852年3月10日

悬崖上的岩石还光秃秃的，但是已经很温暖了。我非常确定在那里听到了地鼠（东部花栗鼠）咯咯的叫声。现在，三分之二的大地还光秃秃的，没有植被。苔藓很美——像刚钻出地面的小草。

1852年3月10日

今天，我第一次听到山雀的叫声：“菲—比。”我一开始听到它们嘚嘚叫时并不开心：啊！你竟然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冬天。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它们也已经变成春鸟，叫声随之改变。就连它们也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1853年3月10日

在坚果草甸溪（Nut Meadow Brook）的渡口，我们倚着栏杆休息了片刻，凝望着涡流旋转的小溪。河底的沙石上波动着涟漪的印痕——河里银鳞闪闪，每块片状沙砾下都藏着一个石蚕的空壳——阴影可见，河

面的漩涡却看不清，然而它把五光十色的光线折射在河底。小鱼已经来了，尾巴摇来摆去，阻击着溪流，还不时倏地冲向一侧，可能是在捕捉水中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粒。一开始，我们没在沙底上看到鱼儿的影子——可一旦看到，却发现鱼的影子远远比鱼更惹眼，而且比实体更大、更有趣——影子上的每片鱼鳍都清晰可见，但是在鱼身上却几乎看不到。这些场景都如此美丽，睹之让人心生欢喜。它们是健康的药酒，可以驱散我们冬天的不快。整个冬天，小鱼都在这样玩耍吗？

1853年3月10日

空气变得柔和起来，此刻它传来的是什么声音？那是第一只蓝鸲的啭鸣，从远处那片老枝嶙峋的果园里传来。当你听到这鸣叫，春天已然来到。

1854年3月10日

在转角路（Corner Road），我看到一只臭鼬——我尾随它走到六十杆开外。现在是下午4点左右，它这么早就出来了——部分原因是今天天色暗沉。臭鼬身体纤细，黑色（带白条纹），背部高高拱起——后腿高，头部低。就连受到惊扰时，跑起来也带着与众不同的摇摆姿态，波浪般一起一伏——好似中国淑女的步态。它跑得非常慢——我几乎不用跑就能跟上。它尾巴很长，每当我靠得太近，它就会翘起长尾巴，准备好发射液体。它尾巴尖是白色的——枕部白色——面部正中也有一条白道，身体其余部分都是黑色——但肉色的鼻子除外（我认为脚也除外）。它背部拱起的幅度比我画的幅度更大，前爪和后爪的间距比我画的更小。

它一再试图钻进墙里——而且没表现出有多狡猾。最后它掉转了方向，显然是朝着四杆外墙下一个废弃的臭鼬洞跑去，那也可能是土拨鼠洞。它钻进洞里——或者说钻到墙下，因为它被堵在那儿了，让我得以近距离仔细观察它。臭鼬头部和口鼻部特别细长，尖尖的，这使得它能挖出又窄又深的地洞，从而吃到土里的昆虫。它黑蓝色的眼睛带着孩子般的无辜神情。它反复拍击着墙下的冻土，发出响亮的啪啪声，非常独

特——无疑是用前爪拍击的（因为此时我只看到这只小动物露在地面上的那部分身体）。这让我想起听过的一个说法：想让臭鼬停下来，你可以先停下脚步并跺脚。这可能跟臭鼬的觅食习惯有关——它通过拍击大地来捕获昆虫或蠕虫。但是我不知道它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哪般。

它的足印小小的，圆形，有爪尖，直径略小于一英寸，前后足印相距五英寸或六英寸，同一排足印间相距二或二又二分之一英寸，有时并排。这情形里有令人悲哀的成分——仅次于我看到这个国家的人类原住民时的悲哀。我尊重臭鼬，如同我尊重身陷窘境的人类。我相信，在土壤足够松软的地方，它们已经在开始挖洞觅食了——或者尽其所能，能挖多深就挖多深——但是整个冬天，它们以何果腹？

1855年3月10日

每年看到第一只春鸟或是第一只春虫时，你总是很惊讶——它们似乎来得太早了，因为除了它们，再没有其他迹象表明春天已经来了。但确实是它们带回了新的一年，就在我听到第一只知更鸟，或是第一只蓝鸲歌唱的时候——或者，就在我望着溪水，看到第一批水甲虫（豉甲）在水面上打转的时候。然而你会想——它们已经来了，大自然不会再后退。

1859年3月10日

我们席地而坐，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很多声音传到我们耳朵里——其中有啄木鸟——音高和音量都降低了，十分悦耳，就连山鹑的咕咕声也不例外——不再是冬天和前些日里那种又尖又高的撕裂声。假若山鹑冬天也鸣叫，它的叫声多半也不会如此轻柔地在林中回荡，并传播到无限远的地方。

就连我们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每个音节都透露出春的信息，仿佛我们是在室内说话——而且是在暖烘烘的房间里——在那里，我们肌肉放松，于是声音十分柔和。这声音就像地洞里的土拨鼠，与诸多友善而又明媚的元素相叠加，得以传播到更远处。现在，在南山脚下以及房屋的南侧，你也许能听到一种低声轻语，好像是昆虫在窃窃私语。

1859年3月11日

早上6点——在河边，我听到许多歌带鹀在歌唱，它们唱的是目前最成曲调的旋律。在石桥旁沼泽二色栎的树梢上，我看到一只红翅黑鹂的身影，还听到了它的叫声。它站在枝头，几乎不歇气地唱着——它形单影只，好像是在吸引同伴前来（在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另两根树梢上我又看到两只红翅黑鹂）。它在呼唤河流苏醒，诱惑冰雪融化，让它们流淌起来，唱起像它这样的淙淙歌声。又有一只红翅黑鹂从我头顶高高飞过——“恰克”地叫着，然后发出长长的清脆哨音。鸟儿预感到春天将到来——它们用歌声融化冰雪。

1854年3月12日

我听到一只冠蓝鸦高喊着“哔—呗—哔—呗”——比山雀“菲比”的叫声更洪亮、尖厉。我看到了云雀（东部草地鹨），听到了它的叫声。它蹲在牧草场中央，高昂着头——伸长了脖颈——我还听到另一只云雀在远处应和。它们刚刚到来，就开始了歌唱。这些鸟儿都特别喜欢在日落后但天空仍然大亮着的时候啭鸣歌唱——就像河水在源头叮咚作响。趁现在走出家门，来聆听它们的歌声——此时，平滑的水面上正泛着细碎的微波。正如溪水在源头叮叮咚咚地挣脱了冰的镣铐——在这里，一股股乐声开始流淌起来，加入春天的大合奏。清晨，春天的阳光温暖地照耀在赤褐色的田野上，此情此景铭刻在心。

1852年3月15日

春日温暖柔和。今天下午，我脱掉了外套。我有事必须要去趟大草甸（Great Meadows）。天空中飞满了蓝鸲，而大地几乎还寸草未生。镇里的居民走出户外，来到阳光下——有事需要到户外的人都很开心。在去往大田（Great Fields）的路上，我路过沉睡谷（Sleepy Hollow）。倚在栏杆上，聆听着上空传来的声音，蓝鸲的啭鸣正在那里流淌，我的生命也融入这无限中去了。

1853年3月15日

去年冬天也少有昨晚那样的寒冷。虽然我屋里整晚都生着火，可是花架上盛着宠物龟的水还是结冰了，把它完全包裹住了——桶里的水也冻了厚厚的一层。但是，放在炉子上化开冰层后，那只乌龟竟然空前地活泼。刚苏醒过来时，它努力往缺口下钻，就像在钻泥巴一样。

1857年3月15日

在［哈伯德巷道（Hubbard’s Close）］那条细小的溪流里，鳟鱼沿之字路线敏捷地游来游去。它的动作如此迅速，以至于我通常只能看到它激荡的波纹——这条小溪宽仅一英尺，按比例折算，鳟鱼激起的波澜相当于运河中一艘轮船制造的波浪。偶尔，在它钻进泥巴前，我能瞥到一眼——但那也只是一小团模糊的黑影，看不清具体轮廓。它左突右进，晃花了敌人的双眼，也许是在借此逃脱追捕。

1858年3月17日

啊——那是第一只扑动䴕的叫声，它唱着单调的长音“奎克—奎克—奎克—奎克—奎克—奎克……”也许它是在说“快点，快点”——这鸟鸣来自远方，穿过枯叶，传到我耳边。但那种声响，竟让森林和田野都热闹起来，丰富起来，从此不再是旧模样。这叫声真的在唤醒死亡的生命，它好像为枯草、枯叶和秃枝注入了生命——从此日子将与过去不同，仿佛是你邻居一家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久别后的重返——然后你听到各种声响在欢快地嗡鸣着，孩子们在欢笑，炊烟从厨房的烟囱上袅袅升起。房门大开，孩子们叫嚷着跑过厅堂。扑动䴕就这样穿过林间的通道，推开一扇窗，朝着外面大声欢叫，一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又飞到那儿——逐一为房间通风换气。楼上楼下到处都充满了它响亮的叫声——仿佛它为了自己和我们，在对森林进行宜居改造，改造完毕后它就住了进去。这相当于在给整个大自然举办暖房活动。现在，我听到它的声音更响亮了，我看到它距离我更近了。橡树伸展着长长的枝干，扑动䴕站在树梢上——它像惯常那样蹲在那里，身体几乎是直立的——

仿佛是在呼唤已经归来的同类。



北扑动䴕（northern flicker）

1858年3月17日

坐在小山远侧那棵漂亮的大红栎下，我听到了微弱的鸟鸣声。那声音从远处的树林里传来，我觉得是知更鸟的叫声。然后我又听到了那声音，确认的确是它——因为我瞥到它一眼。早归鸟儿的叫声，似乎在鼓动植物快快发芽——毫无疑问，埋藏在大地里的植物听到了邀请，并深感欣喜。植物在等待着这一确切的讯息。

1859年3月17日

乘船漂过大岩石（the Rock），我听到在新的水线上方，橡树叶间有窸窸窣窣的响动——当时没有风，于是我知道那里有一只条纹松鼠（东部花栗鼠）。很快，我就看到了它那久违的侧影，带着条纹。它正在突出在外的橡树根间轻快地跳来跳去，体侧的条纹黑黄相间，这种图案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样子像一个标点符号——那是在季节轮转的过程中，新的段落开始的地方。



东部花栗鼠（eastern chipmunk）

1853年3月18日

不到一两个小时，整个小镇都遍布了一种双翅小蚋（即大蚊）。这种小昆虫肩部羽状，或者说毛茸茸的。我用手抓住一只，它看起来像一小团缠绕在一起的黑丝线。它们突然就出现了，无处不在。

1855年3月18日

走过铁路桥时，我通过望远镜扫视河面，发现远处有一只大海鸥站在麝鼠窝上。麝鼠窝的顶端刚好露出水面，就在哈伯德浴场（Hubbard Bath）对面。10分钟后，我绕到离它六十杆远的地方，而它仍然原地未动——但是头不停地转向四周，提防着敌人的出现。它像尊木雕鸟那样

站在那里，看上去很沉重——头、胸、腹部以及臀部是纯白色的。它的翅膀呈石灰蓝色，翅尖黑色，收拢起来时长过尾巴。那是一只黑脊鸥。

1858年3月18日

新的一年总能带给我们惊喜。我们几乎已经忘了每种鸟儿的叫声——而再次听到它时，又会如梦般记起它来，让我们回想起从前的生活状态。为什么它唤起的总是令人愉快的联想，从来不会令人忧伤——让我们记起自己神智最清明的时刻？自然的声音总是令人鼓舞的。黑鸟——这次可能是拟八哥——挥舞着翅膀，径直向北飞过沼泽，边飞边规律地叫着“恰克”。它是匆忙的信使，像母鸡呼唤身后的小鸡一样，呼唤着几个月后的夏天。

1842年3月19日

今天下午，我走过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田野，那里种植着冬黑麦——在那座房子附近。一个奇异的民族曾经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是另一种人类，但是对我来说，其野蛮程度并不逊于他们捕猎的麝鼠。他们拥有奇怪的灵魂——神话中半神半人的精灵——永远不会与我四目相接。他们有着另一种天性——另一种命运，与我不同。乌鸦飞过林边，像车轮一样从我头顶呼呼滚过，好像在责备我——它们是黑翼精灵，与印第安人的亲密甚于它们同我的关系。也许它们正是印第安人在今天的伪装。如果新事物有它的意义，那旧事物也有。

1858年3月19日

今天晚上天气很好。我站在桥上，看到水面相当平滑——几乎看不到冰。红翅黑鹂和歌带鹀在歌唱，一群树麻雀悦耳地啭鸣着。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当水流开始变得平缓，你就能听到红翅黑鹂的“咯咯—呖”——两者同时到来。一两个小男孩出来试航他们的小帆船——那小船在阳光下就像毛茸茸的蚊蚋——水面平滑，每次掉转船头，落日的光

辉就从船侧反射回来。

1842年3月20日

此刻，整个大自然和人类生活是怎样的？——人类灵魂的风景和边衬是怎样的？——不外乎那边篱笆上早起鸟雀的歌声，还有谷仓里母鸡的咯咯声。于是，有那么一瞬，我的命运在这些声响所及之处游荡。大自然是位了不起的、忙碌的女主人，她关注着她的母鸡生了多少蛋。

1853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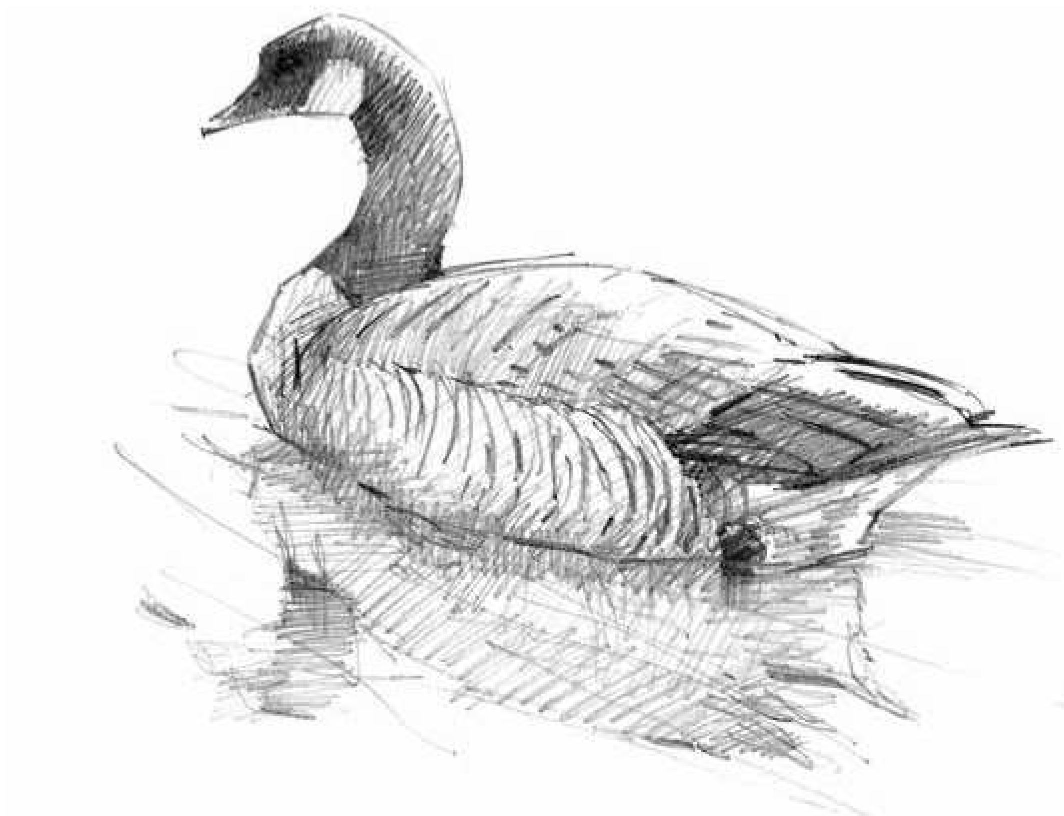
我站在一座温暖、干燥的悬崖上，南望河狸湖（Beaver Pond），惊讶地发现了一只大蝴蝶（丧服蛱蝶），整体看是黑色，翅缘浅黄褐色。它如此柔弱，却这么早就出来活动了，停落时翅膀一张一翕地闪动着。它是怎样熬过寒夜的？它的蝶蛹一定是挂在岩石间一些阳光充足的角落里，一出生，就成了早归鸟儿的口粮。

1855年3月20日

前几天，我尝试模仿大雁嘎嘎叫，手肘拍打着体侧，像扇动翅膀似的——同时发出类似“哞—啊咔”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声音里还带有鼻音和拐弯——听到的人认为我模仿的雁鸣非常逼真，让我觉得能从天上唤下一群大雁来。

1857年3月20日

在爱默生家与阿加西斯一同用餐。



加拿大黑雁（Canada goose）

他认为（白）亚口鱼死于缺氧——尽管这种鱼的鱼鳔非常大，还有频繁浮出水面换气的习惯。但是，他想到的现象，跟我说的现象可能是同一种——我说的现象仅发生在初春或是冬天……

他折断毛毛虫，发现它体内有冰晶，但他没有化冻过毛毛虫。我跟他讲，我拿冻僵的鱼做过实验，他说巴拉斯（Pallas）发现鱼冻僵后再化开还能存活——但是当我申明实验结果与之相反时，阿加西斯又同意我的说法了。

1858年3月20日

小溪已开河，鱼儿随之逆流而上。鱼儿游进田间林中——随之带去了新的生命。它们进驻河岸的斜坡下，进驻阴暗的沼泽。溪水淙淙奔向下游，迎接着逆流而上的鱼儿。它们听到了最新的信息。春天唤醒了鱼儿，鱼儿也在沿着我们的血脉向上流动。小鱼在寻觅溪水的源头——寻求传播它们的教义。谈什么宗教复兴！谈什么商人祷告会！现在整个国

家都为这个闹得沸沸扬扬。要是这宗教复兴跟小鱼所感到的复活同样真挚、健康就好了！鱼儿正从懒洋洋的水域中游出来，沿溪水逆流而上，奔向源头。这个季节，整个大自然都复活了——对于大自然，复活真的意味着新的生命——但是对于去教堂做礼拜的人，那只是宗教的复兴，甚至是虚伪的复活。他们在漂向下游，水只会越来越浑浊。相比之下，看着一群群复活的蚊蚋在春天的阳光里飞舞，会让我更加振奋。鱼儿就出生在这里，它潜在小溪入口处，等待时机绕过一块块浮冰，逆流冲上去。

鱼儿会聚在费尔黑文河湾（Fair Haven Bay）召开祈祷会吗？——好远离恶魔般的鱼叉的猎杀？还是它们会怀着共同的精神，各自努力，尽早出发，去阻击母亲河的溪流——竭尽全力到达更加超凡的水域？它用速度擦亮了鳞甲——虽然常常会落入柳条鱼篓，但即便在那里，它也能获得救赎，因为它职责已尽。

难怪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影响——我们脚下的大地就在新生，在运动。每条小渠都装载着新的生命，它们正奋力争上游。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春天里随大自然一起复苏，又怎么会在白衣领牧师为他祈祷时，获得重生呢？

1853年3月21日

这条路上风景绝佳，我正沿路上行——走到旧石灰窑的另一侧，突然，雨蛙（小雨蛙）微弱的叫声从远处池塘传来，渗入我张开的双耳中。沼泽里潜伏着一只小雨蛙，被这柔和的季节唤醒了，它爬上河岸，或者是一株灌木，蹲在枯叶上，尝试着叫一两声，声音十分微弱，几乎无法划破空气——它没有施暴于西风——但这叫声仍然穿透所有障碍，穿透密集的枫树，飞过低地，传到远处一位侧耳倾听的博物学家的耳朵里，而他此世与这位“花衣笛手”竟无半面之缘。长久以来，我听到的只有风的呼啸声和呜咽声。那么这种紧绷的声音——穿透空气，飘向远方的声音——意味着什么？这仿佛是新的一年诞生之时第一声微弱的啼哭——如果不把鸟鸣计算在内的话。整个大自然都在为共同的喜悦而欢喜。如果雨蛙已经复苏，难道我不可以吗？听到它的叫声，是在第一个温暖、朦胧的春夜。

1853年3月22日

春日清晨，鸟儿在歌唱。在这样的日子里，天刚蒙蒙亮，我就会早早醒来——被守护精灵叫醒。伴着隐约的旋律醒来，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怀着怎样的心情期待黎明啊——如此宁静、喜悦，充满期待……过去的几天里，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如果整天待在室内——倚着火炉，咬噬自己的心灵——在我看来，就跟土拨鼠蜷缩在地洞里一样可笑。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没有听闻那讯息！有乐子可享的时候，居然还在吸吮哲学的爪子。土拨鼠拍击着地面——“啪—嗒—嗒”——叩响了慵懒的蛴螬的大门，告诉它春天已经来了，它的命运也即将终结。这是春之声的一部分，它在给鸟和昆虫点名——它是起床号。

1855年3月22日

我走在湖水南侧陡峭的山麓上，下午4点左右正走到一片小树林边，就是伐木工人还没砍倒的那片——今年冬天，他们已经砍倒了附近大片大片的树林——这时，我看到一个空心的铁杉树桩，已经腐烂了，高约两英尺，直径两英寸。我本能地凑过去，右手准备好捂住空洞的顶部，然后发现里面有一只鼯鼠。由于我左手已经盖住了底部的那个小洞，它直接就跑进了我的右手心。它挣扎着，奋力撕咬着，但是棉手套保护着我，只有一两次感到了它牙齿的咬合力。开始它还发出三四声干涩的尖叫——类似“啦—克，啦—克，啦—克”。我把它卷在手帕里，紧紧捏住两头，提回了家。它一路都在挣扎，力量忽强忽弱——当我的脚蹚到落叶或是灌木丛，发出任何不同寻常或是格外响亮的声音时，它就挣扎得特别起劲。它的爪子从手帕里露出来，于是我得以数了个清楚。有一次它的头从洞里钻了出来，甚至把手帕咬穿了。

至于颜色，我记得它背部栗灰色，接近浅黄褐色，或者说带棕色的奶黄色（？）——腹部白色——两翼（？）腹面略带黄色，上部近黑色，有一条暗色斑纹。奥杜邦和巴克曼从没提到过它长有这样的条纹。

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小动物——让我想起家鼠。它的黑眼睛非常大而突出，让它看起来非常有趣，也非常无辜。它有一条简洁、扁平的浅

黄褐色对鳞尾，起到了非常好的装饰效果。不滑翔的时候，飞膜并不显眼——只是让腹部看起来呈扁平状。在我家，它会从桌子上跳起两三英尺高，腾跃到空中，展开飞膜，然后掉在地上，白白折腾一场——有时弹跳过程中还会撞到屋子侧面的墙壁，这时它会努力去抓墙面。它会沿着窗格爬上窗户——但是很明显它觉得家具、墙面和地板都太硬、太滑了。这样摔了几次后，它就安静下来。有那么一小会儿，它任我抚摸，但还远远没有到信任我的地步。

晚上，我把它放在桶里，盖上盖。它忙了一整个晚上，拼命咬桶，想要出来——为了逃脱，它一边抓住结实的橡木桶上沿，一边啃咬，然后时不时掉落下来休息一会儿。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桶已经被它损坏得相当严重了。如果我没在它啃咬处包了些铁皮，它很可能已经逃走了。早些时候我在桶里放了点面包、苹果、粗皮山核桃和奶酪，它吃了一些苹果和一个粗皮山核桃——基本上把食物横向切成了两半。

到了早上，它很安静，身体略蜷曲着趴在稻草上，尾巴先是绕过身体下面，然后卷起来盖在头上——非常好看——好像在为头部遮光保暖。白天揭开桶盖的时候，我发现它总是这个姿势。



南部鼯鼠（southern flying squirrel）

1855年3月23日

我用手帕包着鼯鼠，把它带回到树林里。下午3:30左右，我把它放在逮住它的那个树桩上。它立即踩着枯叶跑开一杆远，爬上一棵约十英尺高的枫树苗。然后，在停顿了一秒后，它跳起来，向下滑翔到九英尺外的一棵大枫树上，并撞到树干上，落脚点距离地面三四英尺高。它从树干背面快速爬了上去，爬到近三十英尺高处，然后抓着树干，大头朝下看着我。停留了两三分钟后，我看到它准备再次起跳——它先是抬起头，眼望前方——然后以令人艳羡的姿态滑翔离开。它更像鸟，而不是任何我能想象得出的四足动物——远远超越了博物学家的描述所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标识出它起跳和落脚的地点，仔细测量了高度和距离。它从枫树上起跳的地方高$28\frac{1}{2}$英尺，落到了水平距离$50\frac{1}{2}$英尺外的一

棵树下。它的滑翔不是规则的下降运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偏离了直达线路。它滑翔的方式非常像老鹰，部分航程里几乎是水平向前——然后向右偏离了直线八到十英尺远，朝目标方向做弧线运动。之所以这样规划航线，是因为直达线路附近有6棵树，直径从六英寸到一英尺不等，其中一棵铁杉与作为起点和终点的那两棵树呈直线排列。在有的地方它完全绕过了树，有的地方则从稀疏的枝条间穿过——据我观察，在此过程中它没有触碰一根枝条——它像鹰一样在树木间或是绕着树木滑翔而过。虽然今天有风，但这里是避风的陡坡，而且密集覆盖着树木——因此它没有借助风力。地势上升了约两英尺，那么滑翔距离和绝对高度应该是$50\frac{1}{2}$英尺和$26\frac{1}{2}$英尺——每下降一英尺，它能前进约两英尺。看过它在屋子里徒劳的尝试后，我没想到它会有这样的表现。它没有像在屋里那样重重地摔在地上，相反，它落地力道非常轻——我无法相信，只是张开那块皮肤，就能让它滑翔那么远的距离。一定是有其他身体组织相助，也许它在滑翔前先吸满了空气。

1856年3月23日

野生动物是我野蛮的邻居。我花很多时间观察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各种活动和迁徙，为我带回新的一年。大雁的迁徙，亚口鱼的洄游等，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每当我想到更加高贵的动物在这里已经绝迹——比如美洲狮、黑豹、猞猁、狼獾、狼、熊、麋鹿、鹿、河狸、野火鸡等——我就不禁会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被驯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阉割的国度里。那些更大型、更狂野动物的活动，意义难道不是更加重大吗？我所熟悉的大自然，难道不是残缺的，已经不再完美了的？仿佛我要研究的那个印第安部落，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勇士。现在的森林和草甸缺乏表现力——如今在森林中，我已再也看不到，也想不起麋鹿，那头上顶着微型森林的麋鹿；在草甸里，河狸不也如此吗？每当我想到那各种各样的声响和鸣叫——以及它们的迁徙，它们的各种行为，换毛或换羽，那些迎接春天并标识着其他季节的事——我就会想起，我在自然中的生活，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特定轮回，也就是我称之为“一年”的循环，其实非常不完整，实在令人遗憾。我听的音乐会，已经缺失了很多乐章。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文明国度都已变成城市……

比如，我不辞辛劳，了解春天的一切现象——我以为得到的是整个

诗篇——然而令我懊恼的是，我听说我拥有并读过的这本只是残缺版，我的祖先已经撕毁了前面的许多书页，撕毁了最精彩的那些段落，而且剩余的很多地方也残缺不全了。

我可不愿意想到，某个半神先我一步，把最璀璨的一些星星摘走了。我渴望认识完整的天空，完整的大地。

1859年3月23日

我们渡河去了利崖河滩，坐在光秃秃的石脊上，俯视西南和东北方向的滔滔河水……我们正坐在那块大岩石上——突然听到林蛙的第一声呱呱叫，引我们幻想出一个赤褐色的极乐世界。对于这个时节来说，这种美已经足够了……现在，不是肥沃的黑色土壤——而是温暖的沙土小山和平原吸引着我们的脚步。春天，我们喜欢坐在沙土地上，或是走过沙土小路，就像虎甲虫那样。

1859年3月23日

在我们的“大海”上，我听到北扑动䴕“哔哔”的大叫声——很快就传来它“笃笃”的敲击声，响亮又尖锐。这声音在呼唤树木稀疏的山麓和牧场快快苏醒。就像是去年秋天设置好的闹钟，刚好在这个时候把大自然唤醒。

“起来，起来，起来！”仿佛把枯叶都叫得沙沙响了。

1859年3月24日

今天刮东南风。我坐在劳雷尔·格伦（Laurel Glen）家中，听第一批林蛙呱呱地叫着，这时，天开始下起毛毛雨。我觉得它们叫得略早了些，我是说，大批林蛙鸣叫的时间比雨蛙（小雨蛙）更早。现在，树叶已经干透，在你脚下沙沙作响——被3月的风吹干了——警觉的耳朵能隐约听到林蛙那特别的、干干的鸣叫声，“哇克，哇克，哇克，哇”。那叫声从林中空地传来，出自某个我们看不见的池塘——那里阳光更加充

沛。唤醒大自然的这种叫声十分独特——让你联想到春天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你坐在林中遮蔽处，坐在干燥的树叶间。生命刚刚苏醒时，是多么谦逊——多么不张扬！你可能要坐等半个小时，才能听到第二声蛙鸣。这东方式的、奢侈的慢节奏，让你怀疑这时节是否足够长，但是蛙鸣一定还会响起。等到明天——或者是一两天后——它们会叫得更加响亮，更加频繁。你能确定，你曾经听到过镇里第一只林蛙的叫声吗？啊！它对天气一定非常敏感！并不是它猜到了天气的变化，而是在按照自身状况打造天气——它鼓励天气变得柔和。所谓天气，不是大地的体温，又是什么——林蛙和大地是一体的，像大地的皮肤那么敏感，因为它就生活在其中，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解冻，它的生命也随之在放松。它哇哇叫起，调整着嗓音，与3月春风吹干的沙沙落叶和鸣。离无霜期还有很久——它已经感受到了春雨和暖阳的影响。它的叫声就是气象之声，它随着温度计里水银柱的升降而苏醒或潜伏。

而在人类的活动里，你不会如此确切地感知到春天。人类生命里的人为因素太多，他们可以在客厅里生旺火或小火，所以，他们的感觉不是合格的温度计。远处树林里的蛙——它不烧煤，也不烧木头——更加准确地感知着整个大自然的总体变化。

1859年3月25日

前几天我在想——在这个季节，我们是多么享受温暖宜人的天气啊。我们像蚊蚋一样在阳光下舞蹈。

1859年3月25日

近来，二十几个同镇居民在射杀和诱捕麝鼠、水貂，其中有些人没有别的事可做。正如鞋匠林恩建议的那样，现在如果他们想赚更多钱，不要去蛤蜊河岸，而应当去射杀麝鼠。这些人一整天都在外面——不分早晚地审视着上涨的河水。他们在远处的沼泽里偷偷摸摸地设下陷阱，远离彼此。我是不是也是捕猎者——不分早晚，审视着上涨的河水，在远处的林边巡视，独自设下陷阱，尽我所能地引诱它们。不过，我的目的是抓住生命和光明——以便我的心智能品尝鹿肉，从而精神焕发，用

野兽毛皮的温暖遮盖自己赤裸的身心。

1860年3月25日

男孩们的雪橇被收起来了——收进了谷仓、储物棚或阁楼里。雪橇要在那里沉睡整个夏天，就像土拨鼠冬天时那样。就在土拨鼠出洞前，雪橇钻进了自己的地洞里，因此你可以说土拨鼠从来没见过雪橇——雪橇也没见过土拨鼠（除非土拨鼠起得过早——或者雪橇收得太迟）。在土拨鼠出来前，雪橇已经走了。它们住在彼此的对极。在雪橇冉冉升起之前，土拨鼠已经日落西山。地鼠分享着土拨鼠的幸与不幸。现在，太阳离开雪橇星座，落到了土拨鼠星座上。

1846年3月26日

暮色已至，一群大雁刚刚到来，它们是从加拿大边界飞来的，在黑暗中低低地掠过湖面。它们来了，像疲惫的旅人那样，终于可以发发牢骚，彼此安慰安慰，或者像迟到的晚间邮车一样，一边嘎嘎地叫着，一边趔趔趄趄地来了。我站在门旁，能听到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突然，它们瞥见了我的灯光，停止了鸣叫，向东飞去，显然是在湖上歇脚了。

1853年3月26日

我们逆阿萨伯特河（Assabet）而上，惊起了一只粗壮的鹰——无疑是红尾鵟，因为它展开翅膀时，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它尾巴（和臀部？）上的红色。我划着船，有三次它进入我的射程内也没有飞走，有两次我离它还不到四杆远，它则蹲在伸在水面上方的橡树枝上。我觉得，它的如此冷静是因为有两位女士跟我在一起，这相当于用灌木给船做了伪装。至少有一两次，它做了起飞的动作，最后腾空飞起。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翅膀边缘显得参差不齐。这是农夫说的“鸡鹰”——可能是我经常从悬崖上惊起的那只。它的样子非常有趣，看着像雕，直着身子蹲在枝头，背对着我，还不时回过头来——它背部宽宽的，头顶平平

的，喙弯弯的。

1857年3月26日

我穿行于地桂湖（Andromeda Ponds）旁的树林里，开阔地带有风，比较寒冷。我听到微弱的蛙鸣声从开阔的沼泽地那边传来，像是打呼噜——开始只有微弱的一声，我无法确信是否真的听到了。但是倾听很久后，突然又传来一两声，确认了我的想法。然后一切又归于宁静。初春的日子里——当你在光秃秃、乱糟糟的灌木丛间，踩过沙沙的落叶时——你听到了这最初的叫声，声音干干的，既短促又微弱，听起来几乎不像动物的叫声。你可能已经听了很多天了。（铅笔字补充：第二天下午2：30——或是大致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天气，温度计显示48华氏度。）我躺在舒适的干莎草上晒太阳——在略远处有遮挡的一个深坑里——躺了10分钟或15分钟后，我听到一声微弱的啾啾声，这叫声越过我所在的深坑和沼泽间的一道风岭传来，开始我以为是鸟鸣——我朝坑沿四周的灌木丛望去，想找找鸟儿在哪儿——但是很快又传来一阵规则的“唧—唧唧唧”声，原来那是啾鸣雨蛙发出的声音。它就像月阴面的山脊反射回来的阳光——春天的先锋和使者。

1853年3月27日

树林里，J. P.布朗家的池塘里有蛙在低鸣，我去看了。它们格外胆小害羞——鼻子和眼睛露出水面，呱呱地叫着，但是当我走到离池塘一杆远时，它们都停止了鸣叫，钻进水里藏了起来。我在池塘边的一丛灌木里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一只蛙露出水面。最后，五六只蛙都出来了，盯着我看——它们一点一点靠近，离我不到三英尺远，仔细把我端详。虽然我等了约半个钟头，它们还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眼睛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明显是被好奇心支配了。这群蛙体色深棕——有些可能算是深绿色，身长约两英寸。叫的时候，它们的鼻子和眼睛露出水面。如果文献里有过关于它的任何描述，那一定是北美豹蛙或美洲狗鱼蛙的幼蛙。

1857年3月27日

我在那片草甸上听到云雀在鸣叫——它拍打着翅膀，在空中啾啾啼鸣。它在唤醒草甸上沉睡的生命。乌龟和青蛙都偷偷探出头来，看着今春第一只云雀从头顶飞过。

1858年3月27日

麻鸭（普通秋沙鸭）的样子很特别，像一艘长长的快速帆船，常常在水面上笔直地快速前进。它可以沉到水中不同深度。有时，它看上去受了惊吓，水面上只露出头、脖子，还有上背部——当它很放松时，好像吸入了更多空气，漂浮在水面上，体侧的白色羽毛都露在外面。有时，它会在水面上抬起身子，拍打着翅膀，露出玫瑰色的胸部和身体的下半部分，外形看着像企鹅。

第一次看到它们飞向上游的时候，我怀疑它们是从费尔黑文湖出发的，要落到悬崖避风一侧的水面上去。我穿过树林，慢慢地朝下方潜行了四五杆远，才得以清楚地观察它们——后来，我们坐在距离它们不到二十五杆远的一块岩石上，没有任何遮挡——它们好像看不到位置那么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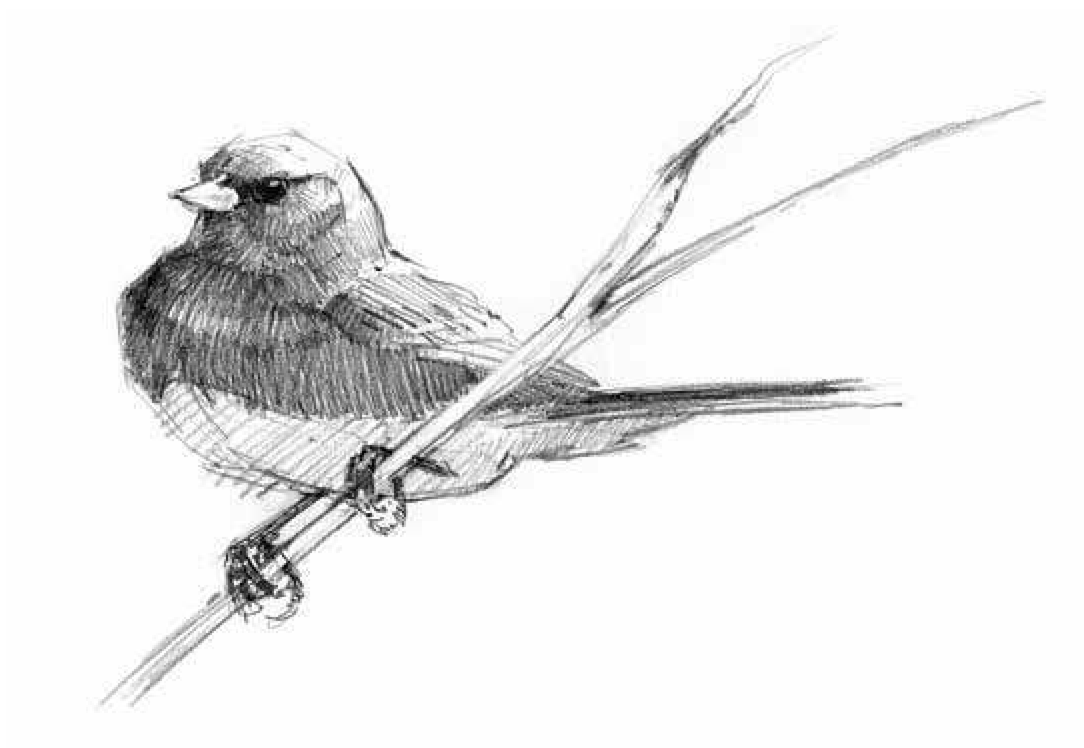
一对相随而行的麻鸭是一道美好的风景——它们的前进方向永远一致，但总是彼此保持着一两英尺的距离——不断改变前进方向，每段航程都很短。雄鸭领头，深深沉入水中，四下观察着。当12只全部碰头时，很快又会分开，而且在持续不断地更换场地——不过始终没有潜水——它们一会儿朝这边慢慢游动十二杆远，一会儿又游向那边，一会儿又靠近岸边。然后，它们全都开始整理羽毛——嘴巴啄着背部——动作如此轻快，以至于你都看不清它们的头。不时地，你会听到嘎嘎声，这不是警报，可能是求偶的叫声——因为它们明显是在择偶。我看到其中一只在用脚挠耳朵或是在挠头。然后，你会惊讶地看到，它们从一侧敏捷地游走了，开始潜水。好像突然发现了一群小鱼，于是整队野鸭都咻地消失了，不再像刚才那样浮在水面上。几乎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水面上你连一片羽毛也看不到——可是下一分钟，你又看到其中6只左右正在那边相互追逐，拨弄得水花四溅。

回程的路上，在湖的出口处，我们看到七八只麻鸭排成一条线，静静地站在冰沿上，还有几只正在附近游泳。它们显然喜欢站在冰上，为的是换换花样。

1853年3月28日

我姑妈玛丽亚让我阅读查麦士博士的传记——但是我没有承诺会去读。星期天，隔着墙，我听到她跟耳聋的姑妈简喊着说：“想想看，今天他站了半个钟头听青蛙叫，却不愿意读查麦士的传记。”

1853年3月28日



黑眼灯草雀（dark-eyed junco）

灰蓝灯草鹀（即黑眼灯草雀）发出欢快的银铃般的叫声，响彻树林。这只鸟非常漂亮，很紧实，看上去非常健康。胸部的灰蓝色羽毛边界呈一条直线，和腹部的白色羽毛形成鲜明对比。浅色的短喙镶嵌在深

灰蓝的绒毛上，同样非常惹眼。当它们飞离你时，尾部的两根白羽从远处看仍然很清晰。它们非常活泼，彼此追逐着，在灌木间穿梭。

1857年3月28日

在利崖的一侧我发现了6只黄缘蛱蝶（丧服蛱蝶）。我捡起3只死去或垂死中的蝴蝶，其中2只落在同一处，翅缘已经掉了。还有几只在崖下干燥的碎石上空飞舞着——它们可能就是在碎石的缝隙间过冬的。我捡起的3只中有2只没有死——但是已经飞不起来了。它们的生命的确短暂，是什么扼住了它们脆弱的生命？浅黄褐色的翅缘再往里是黑色，带有亮天蓝色斑点——最中间的主体部分是紫褐色的。黑色部分上有椭圆形的小斑点，从上往下垂直看是浅色，但是从侧面看色彩不一，从紫罗兰色过渡到水晶玫瑰紫……

黄缘蛱蝶在赤褐色的土地上飞舞着，两翼宽宽的黄缘与大地的颜色十分和谐。冬天它躲藏起来，收起翅膀，折叠于背部——潜伏在岩缝间——翅膀底面是灰褐色的，让人无法把它和岩石区分开。

1859年3月28日

我们划船经过大草甸时，看到一群黑鹂高高地飞翔在远处草甸中央的半空中。它们挤挤挨挨，正朝着太阳飞去。这个鸟群里有100多只鸟，但看上去队列还不到六英尺宽——整群鸟忽而右冲，忽而左突。当它们迎着太阳向我飞过来时，我几乎看不到它们的模样——此刻，它们只是天空中的很多个小黑点——但是，它们也常常侧飞，有时向右，有时向左，于是我看到了它们伸展的翅膀和整个身长。这时，它们就变成非常惹眼的一团黑色。这群黑鹂铺出一块黑黑的平面，里面不断地起伏波动着，十分好看。让我想起那种靠一根拉杆控制张开和闭合的窗帘。这一刻几乎所有阳光都透过来，下一刻又把阳光完全阻隔在外——这群黑鹂就是这样开开合合着。

1852年3月29日

我在溪底看到两只雕背水龟，一只趴在另一只身上。上面那只个头儿更大，背部确定是青铜色——下面那只甲片间凹槽更深。前者可能是雄性，胸骨明显内凹。两只龟的腿部都是红橙色的。

1853年3月29日

沟地淤泥里那种常见的蜗牛是什么？腹足已经伸出壳有一段时间了。

1855年3月29日

这冷风让人清爽，很对我的胃口，可我觉得夏天的暖风不会带给我相同的感受。我喜欢站在那里，任冷风吹拂，就像7月里的马儿喜爱暖风的吹拂一样。

1858年3月29日

我坐在松山（Pine Hill）的阳面，在上山路线的三分之二处。我俯视草甸——草甸此时几乎完全光秃着——乌鸦快速飞过，发出谴责般的声音，于是我抬头看到河上盘旋着某种大型猛禽（毛足鵟）。看花纹和体型，我觉得不可能是红尾鵟——现在，它落在一棵白枫的树梢上，压弯了枝条。它双腿自带武器，羽毛丰厚，在空中无助地悬荡了片刻，仿佛是在探寻落脚点，同时身体左右倾斜着。它蹲在那里，面朝我，离我约四五十杆远——它开始整理羽毛——但同时还四下观察着，始终保持警惕。在这个距离外和这样的光线下，它的头部和胸部看上去是锈褐色的，腹部白色，腿部羽毛锈红色，尾部腹面黑色。当它再次飞起时，羽毛看上去主体是黑色，里面夹杂着白纹——尾部和翅膀的腹面带规则的浅色斑点——但是背部朝前的位置有一块明显的白色。尾部背面某些地方，或者说尾部的隐羽也是白色的。它翅膀宽大，边缘不规则，形状类似鹫——从背部的白羽、翅膀的形状（翅膀较短）以及身体不像海鸥这几点来判断，我认为它一定是某种鹰。它飞降下来，双腿略显无助地悬

荡着——好像要在光秃秃的草地上找到些什么——然后盘旋着飞走了，越飞越高，直到渐渐消失在棉球般的云朵里。高高翱翔，远在云霄，这至少也是一种壮美的消遣，仿佛它在孕育宏伟蓝图。我很想知道，它为什么越飞越高，它心里所想真的在指向大地吗？——因为它的志向，似乎比下界在草甸上挖沟的体力劳动者，或者我同镇居民中的任何人，都更加高远。

1853年3月30日

鹰抬起肩部，在风中纠正着飞行中的瑕疵——它会不时地这样自我调整——做这个动作时它非常像随风飘摆的树叶。现在幼鹰可以自己外出捕食了。在悬崖上坐不了多久，你就能看到一只捕食的幼鹰。

1855年3月30日

能在11月和3月维持生计的人，一定有着充沛的生命力，有充分的内在养分可供汲取。本月，人类从冬天的居所里走出来，像土拨鼠一样瘦削。直到近来，臭鼬才能找到表层土壤已经解冻的地方。

1852年3月31日

看到了歌带鹀和路过此地的狐色雀鹀——今年它们没给我捎来任何消息吗？它们在鲁珀特地区过的是英雄的传奇生活吗？它们的身体如此小巧，可我认为它们的命运一定是广阔的。这位小小的旅客从一棵树轻快地飞到另一棵树上。我听到过它在说什么吗？狐色雀鹀的到来，难道不比我的幻想更加重要，意义更加重大吗？如果没有欣赏过它，就任它飞回鲁珀特地区，我能原谅自己吗？上帝并非在玩笑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也不是冷漠随意的。这些迁徙的鸟雀，都捎来了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比如，在它们到来的季节，我不会去采摘果实。我喜爱鸟兽，因为它们有着神话式的诚挚。我看到鹀雀叽叽喳喳，跳来跳去，尽情吟唱，颂扬着宇宙的伟大设计——人类不能与之交流，不理解它的

语言，因为他没能与自然合二为一。我曾经看着鸟儿飞过而无动于衷，现在我因此而责备自己——我曾以为它们并不比我优越。

1857年3月31日

沿东山麓上山时，我听到从山的西面传来遥远而又微弱的雨蛙啾鸣声，还有“嗒嗒”的林蛙叫声。大自然正在苏醒。雨蛙的叫声逐渐混合进大自然的总谱中，并丰富着它，你却很难觉察出来！如果你没有仔细倾听过雨蛙最初的叫声，可能就辨识不出来——而且，如果在你辨识出来前你的耳朵就熟悉了这个声音，那你以后几乎就无法注意到它了，不管这声音多么响亮，多么随处可闻。现在，我辨识出这微弱的声音。它越过橡树和松树的混合林，穿过光秃的灰枝和闪亮的针叶——它越过山那边的赤褐色田野——从远处传来。它和风的低吟声或呼啸声如此密切地掺杂在一起，以至于你几乎无法把它们拆分开来。它深深地铭刻在耳朵的记忆中，以至于我常常以为自己听到了它们的啾鸣声，但其实并没有。这是动物生命的宣言，独特而又有力，仿佛要刺穿耳膜。此时，除了极少数的几种，其他植物仍在休眠。林蛙“嗒嗒”地叫着，声音干涩（似乎鸭子就在模仿它的声音——接近“嘎嘎”——毕竟它们都生活在水里）。林蛙的叫声听起来十分真切，就来自下面林中的一方池塘里。但是我无法具体定位雨蛙啾鸣声的来源，它越过树林、小山、牧场，跨过无限长的距离，从3月之风的裂缝和洞隙间传来。它生于风中，载于风中。

1853年4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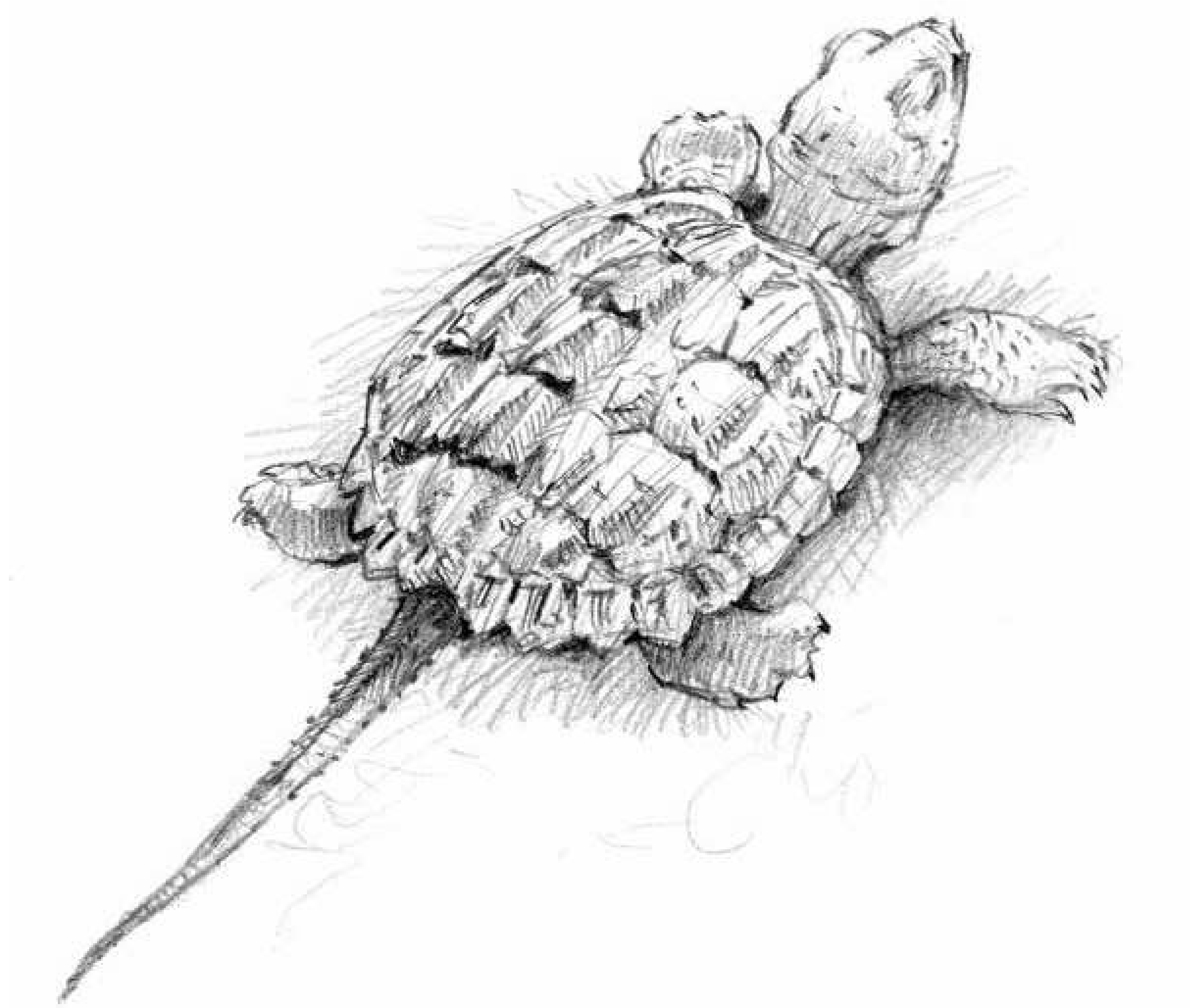
现在，在某些地点，晚上可以闻到特别强烈的麝鼠气味。在我能想到的动物中，除了臭鼬，它的气味比任何其他动物的气味都更有穿透力，从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我闻不出这种气味与女士们用来熏香身体的麝香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可以断言麝鼠的气味是强烈的臭味。在黄昏微弱的反射光线中，我看到一只麝鼠正在快速游走，身后的水波正荡漾开去。然后，我听到另一只麝鼠从柳树或石头上扑通一声跳进水里。

1854年4月1日

昨天和今天，我都听到了扑动䴙响亮的叫声，叫声引人浮想联翩，如此美好。它带回了新的一年。

1858年4月1日

在铁杉溪（Hemlock Brook），我看到水边十二杆开外的湿泥上有一只小鳄龟，显然是去年孵化出来的。我把它拿在手里，它不睁眼，也不张嘴，仿佛漫长的睡眠已经封锁了它的眼睛。就与自然元素抗争的能力而言，与这只小动物相比，我们人类是多么柔弱的婴孩。我们人类还在论英雄呢，但瞧瞧这个家伙，还谈什么赫拉克勒斯在摇篮中的伟绩？这个鳄龟婴孩睡过哪种摇篮，享受过哪种呵护呢？当它几乎还驮不动自己的壳时，就已经以自信、胜利的姿态蹒跚前行了。它看上去那么像泥土或是沾了泥的湿叶子——我能注意到它，都是奇事。



鳄龟（snapping turtle）

1852年4月2日

在这座岛的岩石岬角上，风很强劲，浪花欢快地拍打着石岸——半个小时以来，随我们一起来的狗［伊斯雷尔·赖斯（Israel Rice）的狗］一直站在水里，不停地咬向击碎在岩石上的浪花，仿佛那浪花是某种小动物。它不顾湿冷，把头插进每朵浪花里，去扰乱浪花。这只狗撕咬击打在石岸上的碎浪，然后在落叶上打滚，把枯叶当口水巾用。

1856年4月2日

我在悬崖顶部发现了一种白色大蜗牛的碎壳，它应当是白唇蜗牛的壳。它就像一个号角，上面还缠绕着宽大的吹嘴。我非常高兴能发现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不禁觉得，欣赏它的美，而不是为它的不幸而倍感同情，是更加高尚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更加稀缺。

1859年4月2日

日落后，我沿着街道前行，听到许多（威氏）田鹬在鸣叫。

村民们每年都会听到这个声音，而且总是在这个钟点，也就是黄昏时分——这声音高高巡弋在空中，但村民们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它的叫声很容易用呼吸来模仿，就像颤抖的呼吸声，让我想起更加宁静的夜晚。能听到这声音的人几乎不到百分之一，知道是哪种动物制造出来的人，也许要更少。一小时前，大概没有人梦到过田鹬——天空中似乎根本就没有它们的影子——但是，当夜幕降临，遮掩了鸟儿的行踪，你就能听到这种空灵的声响，忽远忽近，穿过小镇傍晚的喧嚣，进入我们的耳朵。半小时后，当我反方向走过这条街道时，一声也听不到了。

1852年4月3日

蓝鸲背负着青天。

1853年4月4日

暖雨淅淅沥沥地打在伞上，听起来仿佛是敲打在舒适的屋顶上——雨点也敲打在外面的树叶上，让你觉得很舒服。我们怀着舒缓但确定的满足感走在外面，就像龟壳下的乌龟。

1859年4月4日

今天，我在井台上水泵的护板下面看到几条蚯蚓，它们可能是钻过缝隙从井里爬上来的。那里的温暖空气，让蚯蚓一直在活动。

1860年4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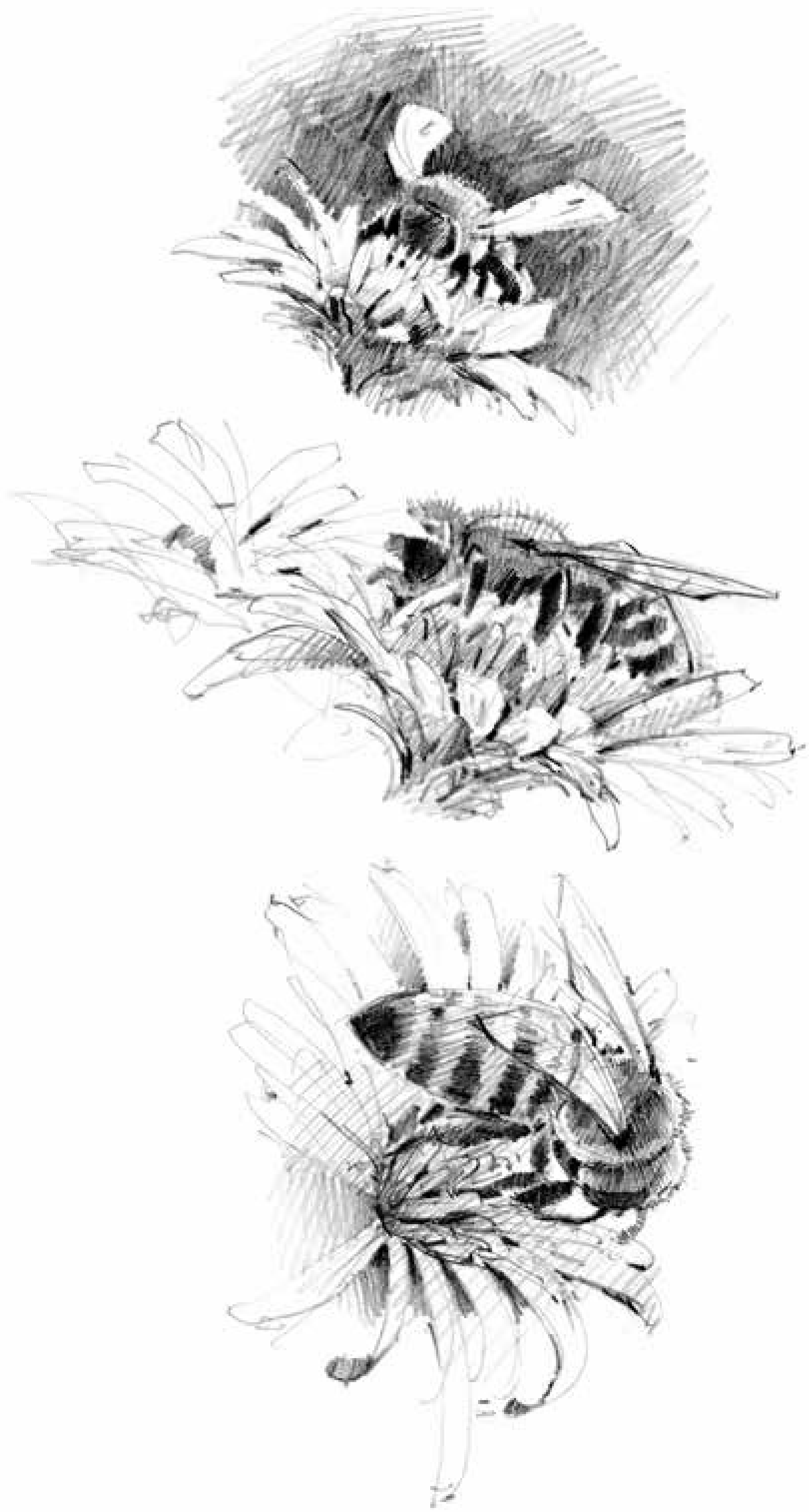
我站到风小些的地方——在蛤壳山有山体遮挡的地方，风没有大到会让衣物呼呼作响——这时，我听到了，或者说以为自己听到了，非常微弱、遥远的蟾蜍叫声。虽然我整个下午都在走来走去，却没能靠近它。很难判断是不是我耳鸣，但是我认为那是远方一只独居的蟾蜍发出的。有遮挡的池塘或小山足够温暖，热量唤醒了它——蟾蜍的叫声与春天的空气有着某种密切的化学关系。蟾蜍的叫声仅仅比萧瑟的自然通常所发出的窸窣声略响一些，在风声四起的时候，我的耳朵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声音。新的一年就这样渐渐走来，温和地开始了。它如此循序渐进地爬进我们的耳朵里，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注意不到它。而且我们的耳朵逐渐适应了这种声响，即使到了声音更加响亮、分布更加广泛的时候，也许我们也还是注意不到。

1853年4月6日

在小山南麓的山脚下，草甸的边界地带，空中充斥着蜜蜂的嗡鸣声，它们是被臭菘花朵吸引而来的。刚听到它们那种特别的、尖锐的嗡嗡声时，我还没有想到会是蜜蜂发出的。它们有的在佛焰花苞里空荡荡地嗡鸣着，也许是在通知伙伴们那一株花里已经有“人”了——因为当它们发现新的一株时，会反复探头进去再退出来。看到它们，我很惊讶。就植物生长而言，大地还是一片冬天的景象，而此时，本能已经召唤它们来到这里——它们绕着贴近地面的某个不起眼的佛焰花苞嗡嗡地飞舞着，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它们降落，进入。三四十杆范围里，生长着许许多多臭菘，那么此处至少同时有几百只蜜蜂在觅食。我观察了其中很多只，看它们进去又出来，大腿上都携带着小小的花粉块。臭菘开花比柳树早，前者也许是蜜蜂拜访的第一种花朵。

1854年4月6日

清理阿萨伯特泉（Assabet Spring）时，惊扰了两只刚刚苏醒的斑点小青蛙（美洲狗鱼蛙）。



蜜蜂（honeybee）

1858年4月6日

今天和两个爱尔兰小男孩聊了一会儿。他俩分别是8岁和10岁，正在磨坊旁边的小溪里玩耍。我看到其中一个小男孩抓住一条小鱼，我问他用没用鱼钩，他说没用。这捕鱼的工具叫“多利查克”（？），或是类似发音的一个什么词。“达利什么？”（我）问。“嗯，达利。”他回答，然后他就不敢再重复整个词了。所谓“多利查克”，是一个用马尾系的活结套，拴在一根四英尺长的柳枝上，两三根马尾捻在一起就可以做了。男孩把这个活结慢慢地套在鱼儿身上，然后突然提起来——活结一滑就把鱼儿系牢了。在其他人手中，这种工具有时好像是用金属线做的，用来套鳟鱼。我请他给我看看他抓的那条鱼。那是一条五英寸长的（网纹）狗鱼，花纹是横纹，我看着觉得有些奇怪——让我想起伦瑟姆湖狗鱼——但是我无法准确地回忆起这样的斑纹是常规的还是例外的。但是到家后我想起来，这是斯托勒没有指出名称，也没有描述的那种狗鱼——他只是听说过，这不就是美洲狗鱼吗？我问小男孩还抓到了什么鱼，他说还有一条梭子鱼。我说这条梭子鱼可够大的，他说它长着“长长的唇，像鸭子嘴”。

1853年4月7日

在横穿沼泽的一条静水渠边上，我看到很多星点水龟趴在枯叶上晒太阳。当我走到距离它们一杆远处时，它们匆忙爬走，弄得枯叶沙沙作响，然后一头跌进水里。

1854年4月8日

我看到一只大鸟飘然飞过费尔黑文山脚下惠勒家的蔓越橘草甸边缘。开始我以为是海鸥——但是通过望远镜观察，我发现那是一只鹰，头部和尾部纯白色，宽大的翅膀黑色或近黑色。镜头里，它沿着低崖在上空滑翔，盘旋。乌鸦向它冲去——鹰转身的时候，背面和腹面被我看

得一清二楚——然后它从我的镜头里消失了。它已到悬崖上方的高空中去巡弋了，毫无疑问，那是白头（秃）雕，肉眼看起来不过是一只体形较大的鵟。

1859年4月8日

当鸟类保护问题被提出来时，立法机关只关注低层次问题，从来不考虑受保护鸟类在高层次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立法者可能充其量只会检查鸟儿的嗉囊，看里面有多少蛴螬或浆果，可是从不会研究它们的性情气质如何，或是羽毛有多美丽——也不会倾听并向上报告它们的歌声有多甜美。立法机关要保护某种鸟，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不会是它是一种美丽的生物，而是它是食腐益鸟，或其他类似原因，至少这是官方的说辞。如果都这样的话，假设要评判某个著名人类歌唱家——比如珍妮·林德（Jenny Lind）或其他人——就得看她带来的害处是否比益处多，是否应该被销毁，并为此设立委员会，仿佛这个委员会根本不需要听她唱歌似的，而是要去检查她的胃容物，看她吞下的食物，再评判她是有害于农夫和园艺者的，还是人们所不能割舍的。

1853年4月9日

在磨坊路的空地，我看到一只中等大小的橙铜色蝴蝶（东部钩蛱蝶），翅膀犹如深裂叶片。在阳光充足的温暖地点，比如林边、多石山麓或悬崖南侧，你可以看到黄缘蛱蝶。这种蝴蝶，还有一些其他蝴蝶，翩翩飞舞在枯叶和枯枝上方，尤其是林中最近被砍伐过，有很多枯叶和枯枝的地方。

1856年4月9日

铁路旁有个池塘，里面堆积了许多落叶，应该很快就要干涸了。我在那里看到一种体形较大的昆虫（水黾），它们会滑水——其实那里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这些滑水昆虫很心急，冰雪刚刚开始融化，刚形

成一片平滑的水面，它们就来玩耍了，就像冬天时，刚有水面结冰就急着来滑冰的男孩们。它们的脚一定很冷吧。

1856年4月9日

我离开主路，往铁路右侧走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在泉水附近沙地上那个弧形坑的坑沿上坐下。我坐在温暖的岸边——在沙地上那个宽阔的、水晶般的浅水池上方——赤褐色的坑岸上长满了卷曲的旱莎草，基部刚刚露出一点绿。我坐在那里，坐在枯叶间，突然听到一只雨蛙轻轻地啾鸣了几声。此时的温暖程度对雨蛙来说已足够了吧。蛙类中，它是第一个醒来迎接新的一年的——它用蛙鸣穿透这寂寞。它赢得了今年的勋章。

你能听到它的叫声，但绝对找不到它。它就隐藏在水边枯萎的莎草间，桤木丛里——可它到底在哪里？它那尖锐的叫声从那个角落里喷薄而出——但是现在它又归于沉默，拿一个王国交换它都不会再叫一声。

1856年4月9日

观察榛树的时候，我听到了松林莺的叫声从老地方——铁路旁沼泽地上那片漂亮的松树和橡树混合林传来。它的啭鸣听起来既遥远又微弱——但是走出树林，坐在铁轨上，我惊讶地发现它就在三四杆远处，在一棵白橡树的上层树枝间。它正忙着捉虫子，一蹦一跳地走向枝头，边走边不停地向四周观望。有两次它像林绿霸鹟那样直冲出去追赶昆虫，越过铁路两杆远，然后又飞回那棵橡树。偶尔它会发出简单、清亮的叫声，快速反复的啭鸣。当在这棵橡树上蹦蹦跳跳，跳到朝向林中的那一侧，即将深入林中时，它的叫声听起来特别清亮，触及心灵，仿佛那是常绿森林自身的一部分——涓涓的树汁在细细流淌。在这个季节，它那亮黄色，或者说金色的喉、胸等处十分惹眼——背部苍黄色，青棕色的翅膀上有两条白色横纹。它蹲在枝头，翅膀松弛地收在两侧，尾部叉状。

1852年4月10日

进入大草甸后——途中在草地的低岬上搁浅了一两次——我们见到了野鸭。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它们，它们低低地飞过水面——飞行方向总是彼此平行，十分特别，飞得像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它们的外形像长着翅膀的擀面杖……人们看到的野鸭大多是两三只飞在一起……

从卡莱尔桥（Carlisle Bridge）北望，我们看到四分之一英里外有许许多多野鸭——隔着这个距离只能看到水面上浮着的黑色物体——我们还听到它们潜鸟一样的笑声。后来我们可能进入射程内了。当它们终于腾空飞起时，样子非常好看，大约有50只，看着像是北美黑鸭。它们漂浮在水上时，似乎总是彼此保持着距离。它们的叫声和大雁不太一样，而是类似某些家禽——但说不出具体像哪一种。它们像是大雁的新品种。

1852年4月11日

哈伯德树林里，橡树上停着一只知更鸟，它的歌声一路传出很远很远——我曾在一家昏暗的酒吧里听到过笼中知更鸟的歌声，那时它离我不到三英尺远（那地方的种种肮脏也没能玷污它）。它仿佛会腹语术，嘴没有张开，歌声却远飘到榆树间，这让它更加令人怜惜。夕阳西下，四面八方都有知更鸟在歌唱。

1857年4月11日

这是河流的关键季节——这时是它的花季，最是生意盎然。河面上的波纹或涟漪回应着河水深处鱼儿的鳞片……

我们康科德河是一条死河。所谓死河，其含义层次比我们预想的更丰富。如果河里没有一条鲑鱼、鲱鱼或鳢白鱼，没有鱼鳞反射阳光——我们哪有资格说春天到访了这条河流呢！毫无疑问，对于这一损失，存在某种补偿——但此刻我没有觉察出那份补偿是什么。对我来说，原住民和本地鱼种没有离弃的河流才是更加原始、更有趣味的河

流。康科德河仿佛一个人的血液失去了某种活力——从此它将会愈发萎靡，流淌在血管里也毫无生气。

1858年4月11日

科南图姆的旧屋只剩下烟囱和房屋骨架还立在那里。我注意到壁炉过梁上挂着一团三角形的垃圾，靠着烟囱一角，体积超过半蒲式耳，混合着泥土。开始我以为那是一团土和稻草混合而成的灰泥，用来填缝的。但是仔细观察后，我发现里面有玉米芯，还有疑似老鼠排泄物的东西，形状和大小都像老鼠屎——屎的成分完全是泥，样子像昆虫的穴室。这团东西或者是码头鼠（黑鼠）的窝，或者是家鼠（褐鼠）的窝。很久很久以前，它们选择了这个温暖的地方筑窝，还运来很多吃的——从烟囱上冲下来的泥水把整个窝都糊了一层泥。那么这里既是老鼠的旧窝，也是人类的老房子——每座老宅都如此。老鼠窝可能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不管你在哪里看到老房子，都可以在里面找找老鼠的旧窝。显然，艰难的时候它们被迫吃泥土——也有可能是它们喜欢吃泥。老鼠没用窝把房子点着，真是奇迹。

1856年4月12日

我正向船走去，突然面前飞过一只华丽的紫朱雀，落在了麦凯（Mackay）家田里的一棵小苹果树上。它抬起翅膀，露出耀眼的朱红色——就像风吹开木炭表面的灰露出红红炭火的一刹那，效果就像拟黄鹂露出它羽毛上的金黄色一样。

1860年4月13日

一开始我不大情愿逆阿萨伯特河而上去看香杨梅——然而经过清晰的思考，我发现如果我在某种意义上违背本意，把它当作一件必须履行的义务去做，说不定会另有趣味发现，就像上回我发现麻鸭那次。划船经过河上游的铁杉时，我看到两只很特别的鸟。它们圆嘟嘟的，离我很

近，就在那边的河岸上——一打眼，我觉得它们像牛鹂（褐头牛鹂）或是拟黄鹂。但我马上看出，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物种——并猜到是（红）交喙雀，结果也的确是——那是一只雄鸟和一只雌鸟。前者是墨绿色（通过望远镜观察到的）和橙色的，头、胸和臀部是红色和橙色等鲜艳颜色，肛门附近白色，喙很大，是深色的。雌性整体更接近暗石青色，雄性长橙色和红色羽毛的地方，雌性长的是黄色的羽毛。满地都是松果，它们正忙着吃铁杉种子。它们胆子非常大，我靠得相当近了，它们也没有飞走。

当我沿同一条航线返回时，再次寻找它们——我听到从高些的铁杉上传来特别的叫声“唧唧唧唧”，节奏像鱼鹰，但是频率更快，声音相当响亮——我抬起头来，看到它们正向北飞去，落在二色栎的树梢上，而我正坐在南岸边的船里。但是它们又立即飞过河来，去岸上吃东西，离我不到一杆远。它们长得很像鹦鹉，颜色像（特别是雄鸟，有绿色、橙色等斑斓的羽毛），进食的样子也像——它用一只爪子抓住铁杉松果，同时嘴巴快速啄食里面的种子。它就这样一个松果接一个松果地快速检查着。但是它们的嘴巴动作那么快，总是忙着，以至于虽然距离很近，我却辨识不出它们的喙是否交叉。我应该从侧面观察。最后，这两只交喙雀跳到离我还不到六英尺远的地方，其中一只离我只有四英尺远——而且还在继续靠近，好像对我很好奇。它们一边靠近，一边还持续啄食着松果。突然，风吹船动，锁链掉了下去发出响亮的咔嗒声——于是它们又飞到一杆外。

1852年4月14日

上午9点，我沿着铁路前行，听到从雪地里传来云雀的歌声。继知更鸟之后，云雀唱响了稳健的旋律。很快，草甸上也传来云雀的鸣声，十分甜美……灰蓝色的雪鹀（因为它们仍在活动）的歌声像金属碰撞发出的叮当声，有些尖锐，就像推弹杆的声响——军团接到“返回推弹杆”命令，于是它们凌乱地执行着，参差不齐……

我曾说过，10日早上，我今年第一次看到了白腹树燕（双色树燕，在房子附近）——那天我还看到它们滑翔过大草甸。燕子仿佛一下子就遍布全镇的各个角落。

1852年4月15日

春天看到死亚口鱼漂在水面上，这是多么新奇的体验！请问它在哪里产的卵？亚口鱼这个造物还如此新鲜，如此出人意料，如此难以追忆，如此难以预测。许许多多旧俗已翻船落水，我们正在对人类失去信念，然而一条死去的亚口鱼似乎蕴藏着生命的希望——至少它的伙伴还活着。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从未如此年轻，从未如此饱含希望——包括宗教、哲学、诗歌。我看到一条亚口鱼漂在春水上，随波摇荡——它布满鳞片的胸部高高鼓起，那是未曾绝望的海鸥的诱饵。这是个壮观的景象，令人精神振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去问白鲢吧。只要鱼儿还产卵，世界就不会灭亡——荣耀和尊贵属于绝望的冷血动物。只要思想能够被表达，只要摩擦产生光亮，只要琴弦的振动让竖琴演奏音乐——我们就不需要救赎者。不同的动物各有自己的美德，关于这个话题你能（写）多厚一本书啊——比如北美黑鸭等等。

春秋季节飞过一两群大雁，是多么地不可或缺。听不到大雁的叫声，还能叫春天吗？它们飞来打开北方河流的枷锁。它们像带翼的轮船，每年都从空中嘎嘎大叫着驶过。

1854年4月15日

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紫朱雀和它们的白肚皮，它们静悄悄又忙碌碌地吃着榆树花，就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时而，我还能看到它们那血红的头部和胸部。它们轻声但清晰地唧唧叫着，羽毛非常蓬松……紫朱雀的到来，与榆树开花的时间似乎不谋而合——它以榆树花为食。

1855年4月15日

除了中央的一座小岛，大草甸已全部被水淹没，但是我们连一只野鸭也没看见。在距离现在的河岸三十杆远，原来的岸边的一棵枫树上，我们看到一只鱼鹰正站在一根低枝上吃鱼。从六十杆外就能看到它的白色羽冠。上岸后，我们悄悄穿过树林，向它靠拢过去。它站在树枝上，背对着我们，腿显得很长——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身体看起来是黑色

的，与白色的头部形成鲜明对比。头部两侧各有一条黑纹。它站在枝上，爪下抓着一条鱼。它低头，撕下一口肉，然后快速地经右肩回头望向我们——然后再撕一口肉，经左肩回头望过来。后来，它腾空而起，拍打着沉重的翅膀飞走了。我们发现，它蹲过的树枝下方的水底有无数碎片，是它吃那条鱼时留下的，有破碎的鱼鳍、内脏、腮等，还有一些碎渣掉在了树干上。从我仔细观察的一只鱼鳍来判断，那是一条亚口鱼或大头鱼（云鲶）。碎尸上面吸着些小蚂蟥。

1859年4月15日

栗翅雀（黄昏雀鸮）正在歌唱——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听到——在得克萨斯我家房子附近和海登宅这一侧的田地里，我都能听到这种鸟叫。这两块地的环境相似，都是干燥、开阔的牧草场。听到它的歌声时，正接近正午时分，太阳刚刚露出云层。下午3点，它不停地高唱着，声音清亮。它的歌声很沉稳——与歌带鹀充满春天活力的歌声形成对比，虽然还是有很多人把两者的叫声搞混。它用歌声唤醒了村镇周边干燥的高地、牧场和田野。想想吧，生活中所有细节都配备得如此周到。野生鸟类用甜美的歌声填补着生活的间隙！大自然已经安排好了，当我们从事体力、智力或其他活动时，应该有鸟儿的歌声做伴，让我们得到放松和娱乐——或是受到鼓舞。今天，当体力劳动者靠在铁锹上休息时——太阳刚刚露出脸来——他不完全任自己的思想摆布。在他看来，自然不是一片空白，他没法儿不去听刚刚到来的鸟儿的歌声，那令人闻之心情愉悦、精神振奋的歌声。草雀（黄昏雀鸮）的歌声很有可能会落入他的耳中，不管当时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都会让他相信世界是美丽的，生活也挺不错，让他平静而满足。如果你有片刻留意感官印象——你会听到小鸟在唱着动人的小曲儿，抒发着自己的快乐。我们拥有歌唱的鸟儿，拥有倾听的耳朵，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安排。我们不需要抓住鸟，把它们关进笼子，也不需要做普通意义上的鸟类爱好者。不管一个人的工作是辛苦还是轻松——不管他快乐还是不快乐——他工作时，都有一只鸟按照自然的安排来为他歌唱。

1859年4月15日

今天下午，温暖的松林里回荡着黄腹松林莺银铃般的啼鸣，到处充满生机，但这位吟游诗人大多数时候都隐身。枯橡树所在的那片树林——我坐在那里倾听松林莺啭鸣……从西边看，这片树林现在非常美，阳光长长地射入林中——虽然有些树的树干还完全浸在阴影中。我觉得这只松林莺在召唤树木苏醒过来，它让我想到萌发的新枝。那银铃般的叫声很短促，一声又一声，响彻树林——它像电击，为树林注入新鲜的春的活力。你听到的是同一只鸟的啼鸣，随着它在林中不停地飞来飞去，那叫声一会儿在这儿响起，一会儿又钻到那儿——虽然我们通常见不到鸟儿的身影——它发出简洁的银铃般的叫声，但调子在不停地变换。不时还有伴唱从或远或近处传来。

这种声音特别有夏天的感觉。这个季节里，暴风雨过后，天气晴好时，到温暖的松林边来，来聆听松林莺那银铃般的歌声在林中回荡。

1852年4月16日

走过哈伯德树林拐角时，我看到一只土拨鼠——今年春天我看到的第一只。它在田野中，距离林边的栅栏六七杆远，离我二十杆远。我沿栅栏跑过去，拦住它的去路，或者说跑到它前面，虽然它和我是同时出发的。当我离它只有一杆半远时，它停住了——于是我也停住。然后它又跑起来，我也跟着跑，跑到离它不到三英尺远的地方——这时它又停住了，我们中间隔着栅栏。我蹲下身，开始不紧不慢地观察它……

它好像在因不安而颤抖，或者是因为寒冷在打战。当我挪动身体时，它咬牙的声音非常响亮——有时下颌撞击上颌，咔嗒咔嗒地响，有时上下颌相互摩擦。但是它这样做好像更多是出于本能，而不是愤怒。不管我转向哪边，它都会朝向同一侧。我捡起一根一英尺长的木棍，碰了碰它的口鼻部——它立即扑上前，咬住木棍。我们之间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到两英尺——但它仍然在坚守它赢得的阵地。我用木棍轻轻地跟它玩了一会儿，尝试撬开它紧咬的牙关。它上下各有两颗长长的门牙，始终支在唇外。我认为如果我停留得足够久，就能看到它睡着的样子。它没有像有时候那样立起身子蹲着，而是四足着地，前足也用上了，同时低着头，也就是半蹲半站的姿势。

我们蹲在那里四目相对，僵持了半个小时——直到我们都开始感觉到催眠作用。我觉得累了，就走开些，心里希望能看见它跑开，但是它

就是不动。只要我看着它，或者说能够看到它，它就不肯动。我围着它绕圈走——它以同样的速度掉转方向，仍然始终面对着我。我在它旁边一英尺处坐下。我用类森林语跟它说话，说的是儿语，总之就是用安抚的语调跟它讲话。我觉得我部分控制了它，它牙齿不再咬得那么紧了。我嚼了平铺白珠树的叶子，嚼碎后，递到它鼻子下。它刚才咬牙太狠，牙齿迅速磨损，我看到它牙齿上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白粉末——如果你据此来衡量，那它的愤怒真是可怕。它不介意我制造的任何噪声。我用一根小树棍抬起它一只爪子，仔细观察，随意举着它。我把它翻过来，看看它腹部是什么颜色（颜色比背部更深，或者说是更纯的褐色），但是它很快就自己翻回身来，我本希望能多观察一会儿。它的尾巴也是全褐色的，但颜色不是很深——像老鼠尾巴，但是毛比较蓬松，四下张开，像毛刷。它看起来相当温和。我和气地和它说话，把平铺白珠树的树叶递到它嘴边。我伸手到它身体上方——它抬起头，仍然有点咬着牙。我把手放在它身上片刻，但是立即抽了回来——它还没有完全克服本能。现在季节有点早，如果我能得到几片新鲜的豆叶，肯定能完全驯服它。它尾巴上的毛卷曲着，毛色是谦卑的土色，像山鹑的羽色。这样的毛色，在深褐色或栗色枯叶上，以及有细长枯草叶的地方，能够很好地隐藏起来——谦逊的颜色。如果我手里有点食物，应该能够做到尽情抚摸它，还可以轻松用手帕把它包起来。它不胖——也不是特别瘦。最后，我只能离开，没能亲眼看到它离开那里。

它是笨拙的大型掘地鼠，又名旱獭（“熊鼠”？），我尊其为本地土著之一。它趴在那里，趴在枯叶间——还有枯草和灌木，它的颜色和习性都已经如此自然化了。去年冬天，它在家乡的田野里美美地睡了一个大觉。我认为我可以从它那里汲取智慧。它的祖先在这里生存的时间，比我的祖先还要长，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自然化方面都比我要彻底。红色人种（印第安人的误称——编者注）为它种植豆叶——但是没有豆叶，它也能生存。



土拨鼠（woodchuck）

1855年4月16日

在一片干燥开阔的山麓上，长有高高枯草的地方，一条条纹蛇沙沙作响地爬下山去。

1855年4月16日

一群鹊鸭快速飞落在我们附近——头是漂亮的黑色（看起来是黑色），侧面有一块白斑，喙短粗（相对于秋沙鸭来说）。那是非常清亮的黑色——与清亮的白色形成对比。看过其他野鸭后，再看它们，就显得它们的头和喙短得可笑，像鹦鹉似的。我们的存在，以及弗林特湖中的船上派对，最后把几乎所有野鸭都赶到东面的深水湾里去了。

1855年4月16日

近日清晨，我听到（哀）鸽落在屋顶上的声音，就在我头顶，有时我会被吓一跳——它们落脚时产生的冲击力那么大，好像有人往屋顶上扔了一根沉重的木棍。我好奇它们的身体组织为什么没受伤。它们腿部的骨臼一定有缓冲组织，能使其免受巨大冲击的伤害。

1856年4月16日

知更鸟现在唱得很起劲——美妙的旋律喷涌而出！这歌声正从所有声道中汩汩流出——汹涌得要拥塞住了。这是歌声的潮涌，就像河流被两侧的石墙抱住时那样，仿佛清早的歌喉还不够宽阔，一时无法释放出所有的声音。

1852年4月17日

小时候，如果星期日不得不待在家里，又没有好看的书可读，我常常会观察（紫）崖燕在天空中翱翔，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直到期盼已久的日落——如果有一只鹰出现在天空中，即使它远在天边，映衬在棉花般的云朵上，我也会认为自己真的好幸运——然后我会花几个小时搜寻，直到找到它的伴侣。至少它们能把我的心思带离凡尘俗事。

1854年4月17日

每个商店店主都会记录第一只紫崖燕或蓝鸲拜访他家商铺的时间。去年春天，经销商多德（Dodd）告诉我，他知道第一只蓝鸲是什么时候来他家店里的——他为此做了备忘录。今天早上，商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告诉我，紫崖燕第一次到他家店里来是在13日——他“做了记录”。除了日记和账簿里的诸多条目——他们还记录这些事。

1856年4月17日

我喜欢听蟾蜍第一次发出那春雷般的咕咕声，（虽然它像鸽子一样，回归时间很不规则），那叫声从它那遥远的湿润草甸上传来，那里的温暖将它唤醒。我喜欢看它眨眼睛时那闪动的光彩。

1859年4月17日

春天，大自然苏醒过来，那些最初的、最不容易被听到的声响，是多么令人愉悦，多么陶冶心灵！比如蜜蜂早期的嗡鸣声等等——还有断断续续的蛙鸣。这些不能被称为音乐——可以说那不过是噪音而已，那么轻的噪音，是我们可以容忍的那种。但这些噪音部分程度上是在表达快乐——咏唱的颂诗弥漫在空气中，它让我明白，自然正变得越来越温和。不久前还空荡荡、静悄悄的空气里，如今已开始回响无数动物小伙伴的呼吸声。按照“痛苦要有人分担”的原则，即使是不快乐的人，也从邻居们的无限喧闹中获得了安慰。我聆听过各种鸟儿的叫声——现在，在蜜蜂轻轻的嗡嗡声中，我仿佛听到了名叫“夏天”的鸟儿在初次开口叽叽叫……鸟儿的叫声断断续续——但是昆虫的嗡鸣永不停歇。几周来，大蚊成群出没，我猜想，这种小小蚊虫振动翅膀所产生的嗡嗡声是某些耳朵喜欢听到的。也许（东）绯鹟听到了，并为之深深着迷。就这样，空气被逐渐填满。自然同样细心地保护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觉得这细微的声响很柔和——同时用黄褐森鸫和诗人的歌声来启迪我们的心灵。可以说，每只蚊蚋振动翅膀，最终都是为了人类的完满。

简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有音乐能像昆虫振翅产生的声响那样令我们迷醉，昆虫在春天的某个宁静、明媚的角落里演奏着这样的乐章。

1859年4月17日

近来，我听到猎狗独自捕猎的声音。对于森林居民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声音！那持续的、贪婪的、恶鬼般的吼叫——像魔王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狐狸、野兔、土拨鼠等小动物想象到了最悲惨的结局。它

们在为孩子们颤抖，也为自己。然而造物主们喜欢伴随着这个声音，吹响军号和“柔美的圆号”——把类似的恐惧吹进听者的心中——而不是轻声安抚野兔那怦怦乱跳的胸脯。

1852年4月18日

这个季节，看到草甸上漂浮着亚口鱼，我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仿佛它是一种奇妙的鱼，或是神话中的鱼——实现了我对鱼的构想。它让我想起海豚或普罗透斯的样子。我看到的是它的本来面目——它不是尘世中的鱼，而是一个神圣理念的美丽符号，是艺术家的设计。它的颜色和形态，鳃、鳍和鳞，都至善至美——因为它对我的心灵完整地表达了它想要表达的内容。它并不比化石鱼更像鱼。

今年春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年就是一个圆圈。我能清楚地看到春天的弧线应该是那么长，那么稳健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伟大导师的一个比喻。被冲到草甸和堤道马路上的蔓越橘现在有一种宜人的酸味。

为什么只有这些景象和这些声音伴随着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到黑鹂的叽喳声——为什么每年臭鼬都散发着臭气？我很乐意探索我与这些事物之间的神秘关联。绘制人类生活的图表，了解海岸线的走势，知晓蝴蝶何时会再现——我至少要知道这些事物的命运，以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生物圈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我不能通过期待来影响自然的轮转吗？——争取出一天，用来打造新事物。

1858年4月18日

蛙是奇怪的动物。有人会把它们描述为特别谨慎、特别胆小的动物——也有人认为它们大胆、冷静。要研究它们，所需的全部就是耐心。有时你沿着沟渠走了很长的路——听到二十多只蛙一只接一只地在你前面跳进水里——你看到了水面上的波纹，却看不到它们的身影。有时，当你靠近池塘或泉水时，蛙会跳进水里，藏在池底，比如今天下午的两只绿池蛙。你得坐在河沿上，耐心地等它再次冒出头来。这天我等了一刻钟或更久后，才看到它浮出水面，安静地伸出鼻子，没有荡起一丝涟漪——然后盯着我看。你对它好奇，最后它对你也产生了同样的好奇

心。它突然径直跳到（你）面前，在一英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靠近了慢慢把你端详。也许你现在可以用手指刮它的鼻子——想看多久就看它多久，因为之前它有多么害羞，现在就变得有多么沉静了。你超凡的耐心和不动如山的姿态征服了它们——不是靠快，而是靠慢；不是靠热，而是靠冷。你只看到一双后脚跟消失在水草蔓生的池水里，然后除了几只昆虫外，池面变得平滑如镜，好像里面什么都没有。半个小时后，你终于发现，水面的绿沫上露出了青蛙的一只鼻子和一双眼睛，它正盯着你看呢——如此等等。



大蓝鹭（great blue heron）

1852年4月19日

我们惊飞了停在附近小湖里的三只（大）蓝鹭——它们距离我们非常近。它们腾空飞起的景象十分壮观，速度那么慢，仪态那么高贵——身体修长，动作轻快，波浪般一起一伏。它们起飞时从头到脚都在做波浪运动，包括它们的大翅膀——朝两个方向波动开去。同时，它们谨慎地观察着四周。它们就这样，以优雅、轻快的波浪起伏动作腾空飞起——它们就这样启程了，两条大长腿平行着拖在身后，仿佛是丢在身后的凡尘躯壳。它们像叙利亚的大鸟那么庞大，仿佛压迫着大地——展翅飞过高山时，能让山麓沉寂——它们边飞边回头望向我们。如果许许多多这样的大鸟飞过天空，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也许还让我们的思考更加深刻，更加黑暗。可惜它们数量稀少，非常罕见。

1852年4月19日

我坐在贝克农场谷仓的干草上歇脚，那是老鼠筑窝的地方。我刚好躲在雨水浇不到的地方，坐在那里让干草发出沙沙的声响，而此刻外面的暴风雨正在咆哮——这让人产生一种无以言表的、干燥的宁静感，这是雨天里干草垛的静寂。此时草垛里甚至没有一只蟋蟀在蠕动，只有一垛垛无声无息、无忧无虑的思想。此刻，外面的一切都是潮湿的、混乱的，而里面的一切都是干燥的、宁谧的。在这里，你脑海中会有无尽的思绪奔腾而过。

1855年4月19日

我觉得，我在海伍德峰（Heywood’s Peak）上看到湖里有一只水鸟露出了头，离我三十五杆到四十杆远。我掏出望远镜来验证，水鸟看上去深深地沉在水中——脖子全部藏在水下——但是我无法判断哪一端是喙。最后，我发现，那其实是一只小野鸭的整个身体——头别在背上，刚好漂在湖中心，睡着了。它头颈黑色，大小适中，胸部白色，背部看上去是深褐色，头侧有一道白斑纹（从喙基部向后伸展，但是未延伸到脑后），也许翅缘还有一道白斑纹——翅缘上还有一些黑羽。它漂浮在水面上，略有些四下摇荡，但是胸部永远迎着风——不时抬起头，四处观察，看自己是否安全。我认为那是我见过的野鸭里最小的一种。它漂浮在瓦尔登湖湖心，睡着了。它是不是巨头鹊鸭或白枕鹊鸭的雌鸟？我

觉得它飞行时翅膀颜色看起来更黑——腹面有白羽。它像小木匣一样漂浮着，开始我颇怀疑它是否还活着——直到看见它抬起头来四下张望。它选择的午睡地点，刚好与两岸距离均等——它胸部迎着风，四下摇荡，摇动幅度如同溪中抛锚的小船。

最后，（火车）车厢的轰隆声惊动了它。

1858年4月19日

我的船被偷了，我一天都在找。我沿着河上行，看到一只雄泽鵟（白尾鹞）在猎食。它沿着草甸一侧的水线滑翔而过，距离地面不过三四英尺高。它随着河岸线的变化，曲曲折折地向前飞行——它在寻找蛙，因为蛙的据点就在这条曲线上。蛙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猛禽前来拜访——它们会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特定种类的鹰负责特定的草甸。这只鵟获得早餐一定很容易。我通过望远镜观察，视线所及范围内，它仍然在曲线上空曲折飞行，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偏向那边。

1852年4月21日

在旁卡塔赛特（Ponkawtasset）东侧，我听到林中某处知更鸟正在枝头上欢快地歌唱着《雨中曲》。现在，那里的景色荒凉沉闷，它的歌声与暴风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抗，仿佛大自然在说：“要有信心，这两件事我办得到。”它唱得雄浑有力——胸怀坚定信念的鸟儿从黑暗的现实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让人类打消疑虑。它就像一个被赋予许多天赋的人，将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天赋。那是能让垂死之人复生的声音，它们歌唱的不是绝望，而是纯洁的永生之歌……

“在印第安人的时代，它也是这样歌唱的吗？”我问自己——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把这声音与这座小镇和这片林中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发现，在它的旋律中，有着印第安原住民的狂野，可以想象出它是林中之鸟——没有文明的耳朵聆听时，它也在这样歌唱，唱的是纯洁的森林旋律，可与黄褐森鸫媲美。每种纯正的事物都保留着野蛮的味道——没有真正的文明能够替代它。我听到的歌声，跟印第安人听过的是一样的。傍晚，它在那个印第安人棚屋上方的榆树上歌唱——在那个红

种人的脑海中，与这声音相关的联想是印第安人的生活，比如他的童年。此前，我听到的歌声讲述的是白人的小镇生活——现在，我听到的旋律里回忆的是红种人的生活，和印第安儿童听到的歌声是一样的。现在，大地还光秃秃的，布满了草茬，雨水把地上的箭头冲刷得如此闪亮。当年鸟儿歌唱时，这个箭头还绑在印第安人的矛杆上。

1855年4月21日

在悬崖上，我听到远处一只黄褐森鸫在歌唱。它如此打动我们，仿佛是我们未堕落的一部分。

1857年4月22日

在道尔岛（Tall’s Island）附近，我救了一条浅色或者说黄褐色的小蛇。当时它正缠绕在距河岸约六杆远的一棵柳树上——明显被冻僵了。它难道不是斯托勒所说的“褐色小蛇”吗？它的身体是扁平的。

1859年4月22日

过去三天，在瓦尔登测量松树位置时，我偶尔能听到原野春雀银铃般的歌声。那是音乐——这种音乐，松树经常听到——我毫不怀疑，它们会在松树的树荫下建造许许多多鸟巢，仿佛这片田地（林中干燥的开阔地，或是半开放的牧场，中间散布着一些小松树）差不多是被丢给雀鸟中的这一种使用了。地球的这片地表被分配给了它们，而动物们遵守着美丽的分配法则，不怎么相互骚扰……

然而，既然神话里说音乐能建造城墙，那么我的松树就是原野春雀的歌声创造的。在这片田里，它们通常会把巢建在小松树的树荫下。

1860年4月22日

现在我看到了红尾鵟，两只鸟儿高高地在天空中翱翔嬉戏——它们一圈圈地盘旋着，越飞越远，仿佛这是仲夏时节。鹰以这种特别的方式飞翔着，带回了新的一年。早春时节，我没见过它们飞得如此宁静、悠闲。

1854年4月23日

在费尔黑文湖的湖口，我再次看到了那只白头雕，而且与之前的地点相同。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天空的映衬下，白头雕身体的主要部分——翅膀和躯干——显得那么黑，与白色的头和尾部形成鲜明对比。开始时，它低低地飞翔在水面上，然后慢慢升高，向西朝白湖（White Pond）方向盘旋而去。我躺在地上，通过望远镜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它——它轮流为我展示了所有可能的观察角度。从侧面观察，我发现它的翅尖微微翘起，就像典型的波浪形。 最后它升得非常高——直到钻入云霄，我几乎看不到它了——它盘旋着，或者也可以说一圈一圈地高高飞过河面、树林和农场，向西飞去，最后消失在天空中。



1856年4月23日

我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甲虫，身体厚实，长约四分之一英寸，鞘翅淡金色，上面仿佛人工镶嵌着深绿色纹饰和斑点，两侧对称，亮闪闪的，十分美丽。它前部和腹部是亮闪闪的深绿色——腿部褐色或肉桂色。它趴在我的船侧，我把它放在一只蛤蜊壳里绑好，带回了家——那是很好的昆虫盛放盒。

1854年4月24日

束带翠鸟飞行时发出咔嗒咔嗒声。它慢慢地，或者说轻轻地从这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最后，在飞行了三分之一英里后，它又绕回到我们身后，蹲在悬于水面的低枝上。我猜想，既然它已经来了，它捕食的鱼

儿应该也已经浮于水面，唾手可得了。

1841年4月25日

笼罩森林的沉寂总是深刻的——其含义仿佛刚刚成熟，终于得以表达。但是天哪！它们并不心急。野雀（原野春雀）——大自然宁静时分的吟游诗人——歌唱着无穷的闲适和无尽的时光。

1854年4月25日

我在林中鹅湖附近看到一只红玉冠鹪鹩（红玉冠戴菊鸟）……听上去声音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好像在模仿知更鸟的叫声——长长的曲调，经常重复。我离它很近了才意识到它在那儿，听起来仍然有点像在模仿知更鸟——它的叫声还有点像黄鹂（拟黄鹂）。后来，我经常误把黄鹂认作它。

在刚松和小橡树上，我先是看到了惹眼的山雀和黄朱顶雀（棕榈林莺），然后又看到了我的鹪鹩。它似乎对我很好奇，在观察我。这个小家伙非常有趣，活力十足，在树梢间冲过来，飞过去。它的歌声相当惹人注意，相对于它的身形来说，声音圆润而又响亮。开始是非常清幽的曲调，然后歌喉才被充满——距离远点就听不到了——之后是“喔—忒儿，维—忒儿”，这样叫了一会儿后，最后以“忒—忒儿，忒—忒儿”结尾，整个曲调清晰婉转。它的表演很滑稽，让我想起（褐）嘲鸫。现在是下午4点，大多数鸟此时都不歌唱。昨天我看到它在整理羽毛，伸展小翅膀。

1854年4月25日

今天首次在一两个地方听到山鹑的咕咕声。仿佛大地血管里的生命加速流淌，让它的脉搏跳出了声。它让整个自然都在轻轻颤抖，心脏突突地跳动。我穿着大衣立在那里，浑身热得难受，耳朵搜寻着鹪鹩的鸣声。这时，我听到林中充斥着昆虫的嗡鸣声——仿佛我的听力出了问题

——夏天的大合唱就这样开始了。

1855年4月25日

隐约听到唧唧的叫声，最后我循着叫声发现了白喉带鹀——一种漂亮的鸟雀，是雀鹀中体形最大的一种，标志十分明显，前额两侧各有一个黄斑点。它正在伐木工人留下的残枝枯叶中一路跳跃着……去年首次见到白喉带鹀也是在这个日子。

1859年4月25日

我觉得，今天和昨天都听到了风中的那个声音——蟾蜍咕咕的叫声，声音非常微弱，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蟾蜍刚刚开始以一种不太清晰的低音叫——我非常不确定，我是否真的听到了什么，这些声音可能完全是我的想象。

1857年4月26日

草甸上，我们的小船离近岸二十杆，离远岸四十杆，在船的北侧我看到一条非常大的条纹蛇（东部带蛇）正在水中游动。它游得非常轻松，头抬出水面一英尺高，朝我们吐出蛇信……我们靠近时，这家伙游向了小船，看样子是想靠着船休息一会儿。我伸出桨，它立刻把部分身体缠绕在上面，让我把它提上了船。它没有像死蛇那样从桨上垂下来——反而昂起头，身体松松地缠在桨上……

下午2点这条蛇被杀了——我指的是，当时它的头已经死透了——但是身体的后半部分看上去还相当有活力，晚上7点还用力缠着手。同时它身体的其他部分还一直缠在树上。

我反对杀蛇，跟反对杀害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但是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有机会杀蛇就绝不会放过。

我看到很多甲虫漂浮在水面上，在激流中挣扎。

我坐在岸边惠勒家的栅栏旁，正对着梅里亚姆宅（Merriam’s）。这个季节，我们还在寻找阳光最充沛、遮蔽最好、气温最高的地点。钱宁说，这是今年他到过的最温暖的地方。我们就像平摊在岸上的蛇，阳光充足、有遮挡的角落对我们来说就是最舒适的府邸。在那里，我们的思想自由地流动，我们也会生长得最为茁壮。

1852年4月27日

在J.霍斯默家草甸的水里，我看到了星点水龟。它就趴在河边，背甲和头部都有亮黄色斑点，但是分布不规则，仿佛造物主完成其他部分后——用刷子泼溅了这些斑点。这一事实带给我的触动很深，因为我的灵魂分明看到一位艺术家在星点水龟身上挥毫泼墨。眼见为实。

1854年4月27日

远处传来黄褐森鸫的歌声——比其他鸟儿的叫声都更加婉转动人。我正在怀疑，它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打动我，结果证明它的确让我相当受触动。过去我不相信真有这么大差别，这是“黄褐森鸫福音”，它设立了一周中的安息日，我愿意去听它布道——愿意在它的教堂里买一把长椅。它曾为讲坛上的布道练习过口才吗？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它是对的。

1856年4月28日

当我在马尔伯勒路（Marlborough road）测量时——一只漂亮的蓝灰色小蝴蝶（腊琉璃灰蝶）飞过链条。要带回新的一年，甚至还需要像它这种柔弱的力量。大自然这么早就把蝴蝶送出来，显得有些大胆，甚至是鲁莽了！她像萨尔丹那帕勒斯——她喜欢极端和反差。

1860年4月28日

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下午，你站在开花的柳树旁，听那里回响着蜜蜂的嗡鸣。此刻，你似乎离夏天更近了——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近。

和昨天一样，我再次被告知新的季节即将到来。空气不仅更加温暖，更加宁静——而且空气中意义丰富的声音或是音量被压低的声音更多了。因为现在可以听到昆虫的嗡鸣，仿佛你身边有了一位极好的伙伴。这嗡嗡声你几乎意识不到，但它安抚着你，就像你思考的声响。那是隽永的、有声的宁静——就像是雷雨或暴风雨来临前的静谧。喧闹的春风停止了吹拂，波浪停止了奔跑——迁徙的野鸭不再频繁地搅乱空气。你能感觉到自然中存在某种休止。

1851年4月29日

狗和猫在与人相处时容易让人产生感情。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某人与猫狗之间的关系，比他与任何人类之间的关系，都更有人情味。我们与所有家养动物之间的联系如果不是感情，又能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逐渐爱上了彼此。

1857年4月29日

看到一只身体扁平的甲虫，黑色中带有钢蓝光泽。触碰它后，手指有一种非常难闻的腐肉味。

1852年4月30日

我在锯木厂附近的那段路上听到黄褐森鸫的鸣声，它的歌声中带着好听的金属铃音。这种鸟鸣最能充分表达森林的不朽之美和狂野。我四下寻找它，但是它的叫声听起来并没有比一开始更近。它蹲在溪边一棵小枫树的低枝上，羽毛蓬松，声音更低了，或是唱得没那么用力了——它仿佛是在练习口技，因为虽然我离它几乎不到一杆远，但它的歌声听起来好像比以往更远了。

1852年4月30日

我抓到三只呱呱叫的小雨蛙。当我靠近时，我的影子投在水面上，于是听到一声特别尖锐、颤动频率更快的叫声（性质有点像老鹰飞过时，母鸡给小鸡的警报声），然后大多数雨蛙都停止了蛙鸣；又一声尖鸣，所有蛙鸣都停止了。那似乎是警报声。我抓到其中一只，仔细一看实际是正在交配的一对，在我手里时，它俩还连在一起。这声音也许跟它们做爱有关系。（今晚我听到一只蛙的尖鸣，这是我梦中的仲夏之蛙，似乎来自火车站的方向。）我看到它们时，它们一般正蹲在水边的枯叶上，然后从枯叶上一跃入水。

1856年4月30日

清早天气晴朗。我听到今年第一只褐嘲鸫的叫声，它离我三四杆远，在灌木山麓上哈德利家田地前歌唱着……土地测量似乎是非常高尚的工作，因为它把我带到了能听到这鸟鸣的地方。我在尝试开辟出一堵墙的确切走线，因为周围有浓密的矮橡树和桦树，所以我用斧子和刀砍出了一条通道——此时，山麓似乎在随着这突然的旋律颤抖着，或者说搏动着。这次体验也是用你的耳朵收获的——音乐或是美，并非来自劳动本身，而是与劳动相伴而生的。你也很想只专心听这旋律，但是如果你专注于你手头的工作，你会听到更多。

1852年5月1日

晚上降了冷霜——犁过的地、平台，都被它染上白色。我听到了叉尾褐斑翅雀鹀的叫声，它摇动着身体，发出它那快速的“啧啧啧啧啧”——带有一点金属音，从火车站后面的那棵橡树上传来。我还听到了稀树美洲草鹀的叫声。它是那种胖嘟嘟的鸟，胸部带深色条纹，很害羞，常在草地中奔跑、躲藏。它的叫声多么像草丛中的蟋蟀。［铅笔字补充：我以前可能见过它，它就是我说的“塞林国鸟”（seringo）。］（去年夏天，我在月光下散步时，常听到它的啼叫。）现在，我听到它的叫声从光秃的草地深处传来——那里几乎还没有长出什么草。这种鸟

总是低伏着身体，让你看不到它，在它们露出头之前，你没法知道有多少只。“塞林国”这个词让我想起它的叫声——仿佛那是某种美丽的金属弹簧片发出的。那是大地的声音。

1857年5月1日

今年首次注意到蟾蜍咕咕叫。我穿过会议厅（Meeting House）前的公共用地（the Common）时，正刮着南风，凉爽，轻柔——这时，第一只蟾蜍的叫声也渗入各种声响的合流中，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就如同在磨坊溪（mill brook）汇入主流的地方，航行者也无法判断自己身处河口之上还是河口之下。召集镇民会议的铃声敲响了——每个人都听到了——却没有人听到这更加古老、更加无处不在的铃声，摇铃者是最土生土长的美洲居民。这声音夹杂在空海的波涛声中——它随空气的激荡，击打在我的耳朵上。那声音随着风，被吸入肺中，而不是被耳朵听到。那声音从远方而来，越过空海，或是穿过空海的波谷——就像海燕——谁能猜到歌唱者蹲据在哪方池塘里呢？或是在会议厅的马厩后面，或是在翻过墓地山（Burying Ground Hill）的某个地方，或是在河边。新的王朝已经开始，蟾蜍一世已经荣登宝座，而地面就是它的宝座，它是被南风推上王位的。双下巴蟾蜍大王鼓起喉咙，你要留心倾听它带来的信息：脱掉你的外衣，乡村少年！准备好迎接夏天的战役。向着你的目标，再向前跳跃几步。我推荐的奋进方法是保持温暖、湿润和食用低飞的昆虫。



美国蟾蜍（American toad）

1858年5月1日

现在，老柳树（绢毛柳）生机盎然，上面充斥着蜂蜜的嗡鸣声。这表明它开花了。我看到也听到了其中的一只熊蜂——它在用深沉的低音引导夏天的来临。希望是它所预示的夏天。然而，那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愚弄，也许它虽然许诺了热带般的可能性，却再次欺骗了我。我已经学会了怀疑它，就像我怀疑所有的算命先生一样。但是，没有什么声音能像它这样带回夏天。它像5月军事训练的鼓声，提醒我，成年和未成年的男子，以及那些最开化的社群，仍然喜欢踩着鼓点进军，就像最原始的野蛮人那样。

1859年5月1日

听到了红玉冠鷦鹩的叫声。

1859年5月1日

我们谴责野蛮人只崇拜恶灵或魔鬼。虽然他们可以区分善和恶——但是他们只尊崇他们惧怕的那个，只膜拜魔鬼。在这方面，我们也是野蛮人——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之一般无二。我是昨天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我正坐在树林里，欣赏蓝蝴蝶的美……

教理问答手册说，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荣耀颂赞主——并将永远与主同在——当然这主要适用于上帝，如他的事业所彰显的那样。上帝创造了蝴蝶，并把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对于他美丽的造物，蝴蝶，相关描述仅限于它对植物有害——只有对这些有害的蝴蝶，政府才能想到花点钱在上面！而这就是我们荣耀颂赞主，将永远与主同在的方式。到这里来，来观看这千只彩蝶，以及其他美丽的昆虫——看它们在空中飞舞——然后去图书馆，去看记录在那里的祈祷文和对上帝的称颂是什么样的。马萨诸塞州已经发表了本州有关“危害植物的昆虫”的报告，邻州则发表了关于“纽约有毒昆虫”的报告。我们留意到其恶，但只字不提其善。上帝给了我们礼物，我们却变本加厉地吹毛求疵。孩子们被蝴蝶的美丽吸引，但是他们的父母和立法者把这视为游手好闲。这些父母让我想起魔鬼——而孩子们让我想到上帝。虽然上帝宣称他的创举是好的，我们却在问：那不是有毒的吗？

1852年5月3日

今天下午，我坐在草甸上，听到一只甲虫（金龟子）嗡嗡地朝我飞来。它砰地落到我旁边的地上，制造的噪声像子弹那么响——好像有人在用气枪向我射击。

1852年5月3日

月圆之夜。夜空中溢满明亮的琥珀光，幽幽地流淌……穿过火车站附近的田地时，我听到我的梦之蛙（dream frog）在远处咕咕地叫着；小雨蛙在地平线上制造着背景音乐，除非你留心聆听，否则就听不到。前者发出的是颤音——有些声音略高，有些声音略低，分布在大地的边缘，这声响无处不在。

1855年5月3日

我在枯叶上看到一只蝴蝶（东部蓝灰蝶），翼展一英寸——它的双翅呈天鹅绒般的深褐色，翅缘蓝灰色。

1857年5月3日

在沃伦草甸（Warren’s meadow）的另一个池塘里，我听到了蟾蜍的叫声，还有雨蛙的蛙鸣——我脱掉袜子和鞋，终于能够站到它们中间。百余只蟾蜍围绕在我近前——它们正在交配，或是正准备交配。从略远处看，蟾蜍和雨蛙一模一样，但是这些蟾蜍都没有发出独特的呱呱声，那种声音像打嗝一样，十分粗犷——它们只是咕咕地叫着，那是它们共有的音乐——偶尔间杂着更加微弱的短促颤音，那是警报声……离我不到一英尺的地方就有一只警卫，它正咕咕地叫着，仿佛让大地都在随之颤动——我感觉到了这颤动，于是激动到了脊髓。这声音饱含大地的味道，让我想起河上的许多个夏夜……

当离我最近的那位歌唱家叫响时，我脚旁的草地（草尖露出水面）仿佛在颤动——连大地都在颤动——我也激动不已，脊髓也随之颤动。它们咕咕叫时，喜欢放松一下脚趾。那声音里充满了突出的小泡泡，就像橙子皮似的。这是一种清晰的鸣音，带着鼓泡一样的颤音。它会完全征服你——让你随之颤动，于是你再也听不到别的了。

1855年5月4日

我坐在埃布尔·布鲁克斯谷地（Abel Brooks Hollow），看到一只小鹰从空中高高飞过——长尾，与两翼的分隔很明显。它飞行的样子有点软弱无力，但速度很快——不是盘旋，也不是曲折前行，而是时不时地快速扇动翅膀，然后笔直又快速向前滑翔，用尾巴控制方向。它好像正在赶路。它难道不是条纹鹰吗？或者是灰褐隼。

1855年5月4日

发现了一具黑蛇（北美黑蛇）的骨架——我注意到了它脊椎骨转动处的球状节点，以及下颌上的4颗（？）反曲尖牙。

1858年5月4日

我看到一只北美豹蛙在草甸上蹦蹦跳跳——这只的色彩比我今年看到的任何一只豹蛙都更加明亮，不仅每个斑点周围都有一个亮绿的色圈，而且背部斑点间是鲜艳的浅绿色。我记得一个月前见到的几百只里没有一只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美洲狗鱼蛙身上的斑纹更接近浅黄褐色，与之相比，豹蛙背部两侧的黄铜色斑纹更细（只有约$\frac{1}{16}$英寸宽），但是更加醒目。我把这只带回家，跟狗鱼蛙比较。这只的两侧眼眶上各有一个大斑点，但是头顶前部一个斑点都没有。它底面整体都是白色——除了腹部略带黄绿色泽。

1859年5月4日

我抬起头，目光穿过这温暖轻柔的西南风。现在是下午3点，我注意到科南图姆中崖（Middle Conantum Cliff）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别处还有几棵苹果树的阴影——树影中，树干和枝条都清晰可见……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了今年第一批熊蜂。此时，草甸里还到处回响着狗鱼蛙咕噜咕噜的叫声。白柳和颤杨展示着嫩绿的树叶，叶子上溢满了黄色光线。色彩斑驳的林莺（北森莺）唱响了它的第一首歌，越过沼泽传到我的耳朵里。土拨鼠喜爱温暖，于是这会儿成群结队出现在山麓上。叽叽喳喳的小雀（褐斑翅雀鹀）不歇气儿地叫着，嘲鸫不歇气儿地唱着。在一块温暖多石的土地上，我听到第一只（田野）蟋蟀的鸣叫。空气中弥漫着春花的芳香。

1859年5月4日

要研究土拨鼠的习性，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耐心。它们那么胆小——那么警惕。它们能听到脚落地的最轻微声响——它们的视力也很敏

锐。你应该穿上类似它们外形的外套，披上黄褐色的经纱、绿色的纬纱，还要涂脸化装，或是把脸晒黑。然后，你可以躺在阳光充沛的河岸上，等着土拨鼠出现。

1857年5月5日

今年春天，我在园子里挖出6只革色的天蛾蛹（口器的外壳弯折回胸部，就像一个长长的瓮柄）。

1860年5月5日

我在利崖看到一只林鹟（绿霸鹟）在筑巢。它刚刚收口，或者说刚垒好窝沿，用的是一根带花的虎耳草鲜枝。我发现，绿霸鹟会年复一年地在悬崖上同一个凹洞里筑巢，尽管经常受到骚扰，它却未曾变心。想想看，自从有了绿霸鹟，自从有了这座悬崖，多少绿霸鹟曾在崖檐下筑巢！如果你搜寻得足够仔细，你可以在这里发现很多鹟巢的残骸！要过去很多年，我们才能发现，大自然每年都在重复着自己。但是人类已观察了她千年，她的各种现象显得多么规律，多么容易预见啊！

1852年5月6日

我的梦之蛙原来是一种蟾蜍。今天下午3：30，我在哈伯德池塘观察了其中6只。我观察了很久，它们在那里像青蛙那样起劲地呱呱叫着（？）。它们蹲在荫凉里，有的半浸在水中，有的蹲在木头上。跟常见的蟾蜍相比，它们看起来颜色更深，身体更狭长，而且是水生动物。我路过时看到它们跳进水沟里。沉寂片刻后，一只蟾蜍好像在往肚皮里吸气，肚皮随之鼓起，膨胀了很多，然后，它的身体或者说肚皮突然塌陷下去，把空气一下子都挤压到喉咙——让喉咙膨胀到十分可观的程度。它几乎用了一分钟的时间，让肚皮逐渐膨胀起来——然后把气囊鼓得圆圆的，同时头部高高抬起。圆圆的气囊让我想起工作台上的挂包。气囊底色是淡蓝色，或者叫蓝灰色，上面带浅白色斑点。鼓起的气囊直径接

近一英寸，比整个头部其他各部分的总和都要大很多。它突出的双眼看起来十分认真，从气囊上方审视着这个世界，那样子十分滑稽。我俯视着它们，看到几只蟾蜍在同时呱呱叫着，声音震耳欲聋……可它们的嘴巴一直都闭拢着。可能空气是从鼻孔里排出来的，好像只要气息还在，鸣声就会延长下去——有时声音发颤，或者断断续续的。那明显是因为气流喷出时，鼻孔闭合了……在近处听，是单调、震耳的噪音，没有乐感，不过是平稳的气流爆破声而已（不是啾啾声，也不是咕咕声，而是某种粗犷的笛音）。但是从远处听，这梦幻般的叫声催人入睡，美妙地填补着自然的缝隙……

所有动物制造的音乐都伴随着爱，就连蟾蜍和青蛙也不例外。人类不也是一样吗？

1852年5月7日

光线好的时候，红翅黑鹂肩部的颜色会让所有军人的红肩章逊色三分。当它们从我身边扑棱飞过，让我看到部分红羽毛时，我还以为是阿伯克龙比将军呢。

1857年5月8日

天边升起一轮满月——我在月光中划船前行。这个夜晚属于咕噜咕噜叫着的青蛙，这声音像是在轻声打鼾（我怀疑是狗鱼蛙发出的）。它们蹲在河边或是草甸边缘，我划到几英尺远的地方，却看不到它们。它们的叫声非常轻，频率很快——在远处听起来，有一种轻柔的咕噜咕噜声。我看到它们在水中滑水，像蟾蜍一样。

我做了一条灯芯绒裤子，耗时一周——全部完成后，花费1.60美元。布面是那种非常特别的蓝灰色，表面各处反射着光线。有光泽是灯芯绒的优点，还有就是非常结实。3个月后，它看起来会和现在一样新——或者也有人说，是一样旧……现在鸟兽都不怕我了。前几天，同行的伙伴一离开我，一只水貂就靠过来，离我还不到二十英尺——如果除了灯芯绒裤子，我还穿了那件灰色的宽松外套，它可能会靠得更近。

1860年5月8日

夜莺在歌唱。

1853年5月9日

今天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了奥尔科特先生……我们轻轻地、满怀敬意地向前走——或者说，我们合作得如此顺畅，以免把思想的鱼儿从小溪里吓走，而是让它们像安然飘过西天的云朵那样，悠闲地游来游去。

1853年5月10日

你听到清亮干脆的鸟鸣——看到红色或者说火橙色的拟黄鹂穿过霍斯默家的果园。但是它歌唱的旋律并不优美，也不圆润，最多只能算清亮——城市里俊男靓女中最健康的那种。

1854年5月10日

昨天在波士顿，一位鸟类学家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你把鸟握在手里”——但是我宁愿把它放在我的爱里，而不是手里……

在铁路桥上方，我两次看到同一只翠鸟，它奋力振翅，悬停在同一地点，距离草甸的水面约四十英尺高——样子有点像蜻蜓——一寸也没有向前移动，显然是因为水面下有鱼。

1858年5月10日

（美国）牛蛙已经苏醒。我在几个地点都听到了它那低沉、响亮的叫声——我把那声音形容为“碎石”，因为听起来它们好像在咬石子似的

——不是圆润的“咚咚”或“哐当”声，而是“克里咚咚”，好像它们无事闲坐着时就嚼石子似的。最后，在鲍尔山附近，我第一次听到牛蛙最常见的那种喇叭声，有些声音微弱，在远处听起来非常像牛的哞哞声。牛蛙的叫声低低的，从草甸上远远地传来。当温暖的时刻到来时，这声音隆重地引导夏天走来……在北方，春与夏的分界线就是牛蛙的喇叭声——至少在春天这一边如此。这叫声，就像花萼里最先露出脸庞的那几片彩色花瓣，它带领我们走向夏天这朵花的萌发。牛蛙不知有冬，我在它的叫声里听到了酷暑的传言。它用这叫声召唤着夏天……它立即让我想起温热的河水——还有沐浴。耳朵听到牛蛙的喇叭声，就如同眼睛看到了黄睡莲或叫萍蓬草。它以泥土的力量起誓。

一只早醒的牛蛙吹奏着喇叭，虽然我只听到前半段，但这一天我已满足了——那鸣声从某个温暖的草甸河湾响起，远远地传来。那是某种启示，某种期待，预示着永远的夏日即将到来。它允许玉米生长，允许天空闪过雷电，允许病弱者呼吸空气。我们的气候如今要多热就有多热。它说，熄灭你的炉火，去坐在太阳之火里。

1860年5月10日

我们走过S.布朗宅（S. Brown’s）后的小山，当穿过两条路之间的三角地时，就在水泵制造厂另一侧，我看到无数个形如小蚁山的小沙堆——但是仔细看过洞口的尺寸（略小于$\frac{1}{4}$英寸），同时注意到沙堆的形状相对不规则——仿佛有人把沙子运过来，然后大把大把撒下来——我发现，这些小沙堆是蜂的杰作。蜂在地面低低盘旋着，不断地从洞口出出入入。这种蜂的大小和蜜蜂差不多——黑色的身体，还有我认为是黄色的大腿——如果那黄色不是花粉的话。很多洞口貌似新近用湿沙粒堵上了。这些洞口彼此距离很近，开掘于野草稀少的干燥沙土地上，坡面朝西——夹在两条大路之间——这块七杆乘以三杆大小的三角形土地上到处都是蜂巢。我数了数，一平方英尺范围内共有24个，那么总计一定有约25 000个。它们把地面都染黄了，显然是某种矿蜂。

1853年5月11日

哈伯德草甸树林里——或是沼泽地里，现在有一种很常见的鸟，那一定是桃金娘森莺（指黄腰白喉林莺）。它的叫声有点像黄莺（指黄色林莺），背部或肩部的黑羽带有橄榄黄色的条纹，腹面浅色或白色，黑颏，尖头——一种躁动的鸟。



披肩鸡（ruffed grouse）

1853年5月11日

我听到远处一只山鹑咕咕的鼓噪声。它的节拍虽然遥远、低沉，但落入耳中的冲击仍然相当有力，几乎让人有点耳朵疼——就像真的有小鼓槌在敲打我们的鼓膜——好像那是我们的血管、骨骼或是耳腔里的搏动或震颤，是我们自己体内发出的声响。那鼓噪声仿佛是某只设法爬进我们耳道的小昆虫发出的。这声音那么有穿透力，它像最高音的笛声那样，震颤着我们的耳朵。当然，那只鸟也许在用翅膀敲击着圆木，呼呼作响地大力拍打着空气。我曾见过被吓坏的母鸡和小公鸡飞得同样有力——但是两者都飞不远。远处传来山鹑的振翅声，开始时缓慢、审慎，然后越来越快，从树下起飞，穿过林间通道，直到翅膀抡圆了，扇动规律了——但是它的飞行很快就终结了。山鹑如此聒噪，我们经过它们近旁，将会看不到多少事物，也几乎进入不了专注的状态，做不了多少事啊。

1854年5月11日

园子里最早苏醒的醋栗开花了。在延龄草树林，我听到马里兰黄喉地莺在桤木周边鸣叫——去年第一次听到它的叫声也是在那里——然而鸟儿发现，冬天时桤木被砍倒了……

收费公路（Turnpike）旁，柳树间正回荡着蜂的嗡鸣，我听到其中有黄莺和马里兰黄喉地莺的叫声。柳树的黄色遮住了黄色的鸟儿。

1854年5月11日

终于见到了像乌鸦一样的黑鸟（普通拟八哥），毫无疑问——它们可能早就在这里了，因为《鸟类指南》（1837年版）把它归在4月目录下。它们飞行时，好像在拉扯或拖曳着那漂亮的长尾巴（末端宽宽的）。它们的叫声像是生了锈的汩汩泉水，或是嘶哑的呱呱声。我误以为它们是锈色拟八哥（锈色黑鹂）。我好像看到了它们银色的虹膜——长得像红翅黑鹂，但是没有红羽。

1855年5月11日

今天我踩到一条大黑蛇。我一向前迈步，它马上快速爬下山，朝沼泽地方向溜走。爬行时像美国黑蛇那样昂着头。仔细观察后，我发现还有一条没离开，它的部分身体被枯叶遮住了。它们原本趴在贝克·斯托家的这片开阔林地的枯叶间，周围环绕着香蕨木和佳露果灌木丛。留下的这条蛇冲我吐着蛇信——快速振动着尾巴，在枯叶间制造了颇大的声响——然后它向前冲去，绕过一棵橡树，尾部一甩一甩地径直钻进树下的一个洞里，洞口直径$1\frac{1}{2}$英寸。头部钻进洞后，尾部也一闪就不见了踪影。

1856年5月11日

在门罗宅（Monroe’s）屋后，河面上低低盘旋着很多燕子——有灰沙燕、家燕、红石燕（崖燕）、烟囱雨燕（烟囱刺尾雨燕）和白腹树燕。这些燕子同时在水面上盘旋着，距离水面只有一两英尺高——我坐在船里，它们飞过时距我还不到十英尺或十二英尺远。不同种类的燕子彼此交往得如此密切，真是奇妙。跟寻常动物族群相比，它们更加能意识到彼此的相似。

1859年5月11日

在弗林特湖磨坊溪沟渠旁的林中小路上，我发现了环颈蛇——已经死了——长$13\frac{1}{4}$英寸——但是腹部中间没有那一排斑点。头顶近黑色，黄环后面有一圈黑纹。尾部长三英寸，身体宽$\frac{5}{16}$英寸，骨板162块，鳞片55枚。背部全部是闪亮的蓝灰色，只有头后部有一圈黄白色的横纹——头顶近黑色，黄环后面有一圈黑纹。腹面黄色或浅黄褐色（头部下面白色），有一排歪歪斜斜的小黑点。除了头部以下的前$\frac{3}{4}$英寸没有，其余每片腹鳞每侧都有一个小黑点。它就趴在林中小路中央，我仰慕它腹部闪亮的虹彩。这条蛇和斯托勒描述的环颈蛇不同——因为背面不是褐色，腹面不是“红黄色”，腹部中间也没有一排斑点。

1857年5月12日

日落后，在往得克萨斯的园子里撒豆子时（5月13日），我听到从田地对面传来栗翅雀的叫声，“来这—这—那—那，快—快—快，不然我走了”（我确信它就蹲在那边的某个篱笆桩或横栏上）。这立即把我从工作的世界里唤走——治愈了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它让我想起许多个乡村生活的下午和傍晚，那时这种鸟儿的歌声传遍了田野——我追着它从这片田野跑到那片田野。它唱的是大地之歌，其中饱含着沉静、真实的哲学思想，其灵魂被吸入我体内，于是我仿佛是在透过望远镜看世界了——而它永远都卧在那里。它有着本地人的满足感——甚至某种家庭生活的幸福感——让我着迷。它所表达的，恒久为

真。栗翅雀几千年前如何歌唱，今晚就如何歌唱。起初，神听到它的歌声，宣称它是好的——自此它就流传下来。它让我想起很多个夏天的日落——想起绵延数英里的灰色围栏——想起许多宽阔的牧场——想起远在田野中的农舍——农舍的奶锅和汲水装置——还有从牧场归来的牛儿。

1858年5月12日

我发现一条猪鼻蛇（北方水蛇）——就在农夫家大泥坑的坑沿上。泥坑里有很多蝌蚪和蛙，它可能就是在吃这些。被我发现时它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当我试着把它从水边赶走时，它的头转向我，猛地冲向我。它背部有横纹——但是不在水里时不明显——看起来几乎是统一的黑褐色。在水中，它的背部显露出宽宽的红褐色横纹，与深深的黑褐色条纹相间排列。这条蛇的头部非常扁，头后部比脖子突然宽出很多。腹面是又白又红的肉色，嘴和喉咙里面是粉色。身体最粗的地方直径约两英寸。这种蛇是我们这里体形最大、样子最可怕的蛇。最后我看到它在沟底蜿蜒游动起来，样子十分可怖——搅起一层层泥水——在蝌蚪群中穿行。对蝌蚪来说，它一定是大海蛇一般的存在。后来，同一天下午我又看到一条，它正在山姆·巴雷特（Sam Barret）家的谷物磨坊下方游走。巴雷特说他看到过这种水蛇——他辨认出那不是黑蛇——那是去年的事，那条水蛇趴在附近的一棵苹果树上，嘴里叼着一只知更鸟幼鸟，是从鸟窝里叼出来的。树干上有一条缝或者叫分叉，所以它才能爬上去捕鸟。

1853年5月14日

柳树和风箱树看上去仍然死气沉沉，但有了红翅黑鹂，它们就会充满生机——红翅黑鹂一会儿站在压弯的树枝上，一会儿敏捷地飞过草甸，去追逐雌鸟，一会儿又冲过小溪。没有哪两只鸟儿翅膀上的红色是同样鲜亮的。有些红翅黑鹂的红羽很浅，几乎是白色——有些则是鲜亮的朱红色。

1854年5月14日

今天看到一只圣多明哥杜鹃（黑嘴美洲鹃），它长着黑色的喙和圆圆的红眼睛——那是一只沉默、修长、优雅的鸟儿，背部肉桂色（？），腹面纯白色。它正在用长长的弯嘴悠闲地啄食着虫巢里的小毛毛虫（现约$\frac{1}{3}$英寸长）。它并不胆怯。

1858年5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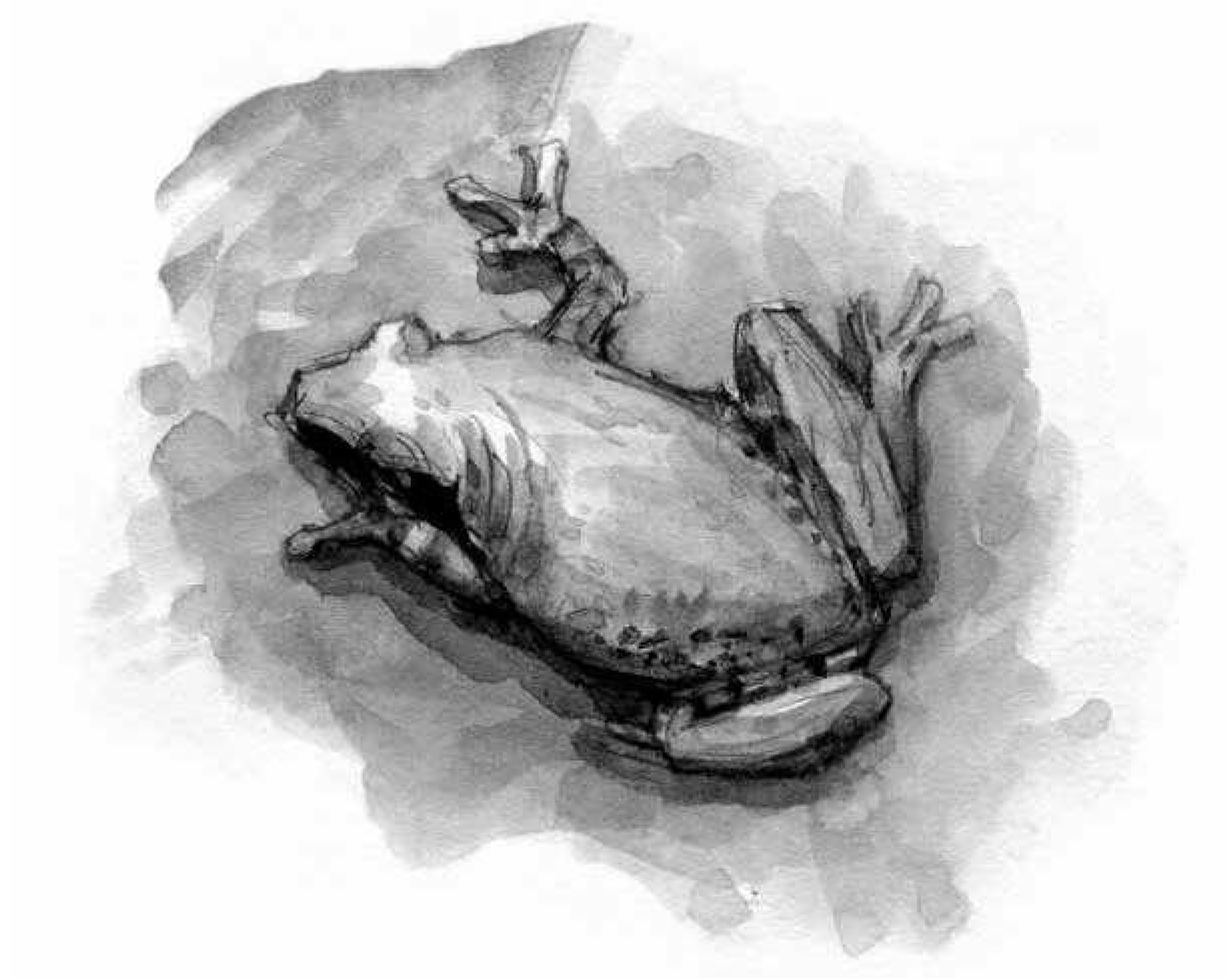
我捡起一只浮在水面上的东部锦龟，它是去年孵化出来的。背壳长$1\frac{1}{20}$英寸——符合阿加西斯对该龄锦龟的描述。阿加西斯说他从来没得到过一岁大的雕背水龟，因为很难碰到，他还说沼泽龟总是待在水里。可是我经常看到它们。

1852年5月16日

今年，由于河水暴涨，麝鼠把贝壳堆在岸上很高的地方。就连我们河里的贝壳，也有着丁香紫或是绿色的色泽，描绘着远方的天空——就像印度群岛的贝壳那样。这些淡水蛤蜊埋在我们暗黑河底的淤泥里，那么美丽的虹彩是怎么染进去的？就连海底也在描绘高远的天空。

1853年5月16日

草甸上传来蟾蜍的梦幻歌声，其中有了新的声音，犹如水花喷洒一般——雨蛙的叫声更清晰了——树蛙（灰树蛙）常常在榆树（？）上啧啧叫着。闷热和潮湿已经把它唤醒。



灰树蛙（gray tree frog）

1854年5月16日

在哈伯德草甸，我看到水里有动静，就像一条狗鱼快速游走造成的——靠近后，发现水底有一只中等大小的鳄龟。我脱掉外套，卷起袖管，伸胳膊进去，水没到了肩膀处，才终于抓到它的尾巴把它提上船。它试图往船底钻，还来咬我的鞋子，结果嘴含住了我的大脚趾。它的背上覆盖着绿色苔藓（？）或是类似的东西，龟壳的大部分都被这种东西遮住了，背部的寄生物里还吸附着小蚂蟥。腿上的大鳞片很粗糙，但是不坚硬。它呼吸时发出响亮的嘶嘶声，就像一只愤怒的狗。这个动作缓慢的小动物会突然猛地咬向什么东西，一慢一快的对比多么奇妙。它趴在船上的座位下面时，我抓了抓它的背——它吸满空气和愤怒后，头会

突然向上甩，背壳撞到座位上——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总是被它吓一跳，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非常突然。它慢慢地吸满空气，然后像击发装置一样突然咬向空中。无疑它就是这样抓鱼的，就像蟾蜍捉苍蝇那样。它尾部有隆线，壳后缘有个三角形的大尖。即使是对于泥龟的壳，大自然也没有忘记打造轮廓美。

1858年5月16日

昨天，一只（红玉喉）蜂鸟飞进隔壁屋子里后被抓住了。今天，它在我们的客厅里飞来飞去，尝了索菲亚的花。在某些光线条件下，你都看不出它喉部的色彩。其他时候，在遮阴处，蜂鸟的喉部是清澈的鲜红色——但是在阳光下，颈部和喉部反射着金属般灿烂的火红色。它飞行时偶尔会发出微弱的啾啾声或啧啧声。靠近花时，嗡嗡声听起来更加空洞。它的翅膀如此用力地拍打着空气，以至于你在一英尺外都能感觉到它扇动的凉风——再靠近些，凉风更奇妙了。天热的时候，翅膀运动本身就能给鸟降温，不是吗？

1856年5月17日

羽扇豆河岸现在是干燥的，离河水约十五杆远的地方，我看到一只箱龟，这是我在康科德发现的第一只箱龟——看样子当时它正在上山。跟我去年7月在鳕鱼角发现的那只相比，这只除了更长（背甲长$5\frac{1}{2}$英寸，宽$4\frac{1}{4}$英寸），身体也要扁得多，更接近矩圆形，而不是卵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前部明显更宽更扁，后部的两片裙甲间有个三角形的突缘，而鳕鱼角的那些是渐尖的。

第五和第六块裙甲的边缘没有超出盾壳。

这只壳上的黄色斑纹，要比鳕鱼角的更窄，更不匀称，就像东方文字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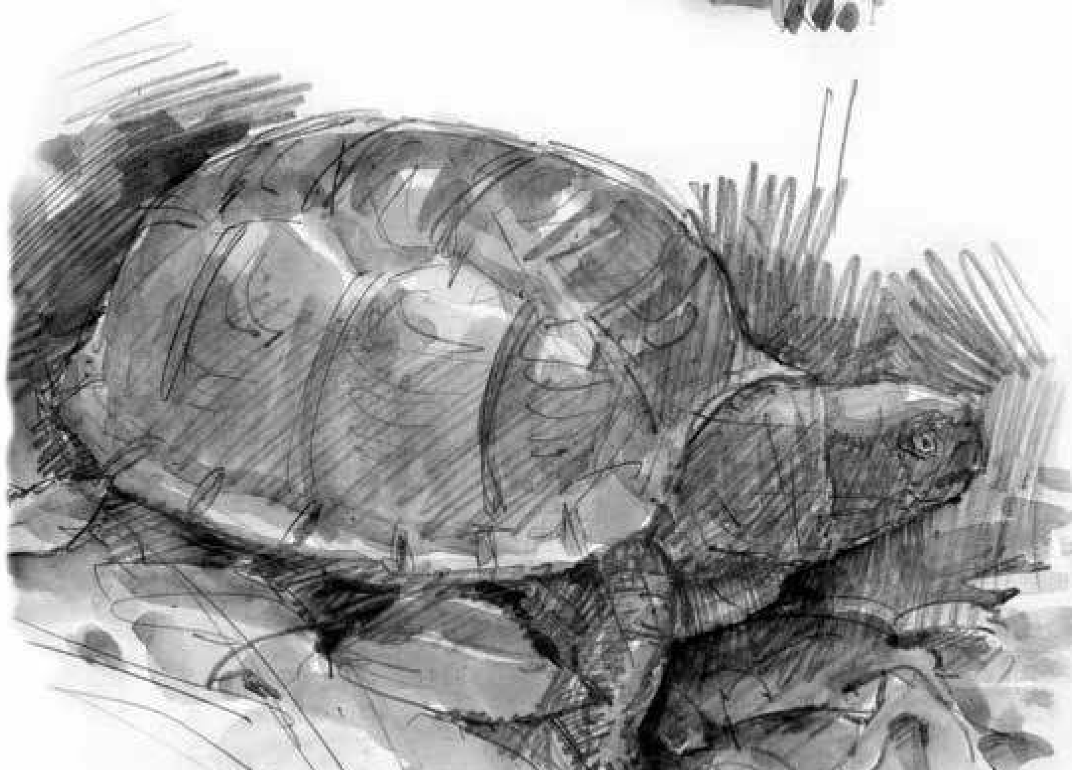
腹甲形状也没有那么接近椭圆形，除了几块骨色或者说牛角色的色块外，其余统一都是黑褐色——而鳕鱼角的那种腹甲是浅黄色，带几个

褐色块。跟鳕鱼角的箱龟相比，这只龟腹部甲片的夹角也远没有那么尖。

腹甲更低洼，或者说内凹更加明显——尾部超出肛门（？）的部分仅长$\frac{3}{8}$英寸左右。

嘴部竖直，有点类似这样：鼻部很像恺撒的大鼻子。前腿覆盖着橙色鳞片，后腿大部分是褐色或青铜色，带几个橙色斑点。除了通常的嘶嘶声，晚上我拎着它的时候，它还发出一声非常像蛙鸣的叫声，就一声，好像是不由自主发出的。虹膜是明亮的淡红色或者叫浅朱红色——非常奇特。头顶部褐色，带黄色斑点——头的腹面和颈部是橙色的。





东部箱龟（eastern box turtle）

1856年5月17日

我听到响亮的嗡嗡声，接着看到一只绚烂的雄蜂鸟沿着沼泽边缘以大大的之字形曲折路线飞来，像蜜蜂似的，但速度要快得多——十万火急的样子。它转向一旁，去品尝青姬木的花蜜（已有蜜蜂拜访过了），离我只有一杆远。这真是闪着金光的绿宝石。它闪亮的背部看上去好像覆盖着绿色鳞片，上面还撒了金粉。在谦卑的青姬木小小的钟形花前，它悬停在空中，位置丝毫不移动，发出响亮的嗡嗡声——并把长长的口器伸进每朵花里。这时，它胸部绚丽的红宝石对着我，那真像闪闪发光的红宝石。这样的色彩在某些光线下看起来竟是煤黑色！它在那里陪伴着我，在深深的、荒凉的沼泽地里，在青姬木之上，在云杉之间。远远就能听到它的嗡鸣，开始声音听上去像只大型蜂——带来了更浓的夏日。这景象，这声音，让我以为自己正身处热带地区——在德梅拉拉或马拉开波。

1852年5月18日

今天下午，我看到很多褐嘲鸫，它们起劲地唱着歌。它们俯冲着飞离栖脚的枝头，方式十分特别。这种鸟儿歌唱时仿佛在娱乐自我，它歌声的变化极多，你轻易发现不了任何重复的调子。

1856年5月18日

爱默生说，阿加西斯告诉他，他有只六七岁的龟，跟一开始一同被发现时同等大小，但当时就被宰杀了的同类相比，它只长大了那么一点点，这让他觉得这些龟可以活四五百年。

1856年5月18日

我在霍尔登树林（Holden Wood）的河岸登陆，注意到枫树间的水面上漂着一些油脂似的东西，上面闪着最绚丽的虹彩或者叫乳光——在枫树间水面平滑的地方——那是我见过的最绚丽的虹彩。那可能是某条亚口鱼或是其他鱼儿死亡的地方，如今是浓艳的蓝色和猩红色——带着暗淡的金光。整块炫彩开始时七八英寸长——但是被细浪打碎了，变成多边图形，就像是最漂亮的彩色玻璃碎片。这些碎片在水面上四下漂转着，看着像玻璃一样厚重坚硬呢。很多地方的颜色是以细线明显勾勒出来的——组成了难以名状的图形，仿佛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晶化作用而产生的。在那么轻薄的物质里，蕴含着多么丰富的色彩，或者说多么丰富的表现方式啊。一条亚口鱼死了，它身体的汁液与河水混合在一起，竟衍生出这样奇妙的物质。这像彩虹和日落的天空一样美的物质，标识着它的身体与自然元素合而为一的地方。类似的美丽重现在蛤蜊贝壳的彩绘上。就连死去的亚口鱼也表现出这样的美——这是属于它的荣耀。我斜靠在船帮上，欣赏着它，就像欣赏彩虹或日落一样。那不是浅淡的颜色，而是强烈、炽热的色彩——简直可以说是愤怒的色彩。

1860年5月18日

相对于它娇小的体型，夜莺是充满力量的歌者。它直冲到森林上空——或是掠过林中的洼地或空地——又快又急促地啭鸣着，强迫森林倾听它的歌声。然后，它轻快地落到树梢上，就像演员退回幕后——能发现它落脚枝头的人，是非常幸运的。

1856年5月19日

我听到也看到了黄喉绿鹃，我觉得以前就听到过它的鸣音。它站在一棵双色栎的树梢上，有时飞离一会儿，但很快又会回来——懒洋洋地唱着“呦哩呀—咿哩呀”，有时变换为“咿哩咿”。

1860年5月19日

今天看到一条（滑鳞）绿树蛇，它有着非常鲜亮的黄绿色，和现在的嫩叶颜色一样——仿佛雨水润亮了它的色彩。

1853年5月20日

在沉睡谷看到一只（猩红）比蓝雀。把红翅黑鹂的羽色反过来就是它的色彩——红翅黑鹂最浓的猩红色在翅膀的隐羽上，而这种色彩铺满了比蓝雀的全身，不过比蓝雀的翅膀是黑色的。它飞过绿色的枝叶，好像要点燃树叶似的。

1856年5月20日

我清楚地看到了栗胁林莺（18日和17日也看到了）——在贝克·斯托沼泽地附近。它先后落在沼泽地边缘的枫树、桦树等树上，非常活泼——唱着“咿哧—咿哧，咿哧|维兹—维兹|啧啊”，或是唱着“咿哧—咿哧|维特—维特|啧啊”。但是18日我听到的叫声是“啧啧啧|喳特—喳特儿—维”。

1853年5月22日

昨天下午6点，我和索菲亚划船经过普里查德先生（Mr. Prichard）的田地，在河边有一排榆树和灌木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听到一种悲惨的叫声，十分特别，听着像（灰）猫嘲鸫的声音。声音很大，带着颤音，像猫嘲鸫一样的叫声——好像是一眼聪明的泉水颤抖着嗓音在模仿猫嘲鸫的喵呜声。四周穿梭着黑鹂和其他鸟类，显然是被这叫声吸引而来的。

开始我以为只是坏脾气的猫嘲鸫或红翅黑鹂，打算不理会了，但是转念一想，也可能是哪只小鸟落了难，被蛇抓住了，或是卡在了树杈上了，于是又掉转船头朝岸边划去。我一靠近，盘旋在四周的鸟儿就散了——岸边长满矮蒿柳，我靠近时，悲惨的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那声音来自地面，不是树上。我看到一只黑色的小动物从蒿柳下慌忙跑向

小船——那是小麝鼠？还是水貂？

不，那是一只再小不过的小猫咪，从脸到臀还不到六英寸长——或者也可以说从头到尾巴尖只有那么长，因为它的尾巴竖起来和身体垂直，像一座尖尖的矮金字塔，但是没有蓬起来。那是一只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小猫——完全健康——身体宽度远远超过身长的三分之一。它不再喵喵叫了，而是蹒跚着翻过石头，以它纤细的小腿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跑向我。我抱起它，放到船上——但是当我撑船离岸时，它从船的这头跑到另一头，跑向索菲亚。乘船回家的路上，索菲亚一直抱着它。

显然它还没有断奶——比我记忆中的猫都要小——几乎小到了极限。但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它呼叫船只，救了自己的性命。考虑到年龄和经验，它的作为比我读到过的任何青年数学家或音乐家都更加非凡。这只小猫是怎样到那里去的？人们的猜测多种多样——那里离最近的人家也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最后剩下3种可能的答案：一、它肯定是在那里出生的；二、它被猫妈妈叼到了那里；三、人力所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它可能还有兄弟姐妹，可能那里还不止一两只，也许猫妈妈离开它们自己去猎食了，没准儿还会回来。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猫妈妈也同样可能会回来。

不管怎样，到家之前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些，于是回家后发现我们陷入了困境。虽然这只小猫有趣极了，但它目前需要专人的持续照看。当然，还另需一人来替换这个专人——此外，我家正养着一只快成年的猫，它对这个幼小陌生者的态度是那样地不友好，以至于我们毫不怀疑，如果留它俩单独相处，大猫一定会把这小猫崽撕成碎片。但是鉴于没人决定淹死它，更没人动手淹死它，我们决定养着它，直到有了合适的处理方案——一旦凝视过它那无辜的、颜色极浅的眼睛（就像三次脱脂的牛奶），被它吸过手指或舔过下巴，看着它闭着眼睛挥舞着小爪子，仿佛在演奏着舒缓的乐曲，就没人能下得去手。

开始时它在哪里都待不安稳——谁的怀里都不行，哪个角落都不行——只是不断地轻声呼唤着妈妈和它习惯了的晚餐。一有人弄出动静，它就跑过来。不管是谁走过房间，它都会快步跟上去。成熟大猫的各种举止它都会，咕噜咕噜地叫得好听极了，拱起背蹭着鞋子。当它抬起爪子挠耳朵的时候——顺便说一下，它从来没成功挠到过——一准会摔个跟头，在地板上打个滚。它一边轻声喵喵叫着，一边径直爬进坐着的人的怀里，去舔他的下巴。开始它眼睛看不到装奶的碟子，把头埋进去却

喝不到，只会打湿下巴。但是很快它就学会了舔舐蘸过牛奶的手指——如果是用布头蘸牛奶，就更好了。最后它终于肯睡下了。

我们沿街寻找它的主人，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一个爱尔兰家庭收养了它。不久之后，我们听说，一个邻居听到隔板里有小猫喵喵叫，于是让人叫来木匠，拆下一块板子，发现了两只小猫，这件事恰好发生在我们划船碰到小猫的那天。就在两只小猫见光后的一个小时内，一个粗鲁的爱尔兰厨子主动提出动手淹死它们——他把它们带到河边，没装袋子，也没系沉石，直接把它们扔河里了。而我们的那只小猫救了自己的命，还喊来了一条船！命运多舛的生命——多么早熟的小猫。我们怀疑，它开始看上去很胖，是因为沾过水。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多么强烈，多么有效。

1854年5月23日

看到今年第一只黄色金龟子在河面上挣扎。

1854年5月23日

我们很快就看遍了大自然。她激发我们去期待，但又无法满足这份期待。就连小孩子信步漫游在矮树林里，也会梦想着能见证狂野、陌生和无尽的荒凉，可是自然永远都无法呈现这些给他。选举日活动中，我的同伴牵着一根线绳，绳上拴着一种红色的鸟，我还以为它只是先遣兵，后面还驻扎着大批狂野的不朽军队——一个狂野、绚丽的荒野中的步兵营——我还以为林中深处生活着许许多多颜色更加红艳的鸟儿呢。但是，如今我已经踏遍了我们的森林，蹚遍了沼泽地，还没有遇到一只能与之媲美的——更没有发现比它更加狂野的类似色彩的鸟类。红鸟是自然中的极致，但是在上帝那里只是开始……红鸟从森林边缘掠过，但那片森林不属于尘世。我期待动物群类能无限扩大，更加丰富多样——鸟儿的色彩更加炫目，鸟儿的歌声更加超凡。还有多少个春天，我要继续看到死亡的普通亚口鱼漂在我们的河上？大自然不能从库存里挑选些新物种作为一年的精选吗？大地像地图一样在我周围延展开来，它只是包裹我最深处灵魂的外膜，而我见到的亚口鱼，在我灵魂深处。没有一

个完全无关的事物能够强迫我认出它来。我对亚口鱼深感内疚。

1854年5月23日

在戴金（Dakin）家土地的河湾处，靠近大路的地方，我在一小片垂直的河岸上看到了59个灰沙燕巢洞——占地总计20英尺乘以$1\frac{1}{2}$英尺（根据中间位置的巢洞估计），部分在沙线以上，部分在沙线以下。这等于说，这个河岸上居住着一百多只鸟。它们在周围不停地盘旋，飞舞在前面的草甸和河面上空——它们经常出双入对，一只追逐着另一只。空中弥漫着燕子的呢喃细语。

1856年5月23日

金龟子在院子里嗡嗡地飞着（几天前的晚上，它贴在窗户上嗡嗡响着）。猫跳跃到空中去抓它。

1855年5月25日

金色林鸲不停地唱着，歌声清脆，听起来好像在说“吃了它，波特——吃了它”！

1854年5月26日

在内森·斯托（Nathan Stow）家的萌芽林里，每一株野黑樱都被（黄褐天幕）毛虫完全啃秃了，看上去像枯死了一样——树杈上挂着的，只有它们大大的三角形白色虫网。

1855年5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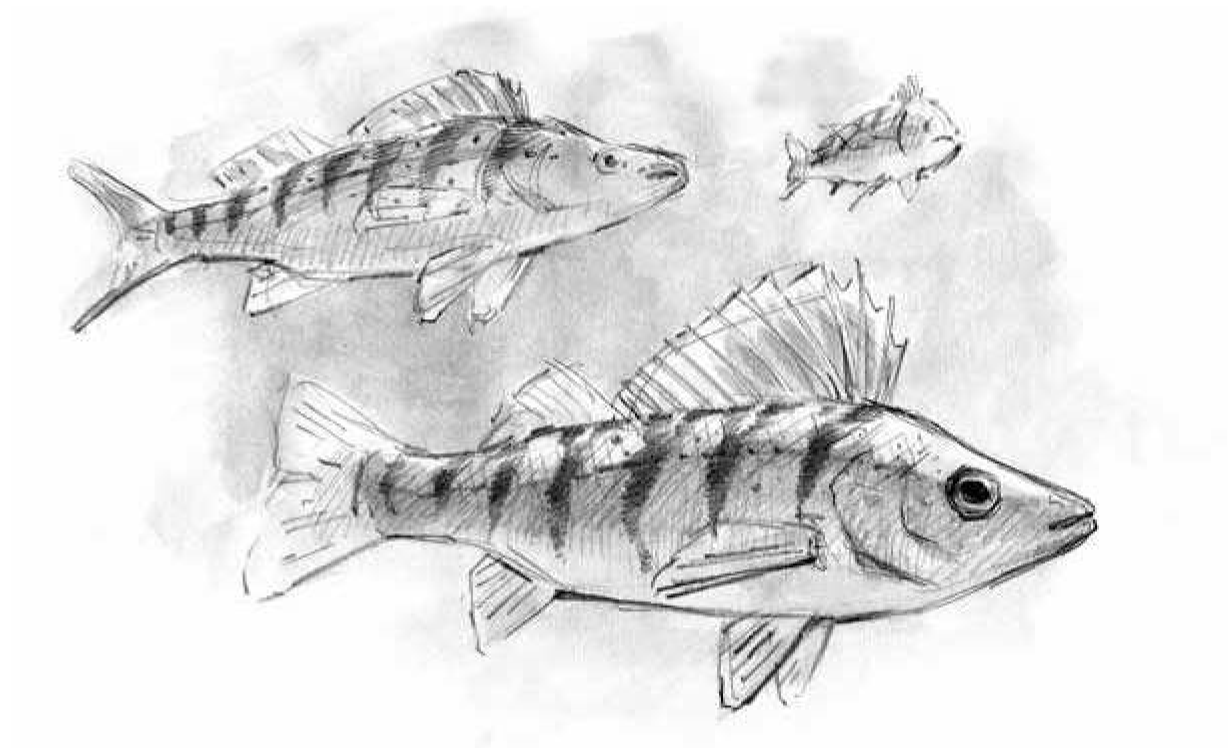
看到一只漂亮的蓝背长尾（旅）鸽优雅地蹲在一棵白松的低枝上。

1855年5月26日

与此同时，我听到另一种叫声——非常短促有力，像飞溅的水花，但声音有些粗哑——“啐—啐—啐—啐—啐”，每段旋律里重复五六次，重音均等。那鸟儿在我头顶正上方跳来跳去，离我很近。整体上看它是黑色的，翅膀前端有白色斑纹——喉部，眼睛上方和下方，以及头顶的一道条纹是艳丽的橙色。腹部浅黄色，肛门白色，尾部叉形，腿和喙是深灰色。翅膀（腹面浅色）松垮垮地收拢着。它喜欢在白松低枝或中等高度的枝杈附近活动，四下观望着。非常明显，它是橙胸林莺——纳托尔对它的叫声一无所知。

1841年5月27日

我坐在船里，飘荡在瓦尔登湖上——今晚在吹长笛时——我看到了（黄）鲈。它们好像被我的笛声迷惑了，绕着我游来游去——月亮穿梭在闪着棱纹的湖底——我觉得，只有最狂野的想象力才能想出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是个巫师，康科德的夜晚比《一千零一夜》还要奇幻。



黄鲈（yellow perch）

1853年5月27日

雨后的傍晚温暖宜人，昆虫的统治从这时开始了。它们没办法更早出来。我听到从E.伍德家土地另一侧的刚松林里传来嗡鸣声，声音微弱，但分布广泛——好像是远处工厂的声响，因为足够远所以听起来像音乐声了。我可以把它幻想成从星光庄园里飘出的仙乐——幻想成从森林各处传来的嘈嘈低吟的竖琴声——很快，我的手和脸都感觉到了昆虫的存在，耳朵听到了金龟子的声音。它们像是长了翅膀的子弹，从我身旁嗡嗡飞过，或是被困在了松树间。我猜，前几天我在枯叶下看到的刚刚开始活动的金龟子，现在才飞出来。它们从来不会搞错时间。

1854年5月28日

看到了很常见的那种蛇——德凯描述过的格斑游蛇，它还有很多其他名字（牛奶蛇）——身长四十一英寸。它背面浅褐色，带深褐色的不

规则四边形大斑纹，斑纹边缘黑色；体侧斑纹较小但形状类似；腹面浅肉白色——靠近头部的地方颜色最白——带四边形格纹。在一种光线下看是浅浅的蓝灰色，在另一种光线下则是暗蓝灰色或黑色。它共有腹鳞201枚，尾鳞45枚。从斯托勒的描述来看，我可以推断出他使用的标本是已经褪色了的。他描述的不是活体蛇的颜色，而是酒精处理后的标本的颜色。就像你描述白人时竟然说他脸非常红一样——因为你只看过喝醉的白人……

为了确定物种归属而要杀死罕见的蛇，科学的不人道令我不安。我觉得这不是获取真正知识的正确途径。

1853年5月29日

炎热的中午是多么寂静；人们退到窗帘后面休息去了。但是极乐鸟搅动着空气，让气氛保持活泼——它们精力充沛，腹部和尾尖是白色的，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

1854年5月29日

无数蜉蝣在山下平静、暗黑的水面上飞舞着，每飞行一两码就落下来，几乎触碰到水面，好像是在喝水，然后略奋力振翅飞高——又落下来，如此反复。我看到同一只蜉蝣就这样落下来又飞上去，上下幅度五六英尺，重复了五六次——有些飞得更高。这时飞过一只大蜻蜓，抓走了蜉蝣中的一只。蜻蜓的捕食行为如此反复两三次。



蜻蜓（dragonfly）

1860年5月29日

我们前往旁卡塔赛特北侧（克拉克家的）的橡树和松树混合林，打算看看鸡鹰的鸟巢。我发现了它扔出巢的一只鸟蛋碎片。顺便一提，农场鸡蛋的蛋壳是没有光泽的白色，或者说是脏兮兮的白——粗糙的白色上有大大的脏点，也许在蛋皮上凸起的颗粒上，但也不一定。鸡蛋是规则的椭圆形，比泽鵟的鸟蛋略大。我爬上鹰巢所在的地方——它建在一棵白松的主干上，离地三十英尺到三十五英尺。鹰巢是用一团树皮纤维和木棍搭建而成的，长约$2\frac{1}{2}$英尺，宽十八英寸，深十六英寸。巢的下半部分是巢的主体，是用细树皮纤维建成的，十分密实，就像红松鼠用的那种材料。巢的外层和顶部覆盖着大量的松树和橡树等树木的小枯

枝，一般烟斗管般粗细或更细些。内凹面很浅，不超过$2\frac{1}{2}$英寸深，里面没有铺垫任何柔软的东西，树皮纤维在枯枝下几英寸的地方。但是巢底部有一块直径六英寸多的地方，那里铺着一层白橡和刚松的树皮碎，每片树皮一两英寸长——一大把树皮——鸟蛋曾经就躺在那里。我们没见到鸡鹰的踪影。

1854年5月30日

林蛙一蹦一跳地跃过枯叶。它们的颜色与枯叶相仿。

1855年5月30日

在铁路和公路之间的树林深处，我听到了那常绿林的鸟叫声，也许还看到了那鸟儿的身影——喉部黑色，头和背部苍黄色或黄绿色，翅膀浅蓝灰色（？），上有两条白色横纹。那不是黑喉绿林莺吗？我在旁边的枯枝落叶层上发现了一小枚新鲜的蛋，破了一个细微的小口，白色（孵化期满时也许略带肉色），较粗的一端带褐色斑点和黑色花纹。在布鲁尔的简述中，黑喉绿林莺的鸟蛋被描述为“浅肉色带紫斑点”。但是这些斑点不是紫色的。我没找到鸟巢。

1857年5月30日

下雨了，不过雨不大。阵雨期间，有一只黑白旋木雀（即黑白苔莺）向我飞来。我所坐的岩石前有棵树，它来视察树枝——飞行路线是之字形的，它边飞边窥探路线，经常头部朝下——即使是雷声最响亮时，它也不在乎。下雨似乎不会给鸟造成明显的不便，但是它们不经常在雨中歌唱。

1850年5月31日

今天是5月31日，一头情绪激动的红白花母牛冲出了蒸汽磨坊的牧场，跨过桥，闯进以利亚·伍德（Elijah Wood）的田地。当他试图把牛从围栏赶出去时，它大胆地走进水里，先是蹚过沟渠遍布的草甸，然后游过当时宽达四十杆的河面，再次回到了它自己的牧场。它是横穿密西西比河的野牛，在我眼里，它这个英雄壮举为畜群增添了尊严——其实本来就很尊贵——从而让这条河也增色良多，如今我将这条河视作博斯普鲁斯海峡。

我喜欢看到家畜主张它们天赋的权利——任何能够表明它们没有丧失原有野生习性和旺盛精力的证据，我都喜闻乐见。

1854年5月31日

看到一只大鹏（即大黄脚鹬）——可能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只——体形之大惹人注目。它非常警惕，但是并不胆小——允许我靠得相当近，而它机警地站在水边。它一顿一顿不停地点着头，样子有些笨拙——它蹚在水中，水没到黄色长腿的中间位置。虽然这里没有其他鸟，它还是那样唠唠叨叨地叫着，好像身处鸟群中间似的——叫声又响又尖，发出“哔—哔—哔”或类似的声音。如果它做其他鸟类的哨兵的话会很出色。

1858年5月31日

在堤道上，我看到一只野鼠（草甸跳鼠）在其中一条铁轨旁平坦的一侧奔跑——尾巴特别长，也许应该叫它“长尾草原鼠”。它身上没有白毛，只有脚是浅肉色的——在距我一杆远的铁轨上，它停留了很久。据我观察，它全身褐色——但是当我从后侧观察时，在阳光下，它呈现出的是黄褐色，近乎金褐色，相当漂亮。最后它轻轻地跳着跑走了（后腿跗骨非常长，而前腿短，于是头部位置低），沿着河岸朝草甸跑去。

1853年6月1日

我从这一侧上山，途中惊扰了一只夜鹰，当时它离我八英尺或十英尺远，然后半飞半跳地朝山下跑去，从我的视线范围内消失了。那是只杂色的小家伙——像是长了翅膀的蟾蜍，纳托尔说，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就这样叫它。我站在原地，朝四周张望，看到地上有两枚鸟蛋。鸟蛋位于山上的一个小平台上，躺在枯松针和沙土上，没有蛋坑，也没有鸟巢。这两枚鸟蛋一旦被发现了，就很显眼，但是它的颜色其实并不容易导致它们被发现。蛋壳整体是粗糙的灰色，但细看是白底带斑点，斑点是发蓝或带蓝灰的褐色或琥珀色——花岗岩一般。蛋壳的颜色与它选择出现的地点相仿。我走过去，把手放在鸟蛋上。弯腰下去的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个阴影，抬起头，看见先前盲目无助地奔下山的那只鸟，此刻正在我头顶低低地快速盘旋着，露出双翅上的白色斑纹。这才是夜鹰的雄姿。当我走出十二杆远后，它又出现在空中，飞得比刚才更高。它飞行时一拐一拐的，但又很轻快，样子很特别，始终悄无声息。然后它突然下降，像黑暗的小恶魔一样，冲到离我的头只有不到十英尺的地方，然后高高地掠过湖面，一会儿冲向这边，一会儿冲向那边，不断改变飞行方向，好像在追逐猎物一般。它已经忘了躺在地上的鸟蛋。我能明白，人们看它时为什么往往会带着迷信的敬畏。

1857年6月1日

看到一个红翅黑鹂的鸟巢，里面有4枚蛋——巢建在开阔草地上的一簇莎草里。哪个商博良能解译出这些蛋壳上的象形文字啊？上面写的始终是同一个字，但是写法非常不同。当鸟选好了材料，产下鸟蛋，是谁在决定纹理的风格？

1857年6月1日

我听到长刺歌雀的叫声，它就藏在我身后一棵苹果树的树梢上。虽然这种鸟的歌声通常有点无聊，但这只鸟酝酿的曲调，我在草甸上或果园里好像还未曾听闻。*Paulo majora canamus.*它拨弄着自己的鲁特琴琴弦——或是它的玻璃琴，也许是水风琴——于是一两个音团成了圆圈，像水中的泡泡，从它盈满的喉咙里滚落出来——当它抬起喉部，那

叫声就像泡泡一样从颤动的琴弦上滚落下来。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声音里最流畅、最悦耳的了。

1853年6月2日

鸟儿都醒了，它们好像知道大雾之后必是晴天。我从北侧登上纳什塔克山（Nawshawtuct），听到小公鸡扯着沙哑的嗓子宣扬自己的勇气。我意识到，鼓舞着鸟儿和小公鸡的力量，此刻也在支配着我。那么人类清早也应该啼鸣，我也要像雄鸡一样，每天早上自吹自擂一番——用新的一天赋予我的旺盛精力来欢叫——不用考虑傍晚来临时我以及我们所有人，都要回到笼舍里去。站在最高处横梁上的那只公鸡，用那清澈响亮的啼鸣叫醒整个乡村，我该学习这只公鸡的谦逊。人不应该和小公鸡受到同样的鼓舞吗？

1855年6月2日

我发现过一只刻克罗普斯蛾的茧——我记得是5月24日发现的——在一棵红枫的小树苗上，离地三四英尺处。那棵树苗生长在新贝德福德路旁的草甸边缘，紧贴着贝克·斯托沼泽这一侧。今天，从这只茧里钻出一只绚丽的大蛾。

我把茧别在我家窗户上半部分的窗框上，然后就忘了。上午过半的时候，索菲亚进来，惊呼我窗户上有只蛾。

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衣蛾——但结果她说的是我的茧。它已经破茧而出，掉落在窗台上，挂在一只拖鞋的侧帮上（这只拖鞋插在另一只拖鞋里）。它挂在那里，耷拉着翅膀，继续发育着。开始，它的翅膀不仅横向上没有展开——而且纵向上也没有。此时前翅约$\frac{3}{4}$英寸长，翅缘更薄，看上去非常柔弱，只占极小的空间。观察这个小生物在你眼前展开翅膀，不断变大，真是让人惊讶——它的翅膀逐渐变长，好像是被自己的重力拉伸着。这只昆虫时不时地轻微抖动一下，推动发育进程。它蜡化和生长的过程真是奇妙，每15分钟就能显露出某种新的美——我叫索菲亚过来欣赏——但是它始终没有松开那只鞋。它的样子就像一位刚

刚披上史上最华贵貂袍的年轻皇帝。它的翅膀看上去是叠在一起的，一只折在另一只下面。最后，我们靠近后发现，它的翅膀终于完全打开了，不过还非常柔弱。每过一秒钟翅膀就会扩大一圈，开始还褶皱着的翅缘变得更加紧绷了。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它继续挂在鞋子上，翅膀通常合拢着，立在背部——黄昏时分，它的翅膀开始一张一翕，显然是在为夜晚的飞行做准备。我给它用了乙醚——把它以完美状态保存起来。翅膀还没有伸展到极致时，尺寸是$5\frac{9}{10}$英寸乘以$2\frac{1}{4}$英寸。

1856年6月2日

阿加西斯对他班上的学生说，老鼠肠道里的虫子不到猫的胃里，就不会发育完全。

1856年6月3日

我在洛林湖（Loring’s pond）西南侧靠近水边的树林里定线，这时我看到一只山雀正安静地蹲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我怀疑附近有鸟巢，找了找，最后在一个小枫树的空心树桩里发现了它。这个树桩直径约五英寸，高两英尺。我往里看，在约一英尺深的地方，隐约可见鸟蛋。清理了树桩口的朽木后，我设法把手伸了进去，掏出几枚鸟蛋。一共有7枚，它们躺在鸟巢里，凑成一个独特的图形——鸟蛋组成的莲花座——6枚蛋组成一个圆圈围着中间的1枚鸟蛋（或更多枚）。与此同时，那只鸟一声不吭地蹲在离我不到三英尺远的地方，但是看样子相当烦躁。鸟巢很厚，很温暖——深度中等，是用蓝灰色的兔毛（？）建造的。鸟蛋呈完美的椭圆形——长$\frac{5}{8}$英寸，蛋壳白色，带红褐色或锈红色小斑点，较宽的一端斑点尤为密集。这些鸟蛋刚孵化到一半。第二天，我看到那只鸟趴在其余鸟蛋上。我把附近男孩叫到了另一边，好不让他发现鸟蛋。

1859年6月3日

看到一只黄色大蝴蝶（有点像哈利斯描述的北美黑凤蝶，但是翅膀不是黑色的。实际上它是东部虎凤蝶），翼展$3\frac{1}{2}$英寸到4英寸。整体看是浅黄色——前翅有三四条黑色横斑带——四只翅膀的尾端和外缘都有宽宽的黑带，亚外缘镶黄斑纹——每只后翅都有一条黑色短尾。尾部的两个红褐色斑纹前面有两个蓝色斑点。

1854年6月4日

这些日子温暖干燥，已经把春天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中午，蟋蟀的鸣叫有了新的价值和新的意义，它如此宁静，如此凉爽。那是冰镇奶油之歌。它调整了嗓音，歌唱的是荫凉。

1855年6月4日

在七筋菇沼泽（clintonia swamp），我听到一种短促、轻快、响亮、清晰的哨鸣——相当新奇，惹人注意——有点像“嘚—叽—啊—维，嘚—叽—啊—维，叽—啊—维，哧—哧”。发出这种叫声的鸟的腹面几乎全部是明黄色，或者叫赭橙色（？），不过肛门不是，另外胸部有一块月牙形的深色或黑色区域——眼部附近有一条白纹。它背面看上去几乎一律是深蓝灰色，腿部颜色浅，喙深色（？），尾长且呈叉形。我觉得肯定是1837版《鸟类指南》里说的加拿大威尔逊森莺，但是书里描述的好像比这只身体要短。它和我在5月30日见到的那只森莺非常不一样。

1860年6月4日

一只猫嘲鸫在我们的树林里筑了巢。我们扔出去一些白布条——它都衔走用了起来。前几天，我看到一只鸟飞过街道，它嘴里衔着那么长

的布条，或是类似布条的其他东西，飞得那么慢——以至于我以为那是小男孩放的长尾风筝呢。现在猫嘲鸫叫得少了——此时它的伴侣应该是在孵蛋，或者可能在照顾幼鸟。可能知更鸟以及其他鸟类都是如此。

1854年6月5日

我看见远处有一只极乐鸟或黑鹂正在追逐一只乌鸦——在山下略低的地方——像卫星在绕着黑色的行星旋转。我爬山是为了看日落——以此找回理智，并让自己再次与大自然连接在一起。

1857年6月5日

在怀曼家的第一棵苹果树上，有一个属于多毛啄木鸟的树洞（根据鸟的大小判断），建在距离地面约十英尺的高处。在我凑近鸟洞前，鸟儿早就尖声大叫着飞起了，不停重复着警报声。我在附近逗留期间，它一直这样叫着。幼鸟不停柔细地啾啾叫着，在马路对面就能听见。当它们听到你靠近鸟洞时，叫声就增大了很多——显然是在盼着鸟妈妈回来。我没闻到刺鼻的味道。5月1日我看到那只鸟从这个洞口飞出来，大概是那个时候产下的鸟蛋。



灰猫嘲鸫（gray catbird）

1854年6月6日

有一两个晚上，我看到天蛾飞舞在野花周围——那是忍冬的花朵。

1856年6月6日

在铁路转台处的大圆坑或叫圆井里——因为工人正在维修转台——我看到一只星鼻鼹鼠正在徒劳地努力往沙石坑底里钻。某个没人性的家伙切掉了它的尾巴。它呈蓝黑色，毛很浓密——一只圆滚滚的粗壮小动物，看着约四英寸长，但是偶尔会让自己的身体缩短三分之一或更多。它看上去像肥猪一样胖，前足较大，足尖侧伸，或者说朝向两边。它用前脚把土推向两侧，用那又大又长的星状口鼻来探路和拱土。我看到它眼部的皮毛深深凹陷，有一次我清楚地看到它睁开了眼睛——暗淡的蓝（？）黑色眼珠，不是特别小——而且很显然，它注意到了两英尺外的我的动作。它在使用自己的眼睛，这显而易见，跟我见过的所有生物一样。但是埃比尼泽·埃蒙斯（Ebenezer Emmons）说，它们的眼睛有没有发育完全还是个问题。我猜这只星鼻鼹鼠的学名是*Condylura macroura*——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但是它残余的一英寸尾巴相当粗壮。我把它抱到犁过的地里，一两分钟后，它就钻进了土里。



星鼻鼹鼠（star-nosed mole）

1857年6月6日

我坐在利崖上，看到八杆或十杆外有一只霸鹟（橄榄胁绿霸鹟）站在山核桃树最高的一根枯枝上。它的叫声很单调、规律，间隔短暂，类似“啼—啼—啼”——或是“哔—哔—哔”。它四下搜寻着猎物，偶尔变换一下栖脚点，不时地朝地面俯冲下来捉昆虫（像菲比霸鹟那样），甚至会俯冲五六杆远——然后返回它最爱的枝头。如果有一秒钟我的视线没有捕捉到它，很快也会看到它再次回到那根枯枝上，然后又会听到它“啼—啼—啼”地叫。通过望远镜观察，它背部和头部是鼠皮色（头部颜色也许更深）的，喉部白色，腹部有一道狭长的白羽，尾部没有白色。

1853年6月7日

橙顶灶鸫从盖住的鸟窝里跑出来，像老鼠一样，颜色那么接近最底层树枝和树叶下的土地，甚至接近地面上松散的树叶，以至于我没法好好观察它。它根本就没飞。是在吸引我的注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

1853年6月7日

去拜访趴在鹰巢里的我的夜鹰。当我站在离它不到七英尺远的地方时，看到它趴在自己的蛋上，头朝向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看上去那样像萨图尔努斯，和大地融为一体——又那么像斯芬克斯，是朱庇特没有完全摧毁的萨图尔努斯统治的残骸，是一个谜，会让人头朝下摔在岩石上。它不是实际存在的生物，更不是带翼的空中生物——而是石头或是青铜塑像，是构思奇特的艺术作品，就像狮鹫或凤凰。我看不到它的喙，它的胸部对着我，因为颜色和大小的缘故，看上去就像枯木——林中空地上常见的那种——的末端，胸部羽毛杂色，或

者说是深褐色和灰色波浪线相间。鸟冠粗糙而扁平，灰色。它的眼睛几乎完全闭合起来，是故意的，以防那明亮的眼珠出卖了它，让人们知道它虽然状若石像，却有着斯芬克斯的奸狡。

1858年6月7日

我在怀曼草甸蹚着水——当时我在找牛蛙卵——这时，我看到在水深六英寸到八英寸左右的水底有一个洞，洞口开在一个长草的泥堆侧面，而泥堆顶部刚好露出水面。这里距离岸边三四英尺远，洞直径约五英寸，洞口有一些沙子，跟麝鼠洞一样。我站在两英尺外看过去，这时，一条鮰鱼探出头来，好像是出来看看外面是谁，然后直接游了出来，消失在杂草间——但是我纹丝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等待洞口周围被我搅浑的水沉静下来。在此期间，它在我和洞口之间环游了数圈——谨慎地、偷偷摸摸地靠近洞口，但是每次又都退了回来。最后，它终于鼓起勇气钻了进去。然后我在同一个泥堆上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洞，离这个洞两三英尺远。我把胳膊伸进第一个洞里，往里并往下探入约十五英寸远。这个洞深约一英尺，末端略宽阔——洞底距离水面也是约一英尺远——因为它是向斜下方延伸的，但是我没摸到里面有东西。我只感觉到一个形状相当规则的圆形穴室，四壁坚硬，由混有水草或其他纤维的泥土构成。然后我把胳膊伸进另一个洞里，这个洞更长更深，但是开始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然而又试了一次后才发现，我刚才没摸到底，因为通道有个小转弯，还在继续向下延伸，比我原来料想的还要深。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穴室，或者一段更宽阔的通道，水平方向长约六英寸，但是高度没有那么高，入口也远没有那么宽。在那里，我惊讶地摸到了软乎乎的东西，好像一团胶质鱼卵——但是又往里探了探后，我摸到了鮰鱼的犄角。我小心翼翼地抓住它的头，把它从洞里掏了出来，拿出水面——刚才我胳膊的三分之二长度都没入洞中。从始到终，它丝毫没有挣扎——甚至当我把它抓离水面，凑到脸前时，它也没有反抗——只是在我把它丢回水里时，它才猛地游走了。它的穴室入口那么狭窄，如果我想阻止它，它几乎没法逃脱。我再次把胳膊伸了进去，感觉到它刚才待的地方下面有扁扁的一团鱼卵，直径约几英寸，摊在泥上——我抓了一点出来。我又回到第一个洞里摸了一下，发现了同样多的鱼卵。虽然我在第二个洞穴周围走来走去，盘桓了好几分钟，但是没有吓到那条鮰鱼。第一个洞里的鱼卵间，已经有白色的小鱼苗在扭

动了，另一洞里的鱼卵还没有动静。每团鱼卵都是暗淡的黄色，单个鱼卵如猎枪的铅弹般大小。这些洞穴彼此不相通，没有别的出口。

这样看来，鮰鱼把巢穴建在浅泥堆上的洞里，或是水草丛生的泥水湾里——可能还有泥岸上——而且大鮰鱼会在鱼卵上方逡巡，或是在洞口守卫。瓦尔登草甸湖里的鮰鱼没有这样的草甸可用，它们在哪里繁殖？第一只鮰鱼的卵发育得最快。它体形最大，背部有一些轻伤——另一只可能是正在给鱼卵授精的雄鱼。（铅笔字补充：罐子里的鱼卵大多已经变白了，8日就死了——可能是因为不耐受日光。）

1857年6月9日

在萌芽林红越橘的另一侧，我看到一只靛蓝雀（靛蓝彩鹀）——它绕着我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像它的鸟窝在那里。这是一种色彩绚烂的鸟儿，非常惹眼——羽色跟比蓝雀一样亮丽，在这个纬度有这样鲜艳的鸟儿显得非常奇异。闪亮的靛蓝色的它从一丛灌木梢轻快地飞到另一丛灌木上，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很焦急似的。威尔逊（Wilson）说它歌唱——不像大多数其他鸟类那样主要在清晨和傍晚歌唱，而是正午也唱。我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它和另一种色彩绚烂的鸟儿唐纳雀也很相近，它们好像都喜爱炎热。它的鸟巢可能就在那些灌木中的某一丛中。

1853年6月10日

在林中看到一块牧猪场，面积十二英亩（约4.86万平方米）左右，里面养着三四十头大肥猪，还有一个供它们晚上休息的棚子——距离最近的住家东侧半英里远——在这一带，这样的牧猪场如今已经很少见了……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猪都在忙着拱地，没有一只抬头看我们——整块地看起来好像是用耙子胡乱犁过或翻过一般，杂乱无比——雨天，它们可以躲进棚子里。我觉得它们比其他四足动物都更加像人类。它们的猪圈相对比较洁净，棚子里也有排泄床，整体比爱尔兰人的棚屋还要干净。但我不确定的是哪一点使它们那么像人类。

1856年6月10日

马尔伯勒路上，一只锦龟正在距离车辙十英尺远处产卵。开始它停了一下，我在离它两英尺的地方坐下后，很快它又继续产卵。它已经在潮湿的沙地上挖了一个五英寸宽、六英寸长的坑——它继续产卵，样子十分谨慎，中间会歇息很久，而且前足总是踩在同一个地方——它始终都没有向四周张望，眼睛半闭着，只留一条窄缝。每当我动弹一下，比如赶蚊子，它就会停下来。这时，一辆马车驶过来——轰隆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锦龟又停下来，直到马车经过后很久很久它才继续工作——血流缓慢的动物，漫长悠远的休息——只有这些动物才会如此消磨时间，毕竟它们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冬眠，寿命又长达几百年。又过了20分钟我才发现，它不是在挖坑，而是在慢慢地填坑——它已经产卵完毕。它把潮湿的沙子扒到身下，后足从身后由外向内把沙子刮过来——足尖向内转。在它漫长的歇息中，蚂蚁来骚扰它（就像蚊子骚扰我一样），爬过它的眼睛——这时它会猛地一甩头，砸在背壳上。它没有在沙子上跳舞——也没有像我去年看到的那只锦龟一样仔细地把沙坑填满。它突然起身离去（开始动作还很快）。它凭着缓慢但确定的本能，穿过树林，朝沼泽地爬去。

1857年6月10日

上午，朱利叶斯·史密斯（Julius Smith）家院子里有一条条纹蛇（暂且这么叫它）在四处乱窜。下午，人们发现它已经蜕皮了——蛇蜕一半儿留在了洞外。它可能是想用这个洞装它蜕下的蛇皮。这时它已经披着新皮在外游走。现在，很多动物已经蜕皮了——比如蜻蜓等。难道我不能？

1860年6月10日

火焰草草甸（Painted Cup Meadow）上生长着许多漂亮的绒紫萁——我们在其中一丛靠近梢部的地方看到了一个类似大蚕茧的东西，颜色像肉桂蕨的锈色绒毛。那是红毛蝙蝠——俗称纽约蝙蝠。它头朝下垂

直悬挂在那里，用尖尖的小爪子或者叫小钩子穿过绒紫萁一个羽片的基腋处，就在能育羽片上方。它呈柔和的锈褐色——颜色非常像肉桂蕨的茸毛，是夏初茸毛间仍有较白间隙时的颜色。第一眼看到它时，我以为那是一个宽大的褐色蚕茧——然后又以为是皇蛾（帝国犀额蛾）肥胖的身体。它的颜色是锈褐色或者叫红褐色，底色或者说毛尖下方是白色或灰白色。在翅膀与身体连接处附近，腹面有一个近三角形的白斑。它的翅膀紧紧折起——翅膀的主骨架（略深的红色）平贴在身体腹面——每只翅膀上有一个钩子，在颌下与对侧相遇。

那不像动物皮毛，更像是成熟的香蒲穗茸毛，但是更蓬松——随着脉搏的跳动，这只小动物的毛在风中颤抖着。我折断了这株蕨的梢，让蝙蝠平躺在我手里。我握着它，把它翻过来，倒过去，折腾了10分钟到15分钟，但是它还是没醒。有一两次，它略睁开眼睛——甚至抬起头，张开嘴，但是很快就昏沉沉地垂下头，又睡着了。它的耳朵是圆的，上面几乎没有毛。它对声音比对动作还要敏感。最后，由于我不断摇晃它，尤其是轻声呼唤它，我把它彻底叫醒了——然后它扇动翅膀飞了二十杆或三十杆，潜入林中。我禁不住想，是本能教会它抓紧绒紫萁——因为它看起来很像这种植物的一团果实。有一次它抬起了那巫婆似的头。除非它清醒时露出头部，否则其他时候看起来都像个柔弱的婴孩。

1840年6月11日

我们静静地顺流而下，偶尔惊起躲在莲叶下的一条狗鱼——或是藏在窝里的一条欧鳊（蓝腮太阳鱼）——不时地，小绿麻鹭（绿鹭）从河岸边某个隐蔽处飞起，缓缓地扇动着翅膀，慢慢地飞走了。它在岩石或沙岬旁耐心地研究着大自然，是不是已经刺探出所有的秘密？它单腿站立，睁着那双颜色暗淡的眼睛向外观瞧，已经观察了那么久——它望着月亮和星辰在寂静和黑暗中闪烁——现在，它的经验该是多么丰富啊。它怎样看待静水池——怎样看待芦苇——还有潮湿的夜雾？在这些时刻，它都曾经瞪着眼睛，孤寂地独自观察着。它的眼睛值得我深深凝望。

当我望着那暗淡的黄绿色，我想知道，自己的灵魂是不是也是明亮但若隐若现的绿色。我希望我的眼睛能与它的眼睛四目相望——去了解它眼中的一切。

1851年6月11日

三声夜鹰告诉我们，森林和小镇相隔多么远。居住在小镇街道两旁的人极少能听到它的鸣啸，而且听到它的叫声被认为是凶兆。只有村郊居民才能偶尔听到它的叫声。它有时会飞到他们的院子里。但是，在这个季节温暖的夜晚里，如果你来到森林，三声夜鹰的鸣啸会是你最常听到的声音。现在，我同时听到五六只鸟儿一起鸣叫。那么，在这里，它的叫声不是凶兆，并不比夜晚和月光更不吉利。这种鸟不仅是属于森林的鸟儿，而且是夜晚森林的鸟儿……

我听到山上三声夜鹰的叫声——林木葱郁的山谷里也有——那叫声在山谷里回响，悠远空荡，就像回响在房间或地窖里，就像我听到工匠在屋子里锤锤打打的声音。

1851年6月11日

我听到夜半歌唱的鸟儿在歌唱，仿佛是在梦中。从开天辟地之时起，它们就这样歌唱，原因未知。

1854年6月11日

我在一些树林里和树林附近看到四五只牛鹂——头部浅褐色——它们的歌声像汩汩流出的牛奶，像不完整的“康科瑞”，可惜功败垂成。这让我联想到——不知为何——小桶的木条间喷出的一股股牛奶在演奏着某种音乐。

1856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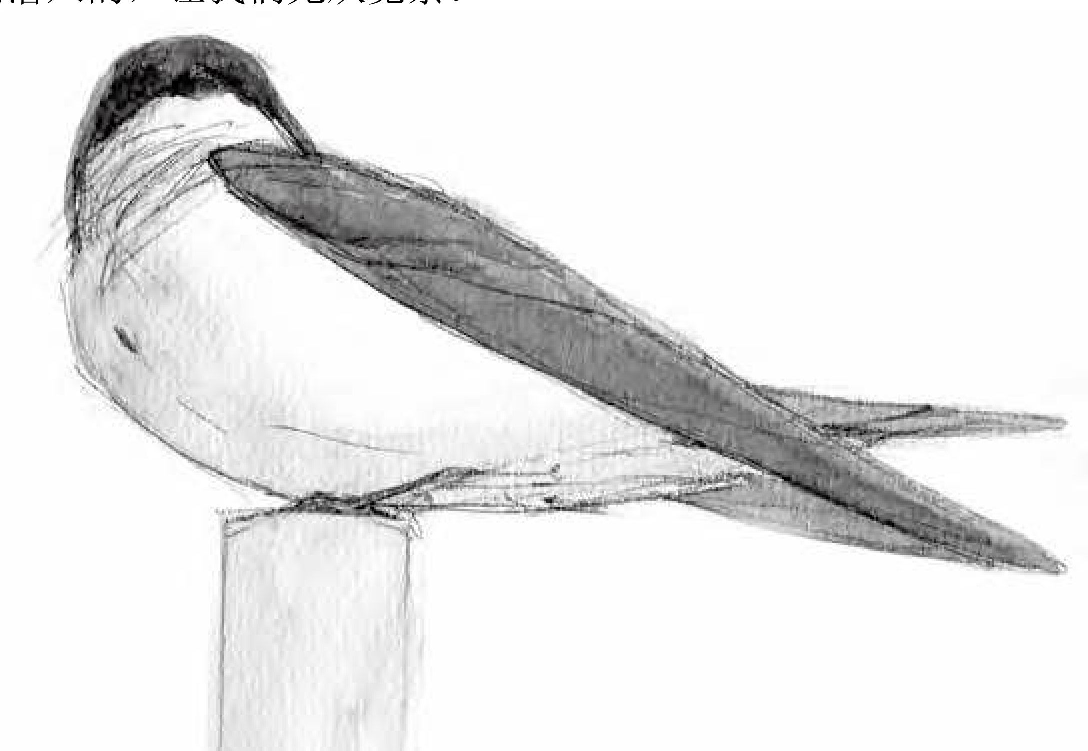
看到一条漂亮的玻璃绿蛇，长约十五英寸——腹面颜色浅。眼睛下方，沿上颌边缘处有一块黄斑。

1852年6月12日

桥边，水面上方的电报线上停着一排（12只）白腹树燕。这个栖脚点空气相对流畅，适合它们停泊，它们正在上面整理羽毛。如果你能提供一个足够通风透气的栖脚点，就连天堂鸟也会来拜访。

1851年6月13日

我再次上山，朝老豆子地的方向走去，途中我倾听着那古老又熟悉的不朽之声，那是我亲爱的蟋蟀的吟唱，它潜伏在所有其他声响之下。开始我听到几声清晰的“嘁嘁”声——但是当这几声停止后，我听到了无处不在的大地之歌，之前我的耳朵竟然没能感知到。在这普遍的大地之歌花床里，蟋蟀的嘁嘁声只是几朵高大的花朵——我不知道，在这大地之歌的后面或下面，是否还有其他吟唱，更加无处不在的吟唱。春天它刚刚唱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秋天它将何时停歇？或者它是悄悄潜入的，让我们无从觉察。



树燕（tree swallow）

1852年6月13日

土拨鼠无疑能在洞里听到步行者的脚步声从大地中传来，所以它们不会出来……我看到4只狡猾的小土拨鼠在啃食矮草。它们大约长到成鼠的三分之一大小了，住在科南特老宅的地下。我曾误以为其中一只是生锈的铁块。

1853年6月13日

悬崖下黑森林里那只罕见的漂亮小鸟是什么鸟？背部黑色，带白色斑点和横纹——胸部有个血红色的三角形大斑点，胸部侧面及腹部是白色。它的啭鸣声像拟黄鹂，但是声音更加轻柔、甜美。它很温驯。我在书里没发现相关描述——我觉得肯定是（玫胸）白翅斑雀。

开始我以为看到了北美红眼鸟（即棕胁唧鹀）。它蹲在一杆外，侧面对着我。我正打算叫索菲亚过来看——这时它转过身来，胸部正对着我，于是我看到了它那血红色的胸部——一块色彩亮丽的三角形大斑纹，覆盖了大半个胸部。它就待在悬崖下的老路旁，在凉爽荫蔽的林下灌木丛间。遇到这么稀有的鸟类，是令人难忘的事件。不管是丰富，还是稀有，鸟类和野花都很类似。遇到美丽的稀有鸟类，就像遇到美丽的稀有野花，也许此生无缘再见——至少如紫花大流苏兰那般。在森林里看到你从没见过的某种美丽鸟儿，大大提升了森林的荒野感和丰富性。

1855年6月13日

钱宁在一棵苹果树上发现了一个属于扑动䴕的树洞，里面有5枚珍珠般的鸟蛋，洞口离地面约六英尺——洞口大小刚好可以把手挤进去。他还看到一个斑点矶鹞（即斑鹬）的鸟巢——里面有4枚鸟蛋，地点在哈伯德草甸，二色栎原来所在位置的另一侧——还看到两个（东部）极乐鸟鸟巢，里面都有鸟蛋，一个在苹果树上，一个在河边的柳树上。

1858年6月13日

我在一棵小云杉上看到一个歌带鹀的鸟巢，那棵小云杉就立在沟渠入水处。鸟巢建在粗壮的树枝上，离地面十五英尺，外部坚固，由粗糙的莎草制成，内衬是柔软些的莎草，然后铺了一点动物毛发，内腔很小——一个非常坚固厚实又轻便的鸟巢，形状像倒立的松果——里面躺着4枚鸟蛋。在这些泥炭藓沼泽里，它们筑巢的方式很特别——明显会根据水位调整巢的高度，建筑材料也有所不同。有些鸟蛋底色呈现出明显的蓝色调。

1851年6月14日

现在我已经沿着这条路走了一小段距离，太阳躲进西天边的低云里，挂起它橙红色的窗帘。我坐在墙边，这时我听到了美洲麻鸭的叫声——就像是隔壁农舍院子里有人在泵水饮牲口，又像是寒冷的早上有人在门口劈柴——我可以想象它在草甸上打桩的样子，它还是泵水者。我立即动身去找它——但是走了三分之一英里后，那叫声听起来并没有近多少，而且它声音中的两部分好像不是来自同一地点。这声音有什么特性，能让它在大自然的主音上穿透那么长的距离？最后，我顺着声音来到草甸上的小溪旁，就在哈伯德树林后面，但我还是不能判断它在小溪这一侧还是那一侧。当我走到离小溪不到六杆远时，它的叫声突然停止了——后来我再也没听到。我猜我惊动了它。之前我离它比我想的要远——同样，现在我离它比我想的要近。很难想象，那么小的生物会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它只是在用水泵一样的肺部吸入然后喷出水流。

1853年6月14日

钱宁说，昨天他家的狗在追赶一只土拨鼠。土拨鼠爬上一棵橡树，然后坐在十英尺到十二英尺高的一根粗枝上。

1855年6月14日

我告诉钱宁往伍德桥的一个榫眼里看看，那里有白腹树燕的鸟巢

——当时我们正划船经过桥下——但是他笑了，不相信我的话。我坚持让他去看——当他爬上去时，惊走了那鸟儿。里面有5枚鸟蛋。“看到周围有羽毛了吗？没看到吗？”“看到了。”他说。

1855年6月14日

看了钱宁昨天发现的斑鹬鸟巢。很难在广阔的草甸上再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其实并没有鸟巢，只是小桤木下，蔓越莓枯叶、草和残茬间的一个小坑。成年的大鸟从我们下方飞走了——开始低低地隐在草间，然后扇动翅膀飞起来，同时发出焦躁的声音，吸引了其他鸟儿的注意。之后，我经常发现其他鸟低飞过草甸，然后落下来，发出同样的警报声。昨天鸟巢里只有4枚蛋。今天，钱宁惊讶地发现，里面除了有他昨天没拿走的2枚蛋，另外还有一只斑鹬幼鸟——一小团灰色的绒毛球，背部中间有一道黑条纹——但是它已经足够大，足够成熟了，刚才还蹲在2枚鸟蛋旁，现在就撒开长腿快速跑开，藏到了草丛里。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逮到它。它怎么会和这些鸟蛋在一处呢——别忘了鸟蛋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孵化出来。昨天钱宁连它的影子也没看见。J.法默说，斑鹬幼鸟一出生就能跑，山鹑和鹌鹑（北美鹑）也是。他知道有这个本领的鸟也就这几种了。这两枚鸟蛋没有坏（我打开其中一枚，钱宁打开了另一枚）。这只幼鸟来自别的鸟巢——或者是雌鸟前一窝的？

1850年6月15日

今天我捡起一块猪下颌骨，上面有健全的白色具齿和獠牙——这让我想起动物的健康和旺盛生命力，那是与精神健康截然不同的品质。这种动物的成功凭借的不是节制和纯洁，而是其他品质。

1852年6月15日

水中，黄色金龟子的甲胄反射着像黄金和红铜似的光泽。

1852年6月15日

黄昏时分，鱼儿跃出水面。草甸上闪烁着萤火虫的点点古铜色光芒。长庚星倒映在水面上，被涟漪无限复制着，就像明亮的火花在不断向上飞溅。

1860年6月15日

站在那里时，我听到一种特别的鸣唳，像鹰啸（节奏相似），但是更加浑厚，或者说更加铿锵。我今年好像听过这样的鸣叫声——听着像鸻鹬，无限遥远——越过蛤壳平原从远方传来。我朝小山走了六杆远后，听到了熟悉的鸻鹬叫声，是高原鸻（高原鹬）——我抬起头，看到有一只正笔直立在栅栏上（看着像大鹛——或是抻长了脖子的小鸡）。过了一会儿，它起身朝西南方向低飞而去，然后掉转方向沿河飞行，飞得略高了一些。它的大小跟鸽子差不多——但是翅膀振动频率更快。然后它飞高了，飞行路线类似之字形，好像不确定在哪里落脚——它越飞越远，最后，当我几乎看不到它时，它俯冲下来，落在了赛勒斯·哈伯德（Cyrus Hubbard）家附近的地里。

1852年6月16日

牛蛙趴在莲叶上，露出它们那鼓鼓的老式马裤黄的喉咙，瞪着两只突出的大眼睛。它的整个背部都露在外面，同时暴露出一大片肚皮。它的眼睛像毛茛或黄睡莲的花蕾——不时地眨动着——大大的耳膜裸露在外，镶深色边。看上去它如泰山般岿然不动。它咕咕叫起时，黄色的喉咙鼓胀起来，从远处看就像莲叶上升起的一轮小月亮。

1853年6月16日

走近那株朴树时，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鸟被困在灌木中了——我转身过去帮它。我觉得也可能是一只松鼠在苹果树上冲我吠

叫呢。最后我才发现，这声音来自我脚下，是从地上的一个洞穴里发出的——声音很响亮，介于“咕噜”和“呼哧”之间，但是跟红松鼠有时发出的那种声音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只是更响亮。我往洞里一看，发现了一只土拨鼠的尾巴和两条后腿，它好像正在跟洞内深处的另一只土拨鼠打斗呢。我伸手进去，小心地抓住它的尾巴。虽然我不得不使出很大力气，但最终还是把它从岩石间拽了出来——真是一只健壮肥硕的大家伙——我把它往下坡扔了一小段距离。它一时摸不着头脑，可是等恢复过来后马上又往洞口冲。但是我挡着路呢，它只好朝别的方向落荒而逃。

1853年6月16日

我顺流而下，在新房子对面停船，去采那种高草。这时，我听到从风箱树间传来一种声音，像是黑鹂幼鸟发出的。我站在风箱树树根上仔细观察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了一对秧鸡或泥鸡（即弗吉尼亚秧鸡）。它们正在风箱树下四处逃窜，掠过泥地，蹚过浅水，一边飞一边吱吱嘎嘎地叫着，好像它们的鸟窝或幼鸟在那儿。它们的大小类似知更鸟——短尾——两翅和尾部白缘——鸟喙长约$1\frac{1}{2}$英寸——其中一只腹部橙色。背部有褐色甚至黑色斑点，胸部和腹面颜色如斑鸠，眼部四周和面颊灰色。它们好像不爱飞——很长时间都不愿从我旁边过去——因为要待在风箱树下，它们必须经过我身边。

1852年6月17日

近几天晚上，天气开始闷热起来。清晨，蟋蟀的叫声仿佛使大地的梦境残延到了白昼。我喜爱黎明时分，这时蟋蟀仍在嘁嘁地鸣叫着，秉着新鲜滴露的信仰和承诺，仿佛夜晚还没有退去——它在歌唱清晨的纯洁。此时，蟋蟀的嘁嘁声清新鲜活，仿佛闪着晶莹的露珠。当蟋蟀的叫声美如仙乐，人世间便不会有罪行。

1853年6月17日

昨天我没提那只弓背大蜻蜓。它盘旋在船上方，虽然头的朝向和船的航向相互垂直，看上去也没有往船行方向飞行，但是它始终完美地保持着与船的相对位置。哪艘轮船能像它这样娴熟地倒转桨轮啊？

1852年6月18日

大黄蜂的蜂巢由许多层薄薄的纸样物建成，相邻两层相距$\frac{1}{8}$英寸左右，那么它的墙壁厚一英寸到两英寸。这样建造蜂巢可能是为了保暖、干燥和减轻重量。于是木匠学会了建造双层墙。

1853年6月18日

今晚看到瞎马刘易斯，它原本在火车站的锯木机那儿干活儿——现在出来放风，正在路边吃草。但是它每迈一步，后腿就会痉挛性地高高抬起，好像整个大地都是锯木机的踏车。马儿爬在踏车的凸面上，而踏车在一刻不停地从马儿脚下滑走，观之令人心痛——但是这象征着马儿主人的道德状况，还有所有工匠的道德状况。对相对于艺术家而言的工匠——包括所有从事重复性劳动的人——来说，整个大地也是一辆踏车，重复性劳动很快就会导致类似的痛苦畸形。这匹马的腿部肌肉可能会永远留下劳役的印痕——而人的苦役印刻在他的眉头。

1853年6月18日

还没到满月。我穿过火车站附近的田地，看到西方的天边挂着新月状红霞，是番红花的红色，正接近鲑鱼红，也许色彩有些暗淡。露水打湿了草叶。长庚星已现，但是其他星辰还遮盖着脸庞。没有风。在暮色中，我看到一只夜鹰，它低低地掠过大地。我听到一只甲虫嗡嗡地从我身边飞过。草甸上已经露出萤火虫的点点绿光。跨越小溪边的篱笆时，我的手差点压在绿叶间的一只萤火虫身上。

1853年6月18日

从远处倾听，小镇的声响是狗吠声，来自那种与人类结盟的动物。还有咣当咣当的马车声，因为现在是星期六的晚上，是农夫进城购物的日子。狗是被驯化的狼——同样，村民是被驯化的野蛮人。但是靠近小镇时，我听到了草中蟋蟀的叫声，从亘古到无穷，无尽地响下去。一只蚊子在我耳旁哼唱——然后一只金龟子响亮的嗡嗡声淹没了小镇的所有声响。宇宙浩瀚无穷。

1853年6月19日

在弗林特湖，我在通往码头石的小路中央，看到了威尔逊夜鸫（韦氏鸫）的鸟巢——它建在三四株一枝黄花的绿茎间，离地五六英寸高。鸟巢由干草或树皮纤维建成，上面还松松地挂着些橡树枯叶，使得整个鸟窝看上去有九英寸到十英寸宽，很有欺骗性。巢里有2枚蓝色鸟蛋。这个鸟巢看上去像是偶然的堆积物，是谁教鸟儿这样建巢的？

1859年6月19日

在爱默生地块的短柄斧型小路上，我发现了鼯鼠窝和鼯鼠幼崽——窝建在瓦尔登湖南侧——位置在山顶。那里的一棵小橡树下有个存在了好多年的小树桩，鼯鼠窝就在树桩中间的洞里，上面覆盖着落叶和一块树桩碎渣——窝看上去是干草铺就的。我看到3只幼崽跟着妈妈从里面跑出来，爬上一棵纤细的小橡树。幼崽刚刚半大，看上去很无力，尾部柔弱——虽然爬起来很吃力，但是其中一只快爬到树梢了，要知道那棵橡树高二十五英尺。它们的爪子发育得快，一定非常锋利。那位母亲就在附近，停在一段烟斗大小的突出木茬上，顺时针绕在上面。跟我们这里的其他松鼠相比，它的头和口鼻部更圆。幼崽有被鹰叼走的危险。

1860年6月19日

看到一个鸟窝里趴着4只羽翼半丰的褐嘲鸫，它们把这个窝挤得满满当当，简直已经溢出来了，让你觉得它们可能会中暑身亡。其中3只头朝向同一侧，另一只横卧着。要是被狐狸吞下，简直是眨眼之间的事！

1840年6月20日

一本好书的书页间，也许回荡着森林绿叶间的天籁之音。有时，我会听到橙顶灶鸫那清新铿锵的鸣声，它引诱着我多翻数页——有时，我能在书中听到松鼠急促的嗤笑声，那是它钻进墙里时发出的。

1852年6月20日

我开着窗，躺在床上——这几天晚上很暖和，甚至可以说是闷热——偶尔能听到牛蛙浑厚的喇叭声，像音乐一样从河岸边远远地传来，好像这个世界已经被它们占领。住在镇里街道两旁的人白天从来没看到过牛蛙，也很少听到牛蛙的叫声——但是，在这寂静、闷热的夜晚，这喇叭声响彻小镇，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家家户户都能听到，仿佛你一觉醒来到了地狱。有那么片刻，我不知道自己身在哪个世界。

1853年6月20日

在白橡树旁的树林里，我看到一只小臭鼬爬上河岸。一个滑稽的小家伙，身长约六英寸，身宽几乎相同。它毫不退却，直面着我。实际上，我被它逼得连连后退，退了五分钟之久。可能我站在了它回自家洞穴的路上。

它宽宽的黑色大尾巴上带着白尖，像小猫的尾巴一样竖在身后。它的前额和头顶上有一条宽宽的带状纹——从头顶开始变成两条白线，穿过背部，两侧各一条——口鼻部也有一条窄窄的白线穿过。它躬着背，时而前进几英尺，时而后退几英尺，反复掉转尾巴对着我——准备好了像大臭鼬一样向我射击液体。这是它的本能——同时，它一直低声哼哼

着，像小猪或松鼠。这提醒了我，红松鼠、土拨鼠和臭鼬发出的声音类似。至今为止，我已经见到了兔崽、臭鼬崽，也许还会见到土拨鼠幼崽。

1852年6月21日

今天我看到了雪松太平鸟，它又叫“浆果鸟”。我以前没见过它们，不过我觉得听到过它们的叫声——它们那柔美的“赛林国”鸣音，像飘在空中的汩汩泉水。漂亮的羽冠让它们看起来十分俊俏——还有栗色的胸部。它们准备好开吃浆果了，不过要等到浆果成熟的时候。



雪松太平鸟（cedar waxwing）

1853年6月21日

前些天，我看到一只扑动鴷在敲击苹果树的一根枯枝，扩大里面的树洞。那时它们可能还没有产卵，但是今天，我看到两只快长成的幼鸟，几乎跟成鸟一样大了。它们从树洞口探出头来，露出镶着斑点的漂亮胸部，起劲地叫着要东西吃——也或者是因为热得太难受。如今一定

有鸟儿正被高温煎熬着——那么密集地挤在窝里，而且阴凉可能也不够好，它们能耐心在里面等待那么久，真是奇迹。

1852年6月22日

更多雷雨云正在逼近——而我还能看到刚刚飘过的那几片云朵的身影。草甸上无数的萤火虫在闪烁，仿佛闪电为它们补充了光能。东南方和北方的天空上，低低地压着远去的雷雨云。它们在低空释放着闪电，闪电勾勒出乌云的形态，好像是萤火虫在挥动翅膀——或者，那更像是发光虫稳定的光芒。它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草甸。

1853年6月22日

我去寻找马里兰黄喉地莺（普通黄喉地莺）的鸟窝，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什么动物把它从莎草丛里叼走了——但是我发现了掉出来的一枚小鸟蛋。田野里发生着多少这样的悲剧啊！

1852年6月23日

黄褐森鸫随时都在歌唱。它的歌声能让我同时想到凉爽的清晨、闷热的中午和宁谧的夜晚。这个时候听起来，是酷爽的活力。

1852年6月24日

狗在骚扰一只半大的土拨鼠——土拨鼠没有转身跑进地洞，而是倒退着进了洞，脸朝着那只狗和我们，咬紧牙关，视死如归。就连这个小家伙都能自我防御，凭着锐利的牙齿击退恶犬。对于这种动物来说，凶狠地咬牙真是非凡的习性。

1857年6月24日

去法默沼泽地（Farmer’s Swamp）寻找（东部）鸣角鸮的鸟窝，法默曾在那里见过它。首先沿着林中第一条小路向左走四十五杆左右，然后左转再走几杆远，终于我在一棵中等大小的白松上看到了鸟巢，它建在靠近树梢的位置，离地约三十英尺。

我站在树旁，大鸟从我身旁几杆远处掠过，一边飞一边发出喵呜的叫声，飞入灌木丛后还在继续叫着。一只黑鹂紧随其后追赶着它。我发现鸟巢是空的，搭在几根横枝上，在松树主干的旁侧，但是离主干很近。鸟巢是用不到八分之一英寸粗的细枝建成的。从上方俯视鸟巢几乎是平的——中间部分只比四周低一英寸——直径十六英寸，六英寸到八英寸深。材料是下方沼泽地里的泥炭藓和莎草，中间混着小树枝。内衬或者说巢的内底是一条条粗糙的葡萄藤树皮，所有材料都紧实地织在一起。葡萄藤的树皮是多么普遍又重要的鸟巢建筑材料！大自然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鸟巢上有幼鸟的粪便，有一大缕动物皮毛，还有$2\frac{1}{2}$英寸长的几块小骨头。与此同时，大鸟不时焦急地发出嘶哑的叫声——声音有点像山鹑——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不断从我旁边飞过，然后飞落到树木上或灌木丛中。我爬下树后，发现一只已经长到三分之二大小的幼鸟正蹲在相邻树木的一根树枝上，离地约十五英寸——它自始至终都在用那双黄色的大眼睛瞪着我。幼鸟鸟羽是灰色的，角也是灰色，喙近黑色。当我从它附近走过时，它持续地转动头部，始终看向我，而身体却纹丝未动，直到头朝后，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但是它没有起飞的意思。这时，我觉得自己真切地听到了小狗的叫声，就在四五杆外的灌木丛间，正冲我小声地吠叫着——“汪汪汪”，估计是一路跟着我来沼泽地的。那声音和非常小的小狗或是小狐狸的叫声一般无二，但发出叫声的是那只大鸣角鸮，因为我很快就看到它在那里鸣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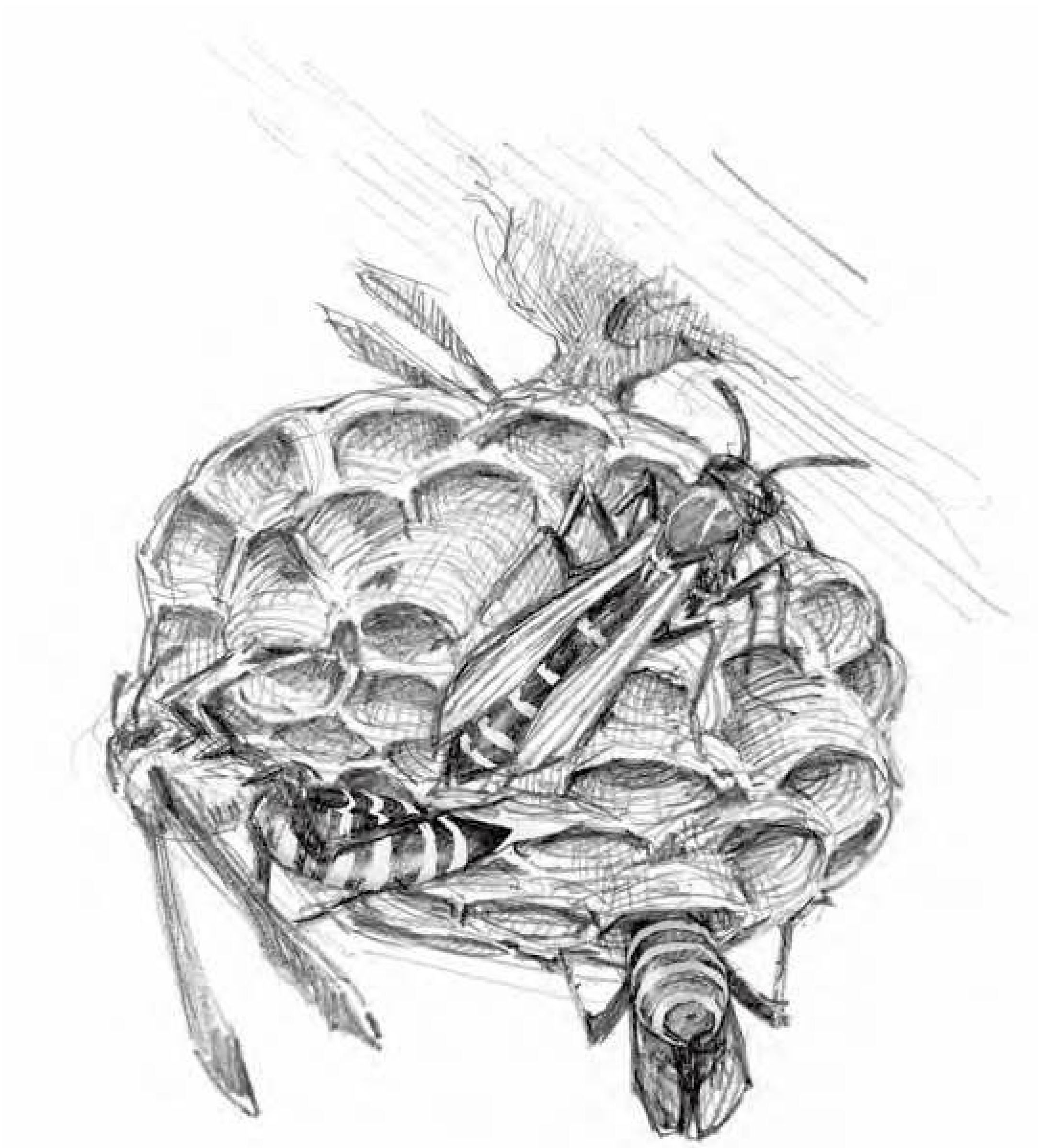
1840年6月26日

如果狗向你冲过来，你就吹哨召唤它。

1852年6月26日

一只在水上行走的昆虫投下的影子，由7个球形阴影组成——前排的4个阴影面积小些，后排的2个大些，中间的那个最小。单从水底的阴影看，你猜不出水面上那只昆虫的形态——一切都被水改变了形状。但是不管阴影多小，都是中间颜色最黑，边缘有暮光般的光晕——此外，水面涟漪不停地波动，让水底的昆虫影子有了一种流动的感觉。

1857年6月28日



胡蜂（paper wasp）

今晚看到一个黄蜂巢（指胡蜂巢），建巢用的纸样物跟大黄蜂的一样——一层层水平排列，有些是浅褐色的，有些是白色的。这个蜂巢是宽阔的圆锥体，最窄的地方直径约两英寸，锥尖朝下，上面有个洞口，洞口直径约$\frac{1}{2}$英寸。蜂巢是在布朗夫人家的前门上方发现的，悬在凹处的护板上。她怕黄蜂，于是我帮她把蜂巢扫掉了。几天前我见过外观相同的一个蜂巢，跟这个一样大，挂在我家屋顶的最高处，就在我卧室窗户上方。（现在，我家那个蜂巢直径已达五英寸。记录日期：7月7

日。）里面只有一个蜂房，从上方悬垂下来，直径约$1\frac{1}{8}$英寸，四周包裹着两层薄薄的纸样物，两层间距$\frac{1}{8}$英寸或略宽。这种黄蜂乍一看很像蜜蜂——腹部都有黄色条纹。巢室里有住客，外观和动作都像幼虫。

1851年6月29日

从远处草甸上传来长刺歌雀匆忙的歌声，歌曲的开头部分断断续续，间隔很长。它刚刚展开歌喉——却突然停住，仿佛是被四季的狱卒喝止了。它的这首歌到此为止了，将永远不会完整。它们和人类一样，有感而歌的季节非常短暂。

1852年6月29日

北美豹蛙（？）是我们这里最漂亮的蛙——青铜色条纹，褐色斑点，斑点四周及斑点之间是亮绿色；它丝毫不理会落在它身上的苍蝇。蛙和龟身上有条纹和斑点，目的是隐藏自己。锦龟把喉部伸到莲叶上方，喉部上的浅黄色条纹，能让它看起来不那么惹眼。泥龟的颜色同泥土一样——林蛙和雨蛙的颜色同枯叶——牛蛙的色彩同莲叶——蟾蜍的颜色同大地，等等。树蟾的色彩则同树皮。

1860年6月30日

我在院子里看到蟾蜍白天蹲据的一个土坑。那是个圆坑，宽度和它身体宽度差不多，一端向下延伸了我小手指那么长。总的来说，形状确实像乌龟窝——但是底面没那么宽阔，而且没那么深。


蟾蜍蹲在那里乘凉，完全隐藏在地下——头朝洞口，等待着夜幕降临。

1852年7月1日

萨德伯里（Sudbury）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听过土拨鼠发出呼哨音。

1858年7月2日

不管我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听到黄褐森鸫的歌声。它在为我们重新圣化这个世界，日夜不息。于是，这个世界又适合我们居住了，而且不仅是适合而已。

1853年7月3日

劳雷尔·格伦家地里的橙顶灶鸫鸟巢建在一片开阔的松树林边，藏在一根掉落的松枝下，上面还盖着一堆橡树枯叶。鸟巢就在这些东西里面，顶部像圆屋顶，入口在一侧，入口的高和宽与整个鸟巢的高和宽相等。巢里面铺着枯松针。

1854年7月3日

哈伯德浴场水底的蛤蜊真是太多了。我直起身，让水面齐到脖子，然后并拢双脚，两脚夹着掀起蛤蜊，这样不用低头就可以用手把蛤蜊接过来。第一次就捞了3只蛤蜊，而掉下去的更多。

如果你想想一只胳膊下夹两只瓜有多难——而且还是在水里这样做——你就能推算出我捞了几只蛤蜊了。

1860年7月3日

我们去大草甸寻找泽鵟的鹰巢（6月16日看到的那个）。鹰巢占地仅一两英尺宽，藏在香杨梅树丛（高三英尺）深处。再次找到它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我们几乎绊倒在一只幼鸟身上，才找到它。一只如我拳头般大小的幼鸟正趴在光秃秃、没有凹坑的窝里晒太阳，它的头很大，

瞪着眼睛，张着嘴，或者说喘着粗气，现在身上只有灰白色的绒毛——但是我发现了另一只幼鸟，它爬到了约一英尺外，正在灌木丛中乘凉或是躲避危险。这只同样超过成鸟的一半大了，长出了小羽，脸上有着更加愤怒的鹰的神情。愤怒竟能如此自然地挂在幼鹰的脸上。现在是下午3：30，大鸟不在家——也看不到我们。此时它们未谙世事的幼鸟趴在沼泽中香杨梅和蔷薇树丛下喘着粗气——等待父母带吃的回家。

1852年7月4日

水面上，水虫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在一起。它们不停地运动，是要干什么——绕着这一小群的中心点不断地转圈（似乎是从莲叶背面的虫卵里孵化出来的一家子）。难道这种运动部分是用来挫败鱼的猎食计划的？我觉得它们是从日出开始活动的——之前它们在哪儿？

1853年7月4日

有些蝴蝶真是太美了——深钢蓝色镶浅蓝色翅缘。

1852年7月5日

我看到很多蜻蜓沿着二分溪（Second Division Brook）曲曲折折地向前飞舞——有绿色的，也有蓝色的，都长着黑色的翅膀，有的像天鹅绒一般。它们只待在小溪边。大自然在给它们上色时多么慷慨！颜料很低廉吗？——它们的创造者的想象力多么自由！

1852年7月5日

我抓了一把小水虫，一共有15个到20个左右，每个都是苹果籽大小。有些乡下人叫它“苹果籽”，据说是因为气味。我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但是不确定那是苹果味。我倾向于认为，给它们起这个名字是因

为形状。

1857年7月5日

我窗户上有一根黑桦木，枝上缠绕着一些硬硬的茧。今天早上出现一只蛾，显然是从其中一只茧里钻出来的。这只蛾翼展$4\frac{1}{4}$英寸，身长约$1\frac{3}{4}$英寸。它几乎全身黑色，包括翅膀和身体——两只短粗的羽状触角都是黑色的。四只翅膀都是石蓝灰色翅缘，翅缘中间有一条明显的黑色波浪线——翅膀中部也有一道石蓝灰色线纹，但是边界略模糊。两只前翅的翅顶角附近，各有一个圆圆的黑点，也称眼斑，前翅翅缘内有一个淡蓝色的新月形斑纹——眼斑外侧有淡紫光泽。一条短短的白色波浪线从新月斑纹起始，穿过眼斑。后翅黑线以内，沿石蓝灰色翅缘，有一排矩圆形黑斑点。前翅头部两侧各有一条模糊的浅色线纹。翅膀和身体腹面是暗紫褐色，背面是黑色。腹面比背面漂亮得多，色彩更亮丽。腹面翅膀中央位置有一个浅色或叫石蓝灰色的三角形斑点，尺寸很小。身体两侧各有一条纵向白纹，中间有一排褐色斑点。这显然是普罗米修斯蛾的雄蛾。

腹面漂亮的紫褐色（接近巧克力紫）构成了一只小型蛾的图案，只是形态不同。茧长约一英寸，周围是已经枯黄的桦树叶，树叶几乎完全裹住了它，下面还能延伸出一段——茧很硬，很结实。浅色丝线密匝匝地缠绕在叶柄上，然后又缠绕在树枝上，缠绕距离达半英寸多，叶柄以上和以下都缠得密密的。有时没有真的叶柄做中心点——丝鞘可以在枝上滑来滑去。

1852年7月8日

最漂亮的那棵黑柳，现在已经长满了镰刀形的柳叶。在附近的一棵黑柳树下……我发现了一只奇妙的（月）蛾，它正平铺在宁静的水面上，好像睡着了（它们似乎白天睡觉）。它跟小型鸟类一般大小，翼展五又二分之一英寸，长三英寸。鉴于它翅膀所处位置，这应该不是完全展开翅膀的尺寸——弯月形的尾突非常细——翅膀海绿色，上有4个惹

眼的斑点，斑点内部颜色发白——周围有一道红线。翅膀尾端靠近尾突处有浅黄缘，但是上端靠近头部的翅缘是褐色、褐橙色和黑色的。它的身体非常粗壮、坚硬，上面覆盖着类似绒羽的细毛，身体长$1\frac{1}{4}$英寸，宽$\frac{5}{8}$英寸。它的模样让我觉得很有热带特征——我猜这里是某个物种的北部界缘。这说明，如果整年都是7月，大自然会创造出更多奇妙的物种。到了晚上，它开始活动——开始我以为它死了，但是晚上它在狱中制造出很大噪声。那监狱是个香烟盒。一到白昼，它不管飞到哪儿都会随处一落，甚至会落在水里，就地沉沉睡去，直到夜晚再次降临。

1855年7月8日

在牧场上，我看到十二杆远外有一只双领鸻，它正在为鸟蛋或幼鸟的安全而烦躁不安——吱吱地尖声大叫着。它颈上有一道白环，胸部有两条新月形黑纹。现在，它们不像6月里那么常见，那么吵闹了。

1851年7月11日

现在是10点半，我听到哈伯德谷仓里小公鸡的啼鸣——它已经在期待黎明了。是我们脑子里带翼的清醒思想，在期待着明天的到来。在任何时候，这个声音都让人激动不已。对我来说，这些禽鸟的啼鸣和咕咕声价值更高，远远超过它们的大腿肉和蛋。

1852年7月12日

林荫道上，斑鸠（哀鸽）在你面前扇动着翅膀，或是伸长脖子探出头来——打破身体的平衡。这种鸟起飞的速度很慢。

1852年7月12日

再次去蹚水……在泥里走路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你得不时地把蚂蟥摘下来。

1857年7月12日

今天下午极度闷热，外面没有几个人。牛儿站在水里，肚皮贴着水面——尾巴不时地抽打着身体两侧。

1859年7月12日

晚上9：30，我看到一小窝刚刚离巢的家燕，一共四五只——它们一起蹲在柳树荫里一根枯枝上，彼此靠得很近，离水面约四英尺。今晚，尾羽还没长齐的它们就在这儿过夜了。当我从旁经过时，成鸟发出警报，在它们周围叽叽叫着。船载着我向前漂，离它们不到四英尺远了，可它们还是没有动，也没有表现出醒来的迹象。我可以伸手把它们都捧走。它们是在附近谷仓或其他地方孵化出来的，学会飞翔后被立即带到这里来栖息，因为这里凉爽又安全。对它们来说，没有更凉爽、更安全的地方了。我观察到它们会带幼鸟停在电线上——它们在那里教幼鸟飞翔。

1856年7月13日

昨天听到一声响亮的尖叫“咳—哔”——我觉得那是灌木丛里受了惊的土拨鼠的叫声——它是位口哨音乐家。现在我觉得那叫声又有点像斑鹬——还有兔子的吱吱叫，不过这声音更响亮，更尖锐。然而今天寂静无声。

1852年7月15日

今天，我看到成群成群的黄蝶（云纹粉蝶）在我们面前纷纷飞散开

去。这是今年夏天第一次看到。当时我们正行驶在瓦尔登路上，准备去采浆果。

黄蝶舰队即将登陆。在马路以外的地方，我见过成群的黄蝶吗？它们是这个时节盛开的黄花，无处不在，就像一支鲭鱼舰队，别看船身小，船帆却很大。它们一会儿密匝匝地聚集在马路上，就像许许多多纵帆船泊在港口或避风港里，甚是壮观——一会儿又在我们靠近时突然纷纷散去，像黄色的雪花在空中翩翩飞舞，或者，那是好风在召唤帆船离港，将它们散布到无边无际的海洋中去。

1854年7月15日

我的思想驱向内心——就像云朵和树木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就连耳边蚊子的嗡嗡声也有内驱性——当时我正在阴湿的树林里采蓝莓。

1851年7月16日

白芷的伞形大花序已经结籽了。我在上面发现了那种爬得很慢的绿色蠕虫（东部虎凤蝶的幼虫），带黑黄色条纹和斑纹——像是东印度产物。如果它们长得像大象那么大会怎样？会颜色更温和吧。

1851年7月16日

原野春雀银铃般的叫声就像叮当作响的硬币——牧场商铺柜台上的那种纯银硬币。

1857年7月16日

穿过牧场上方的山麓时，我看到前面有一只（鹿）鼠，或者是两只。它们在草中半隐半现的通道处看了我一眼。你很少能见到鹿鼠，因为这些“小鹿”跟真正的大鹿一样，会在你眼前突然消失，仿佛原地爆炸

了一般。



白脚鹿鼠（white-footed deer mouse）

1854年7月17日

现在，叮人的斑虻（鹿虻）非常讨厌。它们会落在你脸上，五官都不放过，像小恶魔一样骚扰着我们。

1856年7月17日

今天我在蛤壳浴场洗澡时，看到大群大群的小鱼在靠近河岸的清澈浅水中游来游去，看着像（金体）美洲鳊鱼。它们选择这些地方生活貌似是为了安全。它们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徒手捕捉它们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它们会在最后关头迅速逃脱。但我还是用双手扣住了3条。这些鱼的虹膜的金色更亮，而整个腹部的金色明显更浅——背部和体侧上半部分是淡褐色，体侧有一道明显的黑纹（我觉得这是美洲鳊鱼的标志），腹面肛部后侧相对来说比较透明。水流尽后，我惊讶地看到它们在我双手捧成的杯形空间里起劲地又弹又跳，从一侧翻到另一侧——弹跳了很久。惊恐时它们可能会跳上漂浮的木板或岸边的莲叶，这弹跳的

本领能让它们再从上面跳下来。但是它们的生命力非常脆弱，离开水后，很快就被阳光和空气杀死了。但凡你手里有一点水，它们都可以钻过你指间最小的缝隙溜走。这些鱼大小不一，但大体长约$\frac{3}{4}$英寸。

1856年7月17日

在霍斯默泉弯腰喝水时，我看到水底有上百个石蚕鞘，像浅色的石子——还有12只到20只石蚕趴在水槽壁上，刚爬到一半——显然是正在离开水面，以便发育为成虫。

1852年7月18日

今天是水中的安息日，也是空中和陆地上的安息日——就连还不到你手指一半长的狗鱼，也在莲叶间蛰伏着，遵守着安息日的神圣。

1860年7月18日

马利筋上飞来许许多多橙褐色大蝴蝶（帝王蝶），腹面带黑色和银色斑点。有马利筋的地方，你都能看到这种蝴蝶。

1860年7月20日

显然大量蝌蚪刚刚发育成蛙。在哈伯德家的土地上，用石头墙从大湖隔离出来的小湖里，成百上千只小蛙爬上了岸，享受着新的生存状态——数量多极了。当我走到一杆远外时，它们陆续跃入水中，扑腾扑腾地持续激起无数水花，然后迅速藏进湖底的淤泥里，不见了踪影。它们身长$1\frac{1}{2}$英寸以上。我极少能同时看到这么多蛙，现在池塘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一只蝌蚪了。

1851年7月21日

鹌鹑发出哨鸣——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谁在拱手待命呢？

1853年7月22日

在安努尔斯奈克山（Annursnack）的山香花上，我看到了淡红色的小蝴蝶（红灰蝶），看上去好像植株的一部分。山香的叶片很特别，十分柔软，像天鹅绒一般……

路上见到了黄蝶。

1860年7月22日

在阿萨伯特河对岸，穿过霍斯默松林的那条小路上，我看到一只雕背水龟（龟壳两侧看上去好像各缺了一两个口）。它悠闲地吃着一种常见的粉顶蘑菇。蘑菇伞直径约为两英寸——这棵蘑菇已经被雕背水龟撞倒，吃掉一半了。它的下巴上沾满了蘑菇屑。

1852年7月23日

每个人都说自家的狗不会咬人，但你还是得提防点。

1852年7月25日

黎明时分，褐斑翅雀鹀啾啾地叫着，或者它只是在呼吸，这声响像是大地的有机组成部分。鸟儿以此欢庆清晨的到来。我们的蓝鸲蹲在房脊上啭鸣着，就像春天一样——但是现在，它白天已经不这样叫了。

1852年7月26日

今天去了坎布里奇和波士顿。哈里斯博士（Dr. Harris）说，我的漂亮大蛾是只月蛾，学名是*Attacus luna*——可以被看作皇蛾中的一种。月蛾很罕见，因为它很容易被鸟类捕食。有一次，他正穿过大学校园，看到一只月蛾的翅膀从空中飘落下来，正好落在他脚下。多么悲哀！飘落的翅膀是这种生物曾在空中飞舞的唯一证据——绚丽的翅膀十分宽大，是为在高空承载宝贵的负荷而设计的。那么大多数诗歌，甚至是史诗，就像飘落地面的翅膀，而诗人已被这世上贪婪的兀鹰吞噬了。只有诗歌的存在证明诗人曾翱翔探险过。如果这种蛾胆敢在白天外出，就会有鸟类接过它宝贵的货物，让它的船帆和绳索随波漂流——就像水手看到海面上漂着圆柱状桅杆和船帆时，会报告说看到了沉船，纬度如何，经度如何。

1860年7月27日

我看到一种扁平、薄边的6条腿的褐色大甲虫（水蝎），它正在河滩的淤泥上奔跑，就在梭鱼草下方。它身长约$\frac{7}{8}$英寸，尾部尖细，背上驮着的显然是它的卵——数量约五六十个，卵个头大，深色，一个挨一个地立在甲虫背上，非常惹眼，约覆盖了它扁平背部的三分之一。我用小刀刮下一只甲虫，它脚下好像有一种浓稠的黏性物质，让它得以在水里和泥里奔跑。它从我手里掉了出去，摔下一英尺多的高度，背部着地，然而卵并没有脱落。

1853年7月29日

现在有许许多多色彩缤纷的蝴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别是那种浅红色的小蝴蝶，或者说是红铜色蝴蝶。昨天我数了数，一株*Sericocarpu sconyzoides*（可能指白木紫菀）上就有10只。它们看上去和这株植物异常和谐——仿佛是植株的一部分。对植物来说，觅食花蜜或花粉的昆虫是不可或缺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确实是植物的一部分——蝴蝶不停地飞舞着，翅膀一张一翕保持着身体平衡，让自然呈现出

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今天我在早花一枝黄花上看到了它们，它们的学名是*Solidago stricta*（*S. juncea*）。

1856年7月29日

普拉特（Pratt）送给我一个烟囱雨燕的鸟巢。他说那是两三天前从韦森（Wesson）家烟囱里掉下来的，当时里面还有幼鸟。到我手里时，这个鸟巢的形态是圆球上的一块弧形体。球体直径$3\frac{1}{2}$英寸——这个弧形体宽两英寸，弧体的一边比另一边要长。（内侧沾着一点烟灰。）这个燕子窝可能是靠在烟囱斜壁上建造的——也可能是外缘的一部分被磕掉了。整个燕子窝都是用短粗的小树枝建造的，每根小树枝长一英寸到两英寸，直径$\frac{1}{16}$英寸到$\frac{1}{8}$英寸，像玉米棒那样一层层垒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编织物，厚$\frac{1}{3}$英寸到$\frac{1}{2}$英寸，里面什么也没有铺衬——至少这个燕子窝里没有——但是非常通风。这些小树枝疙疙瘩瘩的，好像是苹果树或榆树的树枝，或是类似的其他树。小树枝由一种非常显眼的白色半透明胶质黏合在一起。这种黏合剂的用量很大——有时会持续延展一英寸的距离，让我想起中国的燕子（爪哇金丝燕）。谁知道呢，也许中国的燕窝能吃，是因为那种燕子能分泌类似的胶质，而且它们建窝时胶质的用量更大。据说烟囱雨燕是在飞行中折断小树枝的。

1852年7月30日

鸟蛋真是宝石啊，特别是蓝色或绿色鸟蛋——当你在林中看到鸟蛋碎壳或整只鸟蛋时一定会这么想！今天下午，在弗林特湖边，我看到一枚蓝色的小鸟蛋被冲到岸边，半埋在白沙里——它躺在那里，半湿半干，再没有什么色彩能比它更美丽，再没有什么宝石比它镶嵌得更得体或是更美丽。这枚蛋可能是从水面上空的某个鸟巢里被摇晃出来的。在乌鸦或其他窃贼劫掠过的地方，我经常会发现鸟蛋碎壳。里面居住着带翼的生命，这蛋壳难道还不宝贵吗？

1853年7月30日

在一株一枝黄花（？）上看到几只虫瘿，每只直径$\frac{3}{4}$英寸，形如果实，又像东方神殿，里面藏着两三只小蠕虫——它们完全改变了这棵植物的命运，指出了动植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动物轻轻一触，表达了它的愿望，于是植物无法再继续开花，无法结出正常的果实，而是把自己奉献给这种昆虫，成为它的摇篮和食物。这表示，也许自然就是某种虫瘿——造物主刺中了她，人类就是其中的蠕虫，于是大自然命中注定要为人类提供遮蔽和食物。植物像对待自己的花朵和果实一样，呵护并珍爱着虫瘿，让它更加完美，为它涂抹颜色——没准还会把它装扮得更加美丽。

1855年7月31日

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先生告诉我，大约48年前，也就是他来到康科德两三年后，磨坊湖里曾经有许许多多牛蛙——当时他在黄色商店里有间办公室。晚上，它们呱呱地高声聒噪着，打扰了乔舒亚·琼斯（Joshua Jones）的学徒们。乔舒亚·琼斯在附近盖了一座砖房并住在里面——不久之后他还建了夹板落锤。但是有一天，霍尔先生去办公室的路上，或者是从办公室回家（因为当时他住在磨坊大坝的另一侧）的路上看到琼斯先生的学徒们正划着船在湖上转，到处敲牛蛙的脑袋瓜子，死去的牛蛙快把一个大浴盆装满了。在那之后，人们就很少听到牛蛙叫了。不久之后琼斯先生就安装了夹板落锤，牛蛙自此完全消失了，好像是被夹板落锤的声音吓跑了。不过，也许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比如我就听说过一个人——落锤的声音如此严重地干扰了他的生活，出于同情，牧师收留他住在老牧师公馆。

1854年8月2日

草甸上有几点萤火虫的光芒。我不确信又大又亮又高的那点光芒是萤火虫还是流星。流星是居住在苍穹之顶的萤火虫。

1856年8月2日

一只绿鹭无声无息地扇动着翅膀，一边飞一边好奇地偷偷瞄向小溪两侧，一会儿看这边一会儿看那边，飞在离水面三十英尺的高度。这种上古的鸟类——一种夜行动物——与这条河的性质相符，做康科德这条死河的吉祥物正合适。它慵懒地飞翔着，与慵懒地流淌着的河水相互呼应——它越飞越慢，就像康科德的细流，有时甚至就像我自己的脉搏。

1859年8月2日

这三四天来，我听到草中有蝗虫在“嗖嗖”地飞。我觉得这是8月之声——令人精神振奋。这一年已经有些成熟了，这就是它所要传达的信息，我的思想因此不再那样粗简。仲夏时节，有着某种道德上以及物理意义上的慵懒和静止。

1841年8月4日

原野春雀的歌声仍然含混不清，好像是从我内心深处传来的，那是我仍未探寻清楚的地方——我的未来就潜伏在那里，尚是谜团。

1851年8月4日

我眼见树篱里的绣线菊，耳听秋蟋蟀的叫声——秋天的感觉刺穿了我，是声音吗？是形态吗？是气味吗？是味道吗？现在是尊贵的8月，如今田野中的黑麦都已经收割完毕，储藏了起来。听到这声音，我就像黑麦一样干燥了——虽然这个季节的美酒已经把我灌醉。

1852年8月4日

雨中，小蜂在桤叶树的花朵间睡着了，还没有被唤醒。

1856年8月4日

潮湿的天气有利于佳露果生长，已经让一些浆果胀鼓到子弹般大小。每一丛以及每一个佳露果似乎都比前一刻更加颗粒饱满，更加色彩浓郁。硕果累累——然而你看不到鸟，也看不到其他来吃果子的动物，只有蚂蚁和佳露果甲虫（盾椿象）前来觅食！

1851年8月5日

横扫过高加索山脉、越过阿拉伯沙漠的空气，已经吹到了新英格兰的土地上。狗吠叫着——此刻人类安静多了，可它们并没有，它们时刻警惕着敌人的到来。也许黑暗改变了它们——让它们变得疯狂野蛮。

1845年8月6日

我像伊希斯的祭司一样坐在窗前——观察着三千年前就存在的现象，如今这些现象也未曾改变。野鸽疾飞而过，那是一个古老的鸟类种族，它让空气中有了声音——它们两三只一群，侧面对着我的视线，偶尔会焦躁不安地停落在白松的枝干上。一只鱼鹰弄皱了镜子般的湖面，然后捉出一条鱼来。而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听到火车厢咣当咣当地响着，把旅客从波士顿运往乡村。

1852年8月6日

天空乌云密布。我发现一只熊蜂在蓟花（矮生蓟）的花瓣间睡着了。这位散淡之客钻进小花丛中，深深藏在花瓣间——在那里，鸟类无法伤害它。多么甜美的沙发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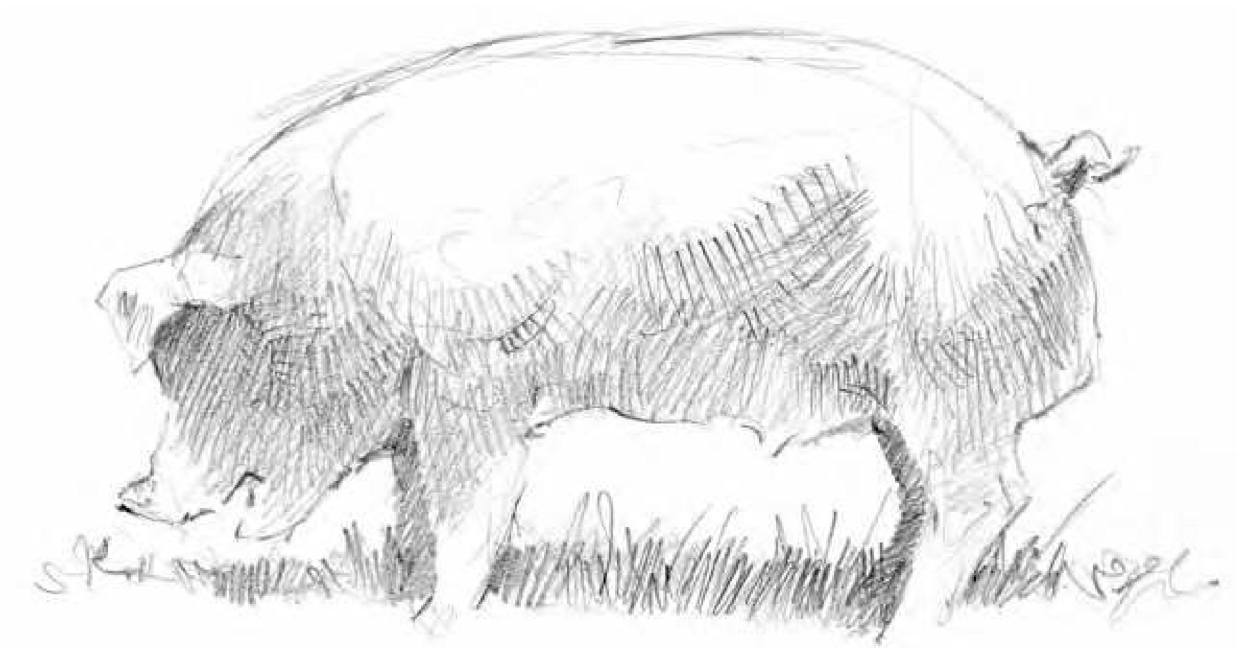
1853年8月7日

我觉得这周我听到了桤木蟋蟀的叫声——声音源自洼地上树叶间，是一种较寻常虫鸣更加清晰、更加清脆的叫声；歌唱家来自凉爽潮湿的荫蔽处，歌声嘹亮。这是一种秋天的声音。一年都在蟋蟀的掌握之中，它们在快速旋转它，让它绕着轴心飞速转动。

1856年8月8日

外出时，我本想先清空船，然后乘着船沿河思考问题。现在沟渠里的水已经满了，草场上也淹了水，除了高速路，已经没有陆路可走（这是有船的好处之一）。然而令我懊恼的是，父亲的猪跑了。早饭后的某个时候，它从猪圈里跳了出去——但是猪食一点也没动。这是个讨厌却不可推卸的义务——把一只仅重90磅（约40.8千克）的小野猪找到、逮住并关回圈里。在我面前摆着一份任务，至少要耗掉我一下午（如果我足够幸运，可以这么快完成的话），这和我之前的计划十分不同。没错，我感到很懊恼，但是我无法对现实视而不见——也不会逃避摆在我面前的责任。尽你眼前的责任吧。有一次这头猪跑去（某位）邻居家，那时我就曾建议把猪卖给邻居，他以前说过想买这只猪——以很低的折扣。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于是这项任务就转移到我头上了——因为我比父亲跑得快。父亲指望着我呢，我就不再想那条河了。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循着足迹找到它。是的，这是它跳出去的那个墙角——踏着食槽上去的。多亏下过雨，蹄印十分清晰。它顺着园子边缘跑过水池和香瓜地——然后穿过豆子地和马铃薯地——就连前院的人行道上，我也发现了它分成两半的蹄印，两个尖尖脚趾印（蹄瓣）十分清晰。我们居然没看到它跑过去，真是奇事。然后，在这儿，它从大门下面钻了出去，穿过马路——它一定觉得自己是赤裸的！——最后，它跑进一条长满草的沟里。然后它去哪儿了？如果不先想出找到之后怎么逮住它，光是搜寻到它，又有何用？知道它到过哪里，甚至知道它现在在哪儿，于事何补？我们养它的时间还很短，它一直很害羞——它当然不会自己回来，猪食桶也引诱不了它。谁知道它跑出多少英里了——没准它沿着老路跑到布莱顿（Brighton）甚至是俄亥俄（Ohio）去了！它矫健的身影将会快速穿行在绿油油的草甸和玉米田里，也许我们最多只能远远地偶尔瞥见它。



猪（pig）

正捉摸这些时，突然我说——四十杆外大街中央，那个不慌不忙地踱着步的家伙是谁？正是它。它好像是在逗弄我们，诱惑我们浪费下午的全部时光——让我们不再犹豫是否要找它，于是就这样把自己送上门来。它往前拱了一两英尺，然后在大街中间趴了下来。但是，别妄想趁它睡着了抓它，它眼珠四处乱转——耳朵也十分机警地竖着。它被追赶过，不会让谁靠得太近。现在它看到我了，于是转身沿街往回小跑了一会儿，然后拐进一户人家的前院。如果现在我能关上大门把它困在里面就好了，那样99%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哎呀！它听见我从远处跑过来，预见到了危险——然后以猪特有的狡黠和速度，匆匆跑了出来。站在街上的一位邻居试着从正面截住它。它先跳到路这边，又跳到路那边，就在他眼前——第三次，它抢先跑了过去。“谁家的？”邻居喊道。“我们家的。”它冲进那位邻居的院子，穿过他的宅院。好像它之前来过两次——熟悉路线——瞧它把邻居的花园糟蹋成什么样了！它肯定喜欢球茎。邻居拾起一株高高的花卉，上面还带着球茎，举在面前。这只小猪让他很兴奋——这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它）又跑哪儿去了？我最后看到它时，它正跑过关牛的院子——在这片玉米地里，又看到它的蹄印了，可是到了草地里足迹又不见了。我们跟丢了——我们四处搜寻无果——它可能已经跑远了。但是你听！我听到了哼哼声。不过，之后半个小时里，我也没再见到那位哼哼君的身影。最后，我们在河边发现了新的蹄印——可惜后来又不见了。我穿过邻居们的院子，他

们每个人都给我讲了曾经的丢猪趣事，或是赶猪的尝试，这些故事可没有给我鼓舞。它再次穿过第一位邻居的院子，据说现在已经跑到马路上去了。

但是我与它所在的位置相隔甚远。终于，经过45分钟的分别，我的目光再次落到它身上。它在那儿走着，整条马路上就只有它一个——然后它在一个水坑里趴下来。看到二十杆外的我时，它再次起身，仔细思考了一阵子。它在想我希望它往哪边走——然后它朝反方向走开了。也许我可以顺着人行道赶它往前走——或者说让它自己往前走——最后让它再从我们家大门下面钻过去。但是这么计划又有什么用呢？它始终离我二十杆开外，又怎么可能堵住并逮住它呢？

它从来不让三角形开放的一边少于六杆长。有个地方，直角弯拐过去是条窄路，沿主路走就能到我家院子——但是任凭我怎么赶，它也不上主路。它两次跑上窄路——因为它知道我不希望它走那边——虽然主路很宽，没有遮挡，也看不到路人，但是当我尝试赶它进主路的路口时，它总是转过猪头对着我，向两侧躲闪钻空子。终于，它又上了窄路，或者说下了主路，好像主路前面立着高高的障碍物似的。但是，说真的，它并不比我更固执——我禁不住敬佩起它的战术和独立性来。它有它的主意——而我有我的主意。不能因为它挫败了我，就说它不讲理——它能挫败我，说明它很理智。它意志坚定，它坚持自己的想法。墙并不建在人类拦路的地方——而建在它决定不走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它不是比人类更有智慧吗？它再次溜到窄路上，在一个角落里思考着，为自己做着明智的选择。然后它钻过一道透格栅栏，不见了。它朝东去了，进了没进过的园子，去了没去过的牧场。别的邻居站在门口，略带同情地说“真难抓”“可真难对付”。

我又看不见它了——但是听到它在前面，在远处的一片开阔地里。我们让它在那儿多待一会儿，不再追赶，给它点空间。

这时，我们雇了一个爱尔兰人（迈克尔）帮忙。“我能抓住它。”他以波拿巴式的自信说道。他以为跑丢的是爱尔兰家猪。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的，她没戴帽子——还有他吵闹不停的7岁小儿子。“强尼，你跑去那边。”（和他自己的路线成最大角度。）“哎，他真没用。”“哎，但是我只想让他告诉我猪在哪儿——盯着它点。”迈克尔很快就发现，那不是一只爱尔兰家猪——他妻子和儿子很快就撒手不管了。10分钟后，我耐心地一步步跟着它，穿过玉米地——一个近视眼在帮我——然后穿过东面一个又一个院子，最后上了公路，到了墓地那边——但是这时，我

们已经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到它的身影了。有人建议用狗追踪。与此同时父亲正把它卖给铁匠——他也在搜寻它的踪迹。在东面消失了15分钟后，我听说它去了河边两次，那是北面——然后又跑过第一位邻居的院子。我朝那边去了，它远远地穿过马路，后面跟着迈克尔——他抄了近路。我站在路口，迈克尔在另一面——他在尝试把猪堵在角落里，但是在院子里堵住它真是痴心妄想。我看到一间马车工坊的大门开着，“让它进那里去，弗兰纳里（Flannery）。”就这么一次，这头猪跟我是一条心的——它冲了进去，我们关上了门。这是间大仓库，里面装满了马车。我们终于找来了绳子——并用马车挡住了窗户，以防它从那里蹿出去。它静静地趴在对面的角落里，思考着它无法表达的想法。

现在追捕重新开始，不过这次范围小多了——它梆梆梆地乱撞，一会儿撞车轮，一会儿撞车轴。我们还是没能抓到它，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机灵极了。我们派小男孩钻到马车底下把它赶了出来——它嘴冒白沫，把孩子们吓住了。最后，有那么一刹那，它卡在车轮辐条中间了，我趁机牢牢抓住它的一条后腿。它尖叫着，那声音震耳欲聋——最后终于安静下来。我们把绳子系到它的一条后腿上。打开大门，开始赶猪。跟滚鸡蛋一样坎坷。你可以拖着它走，因为赶是赶不动的。可它还是上路了——这时，天又下起了雷阵雨。我留下迈克尔，自己回家了。迈克尔一手牵着绳子，一手拿着赶猪棍。它貌似往西走了点，但是良久之后，我向外望时，发现似乎没有什么进展。一个男孩被派去拿着棍子迎面拦它，只有当它野蛮地扑向这个孩子时，才能往家的方向前进一点。成功把猪赶回家前，孩子还不得送了性命。我推着独轮车前去救援。迈克尔被吓到了，这只猪疯了，居然要咬他。我们把它横着拖上独轮车——把它按倒——最后终于弄回了家。

如果你也遇到这样一只小野猪的逃脱，首先，如果可以，按照它的足迹，或是用其他方法找到它的位置。尽量不要吓到它，想一想有没有某个院子、建筑物或其他封闭场所可以把它关进去——在十五杆到二十杆外展示你的实力（但是要假装你不是有意为之），让它自愿进去，然后轻轻关上大门。现在堵住它，拴好，把它放到拖车或推车上。

赶猪时的所有进展，居然是在拦住它努力往反方向驱赶时取得的。它扑向你，于是得以向预期方向前进几英尺。当我推着小车靠近时，它毅然冲了过来。

于是我天黑才到家——全身湿透，肚里空空——浑身沾满泥水和车轮护油，没带回一朵珍奇野花。

1859年8月8日

在这样晴朗的艳阳天里，这条河比任何水族馆都要好。站在船上，不管是撑篙上行，还是静静地顺流而下，我都可以在一些角落看到半条河的秘密和其中居民的隐私——普通又熟悉的欧鳊，鳍上反射着淡淡的阳光；雄赳赳的鲈鱼（它是鱼中的老虎），我注意到许多鲈鱼在头朝下向岩石下面窥视；一动不动的狗鱼，背部和体侧带着网纹——它仿佛是水生植物的种子的壳——眼睛位置很靠后，它是魔法师的法杖，随时可能出其不意地动起来。

1858年8月9日

今天早上，爱德华·巴特利特（Edward Bartlett）给我看了一个他昨天发现的鸟巢。鸟巢是在埃布尔·海伍德（Abel Heywood）的果园里发现的，横跨在一棵苹果树最低的横枝上——鸟巢还靠着一根小树枝——符合纳托尔对（北美）金翅雀鸟巢的描述。巢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金翅雀。巢里有5枚鸟蛋，正白色——或者带一点淡淡的蓝绿光泽——刚刚开始孵化。我没有看到鸟。

1860年8月10日

今天晚上，在爱默生家餐厅的一幅画后，我看到了灰蓬毛蝠。黄昏时分就听到它扑腾的声音——白天它一直挂在那里。灰蓬毛蝠背部覆盖着柔细的灰白色绒毛。

1851年8月12日

在附近低矮的杂树林里，北美红眼鸟不停地低声叫着“呦瑞克”，好像不把彼此叫醒誓不罢休。

1854年8月12日

在科南图姆山上，我看到一头母牛坚定地仰望着天空，足有一分钟之久。这姿态让它的脸庞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几乎像人甚至像林间之神一样——让我想起维吉尔《田园诗》的卷首插画。它从容地仰望着天空，头仰起45度，而那个方向上只有几朵松软的白云，仿佛它在膜拜神灵。这景象如此不同寻常，任谁都会注意到。

1858年8月12日

站在（蛤壳）河岸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听到了持续的低语声——潜伏在所有其他声音之下——那是河边蝼蛄的吱吱声。它的叫声有着特别的迟暮的感觉——提醒人们这一年已经进展到哪里了……“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声音让人联想到这一年正走向衰落——让你记起这个季节的情绪。这声音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无处不在，潜伏在空气中其他声音之下——包括鸟儿的歌唱，树叶的沙沙声，蚂蚱起跳时的咔咔声，等等——以至于如今我坐在屋子里，耳朵里仍然有它的叫声，但我不确定是真的听到了，还是记忆中的声音而已。

1840年8月13日

当我侧耳倾听微弱的蟋蟀鸣叫时，我未来的方向仿佛就在那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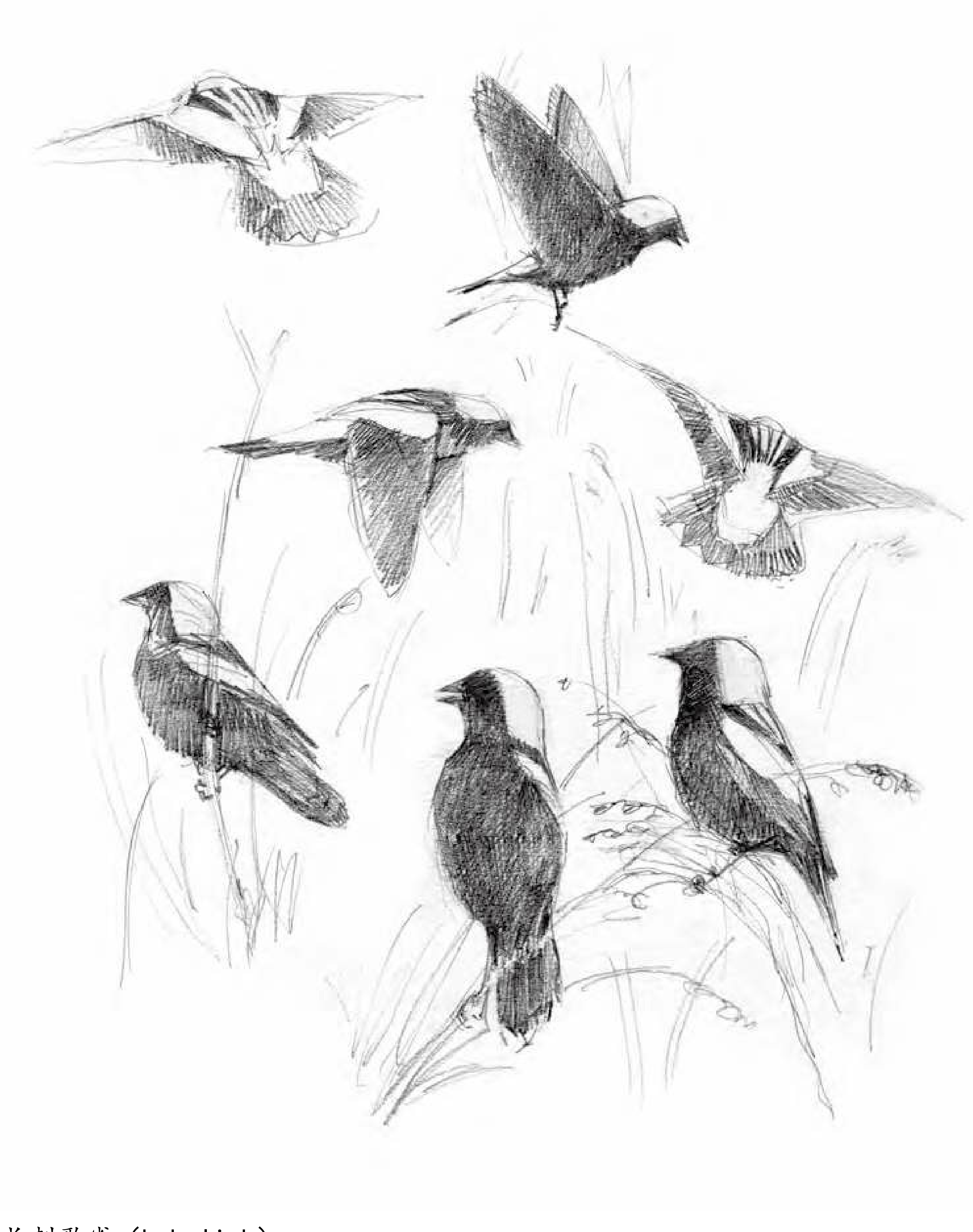
1856年8月14日

遇见一个小男孩，他的帽子里装着6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老鼠——霍雷肖·沃茨（Horatio Watts）给他的。沃茨用叉子翻草的时候才发现这些小老鼠。它们是褐色田鼠，我猜学名是*Arvicola hirsutus*（即草原田鼠，学名：*Microtus pennsyl vanicus*），一窝6只，眼睛还没睁开，短尾，钝吻，大头——看着像小斗牛犬。鼠窝就露在外面——夹在干草的

草根间——看着像鸟窝，直径$3\frac{1}{2}$英寸，旁边有一两条通道。沃茨说这是喜欢跟着妈妈的那种老鼠！但是眼前这几只为什么没有跟着鼠妈妈？有时你会看到这种鼠一窝能生9只幼崽。

1852年8月15日

有些鸟类成群结队飞翔。我看到天空中有一群长刺歌雀密密匝匝地飞过一片田野。它们落满了栏杆和桤木，当我靠近时又扑棱棱地飞走了，同时清脆而嘈杂地叫着，好像成熟庄稼窸窣的声音——起飞时，它们会露出黄色的胸部和腹部。这是秋天的景象——那一小群成熟的鸟儿飞舞在午后的天空中。



长刺歌雀（bobolink）

1853年8月15日

某种蠕虫或昆虫在悬钩子的叶子上留下了刻痕——它们啃掉了厚度上的一半儿，留下白惨惨的带状蜿蜒路线，那是它们爬过的痕迹。有人在这些叶子上寻觅神秘的字母。

1853年8月16日

老年人的泥土气息那么重——像坟墓一样充满霉味。他们的智慧也是大地的味道——那不是永生不朽的预示。他们让我想起蚯蚓和蝼蛄。

1858年8月16日

近来，我在划船时数次惊起几只今年孵出的林鸳鸯（美洲木鸭）——它们就是在康科德的草甸里出生的。我靠得很近了，它们也不害怕——它们增加了河里的居民数量。我已经有几天没看见它们了，古德温射杀了它们，然后从未泛舟河上的某某夫人把它们吃了。当然，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我也不会吃她的金丝雀……这些野鸭活着时，属于我，也同样属于任何人——但是人们却认为，让某某夫人品尝它们死后的味道，比让我欣赏它们生前的美丽更加重要。

1841年8月18日

我坐在谷仓里，下午的天气十分舒爽流畅。此刻，镇里学校的铃正丁零零地响着。我发现眼前需要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些琐碎小事，这些事可以等等，现在我要听这只蝗虫歌唱。

1851年8月18日

我发现有些狗有骚扰牛的癖好。它们颠颠地自己跑到远处的牧场

上，时不时骚扰一下牛儿，简直像四条腿的魔鬼一样——顽劣透顶。它们被魔鬼缠了身，不知道做些什么才好。我出手干预，介入牛儿和施虐者。啊，看到魔鬼撒开敏捷的四条腿轻松逃脱了，真是令人气恼。这些淘气鬼！街上也有撕毁广告的小男孩，和这些狗异曲同工，他们下次轮回可能要做这样的劣狗——真是羞耻的命运。狗的本职应该是守卫牧群，它们却变成了施虐者。一只勇敢的牛儿试图把这只动作灵活的魔鬼甩出去，但是没有成功。

1853年8月18日

现在笼罩着人们的这种光景已迟的感觉是什么呢——仿佛这一年中剩下的时光都是下坡路，而且，如果我们之前什么也没有做，现在就更不该做了。花和希望的季节可以说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果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果实在哪里？一年中的夜晚正在临近。我们的天赋派上了什么用场？整个大自然都在督促和责备我们。一年里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迟暮感。就连春天的蟋蟀叫声都含着可怕的谴责意味，让我们心生悸动，它警示我们季节在变迁，以此激励我们奋发。我们蹉跎再少也无济于事——光景已迟，似乎无可挽回。一年中充满了警示，告诉我们时光易逝，生命亦是如此。那许多昆虫的声响，那许多野花的景象，比如蟋蟀的嘁嘁声和夏枯草与秋蒲公英的模样，不断提醒着我们。它们在说，夜晚已经来临，人们不宜劳作。

1854年8月18日

在彼得宅后面的沟渠里，我发现了一只小布氏拟龟，它正快速游走。拟龟的背壳长$4\frac{1}{4}$英寸，后面宽$3\frac{1}{4}$英寸，前面宽三英寸，厚度约为两英寸，有一条微微隆起的背脊——大龟没有背脊。我第一眼就看出它跟星点水龟不一样，因为它背部后面的甲片是同心环纹刻——甲片中间有一块直径$\frac{1}{2}$英寸大小的光滑空间。我的大龟背部几乎全部是光滑的，每块甲片上只有距边缘$\frac{1}{8}$英寸处有一道纹刻。这只布氏拟龟背上的黄点小且不清晰，基本规则地分布在甲片中央。它头部背面散布着暗

黄色斑点，头部腹面浅黄色——腿部和身体相连区域是脏兮兮的白色。这只小龟非常活跃，一刻也闲不住，一次也没缩回壳里，根本不利用自己的盔甲。我一放下它，它就马上爬走了，头、腿和尾巴始终露在外面——脖子常常伸到极限，还经常弯回背后。脖子四周皮肤松松的，看着近似方形。翻壳后，它很快就能头撑着地翻回来。背壳黑色，胸骨浅褐色，每个甲片后侧都有一个大大的黑斑——约占甲片面积的一半。它前足有5根爪，后足有4根爪，外加1根未发育完全的隐爪。这只小龟的纹刻几乎布满甲片，宽$\frac{1}{2}$英寸到$\frac{3}{4}$英寸，而大龟的纹刻只有$\frac{1}{8}$英寸宽——只在甲片边缘。显然，随着成长，光滑部分面积增大，或者被推向前侧，而且部分纹刻组织会脱落……

过去我曾以科学的名义宰杀水龟，我现在不干了——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曾犯下这种屠杀罪行。我已经看出，不管对科学有何贡献，这种行为有悖诗性认知，将会影响我观察的质量。我祈祷自己可以更加清白、更加宁静地穿行于自然中。无论怎样的逻辑都无法让我原谅这一做法，因为那会坏了我的一天。我已经失去了部分自尊，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有谋杀前科。

1854年8月18日

我觉得我在派特里克（Pedrick）家附近的一株黑莓灌木丛上看到一只（北方）小嘲鸫。它的大小和外形都像猫嘲鸫，头侧蓝黑色，翅膀合拢时上有白斑，胸部和腹部颜色浅——但是我还没调好望远镜，它就飞走了。那里还有几只褐嘲鸫答答地叫着。

1851年8月20日

在火车站附近的田里，我听到一只蟋蟀的叫声——我向前走了一两杆远，发现声音来自一块石头旁。它躲在那里，半个身子遮在石块下。那块石头在它和草根之间——因为我拔掉了枯草——它像夜晚那样鸣叫着，同时颤动着翅膀。它假装现在是晚上，因为它把白天关在了外面。这家伙是黑色的，身长将近一英寸，长着两根纤细的触须。显然，它们

白天要躲避日光，把头藏在草间。反正它们已经把这个时节当作了一年中的傍晚了。考虑到它们制造的高分贝噪声，相对而言，它们的行动异常隐蔽，也很少被人们看到。每个送奶工一生都在听它鸣叫——他驱车前行时，耳中充斥的就是这个声响——但是又有谁下车去搜寻它了呢？我看到几只小蟋蟀悄悄地四处游走着，它们的叫声是什么样我不知道。谁曾经辨识过蟋蟀的不同叫声吗？它们彼此填充着对方歌声中的间隙。如果能把不同蟋蟀的叫声区分开来，那耳朵也真是奇了——然后，再顺着这大地之歌找到它的源头，每一首曲子都能找到它的那个演奏家。如果真能那样无所不知，我会害怕的。这些小小的躯体和鸟一样害羞。我向前走着，一路上，离我最近的那些蟋蟀总是停止歌唱，于是歌手离我总有一杆的距离——因此，能发现一名歌手并不容易，而且很难正确判断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为了保全性命，躲避食虫鸟类，这种谨慎也许是必需的——否则，嗓音这么嘹亮的歌手可能会被鸟类迅速找到。这叫声无处不在，这一点或多或少也为它们提供了保护。每只蟋蟀的歌声都被融合并消失在自然的大合奏中——仿佛那是地轴吱吱的转动声。在燕麦田和其他谷物田里，蟋蟀的数量非常多，这些庄稼遮掩着它们的身体，同时还为它们提供了畅通无阻的过道。我从来不知道任何一场旱灾或瘟疫，能猖獗到淹没蟋蟀歌声的程度——季节一到它就歌唱，日夜不息，从不缺席。

1851年8月21日

动物与它们赖以为生的植物或生存环境中的植物之间，往往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这多么神奇——比如毛毛虫、蝴蝶、树蟾、山鹑、北美红眼鸟——今天下午我在一株一枝黄花上注意到一种黄蜘蛛（秋麒麟蟹蛛）。仿佛植物的每一种状态在动物身上都会有所体现。

1852年8月21日

（家养）小火鸡在满是蚂蚱的草地里溜溜达达。

1859年8月22日

在人们修大坝处的工坊，他们给我看了一种很特别的大昆虫（水黾虫），是他们从大坝的沙石和水里挖出来的——身长近两英寸，宽半英寸，6条腿，身体前部有2片盾般的大鞘翅——看来它们会顶着鞘翅在湿沙里钻来钻去。它前端有两只类似龙虾的大螯，腹部很长——上有许多环纹——两侧边缘有刚毛。

1851年8月23日

在路边看见一条蛇，我用脚碰了碰它，看它是否还活着。它两颌间叼着一只蟾蜍，正准备吞下去，上下颌张开的距离是其宽度的3倍。但是它匆忙放弃了猎物，逃跑了。蟾蜍一蹦一跳悠闲地走了，没有尖叫，也没有晕倒，两条黏满黏液的后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拯救它的人存心要干扰它的冥思——我想，它表现出的淡定多么健康啊。这难道不还是那片广袤的大地吗？它说。

1852年8月24日

一株一枝黄花上有只竹节虫（北部竹节虫）——它简直就是微型的赛马明星飞彻德斯（Flying Childers），又像一个浅绿色的种皮，长三四英寸，宽十分之一英寸——4条一英寸长的细长腿成两对排列，从身体中部伸出来，彼此间隔不到一英寸——眼睛在吻部后方一英寸处，真的像那匹赛马的缩影。它的一条或几条腿悬停在半空，仿佛是马儿在跨步过程中被定住了。你几乎无法相信它是一只昆虫——如果你的手碰到它，就会发现它的动作如此缓慢，以至于如果你不是弯腰低头看到了它，就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我觉得它就是我上面描写的这样，直到我惊扰了它，把它拿到了手里——然后我发现它其实长了6条腿，根本没有长吻，那只是两条细长的触须。它的两条前腿和触须重叠在一起，看起来和长吻一模一样，而且也更像种皮了——显得眼睛位置非常靠后。

1854年8月25日

近来，挖土豆的时候能挖到乌龟蛋。

1855年8月25日

我数了数，在河这岸丹尼斯家的田地里，8头牛周围聚集了150只牛鹂——它们在牛鼻子前跑来跑去，遇到地面不平整的地方，就笨拙地叉开两腿走路。牛鹂经常一口气埋头很久，尾部高高地撅着——偶尔会飞起来去追赶某头牛，从其他牛头顶飞过，只跟着那一头牛。它们始终保持在牛头和牛蹄附近，牛儿也不理会。但是当我走到牛儿近旁时，所有牛鹂齐刷刷呼地飞走了（翅膀呈波浪运动），那头牛（牛鹂围着的那头）对着它们的背影望了一会儿，仿佛觉得自己被遗弃了。

1856年8月25日

因为河水涨得很高——我径直横渡草甸，然后在榆树东面第三或第四排马铃薯那里上岸……伸出水面的草茎，几乎每根上都有蚂蚱或毛毛虫。有些草茎上面趴了七八只蚂蚱，一只挨着一只上下垂直排列，它们紧紧抓着桅杆——就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而今天已经是遭难的第三或第四天了，它们该跳向哪边呢？离岸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沿途无数鲨鱼在等着它们呢。蚂蚱如此密集，就像草结的果实——有些草茎都被压弯了。洪水不仅影响了人类，还影响了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居民——不仅影响到牧草的主人，对草甸上的居民的影响更大。洪水把它们逼上了顶楼——到索具上避难去了。很多鲁莽的家伙跳下去了，如今正在水里挣扎着。洪水已经淹死了多少生命！尤其是居住在牧草根部附近的生命。很多家庭不得不仓皇逃窜，或是匆匆游走，比如短尾草原田鼠。

1851年8月26日

四面八方的土拨鼠都跌跌撞撞地滚落回自己的地洞里。

1854年8月26日

在跨过铁路桥的时候，我听到了绯鹟焦虑的叫声，那是垂死之夏的声音。

1854年8月26日

我敲开了一枚摸起来已经没有暖意了的鳄龟蛋。蛋中的胚胎长大些了，龟壳已呈深色——不只是半球形了，作为胚胎营养来源的蛋黄体积少多了。龟壳进深很大，半球形，紧挨着蛋壳——如果你没打开过龟蛋，你会说里面不可能装下那么多东西。龟壳已经相当硬——足和爪已经发育，还有它的大头，不过都缩在壳里，因为没有伸展的空间。我帮助它睁开眼睛——伸出头部——展开爪子——解放了尾部，虽然所有这些都裹着一层黏糊糊的液体。就凭这个大头，它已经具备了成年鳄龟的丑陋。虽然只是雏形，却让人觉得它会冷不丁地咬人一口。要孵化出来，可能还需要两周时间。

地下静静地埋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整个夏天，鳄龟蛋都在大地中缓慢地孵化着，我们从上面跨过却毫不知情。虽然下面掩埋着鳄龟蛋，可是地表完全干燥，了无痕迹，而且上面还爬满了黑莓藤蔓，钻出了野草。如今《伊利亚特》已无人编撰了，但鳄龟蛋还在孵化，已经臻于成熟。它已经伸出巨大的头（第一次从这个球体里伸出头来），慢慢地转头（第一次睁开它闪亮的小眼睛，感受到阳光），脸上是沉闷的愤怒，仿佛它已经饱受了一个世纪的磨炼。当我看着这个怪物稳步走向成熟——整个自然都在助纣为虐——我确信，泥龟的存在一定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大自然多么顽强地坚持着她的想法！这些蛋摸起来没有暖意——埋在地里——孵化得如此缓慢——像植物种子……

就连泥龟背壳后侧的裙甲都有扇形边的。我看这更多是为了美，而不是为实用。

1860年8月26日

桤木蝗虫的尖鸣是焊料，把这秋天的日子焊接在了一起。灌木丛里到处都回响着它们的歌声。我穿行在灌木丛里，树梢刚好没到耳朵。我觉得，它们唱的是这一年里数不尽的收获——浆果、谷物以及其他果实。

1854年8月27日

早上醒来时，我记起我看到了鳄龟，也听到了它们的声音，但是我不确定那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我慢慢抬起头，从床侧看到我的那个大泥龟壳底朝上躺在桌子下面——露出突起的肋骨——我这才意识到，此刻醒来面对是哪个世界。之前我不确定，对于这一点，我善良的守护神会揭示到多清楚的程度——你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居然是一个空泥龟壳！！这会不会让我属于大地，有泥土气？或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属于大地？如今任人翻倒的龟壳，曾经在为怎样的生命遮风挡雨——这个生命又是什么个性？我可以把所有其他乌龟标本放进这个壳里。但它也曾是蛋壳里的婴孩。当我看到它，我确信我不是在做梦，而是清醒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能证明现实的证据了。它仍然背驮着大地，它的生命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像一粒种子，被深埋在地下，整个夏天都在地下萌芽。它拥有动物生命，也拥有着同样的植物生命，难道不是吗？

1854年8月28日

草甸比以往都干燥——新水池已经干涸了。1英寸到$1\frac{1}{2}$英寸长的欧鳊侧躺在泥上——聚集在泥上仅剩一杯水的地方。一打左右欧鳊聚在一处，时不时扭动一下，很漂亮，然而睹之令人神伤——这美丽的绿宝石，正在阳光下死去。我把它们放到深些的水坑里，救了十几条鱼。

1856年8月28日

我扒开6月10日看到的那个锦龟窝——发现一只幼龟半个身子已经

爬出蛋壳。它圆乎乎的，胸骨是统一的亮粉色，体侧的斑纹也是粉色的。背壳长$\frac{15}{16}$英寸多一点，宽$\frac{13}{16}$英寸。它已经异乎寻常地强壮、成熟了。虽然那双眼睛从没见过阳光——但是它谨慎地打量着我，即使我站在远处。它从我扒开的洞里钻了出来，爬过挡路的野草，精力多么充沛。它在我手指间挣扎着，力气很大，根本没有婴孩的柔弱感。它吻部突出，像鸟喙那样弯弯的。爬上地面后，它停住了，谨慎地打量着我。与此同时，另一只小锦龟把头伸出蛋壳——但是我用土把后面那只埋上，就走了……

6月，7月，还有8月，龟蛋一直正孵化，埋在沙地下几英寸的深处。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谈论着勤奋劳作——谈论着艺术，谈论着战争。与此同时，龟蛋静静地躺在这一切喧嚣之下。在它们头顶三英寸之上，地面以上阳光明媚、空气流畅的地方，发生了多少事件！萨姆纳被殴打——堪萨斯州正处于悬而未定的时期。想想一个夏天对于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从我上次看到龟妈妈在这里生下蛋——已经有多少高尚的人死去了，牧师在他们的葬礼上布道。那时蛋壳里面还未发育的液体，如今已变成了一只小龟。6月、7月和8月——一整个夏天——它们得到的热量微不足道，但是足以孵化出其中的龟。不要着急——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想想龟，一整个夏天——6月、7月和8月——用来孵一只龟，不会太奢侈，也不会太漫长。

1860年8月28日

我听到了夜莺和三声夜莺的歌声。

1855年8月29日

我在阿萨贝特河上一块低平的岩石上看到两只绿翅鸭——长得有点像鸽子。

1858年8月29日

在波克洛根（Pokelogan）洗澡前——我看到这个窄湾游进了一群大亚口鱼，也听到了它们游动的声音——它们正在快速地游来游去，时不时浮出水面，啵啵地吐着泡泡，好像要从水面上吃点什么，搅动了整个水湾。这些家伙看上去红润健康，非常敏捷，活力十足，谙熟水中的一切知识。它们每摆动一次鱼鳍，仿佛都在测量这个小河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可能它们以前从来没进来过。它们可以立即感知到这些数据。它们有用不完的力气，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停歇地游动。但是当你把它们拿出水面外六英寸处，它们就会无助地扭动着尾巴。虽然它们体形很大，但却软塌塌的，可怜得很。如果现在烹熟来吃，它们尝起来就像煮熟的牛皮纸。

1856年8月30日

泥炭沼泽低洼处匍匐着“灰麻雀蛋”蔓越橘，非常漂亮。为了看它们，我可以蹚上几小时冷水。一群蚊子在我光着的腿周围逡巡，但是我每迈一步，就会陷进友好的泥炭藻里。泥炭藻就像盾牌一样保护着我的腿——我的敌人没有一丝缝隙可钻。

1859年8月30日

矮生蓟虽然已经过了盛花期，但花还相当常见——不管你在哪里看到它，几乎每朵蓟花上都有一只或多只熊蜂。一朵蓟花由众多小花组成，熊蜂在上面爬来爬去。我惊扰了其中一只，它扑腾了好一阵子才从这株野草上腾跃起来，调整好了平衡——似乎负荷过重——虽然它最后飞起来了，但飞得很低。如今野花稀少，不管是什么物种，几乎每朵野花上都有蜂或蝶的身影。

1852年8月31日

我在蜂树附近上岸。山萝花上，一只熊蜂在嗡嗡作响，就像远处火车的鸣笛声越过树林传到我耳边——又像风鸣琴。

1850年9月1日

9月1日左右，你会看到很多小鸟聚集在一起，密密地一群又一群。每群小鸟仿佛不仅由统一的灵魂支配着，而且还被隐形的胶水或薄膜粘在了一起——当鸟群从天空流过时，你能听到潺潺的低吟，或者说，那是鸟儿翅膀扇动空气的声音。鸟儿作为统一的整体成群飞过——遇到栅栏时，突然像一只大鸟一样迅速改变了航向。它们大脑运转的速度一定比人类大脑快得多，它们身体运动的速度。也比人类快很多啊。



熊蜂（bumblebee）

1859年9月1日

今天下午，在锯木厂的林间小路旁，我在一片叶子上看到一只色彩绚丽的甲虫（罗布麻叶甲虫），身长$\frac{1}{4}$英寸到$\frac{1}{3}$英寸——反射着闪亮的绿色或红铜色光泽。这只甲虫背部，从一个角度看是绿色，从另一个角度看同一个区域却是闪亮的红铜色。然而这种甲虫在形态上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1856年9月2日

心里想着鸽子的人，会这样枯坐在小镇中央，从清晨到日落，满怀期待和信仰地盯着外面——这里的很多居民从来没见过鸽子，也梦不到鸽子，除非是锅里的鸽子；就连博物学家们也不会在这里观察鸽子——然而那个心里有鸽子的人，一定能看到鸽子。

1851年9月3日

一直以来，我都下意识地把马视作游荡在某处的一个自由民族——过着野蛮的生活。任何还没有任人类驱使的生物都是野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独特的和自由的人都是野蛮的——没有被社会驯服和瓦解。就我而言，我尊重马的天性，这使我任它去自由行动——不去干涉它——包括它的行走，它的饮食，它的爱好。但是人类只把它当作机器，只不过这种机器必须休息，有疼痛感而已。试想强迫每只松鼠来拉咖啡研磨机！试想迫使羚羊来拉送奶车！

1851年9月4日

在马路上看到一只小动物，开始我以为它是红色的小狗——它沿路跑过桥去，到了面粉厂这边，然后它转头进了树林。这让我明白了——我是指它转头进了树林这一点——那是一只（红）狐狸。在我看来狐狸

是森林犬，这种“狗”进了森林就是回了自己家，比在马路上和田野里更加舒坦。我不常看到狗跑进树林。

1854年9月4日

我为小鳄龟提供了一盆水和泥——它如此快速地学会了使用四肢，了解了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惊讶。事实上，身后还拖着蛋黄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跑了，好像接触到泥让它获得了新的力量。它在婴儿期就这样漠然又顽强，让我们多病、低迷的生命显得可笑。这让我觉得它是地球合格居民的雏形。它出生就有壳，那是它顽强生命的代表。小小年纪的它，背壳已经如此圆了，顶上尖尖的，它可以轻松地自己翻身。

1856年9月4日

蚂蚱噼啪作响地飞来飞去。草里到处都是蚂蚱，让我很烦恼。我的鞋很松，蚂蚱老是钻进鞋里——我得不时脱下鞋倒一倒。

1857年9月6日

我看到一只特别绿的蝗虫，腿细长，趴在一根绿茎上——相近的颜色常常能起到隐藏效果。关于青草，它一定有独到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思想像它的那样合乎时令。

1854年9月7日

这仿佛是第一个秋天的日落。滑水小昆虫好像比白天更活跃了——或者是因为它们拨动的微微涟漪在落日的光辉下更加明显。一只迷路的小白猫坐在湖岸上眺望着水面，这是属于她的时刻。一只夜鹰从湖面上低低地掠过。

1851年9月9日

在科南图姆第一峰的峰顶，我听到农夫在套马车，即将前往远方的市场。但是没有人把自己套上车，向着更加高尚的事业出发。一声鸡鸣讲述了农夫生活的全部故事。月亮正沉入天边的云朵。科南图姆山上，我在溪流旁的草丛深处看到了发光虫。月亮闪耀着褐灰和红色的光辉。一只三声夜鹰在独自歌唱。

1854年9月9日

今天早上，我发现在埋龟蛋的地方，地面上有个$\frac{3}{4}$英寸到1英寸大小的洞——我还发现下面有一只小幼龟已经爬出蛋壳了（显然是在雨夜）。这是一只麝香龟——已经在散发强烈气味了——现在它又缩回了头和腿。我没看到它身上有一点蛋黄，或是其他那些东西，它可能已经出蛋壳几天了。目前只有一只爬了出来。我是在6月15日把龟蛋埋在园子里的。

大地在抚育着这些蛋，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它们被播种在地里，得到大地的照看——她很友善，没有杀死它们。这表明大地蕴藏着某种生命力、某种智慧——以前我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位母亲不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的存在。虽然龟妈妈抛弃了她的后代，但大地和太阳对它们却很友善。当那只龟摇摇摆摆地走开后，背驮着大地的老龟在照看着这些蛋。大地没有毒死它们，没有夺去它们的生命。大地中存在某种德行——当种子被放进来，它们会发芽；当龟蛋被放进来，时间到了就会孵化出小龟。即使是龟妈妈留下来孵蛋，也仍然是通过那位普世的龟母亲来照看龟蛋。因此，大地是所有生物的母亲。

1851年9月12日

在乔治·海伍德的开垦地上，我看到一个捕鸽场——那里竖着6棵枯树，用来吸引鸽子停落，附近的茅屋用来隐藏人。在康科德发现这样的事，让我大吃一惊。枯树上的鸽子看上去美丽极了，长尾，尖胸。我几

乎无法相信它们是活着的真鸟，而不是用作诱饵的木头鸟——它们那样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即使它们在转动脖颈，我还是认为那是艺术效果。他们当时没在捕鸟，于是我走过去，惊走了蹲在树上的一打小鸟。我发现那里新近放了诱饵——网被挪走了，可能送到其他捕台去了……我站在那里，听到鸟儿呼啦啦拍打翅膀的声音，抬头看到一群鸽子向这几棵树冲来，有三四十只。它们看到我，突然转了弯，在空中盘旋着。然后它们再次冲向捕鸽台。如果我不站在那里，它们就会高高兴兴地落下了——然后它们掉转方向，飞走了。

1854年9月12日

我惊到了哈伯德橡树林里的鸽子。鸽子发出的声音多么像树木的嘎吱声，不仅它们的喋喋不休或颤音像尖锐的嘎吱声——而且我听到它们发出的一个声音，像是树干相撞发出的摩擦声或开裂声……

在埃弗雷特（Everett）果园另一侧路旁的白橡树上，我看到一大群鸽子，路上滴着点点蓝黑色的鸟粪，还有几片羽毛。橡树的秃枝显然能吸引它们——地上铺满了橡果。它们的嗉囊里有整颗橡果，说明它们会整颗吞下。从粪便看来，我觉得它们应该吃了浆果。我听说韦瑟比（Wetherbee）上周抓到1 104只鸽子。

1857年9月12日

在沼泽里的一片开阔地上，我惊起了一只非常大的林蛙，它跳了一下，然后安静地趴下了。我把手指放在它身上，虽然一开始它的身体往回缩了一下，但它允许我抚摸，想摸多久就摸多久。我已经走过去了，又突然想掉头回去，与它进一步结识。让我惊讶的是，它任凭我把手伸到它身下，把它拿起来，而它就蹲在我手心中央，冷冷的，湿湿的，自然地喘息着。我把它捧近眼前，仔细观察。在这样的近距离观察下，它很美，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暗淡的枯叶颜色——其实，它的背部就像抛光的青铜铠甲，两侧各有一条杂色线条，勾勒出它身体的轮廓，那里貌似是铠甲片的接缝处。它腿上有四五条暗色斑纹，腿合拢后完全对称——为它上色的那位画家挥动画笔时，这个小家伙就是这个姿势——柔嫩的

足底是红橙色的。它头两侧各有一条明显的暗褐色斑纹，斑纹上缘横贯眼睛，水平方向上刚好在眼睛正中央，于是下半部分眼珠和其他组织全部接近黑色，而虹膜的上半部分是金色。后来我又用同样方法捧起另一只。总的来说，你真的可以这样对待它们。有些林蛙背部颜色发红，就像抛了光的红铜。

1858年9月12日

在哈伯德树林这一侧的草甸上有沟渠，我看到许许多多大蜘蛛网横跨于沟渠上——从此岸到彼岸长约两英尺，不过织线密集的部分仅有十英寸或十二英寸左右。

这些蛛网两两平行，相邻两网距离几英寸到一英尺远。蛛网基本都是垂直于地面的，挂在两岸间的主绳索上。网上面的是黄背蛛（黄园蛛）——一般身体又大又粗壮，不过大小不一。我数了数，这里一共有64张这样的蛛网——在每张网上，蜘蛛都头朝下蹲踞在网中央。我觉得观察到的这些足以确定是黄背蛛的一般规则了，这样说来它们不怕“转脑筋”。一定有很多昆虫飞过这条小水沟，这让我想起“旧时代”里印第安人在绿水湾用网捕野鸭。

1859年9月15日

每个方向上都有鸽子飞过——灰蒙蒙的蓝色，就像风吹雨打过的木头（风吹雨打过的鸟），这个颜色适合这位空中旅客——比天空的蓝更加谦逊，更加接近大地，因为它的天地（或者说旅途）在天空和大地之间。不是像大地那样的黑色或褐色——而是带着大地色彩的蓝，或者说石蓝灰色，说明它们在空中活动，在空中居住。



黄园蛛（yellow garden spider）

1859年9月16日

两三周以来，旱地里的蚂蚱非常多。两周前，索菲亚回家时穿过车站田，裙子里兜了五六十只蚂蚱——因为她穿着环带和裙撑。难道这不是除掉田中蚂蚱的好方法吗？派一群衣装时髦的少女穿过一块田地，让她们到家后清理衣裙。这可以取代在专利局注册的所有设备——动力还很廉价。

1860年9月18日

林间小路旁的蘑菇上有小孔（几乎像胡椒瓶一样），是一种身体扁平、滑腻腻的昆虫干的。这些昆虫（蓟马）呈青铜色和黑色——它们趴在蘑菇伞下，或是钻进蘑菇伞里。也许你还可以看到它们探出头来。它们制造的尘屑（或是蜕下的皮）就像孔洞的护沿。

1859年9月21日

我坐在白湖边库姆斯（Coombs）捕鸽子的地方。鸽子一动不动地蹲在光秃秃的枝头——不时地飞落到下面的捕台上——发出一两声咕咕声。有的鸽子站在枝头——有的蹲在捕台上面。我可以看到它们灰紫红色的胸部。受到惊吓后，它们突然一下全都飞起，但是不久就会三三两两地飞回来。

库姆斯跟我说他已经诱捕了180只了——但是现在不想多逮了，两三周内不想再动手，希望这样可以吸引来更多鸽子。赖斯说，打碎外壳的白橡果是最好的鸽子诱饵。

1855年9月24日

在红花半边莲河岸，我看见的一只鸟在水边吃东西，我猜那是孤鹬——样子像鹬鸟。它非常驯服——我们大喊大叫都没吓飞它。我沿着河岸往前走，离它已经不到二十五英尺远……它仍然一边啄食一边朝我走来——当我驱赶它时，它盘旋了一周，又落到我和钱宁中间，钱宁离它仅有三四杆远。它和鹬鸟差不多一般大，喙暗色，略带蓝色光泽，喙长约$1\frac{1}{4}$英寸，是直的。它不停地把嘴伸进浅水里，同时一张一合好像在啃东西——腹部全白，腿部灰绿色，背部是亮褐色和黑色，翅膀颜色更暗。飞行时翅膀全部近黑色，低垂着。我没注意到它背面有白纹——也没有听到叫声。

1857年9月24日

我看到一只红松鼠沿着河岸在铁杉树下奔跑，嘴里衔着一枚坚果。它在一棵铁杉树下停住，快速用前爪扒了一个坑，把坚果扔了进去，埋起来，然后退回树干上，到中途停住——这一切都是眨眼间发生的。我停船靠岸，去观察它储藏的食物——它爬下树来，暴露出它对自己的宝藏是多么关切，还做出两三个试图抢回坚果的动作，但最终还是退了回去。我在那里挖出两枚光滑的山核桃，绿壳还在，把两枚山核桃仁连在了一起——它们被松鼠埋在$1\frac{1}{2}$英寸深的土里，上面盖着铁杉的红叶。

我想森林就是这样种植出来的。这枚坚果至少是从二十杆外运来的——而且土埋深度刚好合适。如果这只松鼠被杀死了，或是忘了它的储藏品——这里就会钻出一棵山胡桃树。（铅笔字补充：这些坚果10月8日还在。11月21日不见了。）

1860年9月24日

在弗林特湖路上古格斯（Gourgas）地块的树林里，我们看到两只非常漂亮的蝴蝶。钱宁以前没见过它们。我发现它们很像大西洋赤蛱蝶——在英格兰，这种蝶被称为“红色海军上将”。

1840年9月25日

今天，我坐在悬崖上时，乌鸦开始从四面八方的地平线上涌来，仿佛是商量好了集体行动——它们从河上、湖上、田野上、树林里涌来，数量如此之多，遮天蔽日——仿佛天上罩着一个用黑珠子编织的大网。它们相互追逐，盘旋了一会儿后，这一大群鸟的中心点刚好移到我头顶正上方。它们呱呱的大叫声震耳欲聋，而停止鸣叫后，翅膀的拍打又像掀起了森林中的一场暴风雨。乌鸦沉默时比喧闹时更加让人觉得不吉利。最后它们阴森森地离开了，正如它们阴森森地来。

1851年9月25日

我仔细观察了哈伯德树林附近的（白斑）大黄蜂蜂巢——它悬挂在几株相邻的佳露果灌木丛上。灌木的树梢看上去是后来长高的，带叶的小枝伸展在蜂巢上方，很好看。蜂巢是个倒置的锥体，高八九英寸，宽七八英寸。我没发现有大黄蜂在周围飞舞。入口看上去扩大了——于是我推断这个蜂巢已经被弃用了——但是凑近观察后，我发现入口通道里有两三具大黄蜂尸体，这是战士的遗体。我砍断了支撑蜂巢的灌木枝，然后用刀切开蜂窝。首先是6层左右浅褐色波浪形纸样物，松松地层叠在一起——总计近一英寸厚——这是蜂巢的外层覆盖物。里面是3层六边形巢室，只靠一两根吊杆悬挂在蜂巢顶上，各层巢室间也靠吊杆连接在一起——最底层巢室比上两层要小很多。这个建筑中有个可以被称为“阁楼”的结构，里面有两只活着的大黄蜂，显然已经被冻得半僵了。在阳光下，它们很快就苏醒过来，恢复了各项机能。大多数巢室空着，但是部分巢室里还有幼蜂，头伸在外面——显然一出生就死了，也许是被寒冷的天气意外戕害，这些昆虫貌似对寒冷非常敏感。内圈巢室由发白的纸样物建成，外圈巢室则颜色发灰。蜂巢就像莫霍克人的废弃城堡，城堡入口处有几具死尸……

这个蜂巢总体上看不是褐色，而是灰色的，外层覆盖物有发白和发黑两种灰度，彼此相间——让蜂巢的外观有了一种波浪的感觉。

1857年9月25日

老磨坊屋中的蜘蛛网上挂满了白色的灰尘，让它们颇具装饰效果。我看到磨坊主肩后有一只老鼠正在支架上逃窜，我让他看。“哦，是的，”他说，“我们这儿老鼠非常多。很多老鼠是玉米桶带进来的，桶放上送料台，它们就跑出来了。”

1860年9月27日

我工作的时候，门罗家的家鸭在旁边一边游，一边吃东西。我抬头看到河中央有只小鸊鷉（角鸊鷉），只有家鸭的一半大小——显然是被家鸭吸引而来的，以为这里是安全地带。我坐下来观察它。家鸭沿着河岸顺流游出四五杆远，它们很快就发现了三四杆外的小鸊鷉，嘎嘎地低叫着，暴露了它们的紧张情绪——小鸊鷉潜进水里时，家鸭叫得格外恐慌，而它又不停地潜水。最后，当它靠近到两三杆远处，潜入水中进一步靠近时，家鸭全都慌慌张张冲向岸边，惊恐地上了岸——但是小鸊鷉在靠近岸边的地方露出水面。当家鸭再次下水后，它也加入其中，相距不到两英尺，仍然时不时地潜入水里，随时有从家鸭中间露出水面的危险。家鸭掉头游回上游——或多或少有些惊慌，而小鸊鷉尾随其后，它明白家鸭惊恐的是什么——很快小鸊鷉就尾随而至了，离我坐着的地方不到二十英尺远，于是我得以慢慢地观察它。它的喙近黑色，头两侧和颈部有一大片白羽，白羽间是黑羽——没有突出的羽簇，背部和尾部也看不到白羽。

最后被我惊扰后，它突然深深沉入水里（整个身体），但不是潜水。它就这样漂在水上，时深时浅。（30日，我看见一只小鸊鷉突然从草甸里冲出来，离我十杆远。它贴着水面掠过，冲到河心，然后潜入水中。虽然我观察了15分钟，仔细查看了草丛，还是没能再次见到它的踪影。）

1858年9月29日

在一片白桦林里，我从脸上抖掉一只幽灵竹节虫——当时我走在J. P.布朗家的冷心叶湖（Cold Heart Leaf Pond）湖畔。

1852年9月30日

上午10点，我们去费尔黑文湖捕蜂——普拉特、赖斯、黑斯廷斯（Hastings）和我——我们是坐马车去的。昨晚天最冷，霜最重，今天却天气晴好。我们要使用的捕蜂设备主体是一个简单的圆锡盒，直径$4\frac{1}{2}$英寸，深$1\frac{1}{2}$英寸，里面装着一块空蜂巢……在瓦尔登湖马路旁——在湖岸边斜伸入湖水的向阳山麓上——我们看到一大片一枝黄花和紫菀，数杆见方，花相对很新鲜。我们从车上下来，发现花上满是蜂鸣。（当时约下午1点。）这里的花，比我们在别处看到的要多得多。这里有许许多多蜂，既有熊蜂也有蜜蜂，还有蝴蝶、胡蜂和蝇。我们把蜂蜜和水的混合物倒进锡盒里的空蜂巢块上，然后一手拿着锡盒的盒盖，另一只手端着带滑板的木箱，这时滑板是关好的。我们捕蜂的方法是突然把它们关在锡盒盖和另一个木箱的大圆底之间——同时用盒盖边缘切断花茎。然后，我们先是扶稳盒盖，让它紧贴木箱，然后抽去木箱底部和上盖小窗上的两块滑板，这样光线会吸引蜂进入木箱。它一爬进去，贴着玻璃嗡嗡作响，我们就关上底部的滑板，并拿掉盒盖和花。如此再用同样方法捕更多蜂，接着把盒盖敞开、装有浸满蜂蜜水的蜂巢块的锡盒放在木箱下方，贴近一点，再抽开滑板——把上面的滑板关上，让木箱内保持黑暗——大约1分钟后，它们就进锡盒去吃东西了，稍微抬起木箱就能确认这一点。最后把木箱完全拿开，就能看到蜂在光天化日之下进食，或者说吸吮蜂蜜水了。两三分钟后，一只蜜蜂吸足了蜂蜜水，动身离开锡盒。它会在盒子周围一英尺外来来回回飞舞一阵。然后，它可能是觉得装得太多了，负荷过重，落回来卸下一部分，或是回来清理自己的脚。然后，它再次起飞，开始绕着小圈飞舞。最初它的飞舞轨迹没有规则，所画的小圈直径只有一两英尺，好像是在仔细观察这个地方，以便以后能认出来。最后它越飞越高，圆圈越画越大，速度越飞越快，直到它的飞行轨道直径达到十英尺到十二英尺，高度与之相当——不过它的飞行轨道的中心点可能会转移到一侧，所以目光很难跟上它——特别是当背景是树林或小山的时候，你得平躺在地上，以天空为背景来捕捉它的身影。（你得在开阔地上观察，在树林里不行。）它的种种行为好像是在确认回巢的路线。起飞1分钟后，或者不到1分钟，它沿着蜜蜂特有的捷径线路飞走了，径直飞向它的蜂巢——我是以天空为背景观察到这些的，之后我就看不到它了（你得非常细心地跟踪它的整个飞行路线，才能发现它是何时、从哪里开始沿着

圆圈的切线方向飞离的）。它的飞行轨迹是波浪线，或者叫蜿蜒的曲线。

我们放飞了12只之多——它们大致飞往三个方向——全都是朝着镇里或是已知有蜂巢的地方。它们的飞行轨迹并不像我听说的那么笔直，而是保持在统一路线左右三四英尺范围内。它这样飞了六杆远，然后就超出了我们的视线。来自同一个蜂巢的蜜蜂，都得绕路经过一棵苹果树。由于没有一只飞向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正确方向，我们没有尝试继续追踪它们。不到半个小时，第一只蜜蜂返回盒子，现在盒子放在木堆上了（因为周围野花上的蜂没有一只发现这个盒子）。就这样，它们一只接一只地飞回来了，装满货，再次出发——但是这次它们出发时，几乎没做绕圈圈的预备工作，好像已经熟悉路线了。

我们配备了各种颜色的小盒干粉，红、蓝、绿、黄，还有白。在其中一只的进食过程中，我们用小木棍在它身上撒了一点儿红粉——轻轻给它抖了一点点——红粉落在它背部的绒毛里，给它穿上了显眼的红夹克。它飞向了四分之三英里外的蜂巢，大多数其他蜜蜂也飞往了那里。我们看表记录了它的出发时间。仅22分钟后，“红夹克”回来了，背上还有足够的红粉，清楚地标注着它的身份。它可能飞了不止四分之三英里，也许只是这个距离，但别忘了它要战胜逆风，而且还是满载状态。它们快速又坚定地飞回蜂巢，中途从不休息——镇里的蜜蜂会飞这么远的距离来觅花，虽然我听闻过，但还是很惊讶……

我们还捕到并放飞了一只熊蜂，它也像其他蜜蜂那样做着复杂的动作——不过，我们认为它先花时间自己吃了一点，然后才开始装货，结果让自己超载过多，还弄得浑身脏兮兮，于是起飞后又飞落回来，花了几分钟时间把自己清理干净。

在有利地点，野花不会寂寞地徒然开放，即便开得晚也不会。对我们来说，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奢侈，但是对蜂来说，它们是美味佳肴。我们认为住在远方的小蜜蜂，那只藏在僻静山谷一朵花铃里的小蜜蜂是个伟大的航海家。不久之后，它就会出现在树林上方，装载着甜美的货物，向着远方的海港直航。它们对树林、田地，以及每朵花的所在都那么熟悉！花吸取空气中的甜蜜，由于那甜蜜是稀有且分布稀疏的，因此花也分散在各处——而蜂具有长途旅行觅花的能力。花蜜是它的宝贵货物，颜色和芳香都很像蜂——那是上天孕育的一种农作物，暂时存放在大地上。

1858年10月1日

让一只成年但还年轻的公鸡站在你旁边试试。它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从它的嘴尖，到颤动的肉垂和鸡冠，再到它明亮的眼睛，最后到它洁净的爪尖，无处不精神抖擞！多么警觉，多么躁动——倾听着每个声响，关注着每个动作。它的叫声多种多样，从老鹰掠过时最尖细的警报声——本领超越了琴艺最精湛的短弦小提琴手——到粗哑、俗气的咯咯声，每个场合，它都有话说——对旁边跑过的狗，对谷仓里咕咕叫着的花母鸡。然后，它伸长脖子，拍打翅膀，积力攒气，发出那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嘹亮歌声，震颤你的鼓膜。不是粗俗的反抗声——那只是生命力的激越，就像红酒杯里酒泡的崩裂。有什么宝石能像它的眼睛那般闪亮吗？

1858年10月3日

今早有人给我带来一只活着的卡罗来纳秧鸡——从它身上的花纹来看，显然是今年孵出来的。他是在战争纪念广场（Battle Ground）附近的路上，从一只猫的嘴里把它救下来的。刚被抱起来的时候，它有点爱啄人——但很快就安静了。它在我家窗台上蹒跚地走来走去，好像身体很虚弱，一边走一边啄玻璃——有时，它半闭着眼睛站在那里，隆起背部的羽毛，可能是受伤了。我怀疑，它就是在康科德孵出来的。

它的脚爪很大，伸展着——这让它能够在泥上或莲叶上奔跑。鸟冠黑色，下颌白色，背部羽缘镶着明显的白纹。

1859年10月4日

鸟儿似乎很享受初秋的晴天，此时天气温暖，光线朦胧。知更鸟、蓝鸲（一窝鸟一起蹲在枝干光秃了的榆树上）、菲比霸鹟——也许还有紫朱雀。我听到很多鸟的歌曲只唱了一半，比如歌带鹀、蓝鸲等，我还听到山雀唱着甜美的“菲—比”。

现在，这一年本身也开始成熟了——像柿子一样，被霜冻催熟了。

1860年10月6日

乌鸦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盘旋，飞行方式没有规律，非常分散杂乱。这样的鸟，我觉得康科德唯它一种——乌鸦遮住你头顶的天空，在那里尽情嬉耍，好像那是它们自己家里一样。乌鸦常常会从栖脚的树林突然腾飞，好像火药厂爆炸时喷射的黑色碎片。

1842年10月7日

刚刚一个小女孩给我送来一只紫朱雀，这种鸟又叫美洲朱顶雀，现在正在南迁。它让我想起松树、云杉、刺柏和雪松，因为它吃这些树的果子。它有着10月傍晚紫红色晚霞的色彩。它的羽毛仍然熠熠生辉，仿佛它身上正披着霞光。我们对它的主要了解在于它是位旅行家。它让我想起了已经忘却的许多事。许多宁谧的夜晚都熨帖地收藏在它的翅膀下面。

1851年10月8日

这温暖的一天是上帝馈赠给胡蜂的礼物。在废弃的房屋旁，比如珍妮·杜根家，我看到胡蜂正在破窗周围飞舞——那是一只黄色细腰胡蜂。

1852年10月8日

我在湖面上四处张望，寻找潜鸟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于是划着船沿着北岸前行——突然，在我前面几杆远处，一只潜鸟猛然驶向湖心，同时疯狂地怪笑起来，暴露了它的行踪……潜鸟出水时，我通常能听到水花声，并由此发现它。潜鸟的叫声一般都是恶魔般的大笑，但也有几分像水鸟——但是偶尔，当它巧妙地成功骗过我，在远处浮出水面时，它就会发出怪异的长嚎，也许更像狼，而不是任何鸟类。这就是潜鸟当时的怪笑，像野兽一样，嘴贴着地，蓄意地叫着——这可能是我听过的

最狂野的声音，周围的森林也在随之鸣响。我断定它是在嘲笑我的努力——它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虽然乌云遮盖了天幕，但湖面如此平滑，这次就算没有先听到它的声音，我应该也能看到它破水而出的地方。它白色的胸脯——空气的宁静——水面的平滑，对它都是不利因素。最后，它在五十杆外浮出水面，发出那种怪异的长嚎——好像在召唤潜鸟之神前来相助——东面立即吹来一阵风，吹皱了湖面，空中袭来一阵蒙蒙细雨。这让我印象深刻，仿佛潜鸟的祈祷得到了应验，潜鸟之神对我很愤怒。

1857年10月8日

我走过利家的农田沼泽地，在离河十二杆开外，我发现了一个大型箱式捕兽器。打开箱子，我发现里面有一只灰兔的残骸，有皮毛、骨头，还有霉菌，都紧紧地贴在一个直角的角落里。这景象一点也不吓人，跟植物的霉菌一样，它肯定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捕兽器里面的装置都不见了，只剩下箱子本身，还有刚从两个锈钉上掉下来的箱盖——固定诱饵的木棍、绳子等都没了。看样子这个箱子是竖着被大水冲到这里的，它成了野兔的活埋墓穴——野兔被活活地、慢慢地饿死在了里面。在康科德一片安静的沼泽地上，在一个箱子里，发生了怎样的悲剧啊！诱捕的猎人失去了箱子，野兔失去了生命。箱子上没有啃噬的痕迹。几个日日夜夜，在这片沼泽地上，几杆范围内，都能听到野兔呻吟、挣扎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消瘦——然后它精神恍惚——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说，如果打开墓穴时发现尸体变形了，就说明死者是被活埋的。这就是一个活埋案例。该给设下捕兽器的男孩托梦，让他梦见死去的野兔躺在方舟里向前行驶。这方舟像个小会议厅，上面还立着简单的尖顶——方舟慢慢向前漂去，雄伟庄严，在桤木间越漂越远。

1860年10月9日

依据街上的牛和狗的表现，我推测它们看不到周围和头顶的明亮色彩，这让我很惊讶。

我看到一只梗犬在转身进主人家大门前，上上下下打量着粉刷过的街道——我很好奇，它怎么看待这些漂亮的树木，这些树是否触及了它的哲学观或它的灵魂——但是恐怕它脑子里只有普通狗的念头。

它小跑着穿过院子，好像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什么特别的——也许它是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一切。

1851年10月10日

今早，天上满是蓝鸲——春天又来了。

1856年10月10日

今天挪动栅栏的时候，我挖出一个浅红色的大蝶蛹，样子像木乃伊。这也有可能是蛾蛹（是斯芬克司蛾的蛹）。

1858年10月10日

在那里（埃布尔·霍斯默家的雕背水龟小路上），我发现选举蛋糕的蛋糕底长霉菌了，上面爬满了粉色小跳虫——看上去是水跳虫（弹尾虫）——把蛋糕翻过来后，小跳虫一见到光就四下乱蹦。

1856年10月11日

我爬上离泉水较远的那座小山。在山间小路上——在斯托家萌芽林的林边——我发现了一条小蛇，已经被人用鞋跟踩死了。看上去是“小红蛇”（实为北部红蝮蛇），背部褐色，腹部浅红色——长约八英寸，不过尾部末端已经没了（尾巴只剩下$\frac{3}{4}$英寸）。我数了数，它约有127枚鳞片。腹部是非常醒目的浅红色——沿体侧各有一条蓝灰色细纹，再往上是褐色——背部中间有一条浅些的褐色条纹，或者说黄褐色

条纹，从头到尾横贯背部中央。

1851年10月13日

思想敏锐、精力旺盛的人，在冬天脑力比夏天更加活跃。夏天，他内心的动物和植物正处于完美状态，仿佛生在热带地区——他主要活在自己的感官世界中。冬天，是冰冷的理智，而不是温暖的激情处于主宰地位——他活在思考和冥想之中。此时他生活中灵性的成分增多了，感官的成分减少了。

如果他度过了一个纯感官的夏天，那么冬天他会蛰伏，就像某些冬眠的爬虫或其他动物。

1855年10月15日

我在一个栅栏上看到一只条纹松鼠，嘴里衔着某种野草。是马利筋的种子吗？它沿着中间那根横栏飞快掠过我身边。它没有跃过或是绕过立桩，而是快速钻过立桩上横栏左上方的小洞——速度快得仿佛没有立桩似的。小松鼠就这样快速地连续钻过处于一条直线上的5根立桩——快得让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只是在洞口前后伏下或挺起身体，略做调整。

1857年10月16日

我看到一些黑鸟，看上去是拟八哥（其实是锈色黑鹂），扯开它们所谓的歌喉在河边的一棵树上歌唱着。大多数鸟儿头部和颈部是灰褐色的——其中至少有几只反射着锈色或赤褐色的光泽。它们正在一边整理羽毛，一边扯着嗓子试图像前几天那样歌唱，然而终不能成曲，只剩下碎片。

1859年10月16日

到柳树湾后，我看到了新搭建的麝鼠窝——现在河岸上的树叶几乎落光了，因此麝鼠窝格外抢眼。对我而言，这一景象非常重要，意义深远——堪比农家院子里的干草垛，冬屋之于因纽特人。

30年来，我每年都记得这个现象。在这里，这个现象比院子里的干草垛更加持续稳定地出现——也许人类在此居住前，麝鼠就已经在这里建窝了，而人类离开后，麝鼠窝还将建在这里。30年来，每年这个时候或是略早一点，我都会观察沿河新建的麝鼠冬日居所。它们提醒我们，虽然康科德没有吉卜赛人，但是有着更加本土的种族。这个披着毛皮的四足人类，仍然坚守着它们的阵地。对你来说，这可能不是每年都有的现象。它不会出现在格林尼治天文年历上——或是星历表里——但是在我的“时间表”里，这个现象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太阳此时落在天秤宫或天蝎宫上一样确定，每到此时，我就会看到麝鼠的锥形冬季巢穴，顶部从枯萎的梭鱼草和菖蒲中钻出。我的《圣经·新约全书》会提到它的，也许通过寓言故事，也许通过其他方式。我们的《圣经》不是我们的，而是希伯来《圣经》，这无疑是个缺陷。最适宜我们的圣经故事，不能来自埃及或巴比伦，而应该来自新英格兰……



麝鼠（muskrat）

和地上的现象相比，人们过于重视天上的现象了——仿佛观察你的邻居比管好自家事更值得尊重，更加高尚似的。星辰的谜团，不需要我们去解开。我们自己一年里的自然现象是一回事——天文年历里的现象是另一回事！比如10月份，我不会记录太阳落在天蝎宫上，我宁愿记录：太阳照进麝鼠窝里。天文学研究很时髦，得到王侯将相的庇护，然而真菌研究却不会。不是还有“皇家天文学家”的称号吗？

鳄龟也必须在星座里占有一席之地——让它去取代星座里的那些存疑角色。如果天上没有它的位置，它可以在下面勇敢地为我们服务，驮起整个大地。

1859年10月16日

回程途中，河水纹丝不动，平滑如镜。两侧宽阔、清浅的河水浸着枯萎的野草，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披上冰的面纱……我们离冬天已经如此近了。

后来，快到家的时候，我听到风箱树上传来两三只歌带鹀的叫声，和它们春天的歌声一模一样——那令人难忘的银铃声——仿佛它们在坚守着，有始有终。

1855年10月18日

我在草甸上发现了一个龟壳的白色碎片——共有三四十块，都是直边多边形——显然是被干草车碾碎的，看着像碎瓷器。我把碎片带回家，拼起来，借以自娱，发现原来龟壳的主人是只锦龟。龟壳形态各异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叫零件，并没有破碎，只是分家了。要让它们恢复原位，就像在玩孩子的拼图游戏，通过边缘上的无数小齿，各个拼块犬牙交错地接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图画，真是令人惊叹。甲片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面积一般会更大。甲片边缘有齿状线，壳上有锯齿边，这样来看，可以把甲片错缝搭放在前者上面。甲片彼此间也略有重叠，也就是最前面的那排略盖住后面的那排——这样不会被剐蹭掉。整个箱形龟壳就这样被固定在了一起，像个结实的衣帽盒。空龟壳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恢复原位的胸甲看着就像一个设计精巧的抓钩——整体是一块，两侧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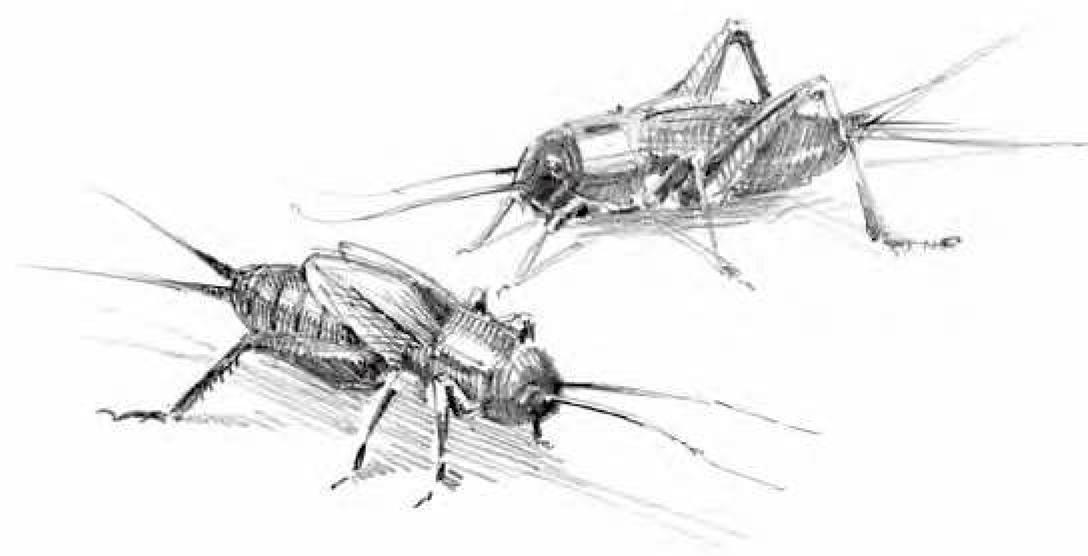
重建这个龟壳是个细致的游戏，远远比所有地图或其他拼图更加精细，因为这些小拼块不仅是某个平面的组成部分——而且你还得搭屋顶和地板，还有连接屋顶和地板的墙壁。不仅要用到楔形榫接、拉条支撑、交错拼合和捆绑技术——而且这些小块还要通过内部皮肤和肌肉固定在一起。这是一个精致的衣帽盒。

1857年10月18日

回家路上，我穿过哈伯德用树桩做围栏的牧场，这时我听到前面两三杆远处传来几只普通黑色田野蟋蟀的叫声（身长$\frac{3}{4}$英寸），我觉得

它们的叫声特别尖，像鸟类嘹亮的叽喳声——我抬头观察了一会儿，看有没有一群小鸟从头顶飞过，但是并没有。有一两只小家伙伏在洞口——我俯视着其中一只，看到了它是怎样制造出这种声响的。它微微抬起翅鞘（这个叫法对吗？），交错振翅（当然是横向），幅度大约是$\frac{1}{8}$英寸。如此反复三四次后停住。

在这一年将尽之时，它们就这样站在洞口，在这温暖的牧场上，交错振动翅鞘（只有雄性有这种行为），发出这种尖细但悦耳的嘁嘁鸣音——推动一年继续向前轮转。那么，人类生产和活动的声响——包括炮火的咆哮声，岩石的崩裂声，机车的鸣哨声，马车的轰隆声，工匠的叮当声，还有人类的说话声——从远处听起来，也是大地之歌吧，和蟋蟀的叫声一样。蟋蟀始终待在洞口附近，好像是害怕寒冷来袭。



田野蟋蟀（field cricket）

1859年10月20日

在林中的一条沙土路上，我看到一只树蟾趴在地上——它没有主动蹦走——可能是下雨后天气冷（？），于是它被冻僵了。它背上有黑色条纹——外形有点像雨蛙。

1857年10月20日

梅尔文告诉我，斯金纳（Skinner）说他认为自己听到了山猫（美洲山猫）的叫声，就在E.哈伯德树林里——在死巷道旁边。镇里有个斯金纳也挺好，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康科德有山猫。山猫最好警惕点，不然斯金纳会剥了它们的皮——他祖上好像就是干这一行的。大自然巧妙谋划了多久，才让我们的斯金纳来到能听见山猫叫的地方。

1852年10月22日

靠近海伍德峰另一侧的小湖时，我惊起了湖边白松上的一只鹰（鱼鹰？）。它正警惕地监视着猎物——狭长的翅膀尖尖的，白肚皮。它缓缓飞过湖面，样子有点像海鸥。映衬在树林或水面上，它显得更加美丽如画——因为它腹部是白色的。

1853年10月23日

很多现象都让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是一年中的第二春——不仅有野花钻出地面尽情开放，还有一段时间以来雨蛙的啾鸣声，许多鸟儿也在低声啭鸣，演奏着春天的乐曲。

1857年10月23日

我发现，一只小小的深褐色硬皮千足虫，半个身体爬进了栗子上的一个小洞。

1858年10月24日

我4日见到的那个大黄蜂巢，现在已经被废弃了，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但是，到了晚上，炉火温暖了巢里两三只大黄蜂的身体，它们钻出来，在蜂巢上爬来爬去——我赶紧把蜂巢扔出了窗外。

1860年10月25日

在E.哈伯德家的七筋菇沼泽地上，我看到一只大（狼）蛛趴在湿润的叶子上。它金黄色的腹部如榛子般大小，背部有个褐色线条勾勒的图案，是宝塔形——塔的各级顺次渐小。腿部浅色，或者说颜色发白，带深色或褐色横纹。

1853年10月26日

我清楚地记得今年第一次听到蟾蜍梦中曲的情形。当时我正在哈弗山（Haverhill）小河（Little River）处规划几座房屋的布局。前几天，天一直很凉，湿冷湿冷的，但是那天的天气温暖宜人，我把外套都脱了。我走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途中路过一个浅水池塘，池塘里钻出了野草，绿绿的，那里要建一座新房子——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听到了蟾蜍的梦中鸣音。这声音弥散在空气中，无处不在——虽然我并没有确切地听到某一声。我让同伴听——但是他好像不认为空气中有什么新的声音。虽然这声响既响亮又普遍，可是大多数人根本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整个大自然在徐徐沸腾或是热烈沸腾着。那天下午，蟾蜍的梦中曲在小河旁的榆树间回荡，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虽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听到了它。

1857年10月26日

我看到两只大鱼鹰（可能是大蓝鹭）缓缓地拍击着双翅，迎着风暴向东北方飞去——它们之间仿佛有着奇妙的纽带。它们盘旋着，彼此越靠越近，朝着同一方向飞去，仿佛你可以预见天空中那两个黑点终将结为一对。两只波浪起伏的长长翅膀，载着覆盖羽毛的身体，穿过雾茫茫的天空——与同一物种的另一个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我只能瞥见它们波浪起伏的翅膀曲线。它们一定是达蒙和皮西厄斯……

我的伙伴何在——同我振翅搏击风暴？

1857年10月26日

最后（当然最初也是），四季的这些规律现象，变成了我生活中的现象或阶段，简单又明了。四季以及四季的所有变化，也发生在我内部。我看到的每条死鳗鱼，每条浮在水面的蛇——或是每只海鸥——都在丰盈着我的生活，像是我生命诗歌中的一行诗句，或是一个重音。我几乎相信，如果我不在那里，康科德河就不会涨水，不会漫过河岸。过了一阵子，我了解了自己的情绪和季节。我不想给它们做减法——我也无法想象为它们做加法会是什么样子。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周期性变化着的，一年中没有哪两天是相仿的，自然与人完美感应。于是，在自然中，人就回到了家里。

那些小雀也是我头脑里的思想。它们来了又去——在迁徙途中快速地掠过，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啾啾声。我不知道它们要去向何处，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去——没有一只肯乖乖待在枝头，让我仔细看个清楚。整个杂树林将会充满生机，我的思想在其中漫天飞舞——它们不计其数，让我眼花缭乱，但是突然倏地都飞走了，一片羽毛也没留下。

我最高远的思想有点像突然出现在天际的老鹰——好像预示着要有大事发生，让观看者心潮澎湃，仿佛它正朝这里飞来，为我带来讯息——但是它并没有靠近，而是盘旋着飞走了，高高翱翔在天际，身影渐渐模糊。它让我心生失望，直到它消失在悬崖或云朵后面。

1851年10月27日

我看到一只丘鹬在铁路桥下离我不到两英尺的地方，用长长的喙在泥里找东西吃。它吃了好长时间。我吓它，它也不会远飞。它的喙长得不成比例，大约是它前世太贪婪，作为惩戒，这辈子就要带着这个标志。

1852年10月28日

今天晚餐时，我正在吃米饭，一扇窗户开着，一只腹部有很多黄色

环纹的小野蜂飞了进来，落在了蜜糖罐子上。它快速采集蜜糖，很快就把罐子豁口上粘的一抹蜜糖吃光了，让上面露出一块白——满载后，它绕着罐子飞了几圈。与此同时，我也吃了点蜜糖。它撞上了一扇关着的窗户，但是很快就找到了来时那扇开着的窗。然后，它振动着翅膀，飞回自己的巢。如果我愿意继续开着窗，愿意等一会儿，也许它会飞回来。

1855年10月28日

今天下午，天空乌云密布，我划船经过铁杉河岸——具体时间是3点左右——突然看到一只鸣角鸮蹲在一个空心铁杉树桩的边缘上，离地大约三英尺，在一棵大铁杉树下面。它蹲在那里，缩着头，眼睛半睁半闭地打量着我——离我约有二十英尺远。它听到我在动，就朝我转过头来——也许只睁着一只眼睛，金色的虹膜闪闪发光。它眼睛上方有两条白色的三角形条纹，两条线在喙处相遇——中间夹着一块赤褐色的三角地带，每只眼睛下方都有一条窄窄的黑色弧线。在这个距离外，在这样的光线下，它的眼睛看起来就是一个黑点，看不出眼睛睁开没睁开。寒风凛冽，它蹲在树的背风一面。它看起来像没脖子一样，短喙紧贴在胸前，几乎没有突出来——但是在休息状态，它翅膀以上的上半个身体形成一个圆润的球形，两只角除外。两只角此时竖着，非常突出，有时会斜向后方。从船上观察了10分钟后，我在上游两杆外上岸，悄悄从铁杉树后面包抄过来，不过我处于上风向。我谨慎地绕过树干观察，惊讶地发现那只鸮还蹲在那里——于是我伸长手臂从树后面跳出来，一把就把它抓在手里。一开始，它完全惊呆了，丝毫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用那圆碟般的大眼睛惊讶地瞪着我。但是很快它就用喙啄我——声音很大——我用手帕把它包起来，放在口袋里，期间它咬了我的手指，但是不太疼。

过了一小会儿，我就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绑好手绢，把它放在船底板上。

就这样，我把它带回了家。我做了一个小笼子，把它放在里面过夜。当我捧起它时，它紧紧抓住我的手，爪子嵌入我手指里，抓出血来。

严重受惊或是被激怒时，它会猛啄过来，同时发出嘶嘶声。它膨起

羽毛，体积几乎是平常的两倍。它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盯着前方，先看这边，然后看那边，慢慢地移动着头部，身体起伏摇晃着——动作非常奇特。今天晚上我写日记的时候，发现关于人们对它的迷信，还是有点原因的。它目光肃穆，从箱子里一个阴暗的角落向外望着我——身体纹丝不动。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可以模仿记忆中它的叫声——颚音的嘶鸣声。



东部鸣角鸮（eastern screech owl）

1855年10月29日

我把昨天抓的鸣角鸮带回山上。得把它从箱子里摇晃出来——因为它自己不主动出来。（它已经学会怎样直接飞落到栖脚点上了——看到

它在上面跳得那么轻盈，那么悄无声息，真是令人惊讶。）它站在草地上，开始有点蒙——两只角竖起来，看着我。现在光线强，它的瞳孔突然收缩，虹膜不断放大，直到眼睛变成两个大铜球，只是中央有个黑点。它神态中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惊讶，而非其他。我只好捧起它，略向上抛高，让它感觉到自己的翅膀。然后，它慢慢地扇动着翅膀，低低地飞走了，显得很沉重。它飞向二十杆外山麓上的一棵山胡桃树上。（我是在小山东侧的平地上放它走的。）

1857年10月29日

我看到一条褐色的小蛇，明显是被斯托勒称为*Coluberor dinatus*的蛇——大水把它从草甸的草里赶出来了。它把头伸在水面上呼吸——因为泡在水里，它显得行动迟缓，身体虚弱。我伸出船桨，它立即缠绕在上面，于是被我提到船上。它腹部颜色鲜亮，是淡粉色的——靠近头部的地方略发蓝，背部淡褐色——中央横贯着一条颜色更浅的褐色条纹，浅条纹两侧各有一条深褐色条纹。浅条纹宽约$\frac{1}{8}$英寸，于是两条深色条纹的间距也就是$\frac{1}{8}$英寸。这条蛇长约一英尺。我用手拿着它，它没有任何攻击性。

1850年10月31日

有一次他骑马经过珍妮·杜根家，被她家的男孩邀请去参观妈妈的冷泉房。他望进冷泉房，发现这里确实是个伏天里冷藏黄油、牛奶和甜品的好地方——但是牛奶里有只豹蛙正在游泳，还有一只坐在平底锅的锅沿上。

1853年10月31日

我慢慢地发现了，今天是属于蛛网的一天。最开始，我看到有一些细丝，从一株野草、牧草茎或灯芯草上，拉伸到另一株上，有时长达七

八英尺——水平延展，距离水面四五英寸。当我往远处看时，发现蛛丝无处不在，到处都有——有时在草头形成明显的白色细网，看着像一只鼠耳蝠。蛛丝许许多多，好像是某种化学反应突然生成的——突然就凭空出现了——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我记得柯比和斯彭斯的书里说，蜘蛛无法爬过水面，所以不能把蛛网从一株灯芯草拉到对岸的另一株上——但是在这里，我看到无数蜘蛛在水面上前进着，至少其中一只身后还拖着蛛丝。虽然它们好像确实不会在水上爬——但是风在吹着它们跑，速度还相当快。它们高高立于水面上，脚尖是干的。这些蜘蛛大小颜色不一，但是大多是绿褐色或黑色，有些体形非常小。如果不对着阳光，根本看不见这些蛛丝。我们经过几株黑柳，当然现在叶子已经落光了——对着阳光观察，我们发现黑柳上挂满了这种细细的蛛网和蛛丝，蛛网总体上彼此平行着，构成一挂完整的织品，看上去雾蒙蒙的一挂织品。蛛网不是紧绷着的，而是在中间位置向下低垂着，就像船上的索具——桅杆间的绳子。那景象仿佛是上千艘小人国的舰船一艘挨着一艘地聚集在空杆下。但是当我们的船走出几英尺后——阳光离开了柳树——就再也看不到一丝蛛网了。

1853年11月1日

现在太阳升高了，在转角路左边的惠勒草甸上，我看到了一群云雀，也听到它们在歌唱，跟春天时的歌声一模一样，同时还啾啾地叫着，但是声音相当微弱——或者是故意压低了声音——仿佛它们的歌喉成熟了，或是勇气消减了。

1858年11月3日

冠蓝鸦是10月之鸟。我多次看见它在色彩绚丽的树叶间掠过，从这片小树林飞向那一片——冠蓝鸦的色彩和秋叶不同，但是同样绚丽。在鸟类的丰收季节里，它绚丽的色彩代表着成熟。它的高声尖叫好像是在10月树叶的边缘上吹奏出来的。



冠蓝鸦（blue jay）

1858年11月4日

田鹬和丘鹬这种小目标，只有枪法准的人才能射中——猎人必须特别仔细地瞄准，还得了解自己要射的猎物。如果听见有人说那边有田鹬，就随便向空中射击，射中的概率会非常小，射杀美好的事物就是这么难。如果没受过训练，就算把天射下来，他也射不中云雀。如果他不了解云雀的活动季节、栖息处和它翅膀的颜色——如果他没有梦到过

它，就期待与它相遇——那他就一只也逮不到。如果他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他每走一步随时都可能惊起一只鸟来，一枪双鸟，正中翅膀——双管齐射——在玉米地里也能成功。猎人先要苦练技能——然后穿好服装，不辞辛劳地盯守——上好子弹，等待着他的猎物出现。他祈祷——并最终逮住它。他要经过长期刻苦准备，训练自己的眼力和手法，不管醒着还是在梦里，脑子里都是他的猎物。然后，他带着一枪、一桨、一船，出发去寻找秧鸡。而他的大多数同乡还从来没见到或是梦到过秧鸡。他顶着风，划船前进了数英里，终于逮到了猎物。一抬手一半儿秧鸡就已经进了袋子，只需要往下一推即可。渔夫也梦着鱼——脑子里都是它，直到仿佛可以在取水处的水槽口抓到鱼。秧鸡在自己的脚下刨土，寻找食物，但这不是鹰的作风。

真正的猎人从窗内就能射中几乎任何猎物。它飞来落在射手的枪管上，羽翼丰满——但是世上再无别人能看见它。他从烟囱向外射击，也总是会有收获。在他头顶正上方，大雁从苍穹中飞过，嘎嘎地叫着。他的每个捕兽器都有20只麝鼠争相前来陷落——而且捕兽器还没空出来呢。

1857年11月6日

我翻开低洼处的湿栗树叶——我在寻找栗子——这时，我看到一只红背蝾螈，身长三四英寸，腹部蓝灰色。它非常灵活，四处窜动着，到落叶下寻找藏身之所，即使被我抓到，也会迅速从我指间溜走。它的动作既像蛇，又像蛙——介于扭动和跳跃之间。它跑得不是特别快——但是鉴于它的动作特征和光泽度，它总是一闪就不见了。十二杆外，我又翻出一条，外形与前一条很相近——但是背部没有红色，而是略带石蓝灰色。我没注意到它身上有横纹——不然可能就是暗斑钝口螈。

1855年11月7日

一只灰松鼠（和前天那只一样）跑过橡树枝，藏在树干后面——我看不到它了。一只红松鼠在树上跑来跑去，大胆或者说漫不经心地批评着我——咯咯地，像鸟叫似的——时而还发出那种介于咕噜和哼哼之间

的特别的声音。我对红松鼠比对灰松鼠更熟悉——前者也更吵闹。灰松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1857年11月7日

爱默生家有头牛被闪电击中，但尸体好几天都没被发现。斯特德曼·巴特里克（Stedman Buttrick）说，在找到那头牛的尸体前的几天里，他们听到牛群哞哞地叫——而且他们发现死牛周围的地上有很多踩踏的痕迹。遇到这种情况，牛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如果牛群里某一只发生了意外，其他牛就会集合在它周围，一起哞哞叫。

1858年11月7日

田野里一片荒凉——仿佛居民都已撤离了。整个大地就像大门紧闭的房子，冬天不会再开门了。我四处敲门，却无人应答。然而就在这时，我听到铁杉树上一只山雀在歌唱——发现有个老相识还在宅院里活动，我感到无以言表的振奋，这说明它整个冬天都会留在这里了。我内心四季常青的一切都立即复活了。

1858年11月7日

今天下午，我听到蟋蟀微弱的嘁嘁声。

走在农夫家另一侧的小路上——我惊讶地看到两只雪鹀从白石路上飞起，又在附近落下——一只落在一块大岩石上，另一只落在石路上……它们飞起来发出轻柔的潺潺鸣叫，让我想起东北部的暴风雪，很快那叫声就要为暴风雪伴奏了。

1850年11月8日

这个季节里，森林和田野异常静寂……但是当你走过时，还是会有

山鹑突然冲出来。森林寂静、干燥，叶子几乎落光了，果实肯定一个也没剩。你会疑惑，那鸟儿能在森林里找到什么快乐呢？山鹑突然从矮橡树下冲出来，就像一个干橡果。那不朽的鸟儿啊！这声音还是会吓我们一跳。

1850年11月8日

我看到一只南瓜椿象在隔板后面慢慢地爬着，它在那里过冬。春天，当园子里的瓜子再次发芽——这些南瓜椿象也会出来活动。很长时间以来，苍蝇都处于梦游的状态。它们几乎没有力气，或者说没有活力清洁翅膀或头部了，所以上面沾满了灰尘。它们嗡嗡地叫着，头直往窗户上撞，一天要撞两三次，其他时间就仰躺着，再没有别的力气了——最多短距离飞上两三回。

1853年11月8日

这个季节，鸟儿都穿上了大自然的赤褐色长衫。它们的秋天和植物的秋天一样萧瑟——明亮的色彩从树叶或羽毛上褪去了——鸟儿像枯叶一样沙沙地成群飞过。雀儿就是一片枯叶。

1858年11月8日

我漫步在光秃秃的田野上。不久前牛儿也离开了。它们曾在这里不安地游荡着，因为这里的食物已经无法满足它们的胃口。我钻进一片沙沙作响的小橡树林，那里已经看不到一片绿叶。我爬上最高峰——树林地势渐高，我翻过顶着卷发一般的岩石，因为从边缘可以看到岩层——我又一次想道：它们都走了，留我孤身一人在这里——就连一个叫“星期五”的人也没有。从这些秃枝上，我能汲取什么养分呢？饥荒已迫在眉睫。“不，不！”一只鳾鸟说，它从旁边一棵光秃秃的山核桃树上俯冲下来，“越贴近骨头，肉越香。秋风扫走的只是表层多余的部分。现在我们见到的才是赤裸裸的精华。遇到特别阴冷的天气，就待在树干的

阳面，因为那里有着怡人的温暖，滋润心灵，那是夏天都没有的。还有冬天的早上——太阳升上橡树梢也是极好的。花蕾已沉睡，思想已醒来。”（“听！听！”从临近的杂树林里传来冠蓝鸦的尖叫声，我听到它已经在那里哧哧窃笑了一会儿了。）“如果你知道到哪里去找，那么冬天也有浓缩的干果核。”然后发言者飞到另一棵树上——这回略远了一点——重复着它的论断。远处，它的伴侣表示同意——这时，我听到一只红松鼠压低的咯咯声。它听到了最后一句话，但是始终隐身，保持着沉默。是你吗？“是我，先生。”它说。然后它跑下一根斜枝，边跑边喊——态度相当粗鲁——“听着！只需要找件像我身上这样合身的毛皮大衣和一副毛皮手套，你就能笑傲东北风暴。”然后它用松鼠语言里的一句俚语结束了喊话——同时尾巴一甩——就像报童用拇指按着鼻子，再扭着手指问你，“你妈知道你出来了吗？”

1851年11月9日

在蛤壳河岸下，我听到一只蟋蟀在唱今年的安魂曲。很快，一切将被冰封起来。在这片土地上，我将不会再听到蟋蟀鸣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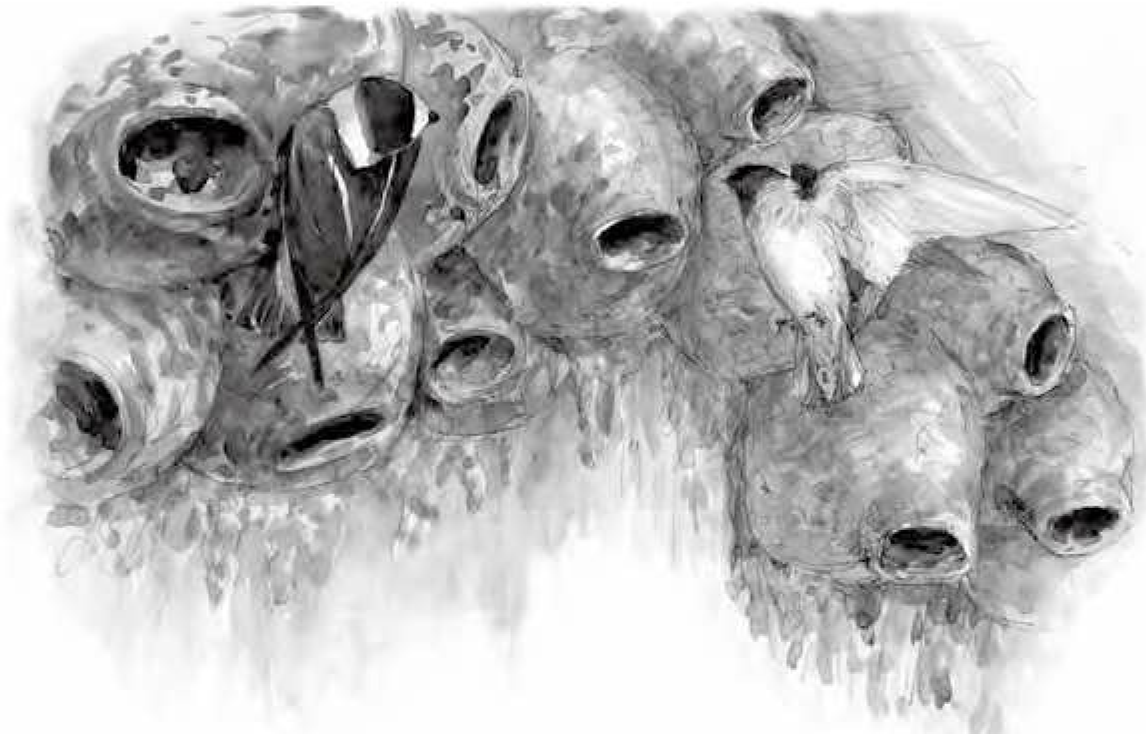
1855年11月9日

在铁杉林的池塘里，开始我以为看到的是一片艳丽的树叶，西风吹着它在平滑的水面上划过——但那其实是一只色彩绚丽的雄性林鸳鸯。它不怕我们，我们离它不到七八杆时，它才飞走。它一直游到岸边才起飞，沿着蜿蜒的小溪向上游飞去了……这样一颗耀眼的宝石漂浮在水面上，在水中游弋，为河流增添了多少光辉啊。就像蜂鸟把红宝石般的喉部和胸部横卧在水面上——就像一块燃烧着的火红煤炭浸在了水中。这是它给我的感觉……

那只鸳鸯的身上就像镶嵌着不同的宝石。它转身时池上依然水波不兴，在不同的光线下，它的羽毛闪耀着不同的光辉，一会儿是光彩四溢的亮绿色，一会儿是暗淡的紫罗兰色，一会儿是亮丽的青铜色，一会儿又变成了沉睡在红宝石颗粒中的反射光。

1857年11月9日

法默先生告诉我，某个星期天他闲来无事，就进了谷仓，然后想到可以观察燕子——崖燕。成年燕子正在给小燕子喂食——他在十五英尺外俯视着它们。一共有5只小燕子，他好奇是否每只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每次大燕子衔着苍蝇飞过来，门口（巢的入口）那只小燕子都会把食物接过去，然后小燕子会转一下位置——这样下一只小燕子就坐在了门口，它就可以吃到下一只苍蝇——这是不变的秩序。同一只小燕子不会连续接受两次喂食。最后，大燕子带回一只很小的苍蝇——吞下这只苍蝇的小燕子没有撤离它的阵地，而是等着接下一只。但是当大燕子带着一只常规大小的苍蝇回来时，它对着那只小燕子大声叱责了很久，直到小燕子离开了那个位置，按顺序下一只小燕子得到了那只苍蝇。



崖燕（cliff swallow）

1858年11月10日

我听到橡树附近有个声音，仿佛是有人折断了小树枝——我抬起

头，看到一只冠蓝鸦正在啄橡果。一棵大红栎上，几只冠蓝鸦正忙着采橡果，我能听到它们摘下橡果的声音。然后，它们飞到合适的树枝上，一只脚踩住橡果，一阵猛啄——还不时地四处张望，看是否有敌人靠近——它们很快就吃到了果肉，一小口一小口地啄食着，然后抬起头咽下橡子肉，同时爪子牢牢抓住橡果。（它们猛啄橡果的声音很像啄木鸟捉虫的声音。）不过，有时还是没吃完果肉，橡果就掉到地上了。

1850年11月11日

某些旁证是非常有力的，比如在牛奶里发现了鳟鱼。

1851年11月12日

雄鹰在天空中高高地翱翔，稳健有力，貌似毫不费力。我认为，它们能有今世的力量，是因为前生它们曾作为爬行动物忠诚地在地面上爬行。想跑，要先爬——想飞，要先跑。

1853年11月12日

已经下过一场薄雪了，我听到还有蟋蟀在鸣叫，声音很微弱，藏在河岸深处。（铅笔字补充：难道是蛙？）它唱的是不朽的生命。这是最后一只蟋蟀，它充满了欢欣和信心，独自吟唱。最后一个人类也会这样做的。

1851年11月13日

下午又冷又暗，西边的太阳躲在云层后面。放眼望去，户外光秃秃的——树叶已经落光——光线如此暗淡，没有什么变化。在这种日子，你简直不独自郁闷都不行。这样的日子里，你必须咬紧生命。大自然精瘦无比，皮包着骨，你几乎无法弄皱她的皮肤。生命的汁液已经消退

——连皮都啃不下来……

真是艰苦的一天。这些日子是艰苦时期。连一只蚊子，一只嗡嗡作响的昆虫都没有了，蟋蟀也在冬日居所中蛰伏。朋友们早就散了——只剩下你一人，独自一人双手插兜走在冰封的大地上……

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冷艳的冰晶可供欣赏，没有白雪堆就的建筑可供观察。只有你的脚步声在冰封的大地上回响。没有鸟啼，没有蛙鸣。你像未孕的母牛一样干涸……

在牧场上，如今路过的人会有和牛儿一样的遭遇。那里没有了青草，只有干草——除了饥肠辘辘，他什么也得不到。如果必须得吃干草，祈祷让我们吃谷仓里储存的那些吧——那里的干草还没有失去甜味。诗人的胃口必须比牛儿要壮——因为谷仓里没有储存他的草料。他依赖自己的直觉，直觉教会他扒开积雪，找到下面枯萎的草。

我觉得人类差点被创造为冬眠动物，就像某些动物一样，比如地松鼠，它储存了大量粮食——但是如果你把它挖出来，会发现它是半冬眠动物。是消耗你储存的油脂，丰富思想干果的时候了。

1855年11月13日

下午3点，我走过沼泽桥小溪。在我前方几杆远处，路边有个池塘。阳光明亮地照耀着水面，我看到里面游着一只水貂——它的整个背部都露出了水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它那亮褐色的皮毛从内向外闪闪发光，就像某些女士的毛皮围巾——不是有时在冰雪中表现出的黑色。它在三杆外上了岸，露出了长脖子，有点像猫。我观察到它嘴里叼着什么东西——它把那东西拖上了岸。开始我以为是鱼——也许是鳗鱼——它离开水面六英尺远后，我跑向前。这时它丢下猎物，钻进墙里。它的猎物是一只麝鼠，头和前肢已经被咬掉不见了——但是其余部分仍然很新鲜，很重，带着后腿和尾巴。它可能是在小溪里咬死了麝鼠——已经吃了那么多，正要把剩下的部分拖回墙下它藏身的地方呢。

1858年11月13日

我看到几根冠蓝鸦羽毛零落地躺在林间小路上——后来还看到这只鸟儿的真身。它优雅美丽，装扮精致——比淑女闺房里的任何艺术品都更加精美。浅紫蓝色的柔软羽冠，深蓝色和淡紫色的副翼羽（窄的那半是淡紫），上面镶着精美的暗色横纹。

冠蓝鸦的色彩如此绚丽，让住在康科德的生命更加幸福了。

1858年11月14日

我带一位公民去了橡树萌芽林，那里薄薄地撒着一层白糖般的干雪——刺骨的西北风瑟瑟地穿过落叶……不久前大自然还很温和，而如今，踏在冰封的大地上，脚步发出的每一声都像无人应答的叩门声，声声回响在大自然的门扉上。富饶的母亲，已经变成继母。他被锁在门外忍饥挨饿。瑟瑟的落叶，听起来像是野狼凶狠的呼吸声——来自北方的快要饿死的狼群，多到一眼望不到尽头——饥饿驱使野狼向他扑来。鸟儿中，好像只有山雀在家。有它们的地方，就有壁炉，而且明亮的炉火一直燃烧着……

现在，凛冽的寒风开始啃咬你的手指和鼻子，与此同时，冰冻的大地快速磨损着你的鞋底——就像砂纸。老母狼在咬噬你的四肢。在这个月份，冰冻的大地在啃你的鞋底，正像啄食你心脏的秃鹰……

冬雪和寒冷把鸽子逼到你的门前，于是你的思想结缔了新的同盟。

1850年12月15日

看猫尾巴上的毛是否竖起，就知道它是不是看见狗了。

1857年11月15日

路过那棵有鸮巢的橡树时，我看到树已经在齐鸟巢处折断了，树冠倒了——但是我看到树洞里还有些树叶，于是决定爬上去看看鸮的巢到底什么样，里面还有没有鸮的痕迹。这个大树桩高十五英寸到十八英

尺，我两条小腿夹着树干，费了一番力气才爬上去，然后慢慢掏出里面的树叶——仔细查看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战利品。有些树叶还很绿——明显都是今年秋天才放进去的。我右手扒着树桩顶端，同时用左手把所有树叶都掏了出来，然后往缝中张望——我看到窝底角落里蹲着一只小白足鼠。它几乎笔直地立在那里，恐惧地喘着粗气，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把脸贴过去，离它不到七八英寸远，一直没有挪开——而它始终没有表现出逃跑的迹象。当我探手进去时，它只是向下退到了一个灰藓（苔藓）做的舒适小窝里。那个小窝看着像某种植物的柔毛做的，脏白色，板球大小。我想看看它的尾巴，于是又去骚扰它。这时，它突然冲上树缝的侧壁，爬过我的肩膀和右臂，一个纵身，穿过稀疏的铁杉树枝后，落在了地上——到了山麓的地面上。我没看到它落地，但是听到了声音。它的窝建在距离地面至少十六英尺的高度，由现成的树缝、洞穴或鸟巢改造而成。我猜想，这些巢穴是落叶时开建的，就像松鼠窝一样。

1851年11月18日

太阳落山时，我听到了猫头鹰叫——“呜呜呜—呜呜—呜”。听着像是痴人或是逃脱的疯子的呜呜声。接着微弱的回应声传来，叫声有所不同，听着距离更远些——几乎像是回声。我是说，就间隔时间来看，像是回声。

这就是我每晚听到的音乐声，昨晚也听到了。我的帮工们叫它“呜呜猫头鹰”，但我认为是猫鹰（其实是大角鸮）。这声音与沼泽和暮色森林极其相称——让人想起那广袤的、未经开发、尚未被人类熟识的大自然。我为猫头鹰的存在而心生喜悦。它们代表着我头脑里那些粗陋的、不成熟的想法。

1857年11月18日

乌鸦经常会专程飞来对着我呱呱乱叫。

1853年11月19日

我收获了$1\frac{1}{2}$蒲式耳蔓越莓，里面混有杂质。

带回家一个小贝壳，它是在河滩上的残骸里被发现的，外形像军号。

1855年11月19日

迈诺特膝盖上趴着两只猫——其中一只两周前被送人了，家里人没告诉他，它刚刚自己跑回来。他说给他20美元他都不会杀一只猫——不，50美元他也不干。最后他告诉家里的女人，给他500美元他也不干，多少钱都不行。他觉得猫和我们一样热爱生命。

1850年11月21日

我看到了费尔黑文湖和湖中小岛，以及小岛和湖岸间的草甸——小岛背风处还有一片纹丝不动的平滑水面——两只鹰正在上空滑翔，可能是鱼鹰。我看不出这景象如何才能更美，我也看不出它们是什么。当我不再尝试理解某个事物时，我就开始真的看到它了——并发现，之前我没有真正意识到它并欣赏它——但是我就到这里为止了。我的眼睛多么喜爱这些形态和色彩——一片草甸，加上一座小岛；但它们是什么？鹰和野鸭总是如此冷淡！自然是如此矜持！我爱这座湖，我爱这片草甸，就像风注定要吹皱湖面一样。

1858年11月22日

大概11月1日左右，从西部运来一只狂野的猪，据说重达三百磅（约136.2千克）——它在火车站跳出车厢，奔向了树林。猪的主人怕

耽误行程，只能选择放弃追捕，而车站工作人员追它甚至追到$1\frac{1}{2}$英里外的树林里——然而那头猪掉转头来，毅然反过来追他们，气势汹汹，不弃不舍，逼得他们仓皇逃命，其中一人还爬上了树。第二天是星期天，车站出动了大部队，带着一杆枪和一条大马士提夫犬，但是那头野猪还是占了上风——向他们疯狂地冲来，把他们吓得不轻——猪把那条大犬累得筋疲力尽，折磨得伤痕累累，最后人们不得不抱着大犬回来。野猪比狗更坚韧。虽然它身上被干草叉扎伤多处，但还是从枪手两腿间钻过去，把他掀翻在地，伤了他的肩部。根据最新消息，它被驱赶或是引诱进林肯区的一座谷仓里——然而没有人敢进去抓它——他们准备射杀它。这样的猪肉堪比鹿肉了。（铅笔字补充：终于用套索把它捉住了——已经运去了布莱顿。）

1850年11月25日

我看到一只麝鼠从冰窟窿里钻出来。它是个比雷和梅尔文更野蛮的人。当我望着它时，我在想它是怎么看我的。它和我不是同类，就这么简单。当我靠近时，它会钻回冰水里，然后再钻出来。它维护着五六平方英尺的冰窟窿，不让它结冰，方法是在那里游来游去。然后它坐在冰沿上，忙活着什么。我看不清它是不是在啃食蛤蜊。多么冷血的家伙——它怀着冷冷的思想，在冰冷的气温下，浑身湿淋淋地、一动不动地在冰上坐那么久，啃食着贝壳里湿冷的蛤蜊。它一定颇有安全感，冰冷却又谦卑，从不好高骛远。在马萨诸塞州没有立法保护的情况下，麝鼠一族也可以世代昌盛。

1857年11月25日

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一只狐狸在暮色中横穿马路，从波特家的林子里跑进理查森家的林子里。它一路小跑着——但是我看到了它的白尾巴尖。在某种程度上，我崇敬它——因为虽然它体形较大，但仍然保持着自由、野生状态生活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人类种族如此不同，因而十分独特。也许正因为如此，跟它的表亲、被驯化了的狗相比，我更喜欢它。

1858年11月26日

鲴鱼窝也结冰了，冻结的程度刚刚好——还剩两三个呼吸孔……仔细查看后，我还在那里发现了许许多多小鱼，一英寸来长，都死了，有的漂在水面上，有的冻在了冰里——至少有50条。它们身体的形状像欧鳊，但是身上有鲈鱼的横纹……它们和鲈鱼一样，身上有7道左右暗色横纹！但是从形态看，再加上它只有一片背鳍，我觉得是欧鳊——难道是新物种？

1859年11月26日

今天我看到一只美洲旋木雀，它正忙着巡视刚松。它从刚松底部开始一顿一顿地快速往上爬——紧紧地抓着树皮，身体不时左右摇摆一下，一直爬到树梢附近——然后它突然俯冲到另一棵树的底部，在那里重复爬了同样的路线。这只鸟没有眉心黑斑，长得像鳾。

1858年11月27日

今天我又看到17条昨天看到的那种小欧鳊…… [redacted]

看上去像是条纹太阳鱼的鱼苗。1854年4月查尔斯·吉拉德（Charles Girard）向美国博物学会提交过相关描述——标本是斯宾塞·富勒顿·贝尔德（Spencer Fullerton Baird）在欣厄姆（Hingham）附近的淡水里，以及霍利斯顿（Holliston）的查尔斯河里捕获的。

我得到的标本比上面的简笔画更完美。我把它们盛在一碗水里，它们平躺着身子漂在水里，所有鱼鳍都充分展开，样子十分漂亮。

它们的大小、形态，以及在水中的位置——让你不禁联想到水盆里的硬币……

新发现物种的生存地点显得比熟悉的老物种距离我们更加遥远——但其实两者生活在同一个湖里。条纹太阳鱼漫游的地方，一定是新的国度——科学尚未探索的地方。你看到海滩附近已有人定居，但是，你看

不到原住民，其实它们就住在不远的地方。这个国度还如此新鲜，有很多科学还未发现的鱼、鸟、兽居住其中。这片水域里有这样的鱼漫游其中，那么水底一定还有个原始森林在慢慢腐朽。

1857年11月28日

今天我和斯金纳聊到1个月前他在艾比·哈伯德家树林里听到的山猫叫声。当时是傍晚，他正在去往瓦尔登湖的路上，想去看看大雁有没有在湖上停歇（他和另一个人一起去的）。这时，他们听到了山猫的叫声。开始，他的同伴以为是浣熊——但是斯金纳说不是，那是山猫。他说他在阿迪朗达克（Adirondack）地区经常听到山猫叫，他在那一带收购过毛皮。他告诉同伴说很快就能听到第二声，然后果然听到了——那叫声有点像家猫，先是低声咆哮，然后突然发出叫春般的刺耳尖叫声，快速反复，是“唷唷唷”或“唤唤唤”。他说山猫跟踪某些猎物的时候，会不时地发出这种叫声。

1858年11月28日

我认识瓦尔登湖这么多年了，在此期间条纹欧鳊（指条纹太阳鱼）一直潜伏在其中，而我却丝毫不知！我可以有多少新想法啊？

1853年11月29日

数年前，林肯区的一个男孩子被浣熊咬了，因此死于狂犬病。

1858年11月30日

我止不住思想的漫游，脑海里仍然能看到那些小条纹欧鳊（指条纹太阳鱼），优雅地漂荡在瓦尔登湖白茫茫的湖水里。目前，它们在我心中的分量，可与世上其他一切的总和相当，因为这是我刚刚新发现的欧

鳊，我暂时忽视了它的所有同类，甚至愿意为它而杀掉一头小肥牛。人类在此捕鱼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竟然还不认识本镇的这位永久居民。跟新发现的鸟类物种不一样，它不是临时访客，不是几年难得一见的那种——它就生活在瓦尔登湖里，始终永久性地居住在那里。谁能说出它在此处定居多久了？当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在瓦尔登湖上时，条纹欧鳊就优雅地游弋在其中，只是我看不到它。当塔哈塔万（Tahatawan）划着独木舟穿行湖上时，它也在那里。在湖里发现了一个鱼类新物种，让这个湖和这座小镇变得如此狂野。它让美国重返青春。但是在我对它的描述中，除了这种欧鳊确实存在这一简单的陈述外，再无其他一丝一毫的细节了——它的存在是个奇迹。它是与我同时代的人，是我的邻居，然而又与我如此不同！我只能把思想置于它体侧——尝试像欧鳊一样思考片刻。我只能想到宝石——日落——诗歌——美——还有生命之谜。我只能看到欧鳊在它的轨道上游弋，就像星星在它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不愿意去测量它的距离或质量。我欣赏的欧鳊漂荡在湖水里，作为这个星系的中心——神的另一种形象。人类无法解释它的生命，就像人类无法解释自己的生命一样。我希望你能用心去感受欧鳊这个谜团。在瓦尔登湖里，一条鱼与我同时存在着。它有鱼鳍，而我身上长的是腿和胳膊。在鱼类里，我多了个朋友——至少是新相识。我相信吸引我的是它的性情，而不是它的外表和解剖结构。我不想喂它吃东西。与它结识，将会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就仿佛有位诗人或隐士搬到镇里来了，我可以偶尔看到他，并经常想到他。也许这个湖里有上千条这种条纹欧鳊，只是没人想到过它们——它们不是印在石头上的痕迹，而是无比鲜活的生命。

1856年12月1日

在我眼中，人很像蛙，我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叽叽咕咕的那些话。

1857年12月1日

走在艾比·哈伯德家的树林里，我听到一只红松鼠在松树和橡树的树梢上冲我吼叫——然后我看到它在树间窜来窜去。它在五十英尺的高空中如此安全地穿梭着——从这棵树上一根压弯了的纤细枝条上，横跳

过三四英尺的距离，落在旁边那棵树最近的一根枝条上。这根枝条被它压得那么弯，开始的时候它都很难站起身来。它没有翅膀，却能在高空中连续跳跃穿行！而且，它在地面上行动几乎同样迅速。

1853年12月3日

麝鼠刚剥开几只蛤蜊，留在了半浸在水中的巢穴上方。浪花让蛤蜊壳保持湿润，有的放射着美丽的彩虹光泽……没有阳光的照射，就不会有贝壳的美丽色彩——而且要等到壳里的住客成为劫掠者的猎物，贝壳作为残骸被搁浅在那里，才能展示出它的美丽。想到这里，不免令人神伤。经过这一番劫难，它的美丽才得以彰显，成了已逝住客的绚丽纪念碑——预示着住客飞升而去的那个光明国度是多么光芒四射，告诉我们它归附了怎样的辉煌。

1856年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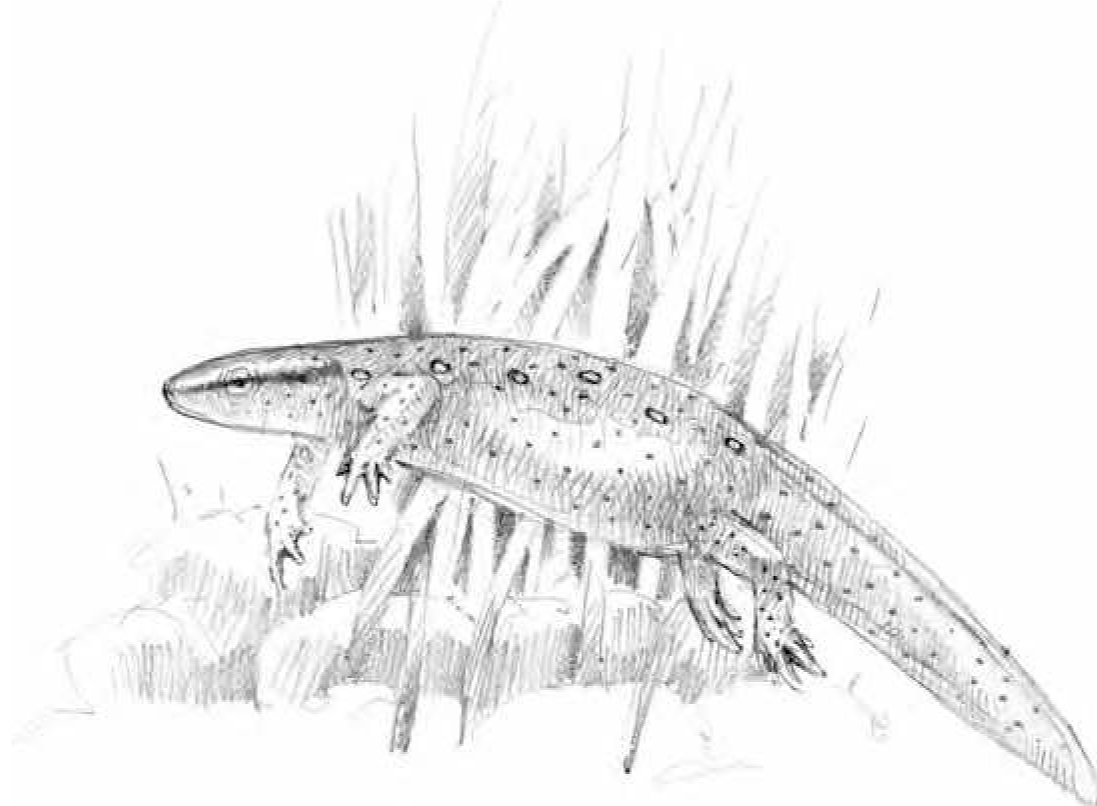
索菲亚说，在我到家前，敏刚刚逮住一只老鼠，在院子里耍着玩。老鼠逃走了一两次，但是又被它抓了回来——现在老鼠又想偷偷溜走，而猫儿把爪子掖在身下，怡然自得地看着。这时她的朋友里奥丹（Riordan）家那只肥壮但单身的大公鸡好奇地踱步而来。它偏着脑袋用一只眼睛俯视着老鼠，然后叼起它的尾巴，把它朝地面用力摔打了两三次，然后把它熟练地抛向空中，并张开嘴巴接住。一眨眼的工夫，老鼠头朝下活着进了公鸡宽阔的喉咙——从此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在此期间，敏的爪子始终舒舒服服地掖在身下，不动声色地在旁边看着。多一只老鼠少一只老鼠，对它来说能算什么呢？

1858年12月5日

那只蝾螈（东部蝾螈）的花纹多么独特。

色彩最亮丽的部分是黄色的腹部，上面散布着暗色小斑点，可惜那面朝下。背面确实装饰着两排明亮的朱红色斑纹——但是只有在近距离

观察时才能看到。而且我发现，视力不好的人即使靠得很近也看不到。



东部蝾螈（eastern newt）

1857年12月6日

弗兰纳里（Flannery）一般会在大草甸上的霍尔布鲁克沼泽（Holbrook's Swamp）上割草——那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告诉我他经常在那里看到狐狸——还有一次看到了白鼬嘴里叼着老鼠。

1853年12月8日

中午（下午3点），我看到一只猫头鹰从河那边飞过来，落在理查森夫人家前院的篱笆上。我凑过去，离它很近时，它又飞到科利尔（Collier）家地窖旁土堆上的一块石头上，我跟了过去。这只猫头鹰背部深褐色——头部（和眼睛）具有典型的猫头鹰特征，但不是非常宽

——带黄褐色纵纹（或是黄褐色带深褐色条纹），没有横纹。沿胸部向下颜色逐渐变浅，到腹部后变成了纯锈黄色或者叫奶油色，一直到脚，足部有羽。它的双翅又宽又长，腹面带明显的黑色大斑点——喙和爪子我觉得是黑色的。没看到耳朵。听到我的声音后，它不停地来回转动着头部和黑色的大眼睛——但是好像并没看到我。也许我的影子更清楚，因为我是从阳面靠拢过去的。虽然我没看到它的耳朵，但是我倾向于认为那是短耳鸮——但是它又让我想起在书上读过的鹰鸮。它身长一英尺多，翼展约三英尺，飞行中慢慢扇动着翅膀，但是看着还是像鹰。我离它不到两三杆远。

1840年12月10日

我在雪上发现了一排奇怪的脚印，由此获悉，有只（北方）水獭趁夜深人静的时候从河边横穿过来，经过了我家院子和铁匠铺，进了树林。我竟拥有这样的财富，这让我止不住微笑。因为这脚印让我意识到，自然的每一孔每一缝都被填满了。每个时刻都充满了大事件。这样的事件让我吃惊，让我确信原始的自然仍然活着，它在雪上留下了足迹。

它不得不趁着夜色偷偷溜过我的宅院，这是我的过错。现在我渴望着它——对我而言，天堂就在于能与水獭的自然世界完全交融。

1855年12月11日

11月，户外望过去光秃秃的。我站在那里，想起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冬天的小鸟不久将被寒冷的粉状白雪包围。一群闪着猩红色光泽的鸟儿（普通朱顶雀）将会叽叽喳喳地飞来，仿佛它们是这个季节的果实。它们将在这里嬉戏，啄食林中阳面刚刚成熟的种子和花蕾——它们欢快地一起进食，抖落了那里的粉末似的白雪，仿佛那是它们的仲夏时分。这些猩红色的空中生灵生有双翼，能带它们快速到达现在是夏天的地区，但是它们想要的全部夏天都在这里。多么鲜明的对比——在冰冷的白雪之间闪耀着热带的色彩和猩红色的胸部。它们的形态如此空灵，如此精致——在这个严酷而又贫瘠的季节里，它们的颜色所

传达的是成熟的讯息。真是令人惊喜，仿佛你将会看到亮丽的大红花——在白雪间怒放。它们同包裹着毛皮大衣的伐木工和猎人打招呼。它们的造物主在大雪那天完成了最后的细节工作，将它们放诸人间。

造物主创造了这牢狱般的苦寒，让人类畏缩——但与此同时，他又创造了这些温暖闪亮的生灵，让它们在这苦寒中叽叽喳喳地自由嬉戏。

1851年12月12日

我想与统治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结成同盟。我渴望能够潜入深溪中，沉浸在冥思而又虔诚的生命里——溪水蜿蜒穿行在遥远而又富饶的草甸上，远离人烟。我渴望能再次，或者说就这么一次，按照我最高远的理想和最神圣的天性行事。我渴望能潜藏在水晶般的思想里，就像鳟鱼潜藏在翠绿的河岸下——在那里，偶然来访的人类只能看到我吐出的小水泡升到河面上。

1856年12月12日

奇妙——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伙伴的生命，是多么奇妙！世上当有一种存在，它属于野蛮的动物——不属于人类，这多么奇妙！而且它们居然能够与我们这一族类交往共处，这多么奇妙！以猫为例，它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鞑靼人；它们不上学，也不读《圣约》。可是它们离这些相当近——我们这样做，而它们与我们又如此亲近！对于猫的起源和猫的命运，我们却丝毫不知，我们是怎样的哲学家啊？最可悲的是，我们没有解开任何谜团，居然还喂肥、杀死并吃掉了一些表亲！！

1855年12月14日

突然，我听到“喵”的一声，十分刺耳，然后一只山鹑呼地飞了过去。它本来是藏在被松树包围着的一棵腐朽的老苹果树上，也可能是在树下。那里有好几只——又一只山鹑从树上冲出来。它们把自己快速发射出来，稳稳地飞向前方，露出带黑缘的尾羽——样子非常像一发炮

弹。

1855年12月14日

再远一点，靠近河边的地方，我看到一块岩石上有鹿鼠的脚印，可是脚印自此突然消失，显然鹿鼠顺着垂在岩石上的一根小枝爬上了小松树。它的尾巴在一些地方留下了清晰的印痕。后来，我在西面的牧场上看到了很多只鹿鼠夜晚四处奔跑的痕迹。许多只鹿鼠脚印横穿过我走的那条牧牛小道——它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径——也可能是同一只鹿鼠来来回回穿梭了很多趟。

1858年12月14日

我在德比商店见到一只横斑林鸮，它的学名是*Strixne bulosa* （即*S. varia*），是一名伐木工11日在工厂西面的树林里抓到的——它的翅膀断了。这只横斑林鸮翼展约$3\frac{1}{2}$英尺，身长十八英寸到二十英寸——长得跟猫鹰差不多，但是更小，也没有角。它非常温驯、安静，允许你抚摸，毫不反抗——只有看到猫狗的时候，它才会大叫着用嘴去啄。看上去这是只雌鸟，因为它体形偏大，翅膀上有白色斑纹，爪子很黑，而不是深牛角色。它跳到秤盘里——我惊讶地发现，它的体重仅为1磅1盎司。可能是因为翅膀折断了，所以它很瘦。不过这些飞行者本来就很轻！它的虹膜和猫鹰不一样，不是黄色的。它黄色的喙上有细刺缘，而猫鹰没有。它圆形的头部非常光滑漂亮——褐灰色的。

它的样貌十分肃穆——做黑夜的代言人正合适。

1856年12月15日

猫头鹰呜呜地叫着！一千多年前，红皮肤的前辈们听到的也是这个声音。这声音悠远广阔，理所当然地充斥在各处空间——这声音庄严、原始，而且本来就属于这里。这声音里没有夹杂巴克莱、弗林特和霍斯

默家人的低语，因为他们不过是近来才蜷居于此的——这声音里也没有第一教区或是康科德战役的声响——也没有最近一次镇民大会的杂音。

1840年12月16日

四足动物的动作最受拘束，很不自然，生硬又唐突。只有猫科动物例外，从它们那里开始，四足动物的动作开始有了波浪的流畅感。鸟类和鱼类动作更加优雅，也更加自由——它们运动时身体的中心更靠近内核。前者靠重量前进，在与自然抗衡，而后者靠浮力运动，顺应了自然。抗衡的运动是笨拙的，而顺应的运动是优雅的。描述前者运动的线条，应该是球体的切线，而后者是半径的运动范围。但是最微妙、最理想、最灵性的运动是波状起伏。一个最微妙的元素落在一个次微妙的元素上，就会产生这样的运动——后者在自我驱动。波状起伏是更加优雅的飞行。如果你站在山顶看，你会发现波浪在无限重复着鸟儿翅膀的运动。鸟儿飞行的两道波浪线，仿佛是在模仿细浪。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经验里也有类似的存在，我们的激情随着神圣之灵而波动——就像湖水随风荡漾。

1850年12月16日

雪上到处都覆盖着雪跳虫，像胡椒似的。当你抓起一把时，它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跳出你的手心，不见了。它们那么小，能钻过一层层新雪。有时，当雪跳虫聚成一小堆时，看起来就像某种粉末，是猎人不小心撒在小路上的。

1856年12月17日

今天外面寒风刺骨——几乎找不到任何安慰。你趔趔趄趄地走过光秃秃的冰冻大地，看到它偶尔会披着一层卷曲的淡黄色枯草外套，就像深秋里半饥荒状态下的牛背——你一会儿搓搓这只耳朵，一会儿搓搓那只耳朵，借以取暖。



牛（ox）

1854年12月19日

我在蛤壳河岸外侧，听到一大群普通朱顶雀的叫声，抬头看到它们正飞过草甸上空……它们飞着飞着突然转向，冲过河岸，落到十五杆外的一棵大白桦树上。显然它们从那个距离外就盯上了它。

后来，在河的上游波特家的沼泽地上，我又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朱顶雀。背部一般是褐色或暗黑色，带黄白色或灰色条纹，腹部接近白色或灰色。头上大多都有一个猩红色的额冠，或者叫额羽。其中几只颈部和胸部也是猩红色，非常漂亮。一些朱顶雀既有鲜亮的猩红色额冠，胸部又是纯白色，我怀疑这是年轻的雄鸟。它们不停地喳喳叫着，偶尔夹杂着几声喵呜声。不时不知为什么还会突然飞走，边飞边集体大叫着（喳喳叫），就像一大袋坚果。它们忙乱地聚集在白桦树树梢上，啄食着柔

荚花序上的种子——无论是什么姿势，它们都能保持身体平衡。有时吃着吃着竟然大头朝下了。虽然今年朱顶雀很常见——前年冬天也很多——但是去年我一只也没见到。

1856年12月19日

我站在这里，听到了从惠勒树林里传来我的老朋友（大角）鸮的叫声。是不是在日落前我最常听到它的呜呜声？如果近听，这声音更加简单原始，动物性十足，是颚音——没有添加共振或是回声效果——但是，在这里听它在树林深处发出的叫声，就特别空闷，像鼓声。好像是这声音撞到了四周拉紧的皮子上，也就是树林的鼓皮上。我们这些自然的居民都要通过它听声音。它就这样传到我们耳朵里，一种广受喜爱的、无处不在的、优美动听的声音——那不仅是鸮的叫声，也是树林的声音。这只鸮只是触碰了音栓，或者说是唤醒了树林的回音。因为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件乐器，生物们就在其中演奏——抒发着它们的喜悦或是悲哀，而且往往是无意识地。这声音响起来了，呜/呜呜（快节奏）/呜/呜。

1851年12月20日

看到下方有一只大鹰在松林上空盘旋——显然是在一边飞翔一边啸着，希望在飞行中发现猎物。它的盘旋半径越来越大。这是多么形象的思想象征：一会儿高高翱翔，一会儿俯冲下来——盘旋半径越来越大，或是越来越小！……仿佛这只雄鹰就是为象征我的思想而来的。它勇敢地盘旋过森林里它未曾审视过的角落——接手新的领域，吞并新的领土。

1850年12月24日

我看到一只（灰）伯劳把一只小鸟啄成了碎片，那猎物看着像是雪鸟。最后它用嘴叼起几乎有它一半大小的雪鸟，慢慢地飞走了。我发现

我从未想过鸟儿会有这类行为，很不像鸟会做的事。

1851年12月24日

我还在野草和苹果树间看到了松雀——漂亮的冬鸟。从远处看像大型的猫嘲鸫——当它们从你眼前飞过，近看时，你能观察到有些松雀的头、胸和臀部（？）色彩绚丽，反射着红色或猩红色光泽——比本色亮红色还要美丽。我听到的松雀叫声是由两小节组成的哨音，轻柔而又纯净。

1857年12月25日

海伍德说，有人去艾比·哈伯德的谷仓里找哈伯德，看见（褐）鼠跑过他的肩头——它们和他都混熟了。

1851年12月26日

今天下午，埃德蒙·霍斯默拉完木头回家后，把牛从雪橇上解下来，我观察到这时牛儿又是拉伸身体，又是用牛角给自己搔痒，身子还往木桩上蹭——它们用舌头舔着被牛轭遮挡住、一整天都没法够到的地方。在牛的这些行为中，有类似人类的地方，让我觉得甚至有些悲哀。它们过于严肃，一天的劳动终于结束了，也没有因此而欣喜——它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高兴了。它们的行为就像一个疲惫的伐木工。在我看来，这是牛苦力生涯里的一个新阶段。想到它们有时可能会过于劳累，真是令人痛心。我看到，即使是牛也会因为劳动而疲惫。

1859年12月26日

我看到一个野蛮人，手里提着枪，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刚刚捣毁的麝鼠窝前。我发现，费尔黑文湖附近上上下下的所有麝鼠窝他都一一拜访

过了——他捣毁了所有麝鼠窝，让窝的内部暴露在湖水中——然后站在旁边盯着，等着那可怜的小动物露出头来呼吸。一只麝鼠已经被当场剥皮，那红色的尸体就躺在那里，平摊在被鲜血染红的冰面上。那个家伙今天下午的残忍行为，也许能为他换来9美分。当我想到文明人获得9美分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有多大时——我觉得这种行为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相信我，谁这样对待麝鼠窝——结厚冰时期麝鼠的避难所——他和他的家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1857年12月27日

不要对生活绝望，你无疑有足够的力量克服困难。想想冬夜里在树林和田野中逡巡觅食以求果腹的狐狸吧。寒冷、猎狗和捕兽器都无法阻止狐狸种族的延续，我相信，狐狸中没有一位是自杀的。

1852年12月28日

蚋蚊的嗡嗡声就像天体音乐——而天体音乐就像蚋蚊的嗡嗡声——在我的眼里，蚋蚊的嗡鸣就是这样。

1851年12月29日

昨天，没有人梦到今天——今天，也没有人梦到明天，因此天气永远都是新闻。诸神借此赐予了我们多么美好的无限快乐啊——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一天一无所知。昨天这一天又是一个奇迹，永远令人难以置信。现在，所有生物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就连谷仓周围嚼着禾秆的牛儿也感觉到了。也许，它还渗透到了岩石下方，到了地下深处，蟋蟀潜伏的地方。

1851年12月30日

明年春天，鱼鹰将会重返康科德河岸。它四处盘旋，也不会找到它过去那个熟悉的栖脚枝头。红尾鵟将会哀悼那棵大松树，那高到足以保护它幼崽的大树。一株历经200年才臻于完美的植物——一节一节地慢慢向着天空延伸——然而从今天下午起，它将不复存在。它生发的幼苗将在1月的融雪中伸展，那是未来的夏天的先驱。为什么镇里没有鸣丧钟？我没有听到丧钟敲响——我没有看到街上有送葬的队伍——林地的过道里也没有。松鼠已经跳到别的树上。鹰已盘旋着飞远了——现在已经落到了新的鹰巢里。但是伐木工的斧头也正准备砍向那棵大树根部。

1851年12月31日

今天下午，我观察了树林里棚屋旁的那个爱尔兰老妇人——她冒雨坐在山间的户外，没戴帽子，干着针织活儿。大地虽然有解冻的迹象，但还结着冰。她像地松鼠一样，有一点天气变暖的征兆就钻了出来。

1853年12与31日

有几种声音总能让我一听到就心潮澎湃——黄褐森鸫的鸣啭是其中之一，还有颤动的琴弦。这些声音让我感动，就像许多声音曾经做到的那样。其实所有声音都应该让我们感动。风鸣琴和黄褐森鸫的歌声，是我所知道的，地球上残存的最纯正、最高尚的牧师了。对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哪个传教士能与它们媲美。它们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灵魂上升，让我们陶醉，让我们着迷。

1854年1月1日

天很晚了，“白尾边”黄昏雀鹀还在外面成群地飞来飞去——以前也是这样——但是它们与冬天的亲密接触，只是遵从尾上白羽的指示。它们只与冬天轻轻一触，染白了尾羽，然后就飞走了。雪鹀和树麻雀是真正的暴风雪的精灵——这些小生灵乘着暴风雪而来，就生活在暴风雪中。

雪是个大叛徒。它暴露了鼠、水獭等动物的脚印，否则我们极少能见到它们的踪迹，甚至根本见不到——但是在冬雪的白色背景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树麻雀的身影。而树麻雀又是被白雪突显出来的黑色种子吸引而来的。雪还把乌鸦和其他鸟儿赶出了树林，让它们到小镇里去寻找食物。我们可能会在雪里发现比我们更加高等的生命，动物学家们还未认知的某种生命。白雪上只有水獭或是逃犯的脚印，没有更高级的生命迹象了？难道那是黑夜里野外唯一的生命吗……这大雪只是来揭露某只胆怯的野兔的行踪的？——还是来揭露神兔的？还没有猎人发现过神兔的踪迹。

1859年1月6日

迈尔斯（Miles）的谷仓里挂着一只小猫头鹰（即棕榈鬼鸮），那是他一周前徒手活捉的。他强迫它吃了点东西——但它还是死了。这是只模样滑稽的褐色小鸟——带白斑，头到尾尖长$7\frac{1}{2}$英寸，头到爪尖长八英寸，翼展十九英寸——并不比知更鸟长多少，但是更加粗壮。这只小猫头鹰尾羽上有三条（或两条）白色横纹——但是尾尖上没有明显的白斑。它蜷曲着的两脚上覆着羽毛，一直长到脚趾上——看着像白老鼠（或者是茶白色老鼠）的后肢，或者像是在靴子外面套了一双袜子。双翅背面的白斑纹相对较小，但白得更抢眼——腹面的白斑要大得多，却是暗淡的缎白色。就连鸟的翅膀也有正反面——而且反面色彩只能更加暗淡，更加柔和。

1857年1月7日

在那里，韦尔草甸的田地里——我再次回到完美状态，就像鱼儿复得水。我洗去所有烦恼——一切都在顺利运转，就像宇宙的轴心一样。

1854年1月8日

一只绒啄木鸟站在苹果树枝头上，而我站在一杆外观察它。它枕部

的红色斑纹多么奇特，多么令人兴奋！我询问它为什么来这儿——但是银装素裹的大地没有回答。它紧贴着树皮，所以我没看到它的脚。它转头往后看，好像是穿着一件背后开口的长袍，两肩中间以及脊背中间露出白色的衬衣。它的动作非常轻巧，不停地四处敲击着枯枝——但是极少会在同一处敲两下——好像是在听树的声音，以判断里面是否有虫子，也许还想把它们叫醒。它和树皮打了多少交道啊——它一生都在敲击树皮，检查树皮。树下白雪上的那些树皮碎和地衣末，都是它撒下去的。它一定是个很好的地衣学家——也许它最爱的研究领域其实是真菌，因为大多数时候它在和枯枝打交道。它在树枝上爬上爬下，多么灵活自在——一会儿在这根树枝上一圈一圈地转，一会儿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一会儿又沙沙地拍动着翅膀，飞向了另一棵树。

1857年1月8日

在冰封的河面上，对着沙特克（Shattuck）家田里那棵橡树的地方——风吹开了积雪，露出了一小块冰面——我在那里捡起一只长满绒毛的毛毛虫，它身体两端是黑色，身子赤褐色，已经团成了一个球，或者说围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像冬眠的土拨鼠。我用手指用力按了按，发现它已经冻僵了。我把它放在帽子里——晚上我把它拿出来后，很快它就动了起来，后来还开始到处爬，不过身体的一部分还不是很灵活。它解冻身体花了一些时间。今天是第5个冷天，那么它应该已经冻僵5天了。这条毛毛虫体长一英寸多。

1854年1月10日

昨天看到雪跳虫像胡椒粉一样密集地覆盖在雪面上，都冻僵了。我把它们收集起来，但是解冻后它们也没活过来。

1854年1月10日

前几天，我听到林中树木的吱嘎声时，还以为是鹰啸呢。动物世界

与非动物世界的相似点，真是不计其数！

1855年1月12日

寒冷只是表象——在自然内核很深很深的地方，那里仍然是夏天。夏天在乌鸦的呱呱声中——在大公鸡的喔喔叫中——在我们背上温暖的阳光中。我听到微弱的乌鸦叫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从我看不到的林边某处传来，在空中回响——太阳从大地上吸出水蒸气，那声音仿佛是被这春天般的蒸汽减弱了。它与小镇轻轻的低语声混合在一起——小镇的低语是孩子玩耍的声音——一股溪流缓缓地倾入另一股溪流里。野蛮的和驯顺的合二为一。多么美妙的声响。那不仅是乌鸦在呼唤乌鸦——因为它也在召唤我。我和它都是同一个伟大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它的声音在讲述，那么我的耳朵在倾听。当它召唤时，我能听到——如果它每个春天都会对我呱呱叫，那么我承诺不射杀它，也不用石块丢它。

1855年1月14日

我滑冰去了贝克农场，速度快得让自己惊讶——我顺风滑行，感觉着脚下冰面的起伏（突然来了个冷夜，冰冻结实了），只是我来不及低头看……以这样的速度前进，你会感觉自己变成了一种新的生物，也许是鹿。你将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重新驾驭大自然。

1857年1月14日

在这万籁俱寂又寒冷刺骨的冬天，树枝上挂满了无数的茧，垂在小溪上方的半空中。这表示小河沿岸仍然富饶——它们赋予了河流生命力——同时也陪伴着我。

在最孤远、最荒凉的地方，生命力之旺盛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昆虫的茧饱含着生命力，和山雀的叽叽喳喳声一样令人鼓舞。

1852年1月15日

看着迈诺特家的母鸡挠地面找食吃，真是好。它们代表着永恒的健康！就连病鸡也病得那么自然——就像绿叶变黄。难怪人们喜欢养鸡，喜欢听它们咕咕叫。母鸡现在还会时不时地生个蛋——真是个永不绝望的种族！

1857年1月15日

韦尔草甸入口附近有老鼠脚印，特别有趣……它们现在躲在白雪下方的某个地方，多么舒适——如果不是看到这些漂亮的小脚印的话——没有人会想起它们。不刮风的话，这些脚印会留存一周甚至两周的时间，讲述着一只小老鼠的深夜冒险行动。它也值得上帝的关注。在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前的数千年里，生命就是这样的——在人们遗忘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数千年后，也将会如此——谁说得准呢。鹿鼠还将会在韦尔草甸的白雪上印下它的足迹，让新的人类种族去解读。

1852年1月21日

一天，我到户外的柴堆（其实是一堆枯树桩）去——在那里，我看到木头碎片上有两只大蚂蚁——一只红色，另一只大得多，是黑色的。它们正在激烈地战斗着，在木头碎片上翻滚着，显然这是深仇宿怨引发的生死之战。一旦咬住对方，它们就绝不会松口——在木头碎片上不停地厮打、角力、翻滚，彼此都像马士提夫犬一样顽强，紧紧咬着对方不放。抬眼一瞧，我惊讶地发现，木片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格斗士——这不是小范围的决斗，而是大规模的战争，两个蚂蚁种群之间的战争。永远都是红蚂蚁大战黑蚂蚁，经常是两只红蚂蚁对战一只黑蚂蚁。这是我目睹的唯一一场战争——我在战事胶着时穿行于唯一的战场。这是一场内战，红衣共和军和黑衣保皇派或黑衣帝国军之间的战争。

1853年1月21日

迈诺特说，他母亲告诉他，她曾在她家屋后见过一只（白尾）鹿从山上走下来——就在J.穆尔家如今所在的地方——下山后，那只鹿穿过马路，走过前面的草甸。迈诺特认为，那可能是80年前的事了。

1857年1月21日

我沿着转角路信步游逛，这时，我看到一大群雪鹀从树根栅栏前飞转过来，落在地上——就落在波特家的烙铁地块（三角形地块）上，雪面上的枯草间。这一群鸟约有一两百只。它们在枯草间忙乱地跳来跳去——我几乎没法在望远镜里捕捉到它们的身影——然后它们又突然忽地全部腾空而起，但只飞了两三杆远后，又落回地面，这次离我只有不到三杆远。（它们一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它们仿佛随时准备起身飞得更远些，只是领头鸟还没有下达命令。突然，它们又横扫而去。我看到它们落到远处的一块田地里，那里有枯草露出雪面——但是几分钟后，它们又飞离了那块地，往更北边飞去。除了潺潺的低鸣音，它们还有一种带颤音的叽叽声——而落单的鸟儿发出的是一种轻柔的啾啾声，它们边叫边追赶远去的鸟群。

多么自由的生灵！它们从北方南飞寻觅食物而来。如果积雪覆盖了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它们就南下到马萨诸塞来吃早餐。不喜欢这块地里的谷物，就飞去远处的地里，因为那里雪面上有枯草，吸引了它们。谁能猜出今天早上它们是在哪块田地里、哪条小河旁、哪座山脚下吃的早餐？它们离我这么近，似乎也没有注意我——但是鸟群飞到我这里时，像波浪遇到岩石一样翻越而过。它们进餐的时候彼此愉快地交谈着——上百只鸟儿一起进餐，边吃边忙着聊天，回忆着在格林内尔兰的经历。

当鸟群飞过我头顶时，样子非常美丽——类似宽宽的白条纹之间夹着黑条纹。

1852年1月22日

晚上很闷热，于是我半夜便起来点了灯，看到墙角一根光秃秃的柱子上，大黑蚁在一个挨着一个川流不息地忙碌着，有的在向上爬，有的

在向下爬——向下爬的那一排嘴里都衔着又胖又大的白色幼虫，向上爬的那一排则在奔回去准备再衔一只。我猜想，它们是觉得挨着屋顶的地方太热了，需要趁夜把子孙后代搬到凉爽点的地方去。看来它们已经决定，要趁着夜凉如水把幼虫挪到更凉爽、更安全的地方去，而且显然已经互相交流过了。一排顺次向上，一排顺次向下，勤奋地忙碌着。

1859年1月22日

射杀麝鼠的猎人浑身充满了精力和兴奋。他们没有对生活绝望，而是像世世代代的前辈们那样，顽强又野蛮地抓着生活不放。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在病弱中绝望了——就连这个也触及了我的心灵。就连杀戮也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生活的证据——即便存在种种不测，生活仍然占了上风。我有一种信仰，相信就连麝鼠也有不朽的生命，它们生存的意义不是死于梅尔文的双管枪（？）下。

1858年1月23日

在沟渠湖（Ditch Pond），我听到一种声音，我认为是狐狸的叫声——那声音极为低沉沙哑，零零乱乱的，也许是被回声拖长了。像是只小狐狸崽——甚至像尖叫的孩子发出的，虽然恐惧让它把叫声憋了回去，但是音调非常高。这叫声穿过树林——当时我在低洼处——所以我无法判断它来自何方。我至少听到了四五十声。那是非常特别的声音——跟我知道的任何一种林中声响都非常不同……

家犬之于狐狸，就像白种人之于红种人。家犬的吠叫声更加清晰——更加响亮，更加具有音乐性，发展程度更高。它把它语言里的元音爆破得更加清晰——而且它在这个世上混得更好，可以在开阔的田野上自由奔跑，行动不必鬼鬼祟祟。狐狸的叫声多么压抑、零散、微弱，没有音乐性！仿佛它是不敢提高嗓门，以免声音传到它那被驯化的表亲的耳朵里，那可是它的顽敌。

1860年1月23日

他（迈诺特）曾在穆尔沼泽西南方那座陡峭的小山上，看到两只狐狸追着一只小白兔（雪兔）到处跑。兔子钻进密集的灌木丛里躲避狐狸——不时地发出悲哀的大叫。狐狸会把兔子赶进草甸，然后又冲进灌木丛里。那里的大树已经被砍掉了，所以这场景他看得很清楚。

他说，雪兔喜欢蹲在沼泽向阳面上低垂的肉桂蕨（他称肉桂蕨为“长叶草”）叶片下，或是躲在已经掉了一半叶子的大羊齿蕨下。

猎狗匆匆奔过时，经常会撞见狐狸——狐狸在三四杆外就掉头跑开了，不让猎狗逮住它。

1858年1月24日

在坚果草甸的车道（Nut Meadow Drive）附近，有许许多多的小水虫，它们像夏天那样活跃。沿溪，我看到有四五十只水虫在平静而温暖的水湾上转圈圈。我以前没见过这种现象。在它们眼里，这个冬天是什么样的？它们就像半夜醒来不睡觉玩了起来的孩子。我觉得，如果受到惊扰，它们会比其他时候更迅速地躲到水底。晚上它们当然会潜入水底，钻进泥沙里——第二天早上，如果发现自己的天空没有被冰幕遮盖，天气依然晴好，它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浮到水面上来，继续在温暖的水湾里转圈圈，在桤木和草茬中游弋。我觉得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水虫，不过我以前也没有特别留意过。可是，我很为它们的神经系统担心，担心它们活动过多——过于兴奋了。

阳光温暖地洒在小溪已经解冻的水面上，虽然时间很有限，但已经足够吸引小水虫逐渐地游到水面上来——直到有一小群聚集在那里，像夏天时那样在那里转圈圈。它们上床睡觉的方式多么滑稽，不是拿上一盏灯上楼去休息——它们向下走。突然之间，它们就脚跟朝上，头朝下了，然后钻进下面泥做的床里——让奔流不息的溪水从上方流过，而它们已进入了梦乡。它们在另一种元素中入睡，睡眠该是多么地香沉啊，泥土下的梦境该是多么美妙啊！

1859年1月24日

（在草甸的冰面上，）我还看到许许多多那种褐色的小蚱蜢，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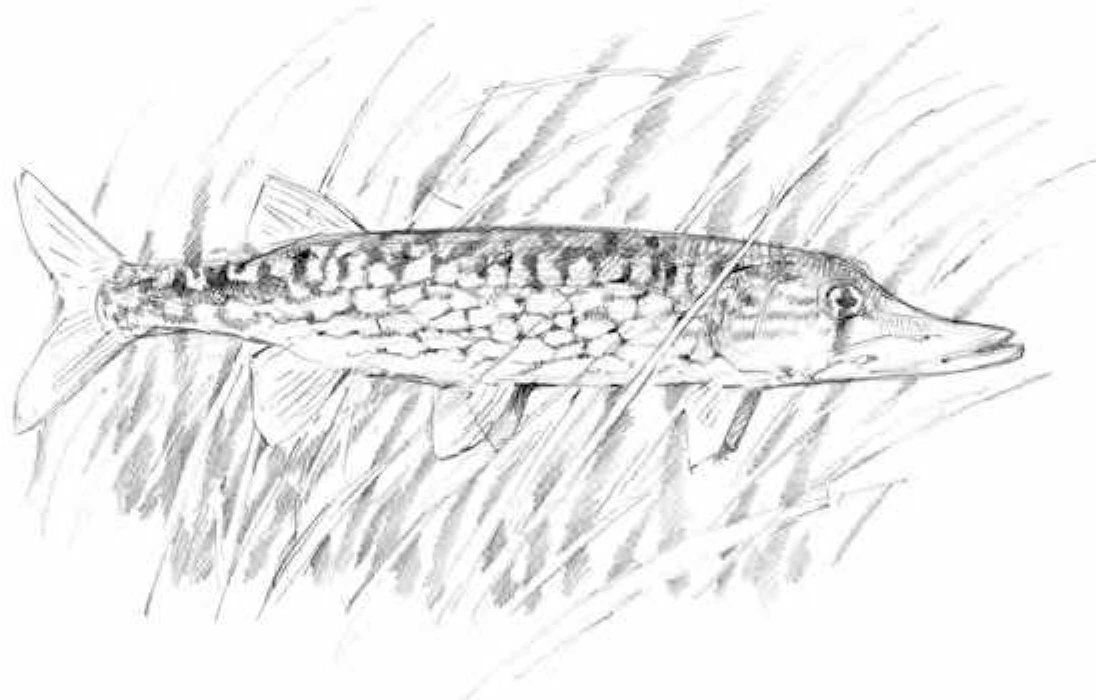
一只是全绿色的。有些蚱蜢被冻在冰里了，但大多数都在冰面上——看不出任何活着的迹象——我正打算把它们带回家做实验时，却发现它们全都活着呢，在我口袋里连踢带蹬。

1841年1月25日

今天我感到了心底那强烈的迁徙本能，我身体的各个部分和各种气质都在期待冬天的瓦解。如果我听从了这一冲动的召唤，它一定会把我带去夏天。我站在此刻栖息的地点，感到了这种难以名状的焦躁和不安。这无疑是在预示着灵魂的最终迁徙，从眼前的自然世界中解脱出来，去往更加宁静的夏天。我们的灵魂将会穿过春天，俯视田地里一排排翻松的长垄和起伏的波浪线，越过美丽的高山和富饶的牧场，在暮色中挥动着翅膀——高声大叫着，喧闹着，寻找过夜的地方。

1853年1月25日

瓦尔登湖的狗鱼啊。当我看到它们躺在冰面上，或是漂在渔夫凿开的冰窟窿里，它们那罕见的美总是让我惊诧不已——仿佛那是神话里才有的奇妙鱼类。街市上没有它们这样的稀罕物，就连森林里也少有。它们像鲜花和宝石一样漂亮，是金黄和祖母绿的组合——一种超验的、炫目的美。我们平时在店里看到的银鳕鱼和黑线鳕鱼至少已经存放一天了，颜色苍白，狗鱼胜过它们不止一点半点。它们是如此具有异域风情，就像阿拉伯之于康科德，仿佛地球的两端此刻在狗鱼身上相遇了。狗鱼的色彩，不像松树那么绿——不像石头那么灰——也不像天空那么蓝；然而在我的眼里，它们的颜色更加罕见，像宝石般绚丽。在这里能捕到这种鱼，真是令人惊讶。它们本该属于热带。它们是真正的托帕石，因为你只能猜想它们源自何方。它们是瓦尔登湖的珍珠，是动物形态的瓦尔登湖水。瓦尔登路上，牲畜和马车咔嗒咔嗒地响着，雪橇叮叮当当地驶过。而湖面下，这种美妙的金色和祖母绿的鱼儿游走在那深邃而又广阔的泉水中！！我从来没在任何市场上偶遇过这种鱼。一旦被捕捞，它们抽搐着抖动几下，就魂飞魄散了。



网纹狗鱼（chain pickerel）

1856年1月25日

大自然为松鼠配备了厉害武器来对付刚松的松果。如果你想知道它的武器有多么不同——那就尝试用你的牙齿来咬开一枚松果。如果你试过从一枚闭合的松果里取松子，即使可以借助刀，你也不得不承认，松鼠的晚餐来之不易。松果是个棘手的家伙，会把你手指扎出血来。但是，松鼠有钥匙，能打开这个圆锥形的小箱子，虽然这个小箱子外面包裹着许多小室，而且还带刺。它坐在树桩上，一边摇动着尾巴，一边把松果转来转去，像玩玩具似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人通常也是一只上了锁的箱子——要想敲开他的心扉，你得带着同情的钥匙，否则你的心注定要流血。

1855年1月27日

我惊走了矮橡树丛里的一只兔子（雪兔）——它本来蹲在一个浅坑

里，其实那只是藏身之处，还不够遮风挡雨。它们看起来总是那么穷困潦倒。

1859年1月27日

我看到一些小巢室，可能是胡蜂或某种蜜蜂的——制造原料是黏土，或黏土质泥巴。这表明，这些昆虫才是最早的制陶工匠。这些蜂的巢室看起来有点像小石瓮。

1841年1月30日

我沿着狐狸脚印前行，也许它几小时前才经过这里，也许是我刚刚惊走了它。我蹑手蹑脚，满怀期待地循着它的足迹往前走，仿佛是在跟踪这片森林里的精灵，我期待很快就能在洞穴里逮住它……

这里有一排清晰的狐狸脚印，穿过湖面，延伸出四分之一英里远。我好奇，是什么决定了那优雅的弧度变化，是什么决定哪里间距大些，哪里间距小些，哪些脚印更清晰些，哪些脚印略模糊些。这些脚印一定与某个头脑中的思想起伏相吻合。为什么它们先是带着我往右走了两步，然后又往左走了三步？如果羔羊生命册里没有提及并阐释这些事物，那我认为记录者有粗心大意之嫌。今天早上，神圣心智在这里彰显。

这个湖是它的日记，昨晚的雪是它的白板。于是，通过这些脚印的走向，我了解了今天早上一个头脑的思想走向，以及它所面对的视野——通过脚印间隔的长短和清晰程度，了解了这个头脑运转的快慢——因为脚步越快，足迹越持久……

费尔黑文湖上印满了狐狸的脚印。你可以看出来它们在哪里撒了欢，转了上百个圈圈。这证明自然有慵懒和闲适的独特一面。

我沿河望去，突然看见六十杆外有一只狐狸，它正从左侧的一座小山上穿过。由于雪深五英寸，它跑得很慢，但是雪深对我来说并不构成障碍。我听从了追捕的本能呼唤，昂起头，大步向前奔跃。我像追捕狐狸的猎狗一样，嗅着空气里的味道；每向前跃进一步，都在持续把这个

世界和人类社会抛向身后。林中仿佛充斥着猎人的号角声，狩猎女神狄安娜和所有的半人半兽森林之神，都加入了追捕的队伍，鼓舞我向前进。奥林匹亚和伊利斯青年正在山上挥舞着棕榈枝。

1854年1月30日

寒冷而又短命的冬天被抛给了我们，就像骨头被扔给饿狗，而我们又期待能啃出里面的骨髓。冬天的早晨，郊外的挤奶工日出前就在给百十只奶牛挤奶——而我们的任务是给冬天挤奶。可事实是，冬天就像没有奶水的母牛，而我们的手指也已僵硬——而且也没人叫我们起床。

1855年1月30日

听说浣熊的足迹很像小孩子的脚印。他（迈诺特）经常在一条沟的沟底泥土上看见浣熊的足迹。

1860年1月30日

冬天，在天气温暖、大地解冻的日子里，总是能听到某些声音——比如公鸡喔喔喔，乌鸦呱呱呱，有时还有火鸡的咕咕咕。乌鸦高高地飞翔在空中，为我们撞击着天空的鼓皮，让我们听到它的音色。跟聆听它的音色相比，看温度计和气压计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告诉我，自然正处于最温柔的情绪中——我能听到她心脏的每一次搏动。

1860年1月30日

冬天的解冻之日，是雪跳虫这种生物的夏天，是它生命的全盛期。它似乎不只是像其他动物那样享受这短暂的时光——而且，它的存在有赖于这短暂的美好。它是融雪的生灵，湿雪是最适宜它的生存环境。大地解冻只是鼓舞公鸡吹响号角，而对于雪跳虫来说，那是苏醒的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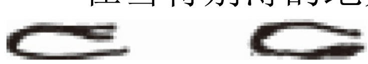
1854年1月31日

我们未能表达的思想就像藏在毛茸茸或油汪汪的鳞片下的花苞，它们不会让山鹑挨饿。如果你想知道我冬天里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就到山鹑的嗉囊里去寻找。

1856年2月1日

我家的小猫敏儿已经长到成年猫的三分之二大小了。今天早上索菲亚清扫门廊的时候，它跟着她玩扫帚，然后它突然发了狂，绕着房间猛跑——当时门开着，它冲上两段楼梯，从阁楼的窗户跳了出去，落在门阶旁的冰雪上——下降高度有二十英尺多一点——它绕过房子，不见了踪影。但是中午时分，它又在窗边出现了，很健康，每个关节都很完好——甚至玩得也很好，活泼着呢。

1860年2月2日

我们像平常一样，沿着一只狐狸新踩出来的脚印前行。那些脚印前面很特别——在雪特别薄的地方，前面的两根脚趾印有时会跟脚掌印略有分离。我们在小岛旁边的湖面上生火，这时看到那只狐狸本尊，它就在河的入口处。它正沿着湖岸边走边在风箱树和柳树间仔细检查着什么——在雪里不停地嗅着。它好像并不在意我们的存在，慢慢地沿湖岸探索着，绕湖半周。到了宜人草甸（Pleasant Meadow），我们看出它明显是在河岸的枯草间寻找老鼠（或是鼹鼠？）——鼻子闻着草茬间的薄雪，经常会后退几步，或是在特定的地点停住。它在焦急地搜寻着食物——一心想要找只老鼠来填补它那空空的肚皮。它尾巴近黑色，爪子也近黑色。它看上去很瘦，高高地站在那里。对于任何动物来说，它的那条大尾巴都太大了。它步态优美——走路的样子十分轻柔——跟狗比起来，它看起来更有名门望族的风范。在这个大冷天，此情此景非常具有北极风情——我猜想，如果天气暖和，它是不会冒险外出的吧。

1855年2月3日

那几个10岁的小男孩真是滑冰健将，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运动员。他们疾驰而过，动作优雅流畅，身子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斜向那边（就像在灌木丛上空飞翔的泽鵟）。

1854年2月5日

那只麝鼠咬断了自己的第三条腿，不该值得我们同情吗？——不是怜悯它的苦难，而是理解它巨大的痛苦和欣赏它超凡的德行，因为我们同样凡身肉胎。命运让我们和它成为兄弟。如果不为这样杰出的生灵唱赞美诗，念弥撒，那还能为谁做这些？当我听到教堂里响起洪亮的风琴声，或是感觉到了低音提琴颤动的旋律——我就能在想象中看到那只麝鼠咬断自己的腿。我想，它的苦难会使我们每个人神圣化。

1859年2月5日

当我们经历了许多不如意之后（比如朋友过世），鸟的叫声就不再像从前那样打动我们了。

1854年2月6日

在悬崖周围，我发现了（新英格兰绵尾）灰兔的脚印——岩石顶部的白雪上有几个小坑，形状像奶锅，大小也跟奶锅差不多，那是兔子蹲踞的地方，或者它曾在那里原地转身。

1855年2月7日

昨晚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冷的一晚，床单都被冻僵了。猫喵

喵地叫着，呼唤主人给它开门——可等你开了门，它还要犹豫一下，不愿出去。它9点钟回来的时候，身上闻起来有草甸上干草的清香，香得我们争相抱它、闻它。它一定是在某个谷仓的干草堆里依偎过。人们被冻得害怕上床休息。夜里，大地被冻得咔咔响，仿佛是火药厂爆炸了。房子的木料也在噼啪作响。早上，我的那桶水也冻住了，凿也凿不开。

1857年2月7日

老海登（Hayden the elder）告诉我，一个月来，几只鹌鹑每天都到他家院子里来——它们和家鸡一样温驯。它们光临了他家的柴棚——他猜想，鹌鹑是来吃从木头里掉落下来的小虫子的——暴风雪来临时，它们就聚集在柴棚的一角里。他距离鹌鹑不到三四英尺远，它们也不害怕。它们是从墓地那边飞出树林的，有时会往河边飞。

1839年2月8日

诗兴大发时，我们跑回家运笔狂书，像公鸡一样为自己制造的尘土而欢喜。我们没有发现真正的珍宝在哪里。也许在此过程中，我们已经把它抛向远处了，或是又掩埋了起来。

1857年2月8日

我发现，在人群里，当我身处所谓的成功之中时，我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我的精神就会迅速下沉。我宁愿做最贫瘠的土地，无所事事，也不愿意遭遇被国王赞美的厄运——也不愿做巴比伦帝国曾伫立过的那片受诅咒的沙漠，如硫黄般，再无人烟。但是，冬日漫步时，只要我听到橡树叶的沙沙响动，或是作为调剂，听到树麻雀银铃般的叽喳轻语——我的生命就会立即变得像坚果仁一样，节制而又甜美……

我远离人类社会，你认为我这样会让自己变得贫瘠——其实，在孤独中，我已为自己织就了一张丝网，或是一只蝶蛹。我就像一只若虫，不久之后将会破茧而出，变幻为一只更完美的生物，适合我的将是更高

层次的社会。

1851年2月9日

1月的后半个月，天气十分温暖，大地解冻了。冰雪融化，溪水奔流，可以看到麝鼠在水里游动。它潜入水中，然后叼着蛤蜊浮出水面，吃完后把贝壳留在还未融化的冰面上。现在，我们已经忘记了夏天和秋天，而是开始期待春天。

1854年2月11日

枯草茎或柳树周围昨晚冻冰的地方聚集着雪跳虫。它们形成黑色的斑块，就像岩石上粗糙的暗色地衣或是墨渍，直径三四英寸。当我冲着它们呼气时，才发现雪跳虫还活着，还可以到处蹦。水上也有它们的身影，我敲开冰面，惊起了上面的雪跳虫。

1851年2月12日

今天天气晴好，地上几乎没有了冰雪，然而空气依然寒冷刺骨。由于大地有一半还光秃着，鸡溜达到离谷仓较远的地方去了。母鸡围在它们的主子大公鸡周围，一边整理羽毛，一边略带不安地咕咕叫着，它们在奋力带回新的一年。

1854年2月12日

要想让冬天的天气完美——像今天这样——空气必须是清清亮亮、闪闪发光的。雪面白得耀眼——天要够冷——风很小，或者没有风，暖意必须直接来自太阳。这温暖一定不能暖到让大地解冻的程度。自然的弦还要绷紧，不能放松。大地是光秃的，那就一定有回音——时不时地，你能听到山雀含混不清的银铃声，还有冠蓝鸦严峻冰冷的大叫声

——这叫声还僵硬着，没有融化——无法融汇成一首歌。那像是冬天的号角——冷冷地高声吹响。坚硬的、紧绷着的、冰冻着的音乐——就像冬季的天空一样。它们穿着冬季乐队的蓝制服，仿佛在对着冬季的天空扬起号角。在冠蓝鸦的大叫声中，没有抚育后代的温情，它的叫声更像马车车轮的吱嘎声。现在空气里没有缓冲声音的物质，那叫声在撕扯我们的鼓膜。

1858年2月12日

地上有些小洞——里面住着麝鼠、老鼠等——洞口厚厚地覆盖着一层霜晶，提醒我里面有水气在蒸腾，虽然我们看不到。这种水气可以被称为大地的呼吸——不过，你可能会觉得那是老鼠的呼吸。冷天里，你不仅可以看到男人的髭须和牛儿口鼻四周的毛发变白（那是他们的呼气被冻成了霜），你还可以看到河岸上无数的小洞口变白，那是大地的呼气被冻成了霜——这些小洞是大地的鼻孔。

1860年2月12日

冬天，不仅某些动物要休眠，大地本身也有部分要休眠——植物停止了生长，河流在某种程度上停止了奔流的脚步。因此，当我在仲冬看到融化的水面，就仿佛看到了臭鼬，甚至是条纹松鼠溜出了洞外。好像是土拨鼠伸展开腰肢，闻嗅着空气，在判断这天气是否足够温暖，值得信任了。

1840年2月14日

一点点博物学知识就能让我变得像个小孩子——只是看鱼类的名称和谱系，就足以让我喜爱上它们。我甚至会去了解它们有几根鳍条——有多少片侧线鳞。我想象着自己是两栖动物，与鲈鱼和欧鳊并肩游走在附近所有的小溪和湖泊中，或是躲在康科德河上的莲叶下，与仪态高贵的狗鱼一起，在莲茎间蜿蜒的通道里打着盹。

因为了解到小溪里有一种小鱼存在，让我更加精通各种知识，更加配得上各种财富。我觉得，我甚至需要它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它的伙伴。有时它会在黄色的鱼缸底上方悬停一个小时，这时我就格外喜爱它。

1859年2月16日

红尾鵟和松树是朋友。红尾鵟待在林中，远离城镇。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喜欢留在这里。那鸟儿自信地落在一株白松的树梢上——而不是你家屋顶的风信鸡上。那鸟儿不愿意做你的家禽——不愿为你产卵——永远都把鹰巢藏得远远的。虽然它桀骜不驯——或者说野蛮，但是在荒野中，它并不是任性妄为的。那些不喜欢它们的人，会把某些动物的野蛮，把他觉得陌生的东西视作罪恶，仿佛动物的德行，就在于它有多温驯。他的枪管里总是装着子弹，随时准备消灭它们。我们称之为野蛮的，不过是不同于我们的另一种文明。红尾鵟远离农夫，却在寻求松树的友好庇护和支持。它不会愿意在谷仓周围散步，但是喜爱在云颠之上翱翔。我们想让它屈从于我们的意志，可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它是美丽的。对于大众来说，任何杰出的艺术作品都是陌生的、野蛮的——天才本身也是如此。

1857年2月18日

我为这美好的空气而激动——我去侧耳倾听蓝鸲或其他回归鸟儿的鸣音。空气的基本质地已经发生了变化——准备好了分流开来，构成蓝鸲的啭鸣。我认为，如果那是肉眼可见的，或者说，如果我抛起细微的尘粉能让蓝鸲啭鸣的曲线显露出来，它一定会表现出相应的形状。只有得到空气的同意后，蓝鸲才会归来——这样，它的楔子就能轻松插入。这些田野上方的空气，是个大铸造厂，里面满是铸造蓝鸲啭鸣的模具。如今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采用蓝鸲啭鸣的形态——不再是冠蓝鸦那撕裂般的、颤抖着的、尖锐的大叫声，而是更加轻柔的、婉转的、流动着的啭鸣声，像潺潺的溪水，又像流淌着的泥沙。这里有了温柔的空气，有着满怀期待的、滋润的苹果树——然而蓝鸲还没有到来，它们还没有找回歌声。

1860年2月18日

我认为，描述一种动物时，最要紧的是说明要确切，写出它的性情和灵性——因为通过这些，你才能正确无误地了解它各方面组合成整体后的综合效应，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你必须要说明，对于人类来说它是什么。一种动物最重要的方面当然是它的灵魂，即它生命的灵性——由此才产生了它的性情，以及我们所关心的所有其他具体细节。但是探讨动物的大多数科学书籍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这些书籍描述的只是惰性物质的表象。比如，狗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对主人的忠诚——以及它的聪明、勇敢等等——而不是它的解剖结构，甚至也不是狗的许多习性，因为我们对后两者体会不深。

1852年2月19日

如今我的缪斯很少歌唱了，其实近年来就很少，就像冬天里的鸟鸣一样稀缺——只是偶尔才有几个微弱的音符，而且大多都是啄木鸟唱的那种枯燥的调子，或是冠蓝鸦、乌鸦那种粗哑的声音。这些声调不会融汇成一首歌。只有好奇的银喉长尾山雀在“嘚嘚嘚”地叫着。

1854年2月19日

我看到一株风箱树上挂着某些东西，乍一看好像洋槐或者水生马利筋裂开的角果。那是普罗米修斯蛾的浅灰色蛾蛹，一共有四五只——蛾蛹外包裹着完全枯萎褪色的树叶。细丝绕在叶柄和树枝上，从而把蛾蛹牢牢地固定在树枝上，样子非常具有艺术性，真是令人惊叹。因为是落叶，所以枯叶本身并没有起到任何固定作用，但是这有助于伪装。从略远一点的地方看，这些蛾蛹可能会被误看作几片残存的卷曲枯叶……

所有这种伪装以及其他手段都在告诉我们，这不只是某些可怜小虫的本能而已，虽然我们经常这么说。这是宇宙意志，是同样也会作用于我们的宇宙意志。在这里，它体现在了具体事物身上。

1857年2月20日

鸟儿和欣赏它优美旋律的那只耳朵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那旋律在谁的耳朵里，比在任何其他耳朵里更加迷人、更加重要呢？它们一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彼此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只是自然事实而已。如果我发现湖边的某块石头被感动了——比如，听到鸟叫或虫鸣等某种特定的自然声响时，它会出现崩裂，那么我就知道，如果不描述这一方，对另一方的描述就会不完整。我就是湖边的那块石头。

1860年2月20日

法默告诉我，一次他祖父在冬天搬石头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被冻僵的条纹松鼠。他把松鼠放在大衣口袋里，回家后把它放在了壁炉前——过了一会儿，他惊讶地发现那只松鼠正欢快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要多精神有多精神。

1855年2月21日

枯枝落叶层已经干燥了。在今天这样的阳光和暖风里，干树叶开始沙沙作响——这则消息传给了躺在落叶下的无数蛴螬！当我感觉到脚下的这种干燥感时，我仿佛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官，或者说，我突然意识到了从前让我难以置信的事——那就是，大自然中新生命正刚刚开始苏醒，大自然的厅堂正在被清扫干净，准备迎接新居民的入住。下一个春天就要来到了，这则消息被低声传遍森林里的每条通道。林鼠在它的地洞口侧耳倾听着——山雀一路传播着消息。

1857年2月23日

这些乌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泥巴铸币厂早春发行的硬币。如果不是有我在看，它们背上那些明亮的斑点将百无一用。早春的最初日子里，这些斑纹的色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柳树皮也是这样。

我看到了春天来临的迹象。我看到一只青蛙迅速沉入池塘——或者说，我看到它跃入池塘后在水面上留下的圈圈涟漪。我看到带着亮丽斑点的星点水龟在沟底爬动。我看到红枫滴下清澈的树汁。

1857年2月24日

我惊讶地听到河边传来了歌带鹀的歌声。从堤道上穿行去往山脚下时——我边走心里边想着蓝鸲——突然就听到蓝鸲的啭鸣声从柔软的空气深处传来。气温已经是零上4摄氏度了，到中午会达到10～15摄氏度。后来，我又听到蓝鸲的叫声——还看到栅栏的立桩上散落着它们天蓝色的羽毛碎屑。空气中回旋着它们短促、圆润、清脆的啭鸣。空气的质地与蓝鸲啭鸣的曲线是平行的。就像同一块木料上锯下的木板。这仿佛是我听过但从未经历过的早春，也许这样的早春只是传说。

1856年2月28日

我家的小马耳他猫敏儿已经失踪了五个晚上。这几个晚上都很冷，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硬壳雪——这是它第一次失踪——我们已经放弃了，以为它死了。然而今天黎明时分，它终于回来了，喵喵地叫着，把一家人都吵醒了。它害怕它失踪期间家里新来的小母猫。它瘦得皮包骨，楚楚可怜——鼻子尖了，尾巴直挺挺的。一副刚从死神手里逃回来的模样。一家人就像看到浪子归来一样欣喜——如果家里有小肥牛，都得宰了吃肉，好好庆祝一番。

对于它的冒险经历，我曾有几种猜想——突然发癫了；被关在某处出不来；自己走丢了；被某只小猎犬撕成了碎片；冻死了。同时，我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喂它——肉末和一碟碟温热的牛奶——它不停地睡，我们轮流抱着它。于是它很快就逐渐恢复了精神。它已经回到炉灶下它的老地方去了——正准备在那儿热热它的脑子呢。

---

1. 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818—1901），美国超验主义诗人，梭罗友人，康科德居民。
2. 乔治·迈诺特（George Minott），梭罗最喜爱的康科德农夫之一。

3. 美洲知更鸟，也叫旅鸫，虽然被梭罗称为知更鸟，但它和欧洲的知更鸟（欧亚鸲）不同属。

4. 黑顶山雀平时的叫声是长音的“吱咔—啊—嘀—嘀—嘀”，而宣告领地时的叫声是甜美的“菲—比”。只有2月到6月它才会这样叫，这正是山雀标划领地的时期。

5. 杆，土地测量中使用的长度单位，1杆等于16.5英尺，约合5.03米。梭罗做过土地测量员，因此惯用“杆”描述较长的距离。

6. 梭罗觉得这鸟儿的叫声听上去像英语“quick”，意思是“快”。

7. 丧服蛱蝶是当地唯一一种越冬蝴蝶成虫，因此，早春温暖的日子里，人们最先看到的蝴蝶通常就是它。

8. 可能是南部鼯鼠。北部鼯鼠的活动范围更狭窄，偏爱山地。被抓在手里时，北部鼯鼠的腹部皮毛基部看起来应该是灰色，而不是纯白色。

9.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和约翰·巴克曼（John Bachman，1790—1874）都是美国博物学家，合作编写了动物图谱《北美洲胎生四足动物》（*Viviparous Quadrupeds of North America*）。

10. 约合9摄氏度。

11. 查麦士博士（Thomas Chalmers，1780—1847），牧师，苏格兰自由教会领袖。

12. 可能是琥珀螺（科名：*Succineidae*）。

13. 鲁珀特地区（Rupert’s Land），地跨今加拿大和美国边境。

14.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在摇篮中杀死了赫拉派来杀他的两条大毒蛇。

15. 威氏田鹨如今在马萨诸塞州已经很少见了，属于地方品种。梭罗这里描述的是该鸟争夺领地时的叫声。

16. 梭罗看到的可能是北美黑鸭，也可能是一群环颈潜鸭。环颈潜鸭看起来可能主体是黑色，早春时节会在康科德镇的河流里聚集。

17. 康科德河的印第安语是Musketaquid/Musketicook，意思是死河。

18. 自18世纪初期开始，人们用堤坝围住康科德河，阻止了洄游鱼类回到上游。

19. 蒲式耳，体积单位，在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简体中文版编者注

20. 19世纪黄昏雀鸦在野外还很常见，但是现在马萨诸塞州有黄昏雀鹀繁殖的地方只有不到12个了。

21. “得克萨斯”是康科德西部的一个区，1844年至1850年梭罗一家在此居住。

22. 普罗透斯（Proteus），希腊神话中的早期海神，外形变化多端，能够预知未来。

23. 如今有数十只大蓝鹭巢居康科德。新建的河狸湖上有枯树伸出水面，为鸟儿提供了安全的筑巢场所，使其能够远离浣熊。

24. 根据日期判断，应该是隐士夜鸫。黄褐森鸫要等到5月第二周才会返回康科德。

25. 梭罗原来写的是“金冠鷦鷯”（golden-crested wren），然后用铅笔做了更正。

26. 萨尔丹那帕勒斯（Sardanapalus），希腊神话中亚述帝国的末代国王，常以自我放纵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27. 托里和艾伦写道：“《梭罗日记》中，‘塞林国鸟’在这里首次出现。梭罗认为它是稀

树美洲草鹀，好像并没有质疑。但是后来证明……它跟永恒的谜团‘夜莺’一样令他迷惑。可能这里的‘塞林国鸟”，以及大多数其他地方出现的‘塞林国鸟”，确实是稀树美洲草鹀，但也可能是黄翅雀、蚂蚱或麻雀。或者，甚至像梭罗曾怀疑的那样，‘塞林国鸟’是草雀，或者叫黄昏雀鹀。他看到的鸟，有时很可能不是他听到的那只。”

28. “梦之蛙”的叫声是梭罗最为喜爱的自然声响之一，后来他发现，他夜晚听到的蛙鸣其实是蟾蜍发出的。

29. 原文是General Abercrombie。历史上有几位著名的阿伯克龙比将军，这里可能是指詹姆斯·阿伯克龙比（James Abercrombie，1706—1781），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中的英军统帅。英军着红衣，因此梭罗把他和红翅黑鹂联想在一起。

30. 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康科德居民，美国教育者、作家，《小妇人》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父亲。

31. 梭罗明显是想写*C. ordinatus*，即褐蛇（今学名为：*Storeria dekayi*）。

32. 梭罗很可能是5月12日开始写这篇日记的，但是直到后来才完成。

33. 德梅拉拉（Demerara）或马拉开波（Maracaibo）是两个南美洲热带海港，分别位于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境内。

34. 在《梭罗的鸟类》一书中，弗朗西斯·H.艾伦把红鸟鉴定为猩红比蓝鸟。他写道：“马萨诸塞州的‘老选举日’是5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最后一次5月‘选举’发生于1831年，但之后‘老选举日’作为某种节日被保留下来。这一天的一个传统项目是射击比赛，比赛中会射杀各种鸟，不分种类。”除非是笼中饲养的，否则19世纪美国东北部没有红衣凤头鸟。

35. 原文是“eat it Potter—eat it”。

36. 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

37. 这里以一则希腊神话做比喻：为了隐瞒赫拉，宙斯把他的情人伊娥变成了一头牛，但赫拉变成牛蝇继续追捕伊娥。为了躲避牛蝇，变成牛的伊娥跨过了一道水墙，这就是今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38. 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是第一位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

39. 拉丁语，意思是“让我们唱雄壮些的歌调”，出自维吉尔的《牧歌》第四首。

40. 萨图尔努斯（Saturnus），罗马神话中的古神祇，主神朱庇特（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父，后被朱庇特驱逐。在罗马神话中他是农业之神，和大地有关。

41. 作者认为牛鹂的叫声听上去就像英语的“conqueree”，接近“conqueror”（征服者），由于终究不完全像，故称“功败垂成”。

42. 美洲麻鸭的英文名为stake driver，意思是“打桩者”。美洲麻鸭的叫声又像是泵水的声音，所以作者后来说“它还是泵水者”。

43. 可能是黑翅豆娘（ebony jewelwing），豆娘的一种。

44. 可能是白斑大黄蜂蜂巢。

45. 托里和艾伦写道：“鸟巢的情况以及梭罗对叫声的描述表明，这是长耳鸮，而不是鸣角鸮。”这只鸮的羽毛特征也支持这一鉴定结果。

46. 可能是卡纳蓝蝴蝶，梅丽莎蓝蝴蝶属下的一个濒危亚种，如今在马萨诸塞州已经绝迹。

47. 伊希斯（Isis），古埃及宗教信仰中的一位女神，被敬奉为自然的守护神。

48. 戴维·斯普纳鉴定，梭罗所说的“桤木蟋蟀”应该是雪白树蟋。

49. 在梭罗在康科德见过的鸟类里，北方小嘲鸫可能是最罕见的一种。虽然该州有几种嘲鸫定居，但是19世纪中期已知只有5个城镇有嘲鸫活动，最近的是格罗顿（Groton）和马什菲尔德（Marshfield）。如今马萨诸塞州大多数地区都有大量嘲鸫定居，特别是在入侵物种多花蔷薇丛生长的区域。

50. 1856年，两名蓄奴主义者冲进参议院，把废奴运动政治家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殴打成重伤。当时美国正在为堪萨斯州是否允许蓄奴进行着激烈斗争。

51. 梭罗曾记录过自己和潜鸟在湖面上“斗智斗勇”，他通常可以判断出潜鸟从哪里钻出水面，不过这次他失败了。

52. 美国传统蛋糕，由社区里的女性制作，用于鼓励男性参加集会并参与选举。

53. 1857年9月9日，梭罗又抓住一条这种蛇，他写道：“显然是*Coluber amoenus*，可能跟斯托勒说的*occipito-maculatus*是同一种。”*Colubera moenus*是东部蠕蛇。虽然东部蠕蛇的腹部也是浅粉色，但是梭罗看到的更可能是北部红蝮蛇，学名：*Storeria occipitomaculata*。

54. 斯金纳的姓是Skinner，意译是“剥皮的人”。

55. 从描述来看，可能是大蓝鹭。

56. 达蒙（Damon）和皮西厄斯（Pythias）是莫逆之交的代名词，相当于中国的钟子期和俞伯牙。典出希腊民间传说，皮西厄斯被暴君判处极刑，他的挚友达蒙挺身而出，替友入狱，留作人质，争得皮西厄斯回家料理未尽之事的机会。皮西厄斯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最后一刻成功赶回行刑现场。两人同生死共患难的诚挚友谊感动了暴君，终被无罪释放。

57. 冷泉房，建在冰冷泉水上方的简易房子，有冷藏效果，用来存储食物。

58. “星期五”指的是《鲁滨孙漂流记》中的Friday，一个被鲁滨孙救了的野人。

59. 农夫描述的事情显然是当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崖燕的鸟蛋在7月20日前孵化，最晚8月中旬幼鸟就长全羽毛了。

60. 梭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你没有看到奶农往牛奶里掺水，但是牛奶里有鳟鱼是非常有力的旁证。

61. 在《剑桥文学指南：亨利·戴维·梭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一书中，罗伯特·D.理查森写道：“在白人来到康科德，重新为这个地方和这条河命名之前，这里是印第安马萨诸塞部落（Mattacusets tribe）的中心村落，由‘新月’（Nanepashemet）酋长统治。‘新月’是个‘伟大的王，或者说伟大的酋长’，住在今梅德福市（Medford）。康科德当地首领叫塔哈塔万，他和‘新月’酋长的遗孀同意把康科德卖给新移民。这位遗孀被英国人称作‘Squaw Sachem’（女酋长）。”

62. 可能是貂，也可能是长尾鼬，两者冬天时皮毛都是白色的。

63. 盎司，重量单位，1盎司约合28.35克。1磅1盎司相当于481.94克。

64. 天体音乐，此说法源自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天体的运行秩序也是一种和谐，可产生各种和谐的音调和旋律。

65. 可能是隐士夜鸫。

66. 这种毛毛虫的成虫是依莎贝拉虎蛾，幼虫俗名“带斑毛毛熊”。

67. 戴维·斯普纳认为，这些蚂蚁可能是红褐林蚁和大黑蚁。

68. 格林内尔兰（Grinnell Land），位于加拿大境内，今古丁尼柏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69. 托帕石是英文Topaz的音译，一种说法认为该名称源自希腊文“Topazios”，是一个岛屿的名字，这个词也有“难以寻觅”的意思。

70. 出自《圣经》，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里的人是属于神、已经得到永生的人。

71. 希腊城邦伊利斯位于奥林匹亚平原，是古希腊奥运会的举办场地。

72. 写于梭罗的父亲去世两天后。

73. 仲冬，冬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十一月。

74. 应该是一种黑顶山雀。到了1960年左右才有美洲银喉长尾山雀从美国南方迁往马萨诸塞州。

致谢

我要感谢杰夫·克拉默（Jeff Cramer）、杰克·休梅克（Jack Shoemaker），还有我的老朋友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tz）和克里斯·卡达夫（Chris Carduff），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很荣幸再次有机会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吉恩·汤姆森·布莱克（Jean Thomson Black）和萨蔓莎·奥斯特罗夫斯基（Samantha Ostrowski）合作，同时很荣幸本作能有机会接受丹·希顿（Dan Heaton）细致入微的编辑工作。

有关鸟类鉴定，我依据的是《梭罗的鸟类》（Thoreau on Birds），该书由弗朗西斯·H.艾伦（Francis H. Allen）编辑，1910年首次出版，1993年由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再版。有关昆虫鉴定，我要感谢《梭罗眼里的昆虫》（Thoreau’s Vision of Insects）一书的作者戴维·斯普纳（David Spooner）。康科德作家和博物学家彼得·奥尔登（Peter Alden）审核了本书中的所有动物俗名和科学名称，并为编者注部分添加了更多评论。

特别感谢黛比·科特·卡斯帕里，她的素描再现了梭罗本人野外观察的成果。虽然黛比居住在俄克拉何马州，但这些画作中有许多都是她此前拜访新英格兰期间在野外实地考察中绘制的，其余部分是她专门为本书创作的。

一如既往地，非常感谢我的妻子珍（Jenn），感谢她给予我的爱和耐心。

感谢彼得·奥尔登提供了很多动物学细节知识。

参考书目

I am indebted to Peter Alden for many of the zoological details below.

1.The call given year round by the black- capped chickadee is the long chick-a-dee-dee-dee. The territorial song, a sweet phe-bee, is given only from February to June, when the chickadee is staking out a territory.

2. The mourning cloak is the only local butterfly that overwinters as an adult, and is therefore usually the first butterfly seen on warm days in early spring.

3. Probably the southern flying squirrel. The northern flying squirrel has a more restricted range and prefers hilly terrain. When held in the hand, its belly fur appears gray at the base rather than all white.

4. Probably an amber snail (family Succineidae).

5. The Wilson’s snipe is now a very rare and local breeder in Massachusetts. Thoreau is describing the bird’s territorial sound.

6. Thoreau may have been observing the American black duck, or possibly a flock of ring- necked ducks. Ring- necked ducks may appear mainly black and assemble in Concord’s rivers in early spring.

7. The Concord River had been dammed since the 1700s, preventing migratory fish from swimming upstream.

8. The vesper sparrow, common in the open landscapes of the 1800s, now breeds in fewer than a dozen places in Massachusetts.

9. “Texas” was a western section of Concord where the Thoreau family lived from 1844 to 1850.

10. Dozens of great blue herons nest in Concord today. Newly created bea-ver ponds with dead trees rising from the water provide nesting sites secure from the predation of raccoons.

11. A hermit thrush, based on the date. The wood thrush does not return to Concord until the second week of May.

12. Thoreau first wrote "golden-crested wren," then corrected himself in pencil.

13. Torrey and Allen write, "Though here, where the 'seringo- bird' makes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Journal, its identity with the savanna sparrow seems to have been unquestioned by Thoreau, it proved after wards … to be almost as puzzling to him as the ever elusive 'night-warbler.'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the 'seringo' in this and most other cases was the savanna sparrow, but it may sometimes have been the yellow- winged, or grasshopper, sparrow, or even, as Thoreau once suspected, the grass finch, or vesper sparrow. It is quite likely that at times the bird he saw was not the bird he heard."

14. Thoreau apparently means to write C. ordinatus, DeKay's brown snake (now Storeria dekayi).

15. Thoreau presumably began writing on May 12 but didn't finish until later.

16. In Thoreau on Birds, Francis H. Allen identifies the red-bird as the scar-let tanager, writing, "'Old election day' in Massachusetts came on the last Wednesday in May … The last of these May 'elections' was held in 1831, but 'old election day' was observed as a sort of holiday for years after, and it was the custom to conduct shooting- matches on that day, when birds of all kinds were shot indiscriminately." No cardinals were present in the Northeast in the 1800s except as caged birds.

17. "Let us sing of greater things": Virgil's fourth Eclogue.

18. Probably the ebony jewelwing, a species of damselfly.

19. Probably the bald- faced hornet.

20. Torrey and Allen write, "The situation of the nest and Thoreau's de-scription of the notes indicate a long-eared owl rather than a screech owl." The owl's plumage also supports this identification.

21. Probably the Karner blue, an endangered race of the melissa blue

butterfly, now gone from Massachusetts.

22. David Spooner identifies Thoreau's alder cricket as the snowy tree cricket.

23. The northern mockingbird was perhaps the rarest bird Thoreau sighted in Concord. Although a few mockingbirds nested in the state, they were known from only five towns in the mid- 1800s, the closest being Groton and Marshfield. Mockingbirds are now common residents over most of Massachu-setts, especially in areas with thickets of invasive multiflora roses.

24. Thoreau caught another of these snakes on September 9, 1857, writing, "It is apparently Coluber amoenus, and perhaps this is the same with Storer's occipito-maculatus." Coluber amoenus is the eastern worm snake, and although it has a pinkish belly, Thoreau was probably observing the northern redbelly snake, Storeria occipitomaculata.

25. Probably great blue herons, given the description.

26. Farmer was apparently describing an incident from earlier in the year. The eggs of cliff swallows hatch before July 20, and the last young fledge by mid- August at the latest.

27.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Robert D. Richardson writes, "Before the white man came to Musketaquid and renamed the place and the river, it was a principal village of the Mattacusets tribe, ruled over by Nanepashemet, a 'great king or sachem' who lived in what is now Medford. The local chief of Musketaquid was Tahatawan, who, together with Nanepashemet's widow, called by the English 'Squaw Sachem,' consented to the sale of Concord to the newcomers."

28. Either an ermine or a long-tailed weasel, both of which appear white in winter.

29. Probably a hermit thrush.

30. The banded woolly bear caterpillar, whose adult form is the Isabella tiger moth.

31. David Spooner thinks it likely that these are the red wood ant (Formica rufa) and the black ant F. fusca.

32. Written two days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33. A black-capped chickadee. The tufted titmouse did not reach Massachusetts from the South until around the 196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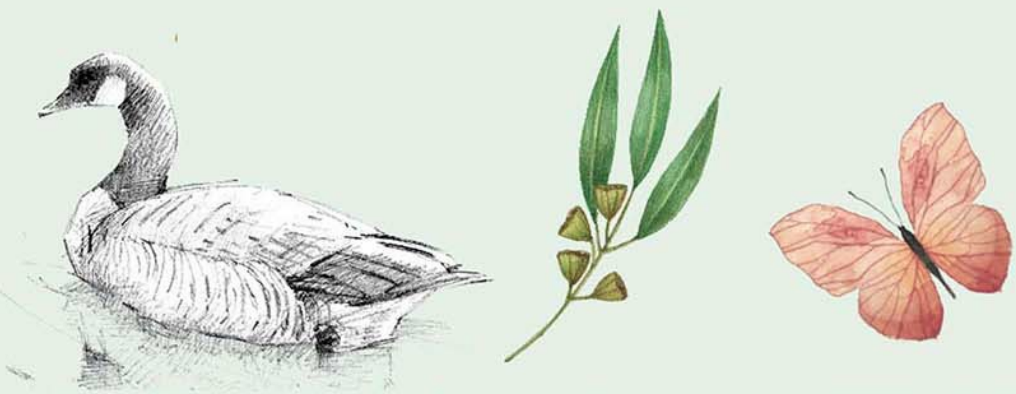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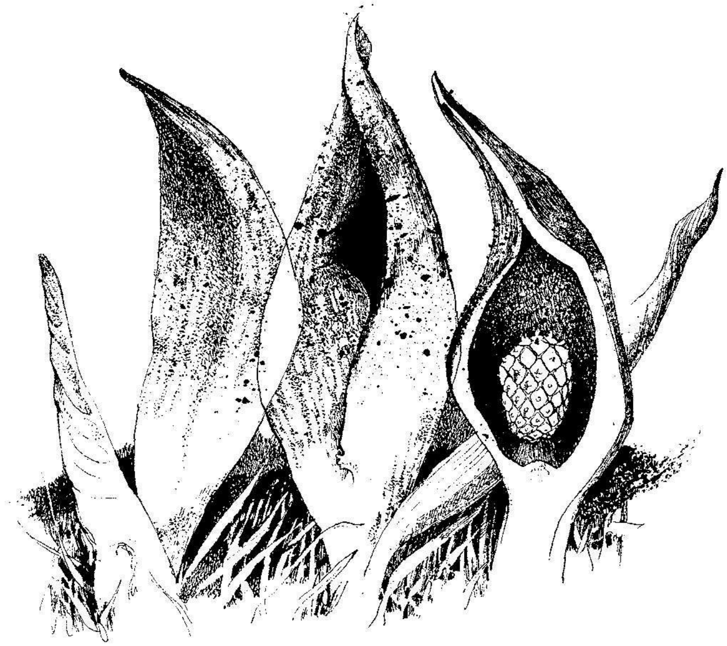


瓦尔登湖
动植物图鉴



植物篇





当沼泽地里的冰融化时，我见到了臭菘的佛焰花苞，绿色中开着青色的花朵，傲然挺立，毫发无损，准备着去感受太阳。看上去，在所有植物中，属它对春天的准备最为充分。

谨以此纪念乔尔·波特（Joel Porte）教授，是他引我踏上此途。

前言

在很多年里，梭罗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漫游他家乡康科德地区的林地、草甸和湿地，观察那里的植物、动物、天气和他的邻居们，然后在他的《梭罗日记》里记录下观察所得。

从1850年，也就是梭罗33岁那年开始，他对植物的观察更加系统化。他开始把植物装在草帽里带回家并制作成标本，供以后研究使用。他更加一以贯之地标注日记篇目的日期，指出某些植物的花期，并且在提到这些植物时使用了拉丁学名。他通读了所有他能获得的植物学权威著作，下定决心学习植物分类学，了解康科德地区生长的每一种植物，甚至包括那些被专业植物学家忽略的、不起眼的禾草和莎草。

随着植物学知识的积累，他的艺术敏感度也在不断提高。到了1850年，他栖居瓦尔登湖畔的两年已经成为过去，他此刻的任务，是把自己的经历塑造成美国神话的经典之作。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对手稿进行了7次截然不同的修订，直到1854年才最终完成。这一年，《瓦尔登湖》（又名“林中生活”）出版。梭罗对康科德地区开花植物的关注是从科学入手的，但同样也是艺术的、哲学的、精神的。在余生的十多年里，他始终在研究开花植物。

梭罗了解、喜爱和仔细观察过的开花树木和其他植物多达几百种，《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慷慨地甄选了其中一些最为动人的篇章。他在《梭罗日记》中留下很多观察记录，这本书只包含了其中一小部分。每段观察都按照一年中的日期先后来排列，并提供了当天的天气情况，是否有其他植物和动物存在，以及梭罗自己的情绪和哲学思考。

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关于梭罗周围自然世界的一幅全景画卷，而且它在随着一年中时节的推移不断变化。这份记录不只是康科德地区自然历史的流水账，也是对野花之于梭罗的精神意义的一次深入探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描绘了梭罗精神生活的一个中心主题：期待。梭罗在冬天发现的早发的花蕾，是一种含蓄的期许，暗示春天和生命即将重返人间。梭罗将自己和谐地融入他周围的生命中，并由此发现，他

不仅能够预感到季节的变更，而且还能够预感到他所寻找的具体植物的生长习性。

在对野花的思考中，梭罗同样关注草本、木本以及禾本植物的娇嫩花朵，包括“幽灵般的”寄生开花植物，比如水晶兰和松下兰。梭罗还认可并回应秋叶如花般的美景，比如枫树和大红栎的树冠。本书中，我编入了突出这些花以及这些如花般景象的篇章，重点放在野生植物和归化植物上。所谓归化植物，按梭罗的说法是从栽培作物群体里走出，迷失到树林中的那些。我把焦点放在康科德地区的植物群上，放在了它们在一年中的不断变化上，而没有编选梭罗去鳕鱼角、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以及其他地方旅行时观察到的植物。

书中出现的200多幅黑白手绘插图是由著名艺术家、插画师巴里·莫泽（Barry Moser）创作的。这些画最早作为插画出现于弗农·阿马戴安（Vernon Ahmadjian）所著的《马萨诸塞开花植物》（Flowering Plants of Massachusetts）一书中，这本书1979年由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出版。在他漫长而又令人尊敬的职业生涯中，莫泽为几十本书绘制过插画，这是其中的第一本。其他还包括《黑白木刻版画圣经》（The Pennyroyal Caxton Bible），亚里安出版社（Arion Press）出版的《白鲸记》（Moby-Dick），以及罗伯特·D. 理查森（Robert D. Richardson）所著的人物传记《爱默生：充满激情的思想家》（Emerson: A Mind on Fire）和《梭罗：心灵的生活》（Thoreau: A Life of the Mind）。莫泽允许本书翻印他的插画作品，从而让植物学专业知识能够与文学、艺术精粹同行。这是前所未有的组合，是莫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

阅读《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将会让人精神愉悦，增长见识，博物学家、园艺爱好者、美的热爱者、有志于科学的人、美国文学研究者以及梭罗的仰慕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梭罗灵动但又细致的植物学观察以及巴里·莫泽的插画，本书还收录了雷·安杰洛（Ray Angelo）用文字描绘的人物肖像《植物学家梭罗》（“Thoreau as Botanist”）。在有关康科德地区的开花植物和梭罗植物学记录领域，安杰洛是公认的权威。

---

1. 《梭罗日记》是梭罗记录日常外出的随笔，包罗万象，其中包含他对所处环境细致入微的观察记录。——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脚注均为译者注）

2. 英文书名是*Walden*或*Life in the Woods*。

缘起

梭罗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就回到了康科德小镇，他和哥哥约翰在那儿一起教书。梭罗兄弟一周至少会有一次带学生们到户外远足或是划船。

F. B.桑伯恩在他1917年出版的传记中写到，在一次这样的远足中，梭罗停下脚步，蹲下来，从地上拔下了点什么，然后问一个叫亨利·沃伦（Henry Warren）的男孩是否能看到它。“梭罗拿出他的显微镜，给那个男孩展示，这个小东西经这样放大后竟是一朵完美的花，正处于绽放时节。”

梭罗接受的有关花的教育开始得很早，童年时期，他就在康科德学院（Concord Academy）上过植物课，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得以继续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正式的学习）。多年后梭罗写道：“我记得最早涉猎植物是在约20年前，看的是比奇洛的《波士顿植物集》——主要用它查找植物的俗名和关于生长地点的简短参引，丝毫不会在意植物本身。我也学习了很多植物的名称——但是由于没有使用任何体系，很快也就忘了。我当时没有采摘花朵的想法——更希望它们原地不动，免于被惊扰，最喜欢它们生长在那里的样子。”

梭罗爱花，这一点他周围的人注意到了。梭罗住在瓦尔登湖期间（1845—1847），露易莎·梅·奥尔柯特还是个孩子。多年后，她曾写过那段时光：“某些日子，他会长途跋涉去朝圣，寻找‘林中甜美的杜鹃花’，就像去见久别的朋友那样，去欢迎那孤独的花朵。”

在1846年出版的《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一书的简介中，纳撒尼尔·霍桑写到了他的这位朋友和偶尔一起滑冰的玩伴：“池塘边缘一带生长着许许多多的睡莲。梭罗告诉我，这种芳香的花朵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初展花瓣，阳光的温柔之吻犹如魔法，使它达到自身存在的完美境界。他曾目睹一片片的睡莲，随着日出的光芒悄悄地扫过朵朵花蕾，逐朵顺次开放。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景象，除非诗人把心灵之眼调整到合适的焦距，和肉体之眼融洽相接，否则难以

观赏到。”

1850年左右，梭罗加大了对康科德地区植物的研究力度。“我发现自己关注植物时更有方法了——查出每种植物的名称并记住它。我开始把植物装在帽子里带回家。那是顶草帽，衬里可以当置物架用——我把它称作‘我的植物箱’。我从来不用别的。我拜访过的某些人对这草帽的破烂相明显吃惊不小，因为我把它放在他们家玄关的桌上了。这时，我会安慰他们说，它与其说是我的帽子，还不如说是我的植物箱。”梭罗把一些花夹在《第一声部长笛》（Primo Flauto）里，这是他父亲的一本旧音乐书，他经常带在身边。

对于梭罗来说，观察花是一项非常审慎的活动。梭罗有个宏大的项目，那就是创建一个总“时间表”，跟踪康科德地区自然世界每日的变化规律。而了解每种花什么时候开始发芽、开花、结籽、死亡，是这个宏大项目中的一个关键元素。

“很快，我发现自己在观察各种植物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长叶，从早到晚都在跟踪观察——远处近处都不放过，这项活动持续了几年。我奔走于小镇的各个方向，有时可能还会进入相邻的村镇，经常一天跑二三十英里路。我经常会在两周内6次拜访相距四五英里的同一种植物，这样我才能知道它开花的确切时间。我同时还在关注不同方向的许许多多其他植物，其中一些距离同样远。同时，我还在留心观察鸟类，以及任何其他事物。”

早在1851年，他就开始编写最初的观察结果，布拉德利·迪安把这一系列记录称为“上千个物候清单和图表，内容包含每一种你能想到的季节现象，比如鸟类迁徙周期，或是植物的长叶、开花、结籽”。从1860年到1862年，他把对植物的季节性观察结果汇总到分类整理簿。由于他的英年早逝，项目的一部分未能完成。

从3月冰雪融化和第一批臭菘花蕾现身开始，跟随着梭罗的脚步，从头到尾走过一年的时间，就是在见证一流侦探的办案过程。但是，几乎没有人有机会在现场见证他的侦察行动。正如雷·安杰洛在《植物学家梭罗》一篇中所讲，在康科德居民当中，同样对植物学有兴趣的人，仅有爱德华·霍尔（Edward Hoar）、迈诺特·普拉特（Minot Pratt）和他自己的妹妹索菲亚。而这几个人里，谁也不是他的常规散步伙伴。

陪梭罗最多的是他的一名好友，但不是一位植物学爱好者。他是出身于波士顿名门的一位闲人，名叫埃勒里·钱宁（Ellery

Channing）。钱宁在《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中出场了很多次，有时提了姓名，有时被称作“C.”。据沃尔特·哈丁说，“他涉猎过诗歌，但是没写过几行（如果曾写过的话）令人难忘的诗句。他行为怪诞，脾气古怪，几乎和所有认识的人都会争吵，包括他的妻子、孩子，还有无法忍受他的梭罗的母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和梭罗很合得来。1843年钱宁移居康科德后，他们曾无数次一起外出散步”。

根据梭罗自己的描述，他至少认识400种当地野花。（“我猜测，今年的野花目前已开了九成……”1853年7月26日他这样写道。5天后他写道：“据我估算，我认识的开花植物中还有不到40种今年还没有开花。”）他不仅能通过花朵识别这些开花植物，而且还能通过刚破土的嫩苗、干燥后的荚果或气味，来鉴别它们。

梭罗关于野花的文字给人带来的愉悦之一就是他对香味的关注：柳花的“柔甜春天气息”，野莓的“甜酒香”，还有睡莲那纯洁、甜美、少女般的清香。他提到，小檗有“令人作呕的黄油味……——就像一块没烤熟的黄油布丁一般”，而草菝葜“闻起来跟墙里的死老鼠一般”。

有些气味甚至对大侦探来说也是谜团重重。“就在这条堤道上，”1852年5月16日他写道，“我闻到了这个季节最甜的芳香——从刚被水淹没的草甸那边吹拂过来的。我想象不出那里有什么能散发出这种气味。”（在梭罗这里，“草甸”一般指的是一年中部分时间被水淹没的湿地。）第二年他又闻到了“从惠勒草甸飘来的那种不可名状的芳香”。但是直到1859年他才摘到一朵穿茎垂铃儿花朵，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摘下它后，我马上闻到了那种虽在林中却被我称为草甸之香的味道——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花香得很特别，香味跟那个味道很像。那么我当初闻到的很可能就是它。”

1856年5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梭罗一起徒步去锯木厂溪。“他正在寻找毛叶黄花堇菜和睡菜，蹚水过去仔细观察后，他断定花已经开了5天。发现了他要找的花后，他从胸兜里掏出日记本，读了应该在5月20日当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称；他记录这些，就像银行家记录票据什么时候到期一样。”6年后爱默生回忆起那本口袋日记本，那时年轻于他的那位朋友已经去世了，他写道：“他对于某些植物有着特殊的尊重，大致顺序是睡莲，然后是龙胆、攀缘假泽兰、‘永生花’鼠麹草，还有一种他每年都会拜访，那就是7月中旬开花的椴树。”

正如爱默生明确表达的那样，梭罗不满足于走相同的路线，不满足于简单地记下他看到的花。相反，他寻寻觅觅，找出各种植物凭借阳光和地理优势最早开花的地点。科南图姆悬崖就是此类地点之一：这是个阳光充足的崖面，耧斗菜和虎耳草从那里的石头缝中钻出来。1857年，他写道：“需要经过几年忠诚的搜寻，我才能知道到哪儿去找最早开放的野花。”

“忠诚”（faithful）一词很说明问题。与野花和其他植物为伴的生活，对梭罗来讲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他曾经猜测说松树可能是有灵魂的，从而挑起争论。他死后出版的《种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一书中有一段文字，正是书名的由来，他写道：“虽然我不相信，不曾有种子存在的地方，会长出植物来，但我对种子有着崇高的信仰。让我相信你那里有一粒种子，我就准备好了期待奇迹。”

在《梭罗日记》里，他经常要借助花来强化他时而会动摇的信念，即四季将会继续轮转，春天和新生命将会再次来临。1853年1月，他拔起一株水生毛茛，发现植株深处有一粒微小的白色花蕾：“它在那里静静地等待，静静地沉睡，满怀信仰。它已知春天即将到来，虽然世人对此还一无所知。这是它的承诺和预言。它形如东方神殿，花蕾状的穹顶耸立于一切之上。”

梭罗关于野花的文字，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揭示他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期待。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写的那样：“期待，不仅仅是期待日出和清晨，而且，如果可能，还有大自然本尊！”佩里·米勒在他1958年出版的《康科德的知觉》（Consciousness in Concord）一书中，用这段引文做试金石，把一整章的篇幅奉献给了梭罗的期待主题，发现它既是《瓦尔登湖》，也是《梭罗日记》的中心点。

米勒写道：“核心动词是‘期待’：整本《瓦尔登湖》都是以熟练的手法悬疑着的期待，期待着铁路两侧泥沙冰雪融化这一高潮的到来；整部《梭罗日记》——在《瓦尔登湖》完稿之前是诚挚的态度，之后是更加殷切的姿态——都是期待的策略，以便能够越过冬天继续存活下去……如果你连贯地读《梭罗日记》，你会发现每个冬天都是一次撤退，进入预备姿势。最终的堡垒只有一个：思想可以期待春天。”

信仰需要期待四季轮回，跟这一信念相关的另一概念是，只有当我们准备好发现罕见花朵时——当我们期待罕见花朵时——我们才可能发

现它们。

“我经常观察到，”梭罗写道，“我最有趣味的植物发现，是在极为兴奋和期待时出现的。当时我可能跋涉在偏僻的沼泽地里，刚在那儿发现了新奇事物，感觉离小镇格外遥远。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在我脑海里占据着异常重要位置的某种珍奇植物——有一段日子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期待成熟了，结出发现之果。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怪事发生……”

1858年11月，这通常是梭罗日历表里最阴冷暗淡的月份，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科南图姆悬崖上向远方眺望。枫树燃烧的色彩已经消退，紫菀和艾菊是少数几种仍在开花的植物。但是他注意到，大红栎的树叶仍在远处时隐时现地闪烁着光彩。这些树就像森林大军里的红衣军一样醒目，是脱去秋色的最后一批队伍。

他意识到，整座森林是“一座花园，这里晚开的玫瑰仍在火红地燃烧着，与绿色相互交织。而个别在下面拿着铲子和水壶干活的所谓‘园丁’，只能在枯萎的叶子间看到几朵小小的紫菀花（因为它们的枝叶隐藏在阴影中，在这个距离内并不显眼）”。

在这秋天的时节，花儿们似乎再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的了，他却发现自己身处的世界里，“花”高高耸立在他头顶之上。“这朵晚开的森林之花，超越了春天和夏天的所有能事。”它们的颜色曾经只是稀疏而又细小的斑点，从远处看并不起眼。现在它遍布森林，或是整个山麓，激情怒放，我们每天都从中或是从旁经过。

梭罗看到了大红栎，因为他终于准备好了看到它们。“我们准备好了欣赏多少美景，就能从大自然中看到多少美景——一丝一毫也不会更多。”而一旦他准备好了，这一视像就会特别震撼。植物学知识和灵性的明辨共同作用，让他对自然景色和它的美丽有了更加深广的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你出发时，大红栎就必须已经在你眼里了，”他这样写道，“我们看不到任何事物——除非我们心里已经拥有它的概念，然后你几乎就看不到其他了。”

“愿我的生活不会缺乏‘印第安的夏天’。”1851年9月梭罗写道，“这一时节天气晴好，明朗温和，我可以赶在冬天来临前多拥有些时间来搜寻。我可以像在春天时那样，再次满怀信仰地躺在大地上——甚至可以秉承更加坚定的信心。”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862年梭罗去世，享年44岁。他的棺木被安置在康科德第一教区教堂的前厅，上面铺满了野花。棺木里放了一束青姬木编织的花环。露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吊唁者行列中，她在稍晚些时候写的一封信中提到，教堂墓地里绽放着早开的堇菜花。

梭罗去世后，康科德商店店主和摄影师阿尔弗雷德·霍斯默（Alfred Hosmer）承担起编纂康科德大“时间表”的任务。霍斯默首先于1878年记录了当地植物的开花时间，10年后于1888年重新开始观察，然后坚持定期观察，直到1902年。

一个世纪后，从2003年到2006年，理查德·B. 普力马克（Richard B. Primack）教授和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亚伯拉罕·J. 米勒－拉什（Abraham J. Miller-Rushing）重新进行了这些观察，3月到10月间每周拿出两三天的时间拜访康科德。他们观察了500多个物种的开花日期，然后对比了其中43个梭罗和霍斯默也观察过的常见物种的开花日期。他们在哈佛阿诺德植物园的杂志《阿诺德亚》（Arnoldia）上发表文章称，与梭罗在世时相比，这43个物种现在的开花时间平均提前了一周左右。他们把这一差异归因于城市化的变暖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一些物种所受的影响比其他物种要更为显著。高灌蓝莓的开花时间，与梭罗寻找它的那时候相比，提前了21天。直酢浆草的开花时间，比梭罗的康科德“时间表”中记载的时间，提前了32天。

在他著名的纪念梭罗的悼词结尾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透露了他这位年轻朋友的财务状况。爱默生把他描述为一个攀登瑞士陡峰寻找雪绒花的人——如果说这个概念在事实上有出入，那么从比喻的角度看十分恰当。“在我看来，梭罗活在采集这一植物的希望当中，它论理也该归他所有。他的研究规模如此大，需要他寿年久长，这让我们更加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突然离去。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者说还远远没有充分意识到，她失去了一位多么伟大的儿子。”甚至时至今日，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他留下的植物学记录的优美和重要意义时，我们仍然在再次丈量他的伟大。

---

1. F. B. 桑伯恩（Franklin Benjamin Sanborn，1831—1917），美国记者、作家、改革家，曾为包括梭罗和爱默生在内的几位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写过传记。

2. 指雅克布·比奇洛（Jaccob Bigelow）编著的*Florula Bostonientsis: A Collection of Plants of Boston and its Environs*。

3. 露易莎·梅·奥尔柯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作家，代表作 《小妇

人》。她大半生在康科德度过，和梭罗是“老乡”。

4.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作家，代表作《红字》。他也曾在康科德居住多年。

5. 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千米。后文中英尺、英寸均为长度单位。1英尺约等于0.3米，1英寸约等于2.5厘米。——简体中文版编者注

6. 布拉德利·迪安（Bradley P. Dean，1955—2006），美国学者，整理了一些字迹难以辨认的梭罗手写记录，并由此编辑整理出梭罗的《野果》《种子的信仰》等著作。

7. 沃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1917—1996），美国学者，梭罗研究领域公认的专家。

8.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超验主义领袖，康科德居民，梭罗友人。

9. 佩里·米勒（Perry G. E. Miller，1905—1963），美国学者，思想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10. 深秋时节，有时天气会忽然回暖，宛若回到了温暖的夏天。北美把这种天气现象称为“印第安的夏天”（Indian summer）。

本书使用说明

《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一书选编的内容中，日期最早的篇目来自1850年，这是梭罗开始定期观察康科德地区植物，并为观察记录标注日期的第一年，不过这个时候他还几乎没有植物学研究经验。也是大概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把《梭罗日记》本身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不只是可以从中挖掘其他书和文章的矿场。

本书文字摘自1906版《亨利·D. 梭罗日记》（The Journal of Henry D. Thoreau），全套14册，由布拉德福德·托里（Bradford Torrey）和弗朗西斯·H.艾伦（Francis H. Allen）编辑而成。1850年5月31日到1854年9月3日这个时间段里的选文，我对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版本的《梭罗日记》进行了核对。这个版本的《梭罗日记》目前已经出版了8册。后面的选文我是对照梭罗未经编辑的日记手稿核对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图书馆（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Library）为我们提供了手稿的在线资源。

加括号的文字（大部分是植物名称）是托里和艾伦或是我补充的。省略的文字用省略号表示。梭罗用铅笔补充的内容，1906年版放在了脚注里，本书用括号括起来放在了正文中。

普林斯顿版和未经编辑的手稿，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忠实于梭罗实际文字的版本，包括他的拼写错误、残缺句、独具个人特色的大小写，还有随性的标点符号。我参考这两个版本的文字，修改了1906年版中误读的部分，恢复了原来的分段，改动了单词拼写和标点符号，让选文更接近梭罗的原稿。

在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以及1906年《梭罗日记》全集（或者说接近全集）发行的时候，当时的作者和编辑，对于手稿需要经过怎样的处理后才能面世，有着明确的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对于标点的处理方法。而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过于条条框框了。在《新梭罗手册》（The New Thoreau Handbook）一书中，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提到，《瓦尔登湖》中有一个句子竟然包含了350个单词、40个逗号、10个分号，还有1个破折号。《梭罗日记》1906年版中的很多段落，也有

数量很多的逗号、分号，甚至是逗号加破折号。结果是一种缓慢、冥想，甚至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节奏。

梭罗的自然风格是非常不同的，从《梭罗日记》的普林斯顿版和手稿中可以看得出来。就像艾米莉·狄金森在她的诗歌中体现的一样，梭罗最爱的标点符号是破折号。他用破折号代替逗号、分号或分段。正如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一样，破折号给了梭罗的语言一种急迫、绷紧、闪烁的感觉，19世纪时人们称这种感觉为“紧张”。梭罗经常用破折号把乍现的灵光和启发他灵感的观察分割开来。在《梭罗日记》里，他很少用逗号，极少用分号。他一点也不惮于写残缺句。事实上《梭罗日记》的写作风格惊人地现代。

梭罗的拼写虽然飘忽不定，但也比托里和艾伦编辑后的风格显得更加现代，更加美国化。梭罗写作“today”（今天）和“tonight”（今晚）的地方，托里和艾伦改成了“to-day”和“to-night”。梭罗写作“cornfield”（麦田）和“cardinal flower”（山梗菜）的地方，托里和艾伦改成了“corn-field”和“cardinal-flower”。他们还把一些单词改成了英式拼写，把“center”（中心）改成了“centre”，把“gray”（灰色的）改成了“grey”。他们把很多短小的段落集合成了大段，还加了很多感叹号，给了文字一种热情洋溢的感觉，但这有时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我把这些修改又改了回去。原稿拼写不统一的时候，我选择的是标准拼写（比如，使用“catnip”，而不用“catnep”）。

在某些地方，相对于普林斯顿版，我更喜欢1906年版的解读。比如，1851年6月22日的日记，1906年版里写的是，“另一侧的草甸上点缀着高毛茛花，预示着那里蕴藏着乳制品的宝藏”。普林斯顿的编辑把“乳制品”（dairies）改成了“雏菊”（daisies）。乍看之下这一解读似乎更合理，但是一年后，在关于驴蹄草的一段话里，梭罗猜测，是奶牛吃下驴蹄草的黄色花朵，把所产的黄油染上了颜色。如果驴蹄草的英文名“cowslips”让梭罗想到乳制品，可能毛茛（“buttercup”也许可以解读为butter-and-eggs）也会。类似的，在1906年版中，1851年9月2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虽然苔藓（moss）相对较干，但是我走路时没法不碰翻那无数的水罐。这些小水罐现在已经盛满了水，因此打湿了我的双脚。”普林斯顿版改成了“湿气（moist）相对较干”，我觉得这种解读正确的可能性不大——不仅是因为这里的英语搭配很奇怪，还因为在前句中梭罗提到他走过一片粗

糙的淡红色苔藓。

---

1.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诗人，她的诗歌语言特点之一是使用非常规的大小写和标点符号。
2. 毛茛的英文名是buttercup，而butter（黄油）是乳制品。
3. 由杯（cup）联想到蛋杯（eggcup），再联想到蛋（egg）。

植物学家梭罗

雷·安杰洛是被广泛认可的康科德历史植物群方面的领军权威学者。从1974年到1998年，他任职于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市的哈佛大学康科德野外工作站。1979年到1984年，他担任新英格兰植物俱乐部维管植物分会的助理负责人，1984年到2008年任该分会负责人。1990年至今任职于哈佛大学标本馆。安杰洛和戴维·布福德（David Boufford）博士合作的新英格兰地区植物地图集项目即将完成。他还是北美植物项目的地区评审人。

2012年到2014年，安杰洛编辑了他对康科德植物的实地和学术研究成果，并在线发表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维管植物》（The Vascular Flora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这是至今为止最全面的康科德植物史著作。他的相关出版物包括《哈佛的两封梭罗信件》（Two Thoreau Letters at Harvard）、《重新发现梭罗的攀缘蕨》（Thoreau’s Climbing Fern Rediscovered）、《康科德地区乔木和灌木》（Concord Area Trees and Shrubs）、《亨利·戴维·梭罗日记植物索引》（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爱德华·S.霍尔揭秘》（Edward S. Hoar Revealed），以及《缅怀：理查德·杰弗森·伊顿》（In Memoriam: Richard Jefferson Eaton）。安杰洛记录192个康科德植物物种现状的文章《关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植物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物种灭绝的言论的评述》（Review of Claims of Species Loss in the Flora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 Attributed to Climate Change），发表于在线杂志《植物神经元》（Phytoneuron）2014年总第84期1—48页。

《植物学家梭罗》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84年，同时出现在《梭罗季刊》（Thoreau Quarterly）第15期和《亨利·戴维·梭罗日记植物索引》（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植物学索引在线版见www.ray-a.com/ThoreauBotIdx/。

梭罗不是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第一个研究植物的人。长他一辈的爱德华·贾维斯博士和查尔斯·贾维斯博士两兄弟（Drs. Edward and Charles Jarvis）曾在小镇收集了很多标本，那时梭罗还没从哈佛大学毕业。梭罗当然也不是这里最后一位植物研究者。他的文字激发了人们对康科德植物的兴趣，这种热情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从未间断过，今天仍在继续。可能新英格兰地区没有其他村镇的植物曾受到如此长久、不间断的关注。这块令人尊崇的土地，镶嵌着河流、肥美的草甸、湖泊、沼泽、石灰质悬崖，为植物学家奉献了无以匹敌的植物多样性（1 190个物种，应该还有更多），可能新英格兰地区同等面积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与它媲美。

梭罗最初接触植物学这门科学的时间，要追溯到他在康科德学院上学期间（1828—1833）。植物学是该校开的科目之一，任课教师是菲尼亚斯·艾伦（Phineas Allen）。在同一时间，他还参加了康科德文化会馆的讲座，植物学是诸多讲座主题之一。梭罗在哈佛读书期间（1833—1837），学校没有开设植物学这门课，但是该学科内容包含在博物学下，著名昆虫学家撒迪厄斯·W.哈里斯（Thaddeus W. Harris）任教。大概是在这一时期，寄宿在梭罗家的普鲁登斯·沃德（Prudence Ward）同样对植物学感兴趣。梭罗后来回忆说（《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这一时期他开始看雅克布·比奇洛的《波士顿植物集》（无疑是1824年第二版）。他主要是在找各种植物的俗名和生长地点索引。由于当时没有使用任何体系，他在这个阶段学到的拉丁学名很快就忘光了。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在家乡小镇教过一段时间书。博物学是他教授的科目之一。他和学生说，他非常熟悉当地花朵的开花时间，熟悉到只要看哪些花在开放，就能判断当时是几月。1842年他受到邀请为《日晷》杂志评审由马萨诸塞联邦委托的一系列博物学报告。这一系列报告中有可敬的切斯特·杜威牧师（Rev. Chester Dewey）写的《马萨诸塞州草本植物报告》（*Report on the Hervaceous Plants of Massachusells*）。题为“马萨诸塞博物学”的所谓评审意见中，没有使用一个拉丁植物名称，也许是故意为之。梭罗的意见是，只把植物列出来（杜威的著作基本就是植物清单），不足以充分代表本州的植物资源。此时，就算梭罗想这么做，他植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也还不足以让他细致地评论该报告的技术水平。而且他也没有踏及马萨诸塞州足够多的地方，也就无从判断报告的完整性。

从留存至今的19世纪40年代的梭罗日记和信件来看，没有迹象表明

这一时期他科学地从事过植物学研究。在1843年5月22日从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写给妹妹索菲亚的信中，他写道：“告诉沃德小姐，我会努力充分利用我的显微镜，如果发现了任何新的能制成标本的花，我会扔进我的摘记簿的。”梭罗首次使用植物的拉丁名称貌似是在《梭罗日记》里（普林斯顿版第2册第9页），1842年9月12日他提到了“*Mikania scandens*”，即攀缘假泽兰。同一段文字，略改动后的版本出现于1849年的《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普林斯顿版第44页）。

梭罗第一次在发表的著作中使用本土植物的科学名称，似乎是在1848年。在梭罗当年发表在《文学艺术联盟杂志》（*Union Magaz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上关于卡塔丁山的文章的最初版本里，出现了“pinus nigra”这个名称。这是比奇洛植物手册里用来称呼黑云杉（学名：*Picea mariana*）的名称。在这篇文章后来的版本里，梭罗把这一名称改为阿萨·格雷（Asa Gray）手册使用的名称，也就是“*Abies nigra*”，同时还插入了另一个拉丁名称“*Vaccinium vitisidaea*”，即蔓越橘。梭罗的古典语言背景和他对词源学的喜爱，自然地吸引他使用植物的拉丁（和希腊）语科学名称。

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两个事件，激发了梭罗对博物学分类的兴趣。第一个事件是1846年科学界“真正的巨人”的来访——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接受了哈佛大学的一个职位。正如A.亨特·杜普雷所指出的：“不仅是他的成就，还有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在本地科学家中引起了轰动。”就在第二年，在梭罗与阿加西斯的助手詹姆斯·艾略特·卡伯特（James Elliot Cabot）的往来信件里，他频繁使用科学名称讨论收集动物标本的事宜。

第二个事件更加直接地确立了梭罗对植物学的喜爱，那就是1848年阿萨·格雷出版了《植物学手册》（*Manual of Botany*）第一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英格兰的植物研究一直停留在相对初级的水平。这本书的出现，预示着这一萧条时期的结束。这个手册可以用来鉴别美国东北部的维管植物、苔藓和地钱，虽然和杜威的报告以及比奇洛的参考手册一样枯燥，但是更加全面、精确。

两年前，乔治·B.爱默生的《关于马萨诸塞森林中自然生长的乔木和灌木的报告》出版了。这一著作虽然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多，但是比之前任何一个手册都更加关注每个物种的出现和用途，而且描述得更加细致。格雷手册和爱默生报告都使用了一种自然的分类体系来排列各个物

种，没有像比奇洛一样采用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人为分类体系。这两册书不同于新英格兰之前任何一本植物学著作，它们的出版不可避免地激发梭罗更加系统化地研究植物。

这两个事件后，梭罗首个触及博物学的著作是《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1849年出版。从这本书开始，梭罗终于在他的自然著作中少量使用拉丁命名法，特别是在涉及鱼类时。他在书中甚至还提到了阿加西斯。但是梭罗使用植物的科学名称非常少——仅限于8种植物，它们都相对常见，容易辨识。

在1906版《梭罗日记》中，第一个本土植物拉丁名出现在1850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Prunus depressa*”（现在叫*Prunus susquehanae*，即沙樱）。从该年的8月31日开始，植物科学名称经常出现在《梭罗日记》的春、夏、秋篇目中。据梭罗后来回忆（《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用更科学的方法研究植物。在他系统化的标本收集簿里，最早的标本也同样来自1850年。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梭罗开始了一个高强度的项目，让自己熟识康科德的植物群。他读了一些大师的植物学著作，包括弗朗西斯·安德烈·米肖（François André Michaux）、爱德华·塔克曼（Edward Tuckerman）、约翰·劳登（John Loudon）、阿萨·格雷和卡尔·林奈。在《梭罗日记》中，他提到了林奈的人为植物分类方法与自然分类体系之间的对比，但总是评论说，两者都没有论及植物的诗性层面。当他寻找关于植物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著作时，得到的消息令他沮丧，博物学家、哈佛图书管理员撒迪厄斯·W.哈里斯告诉他，该门类所有的书他都已经读过了。

这些年勤奋的野外考察，让他抱怨观察过度了：

> 我有过度观察的习惯，以致感官得不到休息，承受持续工作的负担……当我发现自己总是低着头，双眼盯着野花时，我曾想过，作为纠正措施，也许可以养成观察云朵的习惯。但是不行！那项研究将会同样糟糕。（《梭罗日记》，1852年9月13日）
>
> 我觉得那么多的观察活动让我狼狈不堪……我几乎因此有点轻微的头痛。（《梭罗日记》，1853年5月13日）

1852年冬天，没有花可供观察了，他开始研究地衣。

梭罗既是艺术家，又是博物学家，不足为奇地，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开始浮现出来："滋养了理解力，却剥夺了想象力，这是什么科学？"（《梭罗日记》，1851年12月25日）"我已开始对科学失望了。"（《给索菲亚·梭罗的信》，1852年7月13日）

1850年他的项目开始时，梭罗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特别是有关木本植物的，意识到这一点有点令人震惊。结束瓦尔登湖栖居生活已经3年了，梭罗还辨识不出本地春季最早开花的乔木白枫（《梭罗日记》，1852年5月1日）；不知道生长在康科德的杉树只有一种，即黑云杉（《梭罗日记》，1857年5月25日）；区分不出毒漆藤和毒漆树（《梭罗日记》，1851年5月25日）；不认识桤叶荚蒾（《梭罗日记》，1851年9月11日）。梭罗后来这样回忆这种无知的状态：

> 我记得大约是在那些日子里，我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沼泽，心里想，不知道我有朝一日对植物是否能熟悉到认识里面的每条枝、每片叶所属物种的程度，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认识见到的每种植物（除了草和隐花植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遇到的。虽然大多数花我都认识，任何一片沼泽里我不认识的灌木也不超过半打，但我还是感觉它像迷宫一般，里面藏着千种陌生的物种。我甚至想过要从一端开始，认真仔细地从头到尾翻一遍，直到我认识里面的全部。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两年后我就获得了这样的知识，还没费那番力气。（《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

19世纪50年代初期，梭罗萌发出记录植物开花日期和木本植物发叶时间的狂热念头。他描述了自己有时是如何费尽周章去探明某种野花的确切开花日期的——"奔走于小镇的各个方向，有时可能还会进入相邻的村镇，经常一天跑二三十英里路。"（《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难怪他说："要观察花瓣是怎样次第舒展开来的，你能做的只有尽力而已。"（《梭罗日记》，1852年6月15日）他对开花日期的痴迷从未减退过。发现哪个地方某种植物开花日期更早，就是一场胜利："你可能需要花半生的时间，才能发现应该去哪儿找开得最早的花朵。"（《梭罗日记》，1856年4月2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梭罗以10年为跨度整理了植物开花以及其他物候性日期，填入精细的月度表格。他可能计划写一本书来描绘康科德典型的一年，这些代表了这本书

的骨架。

随着梭罗植物学知识的快速增长，他担当起本镇植物学家的角色。对他而言，了解康科德稀有植物的生长地点，是非常重要的事。1851年11月，在进行土地勘测期间，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出现了——攀缘蕨（即掌叶海金沙），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蕨类，在当地非常少见。1853年5月，他发现了艳丽的火焰草，并感叹道：“有些其实非常惹眼，可大多数勤劳的路人就是长时间看不见它……如果你没有在恰当的那一两周里碰巧拜访它们的生长地点……”在同一个月里，他在《梭罗日记》中讲述了从一位当地猎人嘴里套出粉红杜鹃藏身之处的趣事。“偏偏就在我自以为对花了解非常多时发生——猎人让我看到了他发现的紫杜鹃，或者叫粉红杜鹃。”（《梭罗日记》，1853年5月31日）这件事让他看到很深的寓意。他劝服猎人的部分论点是“我是植物学家，我理应知道”。

梭罗对康科德植物的兴趣，自然地扩展到他在家乡之外的旅途中。这几本著作记录了他最早期的重要旅行——《克特登与缅因森林》（*Ktaadn and the Maine Woods*，1848年）、《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加拿大的美国北佬》（*An Excursion to Canada*，1853年）——它们大多只提到常见植物，相对极少使用拉丁名称。《瓦尔登湖》也基本是这样。1854年10月，梭罗游历了马萨诸塞州沃楚西特山，体现在《梭罗日记》里的主要就是在那儿见到的乔木、灌木的一串俗名。这只是一个先导，为未来远足中更多、更长以拉丁语为主的清单做准备。例如，1856年9月，梭罗在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旅途中所收集的植物，被认真地罗列在《梭罗日记》中。类似的，《梭罗日记》中记录1855年7月鳕鱼角之行的文字里，充斥着那片海岸上特有花朵的拉丁名称。作为对比，他那年发表于《普特南杂志》（*Putnam’s Magazine*）上关于鳕鱼角的文章里，只出现了两个植物科学名称。

到了1857年，梭罗明显已经超越了雏鸟试飞的阶段，可能已经成为马萨诸塞州水平较高的业余植物学家之一。这一年，他写了旅行记录中最详细的植物清单之一——缅因州埃里盖什（Allegash）之旅。这一清单记录在《梭罗日记》里（但1906版没有包括这一部分），也是《缅因州森林》（1864年）的附录。这个清单也包括了他在1853年9月缅因州奇森库克（Chesuncook）之行中见到的物种。

1858年7月，梭罗做出了可能是他对新英格兰植物学界最重要的贡献。他攀登了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新英格兰第一高峰——并分区列出了该地区的植物名录，这是有史以来最详尽的名录，在20世纪前无

人能出其右。一个月前，他列出了在新罕布什尔州莫纳德诺克山（Mt. Monadnock）发现的植物。1860年8月重游该地时，他为这个名录补充了更多植物笔记。这种分区的植物名录，可能是受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提出的植物垂直分异和水平分异之间关系的启发。

1861年开启明尼苏达之旅时，梭罗的植物学造诣已颇深，但他的健康状况在下滑。他热情饱满的旅伴小霍勒斯·曼（Horace Mann，Jr.）是位年轻的博物学家，在哈佛研究植物学，本该很有前途，可惜19世纪60年代就死于肺结核。梭罗在这次旅行使用的记录簿里大量使用了植物的科学名称——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还包括常规的旅途所见植物名录。这将基本是梭罗对植物学的最后涉猎了。

虽然梭罗在远足旅行中表现出浓厚的植物学好奇心，但康科德植物一直是他的心头最爱：“对我而言，这里的很多野草所代表的生命力，比加利福尼亚的大树还要丰富，前提是如果我哪一天拜访加利福尼亚的话。”（《梭罗日记》，1857年11月20日）1858年2月4日，梭罗惊讶地在康科德发现了拉布拉多茶（即宽叶杜香）。但是他一年半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发现：“为什么这里不生长像伯克郡还有拉布拉多那么狂野的植物呢？……在拉布拉多野外，我也绝不会发现比康科德的一些角落更狂野的地方了。”（《梭罗日记》，1856年8月30日）

在宽叶杜香藏身的那片沼泽地，梭罗还发现那里的黑云杉上长着一些奇怪的东西。这里，他错过了描述一种当时学界未知植物的机会：当地罕见的寄生植物油杉矮槲寄生。

从1858年开始，梭罗开始认真地从事起禾草和莎草研究来。这两类植物对大多数现代植物学家来说都相对不熟悉。两三年里，他获得了关于康科德出现物种的大量知识。他的收藏包括该镇的近100个该类物种（是迄今在该镇发现此类物种的近二分之一）。其他发现和分类难度大的植物种类，比如地衣、苔藓和真菌，由于没有优秀的地区性指导手册，研究无法进行。结果，除了地衣，他极少从科学角度提及这些种类的植物。就算是地衣，他也远没有像了解维管植物那样，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在一篇名为“地衣学者梭罗”（Thoreau，the Linchenist）的短文中，地衣学家小雷金纳德·希伯·豪（Reginald Heber Howe Jr.）评论说，梭罗对地衣的观察记录表现出他“对物种知之甚少，没有任何技术性知识”。但是，作为在梭罗身后60年在康科德研究地衣的学者，豪指出，梭罗了解林林总总的形态类型，欣赏它们在大自然中所占的位置。就

算他收集过地衣、苔藓和真菌标本，也没有已知标本留存下来。

在他那个年代，区域性植物学家相对较少，无人可供梭罗分享他的观察结果。新英格兰最有名气的植物学家是哈佛大学的阿萨·格雷，但很显然梭罗不容易接触到他，而且他的名声主要在于标本植物学领域，而不是野外植物学。格雷的传记作家A.亨特·杜普雷说，不管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还是梭罗，他们和阿萨·格雷都没有交集，他把这个归因于经验主义者格雷对超验主义的敌意。

除了阿萨·格雷，当时新英格兰的所有其他植物学家几乎都是业余的。在梭罗会面过的相关学者中，最博学的要数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约翰·L.拉塞尔牧师（Rev. John L. Russell，1808—1873）。拉塞尔是一位论派牧师，在马萨诸塞园艺学会做了40年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学教授，后来还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认识很多描述植物新物种并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命名新物种的人。拉塞尔对苔藓、地钱和地衣特别感兴趣。鉴于拉塞尔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胞弟查尔斯的哈佛同学，梭罗很可能是通过爱默生第一次听说拉塞尔的。拉塞尔于1838年9月拜访了爱默生，那时爱默生在他的《爱默生日记》中提到，他是“头脑里按因果顺序排列事物，而不是像商店或柜子那样排列事物的人”。

1854年8月，梭罗与拉塞尔在康科德第一次相遇，这可能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梭罗渴求着权威植物学鉴定，证据就在他带拉塞尔逛康科德那三天的笔记里。其间，他们拜访了攀缘蕨。拉塞尔于1856年7月23日第二次来访，来看一种小型黄色睡莲。1858年9月21日最后一次见面时，拉塞尔一定注意到了梭罗植物学知识的增长，至少他一定知道了梭罗对禾草和莎草的最新兴趣。那天，梭罗到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安角（Cape Ann）埃塞克斯研究院（the Essex Institute）拜访拉塞尔。那天的行程分为两部分，上午看研究院的收藏，下午去野外。梭罗抓住机会，确认了一些鉴别难度较大的植物，比如柳和地衣。

其他有著作发表的植物学家，包括哈佛大学药物学教授雅克布·比奇洛和乔治·B.爱默生，都生活在波士顿地区，但显然社交圈子相对较高，不可能结识梭罗。校长和植物学家爱默生是波士顿博物学会主席，而梭罗1850年被选为该学会通信会员（因为贡献了一只美国苍鹰）。根据A.亨特·杜普雷的说法，爱默生是波士顿科学团体的主任，1842年阿萨·格雷到哈佛任职就是通过他的努力达成的。虽然梭罗经常去看该学会的收藏品，拜访它的图书馆，但他对那里的兴趣主要在于动物。而且由于不是正式会员，他跟会员格雷、比奇洛和爱默生没有见面机会。结

果是，梭罗与拉塞尔的会面，代表着他与专业级别植物学家的最亲密接触。

虽然严格地说，本杰明·马斯顿·沃森（Benjamin Marston Watson，1820—1896）是一名园艺学家，但他和梭罗之间的友谊让他们有了分享植物学笔记的重要机会。1845年，沃森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建立了他的老殖民地苗圃（Old Colony Nurseries）。这个地方成了康科德超验主义者最爱去的地方。同年（在瓦尔登湖安居后仅一个月），梭罗转送给沃森一些康科德不常见的乔木和灌木的果实和种子，很明显，目的是为沃森的园艺事业提供帮助。沃森则把他苗圃里的一些罕见标本送给梭罗，雇他勘测他的农场，邀请他到普利茅斯做讲座。根据《梭罗日记》的记录，他经常到普利茅斯拜访沃森，在那儿他能看到新英格兰外来植物的活体植株。

梭罗和马斯顿·沃森的一位共同朋友叫乔治·P.布拉德福德（George P. Bradford，1807—1890），他是一名教师，有一段时间在普利茅斯和沃森一起做了一些商品蔬菜栽培，曾经参与过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的实验。他曾于1830年在普利茅斯一所女子学校里教授植物学。《梭罗日记》提及布拉德福德的地方很简短，主要讲的是稀有植物发现。有暗示似乎在说，布拉德福德在植物学方面也有超验主义情怀。梭罗记录了爱德华·霍尔的建议，送了一片攀缘蕨叶子给布拉德福德，“提醒他太阳依然照耀着美国”（《梭罗日记》，1854年8月14日）。奇怪的是，在梭罗已出版的书信中，关于布拉德福德只有一处不重要的提及。

在乔治·B.爱默生关于马萨诸塞乔木和灌木报告的前言里，他向布拉德福德、拉塞尔，以及纳提克（Natick）的奥斯汀·培根（Austin Bacon，1813—1893）致谢。这篇前言简直就是1846年马萨诸塞州植物学家名录了。奥斯汀·培根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兼博物学家。1857年8月24日梭罗拜访了他。他带梭罗看了纳提克的很多植物观光胜地。梭罗对纳提克的兴趣，毫无疑问源自他读过的奥利弗·N.培根（Oliver N. Bacon）所著的《纳提克历史》（*History of Natick*），书中有一份罕见植物名录（《梭罗日记》，1856年1月19日）。

康科德居民中，梭罗能与之以任何深度讨论植物学的，只有爱德华·S.霍尔、迈诺特·普拉特和他妹妹索菲亚。爱德华·S.霍尔是一名退休律师，曾和梭罗一道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White Mountains）、缅因州的阿拉加什河和佩诺布斯科特河。1844年梭罗意外点燃了康科德费尔黑文树林，霍尔也在场。与梭罗一样，霍尔收集并制作植物标本。说真

的，霍尔的收藏品质量远远更高，特别是就收藏资料的可辨识性和细节而言。他的标本大部分是在1857—1860年采集的，其中包含了很多禾草和莎草。同样是在这几年，梭罗也在研究这些鉴别难度系数很高的植物科属。奇怪的是，《梭罗日记》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一起研究过。《梭罗日记》提到霍尔的篇章，表明霍尔让梭罗注意到了他发现的各种植物珍品。很明显，他对博物学，特别是对植物多样性的热情，使他成为梭罗北上旅行中上佳的旅伴。

迈诺特·普拉特是一名农场主兼园艺学家，在布鲁克农场尝试着干了四年后，移居到康科德。如果说有任何人和梭罗一样熟悉康科德野花的话，那个人就是迈诺特·普拉特。显然他也同样独立搞研究，因为在《梭罗日记》中梭罗对他的提及，只限于两人间少量的沟通，内容有关康科德稀有物种的生长地点。曾有三次，普拉特带梭罗参观了森林里属于他的地盘——庞卡塔赛特山（Punkatasset Hill）和埃斯塔布鲁克树林（Estabrook Woods）（《梭罗日记》，1856年8月17日、1857年5月18日、1857年6月7日）。就植物学而言，这两个地方属于该镇最富有的地带。普拉特后来做的一件事，让他在后世植物学家中享有一定的声誉，那就是把外来植物移入康科德。梭罗很少做这样的事，但是学名为*Nasturtitium officinale*的豆瓣菜是他引入的外来植物之一（《梭罗日记》，1859年4月26日）。

从康科德免费公立图书馆里的植物标本室来看，索菲亚·梭罗（1819—1876）对植物学的兴趣与她哥哥相比科学性相差甚远，但审美方面胜出很多。她制作的植物标本里，很多一页中含有几个标本，摆放得赏心悦目，但很少有信息记录它们的名称或生长地点。梭罗提到，在她妹妹的植物收藏室里有三种花他从来没在康科德见过，分别是轮叶朱兰、红果延龄草、穿茎垂铃儿（《梭罗日记》，1852年9月22日）。这些都是当地罕见物种。奇怪的是，没有证据表明，梭罗在康科德境内（索菲亚发现它们的地方）见过其中任何一种。这也许表示兄妹俩在竞争。

在梭罗那个时代，新英格兰地区的植物学家总体很少，这无疑是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带插图的指导手册或通俗的实地指南讲述这一地区的植物群。这类书19世纪晚些时候才面世。梭罗间接地抱怨过这种匮乏（与英国相比较）：“几页描绘植物不同部分的图片，附上植物学名称，比用文字解释几箩筐更有价值。”（《梭罗日记》，1852年2月17日）他发现他能找到的植物描述都不尽如人意，“大多数植物学家对不

同物种的描述，都让我很有意见，比如说柳树……不重点说明该物种的独有特征，需要非常仔细地查看和对比，才能在描述中找到不同之处”（《梭罗日记》，1853年5月23日），“你没法通过科学描述来准确地鉴定一种植物，长期实践后才能做到”（《写给B.　B.怀利的信》，1857年4月26日）。

梭罗的藏书（1957年沃尔特·哈丁整理）反映出当时植物学参考书相对匮乏。他拥有几乎所有跟康科德维管植物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略沾边的。沃尔特·哈丁列出的书目包括以下植物学著作：

Handbook of Plants & Fruits of the Vegetable Kingdom（Chapin）	《植物王国植株和果实手册》（查宾）
Massachusetts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Survey（Dewey and Emmons）	《马萨诸塞州动植物调查》（杜威和埃蒙斯）
Report on Trees and Shrubs Growing Naturally in the Forests of Massachusetts（Emerson）	《关于马萨诸塞森林中自然生长的乔木和灌木的报告》（爱默生）
Culture of the Grass（Flint）	《禾草的培育》（弗林特）
Manual of Botany，1st and 2nd eds.（Gray）	《植物学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格雷）
Popular History of British Lichens（Lindsay）	《英国地衣通俗史》（林赛）
Arboretum et Fruiticum Brittanicum（Loudon）	《英国乔木和灌木》（劳登）
Encyclopedia of Plants（Loudon）	《植物百科全书》（劳登）
Sive Enchiridion Botanicum，*or a Complete Herbal*（Lovell）	《草药全集》（洛弗尔）
The Ferns of Great Britain（Sowerby）	《大不列颠蕨类》（索尔比）
A Popular History of British Mosses（Stark）	《英国苔藓通俗史》（史塔克）

这个书单应该再加上雅各布·比奇洛的《波士顿植物集》的各个版本。梭罗在他的日记中经常提到它，这样看来他手里一定有这本书。梭罗不时查看的三部指南分别是埃莫斯·伊顿（Amos　Eaton）的《北方和

中部各州植物学手册》（*A Manual of Botany for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States*，各个版本）、约翰·托里的《美国北部和中部植物》（*Flora of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S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26年出版）、托里和格雷的《北美植物》（*Flora of North America*，1838—1943年出版）。这些书能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比奇洛和格雷手册很多。托里和格雷的著作是三者中最详细的，但是不完整，而且涵盖的地理范围太大，使用起来不方便。如果梭罗手头有现代野外指南和植物手册，他的专业知识会增长得更早、更快。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令人称奇了。

一家植物鉴定准确的标本馆，是最好的全天候植物学参考书。遗憾的是，在梭罗生活的时代，地区性标本馆同样还处于襁褓之中。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藏品很多，梭罗仍然没有放过参观的机会，包括波士顿博物学会（《梭罗日记》，1856年7月19日），还有埃塞克斯研究院（《梭罗日记》，1858年9月21日）。但是，最好的收藏品在个人手中，是私人收藏。

梭罗自己的标本室（标本数量最后有900多个），无疑是当时马萨诸塞州东部规模较大的标本室之一。梭罗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写给玛丽·布朗（Mary Brown）的一封信中（1858年4月23日），他评论说："很愿意带你参观我的标本室，藏品很多。"从现代视角来看，他为这些收藏记录的数据总体来说很差。大约一半的标本只记录了植物名称，忽略了最重要的信息——采集地点。这大大减损了收藏的科学价值。涉及麻烦的种类，比如禾草、莎草和柳树时，他提供的数据总体要比其他藏品好很多，但是往往很难解读（快速或随意写下，用的是铅笔，字还很小）。他用草帽装植物从野外带回家的习惯，往往导致他采集的多是小型、不合格或不完整的样本。

按照日期标注最早的标本来判断，梭罗明显是在1850年左右开始有组织地采集标本的（相对于在普通书本或手册里随便收藏而言）。也是在同一时期，他开始使用更科学的方法研究植物学。显然，梭罗创建标本收藏室，是为了帮助自己鉴别在康科德以及旅途中发现的植物，而不是将其作为在未来植物学家中名留青史的手段（这是建立私人标本室的一个常见意图）。

梭罗去世后，他的标本收藏是这样处理的：按照他的遗愿，约100个禾草和莎草标本被赠给了他的植物学研究伙伴爱德华·霍尔，其余部分（约800个标本）赠予波士顿博物学会。归霍尔所有的梭罗标本随同

霍尔自己收藏中的大部分，最后由霍尔的女儿M. L. B.布拉德福德夫人于1912年赠予新英格兰植物学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标本室目前已转移到哈佛大学。梭罗的标本被仔细地放置到标准尺寸的标本台纸上，附有标签，包括梭罗用铅笔书写的采集数据，还有霍尔的誊写版本。在被收入俱乐部藏库前，他们为这些标本编制了目录，并制作了影印资料。从科学角度讲，这是梭罗标本收藏里最有用的部分，因为它们附有采集数据，所涉及的植物种类研究难度大，而且还有后来的植物学专家，比如M. L.弗纳尔德（M. L. Fernald）为之添加的注释。

梭罗标本收藏中的大部分留在了波士顿博物学会，直到1880年后者将其转给康科德公立免费图书馆。1959年，该馆又把收藏交给了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梭罗的标本现在还在那里，与该馆其他收藏品分隔开单独存放。跟梭罗的禾草和莎草标本不同，这部分收藏的状况，大多看上去和梭罗去世时差不多。由于相对很难被看到，科学价值也没那么高，后世植物学家对它们的评论性关注极少。这些标本用几条胶布不怎么牢固地粘贴到大开本薄台纸上，偶尔会用小尺寸纸。通常每张台纸不止容纳一个标本，有时会有六个或更多，同一页上经常还容纳了不止一个物种。一般来说，梭罗只在标本附近用铅笔写了该物种的拉丁名称。有时有采集地点数据，比如“特鲁罗市’55”（Truro’55）、“伯瑞特波罗”（Brattleboro）、“缅因’57”（Maine’57），用铅笔标注在对应标本的旁边，或是写在一片纸上，插到标本下面。台纸用铅笔标注了编号，并根据格雷《植物学手册》第二版的要求，以系统化顺序排列。收藏分为六部分，每部分都分别保存在一个破旧的大尺寸硬纸板夹里。波士顿博物学会整理了一个物种列表，收录在一个单独的册子里。

与他妹妹的私人标本室相比，梭罗的收藏更有组织性，标本在台纸上的陈列方式是由实用性决定的，而不是出于审美需要。尽管工作人员的操作有时有点欠谨慎，疏忽也是有的，但从整体来讲，这些标本目前状况良好。令人惊讶的是，标本几乎没有遭受昆虫破坏。有几件标本还保留着足够亮丽的原生色泽，仿佛是去年刚刚制作的一般。这些收藏很脆弱，这让它们还有可能在不熟悉如何正确处理标本的人手里继续遭受无心的摧残。

梭罗在有生之年只发表了一篇与植物界有关的作品，那就是《森林树木的更迭》（*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这篇文章整理自1860年9月他在康科德的米得尔塞克斯农业学会（Middlesex Agricultural Society）的发言，次月发表于《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和

区域性农业报告中。实至名归地，这篇论文被视作对生态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植物学的贡献。即便如此，这可能也是他最重要的科学论著（与其说是原创观点，不如说是对各种观点的原创性发展和表达）。

梭罗的文章《秋色》（*Autumnal Tints*）和《野苹果》（*Wild Apples*）整理自《梭罗日记》，最初作为演说稿面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修改了这两篇文章。在他死后，这两篇文章于1862年发表于《亚特兰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梭罗认为植物学文献中存在空白，这些文章是他为填补这一空白所做的部分努力。当他开始认真研究植物时，他试图找到“更加具体、通俗的著作，或者某些侧重书写野花的传记……因为我相信，每一种花都有很多热爱者，都曾有人忠实地描述过它们”（《梭罗日记》，1852年2月6日）。《秋色》和《野苹果》是对植物的审美欣赏。虽然立足于科学，但是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的典范。

在梭罗留下的零碎手稿里，有些好像是他正在写的成系列的文章，标题包括“野果”（*Wild Fruit*）、“种子的传播”（*The Dispersion of Seeds*）、“叶落”（*The Fall of the Leaf*）和“新英格兰本地果实”（*New England Native Fruits*）。从这些手稿中，利奥·斯托勒（Leo Stoller）整理后串起了一篇名为“越橘”（*Huckleberries*）的文章，其文风和内容非常像《秋色》和《野苹果》。该文的关键词是“我赞美的浆果”（“我赞美”的原文“which I celebrate”是梭罗的原话），它表达了这几篇文章的主旨精神。

梭罗研究植物，但并没有对植物学做出重要贡献。他最重要的植物学成就，只能得到大多数新英格兰植物学家的勉强承认——他首次详细描述了新英格兰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植被带。虽然这一描述直到他死后很多年才得以发表，但他的观察的确提供了一个对照点，让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了新英格兰最有趣的植物所在地中的高山植物的变化。

梭罗对康科德植物的大量研究，还成为后世了解该地植物变化的参照。梭罗植物研究的重要性在这里，而不在于为康科德带来特别的植物学发现。他在康科德的植物观察和标本采集，可能是至那个年代为止，新英格兰最完整的镇区植物调查。从本质上讲，梭罗为后来的植物学家提供了19世纪50年代康科德植物群的“照片”。康科德没有任何其他人，像梭罗在那十年里那样深入地研究植物。他的植物鉴定能力很强（过了最初的青涩阶段之后），他有疑惑或犯错的地方都是连专业植物学家（以及他们的手册）也会存疑之处。梭罗对康科德不常见植物的生长地

点极其熟悉，这方面只有迈诺特·普拉特能与之媲美。梭罗的植物学知识面非常广（包括禾草、莎草和地衣），在这方面，只有爱德华·霍尔和刚去世不久的理查德·J.伊顿能望其项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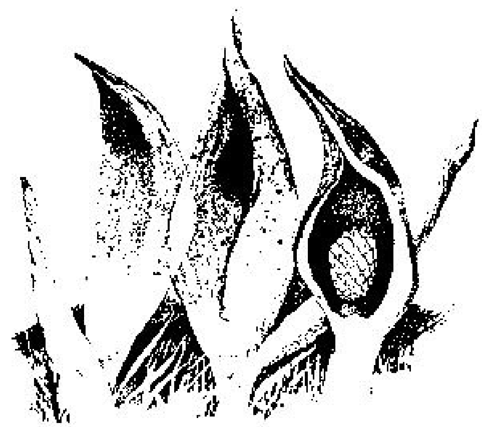
梭罗的目的不是为他那个时代的植物学知识库添砖加瓦。相反，他研究植物是想更加清晰地辨识大自然为他的家乡披裹的衣裳的质地，当然还有他的新英格兰，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这块布料的一部分："我对我周围同时生存着的每一种植物都感兴趣——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植株较大的那些。它们是我的邻居，与我共同居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而它们的名字我也耳熟能详。"（《梭罗日记》，1857年6月5日）他对被驯化的植物兴趣极小，几乎丝毫不感兴趣："我对家庭中的植物从来都提不起一丝兴趣。"（《梭罗日记》，1856年12月4日）他早期对花的关注与超验主义对大自然的总体观点是一致的——把大自然视作灵感的源泉，看作可以获得教益的有生命的课堂，它是在邀请你去亲身体验，而不是给你机会去分析。后期他用系统方法研究植物时，内心存在哲学的不适，随后他又对其加以合理化："我曾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现在我是她的观察者。"（《梭罗日记》，1852年4月2日）"人们研究科学书籍，只是为了学习博物学家的语言——为了能够与他们交流。"（《梭罗日记》，1853年3月23日）直到最后，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博物学家或植物学家，而是作家，这是他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学习这些田野的语言，以便能更好地表达自己。"（《梭罗日记》，1857年11月20日）但是，就一名作家而言，这样完全、自觉地了解家乡的植物，是史无前例的。这让人不禁去遐想，他这样勤勉地研究植物，是想要酝酿出什么样的伟大著作呢？

雷 • 安杰洛

---

1. 《日晷》（*The Dial*），美国超验主义者创办的杂志之一，1840—1929年出刊。
2. A.亨特·杜普雷（Anderson Hunter Dupree，1921— ），美国历史学家。
3. 见《大自然指南》（*The Guide to Nature*）第5部，17—20页，1912年出版。
4. 一位论派（unitarianism），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的基督教派别。

梭罗的植物观察日记



1854年3月4日

过去的一周，雪融化得非常快，尤其是地面上的积雪。平铺白珠树露出来了——其中很多有点皱缩……在哈伯德家的枫树沼泽地（Hubbard’s maple swamp），我看到了三叶黄连的长青叶片，还有蔓虎刺和大鹿蹄草。我开始嗅空气，闻大地。在另一侧的草甸上，我看到一些仍然很新鲜、完整的瓶子草叶片。到处都能看到金色千里光那绿中带红的基生叶，这些叶子被揉破后散发出来的香气，把我带到未来或过去，让我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季节。谁能相信，在隆冬时节、冰雪之下，静静地卧着一些绿色的叶子，它们被揉碎后释放出来的香气，跟6月天里它们的黄花缀满草地时，竟是同样的？此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更好地代表夏天了。

1859年3月5日

那些发育最快的臭菘花蕾已经脱去了最外层、往往受了霜冻的鞘，

佛焰花苞更宽了，微微张开（其中一些已经张开四分之三英寸或更宽），颜色更加亮丽，更加多样。佛焰花苞外侧的颜色和斑纹像西瓜皮，已显出一些成熟的迹象，很快佛焰花序就要开花了。三天前我曾来过这里，现在却发现那些发育最快的佛焰花苞，很多已经被毁了。一些动物啃掉了一部分佛焰花苞（有时只是在上面钻了个洞）——我看到四处都散落着碎片——然后吃掉了整个花序。实际上，发育较快的佛焰花苞只剩下少数几个了。是老鼠——或麝鼠——还是鸟干的？很明显，佛焰花序是某些动物特别喜欢的一款美味佳肴……



蔓虎刺（英文名：partridgeberry；学名：Mitchella repens）



金色千里光（英文名：golden ragwort, golden senecio；学名：Senecio aureus=Packera aurea）

那里［韦尔草甸（Well Meadow）］的驴蹄草长出了花苞，十分显眼。在一个角落里，它已经把黄色的蓓蕾伸向水面。驴蹄草叶子刚抽出

来时还不太显眼，叶片紧紧地卷曲在一起。



驴蹄草（英文名：cowslip, marsh marigold；学名：Caltha palustris）

1859年3月6日

纤细的黑桦枝条上挂满了柔荑花序，它们向四周低垂着，样子非常好看。与大多数其他树木相比，黑桦和挂满淡红色柔荑花序的桤木更显得生机盎然。如果尚未枯朽，此刻绝大多数树木还完全沉睡着——但是这些树的汁液仿佛已经在它们体内流淌起来了（即使冬天也是）。

1854年3月7日

每种植物都如此忠于自己的开花季节，这真是令人惊叹。为什么流苏龙胆在春天不开花，偏要等到9月下旬才肯绽放？我没觉得春天和秋天这两季气温有足够大的差别。龙胆花与我们的相聚太匆匆。

1859年3月7日

植物生命的奥秘和我们人类自己的奥秘非常相似，植物生理学家绝不能拿机械的法则，或是他自己杜撰的规则，去冒昧地诠释植物的生长。我们也绝不能斗胆染指生命的圣殿，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如果这样做了，除了知道一些表面现象，我们终将一无所获。

1855年3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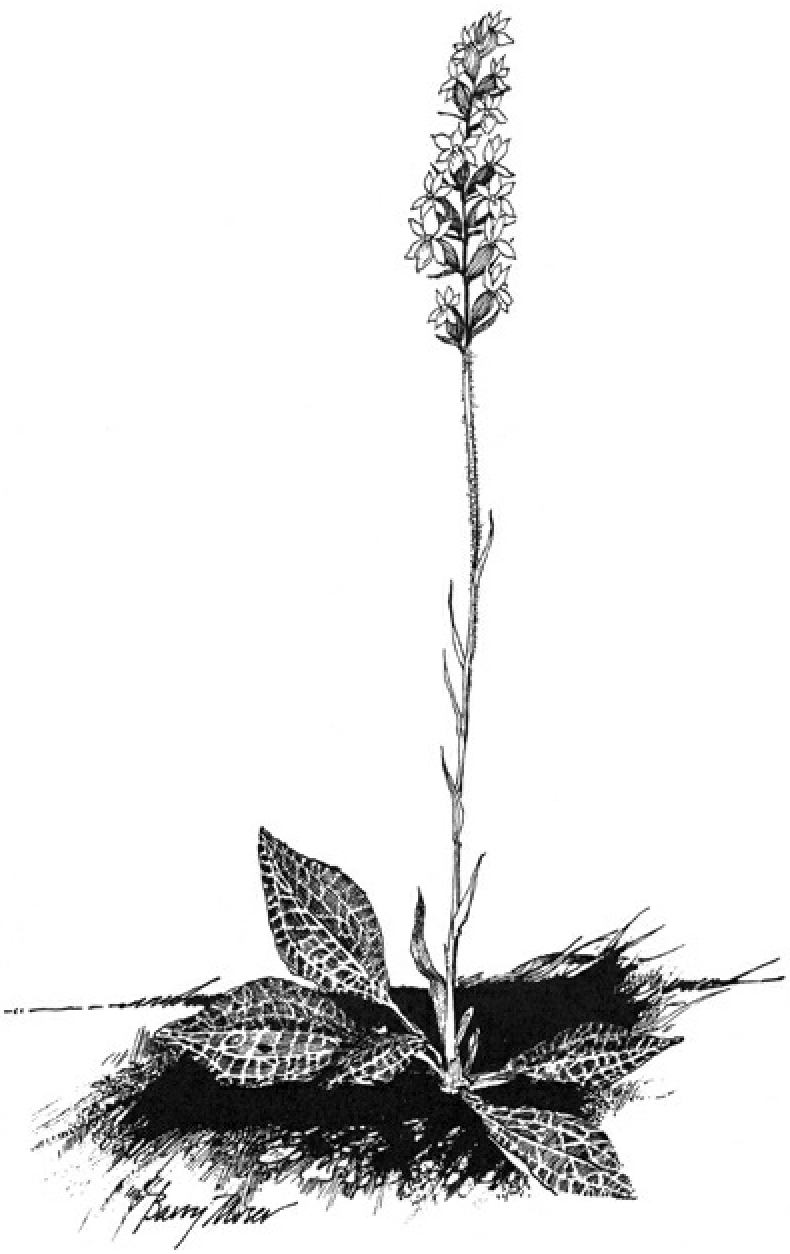
当沼泽地里的冰融化时，我见到了臭菘的佛焰花苞，绿色中开着青色的花朵，傲然挺立，毫发无损，准备着去感受太阳。看上去，在所有植物中，属它对春天的准备最为充分。



臭菘（英文名：skunk cabbage；学名：Symplocarpus foetidus）

1852年3月10日

我在林中看到了斑叶兰的网状脉叶片，非常新鲜、碧绿。科南图姆悬崖顶上涌出来的、长得像卷耳的小植物是什么？还有一些植物也长着亮绿色的叶子，要么是今年才发芽的，要么是在冰雪覆盖时没有屈服于寒冷的侵袭，一直保持绿色。在皑皑白雪之下，夏天与夏天连接到了一起。



绒毛斑叶兰（英文名：downy rattlesnake-plantain；学名：Goodyera

pubescens）

1853年3月10日

很多植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常绿物种，比如现在刚刚发芽的毛茛。在我看来，春天来临的第一个明确证据是沼泽地里的柳树的柔荑花序长长了，然后是开花较早的桤木柔荑花序变得柔软松弛起来，再之后是臭菘拱出佛焰花苞（还有水底的基生叶）。这是我总结的顺序，当然，就特殊案例而言，它们中任何一种植物都可能领先其他所有植物一步。

1855年3月10日

今天下午在布朗助祭家（Deacon Brown）的篱笆旁看到了一些白屈菜，看上去已经有一英寸高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春天已经真的来了？



白屈菜（英文名：celandine；学名： Chelidonium majus）

1853年3月12日

在我目前（发现）的已经开放的野花里，最美的是香杨梅。我们在沸泉（Boiling Spring）看到的是水貂吗？沸泉水中的千里光生长得也非常快，而且它仍然能让我指间留香——它留下的香味非常持久。



香杨梅（英文名：sweet gale；学名：Myrica gale）

1855年3月14日

我观察到，野草中的每枝蓝卷花前都有麻雀的足迹，蓝卷花看起来好像是立于白雪之上的空空的小水罐。但是“小水罐”里面好像还留有一粒小小的种子。这就足以解释这些枯萎的花枝为什么还挺立着——为的

是能够把这些小谷仓举到雪面之上，供养雪地里的鸟儿们。

1860年3月16日

现在，很多毛莨基生叶已是健康的深绿色，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我注意到这种叶子上的细绒毛格外浓密——可能是这一点让它们如此耐寒，就像毛蕊花那样。毛莨基生叶，还有蓟、荠菜等，呈莲座状伏在褐色的大地上。

1857年3月17日

没有哪个普通人警觉到能够捕捉春天来临的第一个清晨——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一些证据，因为植物很多天前就已经苏醒了。

1853年3月18日

天确实晴了。在科南图姆悬崖，耧斗菜和虎耳草已经发芽。前者最显眼了，特别是在干燥的土地上。这两种植物都长在崖面高处的干燥崖隙里，那里没有土壤。阳光越充足，它们生长得越超前。即使是岩石上一个落片刚好把热量反射到植株上，它也会抢先邻居们一步去吸收。这些植物不会浪费有利它生长的任何一天或一刻。我折了几段薄荷干枝。我喜欢往口袋里放这个，因为它让我感到从里到外都芳香四溢，让我想起长满香草的阁楼。



维吉尼亚虎耳草（英文名：early saxifrage；学名：Saxifraga virginiensis=Micranthes virginiensis）



薄荷（英文名：American false pennyroyal；学名：Hedeoma pulegioides）

1858年3月18日

在八或十杆外，我注意到一种常绿灌木，外观和生长习性很像刺柏——但是生长在林中。我已经猜到它是什么了，结果证明我是对的，这是棵美洲紫杉，它的花苞已经很大，就要开花了。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今年冬天我就这样发现了杜香和紫杉，还有一处新的蔓地莓生长地点。

1860年3月18日

我仔细观察了臭菘。整个蛤壳山（Clamshell Hill）脚下，臭菘的花朵已经竞相绽放了，而且数量很多。姑且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叶花。你能看到的只有一个粗壮的尖顶帽兜状结构，刚从春日大地那褐色的枯草丛中露出来——在南河岸一些它们感受到热量的地方茁壮生长。那包拢着的单片叶子，或者叫“佛焰花苞”，通常就是你能见到的花的全部。它们跟郁金香一样颜色多种多样，而且和郁金香颜色也类似——从深得近黑的红木色，到红木色带淡黄色条纹或斑点，颜色非常丰富。臭菘的佛焰花苞其实是包裹着花的一片叶子，顶部像鸟喙一样弯曲过来，为花提供更多保护。背部有一个大弯角，显然是为了阻挡风霜。不同颜色的臭菘簇拥在一起，它们的尖嘴分别朝向不同方向。

一路上，我都能听到堤岸上有蜜蜂在空中嗡嗡地飞舞着，它们被花吸引而来。在佛焰花苞里面的蜜蜂，嗡嗡声听起来尤其低沉响亮。蜜蜂先是犹犹豫豫地绕着佛焰花苞转圈，然后降落下来，从开口处进去，在花序上爬来爬去，最后身体粘满黄色的花粉再爬出来——指引它们找到这种花的本能是多么神奇啊。

1853年3月20日

在瓦尔登湖西岸，桤木的柔荑花序在风中颤动着，起伏着，它们那

么松散，发育最快的花蕾随时都会开花。在湖的四周，距水边一杆左右，偶尔能看到渔夫的石灶，烧焦的木头还在，他曾在那里休息、取暖、吃午饭。

1855年3月21日

柳树和白杨的柔荑花序现在已经非常显眼了。柳树有些枝条的银色茸毛已经从鳞苞下爬出来了，至少有三分之一英寸长。茸毛是逐渐变成银色的，我认为大约3月1日左右银色就已经很明显了，或者还要更早。这貌似是个非常缓慢的膨胀过程，从冬天较暖的日子里就开始了。整个冬天每隔两周就观察一次也许会是个好主意。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个明确的生长迹象，但它很可能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1853年3月22日

生长最快的桤木已经开花了，花粉开始散落。这是本地开得最早的花。凭借它们独特的浅黄色，我从远处辨认出了几条柔荑花序。

在我插在水罐里的柳树枝中有一条柔荑花序已经开花了。

1853年3月23日

红色花苞的芽看起来还是绿色的。虽然榛树的柔荑花序还没有开花，但里面的深红色星形花朵已经露出一角了。桤木几乎都开花了，优雅的黄褐色花序垂挂在那里——它们更接近黄色，样子非常美丽，趣味十足。

花序如耳坠般在风中摇摆着，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不是吗？也许，这是新的一年用来装扮自己的最先完成的装饰品。我从中穿行，黄色的花粉被振动下来，为我的外衣染上了硫黄般的黄色。我到海伍德草甸（Heywood’s meadow）去寻找泥龟。刚刚开花的桤木柔荑花序上装点着黄色的螺旋条纹，十分美丽，它们和一道道红褐色的鳞苞相间排列，相互映衬——每一道纹理都绕着柔荑花序从头到尾刚好缠绕一周。

桤木柔荑花序的飘絮在你手里轻轻袅袅、蓬蓬松松，犹如轻雾一般，或者说像是魔术师在帽子里装满羽毛的戏法——你只需擦下来一点点，少到花序上的缝隙会重新合拢起来，能完美隐藏擦刮处，但随后你会观察到擦下来的桤絮膨胀起来后，居然都能溢出你的手心。显然，构成桤絮的柔细韧性纤维里有“弹簧”，它们被压迫得太久了，一旦从基部释放出来，就会快速弹开，变成降落伞，好把种子送往远方。当鸟、风或冰雪袭来时，它就喷射般扩涌开来。另外，当我用拇指刮擦花序上的桤絮，它魔法般填满我的手心时，我意外地感觉到它给了我的手一种温暖的感觉，同时，桤絮翻滚膨胀时，露出了基部那丝淡紫红的色泽。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愉快的实验。

1856年3月23日

我看到，一个商店店主给他的手帕香水做广告时，用了“草甸上的野花”和“新割的干草”这些短语。

1855年3月24日

我认为白屈菜早在3月10日就发芽了，但是后来被母鸡等动物吃掉了顶部，因为它的颜色更绿了，但个头并没有长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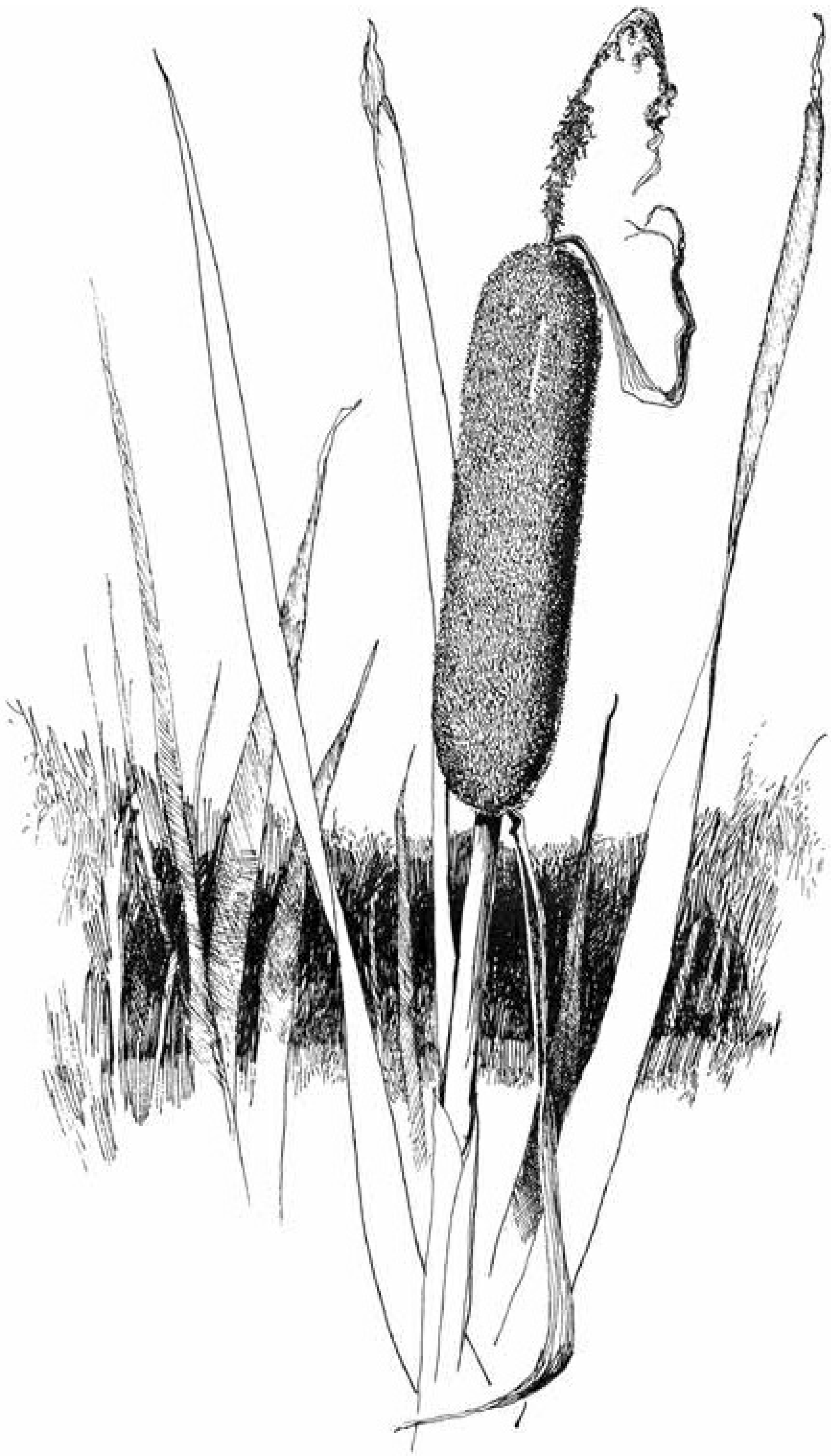
1857年3月26日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观察到了第一批呱呱叫的青蛙、雨蛙，还有银槭（又称银枫）花、臭菘、桤木的柔荑花序。

我看到一条榛树柔荑花序长长了很多，也更加蓬松了。在干干的平地或河岸上看到这个总是令人惊异的，因为那里除此之外几乎再无生命迹象。

1860年3月26日

最早熟的柳树花序现在已经是灰色的了，不再是过去的银色——老鼠或马耳他猫毛皮的颜色了。



宽叶香蒲（英文名：common cattail；学名：Typha latifolia）

1853年3月27日

榛树花完全盛开了。把它的盛花期记录为3月23日可能是早了。从某些方面来说，榛树花是最有趣的花，尽管它那么小，小到只有观察大自然的人，或是有意寻找它们的人，才会注意得到。这是我至今观察到的最亮丽华美的色彩——光秃秃的枝条上和枝条末端结着花蕾，花蕾末端有10条或12条细小的射线般的细丝。有的榛树花是淡红色的，有的是深红色的。这种微小的、不容易被发现的花，有着这样亮丽的颜色，开在这个几乎不见花叶的寒冷季节！在这个时节，很少有柔荑花序松垂下来，灌木丛中尚无生命的消息，榛树花是春天发出的美丽问候。而且，它们是那么柔嫩，我从来没有完好无损地带回家过一朵榛树花。（因为一旦摘下）它们就会枯萎、变黑。

1859年3月27日

很多矮柳树上，柔荑花序已经很显眼了，挂在水面以上四到六七英尺高的地方——柔荑花序密密匝匝地分布在长长的枝条上。顺着光看，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看起来仿佛是枯死的灌木灰枝或树干（露出了里面的木头）——但是靠近些，你就能辨识出柳树那闪亮的漂亮花苞。这些银色的小花苞伸在水面上，我们划船从中驶过，约两到三杆远。颜色上，它们跟蓝天、白云，以及周围几处残存的冰雪相得益彰。要想看到大量这种银色花苞，你必须得在［水獭湾（Otter Bay）］这种淹了水的草甸或沼泽里划船而行。我们蜿蜒曲行在河湾中，整个航程两岸都排列着桤木，流苏般美丽的花序笔直地垂挂着，很多花序正值盛花期，它们以特殊的方式体现着重力的作用，或是被风吹着整齐地飘向一侧。



这些早开的花朵是那样谦逊、不招摇，这真是令人惊奇。那个打麝鼠和野鸭的猎人——或者该称他为农夫——可能而且确实经常路过这些花，却注意不到它们。它们悄悄潜入春日的阳光和空气中，大多不会被发现。那位猎人似乎只看到一堆堆饱经风霜的枯枝，有的地方覆盖着灰色的地衣和苔藓。桤木花序开了大约一半的样子，从略远处看上去，就像一堆褐色的冬枝，而且和很多枯叶的颜色一样。

1853年3月28日

为什么花粉通常是黄色的？

1858年3月28日

我沿着铁路前行，在路堑处转弯。我注意到在右边温暖的凹洞处，榛树花的柱头刚刚开始露头。季节的脚步在前进，这就是美丽而又有趣的证据，虽然通常不会被观察到。如果我没有仔细观察这些饱满的花蕾，我就不会注意到它。它就像黄昏时分出现的第一颗深红色的星，模糊可见。

1859年3月28日

春天的湖泊在我心中有一种独特的美，但如果它们美得更加持久，这种美可能就不存在了。这里（大草甸）每一种事物都在快速地袭来又退去，让我们感觉到大自然的活力已充沛到每寸肌肤。今天我们泛舟疾行，有时随着翻滚的暗绿色波浪向前漂流，有时在平滑如镜的广阔湖面上划桨。水很深，触不到湖底。可到了8月（水位下降时），割草的农夫会在干涸的湖底劳作，在那儿藏好他的水壶。我们沿枫树沼泽边缘航行，岸上桤木的柔荑花序和白枫花亲吻着涨起潮来迎接它们的湖水。

1856年3月31日

白屈菜开始惹人注意了，它从布朗家篱笆下钻了出来。

1853年4月1日

昨天整晚和今天上午一直在下雨，现在开始放晴了。雨水停留在毛蕊花长满绒毛的叶片上，这里一滴，那里一滴，无规律地分布着，再加

上它的颜色，让它们看上去像冰似的。有的雨滴正好落在毛蕊花的杯状结构里，闪着半透明的银光，很特别。这显然是因为水滴被毛蕊花绒毛支撑了起来，反射了本该被毛蕊花吸收的光线，毛蕊花仿佛是被光线密封起来了一般。毛蕊花从去年秋天那堆丑陋的褐色残骸中间拱出了新的叶片，去年的叶子像旧衣服一样散乱地铺在地面上——今年的新叶则是新补丁。

1858年4月1日

河水处于夏季水位高度——今年春天水位没有上涨，已经落到这个位置了。我的船边最低矮的柳树光秃秃的。今天白枫的花朵开得很繁茂，最早的可能是上个月29日开花的。我们在一棵白枫树下停了船，惊讶地听到蜜蜂在周围嗡嗡作响地忙碌着。

1856年4月2日

你可能需要花半生的时间，才能发现应该去哪儿找开得最早的花朵。

1853年4月3日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虎耳草已经开花了。在一块断壁的南坡上，我偶然往小角落里一块突出的石块下看了一眼，于是就看到已经开了三四朵花的一小株植物，站在这高高的悬崖上。可以说，我发现它，完全是出于偶然，之前我并没发现它有特别超前的迹象。显然，你必须怀着坚定信念，以敏锐的目光来搜寻，才能发现最早开放的花朵。当你觉得一种花要一周后才会开放因而转身要离开时，如果再略加搜索，就很可能会发现它。

1853年4月4日

前几天，在马蒂尔·迈尔斯（Martial Miles）宅后几杆远的地方，我盯着一棵刚刚开花的柳树看，一动不动地站了约10分钟。我感觉到背后有眼睛盯着我在看，于是我突然转过头来，看到了两个男人的头部。他们潜出此宅，正从一块高地后盯着我看，就像我盯着柳树那么专注。他们在研究人，而我据说是研究人类的人最合适的研究对象。我在研究大自然，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感到无地自容。

1859年4月4日

蔓地莓看起来好像至少要等两三天才能开花——已经露出很多色彩，形态是这样的：，花蕾被枯叶保护着。那些橡树叶把花蕾的一部分掩埋了起来，因此，你必须非常仔细地看才能发现第一朵花。这些植物在靠内在的力量或者内在的品格开花，不像大多数早花植物那样长在水边——它们生长在干枯的灌木丛里。



蔓地莓（英文名：trailing arbutus；学名：Epigaea repens）

1859年4月5日

我站在小山截断处，看到距我六杆左右远的下方，沼泽边的一棵高柳树上，明黄色的柔荑花序刚刚开花，深褐色的枝干和枯叶作为背景衬托着它。在枯叶中，在一片褐色的干燥树皮的映衬下，这种早花看上去十分亮丽、珍贵，就像早飞的蝴蝶。它是3月的花里最显眼的（我是说，如果它恰好赶在3月开了花的话）。

柳树花给人一种料想不到的温暖和明媚的感觉，只要有一点点的色彩，一点点温柔的生长，就会让几英里范围内干燥的褐色林地和沼泽看上去适合居住了，让人有了家的感觉——仿佛人可以住在那里一样。

1853年4月6日

红枫花蕾的内层苞片颜色非常红，现在露出的部分越来越多了，你从很远处就能看到树顶的颜色。

在这座山（蛤壳山）南麓的山脚下，草甸的边缘地带，空气中充斥着蜜蜂的嗡嗡声，它们是被臭菘花朵吸引而来的。刚听到蜜蜂那种特别的尖锐的嗡嗡声时，我还没有留意到它们。它们有的在臭菘的佛焰苞片里空荡荡地嗡嗡着，也许是在通知伙伴们那一株花里已经有人了，因为当它们发现新的一株臭菘时，会反复探头进去再退出来……这些臭菘佛焰苞片有些已经相当大了，像牛角那样向上扭卷着，不再像平时那样弯下来。通常情况下，佛焰苞片为花搭建了一座美丽的小密室或神龛。有点像这样，就像帐篷交搭重叠的门。

我看到一株驴蹄草，虽然已经露出了黄色，但花瓣还没怎么展开，估计明天就能开得差不多了。它们多么善于利用时间啊，不错过片刻阳光。

1854年4月6日

暖湿的西风夹带着春雨的气息，今天比昨天还要暖和。我惊讶地发

现，那么多白枫已经开花了，几杆外就能看到浅色的雄蕊。它们可能早在前天就开始开花了。树上充斥着蜜蜂的嗡嗡声，十几杆外就能听见。你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蜜蜂在天空的映衬下飞舞花间。它们知道到哪儿找白枫，知道什么时候来。蜜蜂的窃窃私语声把我带到了几个月后的夏季。

1860年4月6日

令我震惊的是，在这个季节，所有植物的生长受限于温度——天冷时不生长，甚至被冻死。植物生长不是持续稳定向前推进的，而是忽长忽停、断断续续的。如果明天和今天一样暖和，那么有些花明天就会开，但是万一出现寒冷天气，花期就会推迟一周甚至更久。春天就这样前进几步，后退几步，如此反复——在持续前进过程中也有钟摆般的摇摆。

1860年4月7日

矮委陵菜的花已经开多久了？它们开在安努尔斯奈克山（Annu-rsnack）另一侧。

1856年4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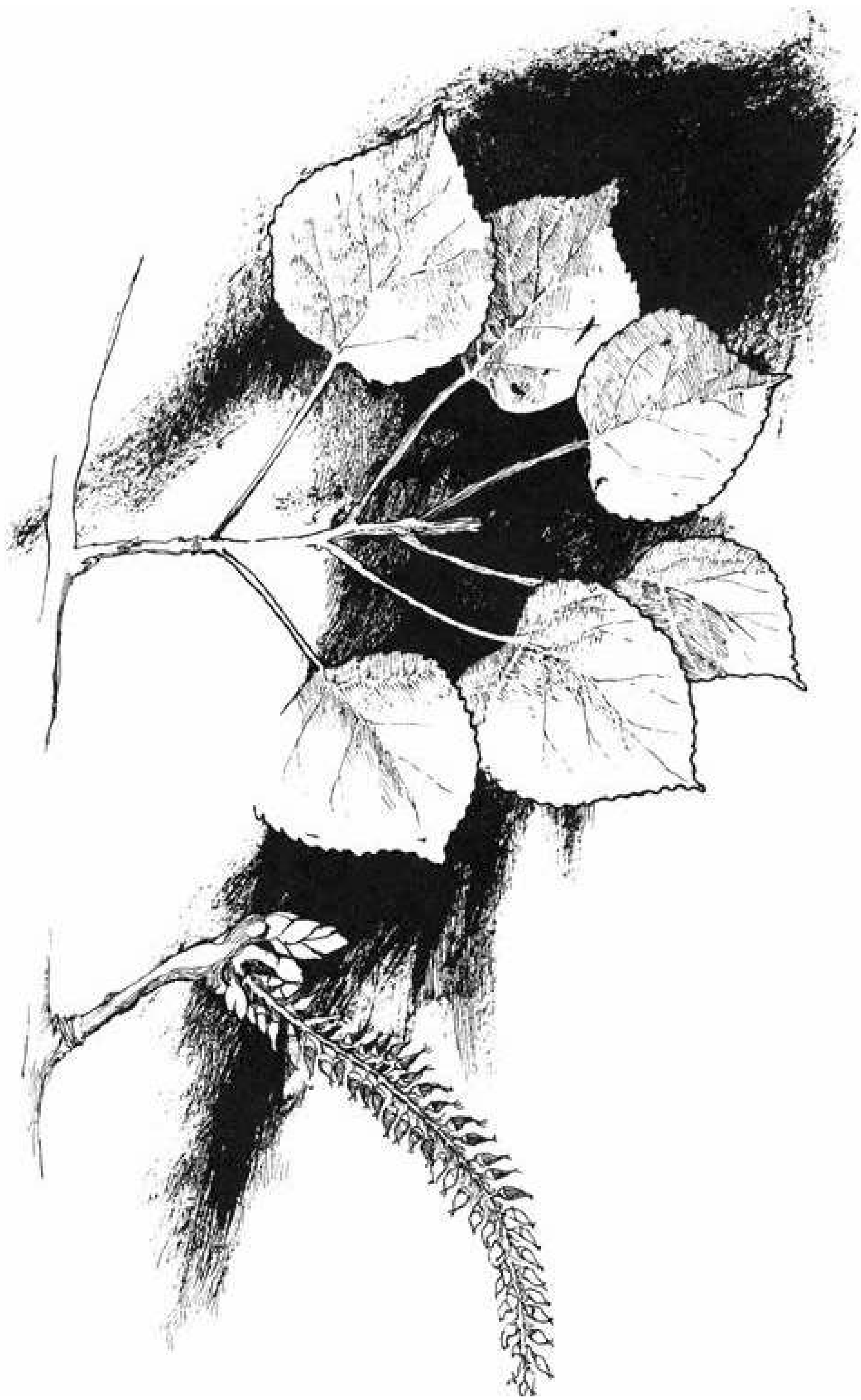
韦尔草甸河口处有一条缓慢流淌的浑浊小溪，在距源头几杆远的地方，溪水在桤木间蜿蜒前行。树荫部分遮住了植物，但同时也有足够的空档让阳光透进来。在那儿，我发现了两朵完全盛开的驴蹄草花正在散落花粉——可能已经开花两三天了。4月2日那天我在那儿看到的很多明显的花蕾现在已经不见了，难道它们被吃掉了吗？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失去最早开放的花朵吗？

1859年4月8日

蔓地莓还没怎么开花。林地特有的草本植物中，开花最早的有蔓地莓、银莲花、唐松草和（5月1日前开花的）鸟足堇。这些花都生长在林地深处，隐于枯叶之间——它们不像最早开放的那些花需要那么多的水分。在它们中，更让我惊讶的可能是鸟足堇叶片，它们长在小路旁灌木栎丛里，被橡树叶遮住了一半。这个地方那么干燥，周围的灌木丛看上去全无生机。

1853年4月9日

［二分溪（Second Division Brook）］对岸的颤杨间嗡鸣飞舞着蜜蜂、蝇等。颤杨雄树经常距离雌树很远，难道全靠蜂和蝇把花粉传输到雌树那里去？开始我还不知道蜜蜂的嗡嗡声是从哪儿传来的……



颤杨（英文名：quaking aspen；学名：Populus tremuliformis=P. tremuloides）

榆树正值盛花期。在天空的映衬下，树梢显得更沉重了——浓褐色

的。我从更远处就能看到它们的轮廓……



美国榆（英文名：American elm；学名：Ulmus americana）

崖上开了两朵毛茛花。它们的生长地点非常温暖、干燥，但是没有其他遮挡。这是春天的浅黄色献礼。虎耳草花开始多起来，花也长高了一点儿。虎耳草叶缘呈粗锯齿状，叶片略带红色，聚成杯形，中间开着纯洁的白色花朵。白花虎耳草是大地对一年中光线增强的回应，黄花毛茛是大地对太阳热量增加的回应。荆棘丛里的花蕾非常打眼。哈伯德家的草甸上，美国金腰（又称金花虎耳草）开花了，只开了几朵。我还以为哈伯德把金腰都除掉了呢。当这位农夫清理沟渠的时候，我就会惋惜

那许多的花，只不过他管它们叫杂草。对我而言，转角路（Corner road）刚过桥那段路的主要魅力，一直都在于那里的小树林里有刺槐、黄华柳、桦树等。当你爬上山坡时，树林就会突然出现在河岸旁。昨天，我看到一个正在旁边盖房子的人在砍伐这些树。我问他是不是要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砍了，他说是的。我说如果换作我，给我一百美元我都不砍——这些树是这个地方最美的景色。

“为什么？”他说，“它们不过是一堆带刺的树丛，根本不值钱。我要在这儿修一面新墙。”就这样，为了装饰他院子的入口，他要用一堵丑陋的光秃秃的墙来取代这片美丽的树林。

1855年4月10日

至于早开的莎草花——谁会想到去那些干草堆里找花呢？它们的枯草叶几乎完全掩盖住了新长的绿叶。我沿着石头山坡［利崖（Lee’s Cliff）］往上爬，一丛挨一丛地耐心检查，直到最后，在草中很低的地方发现了一枝黄色的小花穗——它把花粉染到了我的手指上。至于虎耳草，我在最暖和的缝隙中搜索了很久，只发现了三四个露出一点儿白色的花骨朵。当我今天已经放弃寻找它时，却最后在一处更暖和的突出岩石上发现了一朵已经部分绽开的花朵，总花梗已经窜起一英寸高了。

在这几处开得最早的花朵，跟开在北极的花朵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身处偏僻的地方，没人看得见，往往还被雪包围着，而且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到已经有花开了呢。

1859年4月10日

我听说4月8日就有委陵菜开花了。地点就在（韦尔草甸）这片生长中的树林，它在那里得到了保护。

我把委陵菜还有（草本植物中的）蓝花北美茜草、蝶须、卵叶堇菜（箭叶堇菜的变种）称作草甸之花（3月和4月开放的花）。

1852年4月11日

菖蒲现在已经在水下长出两英寸高了，小鱼穿梭于四周……舞鹤草正在展开花瓣，在白雪下露出一点点粉。水芹明显还全是去年的。驴蹄草还没有长出来。

1856年4月11日

你漫步在温暖的南山坡上，窸窸窣窣在橡叶中穿行，除了唐棣花蕾更鼓了一点点，你还没有发现万物生长的迹象。但是当你沿着干枯的枝条望过去，在这些枯枝之中，你就会发现榛树花的深红色柱头——就像探出头来眨着眼睛的小星星。如果春风过处恰好垂挂着几条柔荑花序，它们就会把花粉摇落在下面的枯叶上。



菖蒲（英文名：sweet flag；学名：Acorus calamus）

1852年4月12日

今天我在柳树柔荑花序上看到了第一批花（明黄色雄蕊或雌蕊），灰桤木和枫树开花更早。黄花先是出现在花序一侧，那是春天迄今呈现出的最闪亮、最明媚的颜色——绝对是我今年见过的最像花的花了……春天最早开放花应当是黄色的，这是太阳的颜色，没有比这个颜色更合适的了。



灰桤木（英文名：speckled alder；学名：Alnus incana subsp. rugosa）

1852年4月13日

雪下了一整天，地上积了八英寸厚。尽管有雨，昨晚我还是听到知更鸟像往常那样歌唱。榆树花蕾开始绽放。昨晚11点，我踏雪归来，走在街道上，想到在温暖河岸的沙地上，有一种小小的黄花，在向阳的白雪中绽放着它黄色的花朵，这让我精神一振。我指的是开得最早的柳树花。大自然中那些阳光充足的小角落与周围这铺天盖地的雪白和寒冷，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鲜明对比。

1854年4月13日

下午，我划船去比滕崖（Bittern Cliff）。

迎着阳光，水面反射回不同亮度的光线，看起来波光粼粼，让人赏心悦目。红枫过一两天就能开花，开始能看到一些花蕾中的花药了，同时展开了那么多苞片。从远处看过去，沼泽上空已经染上了红色……利崖上有一两朵毛茛花开放了——像火焰一般从赤褐色土壤中喷发而出，令我十分惊讶。

1855年4月13日

普通榛树刚刚开花。在已经开花的灌木里，它的花可能是最美的。一簇榛树花约含六条柔荑花序，每条一又四分之三英寸长。榛树花在风中颤动着，把金黄色的花粉抖落到你手上——从近处看，仿佛在枯死了的秃枝末端，挂着同样数量的微小但轮廓清晰的水晶般的深红色小星星。从两三天前开始，散步时，我会用手指弹一下榛树柔荑花序，看看它们开花没——但是没有反应。今天，在一片林地温暖的南侧，我发现有一簇榛树花已经怒放了，完全松散了下来。它们知道何时把自己托付给天气。

1852年4月15日

铁路两旁的杨树开始开花了，枝条末端的柔荑花序上开着紫色或紫红色的花儿，垂挂在那里，就像雨中死猫的尾巴。杨树和榆树几乎是同时开花的。

1859年4月15日

想想农夫的生活，每年的花费是多么珍贵啊——他住所优美，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诗人的灵感源泉。成百上千柔嫩的美丽花朵铺撒在他脚

下，将他包围。他在田间步行或是驭使着牲畜。不管是处女地还是熟地，只要他一动锹，就会惊动到一些花。一两百只同样美丽的小鸟在为他歌唱——早上唱，晚上唱，有些中午也唱——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如此。完美的天空笼盖在他头顶，完美的地毯铺在他脚下，除此以外，还有更多！这位农夫可以轻言或轻视这些礼物吗？他忍心咒骂这些花儿，射杀这些鸟儿吗？

1856年4月16日

哈伯德巷道的金花虎耳草开花了。

1852年4月17日

那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朵的香味！我今天闻到了柳花香。这个粗鲁的冬天结束后，它显得温柔又单纯，虽然略微有点让人恶心，却又充满了春天的希望。这种气味和冬天的任何事物都不同，或者说和过去六个月大自然奉献出来的任何事物都不同。那是一种柔甜的春天气息。不是过阵子会有的那种香料浓浓的、令人迷醉的气味，但是它也会引蜂自来。那是早春黄色（花朵）的气味。

1855年4月17日

利崖的普通榆树花现在已经松散了，垂挂在树上，看样子比切尼崖（Cheney’s）那里早开了一两天，但是我没发现花粉……

早先长出的杨树柔荑花序，现在有些已经有两个半英寸长了，白色的，垂挂在微风中。第一批醋栗叶已展开大半了，从略远处看有了绿意。

1852年4月18日

大自然给了臭菘多么显著的地位，它是光秃秃的大地冒出的第一种花！这暗示着这种植物和人类之间有着怎样的玄妙关联？大多数花蕾都已经明显膨大了，呈现出绿色或黄色。大自然放松下来，使它告别僵硬，在热量的作用下变得柔软起来。每天，草的个头都向上窜一截，绿色也加深一层。臭菘还躲藏在它的佛焰苞里，但是柳梢上的柔荑花序却已毫无忌惮地绽放着它明黄色的花朵。在阴沉、光秃的大地上，孕性榛树花高擎着它那微小到几乎不可见的深红色星状柱头……

今年春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年就是一个圆圈。我能清楚地看到春天的弧线应该是那么长，且线条稳健。每一个事件都是伟大导师的一个比喻。被冲上草甸和堤道马路的蔓越橘，现在有一种宜人的酸味。

1858年4月18日

一株蒲公英开花了——它明天就会散落花粉。



普通蒲公英（英文名：common dandelion；学名：Taraxacum dens-leonis=T. officinal）

1858年4月19日

我看到两三朵黄睡莲几乎要开了，它们没在水中，展露了大部分黄色花苞——大概再等两三天就能看到开放的样子了。

1854年4月21日

我从小溪［锯木厂溪（Sawmill Brook）］另一侧往山上爬，听到身后雨蛙的叫声时，我觉察到非常微弱的花般的香气，好像是大地飘散出

来的，这让我想起了银莲花和北美茜草。这香气是来自我脚下正在萌芽的蝶须吗？它们被包裹在绒毛里，趴在大地上，就像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般。

1858年4月21日

沿路的水坑已经干涸了，留下厚厚一层沉积物或水位线，那是由榆树花的深紫色花药组成的，它们像锯末，为大地染了色。你要是想收集榆树花，能收起很多。

1855年4月22日

溪流那边的香杨梅花现在像着了火一般开放，外形扭曲，很像毛毛虫。

1858年4月22日

青姬木看样子开花一两天了（至少在伍德岛边缘地带的那些开花了，但是我还没看到）。

1859年4月22日

在大裂谷（Deep Cut）东坡的沙土地上，我路过一棵大齿杨——就在刚入谷的地方，在它光秃秃的树枝末端，散乱地挂着一簇簇柔荑花序（看样子这里昨天刚刚开始散落花粉）……还没有松散直垂下来，而是弯弯曲曲的，有着非常浓重的深红色，就像某些熟透的水果——沙地上的桑葚。我没有办法说出一簇有多少数量的花序，但是现在是它们最美的时候，因为深红色的花药还没有爆裂出来。这种树平时比较开阔、光秃，这让它的花序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1860年4月22日

生长快的地杨梅几乎已经开花了——在蛤壳河岸温暖的边缘地带，地杨梅花头已现蕾，紫色叶片覆着柔毛，质感如丝绸，非常惹人注目。那里，两三朵盛开的蒲公英花朵装点着大地。

1854年4月23日

天放晴了。在常青藤桥（Ivy Bridge）边，我看到有蜜蜂钻进臭菘佛焰花苞的密室里，苞片顶端被霜寒冻伤了。在溪流的向阳面，岸上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一两天前开了第一批香杨梅花，它看上去很有趣，就像满是琥珀色的烟尘。

1853年4月24日

北美茜草。每年这个季节——准得就像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会升高一样——在我们美国，这种纯粹、简单的小花一定会探出头来，用它们的白色装点着大地。四朵白色或蓝色小花瓣挺立在细细的花梗上，组成一朵精美的花，直径约三分之一英寸。这是地球经脉发出的春的声音，虽然细微，却含义隽永！



蓝花北美茜草（英文名：bluets；学名：Houstonia caerulea）

1855年4月24日

我还没发现有红柏开花——但是明天肯定会散落花粉，因为它现在是一触即发的状态。我不确定白柏花会不会开得更早点儿。红柏的小树枝上挂满了浅黄色的雄花，像果实一般，非常亮丽。第二天，它们会在屋子里散落很多花粉。那是清亮的浅黄色，而白柏花粉的颜色非常不同，是浅浅的鲑鱼红。收集这些粉末应该会很有趣，它们仿佛干燥大地上的颜料一般，可能是合适的化学配料。

1852年4月25日

舞鹤草已准备好开花了，但是还没到花期——我发现的青姬木、虎耳草和堇菜花，也还没有开花。令我惊讶的是，二分草甸上的驴蹄草正在怒放，花朵不计其数。它们生长在水中，相对来说今年开放得可能不算太滞后。驴蹄草叶呈心形或肾形，圆齿状叶缘，上次我来这儿时，它还没有新的生长迹象，但现在已经突然蹿起来了。这片草甸上冬雪很快就融化了。木贼也准备好开花了。

1855年4月25日

一个湿润的4月清晨。今天一小棵本地柳树抽叶了，长出柔荑花序——有些地方的野黑樱桃也是。普通野蔷薇预计明天发叶。香脂杨看样子一两天内还不会散落花粉。荠菜今天就能开花——我发现它是这个季节里，或者说有史以来，最早钻出大地的植物。丁香和普通醋栗开始发叶了。

1857年4月25日

我日记里最生动的页面，是有简单手绘图片的那些。

1851年4月26日

昨天采摘了舞鹤草和驴蹄草，看到了北美茜草、堇菜花等。我还看到一朵蒲公英开花了。



野黑樱桃（英文名：black cherry；学名：Prunus serotina）

1859年4月26日

和C. M.特雷西（C. M. Tracy）冒雨散步……从T家园子里采摘了卷耳……我从林恩那里得到了豆瓣菜，把它栽种到了仓储地溪（Depot Field Brook）。

1860年4月26日

红枫已过盛花期。我越过远处的沼泽地，就能看到它们美丽的月牙形花朵——花期一般持续10天左右。那么鼎盛花期应该是4月21日。当

它们处在你和阳光下的树木之间时，看上去格外风姿绰约。



荠菜（英文名：shepherd’s purse；学名：Capsella bursa-pastoris）

1855年4月27日

天冷，风大，但是很晴朗。铁路旁生长最快的柳树花已凋零，开始发叶了。在这个寒冷多风的早上，我几乎听不到鸟鸣声。

1860年4月27日

蛤壳山的地杨梅得等一两天才会开花。草莓几乎到了盛花期，它们

开花多久了？卵叶堇菜到处都有。有株蒲公英变成白色了，好像要结种子的样子！



北美野草莓（英文名：wild strawberry；学名：Fragaria virginiana）

1860年4月28日

东侧铁路边的普通长喙柳至少是昨天开花的。毛头柳树还要再早一两天开花。这些柳树间飞满了蜜蜂，嗡嗡地响着。我看到蜜蜂满载着大块花粉团，是长喙柳花粉那特别的黄色。我想，我要是捕到返巢的蜜蜂，就能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了。这里还有体形更小的各种蜂、蝇等，它们都被这些花吸引而来。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下午，当你站在这样一株开满柳花、嗡嗡作响的柳树旁时，你好像离夏天更近了，比任何其他地

点离夏天都近。

1852年4月29日

但是二分溪的季节似乎最超前，那里的驴蹄草开花了，而家里还没开始栽种任何东西呢——这些草甸上的黄色小太阳，一簇簇非常繁茂，它们的花朵与绿叶形成鲜明对比，从孕育一切的深色河床的水中伸出来。如火的花朵仿佛是从草甸的裂缝中喷发出来的一般，生长在草甸上，看起来非常亮丽，是目前最惹人注目的花朵，但是拿在手里就显得相当粗糙。驴蹄草的黄色和绿色部分都非常明艳，是现在草甸上最精美的东西了。第一眼看到时，它们的亮黄色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854年4月29日

很多地方的蝶须已经开了。它从未像现在在4月的雨中这般好看，浑身披挂着珍珠般的小水滴。它的伞房花序由五个花头组成，其中一个在中心（都带点红色），看着就像一枚镶嵌着珍珠的胸针。

1857年4月29日

我在塔贝尔家（Tarbell）浴场附近看到一朵蒲公英花，它那引人注目的亮黄色花盘镶嵌在一片绿色中间，生长在湿润的岸边。我通常都是这样在水源附近的绿地上偶遇第一朵蒲公英的。它似乎标志着季节突然而又明确地向前推进了。

1852年4月30日

榆树现在普遍开花了，切尼崖的榆树花也还未凋谢。最晚生长的叶苞已露白。在一片叶子还没发出之前，花给榆树披上了一层温暖的褐色

衣裳。在路人看来，这些花部分上也可以被当作树叶，让树更加惹人注意。拿在手里，有些榆花颜色更加丰富多彩、斑驳陆离——紫色，有浅黄色斑点和深色花药，而两根花柱却是浅色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榆树开花比别的榆树要早那么多。

1852年5月1日

桥边的枫树花朵（雄花）都干瘪了，叶苞刚刚开始舒展，展开成为枫叶——而红枫花期正盛。通过观察叶片，我发现这棵多半是白枫。

1853年5月1日

到耧斗菜崖（Columbine Cliff）去找开花最早的唐松草叶银莲花、栎林银莲花和蒲公英。耧斗菜开花已经有一阵子了。它们在崖缝里和突出的石头上向我们点着头，把黑黝黝的悬崖峭壁装点得那么美丽！



唐松草叶银莲花（英文名：rue anemone；学名：Thalictrum anemonoides=T. thalictroides）

1855年5月1日

水退得非常快，草长高了。一股强烈的新鲜湿地气息从草甸飘荡而来，闻起来很像盐碱滩的味道。我们借着强劲的东北风一路航行——不过风足够温暖。我能看到野薄荷拱出地面，两三天后，它们的花朵会遍布河床和岸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香甜味，仿佛花香一般

——真正的五月天。



野耧斗菜（英文名：wild columbine；学名：Aquilegia canadensis）

1856年5月1日

我从山顶俯视惠勒枫树沼泽地。枫树冠现在的颜色我会称为亮砖红色。现在红枫当道，以后会轮到桃树和苹果树。目光掠过湿地，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你可以看到红枫那轮廓模糊的亮砖红色月牙，周围是纵横交错的灰色枝干。

1858年5月4日

现在，徘徊在柳树间，听蜜蜂嗡鸣，就等于南行几百英里——走向了夏天。

1859年5月4日

青姬木花间（花朵怒放中），小蜂成群地飞舞，中间有一只熊峰，小蜂们貌似偶尔会骚扰它。后来我在霍尔登沼泽（Holden Swamp）看到一只熊蜂高高地飞在空中……



青姬木（英文名：leatherleaf，cassandra，water andromeda；学名：Andromeda calyculata=Chamaedaphne calyculata）

穿过第一科南图姆田地时，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别的芳香（不是草甸的气味），就像春花或是花蕾绽放的香气。地上铺满了盛开的蝶须花，或者说铺满大地的鲜花里部分是蝶须。西南风微微地吹着，空气中弥漫着柳树（花和叶）、蓝花北美茜草、堇菜花、唐棣、蝶须等的混合香气——或者可能主要是最后这位在发挥作用。不管怎样，蝶须的味道非常明显。

1852年5月5日

许许多多虎耳草和毛茛的花朵绽放了，但是我只看到一朵堇菜花。毛茛花数量多的时候，你会嗅到蒲公英那种春天的甜美芳香，但可惜现在还非常少。毛茛花轻薄的花瓣上有一层闪亮的光泽，仿佛涂了清漆一般。在温暖的岩石上，在绿草间，毛茛花显得格外明艳。虎耳草的气味仍然略逊一筹。

1855年5月5日

小青姬木叶片褪去了红色，多半是开花时变色的。夕阳西下时分，从最佳角度迎着太阳观察，它看上去像红色的大教堂窗户，而从另一个方向看，则是灰色的窗户。现在它两者都不是，而是通体灰绿。

1859年5月5日

我被黄桦的美深深震撼了。黄桦沼泽或阴地蕨沼泽（Botry-chium Swamp）的黄桦有很多都开花了。它可能是现在正开花的乔木和灌木里最漂亮的一种了（看上去是昨天开花的）。它跟桤木花和杨树花的特征类似，但是花序更大，色泽更加亮丽。你能看到一棵大树，低垂的柔细枝条末端挂满黄色或金色的长长花穗——花穗一簇簇分布，每簇间隔几英寸到一英尺远。花穗垂挂在半空里，在风中不停地摇摆着——尽情展示着上面开满的活力无限的花朵（颜色和动作都有活力）。尽管连一小片叶子也没有，但花穗足够浓密，描绘了树整体的轮廓感，而背景是它

自己和其他树木光秃秃的树枝。开花的这棵树，花穗比旁边没开花的那棵要长两三倍。花穗舞动着，看起来仿佛是颤杨的树叶。那些还没怎么开的花穗，看上去有艳丽的深色斑点或是像发辫一般，同样美丽。金色的花穗在微微清风中颤动着——这些树上的唯一生命迹象，粗心的观察者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它们。它们是这片沼泽地里被重新唤醒的春天的生命——它金色血脉的产物。这些优雅的挂穗，不是很重或很密的一团团，而是稀疏地分布着，有一种高贵的中庸之风。它们是植物做的水晶吊灯，挂在沼泽的上空。

1860年5月5日

蓝花北美茜草的小花点缀着田野已经有两三天了，它和略带红色的地杨梅花朵交相辉映，这美景呈现在霍尔登树林北侧科南特（Conant）家的田地里，靠近小溪的地方。它们让空气中充满了纯洁的甜香，几杆外就能闻到……

在科南图姆老宅的院子里，有几丛浓密的北美茜草。

其中一些，从两杆远处就能清晰地看到蓝色的身影。现在正是它们最有趣的时候，因为很多其他花还没有开——草已高——它们却已经失去了新鲜。我在一丛浓密的北美茜草旁坐下来，仔细观察它们。这个花丛约三英尺长，两英尺或更宽。花儿们不仅拥挤地聚在一起，还上下分了几层，并且一层高过一层，完全遮住了地面——白白的一块。我数了数一小丛花丛里花朵的数量，发现一平方英尺里竟有三千多朵花。它们全都朝着太阳的方向略转过头去，散发着清新的芳香。一只笨拙的熊蜂正在这些微小的花朵上采蜜，看起来相当滑稽。花儿们当然支撑不住熊蜂的重量——只有花儿最密的地方才能勉强支撑住一点点——于是它让花儿一朵接一朵地倏地弯下腰去（可以说它是在用胳膊紧紧地抱着花），把喙探入每朵花的花管中。它采一朵花，只需要一瞬间。一只熊蜂在一丛这样的娇嫩花朵上爬过，这是独一无二的景观。还有其他各种蜂围绕在花丛四周。

1852年5月6日

我开窗坐了一整天，因为户外的空气最温暖。昨天，香脂杨花几乎完全绽放了，也可能已经开花三四天了……

小路弯弯，沿着山麓蜿蜒前行，路旁有一片稀疏的小树林，透过它，你能看到低地，这十分令人愉快。它既为你的图画提供了阴影，又提供了画框。转角路就是这样一条山路。栎林银莲花别名风花或林地银莲花，它的花瓣微微带着点紫，比唐松草叶银莲花的紫色更浓……



栎林银莲花（英文名：wood anemone；学名：Anemone nemorosa=A. quinquefolia）

从远处就能看到草甸（迈尔斯草甸）上的驴蹄草花了。草地里

的“新黄油”现在还是白色，但是草里有这么多“牛的嘴唇”，我相信它很快就会变成黄色。春天的黄色来自太阳，作用于牛儿乳房里的奶油，最后花给黄油染上了颜色。谁看到冬季产的奶油不会脸色变白？这些就是驴蹄草，“牛的嘴唇”。

1855年5月6日

在珍妮·杜根（Jenny Dugan）家附近，我闻到了那种难以名状的缥缈芳香，仿佛是所有花香的混合，在空气中喷发出来——不是在草甸附近——我第一次闻到它应该是在5月1日。这是今年花香的综合。我几乎会害怕把它追溯到某一种具体的植物上，因为它胜过所有单一品种的花香。我没发现我坐的地方有任何花。

1858年5月6日

园艺家认为他们创造了花园——虽然在他们的思想里，花园是贫瘠的，没有花——但是对诗人来说，大地就是一座花园，他在哪里徜徉、思考，哪里就是花园。

1860年5月6日

我坐在白湖（White Pond）北岸的陡坡上。学名*Amelanchier botryapium*（即加拿大唐棣或光叶唐棣）的粉色唐棣开花了——装点着湖对岸东南方向的褐色山麓，虽然只有微弱的色彩痕迹，却趣味十足，我从四分之一英里外就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粉色。在这片6年左右树龄的树林里，除了几株白橡，其他橡树叶刚刚几乎全部落光。（约5月8日到达盛花期。）在我们坐的河岸正下方，还有更多唐棣花——这一侧在蓝色的湖水映衬下显得十分洁白。

很多人在这个距离外注意不到山坡上的唐棣花，或误认其为发白的石头。它们在橡树叶飘落之后，其他灌木和乔木开花之前来到，因此显得更有趣味。我们若近看其中的花型较大的花，是轻袅、优雅的白花

团，像是这片树林的白指尖。

1853年5月7日

已经有几片黄睡莲的叶片平铺在水面上了——略带红色的嫩叶，叶缘还是圆锯齿状，或者说是扇形的，就像烤馅饼用的某些锡盘。河底的淤泥上，几乎到处都点缀着这种略带红色的褶边大叶子。花茎从一片片莲叶的缝隙处挺拔而出，已有一英尺高，正向着光和热生长。现在河里已经长出了很多那种长长的、淡红色、弯着腰的草。那是轮生小叶片浮在水面上的小型水草，它从狭长的线形叶片的叶腋处长出了小坚果。在这条河里，这种水草很常见。

1854年5月7日

野花，具体地说是柳树和榛树的柔荑花序，是好天气的自然标志。我记得自己曾怎样殷切地盼望着榛树柔荑花序变松散，然后散落花粉的，可惜它们迟迟不肯，直到终于等到了更舒适、更温暖的天气，花粉才散落。我在林中测量土地时脱掉了厚大衣，然后，当我中午去吃饭时，怒放的榛树柔荑花序从路旁的河岸上垂挂下来，花粉染黄了我的衣裳。如果人类为这晴朗、温暖的天气而欣喜的话，花儿则更是对此感激不尽了。

1852年5月8日

孩子们端着平底锅，用折叠小刀在路边挖蒲公英。

1853年5月8日

在安努尔斯奈克山脚下，我从杰西·霍斯默（Jesse Hosmer）草甸往上走，突然被火焰草那明亮的淡猩红色花朵惊艳到了：它刚刚绽放，但

有些可能已经开了一两天。我认为，这是已开放的花中颜色最饱满、最明亮的一种，就连耧斗菜的花朵也逊色于它。颜色上，它跟索菲亚的番红花一般。明亮的其实不是花瓣，而是彩色的叶子，这让它更加妙趣横生。叶子如蜘蛛腿般细长，羽状半裂，线性分裂，这让它的样子更加奇特了。它现在有三到六英寸高了，伫立在小山的湿润基土上。在你一次散步所能覆盖的范围内，生长着那么多种花，有些其实非常惹眼，可大多数勤劳的路人就是长时间看不见它。这真是奇妙。如果你没有在恰当的那一两周里碰巧拜访它们的生长地点，就看不到它们的招牌式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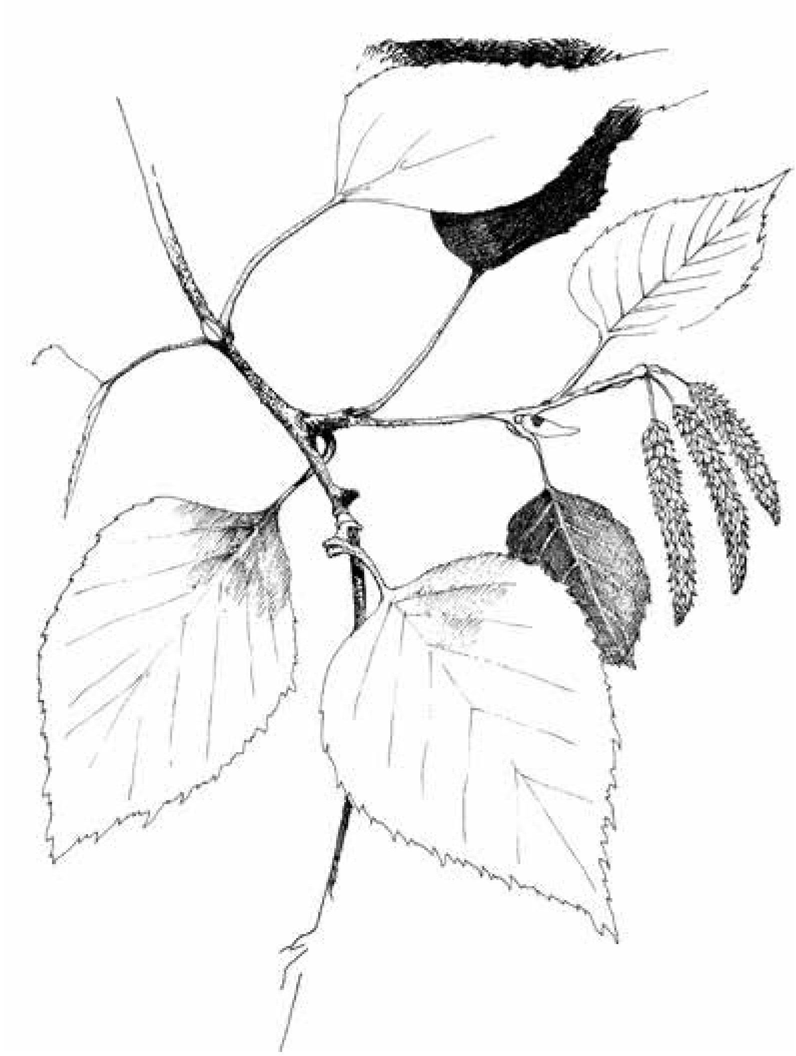
火焰草（英文名：scarlet painted-cup，Indian paintbrush；学名：Castilleja coccinea）

　　黑桦的柔荑花序看上去比白桦的发育要超前。黑桦花序非常大了，

四英寸长，有六条左右，优美地垂挂在枝端，压弯了树枝，从远处看一缕一缕的，很是显眼，像是残余的干树叶——但那是饱满的金黄色。我目前发现的野花中，黄桦是桦树花中完全盛开时间最早的一种，比其他桦树提前了很久。它的花闻起来和树皮的味道差不多。我认为接下来开花的是黑桦和纸皮桦，然后是白桦，或者其余这些几乎同时开花。纸皮桦的树叶像扇子一样舒展开来，黏黏的，多么清新、润泽。我采集的柔荑花序第二天早上就散落花粉了。

1854年5月8日

利崖现在是一座完美的天然石头花园。灰色的悬崖下方散落着与岩面垂直的石头，反射着阳光的热量，营造了温室一样的环境。虎耳草的小型白色聚伞花序染白了大地，现在已经蹿起六到八英寸高。我还看到耧斗菜上挂着更多的绯红色似花结构，映衬在灰色岩石背景上。那里的大地上零星点缀着黄色的毛茛花和几朵早开的委陵菜花……再加上猫薄荷揉碎后的香气——还有很多生长超前的香草的绿色，这一切都充斥着昆虫的嗡鸣声。这边光景如此热闹，可别处连花都罕见，仿佛你一步前进了一个月，或者是进入了一座温室。



纸皮桦（英文名：paper birch；学名：Betula papyracea=B. papyrifera）

1860年5月8日

多云的日子，委陵菜花闭合起来了——阳光高照时，它就朝太阳转过头去。

1852年5月9日

卵叶堇菜是春花中体形最小的种类之一——两片叶子、一个花蕾，贴近大地的一抹蓝。它如此匆忙地钻出地面，对着广阔的蔚蓝天空，展

开它的那一小抹淡蓝。它的花和叶子，比例严重失调。一朵美丽的精致蓝花，从大地的碎屑中，澎湃着生发出来，这样说几乎不算是比喻了。

1858年5月9日

一朵蒲公英花已经完美地变身为种子了——一个完整的球体，一个独立的体系。

1860年5月9日

香脂冷杉（又称胶冷杉、野冷杉）开花了。

糖槭的花朵现在是嫩黄色，大约5月11日进入盛花期。

在磨坊溪（Mill Brook）旁，爱默生家后面，草甸边缘绽放着数以千计的蒲公英。蒲公英大约5月10日进入盛花期。（等到18日，蒲公英就被草遮住大半了。）

1852年5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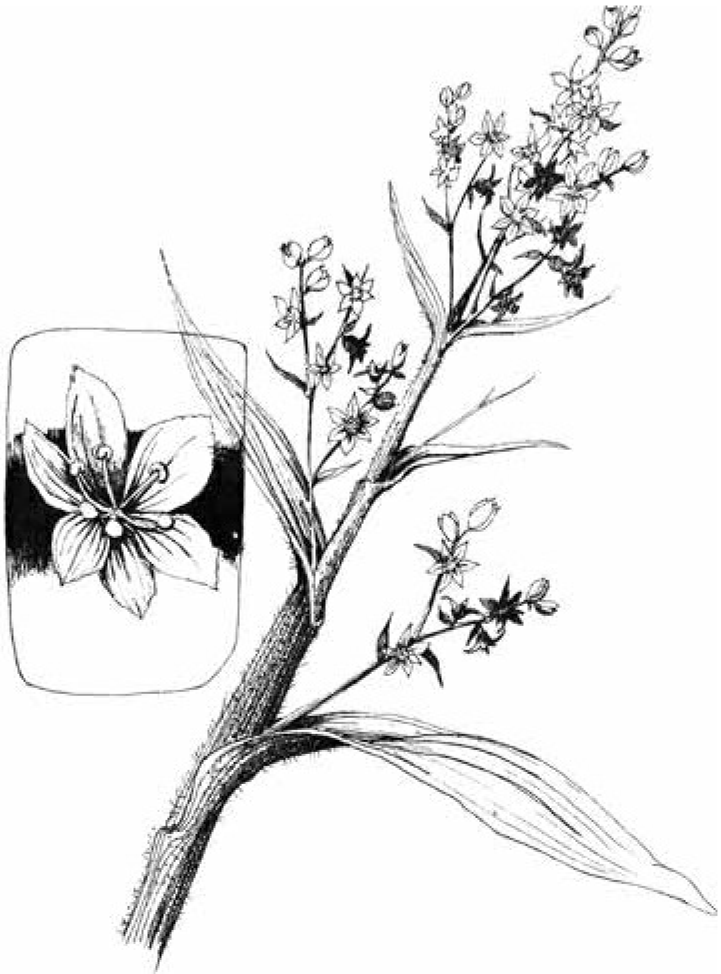
由于某种原因，我现在回忆起了秋天——菊苣和一枝黄花。在春天里回忆起的秋天是最美好的——最美妙的秋日芳香就是在那时向我们袭来的……如果花没在发叶之前开放，也会马上紧随春叶而至！叶片只是花的萼片和护卫。有几圃三叶草在招手。

1853年5月10日

我沿着收费公路前行。在远处就能看到路两旁一团团金黄的柳树，有路宽的两倍那么高。它们非常显眼，因为远处的山丘和森林仍有一半是土褐色，绿草还没有遮过枯死的草茬，树林只是刚刚开始显出灰色来。雌柳的绿略深了一层。这个季节，旅行者经过栽种这些柳树的堤

道，就像穿过一道金色的大门，仿佛正在靠近梦幻仙境的入口——而且肯定会在那里发现那种黄色的鸟，我从远处就已经能听到它的歌声了，吱吱吱——喳喳喳——柳树啊柳树。啊，它真的不能为我们理顺这个些错综复杂的柳树吗？比保尔（Borrer）或是来自米德尔敦的巴拉特（Barratt）还要强！当它从入口中间穿过时，一种甜香扑鼻而来——它不仅仅是在呼吸，而且是在嗅闻和品尝空气——它听到无数各种各样的昆虫在低声嗡鸣或窃窃私语。显然是这些昆虫把它，也就是这种黄色的鸟吸引来了。这一年的金色之门，5月之门。走公路的话，不管从哪个方向走，要走出康科德，旅行者都必须穿过这样的大门——它姿态优雅、曲线优美，低垂着纤细的枝条，枝上花和叶同时生发——最富有的，是那些最善于利用大自然做原材料的人，他们用大自然作为比喻和象征，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果说这些金色柳树大门对我有影响，那就是，它们与我即将体验的某些美和希望，是一致的……

我坐在这儿，被藜芦包围着，它们有十八英寸或更高，带规则褶皱的漂亮叶子围绕着笔直的茎规则排列，还有很多蕨类正在展开它们蜷曲的腰身。它们共同作用，营造出一种热带植被的景象。



藜芦（英文名：false hellebore；学名：Veratrum viride）

1853年5月11日

三叶黄连开花一两天了，虽然花朵绽放的数量远远少于花蕾。花儿没有直接连在叶子上，而是挂在细线一般的总花梗上，离得那么远。某些地方的水生虎耳草也开花一两天了，花朵挺立在它又高又直的花茎上，花茎从叶片轮生体中挺拔而出。有些地方的酢浆草花已经开了很多。我要把它的花期记作5月8日。一株高灌蓝莓开花了，在波特家烙铁三角地附近。一朵黄睡莲开了。



三叶黄连（英文名：gold thread；学名：Coptis trifolia）

1859年5月11日

穿茎垂铃儿在雨中开着花——大概是5月9日开花的。摘下它后，我马上闻到了那种虽在林中却被我称为草甸之香的味道——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花香得很特别，香味跟那个味道很像。那么我当初闻到的很可能就是它。S.（查理斯·史密斯）闻到它想到的是舞鹤草。

1853年5月12日

旁卡塔赛特（Ponkawtasset）的一株野梨树开花了。我认出它凭借

的是它笔直的树形，没有大的旁枝——它的白花没有苹果花漂亮，但开得早……

惊见马先蒿——开了一朵淡黄色的花，地点在草甸边缘一片温暖的河岸上。



加拿大马先蒿（英文名：wood betony；学名：Pedicularis canadensis）

1857年5月12日

心叶柳花朵的明显特征是它裸露的子房，接近红褐色，柱头肉色，木质花序轴清晰而又纤细，花梗明显——给了花序一种松散、开放的样貌。



心叶柳（英文名：wand willow；学名：Salix cordata=S. eriocephala）

十年里，铁路两旁栽种了许多种柳树，没人了解这些柳树的历史，而康科德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能叫出它们其中一种的名字来。一年中能鉴定出一个物种，于我也算是重大发现了。然而，在这期间，所有这些柳树的种子都是从其他地方传播到这里来的。思及此，我就会想到，大自然中发生着多少人类毫不知情的事啊。

1858年5月12日

开花早的委陵菜看样子已到盛花期——用它纯净明亮的黄色点缀着河岸，煞是好看。

1860年5月12日

公共用地的糖槭上蜂儿嗡鸣，好不热闹。

1854年5月13日

根据我昨天看到的情况来推测，沙樱今天会开花。

1852年5月14日

我今天摘的舞鹤草，香气胜过目前我遇到过的所有花——它们从叶间探出头来，让路边香气四溢。我看到草甸那一侧有草莓，不过也可能是别的物种。银莲花开得正盛。熊果开花了，是利落的钟形白花，略染红意，瓣尖红色，边缘内收，如珍珠般亮泽，基部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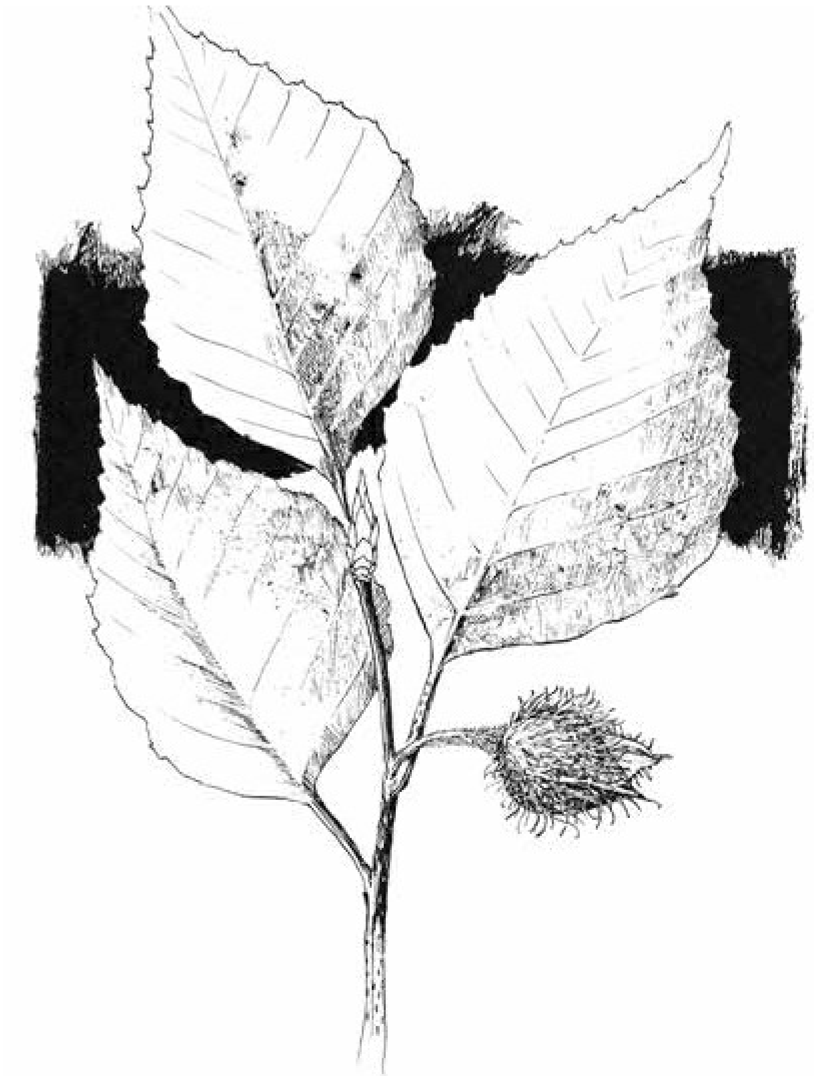
人类大多很容易就能从这里迁移到那里，因为他们不像树木一样拥有根——主根，或者他们有根，但根扎得很浅，太容易漂浮不定。

1853年5月14日

黄睡莲的绿色花蕾上下摇摆着，已经或多或少露出了一点黄——这是水中发育最快的花。它们那圆齿状边缘的大片叶子已经露出水面。白睡莲有着红色圆形叶，现在水上水下都红彤彤的。

1855年5月14日

屋里的山毛榉开花了，林中的那些估计明天能开——再过一天可能就全都长叶了。



美国山毛榉（英文名：American beech；学名： Fagus ferruginea=F. grandifolia）

1860年5月14日

草甸上生长早的莎草已经开花了，而在这之前你丝毫没有注意到它——一簇簇草叶和莎草基部主色仍然是褐色。

1853年5月15日

银背委陵菜现在开花了。花瓣间偶尔露出绿色，但是叶片背面的美丽大大弥补了这点不足……

金色的柳树柔荑花序开始脱落——盛花期已过——毛茛花、银背委陵菜、最早开放的苹果花、摇摆的禾草，中间夹杂着酢浆草，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同的季节。佳露果的红花开了——如果生长在条件更好的地方可能还要提前几天。而开花最早的灌木，以及温暖处的红橡和黑橡，我认为开花日可能是今天。一只红蝴蝶翩翩飞过，我觉得之前见过它们。火焰草开了很多花，怒放着，在它蜘蛛腿一般细长的叶子上高高挺出六到八英寸，非常像红色的火焰，它站在小山的边缘上，就在与草甸接界地势刚刚开始上升的地方——山脚的脚面上。它那热烈的颜色讲述的是7月的故事，它预示着我们将会经历的酷热。这片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接近夏天。黄色是春天的颜色——红色属于仲夏。穿过淡金色和绿色，我们到达毛莨的黄色——穿过深红到达热烈的七月红，红色的百合……火焰草草甸西缘的高毛莨，至少已经开了一两天了，少叶远志开花的时间和它一样长。在石桥这边，欧洲山芥或叫黄花山芥菜，同样开花很久了。



欧洲山芥（英文名：common winter cress；学名：Barbarea vulgaris）

1859年5月15日

现在在威利斯泉（Willis Spring）附近，黄花茅花朵已十分常见。裸茎楤木也开花了。



裸茎楤木（英文名：wild sarsaparilla；学名：Aralia nudicaulis）

1860年5月15日

马先蒿花开了一段时间，却遭遇霜冻。

1852年5月16日

可以说，我从没见过比蒲公英更漂亮的花。它有着春天的芳香。很少有花像它这样，除了这种单纯的春天气息再无特别气味。

无柄铃铛花长了三四片娇嫩的浅绿色叶子，叶缘反卷，茎看上去纤细柔弱。这种颜色谦逊的单花优雅地低垂在那里，简洁干净，带着缥缈的浓郁香料的芳香，低头看着地面和枯干的叶子，仿佛自感微不足道，无颜面对天空似的。铃铛花很养眼，令人见之愉悦，是这个季节的第一朵花——在湿润的林地或是沼泽地，它们零落着却又成片生长着。当你托起那低头的花儿，它的花瓣构成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六角星。这些缥缈的香气也十分宜人，你不总是确定闻到了什么……卵叶堇菜花现在已经很常见了——但是在高地和低地开放时都隐在草中，非常不显眼，甚至在植被稀少的地方依然不突出。大地反射的天空颜色投映在堇菜花上。



无柄铃铛花（英文名：wild oats，sessile-leaved bellwort；学

名：Uvularia sessilifolia）

整个大地都充满芳香，就像有一束花凑到你鼻前似的……这里的耧斗菜能从石缝中长出来，我认为比虎耳草更加令人惊叹，也许它更配后者那野性的名字。它现在开得正盛——装饰着大自然的岩壁。我看到一大簇一大簇华美的猩红色和黄色花朵，从这灰崖侧壁的缝隙处开出来，真是壮观。我看到草甸上有一些颜色非常淡的蓝色沼生堇菜花，也就是兜状堇菜……



兜状堇菜（英文名：blue marsh violet；学名：Viola cucullata）

这里，就在这条堤道上，我闻到了这个季节最甜的芳香——从刚被水淹没的草甸那边吹拂过来的。我想象不出那里有什么能散发出这种气味，再扑鼻的花香也不能与它媲美。它犹如仙馔蜜酒般美好，却又杳无踪迹，因为除了露在水面以上的草甸上的青草尖，你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福岛”的花儿也不会比它更甜，可我将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从何而来。会不会是所有水生植物组合在一起的香气呢？

1853年5月16日

一周前，在普里查德先生（Mr.　Pritchard）的园子里，E.霍尔看到宝盖草。



宝盖草（英文名：henbit；学名：Lamium amplexicaule）

白屈菜花开了一天或更久了——杜鹃、延龄草、黄色角堇至少是昨天就开花了。欧洲七叶树今天开的花。糖槭的雄花长着黄色总花梗，长长的如同线绳和流苏一般，与叶同时出现，三英寸长，多么漂亮。

灰胡桃树明天会开花。



糖槭（英文名：sugar maple，学名：Acer saccharum）

1854年5月16日

灰胡桃树明天会开花。檫树林旁的大型蕨类开始开花了，可能是绒

紫萁，现在已经有两英尺高。绒紫萁那黑黑的头部，很快就会被绿色覆盖。



北美檫树（英文名：sassafras；学名：Sassafras albidum）

1852年5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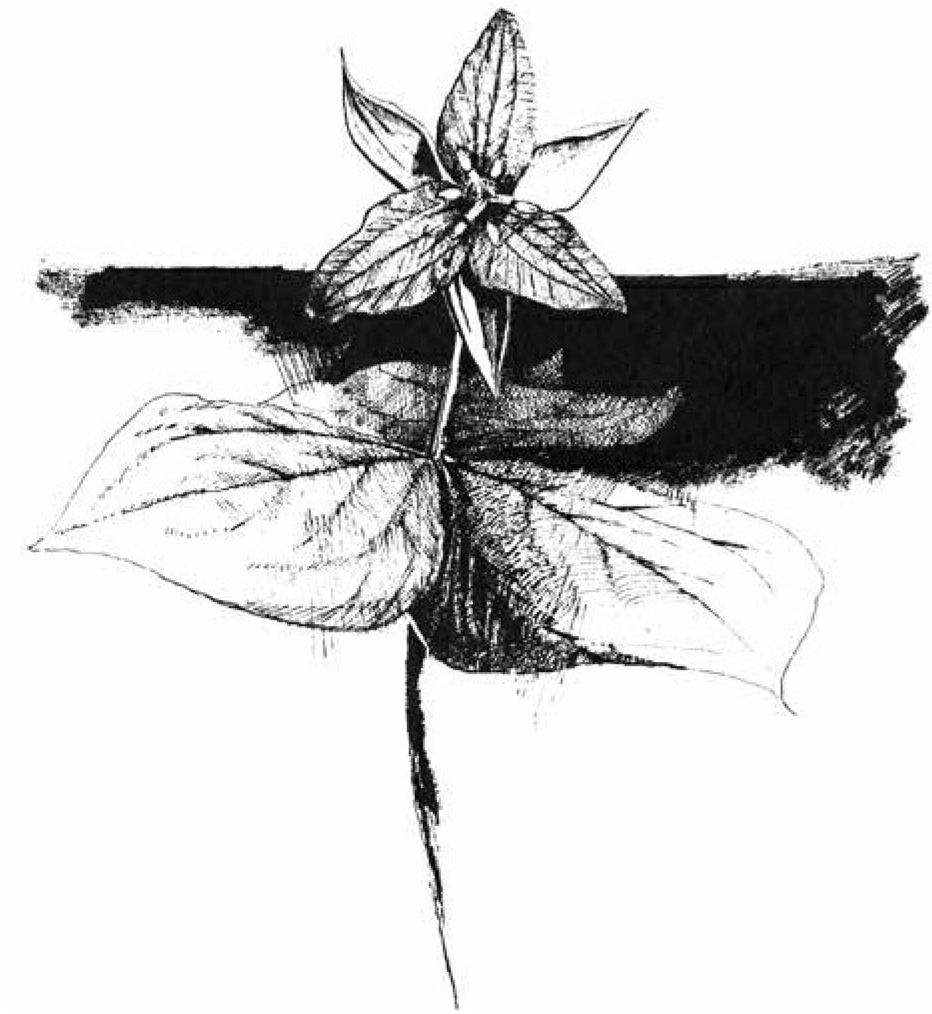
灌木栎刚刚开始开花。

1853年5月17日

经过温暖、潮湿的夜晚，每个事物都明显有了进展……大花四照花正值花期——今天就能绽放大半。注意，总苞还没有展开，真正的花直到5月20日左右才能开放。岛上的一株轮生叶黄精刚刚开花，它属于那种比较小型的黄精……睡菜开花了，看上去是今天刚开的——一种特别的长满茸毛的花，它的叶子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杜鹃很特别，因为它像桃花一样，密集的粉花挂在秃枝上，满树都是，但一片叶子也没有……七瓣莲叫星形花才名副其实，像一朵、两朵或三朵小星星组成一簇。草甸或低地树林里的少叶远志给了我们惊喜，它的色彩更饱满，更少见，而且更加精致——叶片娇嫩或者说精致，非常特别。时近仲夏时，花的颜色会更加浓烈，更加火辣。最红的花是耶稣受难的血花。我们的血不是白的，也不是黄的，甚至也不是蓝的。点头延龄草看上去开花一两天了。我觉得它的气味像拖鞋兰。



轮生叶黄精（英文名：small Solomon’s seal；学名：Polygonatum pubescens）



点头延龄草（英文名：nodding trillium；学名：Trillium cernuum）

在返回费尔黑文的路上，我在波特家的篱笆旁闻到了第一缕幽香，这是从惠勒草甸飘来的那种不可名状的芳香——仿佛众花芳香里蕴含着收获草莓、菠萝等果实的希望——那么柔和的甜香。用这种香气引领出夏天以及秋天最美味的果实，再合适不过了。它一定会治愈所有能闻到它的病人。你说不出这是哪座花园的气味——它是从万园之园飘来的。

1854年5月17日

现在，灿烂的杜鹃用它一团团鲜亮的色彩点燃了沼泽。从远处看，它是最先抓住你眼球的花朵，一团一团的——如此赤裸，没有自身叶子的遮挡。

1856年5月17日

利崖的黄花耧斗菜开得正好，它距离岩石有一杆远，距离美国白梣东侧一杆远。

1857年5月17日

我刚刚注意到，高植株（以及其他植株）上的孕性香蕨木开花了——那里，不育柔荑花序从它上空掉落下来。大多数植物一朵花都没开。



香蕨木（英文名：sweet-fern；学名：Comptonia peregrina）

1853年5月18日

昨天，我非常仔细地搜寻花时，在悬崖那里发现加拿大柳穿鱼开花了。这让我觉得，在条件最好、最温暖的位置非常仔细地检查，你就能发现，大多数花在这儿的开花时间，比同类植株要提前几个星期……美国白梣花已怒放。



美国白梣（英文名：white ash；学名：Fraxinus americana）

1857年5月18日

午后——和普拉特一起经黄桦沼泽去贝特曼湖（Bateman’s Pond）。

普拉特说，他昨天看到了今年第一朵杜鹃花和人工栽培的梨花……根据我注意到的那些植物的开花时间来判断，今年节气延后了。在黄桦沼泽西北方的那个旧地窖处，有一棵身姿雄伟、美丽如画的老黄桦树。

虽然这棵树伫立于开阔地带，但是还没有散落花粉，而且它的柔荑花序长度刚刚过半——但是它现在也很美，深黄的花序夹杂着褐色。但是在西面的沼泽地里，黄桦花开得正盛，很多花序已经铺落到地面上了。

1860年5月18日

沙樱很快就到盛花期了。树枝或笔直向上，或向外伸展开来，四周都开满了花，往往会形成规则紧实的圆柱体，十二到十八英寸长，但直径只有一英寸半，花瓣朝外，每面都有花。这里说的直径由总花梗的长度决定并与之保持一致。一根根美丽的白花柱，中间夹杂着嫩嫩的叶片。

1851年5月19日

我在科南特沼泽发现了海芋开花了，还有点头延龄草，它有个俗名，意思是“叫醒知更鸟”（wake robin）。那里的梣树也开花了，檫树花十分令人震撼。

科南图姆树林的少叶远志也开花了。

1858年5月19日

用我的望远镜往古尔盖斯湖的洞穴里看了看——我发现三或四朵睡菜花。

1852年5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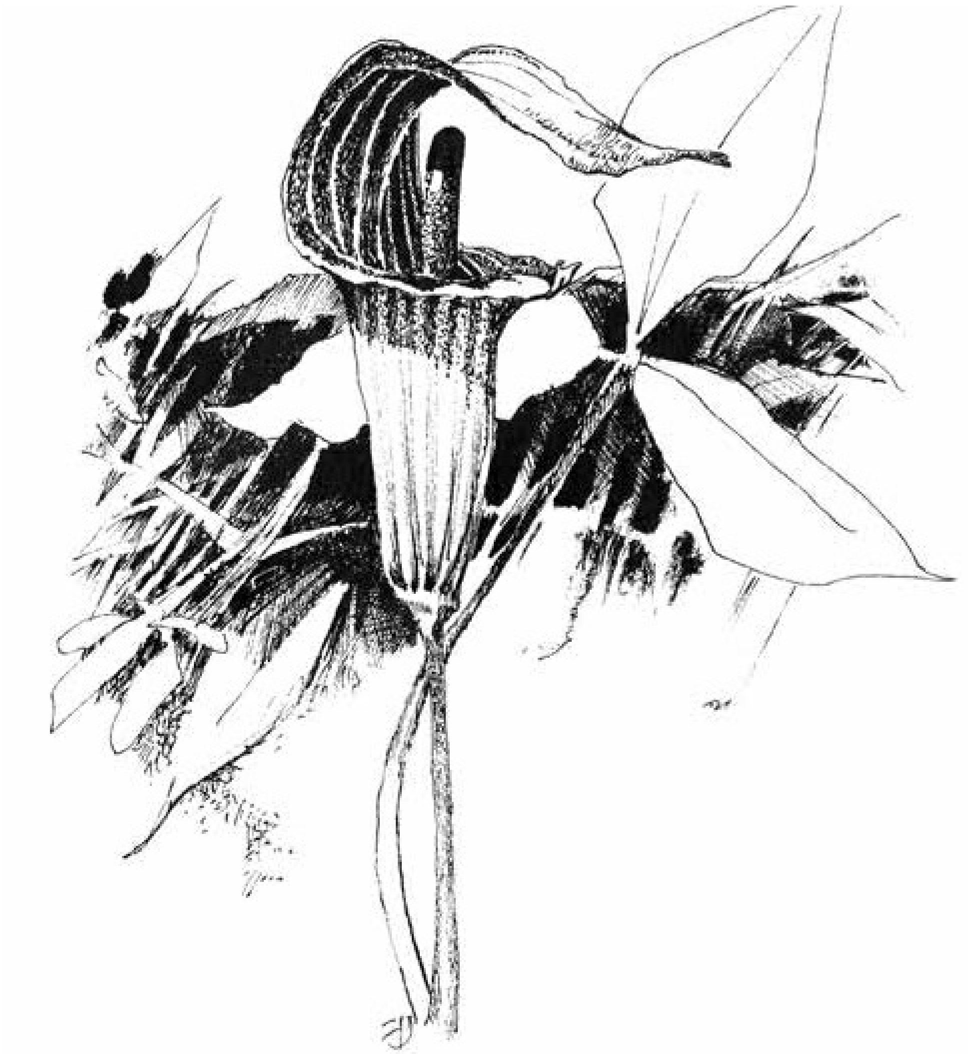
所有的花都是美丽的。白柳花就要落光了。莲叶开始出现了，尽管草甸里水位还很高。我在一棵野樱桃树上看到一个毛毛虫窝。有些苹果树开花了，大多刚刚准备好展开花瓣，叶片才长出一半。我发现寒热树开花了，但现在花看上去已经不新鲜了。可能一周前花还是新鲜的，明

年我必须要观察它。科南特泉旁的醋栗开花了——它们是美国本土植物吗？一株拖鞋兰的花蕾已经很饱满了，现在是白色的。卵叶堇菜花是深深的紫蓝色——此时含红色素最多，颜色最深。鸟足堇花瓣光滑，浅蓝色，带着柔和的紫色光泽。沼生堇菜花更蓝，是带深色条纹的岩蓝色。

1853年5月21日

登陆小岛。现在在我看来最美的事物之一就是略红的美国红栌。六棵小白橡树的银色树冠比从前高了，叶子遮挡在柔荑花序上方——在空中支起成千上万顶小帐篷，供5月培养花。那么多顶小遮阳伞，为更加柔弱的花儿遮风蔽日……

我在葡萄藤凉亭那边登陆，把泉眼里的叶子、树枝、淤泥清理出去，让泉眼更深，再挖一个出口，很快就流出了清冷的泉水。水芹，结果证明是岩水芹，或者是山芥，现在在河岸一带长得十分繁茂，已经开花了，看起来跟普通芥菜很像。



三叶天南星（英文名：jack-in-the-pulpit；学名：Arisaema triphyllum）

1856年5月21日

今天我见到了白屈菜。在锯木厂溪那里，我看到三花悬钩子（又名矮覆盆子）开了很多花——开了多久了？……

在爱默生家田地上的小树林里，我看到两只玫瑰色前胸的漂亮锡嘴雀，它们和雌鸟在一起……那里荫蔽处的轮生叶黄精几乎要开花了——可能别处的已经开了。

霍斯默泉附近，收费公路旁边的水槽那里生长的可能是北方繁缕，它的始花日可能是5月15日。

1853年5月22日

矮蒲公英开花了，比蒲公英的七月黄更红一点——我还看到一朵黄花小金梅草的花朵，一个长叶车前草花序。偶尔还能看到山蔓越橘的花，但是大多数已经结出了小果子。

许多虎耳草结种子了，其中有两三个花头结构紧凑，白色，很像大叶白头翁——紧密的圆形花头，看上去发育不良，没有雄蕊，不太正常。我没见过相关的描述。

1854年5月22日

蛤壳山上，黄三叶草的椭圆形黄色小花头已经开了几天了。高毛茛开花一两天了。蒲公英结种子有一段时间了。水生虎耳草花已绽放。



高毛茛（英文名：tall buttercup；学名：Ranunculus acris）

1853年5月23日

今天我被千里光的深橙黄色花朵惊讶到了。春季伊始，柳花、蒲公英、委陵菜都是浅淡的黄色（就连驴蹄草的花也是浅黄的——它们的黄色后来变得更深了，不是吗？），然后是毛茛显露出的更浓更深的黄色（我认为它比驴蹄草花的颜色浓一点点）。毛茛、矮蒲公英和千里光花色之间的差别比较大。随着季节轮转，向7月逐渐靠拢，每朵新开的花朵无疑都在反映着人们头脑中一种新情绪。可有更深沉或更成熟的橙黄色思想来回应我？我思想的风暴开始有所回应。羽扇豆已经开了几天了，可能是5月19日左右开花的。法国菊（又名牛眼雏菊）明天或后天可能会开。蒲公英和蝶须结种子了，并且已有一段日子了——这很像秋天的景象。我还没有看到白橡开花，不过聊以慰藉的是，在沼生白橡和沼生栗栎树上，花儿开得正欢畅。

1854年5月23日

山芥已经开花几天了。我看到今年的第一只黄色六月甲虫（dorbug）在水中挣扎。

1857年5月23日

我蹚沼泽去水生青姬木和泥炭藓中寻找北美山月桂（沼泽月桂）。水生青姬木刮破了我的腿，泥炭藓让我的脚深陷。我的腿感觉到水凉凉的，很舒服——根本没有被沼泽中的酸性水毒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洗礼。



白橡，又称白栎（英文名：white oak；学名：Quercus alba）

1853年5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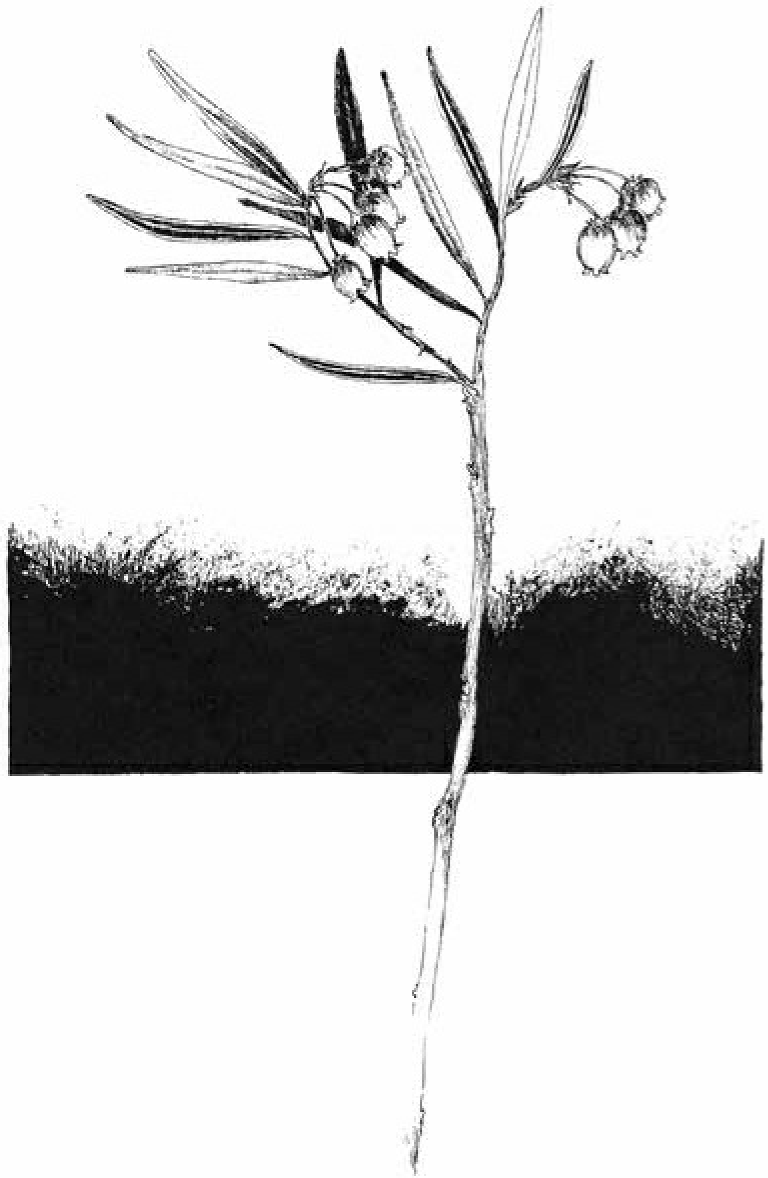
婆婆纳花开得正盛，使得便道两侧、沼泽桥上、哈伯特家前面，都一片白茫茫。它那甜美的雏菊一般的小白花盘从四面八方仰起头来……

粉花蝇子草前天开了花。

1854年5月24日

到达帕特里克草甸（Pedrick’s　meadow），我惊讶地发现仙女越橘开花了，看样子已经过了盛花期——至少过了一周或更久。青姬木花几

乎完全凋谢了，高灌蓝莓看上去没那么饱满了。仙女越橘没入水中一英尺半，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一点点。刚开花时，水位一定还要高几英寸。害羞的植物学家绝不会去采摘它。它的花比同科植物中其他任何一种都更有趣，几乎呈球状——包括花萼在内都是水晶般透亮的白色，只有花瓣尖晕染着红色或玫瑰色泽。它的英文名的意思是“水中仙女”，真是名副其实：你得蹚一两英尺深的水才能够到它。



仙女越橘（英文名：bog-rosemary；学名：Andromeda polifolia）

1855年5月24日

黑栎散落花粉了，至少是昨天开花的。大红栎还是原样，不过又生长了一点。前者的雄花开在漂亮的长长的柔荑花序上——挂在去年旧枝距离末端三四英寸的地方，垂下五英寸（有时六英寸）长，宽四英寸，非常浓密。大红栎花序还没有黑栎的一半长，不过它的叶片要绿得多，光滑得多——不过现在有点蔫，散发出甜甜的芳香，黑栎树叶则没有这个味儿。这两种栎树的树顶明显生长更快——不过我看不到那里……



睡菜（英文名：buckbean；学名：Menyanthes trifoliata）

仙女越橘现在花开得正旺盛——但是叶片容易变黑，变丑。花虽然精致，但有一种柔弱的病容，是玫瑰白色的——有点水晶般的透亮感。它开花时或是开花后马上就会展开新枝或新叶，现在已经一英寸长了。睡菜花刚刚盛开，但第一朵花可能是5月18日开的——花很漂亮，但是当总状花序刚有一半变成褐色时，最下面的一些花就已经变成褐色。它

们的枯萎摧毁了整体的美，真遗憾！

1857年5月24日

葡萄河滩的美国白梣看上去是在昨天开花的——但是科南图姆的美国白梣还没有开花。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那一大团一大团的深紫色花药将会给梣树一种独一无二的外观——它们挂在树上像果实一样。

1851年5月25日

在树林里，我注意到路边的一株小树，我认为那肯定是美国毒漆树，挂满了去年结的果子——开着发绿的小黄花，但叶片不是羽状深裂，具三片小叶。这棵树一到两英尺高，它到底是什么树？

草甸上正开着一种橙黄色、外形像紫菀的花，茎破损后散发出一种甜甜的气味。这是什么花？

那种发粉又发黄的花是什么？茎灰绿色，叶子像石头山。

1853年5月25日

大蒜芥刚刚开花。



大蒜芥（英文名：hedge-mustard；学名：Sisymbrium officinal）

1857年5月25日

霍尔登家的黑云杉看上去是在昨天开花的，不是5月23日。

抬头透过松果鳞片的薄边看阳光，多么像壮观的血红色火焰！——

在它们冰凉的绿床上炙热地闪耀着——此时，它们的孕性紫色花粉飘落到你身上。我挖了四棵小杉树，放在船上带回了家。

毕竟，我好像只成功鉴定出一种杉树，是通过松果确定的黑云杉。可能是黑云杉各种深色和浅色品种中的一个——浅色品种据说非常像白云杉。但白云杉的松果是圆柱形，鳞片有整体的硬边，针叶更长。

1852年5月26日

测量土地后走回家——田野刚刚开始被酢浆草染成红色……钱宁说，他看见过一朵红色三叶草花——激动得像听到打桩机的声音。马先蒿这个名字起得很差。

1853年5月26日

我觉得科南图姆围栏旁边的小檗灌木，是我见过的开花灌木中最美丽、最轻快、最优雅的一种。它植株形如干草垛，宽大而又密匝，但是又显得很轻快，好像是有酵母让它们蓬松起来了一样。但是，透过这蒙蒙细雨中的昏沉空气，它看起来多么具有东方美感。它的叶和花组成了很多平行或者说同心的花环，彼此保持着距离，让整个花叶密匝的植物有了轻快的感觉——每个花环的上半部分由碧绿的叶子组成，下半部分则由垂挂着的总状花序组成，花序上开着活泼的黄花。它的美，很大程度上在于花与叶之间的这种亲密结合——那些颜色亮丽的小花没有过分拥挤成一团。它让人想起穿黄袍的僧侣。最低一层的花环躺在地面上。但是观赏时不要靠得太近，否则你会被那种令人作呕的黄油味惹恼——就像一块没烤熟的黄油布丁一般，放了太多鸡蛋，调料又用得太少。谁会想到这样一种红色的酸果会被放进这种味道呢？

1855年5月26日

白橡散落花粉了。今年栎树散落花粉的时间显然比去年迟了四天左右——可能是因为近来的冷天气。

1859年5月26日

杜香沼泽的杜鹃花正是完美开放的时候——宛如一座座色彩鲜艳的小岛。

1852年5月27日

下雨天。韦氏鸫仍然在唱歌。路上铺满了苹果花，白茫茫的一片，雪花一般。大花四照花开花了，拖鞋兰开花了，它们熏香了空气……点头延龄草有一种微弱但丰富的气味。二叶舞鹤草气味强烈，但是不太讨人喜欢……婆婆纳在路边以及田边草地上开着那种带条纹的淡蓝色小小花，现在到处都是……转角泉（Corner Spring）附近的少叶远志花朵十分精致，长着非常新鲜的嫩绿叶子，开着红紫色的花——它美就美在它清澈的红紫色花朵与清新的绿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舞鹤草（英文名：Canada mayflower，twisted-stalk，wild lily-of-the-valley；学名：Convallaria bifolia=Maianthemum canadense）

1853年5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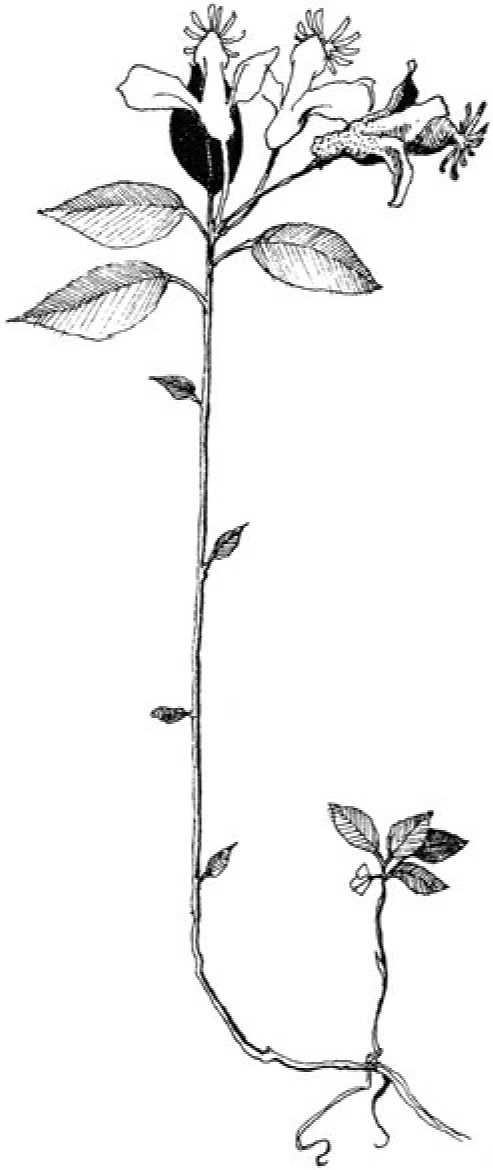
大花四照花开得正旺盛，总苞不再是白中带绿，花瓣尖微红——像一小群路过的白色小鸟。较大的花直径三英寸半，这是经过测量的结果，这在树里算是十分稀奇的了。天竺葵刚刚展开花蕾，多么美丽，紫色的小圆柱或小帽兜（香烟似的）花瓣彼此重叠、包裹着对方。我眼见着一朵天竺葵在我面前的水罐里展开花瓣……黄三叶草开花了——有多久了？锯木厂溪的藜芦开花有一两天了。那是一大穗绿花，上面长着黄色花药，大片褶叶看起来就像一条绿裙子——但是把褶皱拉开，你会发现它原来是盆形的。

1857年5月27日

有些灰胡桃树的柔荑花序开花了——但它叶子遭受了轻微的霜冻。从上周日开始（24日），这是属于树花的一周。



灰胡桃（英文名：butternut；学名：Juglans cinerea）



少叶远志（英文名：fringed polygala；学名：Polygala Paucifolia ）



野天竺葵（英文名：wild geranium；学名：Geranium maculatum）

1853年5月28日

美髯兰开花有一两天了，可能是昨天开的。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已有心理准备，但是它的美还是惊艳了我——它拥有最最鲜艳、最最丰富的色彩。它伫立在绿色的草甸中，那浓烈的颜色让花显得有实际大小的两倍大。在我们这儿的植物中，它看起来很有异国情调——因为它那带亮丽斑点、弯曲、长胡子的唇瓣尤其特别。

1854年5月28日

佳露果现在普遍开花了（除了晚花型的），它们那亮丽清澈的红色花朵与浅绿色叶子形成鲜明对比——蜜蜂频频前来拜访，这充满了夏天的希望。它是一年中收获最大的植物之一。

1853年5月29日

顶针莓开花有两三天了。牛儿站在桥旁边的河里纳凉。我把帽子轻轻地虚架在头上，好让下面的空气能流通起来。不知不觉中，野蔷薇已经结出花蕾了——经常在你注意到花蕾前，它就绽放了。蝶须结种子了，让一块块田地都变得白茫茫的——一整片白茸毛被吹向一侧——里面还有蒲公英的种子球。有些植物已经过上自己的秋天了。

1854年5月29日

黑樱桃开始开花后，野樱莓也抽出空挡来开花了。

1856年5月29日

回到火焰草草甸——我没有闻到高唐松草的臭味，今天它的叶片正在展开。它的气味可真不只是缥缈不定了！很明显，这种气味只有在特殊时候才散发出来。布谷鸟的叫声——响亮而又空灵，从林边传来。我发现一株比正常颜色偏黄的火焰草，而伊迪斯后来发现了一株全黄的。这片草甸是多么美妙的花之圣地，让你仿佛置身于恩纳谷（vale of Enna）。



高唐松草（英文名：tall meadow rue；学名：Thalictrum cornuti=T. pubescens）

1857年5月29日

覆满地衣的岩石如屋顶一般，我悠闲地坐在那儿往外看——在悬崖的半山腰——头顶的栲树和山核桃树正在发新叶。我望着湖，雨越下越急，而我庆幸下雨了，是它给了我这次体验……我闻到从岩石后面飘来的小檗花黄油般的气味，一串串栲树成熟但没已无用的花药散落了一

地，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几天了。

1852年5月30日

夏天已经到来。微风吹动，正是洗衣服的好日子，也是阴影的好日子——甚至包括天空飘过的白云的影子——它掠过田野，那里的草儿开始摇摆着招手了。千里光开花了。我在草丛里看到一个鸟窝，里面躺着咖啡色的蛋。委陵菜和北美茜草覆盖着大地，中间夹杂着禾草，相互辉映。阳光强烈，现在得寻找遮阴处了。灌木野樱开花了，但是乔木野樱还没开——前者有一股甜酒香。草甸上到处都点缀着堇菜花——有的是正紫色，有的是丁香紫。正午时分，圆叶茅膏菜还带着晶莹的露珠，仔细看时很美……银莲花好像几乎落光了。很多黄睡莲开了。我觉得美髯兰是我见过的花中，色彩最鲜亮、最丰富的一种，此时，它花开得正盛，色彩正艳——它几乎还没长叶，花朵看起来比实际要大很多，由于色彩浓烈，更加惹人注意。它真是花中之花。漆树（光滑漆树）花开得正好。转角堤道（Corner causeway）旁的黄花水生毛茛开花了。



圆叶茅膏菜（英文名：round-leaved sundew；学名：Drosera rotundifolia）

1853年5月30日

悬崖那边长得像灌木的小野黑樱桃树已经开花一两天了，它在卡莱尔桥（Carlisle Bridge）旁长满高高的羽扇豆的河岸登陆，生长地点真是有利。有许多个这样的羽扇豆河岸呢！你从很远之外就能看到它的蓝色。我认为我发现了穿叶异檐花，它直立的茎上每隔一段距离长着一片圆齿状穿茎小叶，约三英寸高，但是明显开始结果了。



穿叶异檐花（英文名：Venus’-looking-glass；学名：Specularia perfoliata=Triodanis perfoliata）

1854年5月30日

我惊讶地发现哈伯德巷道开了很多美髯兰，可能开了有两三天了，但是美髯兰草甸那儿的还没开花，可能是由于近来河水暴涨的缘故。它叶子那么少，花葶突兀地高高伫立在那里。它颜色鲜艳，就像一小撮弯弯的紫色火苗从草甸上升起，伸向空中，不过有些颜色相对较淡。在草

甸上湿得没法走路的地方，这种色彩亮丽的植物突然蹿高，挂满了花朵。真是极美的花……

粉花蝇子草肯定是我们这里最美的花朵之一，配得上它在我记忆中所占有的位置。在海伍德峰（Heywood Peak）南坡上，粉花蝇子草开得正旺盛，繁茂地生长着，浓密的一簇簇，呈球形或半圆球形，从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形成一个由花朵构成的平整规则的表面。我数了其中的一簇花，这簇花是椭圆形的，十二英寸乘以八英寸大小，里面共有约三百多个盛开的花朵，花蕾数量是花朵的3倍——总计超过一千。一些蝇子草丛只有白花，仅略带粉晕。

1855年5月30日

美国梧桐如今花已凋零——孕性花5月24日还没有变成褐色，但是28日那天已经变了。那么变化大概是在26日发生的……

23日摘的杨梅花今天在室内散落花粉了，花枝上的叶子只展开了一点点。格雷说“杨梅的叶子略早于花出现”。它的柔荑花序大约有四分之一英寸长，直直的，不育——长在去年生出的枝条的侧面，像个椭圆。

1856年5月30日

J.霍斯默家荒漠附近，北美油树林边的拖鞋兰开花了，可能是在5月27日左右开的。



北方杨梅（英文名：northern bayberry；学名：Myrica pensylvanica）

1857年5月30日

教堂墓地上密集地点缀着毛茛花。

1858年5月30日

杜香开了一朵花，但是如果普拉特上周日没摘走一些花蕾，这儿的花可能昨天就开了。它确实开始长叶子了。



粉色拖鞋兰（英文名：pink lady’s-slipper，moccasin flower；学名：Cypripedium acaule）

1850年5月31日

多年生灌木栎顽强生长，花朵非常漂亮。

1853年5月31日

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寓意性似乎远大于真实性——它们是那样重要，明显不可能起其他作用。它们作为寓意十分重要，非常恰当，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它们如同神话或神话中的篇章，而不只是要过一段时间才会产生意义的真实事件或历史。这完全符合我的主观主义哲学观点。比如这件事偏偏就在我自以为对花了解非常多时发生——猎人让我看到了他发现的紫杜鹃，或者叫粉红杜鹃。这是一种我们从来没见过——也许从来也没听过，因此也没有进入过我们脑海的，一种罕见的美丽花朵，最终却在我们身边被发现了。这个事实寓意深远……

我出发去寻找粉红杜鹃。（索菲亚昨天晚上从布鲁克斯太太那儿拿回一朵无枝也无叶的花。）我发现布鲁克斯太太那有一大枝这样的花，插在盛水的花瓶里——仍然很新鲜。她说这是乔治·梅尔文（George Melvin）送给她儿子乔治的。我去乔治·布鲁克斯的办公室找他。他说，周六晚上梅尔文来到古尔盖斯先生（Mr. Gourgas）的办公室，抱了满满一怀，当时他和其他人正坐着。梅尔文送了每人一枝，但是他不知道梅尔文是从哪里得来这种花的。我听说有人在贾维斯上尉（Captain Jarvis）家里见过它，于是我就去了那儿。我发现他们家屋子里还有一些非常新鲜的杜鹃花呢，正是梅尔文周六晚上送给他们的——但这家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在斯特德曼·巴特里克（Stedman Buttrick）家做工的一个年轻人说，这是个秘密。镇里只有一棵粉红杜鹃灌木，梅尔文知道在哪儿，斯特德曼也知道。但被问到时，梅尔文说他是从沼泽那儿摘的——一会儿又说是从一丛灌木那儿摘的，等等。那位年轻人认为，它长在惠勒农场河那边的小岛上。我接着去了梅尔文家，虽然没期望这个时间能在家找到他，毕竟虽是下午，但时间还早。（路上我看到酢浆草开花了，可能已经开了一两天。）我到了后发现他的狗守在门旁，于是知道他在家。

他坐在后门的阴凉处，没戴帽子。一个大桶里插着他这两天摘的杜鹃花——放在他家房子后面的阴凉处，他说他打算晚上带到城里去。他也单独摆了一小枝出来。他整个上午都在外面，说自己捕了7条狗鱼——也许吧——他明显喝酒了，正醒酒呢。开始他有点狡猾，不想告诉

我杜鹃在哪里，但是我看出来我应该能撬开他的嘴巴。他磨叽了一会儿——到他的农夫邻居，被他称为“刮胡刀”的人家里，去问他是否可以告诉我这种花长在哪里。顺便提一句，他叫它“红色金银花”。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最大限度地享受他的秘密。我很确定，应该能在惠勒家田地里找到这种植物，在河那边，就是那位年轻人说的地方，因为我记得前几个星期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我沿阿萨伯特河（Assabet）逆流而上，去找黄花山芥菜，然后看到梅尔文带着他的狗刚刚划过河来。当我上岸采花时，他从树林里出来，说他在找一根钓鱼竿，还问我摘的花叫什么名字。他觉得我的花不太好看——“没有金银花漂亮，对吧？”现在我明白了，他当时指的是他的“红色金银花”，而不是耧斗菜。好吧，我告诉他最好向我坦白它在哪儿——我是植物学家，我理应知道。但是他觉得我不可能单凭他描述的方位就能找到。我说他最好告诉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即使他不告诉我，我也肯定能找到。我有线索了，而且不会放弃。我应该到河对岸去找，我从很远处就能闻到它，你明白的。他觉得我在半英里外就能闻到——但是他惊奇的是我居然一直没遇到它，还有钱宁。他说钱宁有一次差点就发现了——那时杜鹃正在开花。他觉得钱宁那次肯定会发现的——但钱宁没有，于是梅尔文什么也没有对钱宁讲。

他跟我说，他是大约十年前发现它的——之后他每年都去那儿。它总是在固定的老日子开花，他觉得它是“世上最美的花”……

我们沿着小溪顺流而下——梅尔文、我，还有他的狗——乘着他的船过了河，他把我带到粉红杜鹃生长的地方——也许刚过盛花期——他指给我看钱宁那次靠得有多近。（“你不会把我的话告诉给他吧，对吗？”他说。）我提出付钱给他，感谢他帮忙，但是他坚持一分也不要。我知不知道这种花，他都无所谓。他认为它是上周三开花的，也就是25日……那是一株美丽的开花灌木，十分显眼——散发着沼泽杜鹃的甜香，但是花更大，而且这种杜鹃花有一种优雅活泼的玫瑰粉色，不像普通沼泽杜鹃那么湿冷。

1852年6月2日

位于东校舍的“金色亚历山大”开花了——它长得像欧洲防风。小檗花现在十分繁茂，让空气中充满了一种难闻的黄油味。低灌黑莓开花

了。



金色亚历山大（英文名：golden alexanders；学名：Zizia aurea）

1853年6月2日

黄花七筋姑开了有一两天了。



黄花七筋姑（英文名：yellow clintonia；学名：Clintonia borealis）

这可能是生长在我们这里的百合科植物里最有趣、最齐整的一种了。我猜它是百合科的。它的美，目前主要体现在通常为三片的色泽亮丽的深绿色叶子上，非常漂亮——比奇洛描述得非常正确，“超过半英尺长，倒披针形，光滑有光泽”。它们的形态和颜色都很完美，宽倒披

针形，中间有一道深深的凹槽，没有被昆虫损伤——从中心向地面呈拱形弯下去，有时会构成一个非常对称的三角形。叶子中间挺立着一根花葶，一英尺高，上面长着一个或更多伞状花序，花序上开着“绿色钟形花”：黄绿色，花朵低垂或是弯着腰，但是没有香味。事实上，这种花通体绿色，包括叶和花冠。叶子本身——很多没有花葶——就足以让行人驻足。它的果就是它的花。单植株放在花瓶里就是极好的装饰物——从形态美到叶片的无暇亮丽颜色都值得观赏。

酢浆草让四面八方的田野都变成了红色……大花延龄草看样子已经开了一两天了，这是另一种绿花。粉红杜鹃生长在林下层，在大树的树荫下——在绿色或深处暗影的衬托下，它那活泼的玫瑰粉色伞状花序一跃而出。它的花冠裂片是活泼的玫瑰粉，花管和雄蕊更红一些。

1854年6月2日

唐松草刚刚长出花蕾，闻起来异常像臭菘，还像臭狗的气味。这真是奇怪的相似！

1860年6月2日

我首次看到红花三叶草的花……

黄花小金梅草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1853年6月3日

火焰草开得正旺盛，它烧红了草甸——堪称火焰草草甸。这是炫目红色的辉煌演出——火焰草的颜色和红花半边莲一样，但是体积和繁茂程度则有过之无不及。火焰草首先出现在山麓较干的地块，六英寸高，那时火焰草最少、最珍贵，色彩也是最显著的，但是现在覆盖了整块草甸，间杂着毛茛花等。很多火焰草超过十八英寸高。我不喜欢它的英文名“painted cup”（彩杯）——它一点也不像“cup”（杯子），初开时更像火焰，它应该叫火焰花或大红尖。整个大草甸都长满了火焰草，但是在

城里难得见到一朵。



小金梅草（英文名：common stargrass；学名：Hypoxis erecta=H. hirsuta）

1857年6月3日

雪松沼泽经过火烧又发出新芽，并且迅速生长起来，沼泽里铺满了地钱，地钱现在又开出了星形或伞形的孕性花朵，还有盾形不孕花。这种植物构成沼泽底部的表层植被，看起来疯狂、野蛮。

1852年6月4日

金色亚历山大学名*Zizia aurea*。岩蔷薇开花了。羽扇豆花开得正盛。在费尔黑文山下，加拿大柳穿鱼，就是那种能开得很久的小蓝花，它在与羽扇豆争奇斗艳。现在田野里到处都是开着星形花的早花卷耳。

1853年6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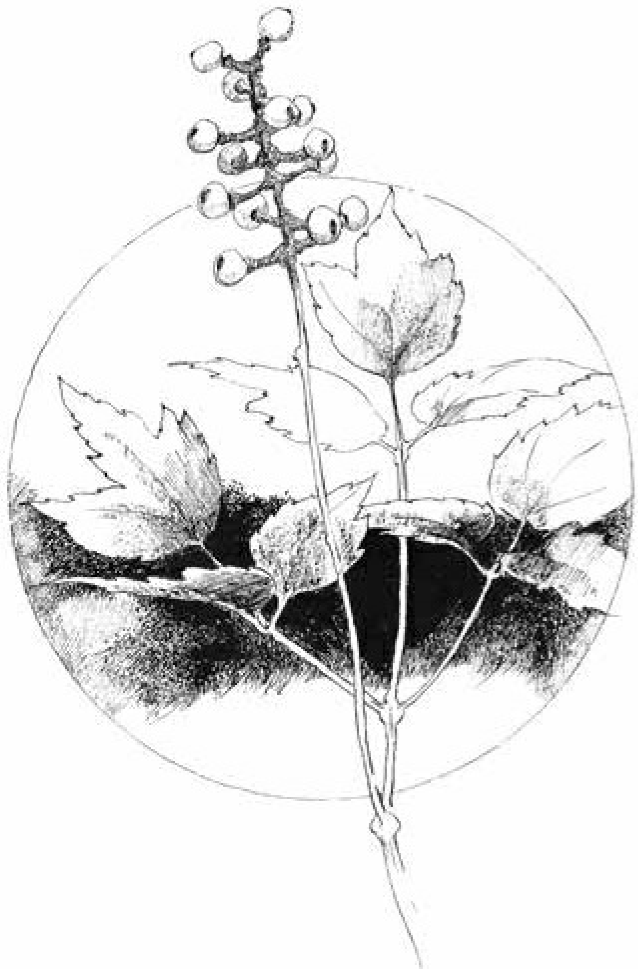
收费公路旁的野豌豆刚刚开花——它是深紫罗兰色的。

1855年6月4日

埃伦·爱默生发现了毛叶黄花堇菜，今天开得还很少——但是白果类叶升麻开得正盛。

1852年6月5日

羽扇豆风华正茂。更妙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羽扇豆连在一起，绵延一英亩甚至更远，色彩纷呈，有紫色、粉色、淡紫色的——还有白色的，特别是在阳光照耀时，花朵变得透明，色彩便变化无穷。整个山麓都被羽扇豆涂上蓝色，这片田野（如果说不是草甸的话）就像冥后普西芬尼曾漫步的那片田野一般。羽扇豆的叶子上覆盖着露珠，一簇簇的蓝色花朵间隔得很近，这个景象让我十分激动。天堂般的繁茂，极乐世界般的色彩，仿佛这就是埃律西昂田野。他们说羽扇豆的种子长得像婴儿的脸，所以它的英文名才叫“lupine”。没有其他花看起来如此湛蓝，这就是羽扇豆的价值。它们把大地染蓝了，但是在三分之一英里外，我看不到山麓上有它们的颜色。也许是因为空气也有自己的颜色。



白果类叶升麻（英文名：white baneberry；学名：Actaea alba=A. pachypoda）

1856年6月5日

现在在干燥的刚松林里，到处都有红色的拖鞋兰伫立在落叶层的红色松叶上，用它们两片宽大的弧形绿叶，欢庆这6月天（甚至在沼泽地里也有拖鞋兰）。它们举着那带亮丽条纹的红色垂囊。而此时，田野里正起伏着黑麦的麦浪。

1857年6月5日

我对我周围同时生存着的每一种植物都感兴趣——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植株较大的那些。它们是我的邻居，与我共同居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而它们的名字我也耳熟能详。但是，它们本质上是具有相当的野性，跟我在煤块里看到的那些陌生植物化石的影像一样具有野性。

1851年6月6日

今天我采集了斑叶毒芹，它也叫美国毒芹，小叶上的叶脉一直延伸到叶缘裂口，束状根。

1852年6月6日

侧花无心菜开着不起眼的小白花，跟卷耳有点像。

1856年6月6日

我发现铁路边延龄草树林对面的雌柳和雄柳是长喙柳，也就是巴拉特所说的赭色花柳中的一种。它刚刚开始张开长喙。心叶柳是另一种赭色花柳。



斑叶毒芹（英文名：cowbane，American hemlock；学名：Cicuta maculata）

1857年6月6日

矮蒲公英开着接近橙黄色的花，整个上午都点缀着干燥的山地，而且遍地都是，但是由于下午花瓣就闭拢了，行人很少能注意到它们。

1858年6月6日

我惊讶地发现睡莱花已经枯萎了，被最近的霜冻杀死了。今天看到了黄花小金梅草。

1854年6月7日

在林间小路旁，在林边草甸上，我看到岩蔷薇的金黄色花蕊。我惊讶于绿色果子们——唐棣、低灌蓝莓、野樱莓等已经长这么大了。从花到果实只有一步的距离。

1857年6月7日

星期日。下午和普拉特一起去了河边和旁卡塔赛特……

普拉特得到了盛花期的野生马蹄莲——有些开始枯萎了，所以可能已经开了10天——他是在贝特曼湖边的沼泽摘的。还有紫花酢浆草，他说这个大约是在上周日或5月31日开花的。虽然花开得很少，但它比黄花酢浆草更大，更漂亮。

1860年6月7日

白花三叶草已经把一些田野染成白茫茫的一片，周围充斥着蜜蜂的嗡嗡声。

1853年6月8日

白松开花了——所有雌花都集中在树顶尖上，在总花梗末端直立着一颗小小的深红色松果。而去年结的那些松果已然变绿，现在有三四英寸长，像大镰刀似的弯向地面。如果能站在更高的松树上，俯视比较矮

的松树尖，能看得最清楚。这些松树看上去才刚刚开花。



野生马蹄莲（英文名：wild calla；学名：Calla palustris）

1858年6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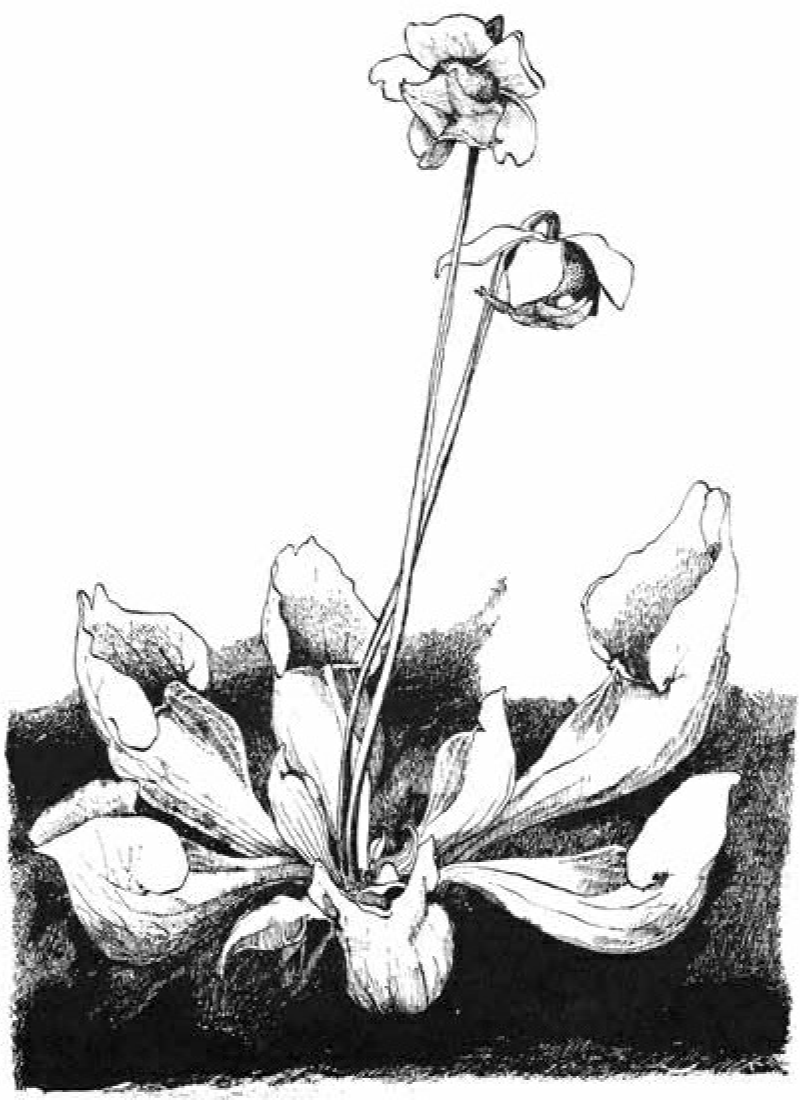
有些地方的委陵菜已经直立起来。横鞍花开了多久了？菖蒲又开了多久？

1850年6月9日

我看到湖面上漂浮着刚松花粉。西北偏北角的大多数松树还没有散落花粉。其中一些树上，只有一朵散花粉的松花。

1852年6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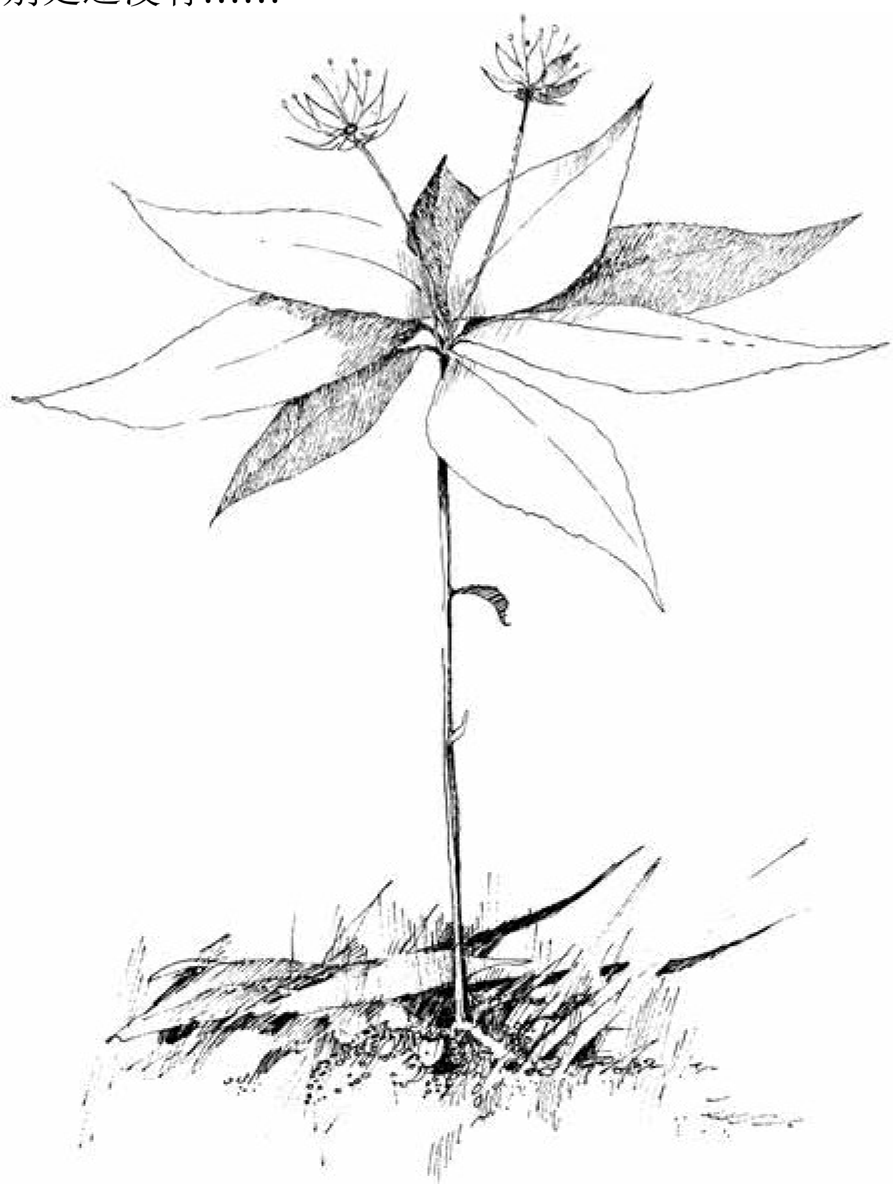
黄花水生毛茛现在是河里的重要花朵，挺立在白睡莲的莲叶之上，睡莲还没有开花。我发现，被冲到岸边的毛茛花瓣在河滩上排列成一条鲜明的线。



瓶子草（英文名：pitcher plant；学名：Sarracenia purpurea）

1853年6月9日

发动机产生的蒸汽长长地飘在身后，隔一段就断开一点，十分规律，好像蛇的脊椎——可能是活塞的每个冲程产生了一股蒸汽。在有露水或雾气的早上，我的靴子会粘上略带红色的草籽或颖片。锦带看起来是昨天开花的。我还在今天看到第一朵白睡莲花蕾。公共用地上白花三叶草开了很多很多，非常甜美，空气中充满了它的香气——但是跟去年不一样，别处还没有……



美国七瓣莲（英文名：starflower；学名：Trientalis Americana=T. borealis）

金翅雀的叫声传来——我今年第二或第三次听到。法国菊开白了田野。田野上还开放着很多星形花，我记得有银莲花，尤其常见的是唐松草叶银莲花，它还没有完全凋落，比纯种银莲花开得更加长久。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七瓣莲，还有最近开花的黄花小金梅草，可能还有其他花……现在草甸变成了黄色，因为它开满了金色千里光，又更接近橙黄色——因为夹杂着毛茛那闪着清亮光泽的橙黄色。

1854年6月9日

我发现了漂亮的流苏兰，看上去开花有两三天了，其中两株几乎已经完全盛开，另两三株刚长出花骨朵。这一大穗特别精美的淡紫色花朵生长在茂盛、阴暗的湿地上，周围还有藜芦、蕨、金色千里光等。流苏兰是我们拥有的最美的花朵之一，同时也是最罕见的一个——大部分流苏兰根本没人看到，真是奇妙。我认为在康科德除了我没有人每年都能发现它。

1858年6月9日

高灌黑莓花开了没多久。我在穆尔沼泽地（Moore’s Swamp）路边发现了非常常见的灯芯草——花还没有全开——植株高一英尺到两英尺半。



灯芯草（英文名：tufted rush；学名：Juncus effusus）

1852年6月10日

劳雷尔·格伦（Laurel Glen）家的槭叶荚蒾开花了，圆叶山茱萸也开了。山月桂长出了花蕾。那里的黄锦带已准备好绽放了……我在瓦尔登湖滩旁闻到了那种难寻踪迹的气味，就在铁路旁有葡萄藤的地方。葡萄藤好像刚刚开花。欧白英开花了，它有一种独特的强烈气味……

鹿蹄草现在准备好开花了，shinleaf这个名字真好……狸藻花脏脏的，好像一个邋遢的女人戴着俗艳的黄帽。葡萄开花了吗？轮生叶黄精有两枚叶子，个别的有第三枚？马里兰变豆菜的花朵第一眼看时好像没有颜色，叶和茎都很像毛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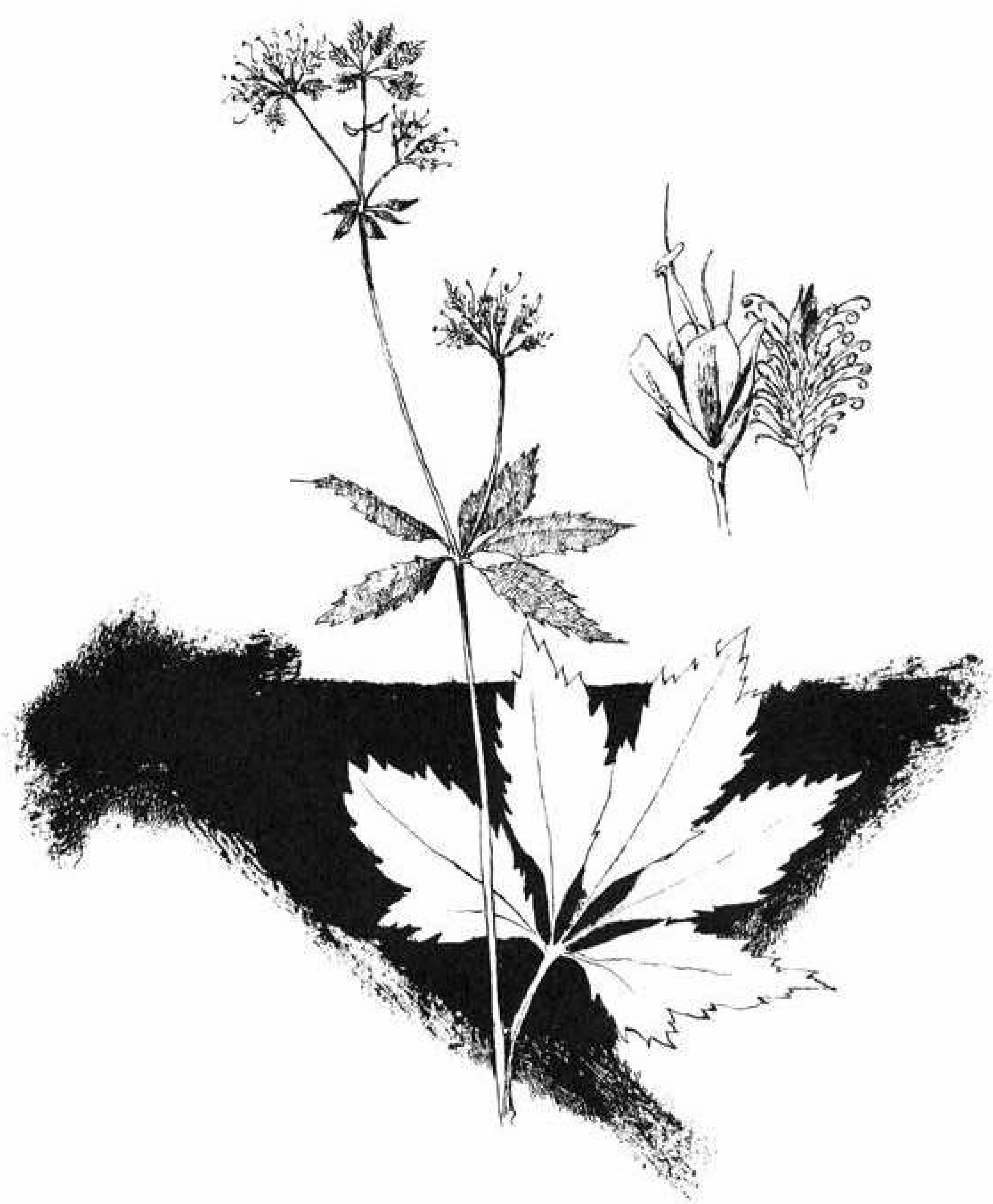
鹿蹄草（英文名：shinleaf；学名：Pyrola elliptica）

1853年6月10日

我们散步的这片美丽的田野叫什么名字？老卡莱尔路（old Carlisle road）从田野中穿过，路两旁是野苹果林——那里的苹果树并没有按顺序排列，大部分或者说至少很多都是自己偶然长出来的，或者是用苹果

渣随机种的，大多被桦树和松树遮住了。“果园”面积非常大，这些作为林木生长的苹果树很多都能结出优质的苹果。到了秋天，苹果林就是步行者的天堂。附近还有一望无际的佳露果林，以及很多生长蓝莓的湿地。我们叫它“伊斯特布鲁克斯乡村”（Easterbrooks Country）可好？

高灌黑莓开花了，十分惹眼，将小路两侧染白了一片。



马里兰变豆菜（英文名：black snakeroot；学名：Sanicula marilandica）

1851年6月11日

月夜，两侧树荫遮蔽，这是林地小径最美的时刻——当你前行的时候，让你感到出乎意料的是，它一直在向前延伸。你如此沉浸在林中，然而你的脚却遇不到任何障碍。仿佛它不是小路，而是一条蜿蜒穿越灌木丛的宽敞走廊，你的双脚在沿着它自己往前走……

到了夜晚就没有花了，或者说至少没有缤纷的色彩了。粉花蝇子草不再是粉色的——它们只是在微弱地闪着光，反射更多的光线。虽然脚下无花，但是繁星满天。

1852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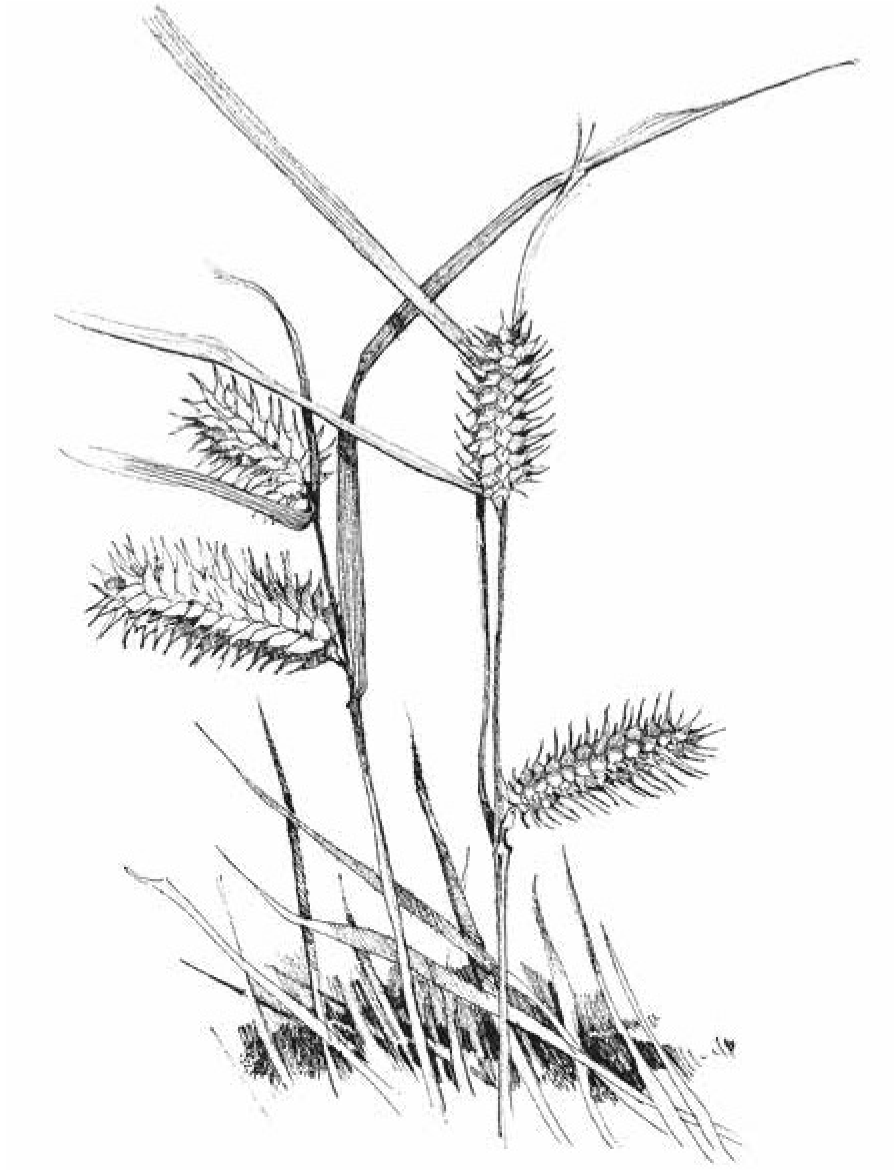
金色千里光把草甸染成了黄色。沼泽婆婆纳带着淡淡的紫，非常好看。勿忘草的总状花序长高了很多，伸到小溪边。这是微型花里最有趣的种类之一。它很小，很矜持，因此更加美丽——因为即使是花，也应该谦逊……有些田地里长满了酢浆草，它们已经变成了红色——拜它的裂瓣所赐。它能帮我们为地球作画——从远处看，与颜色更绿的田野、蓝蓝的天空、乌黑或软绵绵的云朵形成鲜明对比。红色与绿色斑驳、晕染，波浪层叠——就像起伏的谷田，有三四英亩之多。对于农夫和放牧者来说，酢浆草是一种麻烦的杂草——但是对于看风景的人来说，它是画家轻轻点上的红色淡彩，令人愉悦。当我看到这红色时，便觉得已经进入盛夏了。牛好像不会碰它。

1856年6月11日

墓地的刺槐只开了几朵花。今天下午非常热，夏日午间那种特别的寂静，如今笼罩着整个树林。

1860年6月11日

蛤壳山上，黄褐薹草花开得正旺盛（可能开了有一个星期了）。勿忘草河滩上开了许多花——穗状花序密匝匝地排布着。



黄褐薹草（英文名：sallow sedge；学名：Carex tentaculata=C. lurida）

1853年6月12日

劳雷尔·格伦家的槭叶荚蒾花已经盛开了，可能是在6月9日初开的。山月桂可能后天会开花。画眉鸟的歌声在听者心中激起凉爽清晨的未竭活力。在凉爽山麓林中的干枯落叶中间，突然出现的斑叶兰的叶片

会让步行者大吃一惊。它的形态非常简单，但是斑纹样式非常丰富，叶片上纵横分布着白色叶脉，看起来像艺术作品……



槭叶荚蒾（英文名：maple-leaved viburnum；学名：Viburnum acerifolium）

我去看了那株漂亮的大兰花，正等待着它完全绽放。它是花中之花（距离鹰巢在射程范围内），穗状花序高六英寸，宽两英寸，由精致的淡紫色小花组成，底部的小花已经开始展开花瓣了。在桤木湿地的树荫下，大兰花伫立在藜芦、臭菘和蕨类之上，与这些绿叶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它自己的叶子被它们遮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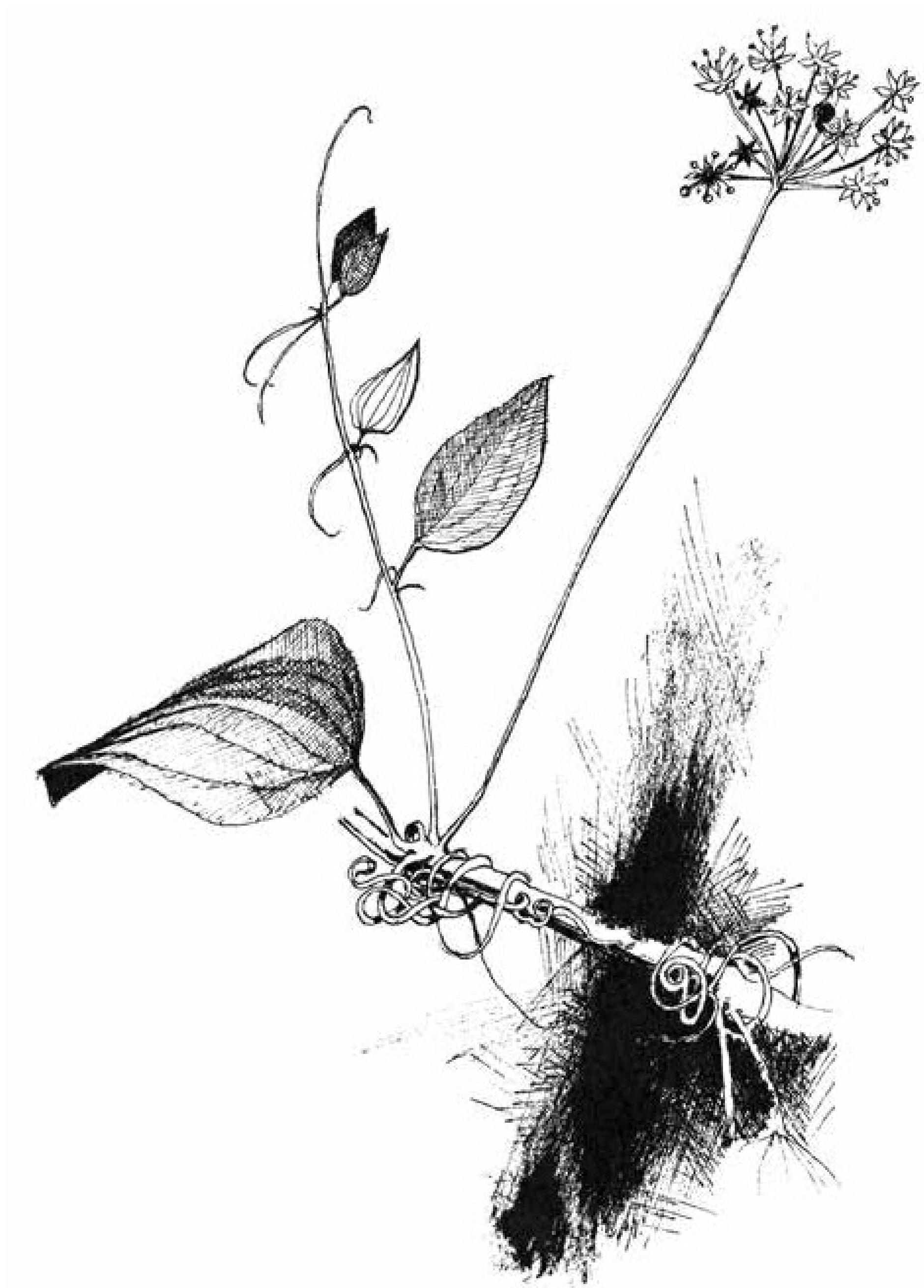
挪威委陵菜开花了。美髯兰草甸上的一株野生百叶蔷薇开花了，那里的美髯兰还没有完全凋落。

1852年6月13日

狭叶山月桂开花了。我还记得自己曾怀着怎样愉悦的心情在晨露中发现了这种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你都必须要看到它们沾满晨露的模样，必须要用刚刚睁开的、充满希望的、年轻的眼睛去看……迈尔斯湿地的草菝葜开花了，学名是*Smilax herbacea*，也叫牛尾花，这是一种有臭味的绿藤植物。它有着长长的总花梗和伞状花序，淡绿或淡黄的小花刚刚开放，具卷须。它闻起来跟墙里的死老鼠一般——跟腐肉一样，很明显它也招苍蝇（我在它身上发现了小蛆）。它会散发一种非常奇异的气味——伞状花序上的一朵小花开了，就会让整个房间充满臭味。大自然在花身上模拟了所有事物。花既是最美的也是最丑的事物——既是最芳香的，也是最刺鼻的，如此等等……

单花列当开花了。在比奇洛的著作中，它学名*Orobanche uniflora*，也叫“单花肉苁蓉”。在格雷的著作中，它学名*Aphyllon uniflorum*，也叫“单花癌根”。钱宁于6月12日在铁线莲溪发现了它。

花的光滑野蔷薇。勿忘草溪的朱兰绽放了。



草菝葜（英文名：carrion flower；学名：Smilax herbacea）

1853年6月13日

堇菜花看上去差不多都开完了。四叶珍珠菜刚刚开花，还有昨天开花的光滑野蔷薇。勿忘草溪的朱兰绽放了。



单花列当（英文名：one-flowered cancer root；学名：Orobanche uniflor）

1854年6月13日

太阳落山前，狭叶山月桂那紧实的圆柱形花头多么美丽，十边形小花盘是玫瑰红色，下方两英寸处是去年结的已经干燥了的蒴果，低垂着向外弯曲。再往下两英寸有时还能看到前年的蒴果。我在其中一朵花上看到了今年第一只蔷薇刺金龟。

1858年6月13日

拉茶杜香长到了三四英寸高（青姬木也是）。它有着一种非常宜人

的芳香——介于松节油和草莓之间。这种香味很强烈，很有穿透力，有时会让我想起蜜蜂的特殊气味。将嫩叶揉碎后用鼻子触碰，甚至会带来刺痛感。带有这种芳香的，是正在舒展开来的杜香嫩叶。

1860年6月14日

小溪里开了许许多多的白花水生毛茛——大概开了一周了，它们在阳光下尽情绽放着。这是（一种）漂亮的白花（花心是黄色的），身处湍急水流中，立于深褐绿色的叶片之上，它的花梗向外弯曲，让花朵挺立出水面半英寸到一英寸高——其他花蕾还浸在水下。

1851年6月15日

今天在铁路堤坝西侧看到了今年第一朵野蔷薇。法国菊突然开花了。三叶草让整片田野看起来富足、华丽。浓艳的红，甜美芳香的白，红花三叶草让田野羞红了脸，就像西边傍晚的天空……

我在草地上看到高毛茛茎部光滑。我没有发现有鳞茎的那种（鳞茎毛茛），两周前还到处都有。狭叶山月桂刚刚开花，花瓣还在继续展开中。林中的二叶铃兰已经开始衰败。斑叶山柳菊开花了，黄色的花朵装点着林地小径。开阔的小路上生长着浓密细长的野草，小金梅草开花了，它的俗名叫“黄花伯利恒之星”，我觉得应该叫它“黄眼草”。绿花鹿蹄草的花葶如宝塔一般，它是阔叶常绿植物。林中的美国七瓣莲还和上次看到时一个样——开着星形白花，长着尖尖的轮生叶。夏枯草开花了，伞花百蕊草更精致，它开着白花。



夏枯草（英文名：heal-all；学名：Prunella vulgaris）



伞花百蕊草（英文名：bastard toadflax；学名：Thesium umbellatum=Comandra umbellata）

1852年6月15日

新的花朵舒展花瓣是多么的迅速——好像大自然要超前完成任务似的。要观察花瓣是怎样次第舒展开来的，你能做的只有尽力而已。这是花的革命，极少有人关注。我们对花几乎没有太多关注。它是最崇高的色彩，我们追随它，我们在它身后大步向前——那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守则，我们的“色彩”。花儿被创造出来，就是要被看到的，而不是被

忽视。它们明亮的颜色吸引着眼球，吸引着观众。有很多爱花人，踏遍全世界去捕捉它们的身影。从埃及旅客那里“抢”来的花最终被小心装箱，转给了林奈，那个爱花之人啊……槭叶荚蒾正开着花，带着淡淡的紫……

也是在韦尔草甸近端，我看到紫流苏兰花——它意想不到地美，虽然只是淡淡的丁香紫——开出一大穗紫色花朵……我还不能说，它是我今年已发现的野花里最美的一种。为什么它只长在那里——远远地躲在湿地里，远离众人视线？这种兰花略带芳香，让我想起拖鞋兰。

1853年6月15日

三叶草处在盛花期。有什么能比三叶草田更加繁茂？即使是最贫瘠的土壤，只要覆盖上三叶草，看起来也会无比丰饶。这可能是6月最典型的特征，充斥着蜜蜂的嗡鸣声……酢浆草的红脸蛋所展现的健壮，已经被三叶草羞红的香腮取代。在表现天堂的画作里，画家习惯于在地上铺满过度密集的花朵，但凡事都应该有节制。虽然我们爱花，但是不希望脚下的花太密集，否则我们一抬脚就会踩到它们。但是花儿盛开的三叶草田倒可以是个例外……

延龄草树林东北面有很多野蔷薇。我们往往容易低估这种花，因为它很普通。但它难道不是花中皇后吗？它的花瓣是多么的宽大，颜色是多么的亮丽，花朵从它自身植株的绿荫后面探出半个头来朝外投去一瞥。它带着一种高贵、精致的彬彬有礼，而不是狂野的气息……我把即将开放的花蕾带回家，插在盛水的水罐里，第二天早上它就开花了，香气满屋。当初朝圣者在荒野中看到它，一定想起了家乡吧。

1854年6月16日

我昨天看到紫色的飞蓬花朵。紫花飞蓬在其他方面和白花品种完全相同的，我无法判断它是糙伏毛飞蓬还是一年蓬……又闻到了白睡莲的清香，我一直在等待的季节终于到来了。所有这些体验都是构成夏天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飞蓬是纯洁的象征，它的气味就是证明。它出淤泥（水）而不染，傲然挺立在那里，看起来那么纯洁，那么优雅，闻起来

那样甜美——好像在告诉我们，在大地的淤泥和粪土中存在着怎样的纯洁和甜美，而且是可以提炼出来的。我认为我摘了今年的第一朵睡莲，至少是方圆一英里内开放的第一朵。睡莲的芳香里有对我们希望的肯定。我不会轻易对这个世界绝望，即使有奴隶制存在——即使北方懦弱又缺失原则。睡莲花好像在告诉我们，终有一天，人类的行为也会变得同样甜美。到那时，我们的星球将会散发这样的芳香……

沿沟渠生长着亮叶蔷薇——半开的花朵露出最浓的玫瑰色泽。它们是那样耀眼，在它们周围，下午时分变成了夜晚或日暮，仿佛亮叶蔷薇正伫立在阴影或黄昏中。昨天的亮丽花瓣如今已经铺在沟底的黑泥上。

叶片较窄的亮叶蔷薇开得更早。它叶片光亮，枝被刺毛，花瓣玫瑰粉色，大小适中。

叶片较宽的亮叶蔷薇光泽较暗，叶片更大，可能颜色也更深，花瓣颜色更偏紫——可能气味更加芳香——还有漂亮的黄色雄蕊……

距我采摘漂亮的大兰花已经有八天了——它们被我插在水罐里，其中一朵还完全新鲜呢。可能是在花穗才半开时采摘的，大兰花养在水罐里会盛开，并保持完全新鲜超过一周的时间。难道我不是生活在花园里——或是说天堂中？我可以每天早饭前出门——我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采摘这些花朵，用它们来熏香我的居室，然后我在那里读书、写作，待上一整天。

1858年6月16日

低灌黑莓的花朵多么清新宜人，有益健康——让我想起所有蔷薇科结实植物，它们与我们人类那么亲近，那么亲密。它是最美味的芳香花朵之一，让人想起营养的果实。



加罗林蔷薇（英文名：Carolina rose；学名：Rosa carolina）

1853年6月17日

我这几天看到的朱兰，即“蝰蛇之舌”，数量越来越多，但颜色太淡，根本无法与美髯兰相媲美。另外它们有一股蛇味，减了不少分。

1854年6月17日

旋花看上去是昨天开花的，它的英文名是“清晨的光辉”（morning glory），很是贴切。花朵是宽大的钟形或喇叭形，带着淡淡的红色，就像清晨一样。有些地方长出了新的瓶子草叶，现在里面还没有昆虫。朱兰可能开了一两天了。

1852年6月19日

红门兰容易保鲜。今早我摘了一朵放在帽子里，带着它走了一整天，回家还能保鲜一两天。这些日子很特别，你可以在草甸上发现那种紫兰花，还有美髯兰。

1860年6月19日

有些高大的糙茎一枝黄花高三英尺，而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那些一枝黄花一般高两英尺或更多。我还看到一些芳香一枝黄花，高两英尺。黄褐薹草的花穗很奇怪，颜色发白。

1853年6月20日

矮树丛生的河岸上，幽深的绿丛中闪耀着明亮的蔷薇花，还有女贞状南烛的小白花，开在黄睡莲的下方。

在草甸那条非常浅的小水湾入口处，我发现了两朵开放的睡莲。它们美得精致，与我们拥有的其他任何野花都不同，这是最早开放的白睡莲。在这河水渐渐退去的浅水湾里，它们刚刚展开花瓣——百分之百新鲜、纯洁，还没有昆虫发现它。它的纯洁是多么令人仰慕——它的芳香多么无辜、甜美。从死去的小溪那肥沃的黑泥里竟开出了这样的睡莲，这含义隽永——出淤泥而不染。最能代表纯洁的那些花，竟然都出于淤泥，真是令人惊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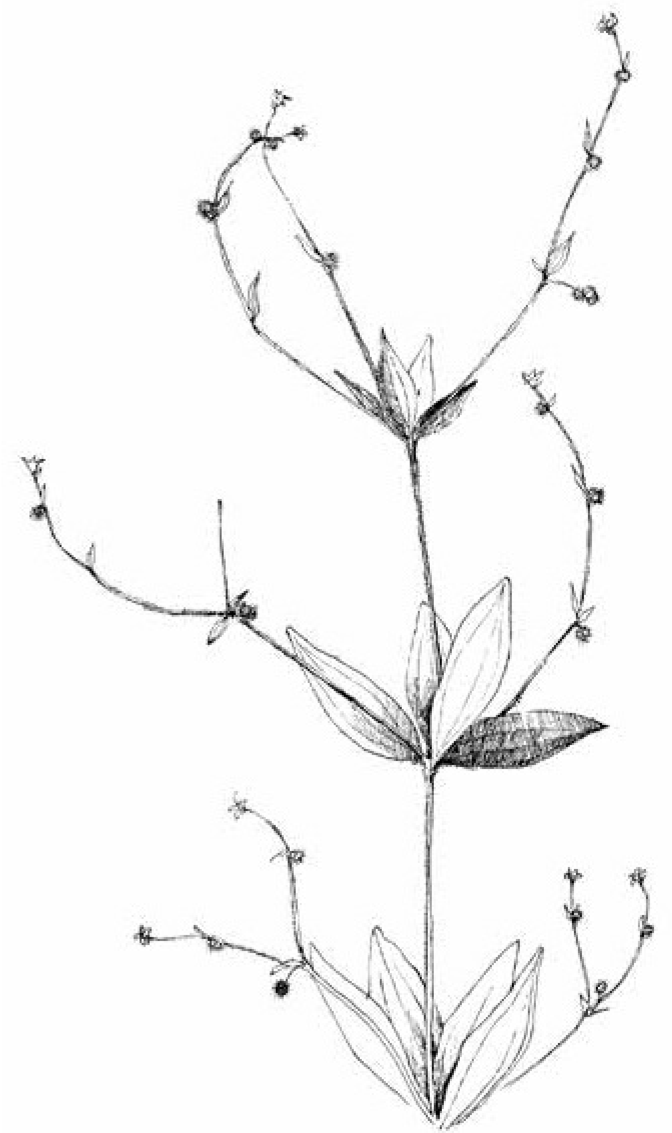
女贞状南烛（英文名：maleberry，panicled andromeda；学名：Lyonia ligustrina）

1852年6月21日

朱兰闻起来如蛇一般。在大自然中，美丽绝伦与令人作呕也会这般如影随形，真是奇异。不管对于花还是对于人，我们都需要一种纯粹、芳香的美丽，能熏香周围空气的那种。外表艳丽，但却没有气味，或是气味令人厌恶，这样的花代表了太多凡人的特质。

1853年6月21日

18日一大清早，船桨吃水比平时要深，我的手指感觉到河水是温热的。绽放着三片白色小花瓣的小叶猪殃殃已经开花一段时间了。我还在转角泉发现了坚挺的宽叶三脉绿花植物，可能是甘草猪殃殃。



甘草猪殃殃（英文名：licorice bedstraw；学名：Galium circaezans）

1854年6月21日

大裂谷树林里的蔓虎刺可能已经开花一两天了。它气味宜人，十分清新，介于舞鹤草和黑樱桃树皮之间，像桃核肉……

有些地点的僊靛花看上去已经开了一天。哈伯德巷道的毛唇兰至少

开花一两天了——兰科里除了美髯兰，就数它最漂亮。

草丛中的野生百叶蔷薇半开着，我再次被它的深红色吸引——它浑身闪耀着玫瑰色泽。



毛唇兰（英文名：grass pink；学名：Calopogon pulchellus=C. tuberosus）

1851年6月22日

走在铁路堤道上，我注意到，随着季节的推进，田地和草甸曾披上过各种不同的色泽，太阳逐渐用上了它所有的颜料。有红花三叶草那玫瑰般的夕阳红——就像傍晚的天空沉在了青草下面，有法国菊的色泽，有白花三叶草的色泽，这让我记起它的气味是多么甜美。另一侧的草甸上点缀着高毛茛花，预示着那里蕴藏着乳制品的宝藏。庭菖蒲近看如此美丽，它赋予了草地一种石蓝色泽。

1852年6月23日

去找劳雷尔·格伦……黄锦带的黄花肯定开了有一周了。圆叶山茱萸的花朵类似圆锥花序山茱萸。山月桂开着奶白色的花朵，生长在凉爽、荫蔽的树林中——让人联想到大自然的活力。也许它应该位列花中一流——鉴于花形、大小和四季常青的特点。它的花蕾奇妙地折成十角锥体，令人惊奇……加拿大蓟开始露出紫色。戴金（Dakin）家附近墙边生长的是哪种漂亮的蓟啊？还没开花。

……

野蔷薇的美貌和芳香完全是宜人的、健康的，而且还很持久——我不奇怪为什么人们偏爱蔷薇科花朵，尽管它有刺。它适应能力强，各方面都比大多数花朵更完美——包括它的颜色、花蕾、芳香、叶片，以及整株灌木，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花茎，最后是它红色或大红色的蔷薇果……我摘了几朵野蔷薇花蕾，带回屋里，插在水罐里，明天就会开花，一朵花就能让屋子充满芳香——然后过了一天花瓣掉落，新的花蕾会开放。

我的帽子内衬在中部缝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置物架，我倾向于认为这差不多就是我能得到的很好的植物箱了，使用起来极为方便。而且在你的长途跋涉中，暗黑的环境以及从头部腾起的湿气——至少在你洗澡之后——能让花保持新鲜。一天结束的时候，从这个植物箱里取出的花朵往往还是新鲜的，虽然没人给它们喷过水……



黄锦带（英文名：bush-honeysuckle，yellowdiervilla；学名：Diervilla trifida=D. lonicer）



山月桂（英文名：mountain laurel；学名：Kalmia latifolia）

这里还有一块牧场，上面生长着一片一片的香蕨木灌木丛——到处都有红花狭叶山月桂，谦逊而美丽，或是独自生长着，或是和其他灌木杂裹在一起。散步的人都会被颜色比平常更深的一些红花吸引。但是你没法把它完好带回家，否则它会更加为人熟知。它开在白松和白桦树间，要盖过禾草的风头了。

1853年6月23日

蛤壳山橡树林这边，穿叶异檐花带叶穗状花序的顶端已经开了几天花了。它花色鲜艳，花形美丽，接近湖紫色——或者说是丁香紫色。位置较低、开得更早的那些花没有花冠。当花穗上很多花同时开放时，也许它可以位列花中一流。

路边的益母草可能是昨天开花的……近来，在温暖的中午，我看到沙土旱地上钻出四叶珍珠菜，它们在用那带斑点的黄色小眼睛，从桦树和松树下望着我。

1854年6月23日

穿叶异檐花是漂亮的深紫色——地点在悬崖上——它的花开了有多久了？

1852年6月24日

我失望地注意到，现在松树尖大多歪向西边——好像跟风有关。女贞状南烛上有泡沫。北极花正凋零，我应该早就发现它才对。北极花的叶片浓密地遮盖着大地。



益母草（英文名：common motherwort；学名：Leonurus cardiaca）



北极花（英文名：American twinflower；学名：Linnaea borealis）

1852年6月25日

穿叶异檐花是一种穿叶吊钟花，在悬崖上开得非常美丽，它看上去已经绽放了几天。

1852年6月26日

睡莲可能是唯一一种所有人都会争相采摘的花朵，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平时都接触不到它。农夫家的男孩们经常会把方圆半英里内露出水面的每个睡莲花苞都摘走。睡莲饱受昆虫骚扰，你极少能得到一朵自然开放的完美睡莲——虽然只有自然开放的才能算是完美——通常先把花苞摘下来，然后用手把花瓣展开。我隐约记得，成年前自己把睡莲的干花梗当烟抽，抽得还很美。我的供货一般还很充足。自那以后，我也没抽过更强劲的东西了。我那时候还往它的长花梗孔隙里吹气，看那黄

色弯垂的雄蕊随之起伏，以此自娱自乐……

在小株沼泽白橡凉爽、光泽的绿叶下，斜倚着水边的鳞状树皮，你能看到野蔷薇，它高五六英尺，从树荫下探出头来——但是在低地的河边，你靠近的每一片灌木丛或杂树林，几乎都散发着草菝葜那恶臭的味道，让你以为所有死狗都漂到那片河滩上去了。既美又丑，既令人愉悦又让人生厌，所有这一切在花身上都有体现。所有类型、所有程度的美丽和所有的肮脏是共存的。大自然让一种花用腐肉的气味充满低洼地，目的是什么？花身上有世上一切美善，也有世上一切丑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代表着他的性格。在它们身上，一切都毫不隐藏，一切都众目昭彰。很多乡民的园子都临河，当他走近河岸边的柳树和山茱萸时，他还以为有腐烂的动物搁浅在河滩上了呢，其实他闻到的只是草菝葜。

1852年6月27日

柳兰属，长得像柳树的穗状花序草本植物，展示着它艳丽的浅紫色（淡粉色？）塔状花头。6月15日那天，柳兰就露出一些颜色，我估计始花日是6月20日。柳兰是这个季节最引人注目的花朵之一，开在林中干燥开阔的山麓上——一片生长中的年轻树林。



柳兰（英文名：firewee；学名：Epilobium angustifolium=Chamerion angustifolium）

1852年6月28日

月见草也叫夜来香——花朵明艳，但是茎叶非常不美观。园子里的紫花悬钩子开花了。



月见草（英文名：evening primrose；学名：Oenothera biennis）

1851年6月29日

今年有许多白花三叶草。在多年没播种过三叶草种子的很多地块上，白花三叶草的数量比红花品种还要多，而且花头几乎一样大。在割得只剩短茬的牧场上，我认为去年没有三叶草或是三叶草很少的地方，现在也点缀着白花，只是生长得没那么繁茂。在路边和园边等地方，甚至是在被踩硬的草皮上，到处都点缀着这种小白花，它们开在短短的花梗上。由于现在正是蜜蜂分群的季节，而这种三叶草非常吸引它们，所以蜜蜂可能更难被收捕。不管怎样，现在蜜蜂酿蜜那么快，能收捕利用它们就更重要了。为什么今年如此利于三叶草生长？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紫花悬钩子（英文名：purple flowering raspberry；学名：Rubus odorat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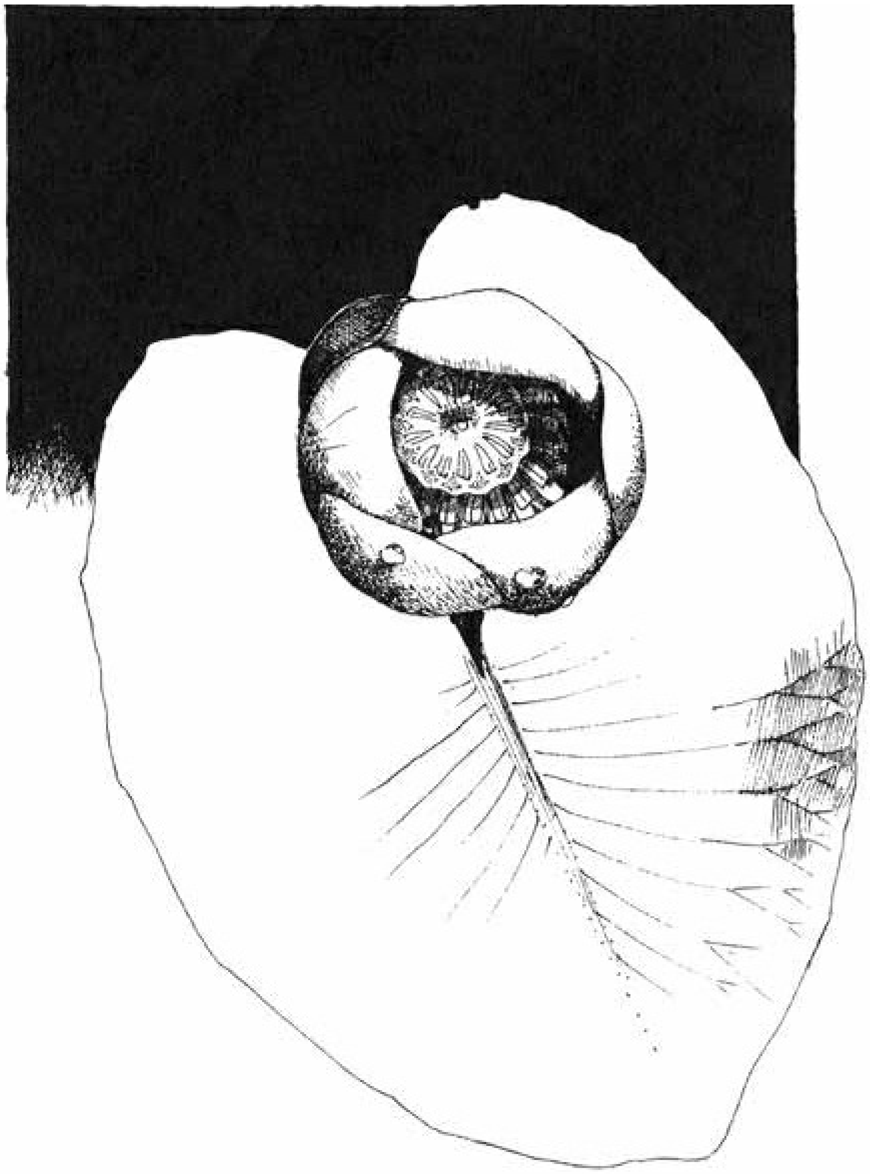
我低头看着路边夏枯草的辐射状花枝。女贞状南烛开着果实般的白花。这一季我首次看到沼泽杜鹃……

多花楝木是一种矮灌木，正在墙边开着花。

1852年6月29日

益母草形似荨麻，生长在街边……在远方的静水河或静水湖边度过的宁静的安息日清晨，回忆起来让人心生愉悦——纯洁的白睡莲刚刚展开花瓣，还没有受到昆虫的骚扰，兀自漂浮在平滑如镜的水面上，空气中充满了它的清香。大自然从来都没有此刻这般沉静、纯洁、芳香。百朵白睡莲在阳光下静静地开放着，漂在油脂般光滑的水面上，浮在莲叶之间，而蜻蜓正在打量着它们。要想拔一朵带长茎的睡莲，需要一些技

巧。美丽的黄色睡莲，即黄花圆叶萍蓬草，充分展示着这条河里的丰饶。



萍蓬草（英文名：bullhead lily, spatterdock；学名：Nuphar varieg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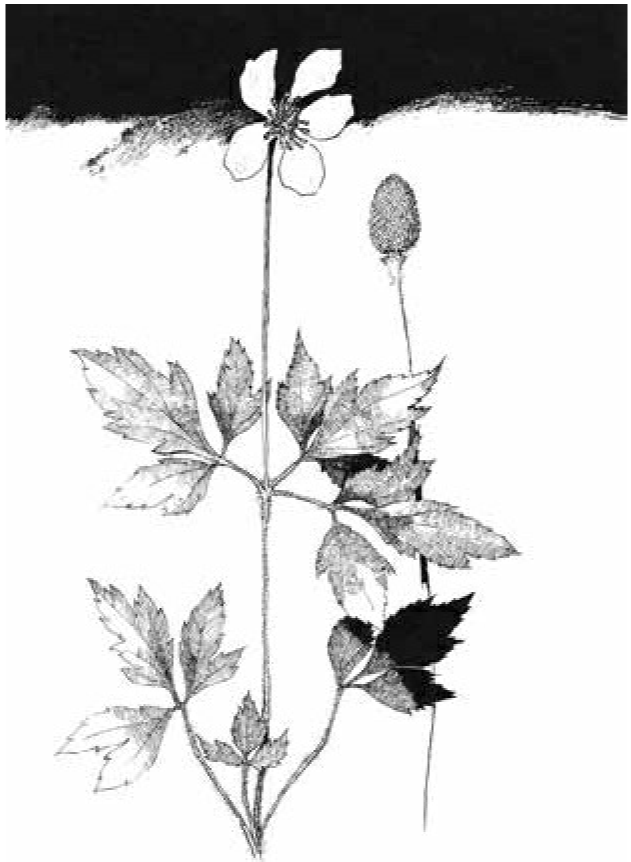
心叶梭鱼草（英文名：pickerelweed；学名：Pontederia cordata）

黑三棱，开花了，掩映在菖蒲丛中。分类学家认为它与香蒲是相关物种。心叶梭鱼草的穗状花序上，有一朵花随时将要绽放……蛋岩（Egg Rock）上的北美银莲花看着很像白色的毛茛花，开花应该没多久。我看到耧斗菜花还没有完全凋谢。

1851年6月30日

变色鸢尾让草甸充满生机……

现在蔓越橘开花了，新发的枝条伸出水面一两英尺高。


北美银莲花（英文名：tall anemone；学名：Anemone virginiana）



变色鸢尾（英文名：blue flag；学名：Iris versicolor）

1852年6月30日

这个阶段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以花见长吗？蔷薇、沼泽杜鹃、旋花、美髯兰、朱兰、红门兰、变色鸢尾、柳兰、山月桂、白睡莲，全都同时绽放着！

1852年7月1日

蔷薇正值盛花期，它生长在佳露果灌木丛、蕨类和香蕨木中间，尤其爱在一些干涸的湖眼附近出现——花果有些颜色浅些，有些颜色更红。当附近只有野蛮的男人逡巡时，它们在为谁开放？我觉得它们徒劳一场。它们现在只是在装点牛儿的牧场……我们把船推进一些浅水湾中，那里的水位还没超过一英尺。水上铺满了莲叶，上面点缀着上千朵

白睡莲，花瓣刚刚展开。但是也许没有哪朵绽放的花中一只昆虫也没有，大多数花里都有几百只小蚋蚊，不过这种小虫子很容易就能抖落，不需要水淹就能赶走它们，因为那样会让花瓣合拢起来。

刚刚开放的睡莲如珍珠般亮白，虽然莲叶间的水面纹丝未动，但过路的风儿让花朵像小船那样轻轻地来回摇摆，就像用缆绳拴住的小船。一些睡莲带有美丽的玫瑰色泽，半开的花朵玫瑰色泽最显著，透过花萼一直浸到第二层花瓣，局限于萼片中间露出花瓣的地方，这也是光照最充足的地方。这些花瓣染上了红色，而一般情况下是绿色，仿佛从雄蕊到花瓣色彩在渐变。好像它跟莲叶背面以及萼片的着色原则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些玫瑰色泽的花朵，我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它增加了睡莲的多样性。我满足于睡莲应该是白色的，更明亮的色彩还是留给陆生花吧。我希望能呼吸睡莲的气息，享受睡莲能够给予的全部印记……



箭头蓼（英文名：arrow-vine；学名：Polygonum sagittatum=Persicaria sagittata）

在赖斯（Rice）家码头上吃过午饭后，我们观察到河上的每朵白睡莲都合拢了花瓣——而且整个下午都闭合着，虽然下午并不比上午更晴朗或是更阴暗。只有我中午前摘下然后又放回河面上的几朵睡莲没有合拢花瓣，它们顺水漂浮，纠缠在了水草间。这些花仍然新鲜，但已经没有闭拢花瓣的力量了。如果中午能观察到睡莲是如何瞬间合拢起来的，那可就有趣了。我只观察到，虽然中午吃饭前无数花朵还在竞相绽放，但是饭后一朵开放的也没有了。当天余下的时间就哪里都找不到了……我发现了箭头蓼，地点是草甸上，它刚刚开花，那里还有许多沼泽婆婆纳和朱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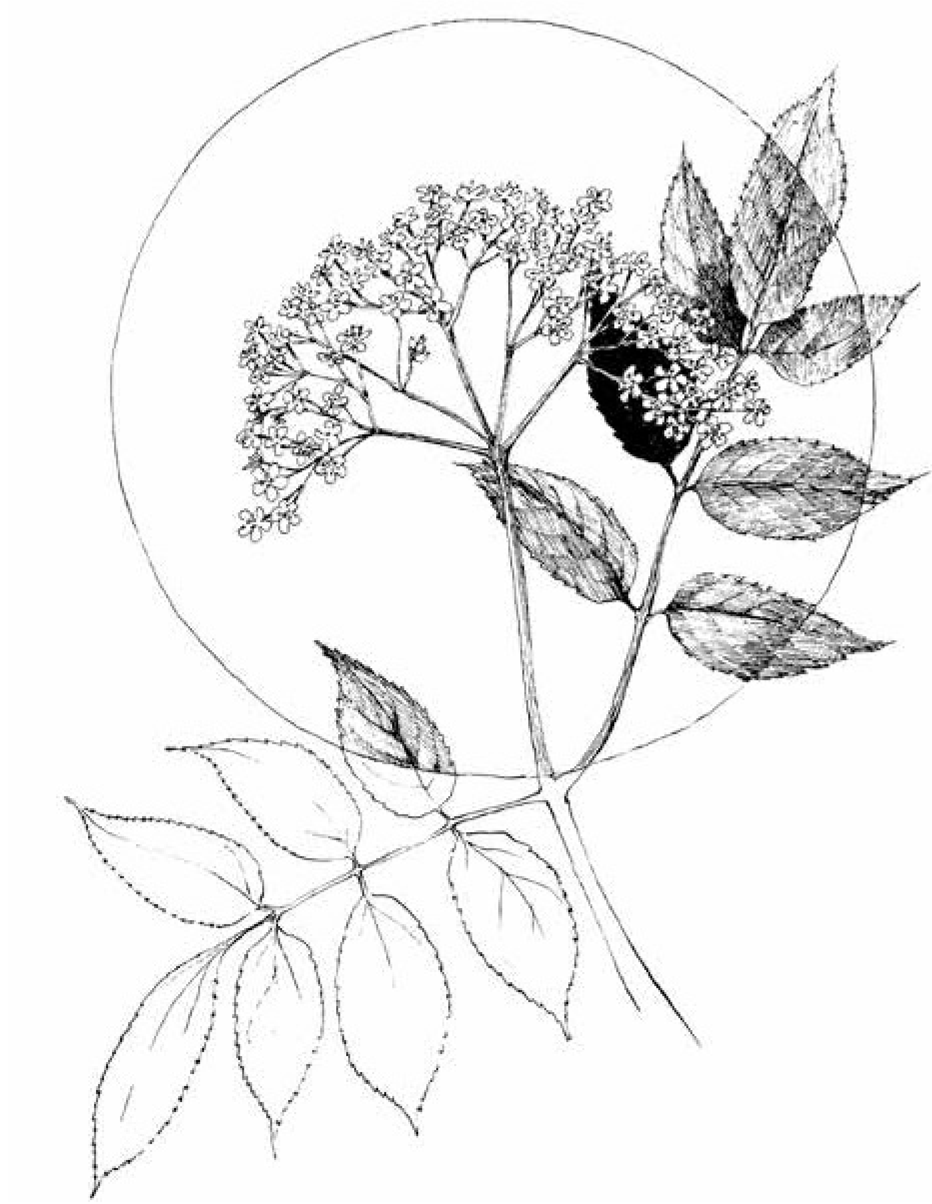
1852年7月2日

昨晚，半梦半醒之间我梦到白天划船经过的那条浑浊的、长满水草的小河——好像白天的经历也给了我某种活力，就像根扎于河底的睡莲那样。

我摘了一朵即将开放的白睡莲，带回来放在水中养了两天（养到7月3日），然后用手把花瓣分开，触碰花瓣间彼此重叠的地方，花瓣就弹开了——它们在我手里快速绽放，开出了一朵完美的花，花瓣间完全等距，跟生长在它原生的湖里的花朵一样，当然在我这里它没有遭受昆虫的骚扰。我把睡莲花茎切得短短的，把它放在盛水的大盘里。睡莲在观察者呼吸的吹拂下轻轻漂荡，微微上下起伏着。是观赏者半压抑的赞赏之风，鼓起了它的帆，助它前行。这朵是带玫瑰色的，一种广受喜爱的颜色，我觉得它从不会让人失望。人们会为了看睡莲而远游尼罗河，他们从来没看过家乡小溪中睡莲烂漫的样子……

浴场有（一个）小丘，是数年前的某个春天从外面漂流到这块草甸上来的——现在它被漂亮的红枝野蔷薇浓密地覆盖着。那是饱满但不规则的一丛灌木，一直覆盖到地面，下面也不露秃枝，一大团浓密闪亮的叶片间伸出一些小红枝。现在，在暮色中，从各个角度看它都格外美丽。无数蔷薇花朵部分合拢起来，是非常深的艳丽色彩，仿佛落山的太阳仍然在通过花瓣照耀过来——此时这蔷薇变得更有灵性了，美丽地羞红了脸。那胀鼓起来的花蕾是不可言喻的美和希望，点缀在这团蔷薇中，它们明天就能开花。还有形态很美的绿色花蕾，那是略远一些的希望，它们还没有露出红色。任何阶段的蔷薇花蕾都美不胜收，很少有出

其右者。其中夹杂着几朵纯白的接骨木花朵，还有一些玫瑰色或粉色的绣线菊花序。



西洋接骨木（英文名：black elderberry；学名：Sambucus nigra）

1854年7月2日

在史密斯泉（Smith’s Spring）的水槽附近高地的干燥草甸上，开了许多红色百合花。百合花植株高一到两英尺，花头直立，花瓣上长着或深或浅的暗红色斑点，有的花瓣边缘有褶皱——这肯定已经开了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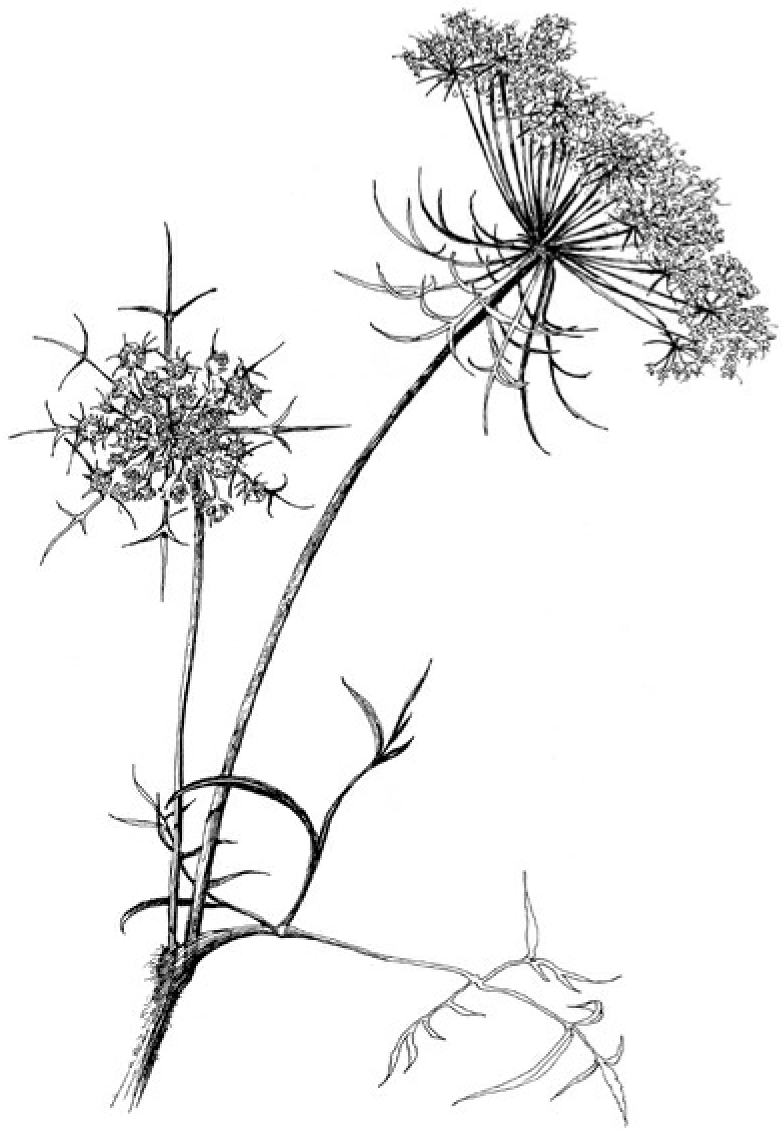
了。干热的7月酷暑，颜色如夕阳一般火红，预示着难当的干热，红色百合花正是伴随着夏日的炎热而来的。（佳露果变色前，不是总有一段干旱的日子吗？）

1857年7月2日

高英沼泽（Gowing’s Swamp）南端的野生马蹄莲开花了（旋卷点跟栽培品种一样）。在一处发现这种花后，我现在又在另一处看到它。很多事物其实已经落在我们肉眼的视线范围内，但是我们却看不见，因为它还没有落在我们的心眼范围里——我们没有去寻找它。那么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发现的世界只能是我们寻找的世界。

1852年7月3日

黄百合，也就是加拿大百合开花了，在草甸禾草中伸出头来，有时一朵花，有时两朵花。土拨鼠宝宝坐在洞口，它们会让我靠得很近也不逃走。三叶草大部分都干了。伞形喜冬草和鹿蹄草肯定开花一段时间了。它的花瓣背面才是最美的，“奶白色，带紫晕”，这是朝向观察者的一面，花盘则面向大地。它是花做的美丽水晶小吊灯，装饰森林地表正合适……路边的野胡萝卜在某些方面是很有趣的植物——因为比奇洛说它的伞状花序形状像鸟巢，而它的羽状深裂大总苞中间由细丝连接着，就像一个奇妙的女士针线篮。



野胡萝卜（英文名：Queen Anne’s lace；学名：Daucus carota）

1854年7月3日

仲夏季节，河里和河滩上遍布浮叶和水草，在酷热的天气中，梭鱼草才刚刚开花。烫人的河水被阻挡在岸边两排闪亮的浮叶间，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绵延一英里远。偶尔会从中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再外层排列的是深绿色的梭鱼草方阵。

我离开小船片刻，座位就烫得无法忍受了......美髯兰草甸的黑心金光菊（我新发现植物）开花了，我不会把它花盘中心的颜色叫作暗褐

色，我会叫暗紫或深紫色，或是紫褐色，但是伍德叫他深紫色。我看到有人在6月25日摘下的一朵金光菊——多半是那个时候开始开花的。昨天我在救济院那边的草甸上看到很多，这种植物可能是最近从西部引入的。



黑心金光菊（英文名：black-eyed Susan；学名：Rudbeckia hirta）

1859年7月3日

在哈伯德果林西北角开了很多蔓虎刺花。现在花那么多，我从中走

过时闻到它散发出强烈的苦涩樱桃味气息，我觉得挺好闻的——白色花朵看上去毛茸茸的，装点着大地。

1852年7月4日

大萍蓬草的睡莲状花朵，从略远处看是深黄色，漂浮在大大的莲叶上。它是证明这条河流富饶的不可或缺的证据。

1860年7月4日

开始到处都能看到金丝桃的大花了——一种代表着7月的黄色。

1851年7月5日

马尔伯勒路（Marlborough road）旁长得像野豌豆的植物，学名叫*Tephrosia virginica*（美洲灰毛豆）。它正开着花，有红花，也有淡黄色的。

路旁还有开精致小白花的美洲茶。林间小路两旁，开着谦逊的罗布麻和其他花朵……

伞状鹿蹄草的花朵现在真的非常漂亮，红色的小花从它们的小伞状花序中垂下来，仿佛珠宝一般——特别是还没有绽放的花蕾，红色的萼片衬托着白色的花瓣球，煞是好看……

七星巷那边生长着山薄荷——它们现在正开着花。



美洲茶（英文名：New Jersey tea；学名：Ceanothus americanus）

1852年7月5日

每天都有当季刚开的野花插在水罐里，摆放在你桌上，这多好啊。谁家没有被插花装饰过？

1854年7月5日

蓝卷花和芳香鼠麴草香气清新，正从旱地中露出头来——香气令人

心思清明。蛤壳山下的野薄荷看上去是昨天开花的。我在羽扇豆小丘（Lupine　Knoll）上捡到一个深色的矛头，长三英寸半，当时它躺在裸露的沙地上——烫得我无法长时间将攥它在手里。



山薄荷（英文名：calamint，mountain mint；学名：Pycnanthemum muticum）

1856年7月5日

　　大花月见草——在我们园子的下方——要等到晚上6：30到8：00之间的某个时候，或者说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肯开花。我去洗澡的时候，

它还没开花，但是在太阳落山，傍晚的空气凉爽下来时，它已经开了一半，好像是喜爱这个时辰的清净安详。

1851年7月6日

红花三叶草的花朵现在已经变黑了。它们不再为草甸和肥沃的田地晕染玫瑰色泽了。它们的艳丽绽放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白花三叶草花朵也已经变黑或枯萎了。田里的法国菊看起来仍然是白色。庭菖蒲的花朵现在很罕见了。田间和草甸上的禾草不再像两周前那么新鲜、貌美。它变干了，更成熟了，准备好了被收割。6月是属于禾草和野花的月份。现在草已经变成干草，花已经蜕变成果实。6月已经成为过去。

1852年7月6日

霍斯默湖旁等处的珍珠菜几乎完全绽放了，花相当漂亮——或者说是圆柱形总状花序相当漂亮……红色的百合花（即木头百合）开了。它的花瓣张得非常开，深红色，上有斑点，生长在相当干旱的地方、林间小路旁等处，非常有趣，也很漂亮。

1854年7月6日

接骨木花开得正茂盛，十分显眼。

1856年7月6日

在朴树下面较低的树篱中，有一株小红果桑树。



珍珠菜（英文名：swamp candles，upright loosestrife；学名：Lysimachia stricta=L. terrestris）



木头百合（英文名：wood lily；学名：Lilium philadelphicum）

1859年7月6日

在科南图姆老宅西侧的那个水塘里，鱼腥草现在很显眼，非常漂亮（下午3点）。白色五瓣小花，大小和5美分硬币差不多，看着像小型的白睡莲。它那完美的心型叶漂浮在水面上，叶长一英寸或略长些，是最小的一种莲叶。每根纤细的茎上（一英尺至几英尺高，视水深而不同）都有一片莲叶，这些莲叶有时密集如叠瓦，覆盖了整个池面。在每片叶子，或者说每张莲叶下，都隐藏着一个由10~15朵小花蕾组成的伞状花序，花蕾发育阶段各不相同，每次会有其中一朵（有时更多）从叶基的

心窝处弯曲着挺立出来，伸出水面半英寸高，迎着阳光和空气，展开花冠——一朵又一朵接连开放，直到所有小花都开过。在浅塘的整个水面上，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每片小莲叶的心窝处都夹着一朵美丽的小莲花，迎着太阳开放。现在你能看到的只有叶和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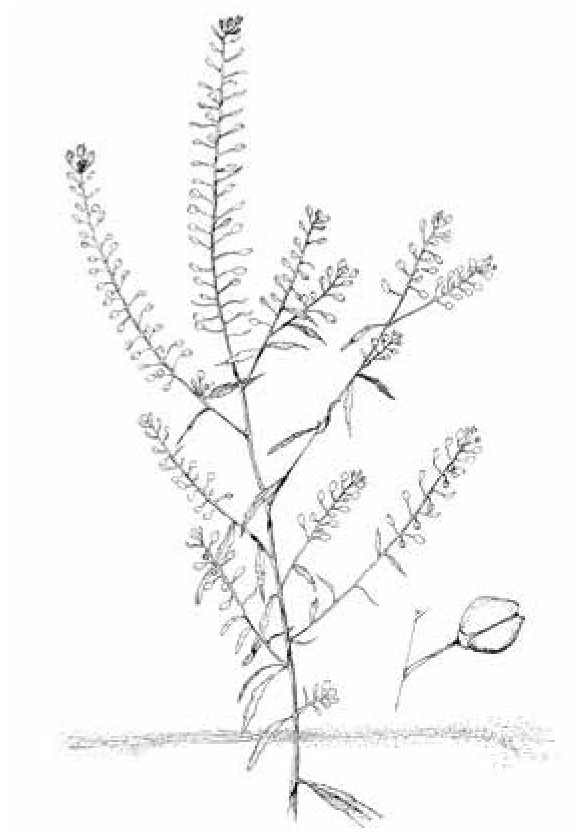


红果桑（英文名：red mulberry；学名：Morus rubra）

1852年7月7日

北美独行菜是一种不起眼的杂草，种皮有点像荠菜籽……

当草甸上的黄百合和旱地、林间小径旁的红百合竞相开放时，我就认为花季已经到达了顶峰。也许它们没法再让我更惊诧了，现在我好像对一切都有了心理准备。



北美独行菜（英文名：wild peppergrass；学名：Lepidium virginicum）

1851年7月8日

黄酸模密匝匝的花头，提醒我时光流逝。

1852年7月9日

那些白睡莲是多棒的小船啊！我往大盘子里扔了一朵开了一半的睡莲，它就像小船那样竖立过来，在水面上漂浮着。白睡莲半开的状态很美，完全绽放后也美……红百合的颜色火辣辣的，长着日晒雀斑一样的斑点，脱去了外层包裹的萼片，花瓣如此大开，彼此间隔那么大，从每个角度看都是通透的，好像在说明天气是多么炎热。它是漂亮的钟形花，十分挺直，花朵掩盖了植株所有其他部分的光彩。它不属于春天。它生长在通往镇里的小路上……在铁线莲湖，泥里的小慈姑

（arrowhead）被牛啃过的地方仍在流血。在一些地方，泥上覆盖着北美定经草，花的形状有点像黄芩（比奇洛叫它*Lindernia*）。



北美定经草（英文名：false pimpernel；学名：Ilysanthes gratioloides=Lindernia dubia）

1852年7月10日

走在联邦公路上，热量从路面上反射回来，让我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头也微痛……我在路边发现白车轴草开着花，这是一种芳香三叶草。



白车轴草（英文名：white sweet clover；学名：Melilotus leucantha=M. albus）

金丝桃可能是现在开得最繁茂的野花了，很多田地都被它染成了黄色。

1852年7月10日

彼得路旁树林里生长着灰毛豆，花开得非常显眼，十分有趣，但也许说不上是很美的花——特别是在像这样凉爽又荫蔽的地方，它清亮的玫瑰紫色被黄白色衬托着，从一床细叶羽状复叶中挺立出来，非常好看。

1852年7月11日

正是旋花开得完美的时候，繁茂的藤蔓爬得一大片一大片的，开着红红的花朵，非常引人注目，让这干燥的清晨看起来凉爽轻快。它们非常娇柔，摘下一束很快就变形了。在石桥那侧的马路边，远离人工栽培，回归大自然怀抱的剑叶萱草开花了。

科南图姆的椴树花开得很繁盛，始花期可能是7月9日。就树而言，它的花非常惹眼，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相当宜人的气息。树上充斥着访花蜜蜂的嗡鸣……



萱草（英文名：orange day-lily；学名：Hemerocallis fulva）

草甸上开着许许多多的朱兰和毛唇兰。它们非常有趣，哪怕只看它

的靓丽色彩也够了，毕竟任何红色都是罕见且宝贵的，这是我们鲜血的颜色。蔷薇的卓尔不群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颜色。据说蔷薇（rose）一词来源于凯尔特语的rhos，意思是红色。这是大自然最珍贵的色彩。

1857年7月11日

这种兰花（毛唇兰）确实华美——花穗两三英寸长，上面通常开着三五朵紫色星形大花，花瓣不规则地内凹，开在凉爽的绿色草甸禾草间，非常好看，芳香宜人。

在哈伯德草甸蓝莓湿地的东南角附近那片开阔的草地上，我看到了比寻常要多的三花悬钩子果实。果子是深红色的，闪着亮光——成熟后口味宜人，有点覆盆子的感觉。这片草甸也许可以叫兰花草甸。

1856年7月12日

在收费公路旁的穆尔草甸（Moore’s meadow）上，我看到野豌豆，一小片一小片地开着紫花，花朵压弯了枝条，那里好像反射着紫色的光。白花马鞭草也开花了。光滑漆树看样子是在昨天开花的。唐松草开始给四面八方的草甸披上白色……

红百合到了盛花期——一朵朵火红的花朵挺立着，花喉处的斑点那么灿烂，形态那么多样，几乎没有哪两朵花颜色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哪两个斑点是一样的。我想那是豹纹。红百合植株平均高一英尺或更高些，开在湿润的草甸牧场上，开在佳露果和狭叶山月桂中间。



美洲椴（英文名：Linden，American basswood；学名：Tilia americana）

1852年7月13日

瓦尔登路旁的一枝黄花看样子应该是劲直一枝黄花，柳叶形的那种，它已经在教导我们时光易逝的道理了。它的黄色花瓣讲述了多少故事！菊苣开花了。好像天热时，菊苣花瓣会合拢。



菊苣（英文名：chicory，succory；学名：Cichorium intybus）

1860年7月13日

下午2点——前往小特鲁罗（Little Truro）。

现在，你会特别注意到，有些田地的颜色是红的，因为那里的红顶草生长得十分繁茂，此时花开得正旺盛——从紫红色逐渐变为褐色，从远处看去就像一片红色的砂岩土。于是，一块块耕地就像棋盘上多种颜色的方格一样。

6月里我们首先看到六月禾的红褐色，还有酢浆草的红色——现在，7月里，我们看到了红顶草的红色。

1853年7月14日

今天在贝克·斯托沼泽地北端看到蓝色或淡灰蓝色的植物，走近后发现是仙女越橘，它的花凋落没多久。这是一种共同经验的另一实例。当别人给我看了来自海外的植物或其他事物时，或我听说了，又或者是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对这一事物有了兴趣后，我几乎很快就会在康科德发现它。爱默生给我看了他当作珍品的一小片这种植物，那是乔治·布拉德福德从沃特敦（Watertown）带回来的。看了林奈的描述后，我对它一直非常感兴趣。现在我终于发现了大片仙女越橘。这种植物外形简洁，看上去很柔弱，新枝如缀珍珠，现在长六英寸左右，狭细的叶片外卷，非常独特。我估计，即便开花后它也没法更美了。

1854年7月15日

我们好像正在跨越或是刚刚跨过春秋分界线，开始滑下通向冬天的长坡。在山坡背面，我沿着哈伯德家的院墙走向浴场——高高抬腿，好让双脚尽量保持干爽。田野里一片寂静。山薄荷伫立在墙边，上层叶片呈灰白色——即使在这样的多云天气，它仍然充满了光亮，让我想起那种熟悉的芳香——非常好看。我不需要去闻它，回忆中的芳香，是我心灵的镇痛香脂……许许多多的蝴蝶，黄的、红的，正飞舞在沼泽乳草周围。



沼泽乳草（英文名：swamp milkweed；学名：Asclepias incarnata）

1850年7月16日

今年，瓦尔登的松树花粉跟去年一样丰裕，但我收集到的花粉还不足半顶针。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四五年树龄的小刚松，高度刚超过一英尺，上面结着小小的松果，但还没有开出雄花。据我所知，附近半英里内没有第二棵刚松。

1851年7月16日

现在宽叶绣线菊已经开花了，路边是千叶蓍的天下。我还看到了绒毛绣线菊，它是一种朴素但又可爱的植物——红色花簇刚刚开放。小紫菀开了许多——高毛莨还开着花呢……我从中走过时，夏枯草反射回蓝色光线——还有淡雅的半边莲……在低地可伐林看到了心形叶的珍珠菜（即毛缘珍珠菜）。罗布麻开着精致的钟形花，煞是好看……龙葵开着花。从詹姆斯·贝克家屋后的松林地穿行过来，那里之前还是开阔的牧场，现在则变成了开阔的刚松林——只是有的地方，草已经不见了，让位给了松针编织的地毯。它属于我们这里最可爱的树林了——视野开阔、地势平坦，间或生长着黑莓藤和野花，比如早些时候开放的拖鞋兰和粉花蝇子草。

1852年7月16日

黄眼草顶着三片美丽的黄色花瓣。勿忘草仍然繁茂……

科南图姆的椴树现在非常养眼……枝条被垂挂的花朵压弯了腰，于是当你站在椴树正下方抬头看时，看到的就是一大团花，整个树冠都是花构成的。它那看起来像叶子一般的苞片十分打眼，看起来也像花一样。树上充斥着熊蜂和蜜蜂的嗡鸣，这里还有蔷薇刺金龟子和蝴蝶，一起组成完美的低声合奏曲。钱宁说这声响不像大自然中任何一种其他声音——既不像风声，也不像大海的声音。光滑漆树花上有许多蜂，枝条碰到地面了，好像是被花的重量压得抬不起来似的。空气中充满了甜香，满树都是诗意。



毛缘珍珠菜（英文名：fringed loosestrife；学名：Lysimachia ciliata）

1854年7月16日

大（？）水珠草（虽然开白花，但它确实是水珠草）看样子开花两三天了。

1856年7月17日

在水生酸模草甸旁边，布朗家冰碛土牧场上的那棵橡树下，有一株大海芋，高三英尺有余——它看着像热带植物，生长在开阔地上，叶长

一英尺多。那里还有二蕊紫苏，看样子花还没怎么开。



大水珠草（英文名：large enchanter’s nightshade；学名：Circaea lutetiana=C. canadensis）

1857年7月17日

路遇大雨，我在利崖附近白松的密枝下躲雨，看到树下有许多喜冬草开花了。这种花很美，在光秃秃的伞状花序里，白色的花带着水晶般的淡紫，花盘与水平面成一定夹角。在朝下的那一面，花瓣基部的凹陷

处，内凹的花瓣围绕着黏黏的绿色大子房，花瓣基部有一圈紫色（或猩红色）鳞片样组织。

1852年7月18日

我们在利河湾（Lee’s Bend）逆流而上。在河上看梭鱼草最当时，因为现在它们的花穗排成密密的一行——粗粗的一道蓝线，宽一英尺多——有时生长在河岸一边，有时河岸两边都有。梭鱼草正处于盛花期，还没有凋零的花头，都是非常新鲜的蓝色。当你面朝西时，在阳光照耀下，它们看起来是紫罗兰色。



黄眼草（英文名：common yellow-eyed grass；学名：Xyris difformis）



勿忘草（英文名：forget-me-not；学名：Myosotis spp.）

1854年7月18日

我觉得紫菀和一枝黄花是伴着仲夏的热浪开始开花的，那些发育早的叶片也在此时开始成熟。现在要留心这些太阳的子孙。此时，春花中开得最早的已经开始败落……我惊讶地发现，在土木香旁和惠勒宅附近的路上，生长着很多拟美国薄荷——看样子至少已经开花一周了。它高三英尺或有余，开着几个花头，每个花头由一圈猩红色醒目大花组成，下面是猩红色萼片——有一股香脂味，或者说是夏天的味道，又或者是甜甜的牛至芳香。这些是从通向天空的西北方传来的……

在我们康科德，椴树非常少——但是这个季节，如果你路过椴树附近，在几杆外就能知道它们在那儿，因为蜂等访花昆虫的奇妙嗡嗡声早已将它出卖了，它们是被椴树花朵吸引来的。这种声音值得你长途跋涉去聆听。在河上航行时，有两次这种奇妙的声响提醒我就要路过一棵椴树了——我一共就遇到了这两棵椴树。在略远一点的地方，这声音听起来像是瀑布，又像是很多汽车同时行驶的声音——靠近时，听起来像是

一个拥有很多织布机的工厂。熊蜂是让这棵大树的球形树冠充满生机的主力军，我在十五杆外就清楚地听到那种嗡嗡声。在这个季节，不管你在小镇的哪个角落，只要你经过的地方几杆范围里有椴树，你就一定能知道，因为你会先听到那种瀑布一般的响亮嗡嗡声。

1860年7月18日

眼下角果马利筋吸引了一种大型蝴蝶纷至沓来。这种橙褐色蝴蝶双翅带深色斑点，腹面有银色斑点。凡是有马利筋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蝴蝶。

1851年7月19日

我觉得我内心的季节轮换，比大自然的季节更替速度要慢。我内心的时间流动与大自然不同。我不同——但我知足。大自然快速轮转，甚至我心中的大自然也在快速轮转，为什么要催促我呢？让一个人按照他听到的音乐节奏前进吧，不管实际的节拍如何。苹果树一成熟我也应该成熟吗？好吧，或者必须跟橡树同步？这重要吗？……

一枝黄花已现蕾，但是我可以不为它着急……今天我遇到了秋天的第一朵橙色花朵。这种双倍火辣的、孟加拉般的热带色泽意味着什么？黄色确实是太阳的颜色——但这是三伏天太阳的产物。这一年，橙色刚刚被创造出来。这里的加拿大蓟开花了，吸引了蝴蝶和蜂前来拜访。最近几天蝴蝶成群结队飞舞，马利筋周围尤其多。堤道旁，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沼泽杜鹃的香氛——尽管它已经凋零很久了。野蔷薇仍然将花瓣散落到周围植物的叶子上。野旋花开着柔嫩的红白花朵，与我记忆中一样，它永远都是一只盛满最纯净晨光的高脚杯，闪烁着露珠的光辉，说明今晨曾经到过露点温度。它围着自己缠缠绕绕，因为没有其他支撑。旋花生长在哈伯德桥堤道旁，在那株当归附近。



拟美国薄荷（英文名：wild bergamot；学名：Monarda fistulos）



角果马利筋（英文名：common milkweed；学名：Asclepias cornuti=A. syriaca）

1854年7月19日

灌木栎上的鸟巢看上去是猫鹊的，里面铺衬着根状纤维，有三枚绿蓝色鸟蛋。在山楂桥另一侧大约十五杆或更远的地方，右手边生长着一

年蓬——我新发现的一种植物，多半是在上个月开花的，它的叶片比糙伏毛飞蓬的稀疏。



旋花（英文名：wild morning glory；学名：Calystegia sepium）

1860年7月19日

你可以看到水面上有一大丛一大丛的蓼，它们随时准备开花。斑茅芦莎密匝匝地伫立在浅水中。而在耕地里，长势疯狂的惹眼野草是藜、加拿大飞蓬、豚草和绿穗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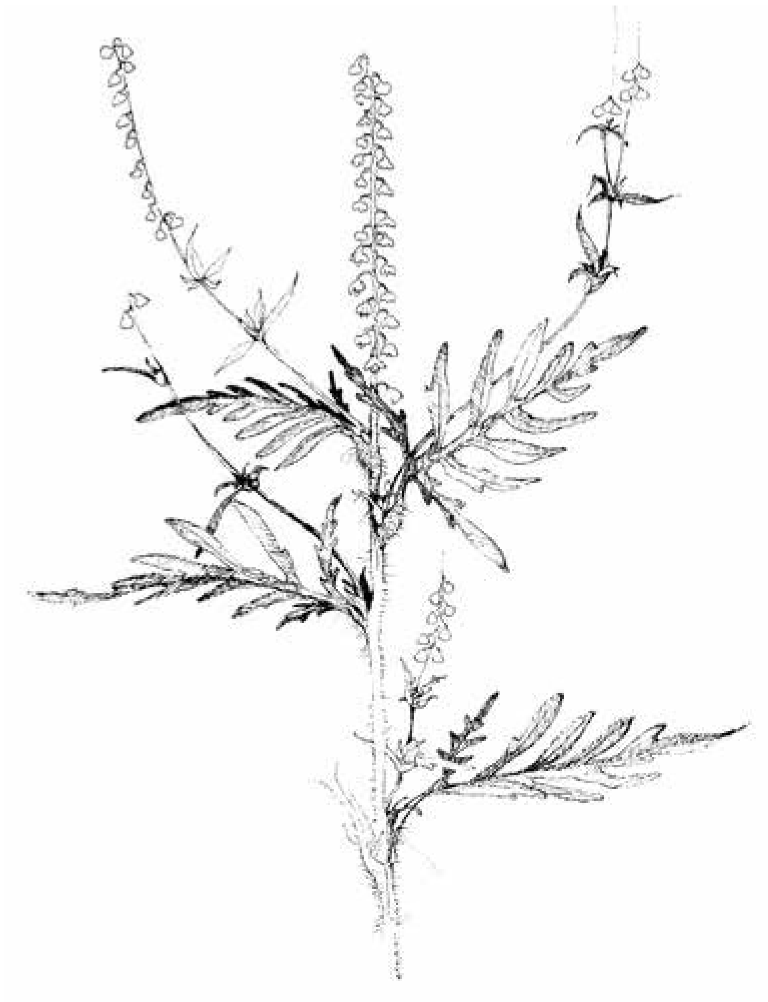
一些白睡莲的莲叶背面是鲜艳的猩红色（叶脉规则分叉），颜色胜过大多数花朵。怪不得叶下游动的蜘蛛是红色的，我想到了游走于这猩红色伞盖下的鱼儿——仿佛被笼罩在猩红色的穹庐下。通过翻转过来的

猩红色莲叶背面，我往往能来判断出一条船的航道，可能那是捕狗鱼的渔夫留下的。



一年蓬（英文名：daisy fleabane；学名：Erigeron annuus）

莲叶挤挤挨挨，以最友好的方式彼此交叠。有时，黄睡莲莲叶的这一半边在它邻居的上面，另一半在它下面。而且我经常在大片莲叶的叶基凹处看到一片心型小叶（现在已经显露出蜘蛛腿一样细长的绿色叶脉），是从该处的茎上生发出来的，就铺展在大叶当中。莲叶很快就枯萎了，但是始终都会有新叶挺出水面，舒展开来。它们会在最狭小的缝隙中挺出水面，展开叶片。



豚草（英文名：Roman wormwood，common ragweed；学名：Ambrosia artemisiifolia）

1852年7月20日

我发现田地里各处都钻出一种小杂草，散发着芳香的气息。开始我没看出那是蓝卷花。想起来让人有些感怀的是，一年是这样庄重而又规律，这种小草会耐心等待那么久，期待着约定时刻的到来，并且会在此时钻出地面，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它铺满田野，从自然元素中提取出那种人们熟悉的芳香，来装点这一年中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我还发现了一株晚花飞蓬，花开得非常引人注目。异株荨麻花开得还不惹眼，我是这么认为的……



异株荨麻（英文名：stinging nettle；学名：Urtica dioica）

阿萨伯特河湿润洼地上生长的那种外形像荨麻，但表面光滑，可以说是圆钝四角形的植物，是白花苎麻吗？泽泻是一种水生车前草，花快要开败了，生长在阿萨伯特河旁——跟车前草一样是小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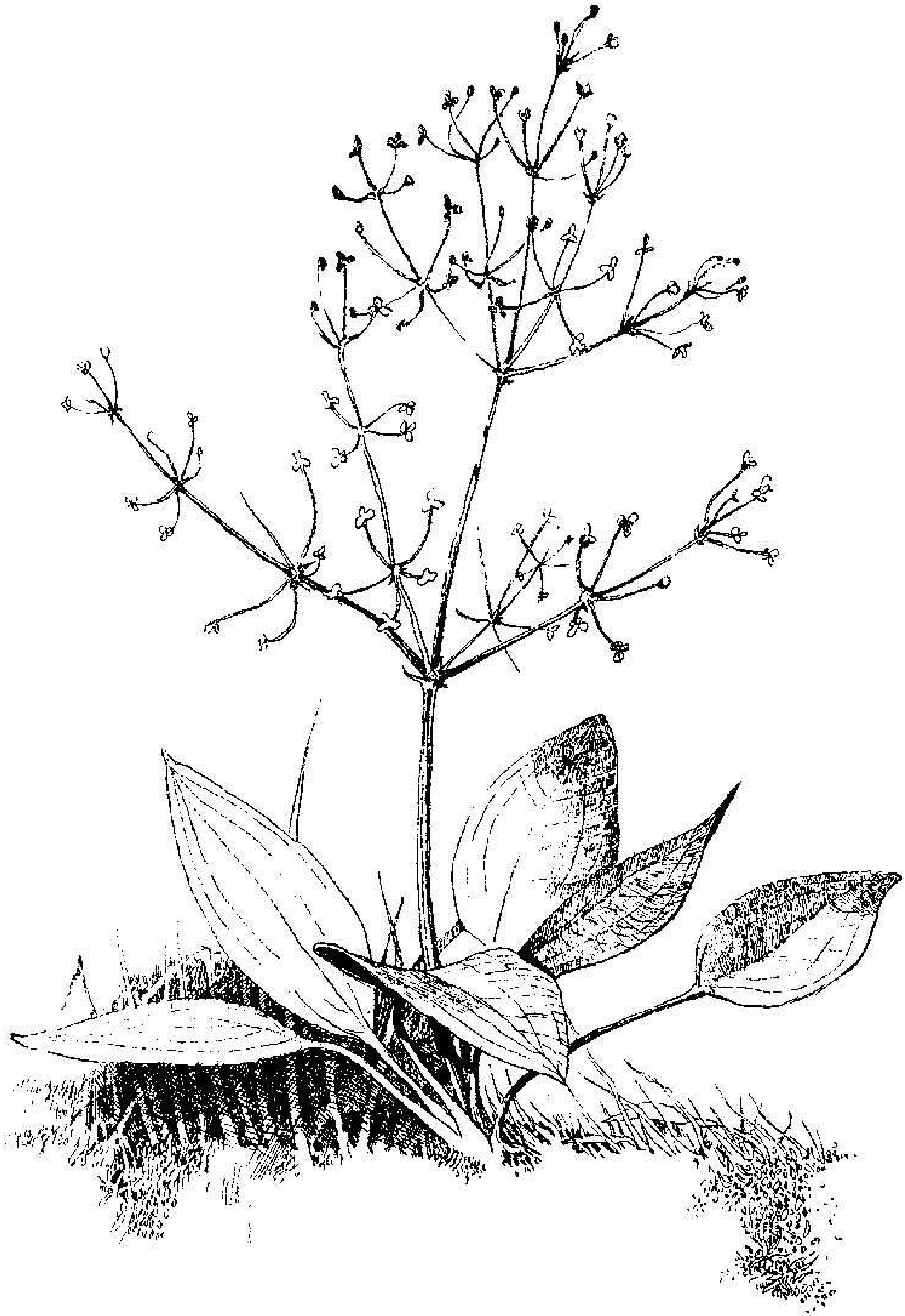
1851年7月21日

路边灰蒙蒙的臭甘菊现在开花了，它是最谦卑的花朵之一。

在潮湿的路边，粗糙山柳菊开花了，花朵类似秋蒲公英。我前几天在瓦尔登湖发现的可能是蓝花马鞭草。



白花苎麻（英文名：false nettle；学名：Boehmeria cylindrica）



泽泻（英文名：water plantain；学名：Alisma triviale）

1852年7月21日

日落时分去了转角泉。

长刺歌雀断断续续地唱着小曲。今天我听到一两次金色林鸲的叫声。齿叶沟酸浆开花了，它是这类植物里最引人注目的种类之一。

1853年7月21日

我去追那些偷了我小船座椅的男孩，一直追到费尔黑文……在这条河上，没有哪个地方的景色比入湖口这里更美了。沼泽乳草有个起得非常好的英文名，意思是“水丝草”（water silkweed），因为它生长在沿河最湿的地方，在风箱树和柳树之间。唯有有生命生活的地方，大自然才是美丽的。对于还没有决定过美丽生活的人来说，它并不美丽。角状狸藻看上去正值盛花期，虽然6月16日那天这里还一朵花都没有。它和水八角、松叶毛茛一起，将河滩染成了黄色，当然还有披针叶珍珠菜。翼蓟开花了。



翼蓟（英文名：bull thistle，spear thistle；学名：Cirsium lanceolatum=C. vulgare）

在科南图姆的湖对面，榆树附近的红栎旁，北美银莲花依旧绽放。山麓上闪亮的大黑莓果实累累，多得让我吃惊——每株灌木都在倾其所能。

1859年7月21日

阿萨伯特河里的梭鱼草花今天非常鲜艳，是鲜蓝色的，处于盛花早期——看上去非常漂亮。磨坊附近沿河各处都生长着仙水苋——磨坊灌溉渠的入口处有非常浓密的一片。

1852年7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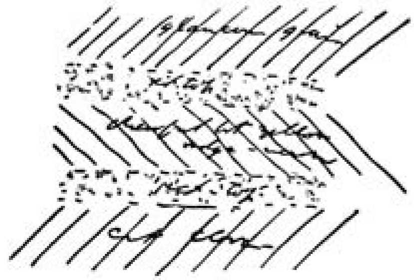
路边的艾菊花现在非常惹眼，上面落满了红色的小蝴蝶。它并非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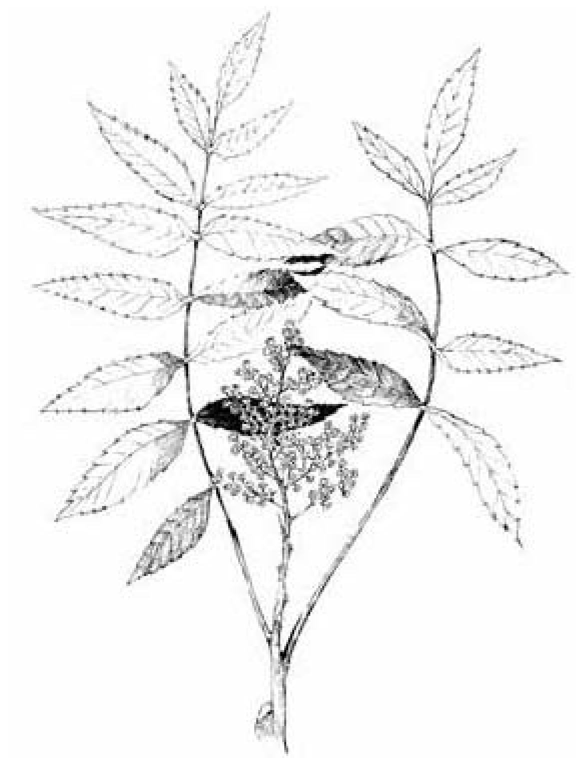
趣的植物。我可能把它的始花期估计得太早了。

转角路旁的全缘叶植物是纤细风铃草吗？看过了海芋的绿色浆果，现在又看到延龄草的浅红色果实，还有腋花黄精豌豆粒大小的绿色圆浆果。农民开始收割草甸上的干草了……光滑漆树的花上满是蜜蜂、浅黄色的大型胡蜂和蝴蝶——它们让漆树生机无限。昆虫为这些花朵做了多少记录啊！除了我，还有别的植物研究者……在贝克农场沼泽地上，甘草猪殃殃开花了。

1860年7月22日

西坡上紧挨着的那块田，东西两面都缓缓倾斜向中间的草甸。于是当我隔着墙张望时，首先看到的是深绿色，那是收割过白花三叶草的地方（那里仍然有无数的白色花头，充斥着蜜蜂的嗡鸣）。然后，在底部或者说草甸的边界上，是一道或者说一条三四杆宽的红顶草带——还没被收割，色彩十分清晰。接下来是草甸上活泼明亮的黄色莎草，黄得几乎是藤黄色。然后是草甸上缘对应的一道红顶草——跟前一道同样笔直。再然后是淡灰绿色的谷田，植株现在还很矮。更远处那个角落是一块深绿色的正方形地块，比其他各处都要绿得多，在这美妙的光线下显得明亮极了。你看到的可以说是大地的彩虹，像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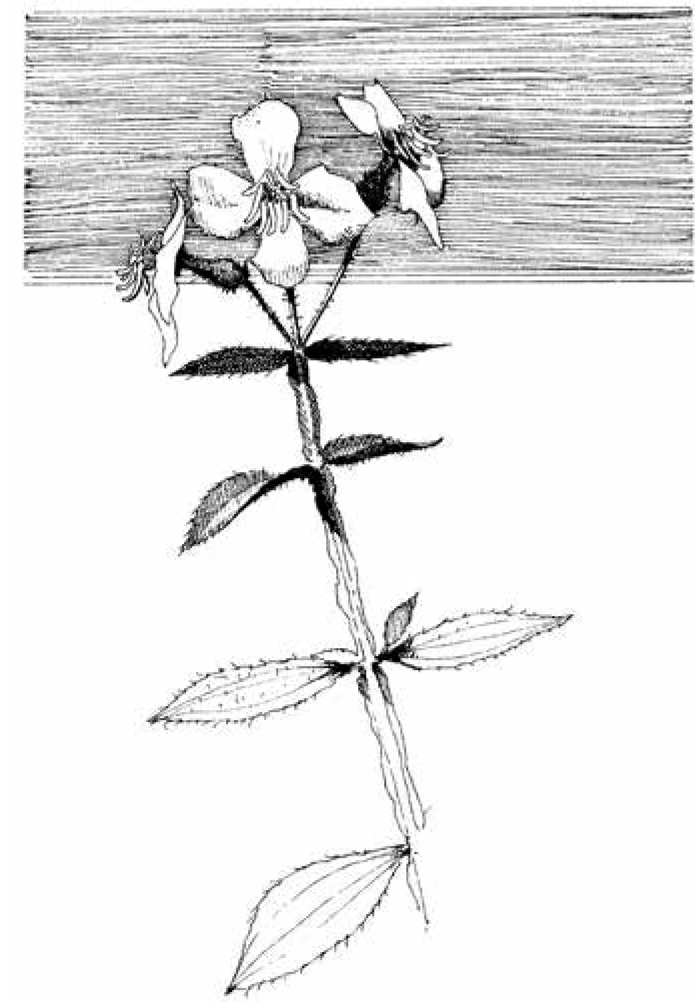


光滑漆树（英文名：smooth sumac；学名：Rhus glabra）

农民习惯了从金钱的角度看待他的农作物，感受不到它们有多美。这番风景真的非常令人兴奋，甚至比得上彩虹带给我的兴奋。

1853年7月23日

再往北，在水面附近，三腺金丝桃（沼泽金丝桃）分布得非常普遍，那里还有正在开花的北美鹿草，从小岛上远远地就能看到——亮红色的它就像蔷薇。它的英文名意思是“草甸美人”（meadow beauty），真的是名副其实。难道它不是位列蔷薇和睡莲之后，最妩媚动人、最明艳亮丽的花朵吗？蓝花马鞭草已经开花一些天了。



北美鹿草（英文名：meadow beauty；学名：Rhexia virginica）

1860年7月23日

沿河，晚蔷薇正值盛花期——淡淡的玫瑰色，非常精美，让我们继续记挂着蔷薇。

1853年7月24日

现在春天已经离开很久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久——因为这种酷热和干燥，与春天最是相反了。四五月里我寻找花朵时最常拜访的地

方，现在我去都不想去——那里准是一片干旱和贫瘠，或许那里已经是秋天了。湿润早已成为过去。在一年的很长时间里，我感受着冬天的白雪和春天漫长雨季的影响，但是现在变化太大了！那仿佛是蓦然回首时的另一个时代，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大地的经脉饱含水分，每一片山麓都绽放着堇菜花。



蓝花马鞭草（英文名：blue vervain；学名：Verbena hastata）

1853年7月25日

菟丝子可能是在7月21日开花的。蓝卷花正开着。牛蒡可能是在昨天开花的……

阿萨·梅尔文（Asa Melvin）家附近那些新罕布什尔州式的牧场上，铺满或点缀着一簇簇的仍然盛开着的赝靛花，比我记忆中的任何地方都要多。

1854年7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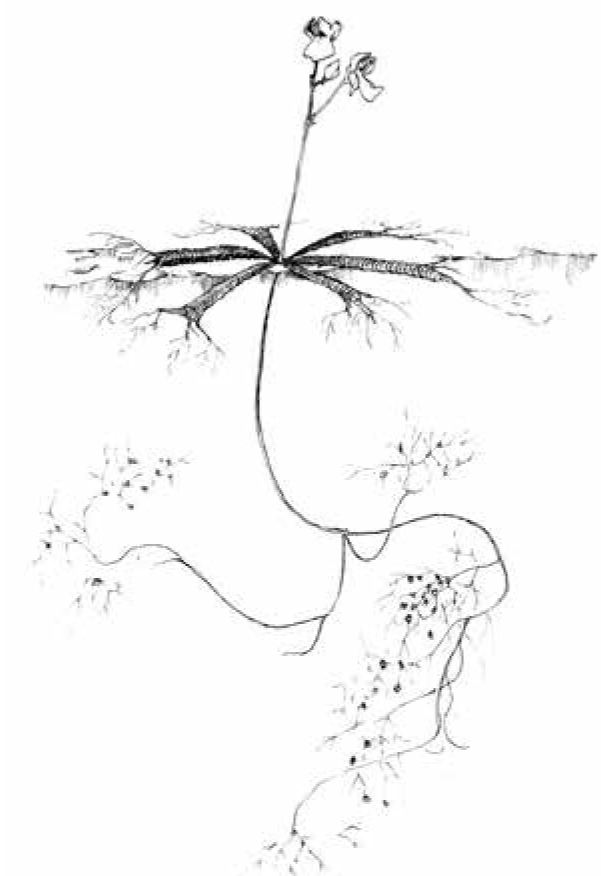
长长的栗树花已经凋落了，铺满了路面。加拿大南芥还有花开着，豆荚还不到两英寸长。甘薄荷开花一两天了。



美国栗树（英文名：American chestnut；学名：Castanea vesca=C. dentata）

1856年7月25日

轮叶狸藻花开了许多，看上去正值盛花期。



浮囊狸藻（英文名：floating bladderwort；学名：Utriculata inflata=U. radiat）

1853年7月26日

我猜测，今年的野花目前已开了九成……花型较小的紫色流苏兰，花穗还没填满。在黑暗潮湿又空洞的萌生林里，适合某些野兽觅食的地方，我发现了这灿烂的野花，多么令人惊奇。它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看，散发着一种浓郁的芳香。

1856年7月26日

较小的黑三棱看上去已经开花几天了。



美国黑三棱（英文名：common bur-reed；学名：Sparganium americanum）

1852年7月27日

沿着小溪往上游或下游走，边走边研究对岸，是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岸高六七英尺，郁郁葱葱地覆盖着各种植物……齿叶荚蒾、接骨木、红枝山茱萸（又称偃伏梾木），都结着累累的绿色浆果，为河岸披上了绿色衣裳——沼泽乳草和唐松草填充了河岸上的裂缝。最惹眼的是刚刚开放的红花半边莲，它靠近水边——那浓艳的大红色让它与周边的绿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十分惹眼。

1852年7月28日

在收割过的田地里，生长着一簇簇淡黄色的低矮宽叶草，发出淡黄色的光。6月般的柔风轻轻地吹着。马蹄形的大花慈姑开花了，是水晶白的三瓣大花。

1858年7月28日

从墙角那里看到贝克农场西侧的山麓上有一片一杆宽的粉红色块，原来是柳兰。通过望远镜观察，它看上去像苔藓那么细小，但是肉眼观察可能会将它们误认作枯死的松树干。这种粉花大概从约四分之三英里外就能被辨识出来。

1852年7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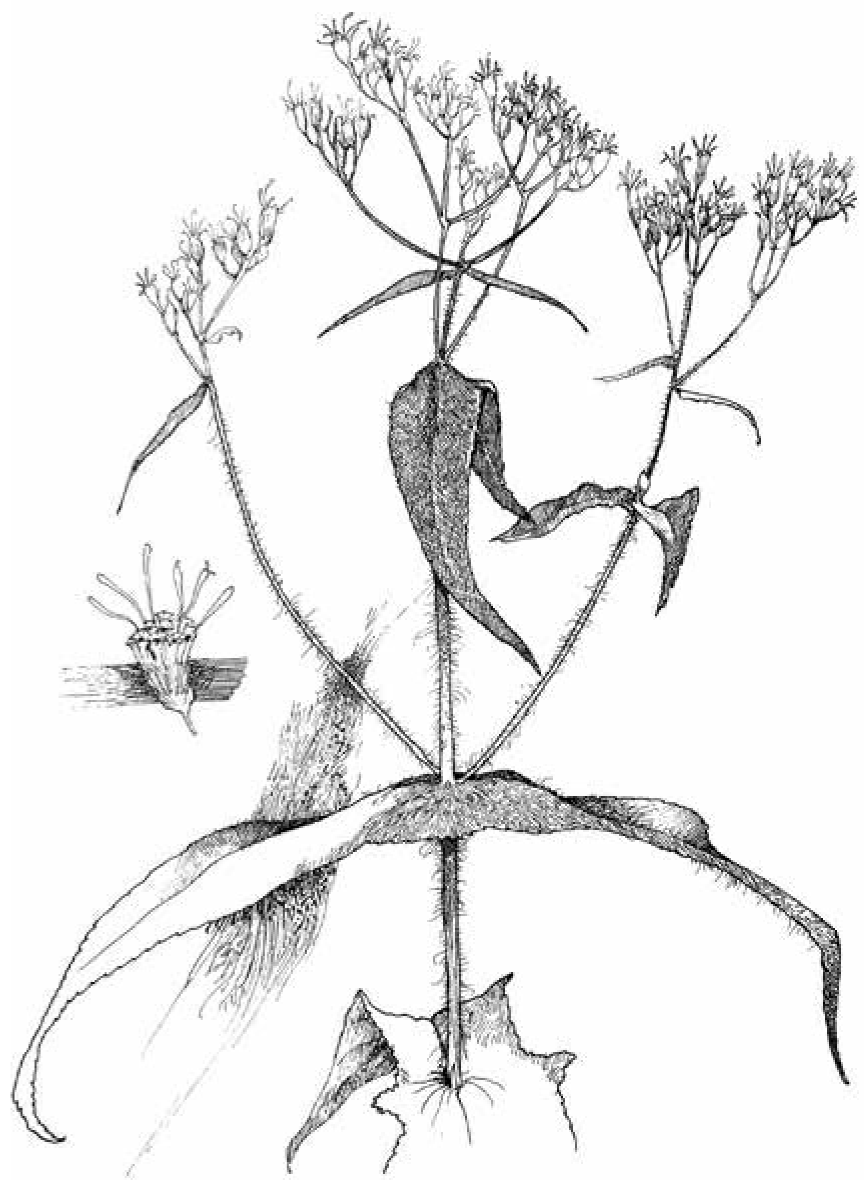
我看到湿润的地上还有一株蓝花北美茜草在开花。苹果的大小让我想到秋天的收获。在湿润的地方，我看到几朵蔷薇，长着弯曲的短刺，苞片窄窄的。贯叶泽兰刚刚开花……

四面八方都长出了蓝卷花和豚草，到处都飘着它们的芳香——特别是前者——让人神清气爽。是时候来点豚草，给这略有些无味或者说倒胃口的夏天调调味了，因为夏天的黏腻麻木了我们的味觉。

1853年7月29日

在斑鸠菊草甸（Vernonia Meadow），我注意到一丛丛的野薄荷开着花——淡蓝的轮生花开得正旺盛。如今到了采摘贯叶泽兰的时候了。红花半边莲正值盛花期。木槿几乎还没长出花骨朵，但是草甸上割草的人已经割到它近旁了……在一条干涸的沟岸和篱笆旁，我看到糙茎小向日葵，它立即把我向前带到了秋天。与此同时，我还听到一只蟋蟀的秋鸣声，干爽、成熟。这是通向一枝黄花的第二步。它的生长地点是能躲

过割草人的地方——但是就植物的生长地点而言，我们并不知道如果不受人类干扰它们会偏爱哪里。可现实是，哪里最能免遭迫害，它们就长在哪里……



贯叶泽兰（英文名：boneset；学名：Eupatorium perfoliatum）



野薄荷（英文名：wild mint，horsemint；学名：Mentha canadensis）

过河去了塔特尔宅（Tuttle’s）。麒麟草还没有开花。高灌黑莓一周前开始成熟。加拿大半日花开着小花（岩蔷薇），它的叶片很像绒毛岩蔷薇，因此去年秋天我误以为它是绒毛岩蔷薇。秋天它基部有白霜，因此英文名叫“frostweed”。

1859年7月29日

草甸硬沙土地上的齿形莎草（俗名小鳞茎莎草）开花了，细看非常

有趣，也很漂亮，它长着明亮的栗紫色侧生扁平小花穗。植株和颜色都在向秋天看齐，仔细看非常简洁漂亮。



加拿大半日花（英文名：frostweed；学名：Helianthemum canadense=Crocanthemum canadense）

1852年7月30日

7月中旬后开放的所有花朵都让我们想到了秋天，不是吗？过了仲夏，我们有了一种迟来的感觉，仿佛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闲汉——在看到的每个事物、听到的每个声音中，我们都会悟出秋天的预兆，就像中年人预感到生命的终结一般。艾菊是现在的主打花——罗布麻花朵仍然很常见……

学名*Clethra alnifolia*的甜胡椒刚刚开花（与此同时沼泽杜鹃正展示

着它最后几片白色花瓣），但是8月会有自己的美。作为晚花之一，它很重要。高灌黑莓看样子成熟一两天了。塔特尔水闸附近那种叶片肥厚多肉的植物好像是紫花景天，它的俗名还有“长生草”“石莲花”（live-forever，houseleek），这种植物只有一端压到石板下它才会生长。



高灌黑莓（英文名：common highbush blackberry；学名：Rubus allegheniensis）

1853年7月30日

掌叶海金沙（又称攀缘蕨）现在花开得很显眼。这是一种非常美丽又纤细柔弱的蕨类，像葡萄藤那样缠绕着其他植物的茎向上攀爬，类似宽叶绣线菊、女贞状南烛、一枝黄花等。它能爬到三英尺或更高，很难拆离下来。茎的下半部分隐藏在不孕小蕨叶的阴凉中，上半部分暴露在孕性蕨叶细裂间的阳光下。这是我们这里最美的蕨——最适合用来编花冠和花环了，很是少见。



紫花景天（英文名：purple orpine, live-forever；学名：Sedum telephium=Hylotelephium telephium）

1853年7月31日

紫花假毛地黄（即细叶假毛地黄）预计在明天或是后天开花……据我估算，我认识的开花植物中还有不到40种今年还没有开花。

1856年7月31日

去对岸熊园山（Bear Garden Hill）的路上，我在惠勒草甸上（挨着波特宅的地方）看到开着白花的血红远志（也称紫花远志），但是花瓣中还有红色。我还看到很多柔嫩门氏刺莲花，至少已经开花一些天了，

就生长在距离沟渠五杆远，离波特家的篱笆三杆远的地方。



细叶假毛地黄（英文名：slender-leaved gerardia；学名：Gerardia tenuifolia=Agalinis tenuifolia）

1852年8月1日

被我称作互生叶山茱萸的那种植物，其浆果现已成熟—非常深的蓝色，叫它蓝黑色吧。果子是圆形的，但是早落，留下漂亮的红色聚伞花序枝在那里，远远看上去把树装点得十分美丽。无毛鳌头花刚刚开花。



柔嫩门氏刺莲花（英文名：Virginia screwstem，学名：Bartonia tenella）



互生叶山茱萸（英文名：pagoda dogwood；学名：Cornus alternifolia）

1854年8月1日

美洲香芋花开始盛开了。



美洲香芋（英文名：groundnut；学名：Apios americana）

1855年8月1日

美国甘薄荷和高山霜珠草的花大部分盛开了。它们开了有多久了？

1856年8月1日

大草甸有点湿——但也不比平时更湿。我脱了鞋，光脚在蓉草里走了约两英里……蓉草对娇弱的脚丫很不好。你必须小心谨慎，别让它划过你的手，因为那样的话它会像小锯子一样割破你的皮肤。我惊讶地看

到那里有一丛丛茂盛的北美鹿草盛放着，生长在冰山侵蚀而成的直径一杆大小的小丘上，或者是和蕨类、一些披针叶珍珠菜、慈姑等夹杂在一起生长在长岭上。它们很是壮观，一块块明亮的玫瑰色……这几乎是目前能见到的最鲜艳的颜色了。但是极少有人见到过它们这样完美的模样——除了割倒它们的人，或是飞过草甸上空的鸟儿。其他时候这些亮丽的花枝都在独自绽放，无人欣赏。

1860年8月1日

紧靠水面地势凸起的河岸上，生长着柳树、风箱树和蓼，这里是浅绿色。但是临近的低洼草甸上开满了莎草花，是明亮欢快的黄色，颜色极其鲜亮，让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绘画里也没见过这样的色彩。这里有各种黄色，在最低洼、莎草最浓密的地方，颜色深到仿佛是藤黄揉进了草地一般。这是整个风景中最欢快的色彩。颜色略深的绿岛，为这片莎草的黄色海洋打上了阴影。

这鲜亮欢快的黄色仿佛是春天的色彩，里面没有一点秋色。它和紧邻的红顶草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后者正迅速倒伏在镰刀下！

1852年8月2日

普通金丝桃的花现在很少见了。漆木浆果越来越红，是难得一见的美果。它们算深红色还是朱红色？一些漆木叶柄折断的地方已经变红了。庭菖蒲还开着花。菟丝子已开过花，还是刚长出花苞？当你看到了小紫花舌唇兰伫立在沿溪荫蔽处的沼泽地里时，花的新时代就到来了。（它在同族群里看上去非常与众不同。你没法不注意到它，虽然它的颜色没有美髯兰那么鲜亮，但花开得如此美妙。）



小紫花舌唇兰（英文名：smallpurple fringed orchis；学名：Platanthera psycodes）



庭菖蒲（英文名：blue-eyed grass；学名：Sisyrinchium spp.）

1854年8月2日

我现在喜欢晚上出去，一边散步一边想问题。我觉得我们偏爱春天的早上和秋天的晚上。我今天是从哈伯德路走的。鳌头花大概开花两天了。



鳌头花（英文名：white turtlehead；学名：Chelone glabra）

1856年8月3日

轮生叶狸藻的花朵一整天都开着……在从霍尔登沼泽河岸去往迈尔斯沼泽的路上，我看到互生叶山茱萸的果子熟了。松散的聚伞花序下，淡蓝色的果子呈略扁的球形，顶端是宿存的花柱——然而跟平常一样，大多已脱落。但是更为漂亮的是它（光秃的）红色总花梗和小花梗，就像精灵张开的手指，甚至在十几杆外就能看到它们美丽的身影。这种树给人一种轻盈、开放的感觉，但仍然有点像巫婆树。

1851年8月4日

现在是绒毛绣线菊和宽叶绣线菊的天下，我觉得前者是我们这里最美的花之一。路边灰蒙蒙的臭甘菊也开放了。在田地里，我闻到了甜香的鼠麴草的气味，它们刚开了一半。由于干旱，杂草已枯萎。

1852年8月4日

这里路边沟渠上，长得有点像豚草和绿穗苋的野草是什么？（北美铁苋菜）

1854年8月5日

我觉得现在河岸上植物的状态最有趣了。一方面，泽芹高举着它轻盈的大朵伞状花序，梭鱼草过了盛花期，白睡莲花朵的数量可能没减，还有心叶荇菜的花朵。另一方面，黑柳的枝叶已经完全长开，但是由于天太热，看上去已经轻微卷曲，变成褐色或是黄色了。风箱树花开正盛，上面爬满了攀缘假泽兰那颜色有些灰白的花朵……假泽兰开花后，梭鱼草、莲叶和柳树大半变褐色前，草甸还没有被收割，这时正是河岸最完美的时候。但是已经有很多梭鱼草叶片和莲叶变成褐色或黑色了。其实从7月的第一波热浪开始，秋天就已经启程了。臭菘、藜芦、舞鹤草、梭鱼草、莲叶等，好像在依次引领着秋天的到来。这是从冬天到仲夏的一个漫长的上坡路——然后是从仲夏到冬天的漫长下坡路……

我没看到几朵轮生叶狸藻或普通狸藻的花朵——但是河两侧紫花狸藻特别多，从一端到另一端连绵不断。它们把费尔黑文西南侧的大莲叶田都染成了非常鲜亮的紫色。对于水生植物来说，它们的颜色格外明亮。

1855年8月5日

开紫罗兰色小花的普通胡枝子（长枝灌木胡枝子）开花了——叶片椭圆形，长一英寸。怀曼（Wyman）地块后面二十杆远处，白花斜枝远志的小花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今年到处都能看到它。



菱叶铁苋菜（英文名：three-seeded mercury；学名：Acalypha rhomboidea）



风箱树（英文名：buttonbush；学名：Cephalanthus occidentalis）

1856年8月5日

（在）鬼屋——跟在麻鸦崖（Bittern Cliff）的谷田一样——我看到草中有很多半直立斑地锦。

1858年8月5日

几个凉爽的阴雨天过去了，今天早上，天放晴了。西风大得能把我们吹得退回来一截。河水就当季而言特别丰沛，但是水面十分平稳。梭鱼草看上去正值盛花期。风箱树可能盛花期刚过，花球的上半部分在阳光下看起来整体显出褐色。一丛丛的晚蔷薇仍然很打眼，它们侵入了草甸，零星地散布着。我只在一两处看到刚刚开花的假泽兰。白睡莲比平常数量要少，可能是因为水位高。沼泽乳草的花朵红得有趣，像玫瑰花一样，这里一丛，那里一丛，点缀着沿岸。在有些地方，水八角开始染黄河岸——我注意到一片片浓密的水苏花（毛刺水苏）那不张扬的红色，它们生长在平坦的河滩上。泽芹的白花伞状花序开始高举在大多数其他植物上方。淡紫狸藻把池塘的很多角落都染上了颜色，它是狸藻这类植物中最常见的一种。



斑地锦（英文名：eyebane；学名：Euphorbia maculata）

最漂亮的睡莲在河湾西侧，那排柳树上方的赛勒斯·霍斯默草甸（Cyrus Hosmer’s Meadow）那里。很多睡莲上午10点还没有展开花瓣。我注意到其中一朵萼片已经完全展开，平铺在水面上了，但是花瓣没有展开，仍然呈尖尖的圆锥体，因为有略内弯的尖，把它们拢在了一起。用桨轻轻一碰，花瓣就像弹簧一样快速弹开舒展了……

我从彩虹冲刷河滩（Rainbow Rush Shore）上摘了一朵睡莲，它直径超过五英寸。萼片和花瓣狭长——很窄（其他往往短、宽、圆）。四个萼片的薄边白色如常，往往带着红晕。一朵花有四排共约二十五个花瓣。最外层的四个互生花瓣，萼片间隙处花瓣中间位置有一套红色或玫瑰色的线。萼片和最外层花瓣，有七八道平行的深色线，从基部一直延伸到顶端。但是当你从上往下俯视睡莲花朵时，它是一朵纯白的星形花，中间是黄色花蕊——中央橙黄色的花药短短的……

在费尔黑文湖上岸，去闻大叶北美紫菀。它有一种微微的香气，有点像缅因或新罕布什尔北部紫菀的气味。这个纬度为什么没有更多大叶

北美菀？第一次在韦伯斯特溪摘到它时，我还不认识，还以为是某种园中香草呢。这里我只有坚持认真去闻，才能嗅出一些微弱的关联。

淡紫狸藻是今天河里的主花——看上去正值盛花期，数量非常多，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狸藻，特别是在费尔黑文湖以上的河段。挨着入河口的下方，莲叶间有个特别的小河湾，我唤它作淡紫狸藻河湾，因为那里的淡紫狸藻非常多。一平方英尺范围内我数出十二朵花，伸出水面一两英寸高，它们把莲叶染成了紫色，连绵十二杆远。我在那样远的地方就能辨识它们的色彩。花蕾颜色最深，或者说最紫。我觉得今年它的数量比往常还要多。

1852年8月6日

马利筋和泽兰现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跟湿润萌生林那凉爽、黑暗的荫蔽和幽深处形成对比。我看到柳树、桤木下到处都有它们红色的身影，暗沉的土地衬托着它们。我觉得红花旁边的蓝花能吸引我们，现在蓝花马鞭草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它一圈一圈逐渐向上开花，过程非常有趣。马鞭草是有故事的花。在我们血液的旁边，是天空的颜色。当血液流淌在静脉和动脉里，遮盖在皮肤里时，看起来不就是蓝色的吗——当距离迷惑了我们视觉的时候。马鞭草的样貌深深打动了我，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或解释这种感觉……

我觉得最近几乎没有新的花开放。很多小果实代替了它们的位置。夏天正成为传说……

湿润的林地小路以及这样的小溪沿岸，野草疯狂地生长着，非常高。我喜欢沿着小溪的河道前行，看红花半边莲伫立在其中，从岩石上方露出面容——在这片开阔但阴暗的如地窖一般的树林里，红花半边莲鲜艳的大红色显得更有趣味。小紫花兰开着长长的浓密花穗——看上去满眼都是花——因为那往往是在其他植物叶片上方我们能看到的全部。在这类特别的花里（也就是说，满眼都是花和色彩——叶片退居从属地位），它不是最后一批吗？在这种低洼、背阴的地方，有许多齿叶沟酸浆，样子很漂亮。当然，很多花都像齿叶沟酸浆一样非常醒目，前提是你要到访这样的地方——只走大路的人可能永远都见不到它们。

1853年8月6日

我看到了园子里向日葵的宽大花盘，可能开了几天了——真正的花中太阳，8月之王。八九月的花（向日葵、紫菀，还有一枝黄花的单朵小花）难道不像太阳和星星吗？我曾经见过一朵奶锅大小的向日葵，还有只老鼠在里面絮了窝。

1855年8月6日

丁香蓼的学名是*Ludwigia sphaerocarpus*（此处应指球果丁香蓼），可能开花有一周了。我不得不从岸边一路蹚水过去，草甸上的草割着我的脚面，疼疼的。在这儿你得穿靴子。



金黄水八角（英文名：golden hedge-hyssop；学名：Gratiola aurea）

胡枝子开着短短的花头——开花有多久了？在大草甸我刚蹚过的水

里，开着许许多多的水八角。干些的地块上开着小花金丝桃、披针叶珍珠菜、慈姑、攀缘风铃草，还有野薄荷。它们遍布草甸的各个角落。

1853年8月7日

高毛茛还在开着花，还有北美茜草，更不用说沼泽婆婆纳和纤细风铃草了……



齿叶沟酸浆（英文名：Allegheny monkey flower；学名：Mimulus ringens）

我看到两株最小的金丝桃叶片正在变红。今年金丝桃数量相当多，仍然开着花，把田地装点成黄色。在沙土地上，我发现到处都有被雨点打落的蓝卷花，足足铺了一地。前几天，沿着山麓前行时，我闻到了美

国甘薄荷的香气——但是经过一番搜寻后，我才发现一棵微小的植株，还被我踩过，这是附近唯一的一株美国甘薄荷。昨天，我看到一个男孩在牧场上弄撒了他的佳露果。我见证到，大自然在利用他来传播它的果子。我应该建议他再去摘一盘。在去年哈伯德烧过的沼泽地上，疯狂地生长着三种柳兰，还有梁子菜。我认为，我见到的最后这种是真正的“火生草”（fireweed）。



梁子菜（英文名：pilewort，fireweed；学名：Erechtites hieraciifolius）

所有的自然事物不是都像语言一样在感染着诗人吗？他看到一朵花或是其他事物，它的美或许使他有所感触，因为它是诗人内在思想的外在符号——他模糊地感觉或感知到的东西，在某些其他组织体中成熟了。我目睹的事物回应着我的情绪。

1854年8月7日

蛇鞭菊开花了。仍然有秋天的感觉——微风轻轻地吹着，风里带着一丝凉爽的质感——以至于从有风的凉爽地点进入阳光明媚的温暖地方

时，你会开始喜爱夏天的炎热。在凉爽的风和温暖阳光的反差中，我走过长满绒毛岩蔷薇的田地。我穿着轻薄的衣物，天气刚好足够凉爽。大地和植物叶片上都镀了一层光泽，仿佛抛了光一般。这是夏天闪闪发光的秋天一面。我感觉到微风中有一丝凉爽，它让我心思清明。我愉快地走过沙地上有阴凉的地段，以及夏日酷热未减的阳光充足的地段，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失去一位多么宝贵的朋友……夏天的另一面像抛过光的盾牌一样，闪闪发光……艾菊看上去正值盛花期，早开的一枝黄花变成了更加明亮的黄色。

1852年8月8日

我注意到，在北河（North River）沿岸，野薄荷、慈姑、红花半边莲和泽兰刚刚开花，还有泽芹、侧花黄芩和沟酸浆……人们有新发现时，哪怕是极不重要的新观察结果，都一定会带着突如其来的喜悦来宣布这一发现。自然力量以这种方式来庆祝所有的新发现。松鼠正在快速吃掉榛果。一株羽扇豆又开花了。



慈姑（英文名：arrowhead；学名：Sagittaria latifolia）



侧花黄芩（英文名：mad-dog skullcap；学名：Scutellaria lateriflor）

1855年8月8日

蓝卷花开了多久了？我猜不太久。

1858年8月8日

我在草甸上看到了被割草人的镰刀切成了两半的臭菘果实，大大的椭圆形，已经变黑了，像肉豆蔻研磨器那么粗糙，露出了无数的小坚果。它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朵，然而我已经忘记了它所包含的希望，它自己的叶片大部分已衰败，被周围钻出的野草深深地埋没了。虽然已被我们遗忘，它仍在那里有条不紊地孕育着它的果实，直到成熟。自从听到它佛焰苞里蜜蜂的嗡鸣以来，我们已经游荡多远了，至少是思想上的游荡！我现在几乎回忆不出，或者说几乎不相信，眼前每个相当丑陋的

黑色蒴果，春天时曾是长着斑点的漂亮弯角，引人注目。但是，它们的大多数植株都很矮，因此逃过了镰刀的利刃，没有被殃及。（我的朋友们极少能猜到它是什么果实，会误以为是菠萝之类的。臭菘果实在家里放了一周后，正在发蔫变软。但果实被打开后，气味很好闻，有点甜，可能有点像香蕉的香气，让人感觉好像能吃似的。但是我尝了一小点儿，过了很久，嘴里仍然感到很辛辣。）

我在杜香沼泽地（Ledum Swamp）池塘附近发现了白花流苏兰，花相当多，但是已经过了盛花期，只有几朵还新鲜。它好像属于这片长满泥炭藻的沼泽地，高约十五至二十英寸——十分惹眼，在一片绿的主色中撑起白色的花穗。叶片狭窄，半折叠着，不大显眼。它是喜爱这些冰冷的泥塘的吧。

1853年8月9日

季节被不可挽回地推入了秋天！现在看到林地向日葵的小花，我并不吃惊。此外，在田地里我也看到很多黄色。早开的劲直一枝黄花多么美丽。我坐在彼得宅前面的大块田地上（这块地的牧草不值得收割），看它们挺立在金属丝般的牧草上方。它们不是向日葵那样的纯黄色，而是金字塔形或麦捆一样的一小朵一小朵的金色云雾，支撑在细微到几乎看不到的带叶花茎上，在风中摇摆着，就像那种一条分枝也没有的细高榆树，如麦捆一样随风倒伏！它们给了田地一种柔和的金色，非常模糊但又鲜艳。它们轮廓线不清晰，这反而让它们更加美丽，就像火柱和云朵一样，不过只有一侧发光。

1853年8月10日

我在海伍德峰发现了以前没见过的加拿大南芥（又称加拿大筷子芥），花几乎要败了。砍伐过的老林地里长出了新植物，它们可能从前就在那里生长。很多这类罕见植物都会在这种地方茁壮成长几年，然后又被抑制住。

1854年8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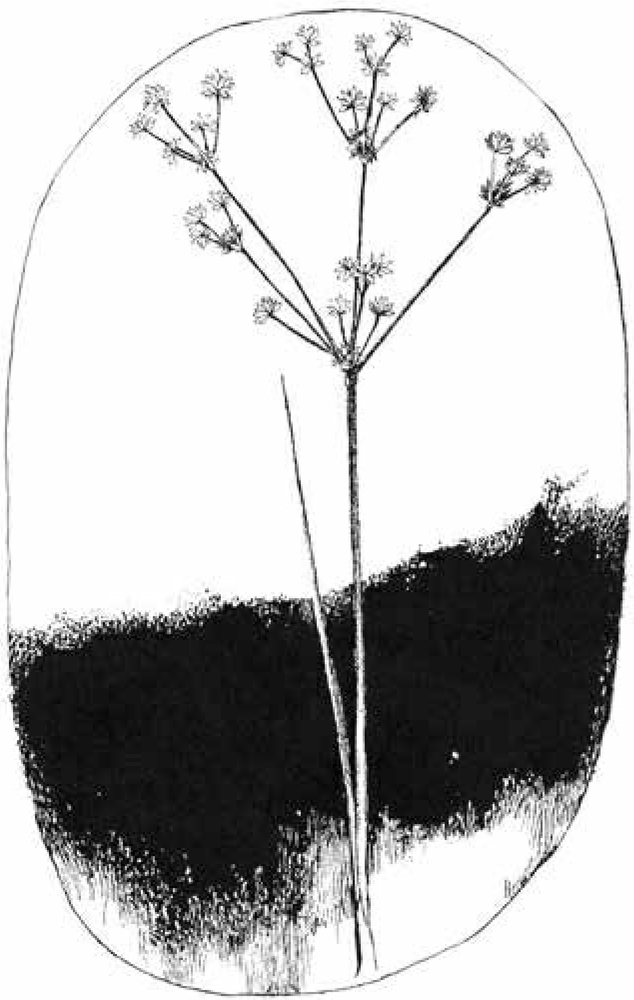
在科南特家果林的西南侧，我从二十杆外看到几片紫尾草……它们把树林旁的一带山麓染成了紫色，绵延五六杆。虽然没有那几片北美鹿草色彩鲜艳，但是颜色也同样亮丽、有趣。仔细查看后，我发现这是一种禾草，高接近一英尺，只有几片绿色的草叶，还有一个漂亮的紫色穗头，已经结种子了——但是近距离观察时，它只是淡淡的紫色，并不怎么醒目，在稀疏的地方甚至难以看出紫色来。但是光线好的时候从十五杆外看，它是鲜活的紫色，让大地的色彩丰富了许多。

1858年8月10日

我看到很多水晶兰——如果不是开花有点迟，现在可能正值盛花期——听说松下兰开花了。水晶兰跟真菌长在一起，这表示它跟菌类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是开花植物和菌类中间的连接环节），但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花，新鲜的时候很耐看。整个植株都有一种甜甜的大地气息——虽然格雷说它没有气味。我在铺满落叶的橡树林的森床上看到了它们，十二到三十个姐妹一组，高矮不一（二到八英寸高），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最小的那个靠在其他人身边。所有花朵都罩在长长的兜帽状结构下面，谦卑地低着头，面朝地面。这里的这组约有二十五株，挤在直径略大于两英寸的一小块空间内，拱起了周围的枯叶，而枯叶刚好起到支撑它们的作用。它们生长在荫蔽处，颜色如此浅淡，看起来更加娇嫩脆弱。它们有着非常娇弱的淡粉色半裸茎，上面只有几个水晶般的半透明白色鳞片，算是叶片了——花瓣基部弯缺处（花头低垂的时候能看到），外侧反射出深浅不一的紫色来，就像透过裸露的皮肤看到的动脉的紫色。

1860年8月10日

加拿大灯芯草开花了，这是一种较大的晚花灯芯草（有尾），生长地点是哈伯德巷道，还有岛上纪念碑上方，以及大草甸——估计开花有十天了。



加拿大灯芯草（英文名：marsh rush；学名：Juncus paradoxus=J. canadensis）

1852年8月11日

转角泉旁那种高高的植物是什么？（是鳌头花）……伞花林地紫菀开花了，生长地点是转角泉另一侧的小路上，还有迈尔斯沼泽地。

1853年8月11日

夜幕降临，我在远处的科南图姆高地上采了几束美国甘薄荷。我在牧草茬里发现它们跟蓝卷花夹杂在一起。手里拿满后，我就把它捆成芳

香的一束。夜晚临近，抚平了水面，拉长了影子，离日落还有半个多小时。是什么造就了一天中这个时候的魅力？是空气中刚刚开始凝结的露水吗？还是因为自然风景中多了些美妙的阴影？



水晶兰（英文名：Indian pipe；学名：Monotropa uniflor）

1858年8月11日

我走在阿道弗斯·克拉克（Adolphus Clark）宅后面的李子树小路上。这条路对植物来说是个特别的生长地。加拿大山蚂蟥（又称艳丽三叶山蚂蟥）看上去现在正值盛花期，到处都有——开着相当亮丽的紫色花穗。这是最惹人注目的一种山蚂蟥。这条路因此可以叫山蚂蟥路。很常见的还有小花林地向日葵（现在花开得非常多）和普通罗布麻（还在开花，同时还有正在结种子和已经结了种子的）。



白花林地紫菀（英文名：white wood aster；学名：Aster corymbosus=Eurybia divaricata）

1856年8月12日

穆尔沼泽地旁河岸上的联毛紫菀（一种紫色晚花紫菀）非常漂亮，花较大，颜色接近紫色或蓝紫色，每个花序（四五朵）都开在三到六英寸长的总花梗末端——总花梗与茎成直角，给了植株一种舒展的外貌。鳌头花开了……

日落时分我看到月见草开花了——花冠突然部分张开，然后很快舒展开来。萼片轻快地一弹就复位了。一两分钟后，花冠展平了，似乎正在享受这凉爽、安宁的光线和空气。



点地梅叶罗布麻（英文名：spreading dogbane；学名：Apocynum androsaemifolium）

1858年8月12日

那种非常漂亮、色彩亮丽的紫尾草生长在小山基部，草甸边缘，特别是干旱且相当贫瘠的土壤上，割草人不屑于在那里挥舞镰刀。割草人认真地收割了草甸上的干草，以及草甸边缘地带那些更肥美的禾草——但是把这种美丽的紫色轻雾留给路人去收获。

1853年8月13日

芙蓉葵刚刚开始展开它大大的圆筒形花蕾。花蕾有你的手指那般长，花瓣正在快速舒展开来，看上去像是松松卷起的粉色雪茄。



芙蓉葵（英文名：swamp rose mallow；学名：Hibiscus moscheutos）

1856年8月13日

现在不正是香草的韶华岁月吗？例如远志、蓝卷花、豚草、美国甘薄荷、芳香一枝黄花、林地向日葵、野薄荷等等。这个季节不正需要这份滋补吗？

1854年8月14日

下午3点——和E.霍尔一起去看攀缘蕨。

需要很仔细、很耐心地解开这种蕨的缠缠绕绕，才能不伤害它。有时，同一片蕨叶一半是叶一半是果。霍尔说应该送一片这样的叶子给布拉德福德，提醒他太阳依然照耀着美国。

1858年8月14日

今天下午有人给我送来加拿大唐松草——它的棒状花丝（和萼片？）和种皮是亮紫色的，十分醒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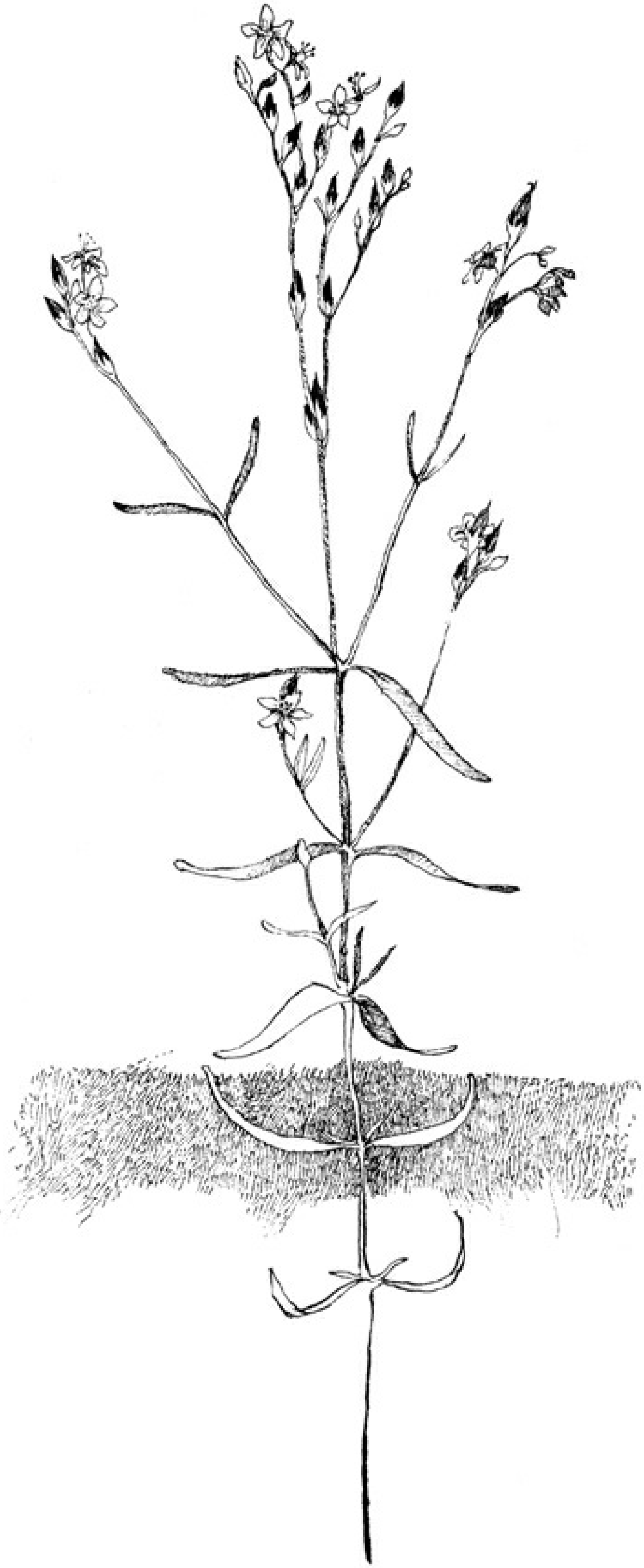
1851年8月15日

红色蒴果是加拿大金丝桃的主要标志。在显微镜下，金丝桃的花瓣闪闪发光，仿佛上面有金色的露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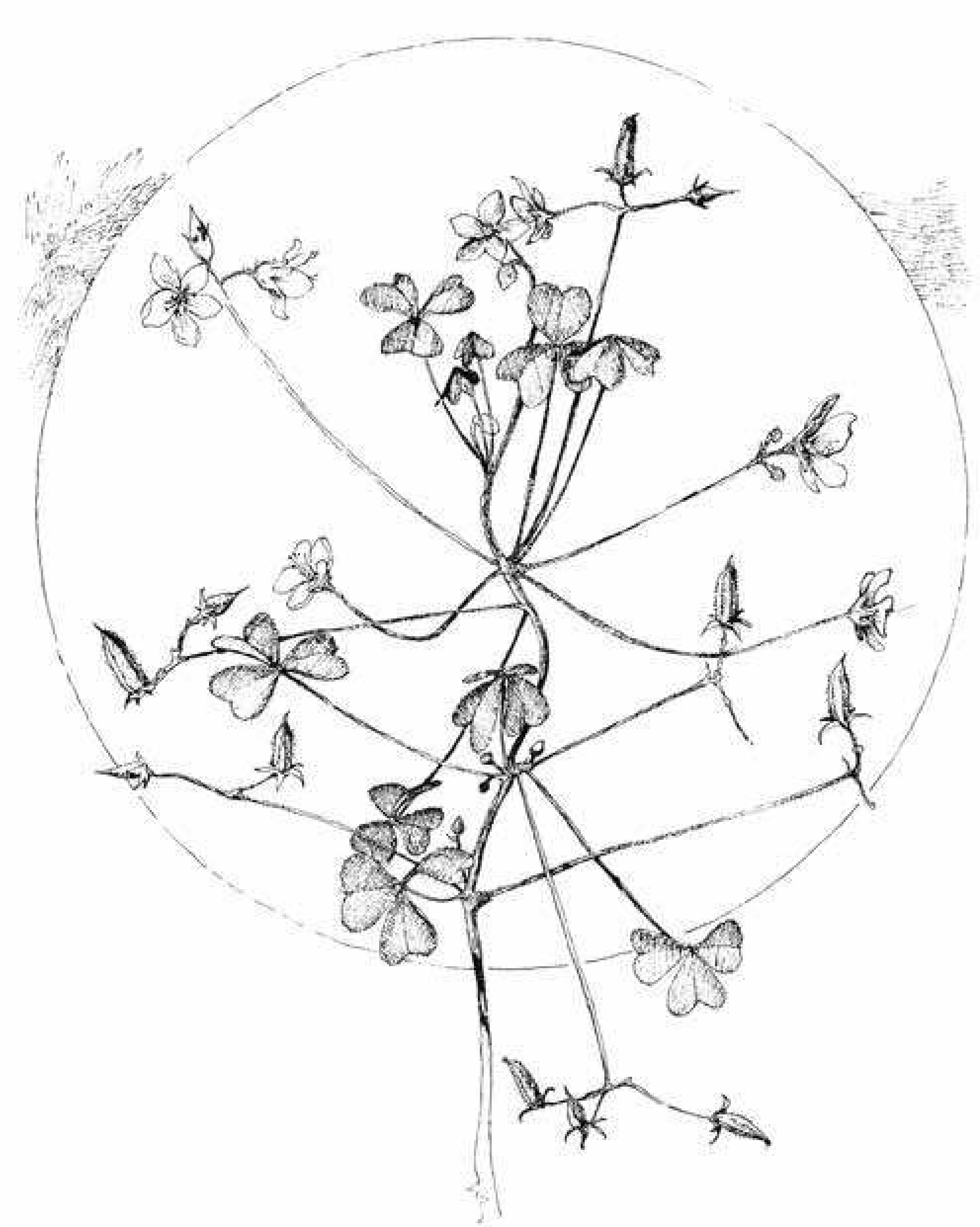
矮藏掖花（今称矮生蓟）开花了。一朵花吸引了好多昆虫啊。你坐在旁边，会看到一只又一只蜂前来拜访，兀自忙碌着，吸食花蜜，采集花粉，不顾你身影的存在。蜂从远处就能看到这紫花，这就是颜色的独特作用。

直酢浆草就是牧场和玉米田里那种开小黄花的三出复叶野花。

凤仙花英文名叫“touch-me-not”（直译为“别碰我”），它低垂着水罐形或者说角形黄色花冠，生长在潮湿的堤道树丛旁，但是整株植物都那么柔嫩。我关注它有一个月了，这种花采摘后很快就枯萎了，所以我没法把它带回家。



加拿大金丝桃（英文名：narrow-leaved St. John’s-wort，Canada St.John’s-wort；学名：Hypericum canad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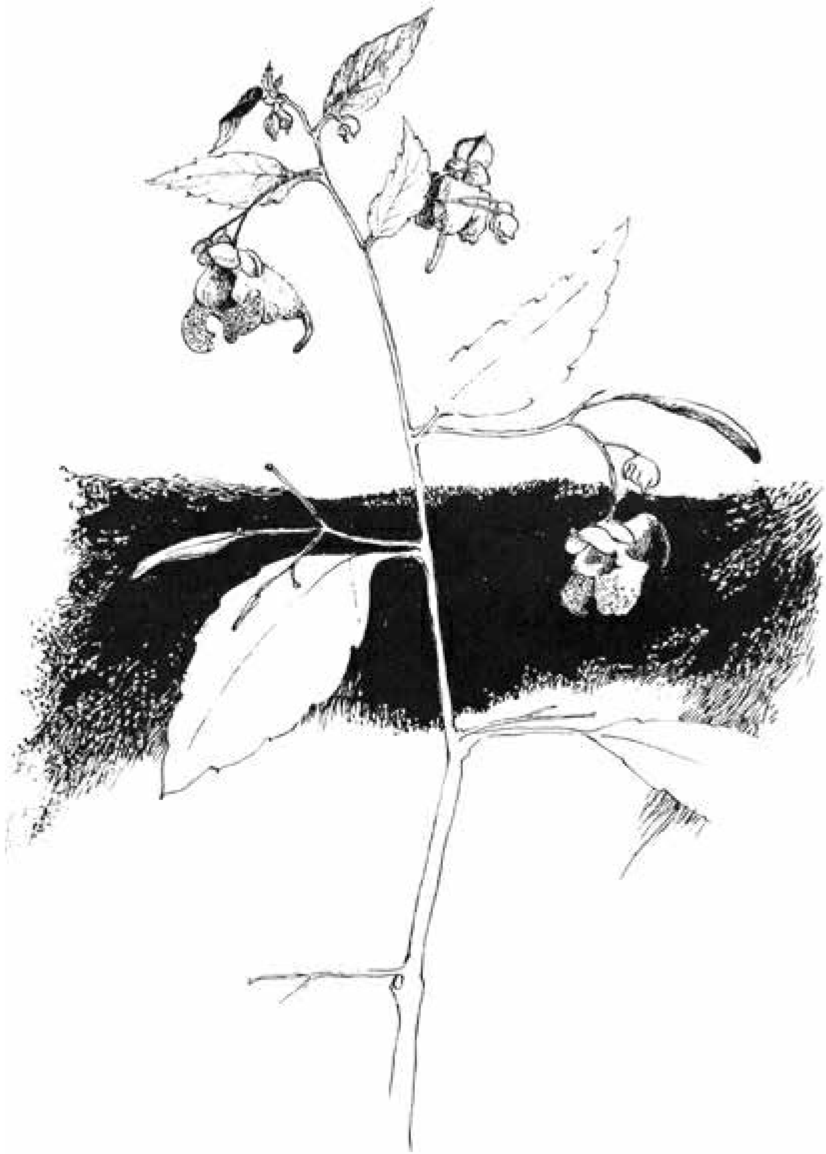


直酢浆草（英文名：yellow wood-sorrel；学名：Oxalis stricta）

1854年8月15日

风箱树的花现在几乎完全凋落了，现在想去看河岸的完美状态已为时太晚了。要想看它完美的样子，一定要在假泽兰开花之后和风箱树花

落之前前往——在你感觉到一年光景已迟前，在草甸上的草被收割前，在山上和牧场上的草枯黄前。



好望角凤仙花（英文名：jewelweed，touch-me-not；学名：Impatiens capensis）

1852年8月16日

N.巴雷特（N. Barrett）家的那种看上去是沼泽木槿的植物（学名可能是*Hibiscus moscheutos*，即芙蓉葵）也许已经开花一周了。我认为它

一定是本月最显眼、最艳丽，同时也是色彩最饱满的花朵。它没有向日葵显眼，但是颜色更不常见——他们说这叫“淡玫瑰紫色”——接近蜀葵。它的颜色那么饱满，令人惊讶——而且如果突然在柳树和风箱树间与它邂逅，茎上还缠绕着假泽兰，你几乎无法相信它只是一朵花。它看上去那么大，那么柔嫩，仿佛这个时节尽了最大努力来装饰8月的日子。它让我想起了又大又柔弱的月形天蚕蛾，我是在这些芙蓉葵附近的水面上发现那只蛾的……

鼬瓣花开花了，地点在凯斯（Keyes）宅旁边的马路边。它开花有多久了？花朵很像光叶水苏。



鼬瓣花（英文名：common hemp nettle；学名：Galeopsis tetrahit=G. bifid）

1854年8月16日

我带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去看攀缘蕨。

1856年8月16日

红色琉璃草开花很久了，大多已经结了种子，生长地点是布尔（Bull）小径和来普勒曼（Leppleman）宅下方北侧的路旁。它的大片基生叶让我想起光滑毛蕊花。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气味，令人作呕——索菲亚认为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苹果派味（我没闻出来像这个）。但是花很好看，我没多想，摘了一把它的小坚果放在衣兜里，里面还有我的手帕。但是到家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们从手帕上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手帕被坚果勾出了很多根线……

两型豆花开了一段时间了，豆荚长八分之七英寸。齿叶沟酸浆高四英尺，而鳌头花高六英尺！

1858年8月16日

我惊讶地发现，过去几年长了许多红花半边莲的地方，现在花非常少。从一季到另一季，植物的波动如此之大。我在这里发现的几乎全是白色的半边莲花，这很罕见。钱宁告诉我，他今天在一大群长刺歌雀中看到一只白色的。在几乎所有花朵和动物中都能发现白色的。就如你可以在众多红花半边莲中发现一朵白花，在一大群食米鸟中也一样存在着白鸟，你也可以找到。

1851年8月17日

我没有那么贫穷：我可以闻正在成熟的苹果的香味。那些窄沟非常深。蓝卷花是秋日花朵——不仅是挺立在沙地上方的湛蓝色花朵，还有它那强烈的豚草似的气味，都属于这个季节——它滋养着我的灵魂，让我对大地感到亲切，让我珍视自己并满心欢喜。鸽子翅膀的振动，让我记起它们划开的空气质地是粗糙的。

1852年8月17日

芙蓉葵难道不是非常明亮的粉色，甚至是肉色吗？它如此娇弱，如此特别。我想不出有什么跟它十分相似。它最能让我联想起的是野生天竺葵，后者拥有质地娇嫩、颜色亮丽的大单花，叶片像树叶。

1856年8月17日

下午，和迈诺特·普拉特一起在他家屋后散步……据普拉特描述，他在山下他家田地边缘发现了一两株小小的淡黄色植株——看着像远志，但是比远志要大一倍，植株硬挺，花尖变为褐色了，叶片像三叶草，具三小叶。

1852年8月18日

隔着河，从四分之一英里外就能看到芙蓉葵，就像大朵蔷薇花，现在这样亮丽的颜色相当少见了。芙蓉葵花朵有的极其娇柔、淡雅，几乎是白色的，只带一些蔷薇色泽，有的是更亮的粉色或是蔷薇色，它们都有点轻微褶皱（五片大花瓣），转过去面向着西边的太阳，在风中微微颤抖着。在此类地点，这样的颜色显得非常饱满。花朵直径约四英寸，和睡莲一样大小，开在风箱树和柳树中间和上方，浅绿色的大叶片如树叶一般，茎直径达半英寸。看上去植株每年会死去，但根是多年生的。真是种极佳的花。

1853年8月18日

现在笼罩着人们的这种光景已迟的感觉意味着什么——仿佛这一年中剩下的时光都是在走下坡路，而且如果我们之前什么也没有做，现在就不该再做了。花和希望的季节可以说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果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果实在哪里？一年中的夜晚正在临近。我们的天赋派上了什么用场？整个大自然都在督促和责备我们。一年里这么早的时候

就开始有了年暮感了。蟋蟀的声音连在春天时听到都有可怕的谴责意味，让我们心生悸动，它警示我们季节在变迁，以此激励我们。我们蹉跎再少也无济于事——光景已迟，似乎无可挽回。一年中充满了警示，告诉我们时光短暂，就如同生命短暂一般。那许多昆虫的声响，那许多花朵的景象，提醒着我们时间的流逝。比如蟋蟀的戚戚声，比如夏枯草和秋蒲公英的样子。它们说，夜晚来临，人们不可以再劳作了。

1851年8月19日

在马尔伯勒路旁，我注意到了绒毛鸟巢兰（又名斑叶兰）的网纹叶片。它有个俗名“响尾蛇车前草”，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名字，但是就合适性而言，可能很难说服那些较真或是咬文嚼字的人。我们需要某个名字来表现它华美叶片的神秘狂野感。它的花纹极其精美，是人们做刺绣都会模仿的那种——看上去难以名状地舒服，好像只有被人类的眼睛看到时它才实现了自身的宿命。网纹叶片，只一侧可见。

1852年8月19日

我在香杨梅身上闻到了甜胡椒的芳香。平铺白珠树开花了，看上去有点像是雪白的浆果……延龄草结果子了，果实是六面体，直径一英寸，表面有光泽，高光红色，水晶般的质感深入肌里，它们隐匿在荫蔽沼泽地的绿叶之间。在转角泉这样的一些荫蔽涌泉沼泽地里，秋天已经来到。臭菘和延龄草很多都倒伏在地上，包括叶片和果实。臭菘已经开始腐烂，看上去都好像已被早霜歼灭了似的。在这里，海芋的亮丽大红色浆果可能也提前成熟了。

这里有一条小溪，流淌着冰冷的泉水，爬升了几杆远。溪底铺着灰色的沙子和鹅卵石，流过这片密集的沼泽灌木林——林中，阳光仍然能偶尔透过叶片缝隙，在溪底闪烁着光芒——它百折千回，蜿蜒前行，在有的地方又潜行到地下。岸边的延龄草伏倒在溪中，红红的浆果浸在水里，在溪水中摇摆着。

1853年8月19日

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令人难忘。春天，我们仔细地观察着那些最初的美好，但在秋天就没那么用心了……今天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现象——但是会有任何杂志报道它吗？就像报道暴风雨或是高温天气那样？它就像是一种伟大而美丽的未名花。



平铺白珠树（英文名：checkerberry；学名：Gaultheria procumbens）

1856年8月19日

就云朵而言，今天是三伏天——但是不像雨提早十天来临之前那样烟雾弥漫。下午3点，我看到开了许许多多的加拿大金丝桃和矮生金丝

桃。显然它们耐受7月干热天气的能力没那么好，如今看上去正值盛花期——但是龙胆状金丝桃这个钟点没有开花。贯叶金丝桃现在相当少见，这附近还有看上去像是伞房花序金丝桃（斑纹金丝桃）的植株——而椭圆叶金丝桃差不多已经开过了，小型金丝桃们有一种特别的刺激性芳香，有点像柠檬，但是更像蜜蜂的气味……

轮叶远志这种植物分布广泛，但不显眼。



贯叶金丝桃（英文名：common St. John’s-wort；学名：Hypericum perforatum）

1851年8月20日

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胀荚半边莲。开始我以为草中开着某种未曾见过的淡蓝色野花，但是弯腰看时才看到鼓胀的荚果。品尝这类草药的经验

让我相信，世上确有既能杀人也能救人的药。（一位农夫告诉我，马一吃这种植物他就能看出来，因为它会让马流很多口水。）



胀荚半边莲（英文名：Indian tobacco；学名：Lobelia inflat）

在埃布尔·迈诺特宅附近干涸的沟渠里，我看到了红花半边莲，它们装载着红红的炮火，有些高四英尺半，让我想起士兵——红衣军、战争和流血。

你的罪像朱红。我看到是我的罪吗？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点点色彩是多么有力。这种花并不大，但能让你从远处就看到它。它浑身染透鲜艳色彩的目的，就这样达成了。

1857年8月20日

七筋姑沼泽（Clintonia Swamp）的山麓上，某些地块覆盖着一片片的斑叶兰，它们叶片交叠，彼此遮盖，看上去正处在盛花期。

1851年8月21日

动物与它们的食物或栖息地中的植物，往往看上去就有明显关联——比如毛毛虫、蝴蝶、雨蛙、山鹑和北美红眼鸟。今天下午我在一株一枝黄花上看到了一只黄色的蜘蛛，仿佛每种环境都可以在动物身上找到某种形式的表达。在通向弗林特湖（Flint’s Pond）东北侧的小路上，我看到了披针叶一枝黄花。



披针叶一枝黄花（英文名：flat-topped goldenrod；学名：Solidago lanceolata=Euthamia graminifolia）

簇生山柳菊是一种非常娇弱、纤细的山柳菊。我现在已经发现所有

山柳菊物种了，这些植物属群与众不同——明显有亲缘关系，然而外貌又截然不同。它们表明大自然有着漫长的历史——全新意义上的自然史。



簇生山柳菊（英文名：panicled hawkweed；学名：Hieracium paniculatum）

1852年8月21日

林肯路旁的沼泽千屈梅开着“纯紫色”花朵，水里的那些没有普遍开花。多么粗壮结实的多年生木本植物，美丽的紫花枝向四面八方倾泻下来，如花环一般，看上去有点像柳兰——多么活泼的紫色……



沼泽千屈梅（英文名：swamp loosestrife；学名：Decodon verticillat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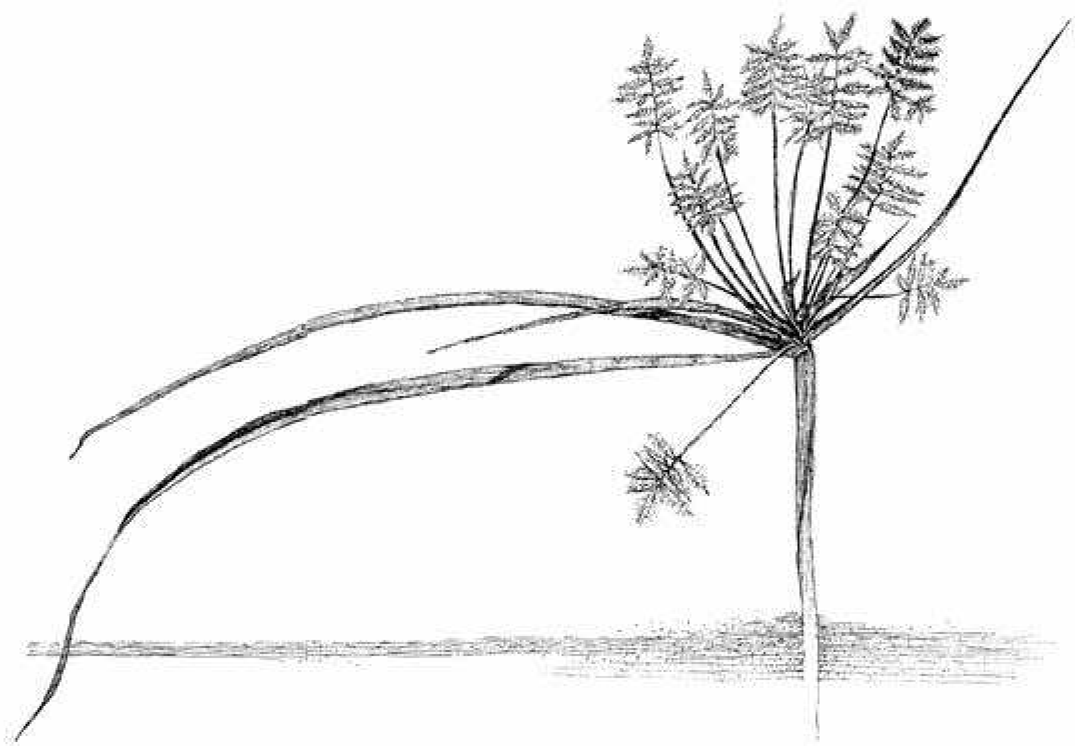
临近秋天，叶子变色、变红真是个有趣的现象，好像太阳如此强势，以至于连叶子都变成了花朵，虽然迟了，也好过从未绽放过——整株植物都充满了成熟的汁液，最后终于变成一朵大花，它的叶片是花瓣，四周围绕着果实或干燥的种子，仿佛是为庆祝果实成熟而再次绽放花朵。

1854年8月21日

我从迈尔斯沼泽带回家一株美丽的东方喇叭泽兰。它高十英尺半，茎直径一英寸，据说可以长到十二英尺高。伞状花序宽十八英寸半，深十五英寸，最大叶片十三乘以三英寸大。我计划用它做长笛，相信长叶的位置应该是密闭的，但惊讶地发现它全茎一贯中空，长叶处的木髓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多。它有很多用途，比如做水管等。也许印第安人知道这一点，并且利用过它。也许他们曾经用其中的直杆做筒，来吹箭。我这一株可以做个六英尺长的中空管。

1858年8月21日

赛勒斯·哈伯德（Cyrus Hubbard）转角旁蟾蜍池塘里的油莎草颜色多黄啊。



油莎草（英文名：yellow nut-grass；学名：Cyperus phymatodes=C. esculentus）

1852年8月22日

刚刚闻了一股苹果的气味，这气味把我送到未来，带到果园和榨汁机四周堆满苹果的日子里。有些果实的芳香不会随着花朵的气味一起被遗忘。难道高灌黑莓不是我们这里最美好的浆果吗？我在树林中摘了几颗非常甜的果子，它们把枝蔓都压弯了。

1858年8月22日

现在油莎草染黄了池塘沿岸和半裸洼地。

1859年8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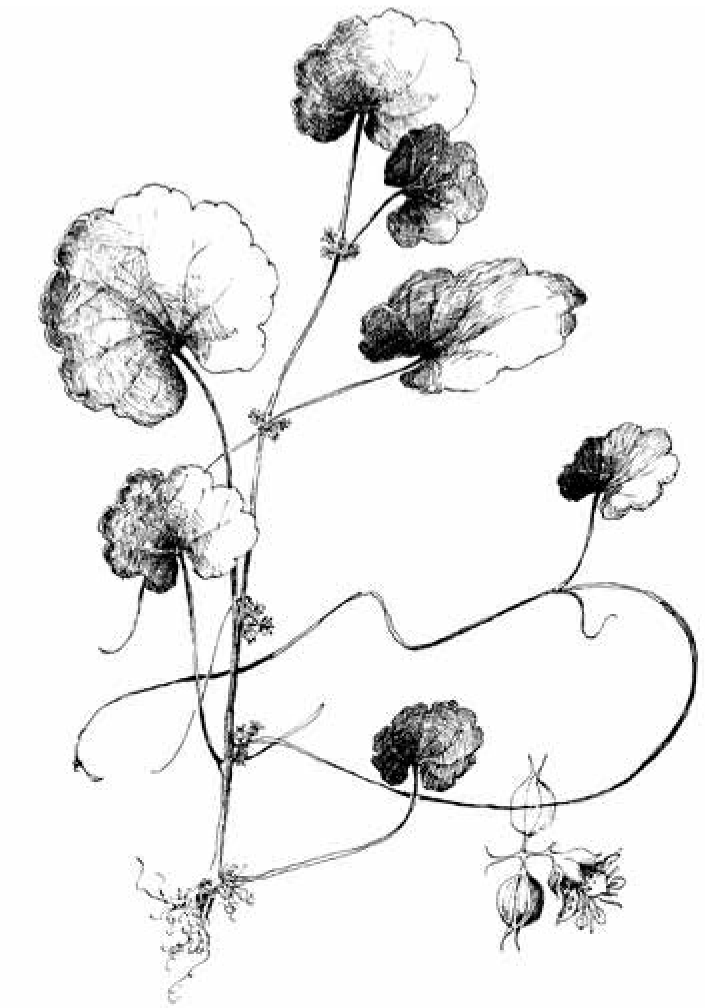
一圈圈的蓝花马鞭草的花朵现在已经快开到了花穗顶，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季节已经前进了多远。

1852年8月23日

荫蔽低洼林里蕨类的花已凋谢。我在利家小路旁看到了美国天胡荽，花期可能在6月或7月。我看到一种新形态的慈姑叶片，带有线性裂片，但是花朵看上去是一样的，颜色是水晶白。浴场的河岸如今是一番不同的美，上面点缀着鲜红色的红花半边莲，还有亮紫色的斑鸠菊。

1853年8月23日

马铃薯田里现在长满了豚草。这种芳香植物的疯长，遮挡住了几乎半腐烂的马铃薯枝蔓，让我精神振奋……



美国天胡荽（英文名：water pennywort；学名：Hydrocotyle americana）

林地一枝黄花（又名灰枝一枝黄花）开着外曲的花枝，略高于一英尺，染黄了干燥的田地——就像无数的十字军战士，正向圣地进军。

1856年8月23日

在爱默生悬崖西侧，我注意到很多蕨叶假毛地黄开花了。一只蜂正盘旋在其中一丛周围。花瓣还没有展开——即使展开了，它可能也爬不进去。它立即头朝下爬向花管基部——在那里吸食甜美的花蜜，然后离开。

仔细观察，我发现每朵花都有一个小洞穿过花管，一般是穿过苞片和所有结构，正对着蜜腺。这是对花的强暴！但小洞的存在不会阻碍花

朵开放。蜂知道花蜜藏在哪里，为了获得它不择手段。这是被大自然容忍的一种暴力。

1858年8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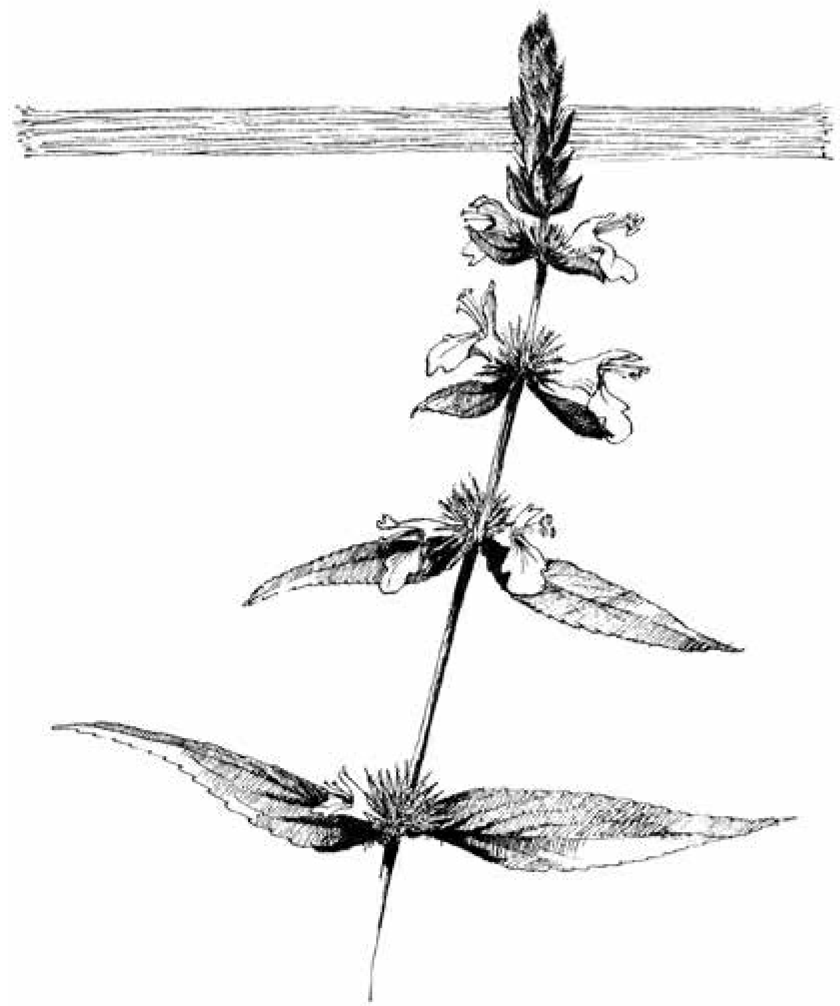
在七筋菇沼泽地西侧的田地里，北美鹿草现在十分显眼，虽然有点过了盛花期。我蹚着茂盛的桂皮紫萁穿过沼泽地，这些蕨已经完全占领了沼泽底床。硕大的蕨叶弯曲成弧线，让我想起热带植物……

在松下兰小路的右侧，我看到许多松下兰。它们几乎都是坚挺的，有些茎略带红色，高八到九英寸，都没有孕育果实。它也像水晶兰那样拱起了落叶——但它其实不似那般娇弱。还有水晶兰在努力拱出地面。

1851年8月24日

两批花盛花期之间的空白期基本已经过去，洼地里的许多小花现在开花了，才刚刚到达它们自己的夏天。现在足够干燥了，它们感觉到了它们柔弱的身体所需要的那种热量。秋花——一枝黄花、紫菀和金丝桃——虽然已经展露了面容，但是还没有开始占统治地位。艾菊已经不再新鲜，它也许是退出舞台的第一种惹眼的黄花……

我今天在哈伯德草甸发现的是多年生矮樱草吗？粗齿水苏（又称光叶水苏）开着相当漂亮的紫色花朵。



细叶水苏（英文名：common hedge-nettle；学名：Stachys tenuifolia）

1852年8月24日

高灌黑莓无疑是最美好的浆果——我说的不是长在灰尘扑扑的路边的那些，而是在现在这个迟暮的季节，在遍布岩石的树林里的那些。它们躲过了采摘者，远离任何大路，完全成熟了——压弯了枝条，半隐在其他植物的绿叶中，黑黑的、闪闪的，好像随时都会滴下活力无限的汁液……在爱默生家的园子里，我看到8月开花的透茎冷水花，还有苦苣菜，后者开着类似蒲公英的小花——以及7月的最后一种花白苋。



透茎冷水花（英文名：clearweed；学名：Pilea pumila）

1851年8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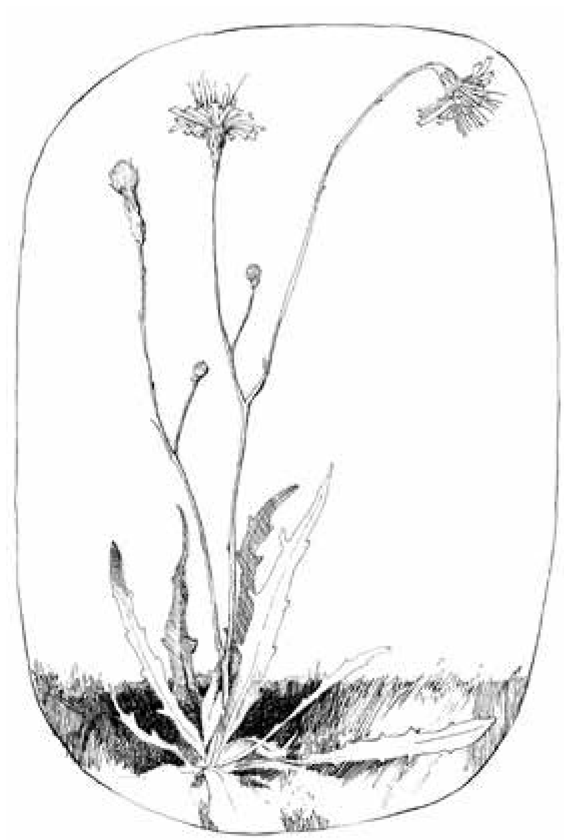
平铺白珠树正在开花。庭菖蒲的花还未凋零。

1858年8月25日

在蛤壳山下的稻草色莎草开花了——这种长着毛茸茸花头的淡黄色植物高五到十二英寸，看上去正处于盛花期。霍尔太太的园子里也有这种花。园子里的瘤蕨莎草和稻草色莎草长得非常像，但是远看基部好像长着小瘤块一般，看上去也正值盛花期。

1853年8月26日

塔特尔草甸上正开着许多秋蒲公英，非常惹眼，就像春天的毛茛花一般，甚至取代了后者的位置。今晚在西边看到了彗星，它让我想起了西瓜里那些没发育完全的白色种子——那是一颗没有成熟、未修成正果的流星。



秋蒲公英（英文名：fall dandelion；学名：Scorzoneroides autumnalis）

1858年8月26日

现在，在干旱贫瘠的荒地和山麓上，最繁茂的是两种有趣的高株淡紫色禾草：一种是分叉须芒草（又称大须芒草），另一种看上去是小须芒草，一种紫色林地禾草（又称小须裂稃草）。（虽然后者看上去跟三芒草一样，具三根芒刺，但其实不是三芒草。）

前一种是非常高的细秆禾草，有四五条指形紫色花穗，从花葶顶端

向上辐射开去。彼得宅后面的山麓上生长着许多这种草。

后一种相当纤细，高两到三英尺或四英尺，成簇生长，略弯曲，通常也是紫色，和前者一样长着美丽的紫色柱头——而且它的花药是紫色的。花谢后，贴伏花穗反曲，露出白色的茸毛。

今天下午我在旱地上散步，它们是那块土地上惹眼的花朵中最繁茂的两种。我同情它们，因为它们遭到农夫的鄙视——哪怕它们占据的只是贫瘠和荒芜的土地。它们好像也在用那鲜亮的紫色反光或者说淡紫色，昭示这一年已经到了成熟季节。它跟成熟的葡萄一样色彩强烈——彰显着春天所不能表达的一种成熟。只有秋天的太阳才会给这些茎叶镀上如此的光泽。

农夫很早以前就已经收割了山地的干草——但他不屑于把镰刀挥向这些终于开出稀疏小花的纤细野草。你经常可以看到植株间裸露着沙土。我漫步在一簇簇紫色林地禾草间，备受鼓舞——穿过矮橡树旁的沙土地，为辨认出这些此刻陪伴我左右的简朴伙伴而心生喜悦。这两个几乎是我学会鉴别的头两种禾草，过去我不知道身边环绕着这么多朋友。它们茎秆的紫色让我激动不已，就像美国商陆枝带来的感受一样……

每一种最卑微的植物，或者说我们称之为野草的，伫立在那里，代替我们表达着某些想法或情绪——然而它们徒劳地伫立了多久啊！许多个8月间，我都曾走过这片大地，但是还从来没有清晰地辨认出生长在其中的这些紫色伙伴。我曾与它们擦身而过，把它们踩在脚下，真的——而现在它们仿佛终于站了出来并赐福于我。

1851年8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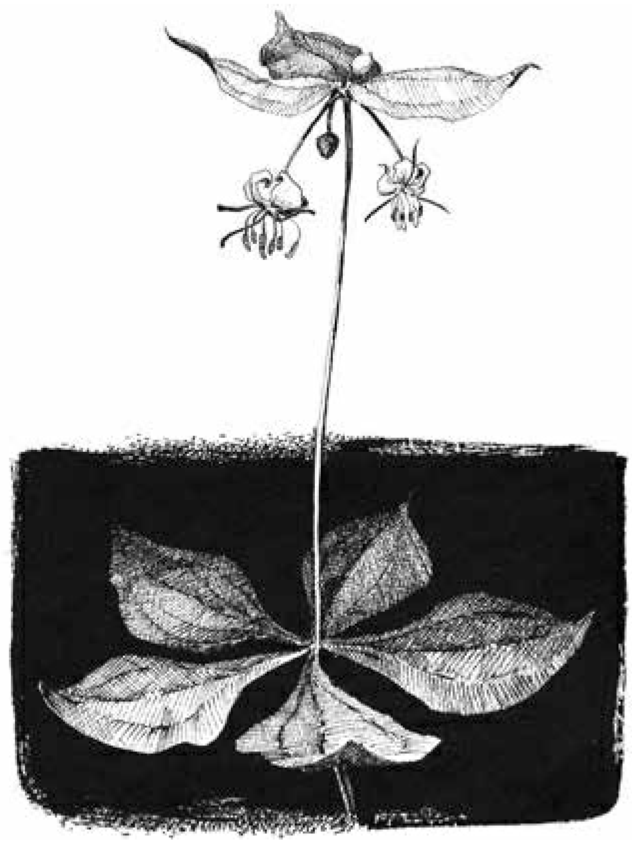
大花延龄草是一种轮叶植物，它正结着绿果。

1856年8月27日

斑叶兰看上去稍稍过了盛花期，在七筋菇沼泽的山麓上，数量非常多。它们在山坡上挺立着笔直的白色花穗，花葶高八到十英寸，从中间或者更高一点的位置往下变成了褐色——但是它基部四周的美丽网纹叶

片是它魅力的主要所在，铺展在荫蔽潮湿的山麓上。那些椭圆形的叶片摸上去像金丝绒一样光滑，长约一英寸，有一条宽宽的白色中脉，四到六条非常美丽的纵向白色叶脉，横向连接着其他明显的白色叶脉，非常美丽、密集——排列不规则——所有这些网纹都铺在饱满的深绿色叶片上。难道它不是林床上最美的叶子？……

沟渠里的红花半边莲现在十分壮观，虽然一周前它们应该更新鲜、美好。它们高约三英尺，几乎填平了三十五杆范围内的沟渠。我随机数了一下，一平方英尺的土地上有10株——这块两英尺宽、三十五杆长的土地至少应该有四五千株，甚至可能更多。它们像一支支翎羽，又像纤细的士兵——结成密集的队伍——大红色中夹杂了几点白（或者说淡粉）。这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红花半边莲群落了。



大花延龄草（英文名：Indian cucumber root；学名：Medeola virginiana）

1859年8月27日

我时常看到带嫩粉色泽的千叶蓍——和普通的纯白色花朵视觉差别

非常明显。

1852年8月28日

我在姑姑家院子里看到刺瓜果，它可能在7月开花。欧活血丹可能是5月开花，现在已完全凋零……细枝荚蒾的果子还没有变紫，槭叶荚蒾仍然是浅黄色。大麻还在开花。



刺瓜果（英文名：bur cucumber；学名：Sicyos angulatus）

1856年8月28日

现在树林里的野黑樱桃正当时——佳露果和蓝莓成熟之后轮到了黑色北美野樱莓。今年这两种果子大丰收，累累浆果压弯了枝条。

1859年8月28日

我现在看到的花是秋花——例如收割干草后从草茬中伸出来的那些，植株尖部普遍被镰刀割掉，或是被牛儿啃掉了——或者是晚花，比如生长在荒地上以及沟渠和矮树篱旁的紫菀和一枝黄花。



欧活血丹（英文名：ground ivy，gill-over-the-ground；学名：Nepeta glechoma=Glechoma hederacea）

1856年8月29日

千瓣葵看上去是变种植物——八个花瓣，植株高约三英尺，叶有柄，但不是翼柄（wing-perioled）。叶片比8月12日见到的那种要宽，是

相当端正的卵形，顶端渐尖，叶柄具缘毛，叶片很薄，但是腹面和背面都相当粗糙。它光滑的茎是紫色的。我去了杜鹃沼泽对面的霍斯默河岸。芳香鼠麴草开得正旺盛，数量非常多，染白了卡特牧场。长叶车前草仍在开花。在农夫谷仓远侧的路边，有一种形似白花马鞭草却开着蓝色花朵的植物——跟蓝卷花一样蓝，甚至更蓝。



千瓣葵（英文名：thin-leaved sunflower；学名：Helianthus decapetalus）

1857年8月29日

细叶假毛地黄是一种新引进到康科德的植物，此时花开正盛——生长在通向猫头鹰巢小路的入口处，那附近到处都有。（在科南图姆高地果园高处也有，花期比低处的略迟两三天。）这种植物生长在旱地上，比毛地黄更高，更娇嫩。

1859年8月29日

在斑鸠菊生长的地方，最惹眼的花朵之一就是它自己——颜色非常艳丽。它的盛花期有点过了——可能跟红花泽兰花期差不多。

1851年8月30日

今天是星期六。挪威委陵菜（又称粗糙委陵菜）的花朵现在几乎完全凋零了。我发现它花萼上的五个互生萼片正在合拢，把种子包裹并保护起来。这种花有前瞻性，简单的反射反应（双关词）让我很受触动……一年将终，这里已有一扇门关闭了。大自然命令萼片弯折回来。自这种植物被创造出来之日起，每年大自然的命令都得到了忠实的遵从。在季节的轮转中，这种植物不是默默无闻的次要角色，而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挪威委陵菜为伍，我不会感到害臊，但愿我也能做好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一年即将终结，我已经写了那么多记录。我仿佛看到了地球在绕着太阳转，仿佛看到了两面门神雅努斯之门正在关闭。

1853年8月30日

在从迈诺特宅到鬼针草小溪的路上，我被盛花期紫菀的美丽和多样性迷住了……为什么紫菀和一枝黄花现在数量那么多？太阳照耀着大地，一枝黄花是它结出的果实。星星也照耀着大地，紫菀就是它们的果实。

草菝葜的紫色果球最下端略散些，从缠绕着的茎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六或八英寸远，非常漂亮。果实上覆有蓝色果霜，被叶子刮掉后，下面露出闪亮的黑色。

1854年8月30日

大狼杷草开花有一段时间了——典型特征是它的羽状复叶，每片复

叶具三到五枚小叶。



大狼杷草（英文名：devil’s beggar-ticks；学名：Bidens frondosa）

1856年8月30日

我看到一袋袋刚刚采摘的蔓越橘袋口被扎紧，摆放在贝克·斯托沼泽岸边。现在水位很高，一定要赶在泡烂之前把蔓越橘捞出水来。我把鞋和长袜放在远离水面的岸边——然后光着脚蹚过坚硬的青姬木和其他灌木，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一直来到沼泽中心，那里软绵绵的，是一块开阔的泥炭藻地……

我似乎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此荒凉，就连佳露果都发了霉，没法吃了。我好像身处鲁珀特地区（Rupert’s Land）——略有凉意但很舒服的战栗从我身边飘过，仿佛此时我离人类社会也那般遥远似的。如果步行半个小时，就能把我带入这样荒凉又新奇的地方，还有什么必要去拜访远方的高山和沼泽呢？但是为什么这里不生长伯克郡（Berkshire）还有拉布拉多（Labrador）那么狂野的植物呢？

1858年8月30日

在多德河岸发现了钝颖荸荠，花凋谢有一段时间了（普拉特池塘的荸荠，花还很新鲜）。尖果灯芯草花刚落［大头鱼窝（Pout’s nest）那里的尖果灯芯草花期也明显滞后，现在还开着］。被我称为*Juncus scirpoides*但其实好像是*Juncus paradoxus*（加拿大灯芯草）的植物的种子两端都有尾（比我之前看过的都更加新鲜，但是更小），花还没有完全凋谢。其中一些灯芯草只有少数几朵花！圆柱状叶子伸展在花的上方，看上去像小型的刺刀灯芯草。

刺刀灯芯草的花已凋谢很久了。它叶长三英尺，整个植株高四五英尺，生长在磨刀石草甸的边缘地带和高处。如果它的叶子短于花序会更像刺刀，花序就是刺刀的主体部分了。这是我的彩虹灯芯草。

1859年8月30日

香蓟虽然已经过了盛花期，但还相当常见——不管你在哪里看到它，几乎每朵上面（也就是每个蓟上）都有一只或更多只熊蜂，它们在那众多小花组成的一团花朵上爬来爬去。我骚扰了其中一只，它折腾了好一阵子才从这株野草上腾跃而起来，调整好了平衡——似乎负荷过重——虽然它最后飞起来了，但飞得很低。如今野花稀少，不管是什么植物，几乎每朵上面都有蜂或蝶的身影。

1850年8月31日

谦逊的蓝卷花开着紫花，与豚草夹杂在一起，闻起来也像豚草的气味了。

黄花月见草充满着春天的气息，拥有蒲公英的香味。

沼泽杜鹃——枯萎的雄蕊突出在外……

甜胡椒是沼泽中的甜香王后——它的白色总状花序长长的……

人们往往最容易记住并珍视的，是春天最早出现的花朵。但我怀着同样的喜爱之情，看待秋天最晚开放的那些花朵。



甜胡椒（英文名：sweet pepperbush；学名：Clethra alnifolia）

1851年8月31日

秋蒲公英与春蒲公英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走在几条路上，我都能闻到艾菊的刺鼻气味——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气味，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艾菊是和葬礼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人们有时会把艾菊放在棺椁里，摆在尸体周围……

白果类叶升麻结了象牙白的浆果，末端现在是黑色，结在粗壮的红色总花梗上。我发现了加拿大马香草这种与众不同的花朵，正开着花的它对我来说是新物种。我查了手头的植物志，结果令我十分惊讶和失望——简直是对我的好奇心和殷切期望的侮辱和唐突——我查到的英文名意思居然是“马草”（horseweed）……



加拿大马香草（英文名：richweed，horseweed；学名：Collinsonia canadensis）

前几天还有今天，我在河边看到的植物是线叶毛茛。荨麻叶马鞭草现在花快开到花穗顶端了，跟蓝花马鞭草一样……

在同一地点，水面上还同时漂浮着轮叶狸藻。

1852年8月31日

在蜂树附近登陆。山罗花上一只熊蜂的嗡鸣，听起来像是从树林那边传来的火车鸣笛——或是风鸣琴的声音……



细叶山罗花（英文名：American cow-wheat；学名：Melampyrum lineare）

我漫游在林地山麓右侧，食物储藏室另一边。浓密的假毛地黄非常惹眼，开着黄色的大喇叭花，生长在山麓上或是树林中，有时你会遇到一大片。花蕾或者说闭拢的花管，跟花朵同样美丽……费尔黑文湖上开了许多的轮叶狸藻，去年发现它是在本月同一天。

1853年8月31日

我认为紫菀和一枝黄花正值盛花期。这片沼泽现在花儿（一般被称为野草的那些）遍地，让我觉得仿佛这是野花的收获季节。它们枝繁花

茂、数量众多，令我惊诧……在此之前，还不曾如此地怒放。

你可能会觉得，大地和空气里所有的毒素，都通过这种植物的生长尽情释放，排散出来。

1859年8月31日

我站在费尔黑文山麓上一棵松树下躲雨——这时，我看到很多裸茎楤木植株倒伏在地上，它枯萎的绿色说明它刚刚倒下，因为植株还没有变色，仿佛它们在地下的部分仍然在轻轻地抓握着大地。

1853年9月1日

我一次又一次地惊诧于北美鹿草的亮丽色彩。虽然花期将过，但在草甸边缘还是能看到它们那一小片一小片的浓密紫花，我想它们还会再开放一段时间。鹿草个子矮，逃过了镰刀的利刃。它不是那么显眼的花（那么低矮，那么密集），但却是草甸上的一个彩块。然而极少有人观察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绽放实属徒劳。收割干草和蔓越橘的人们很少在意它，也鲜有哪个女孩或是男孩跑来看它！

1856年9月1日

一簇簇假黄精果实挂在枝头，非常密集，雅致的紫色斑点映衬在珍珠白的土地上，非常有趣——二叶铃兰的果实也是类似的一簇簇，只是个头小些。许多铃兰果子和少许假黄精果子变成了微微透明的清亮红色，尝起来有一种宜人的甜味。



假黄精（英文名：false Solomon’s seal；学名：Smilacina racemosa=Maianthemum racemosum）

1857年9月1日

在费尔黑文湖西侧，开了许多淡紫狸藻——还有轮叶狸藻等——它们那美丽的多裂叶漂荡在水中，煞是美丽。

1859年9月1日

秋蒲公英是现在分布最广的野花——但是由于下午花瓣会合拢起来，所以可能没什么人知道它，除非你一早或是在阴暗的下午出门。

现在，上午11点的时候，秋蒲公英的花看起来十分壮观。但是到了下午2点，我就注意不到它的身影了。

1852年9月2日

湖旁的矮小山茱萸，或者说草茱萸，正开着花（！！）。



草茱萸（英文名：bunchberry；学名：Cornus canadensis）

1856年9月2日

我认为，在每个新发现出现之前，我们都可以预先觉察到某种心理准备，或是些微的期待之情。我们可能会失误并且没有新发现——但是我们似乎也为此做了祈祷和训练。数年前，我在附近找磁麻，但一无所获——于是得出结论说这里没有磁麻生长。一两个月前我又读到，它的花朵非常小，几乎还不及常见大麻物种花朵的三分之一。其实这些我之

前也读到过很多次，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一区别在我脑海里一再重现——于是我留意观察我所见到的大麻花的大小，虽然我并不相信这里有磁麻生长——一两天后我的目光落到了（它身上），是的，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有三个不同的磁麻变种。还有，不久前，我相信这里只有一种本土向日葵（即林地向日葵）。后来我听说有人发现了另一个品种，于是突然想起自己最近也看到了一株高于寻常植株的向日葵，但是我记不清了，没法讲给那人听，甚至自己也不能完全回忆出来。（我是过后才记起的。）但是一小时内，我的守护精灵就把我带到了曾见到那种高秆植株的地方——这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是向日葵的新品种。第二天，我又在距该地数英里外发现了第三种——几天后在另一个方向上我发现了第四种。

我经常观察到，我最有趣味的植物发现，是在极为兴奋和期待时出现的。当时我可能跋涉在偏僻的沼泽地里，刚在那儿发现了新奇事物，感觉离小镇格外遥远。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在我脑海里占据着异常重要位置的某种珍奇植物——有一段日子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期待成熟了，结出发现之果。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怪事发生……

俯花绶草看上去至少开花数日了，虽然还没有普遍开花——一种清凉的晚花，和流苏龙胆生长在一起……



俯花绶草（英文名：nodding ladies’-tresses；学名：Spiranthes cernua）

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年长的绅士，他小时候在康科德住过。他还记得当年和别的小男孩抓着一大把睡莲花走进教堂，里普利博士（Dr. Ripley）在布道坛上对他们说——那些睡莲看上去那么新鲜，一定是当天早上摘的！那么他今早一定是犯了洗澡的罪过！！看来，这条河像恒河一样神圣呢。

1851年9月3日

我经常顶着毛毛雨散步，因为这时小草上（特别是生长在裸地上的那些）覆盖着珠子一般的雨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看。比如金丝桃，它们沾满露水时同样美丽——披着露珠做的衣裳，新鲜、华美，几乎有了仙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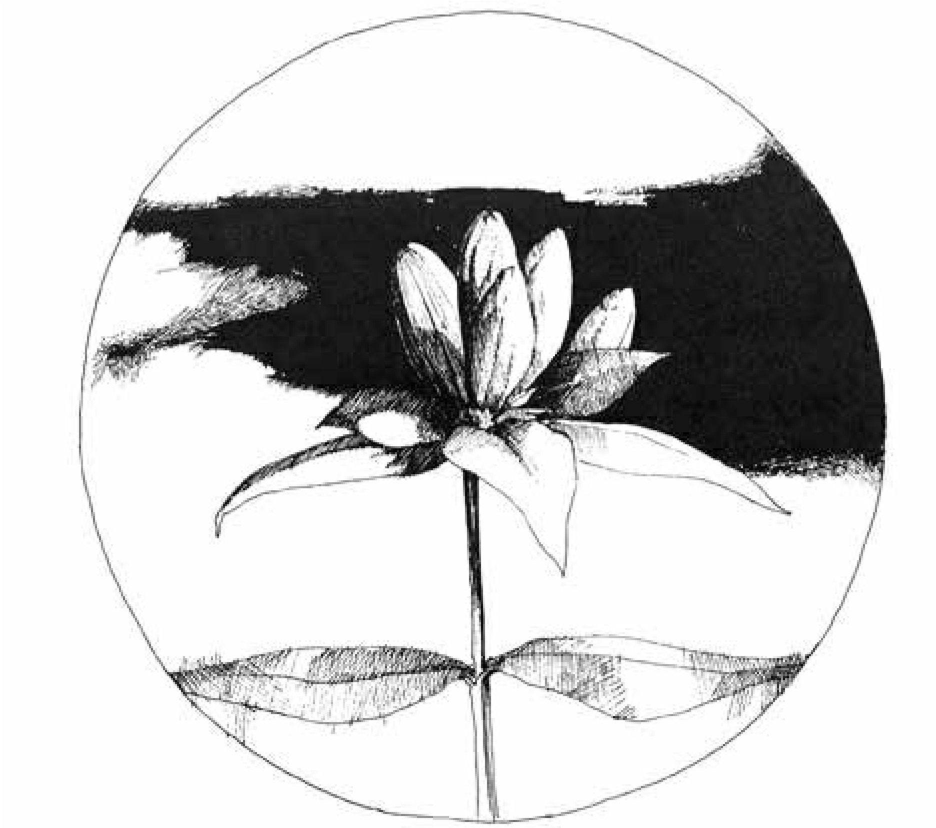
我辨认出了花已凋谢的斑地锦。

1853年9月3日

在弗林特桥小路上开着许多皂龙胆，看上去开花有一周了——略泛紫的深蓝色，蓝得惊人。一簇中有十至十二朵无柄花，紧密地挤挨在一起，花是狭长或是长圆的菱形，或者说是尖尖的圆拱形，顶端闭合。整簇花就像很多个东方城市的圆屋顶拥挤在了一起。我用笔沿着其中一朵的轮廓描了一张图。这是属于天空的花朵。天空俯身，亲吻着大地。由许多小型圆屋顶组成的类圆顶花簇开在一圈清透、光滑、亮绿色的轮生叶中间（上方）。这些蓝色花朵为什么来得这般迟，出现在这么晚的时节？

1853年9月4日

每年拿出一天的时间，专门用来采摘、收集不同品种的紫菀，大约这个时候——再拿出一天献给各种一枝黄花——这难道不值得吗？



皂龙胆（英文名：bottle gentian，soapwort gentian；学名：Gentiana clausa）

1856年9月4日

寒热树已长出花蕾，整棵树十分惹眼，就连它那辛辣的叶片都已经被切叶蜂裁过了——圆形切片被蜂拿走了。这种蜂可能是被叶片光滑、结实的质地吸引了。

大马勃菌已经生长一段时间了。

1859年9月4日

现在有三种蓟已经普遍开花了——香蓟、翼蓟和沼泽蓟——你基本能在每朵蓟花上看到一两只熊蜂。现在紫花稀少，于是它们就显得更加惹眼，更加有趣。［在很多蓟花上，你还能看到艳丽的金翅雀，黄黑

（？）相间的花纹跟熊蜂很像。］蓟花是熊蜂和金翅雀的挚爱。

1852年9月5日

小溪中漂着紫花假毛地黄花瓣。海芋接近朱红色，椭圆花序上结满了梨形的浆果——它的佛焰苞已经弯到地面上了。就凭这颜色，它们一定曾吸引过印第安人的目光……



小花假毛地黄（即紫花假毛地黄，英文名：small-flowered gerardia, purple gerardia；学名：Agalinis purpurea var. parviflor）

刚刚开花的是哪一种鬼针草——糙茎，或者说具刚毛——合生叶，叶片不分裂，披针形，叶缘具疏锯齿，伞状花序枝短但惹眼，瘦果顶端有芒刺四枚，有倒刺毛的究竟是哪一种？（答案是柳叶鬼针草。）



柳叶鬼针草（英文名：nodding bur-marigold；学名：Bidens cernua）

1854年9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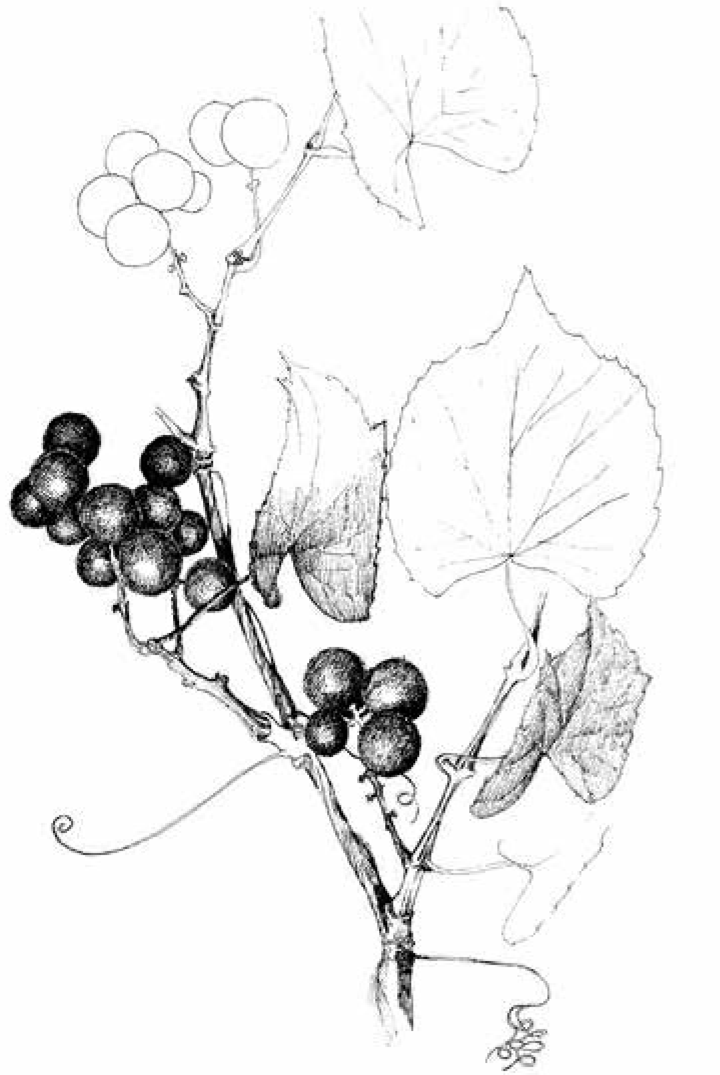
看到有些风箱树的花球开始结种子了，相当亮丽的红晕由绿色背景衬托，在这夜色中显得格外红。这些种子球通常颜色更绿，红晕也会暗淡得多。

1851年9月6日

葡萄正在成熟，空气中开始弥漫它们的芳香。

马鞭草开花真是不准时——因为我发现有些开花较晚的、矮小的植株才刚刚开花，大多数马鞭草就已经落花了。我看到一棵高大的梨树，

生长在哈里斯宅另一侧的路边，哈普古德宅前。我在草莓山看到狭叶山月桂，新枝末端挂着几朵新鲜的花，漂亮，艳丽……



美洲葡萄（英文名：fox grape；学名：Vitis labrusca）

土木香的宽叶背面有褶皱，残存的花朵像向日葵，它的生长地点包括内森·布鲁克斯宅前、阿克顿，以及J. H.惠勒宅附近。

1859年9月6日

蛇鞭菊可能略过了盛花期。在合适的光线下，它会显现出非常亮丽的紫色——这为它生长的地点打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不了解它的人，得知它是野生植物时会很惊讶。就广泛分布性和视觉效果而言，蛇

鞭菊可以和斑鸠菊相提并论——大体与蓟和矢车菊相似，但是比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更漂亮。



土木香（英文名：elecampane；学名：Inula helenium）

1851年9月7日

真正地用心看风景，风景就会作用于观察者的生命。怎样生活，怎样从生命中获得最多！如同你要教年轻的猎人如何诱捕猎物一般，你需要学习怎样从这个世界之花中吸取它的蜜露。

那就是我的日常事务。我和蜜蜂一样奔忙于斯，为了我的使命，我漫游在片片田地间，当我载满花蜜和蜂蜡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我像蜜蜂一样，终其一生寻找大自然的蜜露。我的眼睛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难道不也是给花儿传粉、杂交，由此培育出更加稀有、美丽的变种吗？我也同样自然而愉快地忙碌着，哼着自己的嗡嗡乐音，整日寻找着花蜜。每一次经历都给了我升华过的思想，我的细胞里有了蜜蜂的痕迹，我打交道的对象是花……豚草开始把我的鞋子染成黄绿色——它们和蓝卷花杂生在一起，生长在谷田的沙地上。也许曾有诗人把这金色的粉末比作神肴仙馐。

1857年9月7日

美国毒漆的浆果正在变白，叶片非常新鲜——亮丽、湿润的深绿色——几乎没怎么遭到昆虫咬噬。

1858年9月7日

我转过安东尼拐角。这是一个9月的下午，中午刚过，阳光强烈，暖得好像要融化了大地。成千上万的蚱蜢在你面前跳跃，反射回一道道闪烁的光线。距田地不远处，在我和太阳之间，伫立着一片林地一枝黄花，仿佛是波斯王薛西斯率领的浩荡大军。蟋蟀的大地之歌穿过这一切传了过来——时不时还能听到蚱蜢炽热的嗖嗖声。（蚱蜢让家禽愈加肥美。）旱地如今荒无人烟，是一团黄——就像大自然的调色板上被刮到一旁的颜料。你是真的在蹚着齐膝高的野花在其中穿行。



美国毒漆（英文名：poison sumac；学名：Rhus venenata=Toxicodendron vernix）

1860年9月7日

野蔷薇果一如既往地美丽。

1851年9月8日

这一年可能还停留在它的夏天，在它的壮年期，但是已经不再是花季了。这是凋零的季节，尘土与酷热的季节——属于小型果实和琐碎经历的季节。夏天就是这样回应壮年的。但是初秋会有反复——有些春花会再次绽放，之后就迎来了“印第安的夏天”，那是天气晴好的小阳春，

美得沉静。愿我的生活不会缺乏“印第安的夏天”。这一时节天气晴好，明朗温和，我可以赶在冬天来临前多拥有些时间来搜寻。我可以像在春天时那样，再次满怀信仰地躺在大地上——甚至可以秉承更加坚定的信心。然后，我会把夏天的幔帐（裹）在身上，躺下来，去做美梦。时间是通过冬天这个媒介进入下一年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通过死亡这一媒介进入下一个轮回。

1853年9月8日

在大田（Great Fields）一处温暖的岸边，穆尔沼泽附近，开着许多蔷薇，看上去是硕苞蔷薇。那里还有鸟足堇开放。

1854年9月8日

矮漆树山（Dwarf Sumac Hill）上的金镂梅看上去好像一两天内就能开花。

1850年9月9日

蓟开花了，每个小孩都想用手握住它一次。蓟花刚好是小孩一只手能握住的大小。

1858年9月9日

那棵红榆附近的岩石下的披碱草花已经凋谢很久了。披碱草学名*Gymnostichum hystrix*，也叫瓶刷草、刺猬草。



披碱草（英文名：bottlebrush-grass；学名：Gymnostichum hystrix=Elymus hystrix）

1851年9月10日

美国商陆是一种色彩亮丽、引人注目的植物。悬崖下商陆让我眼花缭乱：紫色的枝条优雅地垂向四周，略带黄色的紫脉叶片，还有明亮的紫色总状花序……同一植株上有花蕾、花朵、成熟的浆果、熟透了的深紫色浆果，还有果实脱落后看着像萼片的花瓣。我欣喜于能在温带地区的植被中看到一些红色。这是最艳丽的色彩。我喜欢用手指捏碎这些果子，看着红酒般的艳紫色汁液顺着我的手流下来。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它身上，它才能展示出自己最美的一面，而且一定要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它在跟我的血液对话。



美国商陆（英文名：pokeweed；学名：Phytolacca americana）

1852年9月11日

有些野花在雨天里看起来是怎样得新鲜啊。当我以为它们即将凋谢时，它们好像又再次焕发生机——而且它们的美还得以提升，好像是因为它们明亮的色彩和这阴沉的天气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紫花假毛地黄和柳叶鬼针草。紫花龙胆和蓝卷花的花瓣被雨滴打落，散落在四周，很有趣。



蓝卷花（英文名：bluecurls；学名：Trichostema dichotomum）

1859年9月11日

今天多云，还下了点儿雨，秋蒲公英下午仍然开着花。

1851年9月12日

我在贝克草甸松山另一侧发现了一种堇菜花，看上去是兜状堇菜。在那里，我还见到了柳叶鬼针草开着五瓣花……

当走上林肯路时，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独特的甜味，我怀疑这气味

来自因季节而处于特殊状态的某种植物。但是我闻遍了周围每一种植物，还是没有发现它。我越是急切地去闻，似乎就越无法追踪到它。但是当我放弃搜索后，这种气味再次飘向我。它是构成秋日空气的甜香气息之一，满足着我的嗅觉。这种事很少发生的，它让我不禁张开鼻孔去享受它。闻到它，我整个人都觉得更好了。我认为我的嗅觉比常人更完善——我有每采摘一种植物就闻闻它的习惯。路边成熟葡萄的芳香，多么具有秋天气息！

1853年9月12日

今天下午我被伞花林地紫菀的美惊呆了。它的伞状花序包含七八朵细长的白色辐射状小花，花瓣两端尖细，随时准备卷曲起来，就像刮胡子似的，花盘带着紫色。它是紫菀中更有趣的一种。

1859年9月12日

现在有四种鬼针草（大狼杷草、合生鬼针草、柳叶鬼针草、菊状鬼针草）数量很多，但是贝氏鬼针草很多都被上涨的河水淹没了。不谈最后这种，前两种鬼针草花很不起眼，一般没有花瓣（就像梁子菜一样），显得廉价，百无一用。但是第三和第四种很打眼，很有趣——正在用它们明亮的黄色，表达着洼地的成熟和丰饶……

我站在穆尔沼泽地里，望着加菲尔德家的旱地河岸——趁着树林整体还未变色欣赏一会儿。沼泽旁山麓的旱地，是多么红润的成熟——遍布着一枝黄花，间或点缀着一丛丛榛树，后者现在已有几分猩红色……

很多田地濒临秋荒（比如大田上斯特德曼·巴特里克家的田地），现在整片都浓密地覆盖着林地一枝黄花。那明亮的金色花枝（略过了盛花期）向后弯折，在风中摇摆着——花盘朝上，向着阳光开放，每条花枝上有上百朵甚至上千朵小花。这是一年中面积最大且醒目的一片花田——十分整齐，都是一至两英尺高，刚好伫立在枯萎的禾草上方，遍布大块田地上的每个角落。此时正值南瓜和其他黄色果实开始闪亮之前，树林尚未明显变色。

1851年9月13日

十字叶远志释放香氛的方式似乎很任性。你相当确信已经闻到了它，并被它的甜香迷醉，但是现在它的气味却又消失了。你不能凑到它跟前，而是要四周都放一些，彼此距离不等，这样的话，或早或晚，会有一缕沁人心脾的甜香向你袭来。这香味到底像什么，你没法确切说清，因为你闻到它的时间很短暂，而且量也不足，让你无从做对比。如果你只是简单地闻一下，很可能不会觉察到任何香味——你只能记得曾经闻到过它。

1852年9月13日

路边的紫菀前所未有地繁茂，各种蓝色争奇斗艳，与往常相比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较矮小、开着密集白色小花的那种……

每一个生物，每一朵花，都在如此认真、迅速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时不我待！大自然不会浪费任何一天——不会浪费任何一秒。地球绕着轴心在它的轨道上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旋转，四季如是，时间亦如是。就在此刻，以及过去繁忙的千万年里，时间都在以这样的速度，一刻不停地前进着。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忙碌的人动作迅速得可怕。诸神是敏捷的，但没有哪个落在时间后面的人是敏捷的。别挡植物的路，它等了一整年，动作迅速，做好准备的那一刻就开花了。同时，大地也为此做好了准备，你感觉不到一丁点儿的延迟。对于无所事事之徒来说，温和9月的宁静听起来就像工厂的喧嚣和忙乱。只有人忙碌起来，才能平静空气中的这种躁动……

我散步的时候应该放松感官。研究野花和岩石，跟研究星星和云朵同样累人……我有过度观察的习惯，以致感官得不到休息，承受持续工作的负担。不要全神贯注、一门心思地观察。别去寻觅观察对象，而是让它来找你。

当我发现自己总是低着头，双眼盯着野花时，我曾想过，作为纠正措施，也许可以养成观察云朵的习惯。但是不行！那项研究将会同样糟糕。我需要的是不刻意去观察，而是让眼睛能真正地四处闲游。

1856年9月13日

我上了山。山上结了许多小檗浆果，已经是漂亮的红色了——但是变色的刚刚过半。山顶上橡树周围开了许多秋蒲公英，正值盛花期，多得令我吃惊。草甸上也有过这么密集的秋蒲公英。这种凉爽的黄色，让人回想起了春天。它们积蓄着力量，直到这一时节才绽放——虽然那么早就生长出来了。它们看着很凉爽，听着就像蟋蟀的戚戚叫声一样很凉爽。

1858年9月13日

流苏龙胆几乎全盛开了——在火焰草草甸最东面的边界上靠墙开放着。



流苏龙胆（英文名：fringed gentian；学名：Gentianopsis crinita）

1859年9月13日

河边的菊状鬼针草看上去正值盛花期，它太阳般的金黄大花盘，几乎能让你目醉神迷。我的眼睛每年都能享受这花的盛宴。村镇附近却很少有菊状鬼针草生长——但是那少数的几株却从不会缺席。相比之下，黄睡莲是凉爽的黄色，但是在菊状鬼针草上你能看到浓缩的“秋老虎”的色彩。

1852年9月14日

我认为收费公路旁爱默生家粪肥堆上生长的是千穗谷，它们开着“明亮的紫红色花朵”，长着血红色的茎。



千穗谷（英文名：prince’s feather；学名：Amaranthus hypochondriacus）

1856年9月14日

低地公路两侧开着斯坎特紫菀（这是一种开小白花的紫菀，也被称为总状联毛紫菀）——比如收费公路旁的那些，周围飞舞着许多蝶和蜂，其中一些开粉花。这些晚开的花朵是多么地出人意料，你本以为大自然快要了结它的事务了。你已经见识了它今年的能事，并没有注意到路边的几株野草，或是误以为那是夏天花朵的残骸，正在奔向秋天的路上。你以为你了解路边的一枝一叶，认为那里没有更多植物可供发现了——可现在，让你惊讶的是，这些沟渠里挤满了数以百万计的小星星。

1859年9月14日

俯花绥草有一种甜香味，像甜胡椒花朵的味道。

1851年9月17日

我在詹姆斯·贝克家看到一棵美国梧桐，上面住着一群蜂，已经在那里安家三年了，但是我们拿不到蜂蜜和这群蜂的其他财产。

1859年9月18日

根据今年的观察结果来判断，我应该可以说流苏龙胆花期在金缕梅之前——因为虽然我了解的后者的生长地点，相比前者远远更多，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后者开花了，而且开花不可能超过一两天。



一球悬铃木（也称美国梧桐，英文名：sycamore，buttonwood；学名：Platanus occidentalis）

1852年9月19日

皂龙胆令人欢欣，令人惊奇——在荫蔽处展示着它们那蓝色的实心花球——不再新鲜的那些变成了紫色。河两岸皂龙胆的数量看起来非常多，虽然已经有很多被割掉了。

1854年9月19日

我将在冬天出国发表演说，今天下午整理了一下演说稿的写作进展，然后我意识到，默默无闻和物质缺乏是无比美好的，这两者我已经

享受了这么久（可能还会继续享受下去）。我想到，我闲适地度过这些年，如同活在诗歌中一般，没有烦恼，没有凡尘俗务，无拘无束，连王侯都无法比拟。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大自然。我自由自在地生活了那么多个春夏秋冬，仿佛除了生活在其中，我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要做——吸收它们为我准备的任何营养物质便是全部了。比如，我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野花，除了在野花开放时观察它们，并没有任何其他事务缠身。整个秋天都用来观察树叶色彩的变化，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1856年9月19日

在岸边的路旁发现了许多宾夕法尼亚蓼，这让我十分惊讶—— 第一次看到它是前几天在布拉特尔伯勒（Brattleboro）。据我统计，我认识的蓼有20种了——除了流苏蓼和弗吉尼亚蓼之外，其余十几种蓼康科德都有。

1852年9月21日

黄芩、水芹和毛蕊花还开着花。我现在更加频繁地看到扑动翘抖动它轻盈的尾羽。桦树和榆树开始变黄——很多地方的蕨类颜色已经相当黄，甚至变成了褐色。在小溪边，我看到很多蓝花紫菀，一簇簇高高地开放着，很像波状叶紫菀（又称波状叶联毛紫菀）。蓝茎一枝黄花也开了许许多多，色彩明亮，正值盛花期……



宾夕法尼亚蓼（英文名：Pennsylvania smartweed，pinkweed；学名：Persicaria pensylvanica）

走过枫树沼泽地，在转角泉附近我惊讶地看到地上有苹果—— 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掉在那儿的，但是抬头一看，才发现那儿有一棵野苹果树，和小枫树一样高，一样纤细，齐地处直径不超过五英寸。这棵树今年开花并结果了，而且结的苹果相当甘甜，味道非常好——虽然看上去坑坑洼洼的——我衣兜里装满了苹果，不过松鼠在我之前发现了它们。在沼泽中发现苹果这种可以吃的大型水果，真是一大惊喜。

1854年9月21日

空气明朗清澈，相当凉爽，秋蒲公英的亮黄色与之十分和谐，东倒西歪的一枝黄花的花头也与它们相得益彰。龙胆几乎一开花就遭了霜冻。现在地面上经常可以看到白橡树的橡果，它们三颗一簇排成星形。

1859年9月21日

阿萨伯特河沿岸，在面粉磨坊上游，红仙水苋如火焰般燃烧着。

1851年9月22日

在海伍德草甸旁的山麓上，我惊讶地看到千里光已经变成褐色，枯萎得那么厉害。它这么早就遭受了霜冻——仿佛已经枯死数月之久，或者被火烧过一般。这是一种非常柔弱的植物。

1852年9月22日

索菲亚的标本室收藏的发现于康科德的植物中，今年夏天我没有看到如下物种：

轮叶朱兰，发现地点是哈伯德第二树林。比奇洛说它7月开花。

红果延龄草（又名釉彩延龄草、波状延龄草）。比奇洛说它5月和7月开花。

穿茎垂铃儿。比奇洛说它5月开花。

1859年9月22日

今天下午，我看到雨中的秋蒲公英花朵全部合拢起来了。那么它们只在晴朗或多云的上午开花吗——或者还有多云的下午？



轮叶朱兰（英文名：whorled pogonia；学名：Pogonia verticillata=Isotria verticillata）

1852年9月23日

松耳草开花了。北风吹翻了白睡莲的莲叶，让莲叶变成了红色，叶柄逆流向上游倾斜着。几乎所有的黄睡莲都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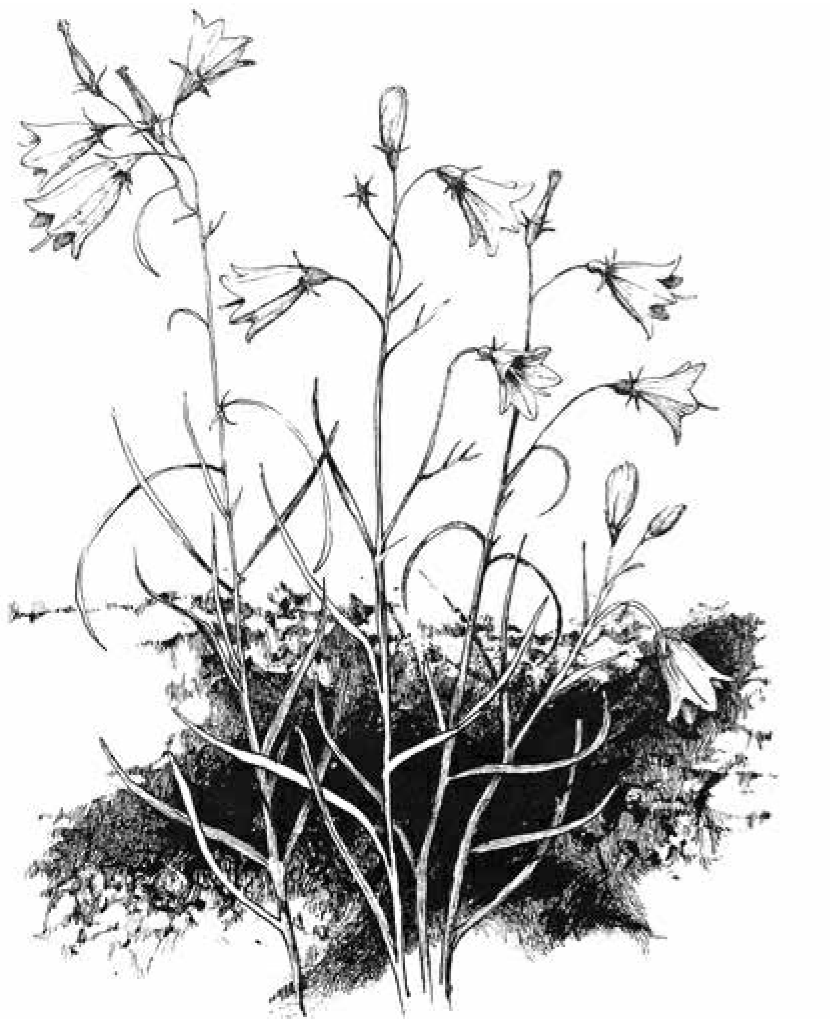
1857年9月23日

在树林中山毛榉过去伫立的地方，我看到了刚刚凋谢的黄色松下兰。但是那里到处都有盛开的红色松下兰，而且都相当新鲜。

1859年9月23日

我们的小路上不只生长脏乱的毒草——只是因为我们土地邪恶又肥沃，让简单、健康的植物也疯长起来，长成杂草的模样……铁路沿线，在生长更疯狂的植物旁，我能看出棚屋伫立的位置。我到那里可不是为了看精致的野花……

我们居住的地方生命力如此旺盛，只能生长出最美的野花来。圆叶风铃草、堇菜花和庭菖蒲在此绽放。



圆叶风铃草（英文名：harebell；学名：Campanula rotundifolia）

1860年9月23日

紫杉小路北侧有红色松下兰，大约在紫杉树东面十杆远的地方——落花时间还不长。最新鲜的那株根部明显有平铺白珠树的气味，而且气味保留的时间还很长——一周后——在我的房间里，那株破损的松下兰还有一种非常好闻的大地甜香。

1851年9月24日

在铁线莲溪，我发现了叙利亚马利筋的荚果（也称蓇葖），它正指向上方。（之前是不是都朝下？）荚已经裂开。我利用上面那条细长丝释放出一些种子。果荚刚一裂开，细线状种子就弹开了，膨起呈辐射状，形成一个半球形，每根细线都与临近的细线保持着距离，反射出棱镜般的光泽。此外，种子具翼。我放开一枚种子，它慢慢飘起来，开始还犹犹豫豫的，一会儿飘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好像被我觉察不到的风吹拂着，让我担心它会搁浅在附近的树上——但是那样的事没有发生。它靠近了那棵树，但是从上面飘越过去了，然后被强劲的北风裹挟着快速朝反方向飞走了，越飞越高。每一次振动都会有一阵颠簸，一直飞到距地面一百英尺高，飘到南面五十杆远，我就看不到它了。在这个季节，无数种子这样航行着，驶过小山，驶过草甸，驶过小河，沿着各自不同的航道前行，直到风停歇下来，它们便到新的地点去播种并繁衍种族。只有风知道它们航行了多少英里。这些细线整个夏天都在完善着自己，熨帖地收放在这个轻巧的小箱子里，这是为达成使命所做的完美适应——对秋天以及未来春天的预言。当马利筋虔诚地孕育成熟了它的种子，谁还会相信丹尼尔或是米勒的预言，说今年夏天就是世界末日呢！

1854年9月24日

猫薄荷还在开着花。

1859年9月24日

在艾博·哈伯德（Eb. Hubbard）山麓上，成熟了的美国商陆浆果还不到三分之一，就遭受了相当严重的霜冻。但它还开着花，圆柱形总状花序上接着紫黑色的浆果，垂挂在枝条上，有六英寸或更长，末端渐尖。基部浆果已成熟，呈现漂亮的扁圆形，接近黑色，而顶端的果子还是绿色，有的还开着花。

浆果全都长在亮紫色或紫红色的总花梗及小花梗上……

在阴地蕨沼泽（Botrychium Swamp）附近，我惊讶地发现了刺果毒漆藤。它近乎树，高约九英尺，宽九英尺——长在一丛小檗灌木中，并攀爬于其上。它现在正处于变色的高峰期，展现出非常漂亮的红色和黄色，开始我还不认识它。

1857年9月25日

在河岸下凉爽荫蔽的地方，你会注意到皂龙胆那深蓝色的圆拱形花朵……

美国毒漆还只是淡红或浅黄色。



毒漆藤（英文名：poison ivy；学名：Rhus radicans=Toxicodendron radicans）

1858年9月25日

爱德华·霍尔说，他去年在他家园子里发现了曼陀罗。那就把它也加入康科德植物群目录吧。

1859年9月25日

白耳菊的花仍然很常见——但是早过了盛花期。虽然它们隐匿在树木间，但我还是在其中一株上发现了三只熊蜂。



曼陀罗（英文名：jimsonweed；学名：Datura stramonium）

1852年9月26日

草甸四周以及河两岸，红色和黄色越来越多，让我联想到一朵巨大花蕾的渐渐绽放。这些色彩是花冠上的花瓣，而山谷就是花冠的宽度。它是秋之花，正在绽开的花蕾刚刚开始露出红晕。然而，目前森林里变色的树叶还非常少。

1859年9月26日

欧白英是另一种簇生垂果，我不知道哪种簇生浆果比它还要优雅、美丽。欧白英的单个浆果呈大红或透明的樱桃色，椭圆形，附着在钢青（或叫铅灰）的紫色小花梗上（不包括总花梗），一簇簇呈聚伞花序垂挂在那里，就像枝头的树叶一样。河流拐弯处水里的那些浆果格外漂亮，是长长的椭圆形。我觉得其他聚伞花序垂果，都没有像它们这样间隔刚好合适，布局如此可爱——接近六边形，像蜂巢的小格子。欧白英的颜色多么丰富！总花梗和枝条是绿色，小花梗和萼片是那种罕见的钢青紫，浆果是清澈透亮的樱桃红。它们从河沿上垂下来，比女士耳朵上的任何挂饰都显得更加优雅。



欧白英（英文名：climbing nightshade, bitter nightshade；学名：Solanum dulcamara）

1852年9月27日

凤仙花的种皮会像手枪射击一样——把种子弹射出去，种子像子弹。它们在我帽子里爆炸了。

海芋浆果此刻完美无瑕，锥形花穗长一英寸半，大红或朱红色的浆果长在紫色花棒上，近梨形，但不规则。附在棒形总花梗上的浆果的颜色跟明亮的封蜡一般无二，或者说，在我眼中，这是锦龟壳的色彩。海芋的叶片已经变为柔和的白色，背面尤其明显。在潮湿的叶子或地面上，偶尔会倒伏着这种亮眼的红色果穗。大花延龄草的浆果还有圆锥花序轮生叶黄精那大大的红色浆果现在很常见了。

1851年9月28日

温暖、潮湿、雾蒙蒙的一天——没有什么风。在哈伯德树林里，白松呈现出一种美观且直观的斑驳感——绿色和黄色相互夹杂着。它让我想起乳草等植物，成熟后果荚不断膨胀，弹出毛茸茸的种子。它们有一种独特的柔软。近七到十天，我已经不再寻找新的花朵了，也不再用口袋装植物回来了。秋蒲公英现在非常新鲜，数量繁多，正值盛花期……

沼泽里有很多漂亮的横鞍花，更好的名字是瓶子草。它们围着干干的花葶呈莲座状向四周伸展，花还在，躺在铺满粗糙红苔藓、凹凸不平的地床上。小花青姬木从苔藓间钻了出来，与瓶子草一道为你的眼睛打造出一片最为丰饶、繁茂的景象。虽然苔藓相对较干，但是我走路时没法不碰翻那无数的水罐。这些小水罐现在已经盛满了水，因此打湿了我的双脚。我曾经偶然坐在一床这种满是小水罐的植物上，发现这个座位异常湿漉漉，我本来以为它很干爽呢。这些瓶子草的叶子颜色多种多样，从纯绿色到带亮丽条纹的黄色或深红色，都有。瓶子草宽大的叶唇内面色彩丰富，条纹亮丽，没有其他植物能出其右。

1852年10月2日

湖水现在更加美丽了，比如费尔黑文湖，四周环绕着已染秋色的树

林和小山，好像是湖水的装饰画框。树林里，一些枫树呈现出柔美透亮的红色，接近大红色，红得纯粹无暇，比大多数花还要美。我盼望能摘下整棵树的树叶，当作花束带回家。

1856年10月2日

北美鹿草落花有一段时间了，但它们红色的茎叶就像当初它们的花朵一样，与带有刚毛的叶片一道在草甸上点缀出几乎同样亮丽的色彩。它的种皮就像完美的小奶油罐，造型优美。山漆树整体已变成暗红色。

1857年10月2日

在这个季节，叶子或多或少都在变红——甚至包括我们踩在脚下的委陵菜、蝶须、酢浆草和草莓。

白橡树还相当绿，间或夹杂着几片明显的红叶。很多红枫现在还只是黄色——少数红枫的颜色在逐渐加深，接近深红色……

哈伯德巷道的流苏龙胆已经落花有一段时间了，大多已经枯萎。在七筋菇沼泽，我看到有动物咬破臭菘果皮，吃了里面的种子。

1860年10月3日

9月28日、29日、30日，特别是10月1日的黑霜，让很多楼树、山核桃木等植物的叶子突然死亡、变脆，并掉落下来……黑霜杀死了所有牛蒡的花朵，还有很多其他植物也遭了殃。



小牛蒡（英文名：burdock；学名：Arctium minus）

1851年10月5日

淡紫紫菀、晚花一枝黄花、芳香鼠麴草，还有紫花假毛地黄和大花鬼针草等仍然开着花……挪威委陵菜、一种小花委陵菜还有晚花毛茛，也还开着花……金缕梅正在绽放……浅色花半边莲仍然开着花，还很新鲜。长有圆锥花序的粗糙山柳菊高举着毛茸茸的黄色种子球。

1858年10月5日

上午8点，我去了哈伯德巷道，去看流苏龙胆什么时间开花。它大约在上午8：30或是9：00开始展开花瓣。

1857年10月7日

我穿过门氏刺莲花草甸（Bartonia Meadow），直接到了熊园山麓。在靠近沙坡时，我向迎着太阳的方向看去，五十杆外处，沼泽上方的枫树梢组成闪亮的赤褐色山脊线——一条色带，看上去长二十杆，宽十英尺，最浓艳的亮橙红色和黄色枫叶不逊色于任何花、任何果实，或是画布上的任何色泽。

1852年10月8日

下午——在瓦尔登湖度过。

加拿大柳穿鱼顶端开了几朵花。今天我还看到了鼠麴草、车轴草、荠菜、萹蓄、白花一枝黄花、新鲜的艾菊，还有网纹叶山柳菊。

1856年10月8日

我看到一只大蟾蜍蹲在林中枯叶间，隐藏在斑点喜冬草丛中——这只蟾蜍的颜色和枯叶一样，较寻常要深得多，证明它们的外表与所生存的地表环境相仿。



斑点喜冬草（英文名：spotted wintergreen；学名：Chimaphila maculata）

1851年10月9日

在（利崖）这片神奇的山麓上，金缕梅正值盛花期，而它宽大的黄叶正在飘落。有些灌木树叶已经完全掉光，皮革色的叶片铺满了地面。这是一种极其有趣的植物，是属于10月和11月的孩子，然而却让我想起最初的早春。它的花朵有春天的气息，就像柳树的柔荑花序。就颜色和芳香而言，它们属于一年中那橘黄色的黎明。在所有这些秋天的迹象中，比如落叶和霜冻，是它们让大自然恒久繁荣的生命力仍然完好如

初。金缕梅伫立在山麓上的荫蔽处，从山顶上洒下的阳光，照亮了它顶层的花枝和黄色花朵。它的花枝一节一节的，弯折成特别的角度，独具一格，不会被误认为是任何其他植物。我躺在它的枝干下，心怀喜悦。叶子飘落时，也是花朵绽放时，秋天真的也是春天呢。全年都是春天。我看到两只燕八哥从头顶掠过，正飞往南方，但是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金缕梅花朵飞向了北方。



金缕梅（英文名：witch-hazel；学名：Hamamelis virginiana）

这是个梦幻仙境，是灵魂不朽的一部分。我当时在想，它开花这么晚，没有蜂和其他昆虫能从它的花朵上采蜜了，也许它们不产花蜜。但是就在这时，我看到花上有一只蜜蜂。那么，这种晚花植物对蜂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1852年10月9日

开着许多凤仙花、夏枯草、柳叶鬼针草、俯花绶草、卷耳、多年生矮樱草、欧洲柳穿鱼，还有福王草、泽芹、银背委陵菜和臭甘菊。



欧洲柳穿鱼（英文名：butter-and-eggs；学名：Linaria vulgaris）

1851年10月10日

今天早上漫天飞着蓝知更鸟——春天又来了。在这个季节里，很多事物都表明春天回来了。许多春花开放——更不用说金缕梅了——还有春鸟的奏鸣曲，谷物、野草，还有其他植物又钻出地面。

1858年10月10日

下午三四点钟，我发现许多流苏龙胆开花了（事实上，它肯定一下午都开着花）。它们张开花瓣，在低处迎接凉爽的10月阳光和空气。那样的一种深蓝色，胜过雄性蓝知更鸟背部的色彩。蓝知更鸟看到流苏龙胆的花朵，一定会受到鼓舞。

1860年10月10日

1855年8月，我为沉睡谷（公墓）的人工湖做了测量。这个人工湖他们慢慢地挖了三四年，在去年，也就是1859年完工……今天我在那里发现了几小片大花黄睡莲和小叶萍蓬草（一种小花黄睡莲），它们已经在那里扎根了。就是这样，在死亡中，还存在生命……你只需要在这附近的田地间随处挖个池子……很快，你不仅会收获水禽、爬虫和鱼类，还会看到常见的水生植物，比如睡莲等。你的池塘刚挖好，大自然就开始往里面装载生命了。

1856年10月11日

在科南图姆山上，一片片的佳露果已经红了。崖上开着新鲜的美国商陆、小花柳穿鱼和紫堇。这里，白花一枝黄花仍然很常见，上面飞满了蜜蜂。

1851年10月12日

昨天下午，在爱默生宅上方的小溪边，我看到矮樱草正开着花，而挪威委陵菜和秋蒲公英正在枯萎。这附近有北美茜草、毛茛花、小花一枝黄花，以及深浅不一的各种紫菀。

1857年10月12日

对面小溪边的流苏龙胆正值盛花期。火焰草草甸北侧边缘一线也有

流苏龙胆。蓝花马鞭草的花和叶已经枯萎成褐色，但从梢到基部，茎的紫色几乎和曾经的美国商陆一样美丽、清亮。

1858年10月12日

我在粉红杜鹃沼泽登陆。杜鹃的叶子正飘落下来——大多已经凋落——露出大大的花芽。

杜鹃花为下一年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对人类来说，一切都不可确定，人类不会满怀信心地期待明年春天。但是仔细看香叶紫菀的根部，你就会发现新芽——美丽的紫芽——它们在土里已经长了有半英寸或更高了，它们将会沿弧线向上延展，承载明年的花朵。大自然是满怀信心的。

1852年10月14日

包括枫树、杨树和栗树在内，林中树木已经掉落了那么多叶子，看着开始有些光秃秃了。花正在迅速消亡，可以预见冬天的到来了。但是还鲜少听到蟋蟀的鸣叫声。

1858年10月14日

在鲍尔山（Ball’s hill）顶上接近中部的位置，我发现了红色松下兰，它们相当新鲜，看上去开花不久，花朵外曲。跟去年一样，我怀疑这个品种比黄色松下兰的花期晚——我已经很久没看到黄色松下兰了。E.哈伯德家树林里有黄色松下兰，它们全都变成褐色，已经枯萎了。红色松下兰地面以上部分，除了花瓣边缘和尖端，都有一种色彩清晰明澈的深红色，在下方枯叶的映衬下，显得十分美丽，仿佛它是一年中最晚绽放的野花似的。它们的根部不仅有甜甜的泥土芳香，还明显有平铺白珠树的气味。这种真菌般的植物最终从大地中喷薄而出，喷出它那成熟的红茎以及其他一切。它的深红色让我想起太阳落山后，西方天空上那深深的色彩——它是花之年的一片余晖。我猜它一定是秋花。

1853年10月15日

我看到了银背委陵菜。

1858年10月16日

假泽兰、一枝黄花和小须芒草现在表现出它们11月的一面，前者露出了脏兮兮的白冠毛，后者露出它的白色羽状毛。冬雪还没有来临，这一年就已经这样变成白发苍苍的模样了。

1859年10月16日

秋高气爽的11月天。风减弱了，我们没有乘船。风箱树的叶子刚刚掉光，黑柳的叶子落了一部分，而假泽兰全都变得灰蒙蒙了。我看到河面两侧都倒映着风箱树的球果，水中的倒影还复制着每根藨草穗和每株反曲的枯萎莎草或灯芯草……

11日的霜冻僵硬了大地，给植物带来新的劫难——因为我发现很多植物已经停止开花了。很多细叶紫菀（又称硬叶紫菀）已经结了种子，生长出淡黄色的花球。

1850年10月17日

今天我观察到小路旁矮小的蓝莓丛现在成了血红色，而春天时它开满了小白花。春花与秋叶奇异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仿佛是配合着叶子成熟的样子来绽放的。

1855年10月17日

为了挖取淤泥，人们在约翰·霍斯默草甸上挖了一条沟，我在那儿

的泥上看到了黄睡莲的根。根又老又干的时候是灰色的。有些根的直径达三英寸半，上面有大眼睛，或者叫凸起，呈梅花形排列，那是叶柄环生的地方。它们表达着怎样旺盛的生命力啊——像蛇蜿蜒穿行于草甸的淤泥里。

1857年10月18日

我插在水罐里的流苏龙胆每到夜晚就合拢起花瓣，到清晨就绽放。

1858年10月18日

公共用地里的大糖槭正处于美貌的巅峰。变色最早的一株现在树叶已经掉落了一部分。这株变色这么早，红得那么深，有人认为它肯定会死。另外收费公路起端的那株现在已经显露出它的本色了，不管在多远处，只要能看到，就能根据这一特征辨认出它的品种。然而大约十天前，除了其中一棵，这些树还都是绿色的——我还以为它们不会变化出任何亮丽的色泽呢。主打色调是柔和的黄色，一种比金色更温暖的色彩——红色块点缀其间。这些树冠是一个个规则的红黄相间的椭圆形……

村镇需要这些无害的刺激——来自明亮、欢快景色的刺激——来赶走忧郁和迷信。假设有这样两个村镇：一个树木环绕，燃烧着10月的灿烂色彩；另一个只是一片没有树木生长的荒原。我确定最绝望、最潦倒的酒鬼住在后者之中。

花费栽种树木的一半气力来保护它们怎么样——不要犯傻把马拴在大丽花的树干上。

1860年10月18日

在贝克·斯托宅南端的小池塘里，我看到了萍蓬草的莲叶，还有梭鱼草。它们是怎样进驻那里的——这个池塘没有与小溪相连。说真的，我们也可以追问一下，它们是怎样到达新生长地点的，因为所有的池塘和田地里都有它们的身影——我们也不能假定新物种像新挖的池塘这么

多……

这让我们禁不住去问，植物最初是如何到达它现在的生长地点的——比如，远在我们出生前或是小镇建立前，那些池塘就已经长满了睡莲，那些植物是怎么来的——同理还有我们后来挖的那些池塘。我想我们只能假设一点，那就是前者和后者生长植物的方式是一样的，而且没有突然出现新物种——至少自第一株植物开始生长以来是这样。但是我毫不怀疑，各个池塘里这样驻扎下来的睡莲，逐渐产生了或多或少较为显著的个性化特征——差异的产生源于它们的不同生长环境——虽然它们最初的祖先是同一粒种子。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发现它已经生长着植物——但是它仍然在像最初那样继续生长新植物。我们说有些植物生长在湿地，有些生长在沙漠地区，但事实是，它们的种子散播在几乎每一个角落——但是它们只在这里成功生长起来了。

除非你告诉我最初的睡莲具体是在哪个池塘里被创造出来的，不然我会相信，地质学家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睡莲（如果能发现这样的化石）的生长地点，环境类似于贝克·斯托池塘。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地质学家发现的化石睡莲是怎样分布的，还有我们拿在手里带去教堂的那些睡莲又是怎样分布的。

发展理论暗示，大自然中有一种更伟大的生命力——它更加灵活，适应力更强，相当于某种持续不断的新创造。

1852年10月19日

下午5点，在靠近彼德宅的草甸，我发现流苏龙胆有点蔫，它还遭了霜冻……在这个时间，花朵紧紧地扭卷起来，我看到蜂在花朵侧面咬噬出小圆洞，它们竟由此处吃到了花蜜。蜂发现流苏龙胆时我却还没有找到它……一小时前我还在怀疑，康科德是否存在流苏龙胆——但是一旦发现了这些花，它们就仿佛投降了一般纷纷现身。我听说N.巴里特家果园靠近河边的地方还有塔特尔宅附近（？）也有。早上8点，水罐里的花朵展开了一点。这么奇妙的花朵，尽管很难寻获，但如果不每年都找到并欣赏它，就太可惜了。

1856年10月19日

角果马利筋的荚果看起来正不断变得干燥。它们尖尖的，与茎之间的夹角各不相同，就像花字体一般。漂亮褐色结构像鱼一样，鳞片较从前松散了，张开了一些，有点刺茸茸的。有些荚果发育得更快，靠上部的种子尤其成熟，茸毛外层部分已经被吹松散了，但末端仍然挂在荚果芯上，还没有飞走，一圈圈地环挂在那里。这一撮白茸毛，从远处看跟你的拳头一般大，只要微微一摇晃就会裂开并飞起。它们挂在那里，颤动着，直到完全干透，有风吹过的时候便会飞走。还有的荚果已经裂开，里面空无一物——除了褐色的荚果芯——你可以看到荚里有多么精致、光滑的白色（略带奶油色）内衬。

1852年10月20日

今天看到了加拿大柳穿鱼、艾菊、白花一枝黄花、蓝茎有须鸢尾、波状叶紫菀、秋蒲公英、高毛莨、千叶蓍、臭甘菊。在松山上捡到了栗子……枯叶间偶尔点缀着几簇轮生叶黄精的小红果子。金缕梅叶已落尽，光秃秃的，只剩下花了。

1857年10月20日

我看到两株藜，茎是亮紫色的，十分美丽，很像美国商陆曾经的样子——与后者包裹种子的萼裂片颜色相同。

1852年10月21日

显然有些花已经遭了霜害，有些花还零零落落地残存着，直到被雪掩埋。我看到侧花黄芩因霜冻而死。如果生长在霜冻殃及不到的角落

里，它们还会坚持更久。我认为霜冻终结了一大批野花。溪边的一枝黄花已枯死，留下脏兮兮的白色遗体（白色茸毛，深褐色叶）。泽兰和紫菀锈迹斑斑的茸毛花头境况相同。



藜（英文名：lamb’s quarters，goosefoot；学名：Chenopodium album）

现在风景中有一大显著特点——大量枯死的野草，是被霜冻干的。

1851年10月22日

芳香鼠麴草仍然很新鲜——加拿大柳穿鱼还在路边开着蓝蓝的花。

1858年10月22日

你仍然能在崖顶摘一束漂亮的杂色野花束。我在那里看到一株新鲜的毛蕊花，非常漂亮的波状叶紫菀，许多开蓝花的柳穿鱼，以及一些春蓼，等等。

1859年10月22日

我惊讶地发现，在崖顶后面的田地里生长着一种小野豌豆，花朵仍然以完美的粉色绽放着。那是惠勒这一两年来种谷物的地方，如今结了无数饱满的小豆荚，长八分之四五英寸，一般每个豆荚里有四粒圆圆的种子……

一只白尾鹞滑翔过了费尔黑文山。

在崖下的林间小路，我看到了百分之百新鲜的鸟足堇花朵，它十分美丽，和春天时一样——虽然只有几朵簇拥在一起。没有哪种花能像它一样，如此完美地花开二度，将我们带回春天。

1852年10月23日

今天可以被称作“印第安的夏天”，小阳春的天气，不过蒙蒙薄雾隐没了山峦。我看到一株地笋变成了深红色，或者说是铁红色。哈伯德沟渠里小花黄睡莲的莲叶很新鲜，仿佛才展开不久似的。河里还有一些白睡莲的莲叶，但是几乎没有莲花了。科南图姆山上的矮生蓟刚刚现蕾，但是已经倒伏到了地面上。田地都穿上了赤褐色的衣裳。我看到一条带条纹的蛇钻了出来。

1853年10月23日

田地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林地一枝黄花的灰白色（草木灰的颜色）花枝形如杈杖。其他种类的一枝黄花还略带一丁点儿黄色。大部分黄色

从它们身上溜走了，就像云聚之时最后一缕阳光从田地上逐渐消失一样。虽然黄金色泽已经不在，但它们的统治还没有终结。一撮撮茸毛种子紧紧抱在一起，准备好了张开翅膀。整个冬天，它们会不间断地依次出发，踏上冒险的征程。

1858年10月23日

我注意到一些晚花唐松草已经变成非常纯净的淡黄色。我看到一些蔷薇的叶子（应该属于早花光叶蔷薇）也变成了漂亮的纯净黄色——另一些（加罗林蔷薇）的叶片则变成同样纯净的漂亮红色，或是深红色。这就是它的规则。

1853年10月24日

猫薄荷仍然新鲜、碧绿，正开着花……大蒜芥仍然新鲜，开着花。

1858年10月24日

亮丽的秋色是色泽不一的红和黄——不同色调、不同色度。蓝色是专属于天空的颜色，黄色和红色是大地上花朵的颜色。每一颗果实都在成熟着，在即将瓜熟蒂落前，显露出亮丽的色泽。叶子的颜色也是这样——一日将尽时天空的颜色亦如此，一年接近尾声时也是同样的色彩。10月是日落时分天空的颜色——11月是日落后的黄昏。颜色代表着所有的成熟和成功。我们幻想过，英雄应该高举着亮丽的色彩，作为他的美德已成熟并结出果实的象征。最高贵的器官是眼睛，它是身体的宝石，色彩最为精妙。勇士的战旗是他取得成功果实前的花朵。他如此满怀信心和气势，在微风中展开旗帜，就像花儿绽开花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它将结出怎样的果实……

10月12日那天大红栎颜色还相当绿，现在已经完全变红——显然已经红了几天了。这是本地原产的唯一一种落叶乔木（其实还有刚松），现在正是它最灿烂的时刻……看一棵大红栎从绿色完完全全地变成明亮

的深红色——每一片叶子都已变色，仿佛有人把整棵树都浸在了深红色的染料里，它就这样伫立在你和太阳之间。难道这不值得你等待吗？十天前你还很难想象，那棵看上去冷冷的绿树，如今会披上这样的色彩。

1852年10月25日

薄荷仍是绿色，闻起来让人心神舒畅，十分美妙。我已经把这类事物抛在脑后了。现在很难忆起睡莲的花朵了。

1860年10月25日

我现在看到的蓟，花头向后弯折着——这样至少可以避免茸毛被浸得太湿。但是当我扯下它的茸毛时，种子大多留在了花托里，规则排列着，就像顶针上的针眼……附有刚毛的总苞片已完全干燥，将种子包围在其中。蓟的外表这么令人厌恶，内里却是那么整洁、美丽——对包容物有多么柔顺、温和，对可能伤害它的外来敌人就有多么粗犷、锐利。包围着种子的总苞片，是由又薄又窄的小叶构成的叠瓦状结构，淡褐色，像丝绸一样闪着美丽的亮泽。对于里面那些柔弱的、毛茸茸的降落伞，这是最适合的花托，是铺着丝绸或锦缎的摇篮。

1853年10月27日

我喜欢触景生情，想起那无处不在的永恒春天。那时的山麓上，榛树那微小的猩红色星形雌花正偷偷露出头来。大自然的每个毛孔都在那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季节的更替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些不那么显眼、一般不会被观察到的迹象——比如垂挂在美洲铁木、黑桦或黄桦树枝上的松散柔荑花序。我可以在头脑中清晰地忆起它们当初的模样——它们旺盛生长着的那段时间，是辉煌灿烂的时代，仿佛那是在人类堕落之前发生的。第一次看到大自然的所有，就是在这一景象里。而这些典型事物尤其引人注目。仿佛我在春天里靠近这个星球时，看到的第一个事物，就是山

麓上美洲铁木的柔荑花序。当我驶过那里，我看到了它们那波浪般的淡黄色花序在风中轻轻摆动。

1855年10月27日

在E.霍斯默家的大坝和马路中间的草甸上，有很多流苏龙胆，已遭严重霜冻。

1859年10月28日

虽然过了花期，但一枝黄花和紫菀的花朵还流连于地上几日。

1850年10月31日

我今天在想，研究死亡和枯萎的植物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它们在我们眼中所占的空间，跟绿色植物曾经占据的空间同样大。这些田地中的植物幽灵不只存在于记忆中，同时还活在我们的梦幻和想象里。

1853年10月31日

哈伯德桥边的艾菊仍然开着花。但是我认为今年这个季节野花凋谢得比去年早。

1857年10月31日

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染上了忧郁——去沼泽看看臭菘那矛一般的勇敢幼芽吧，它们已经钻了出来，向着新的一年进发。它们的墓碑还没预订，它们的牧师还没有就位，它们却好像倒下去死亡了。它们会因此对

臭菘王国心怀绝望吗？它们会因此对冬季牢骚满腹吗？“进攻！”“痛打它们”“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些才是它们的座右铭。人类在秋季总要暂时喘息一会儿——精神的确略疲惫些。此时人们会对命运有所质疑——会想像懦夫那样去往“困乏人得享安息”的地方。但是臭菘不会如此。它的枯叶脱落了，但新芽从中间刺穿出来。它们对冬天和死亡不理不睬——生命的轮回该是完整的。它们是虚假的先知吗？是地下虚无的谎言和自负的夸耀，拱起了臭菘的新芽，抬起了枯叶吗？它们休息时也会举起长矛——休息是为了发出新芽！

1858年10月31日

我坐在悬崖（利崖）上，夕阳西下，光线与地面更趋平行，照亮了我南面和东面林肯地区的树林——将均匀分布在森林里的大红栎映出更加亮丽的红色，你简直无法相信它们会有这样的色彩。在这两个方向上，你所能看到的每一棵大红栎——甚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现在都红得十分惹眼。在考德曼宅（Codman place）附近，一些高大的大红栎在树林上方挺起了它们红色的脊背，就像无数小花瓣组成的巨型玫瑰花。另一些则偏纤细，伫立在东面松山上的一小片白松林里，也就是在地平线上。林边的大红栎与松树相间排列，身穿红色大衣——一种浓烈的、仿佛燃烧着的红色——就像是站在绿衣猎人中间的红衣军。我认为，我们每靠近一步，它们的红色就会消减一层。此时，那松树的绿也是林肯绿呢。在太阳这样照亮它们之前，你不会相信森林大军中有那么多的红衣军。向西望时，它们的色彩消失在一片红彤彤的夕阳中——但是在其他方向上，整个森林就是一座花园，这里晚开的玫瑰仍在火红地燃烧着，与绿色相互交织。而个别在下面拿着铲子和水壶干活的所谓“园丁”，只能在枯萎的叶子间看到几朵小小的紫菀花（因为它们的枝叶隐藏在阴影中，在这个距离内并不显眼）……

这些是我的中国紫菀，我的晚开园林花朵。作为园丁，我不需要花费任何精力照料它们，遍布森林的落叶保护着我的植物的根。只需要去观看那当看之物，你就能收获到一座花园——甚至不需要增厚院子里的土壤。要想把整片森林看成花园的模样，你只需要略微抬高自己的视线。

1851年11月1日

下午2∶30，我走在去往科南图姆的路上。这是个明朗温暖的11月天，我感到愉快而又安宁。我热爱生活，喜爱大自然的一切。

跟我上次观察时相比，树林开阔了许多。树叶已落，让光线得以照射进来。透过树叶的间隙，我可以轻易看到天空，就像是透过各个方向上乌鸦的翅膀一样……

秋蒲公英颜色看起来仍然很亮丽。野草露出一点点新绿。

在这个季节，到处都有不那么常见的鸟雀。臭菘已经再次钻出地面。桤木的树叶已经掉光，而柳树，除了（最后）几片枯叶，也已经光秃秃了。

1858年11月1日

一个人住在自己家乡的山谷里，就像花冠安居在它的花萼里，橡果安睡在它的橡果帽里。当然如此，这里有你所热爱的一切，你所期待的一切，你所代表的一切。

1853年11月2日

湖水附近路边的加拿大柳穿鱼仍然很鲜活，还开着花。林地一枝黄花根部发出了一条新枝……

我可以把它们归入11月花朵的行列——挺过严重霜冻和叶落的花朵。我看到大蒜芥的花非常新鲜。

1858年11月2日

大红栎和林中其他树木的树梢，可能延迟变色——特别是在山上的那些，明显变色较迟，因为地势较高，所以没有遭到早霜的凌虐。我认

为，即便在这阴暗的天气，它们的色彩跟我曾见过的一样鲜亮。大红栎在开花！它是森林的花朵——灿烂程度超越所有其他树木（至少自枫树落叶以来）……爬上山顶，我看到千余朵这样的大栎树玫瑰——分布在地平线内的每个方向上。这两周，我每次爬到山顶，都一定会看到这一景象。这朵晚开的森林之花，超越了春天和夏天的所有能事。它们的颜色曾经只是稀疏而又细小的斑点，从远处看并不起眼。现在它遍布森林，或是整个山麓，激情怒放。我们每天都从中或是从旁经过。

1855年11月4日

在这个阴暗多雨的秋日下午，被苹果树干遮蔽住的秋蒲公英耷拉着花头，半合拢着花瓣，只露出一半黄色。

1858年11月4日

如果你在10月末登上小镇四周的任何一座山，俯瞰森林，在叶已枯萎的其他褐色栎树以及绿色的松树之间，你会看到大红栎那亮红色的树梢，或新月形的树冠，非常均匀而密集地分布在各个方向上，甚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有的整棵树都可见——例如湖水边的那些——你从来没想过会在这里见到它们，有的只是在森林顶层的低凹处露出树梢，有的高高耸立在周围树木的上方，还有的，在光线好的时候，从天边反射回温暖的玫瑰红色。所有这一切你都会看到，还会有更多，只要你准备好了看它——或者说去主动寻找它。否则，虽然这是再普通不过、再普遍不过的景象，你也可能会七十年如一日地认为，在这个季节树林全是干枯的褐色。物体隐藏起来，没有被我们看到，更多地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内，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和眼没有投向它们的意愿。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去看多宽多远——或者多近多窄。正因为如此，自然现象中的大部分都隐藏着，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跟政治经济学一样，按需供应的原则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大自然不会把珍珠丢到猪猡面前，我们准备好了欣赏多少美景，就能从大自然中看到多少美景——一丝一毫也不会更多。从同一个山顶上，一个人所见到的实际景物和另一个人所见到的，同样会存在差别，因为观察者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你出发时，大红栎就必须已经在你眼里了。我们看不到任何

事物——除非我们心里已经拥有它的概念，然后你几乎就看不到其他了。在我的植物研究之旅中，我发现：首先是某种植物的概念或影像占据了我的思想，虽然开始时好像它并不属于这一地区——然后，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会不自觉地想着它，期待它；最后，我就一定会看到它。于是它从此就实实在在地成了我的邻居。这是我发现20多种我能叫出名字的植物的真实经历。

1855年11月5日

我看到了荠菜、大蒜芥和红三叶草的花朵——它们是11月之花。

1853年11月6日

加拿大柳穿鱼、千叶蓍、秋蒲公英、艾菊、荠菜、银背委陵菜和金缕梅还开着花。野蔷薇果香香甜甜，十分鲜活，结了许多，有时两平方英寸的空间里就挤了一打。

1850年11月8日

干燥后的一枝黄花现在变成了灰色和白色，我们走过时衣服会粘上它的粉屑。柳兰那毛茸茸的种皮低垂着，让我们想起了夏日时光。也许你还可以在旱地里遇到几株孤零零的紫菀，花上还有一丝色彩残存。毒漆木光秃秃的，除了红色的果穗，什么也没有了。



千叶蓍（英文名：common yarrow；学名：Achillea millefolium）

1850年11月11日

现在是野苹果收获的季节。我把野苹果当作地球这个角落的土产野果。自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这些结果的老树就已进入垂死状态，然而如今，它们还没死。单看树的样子，你还以为除了地衣不会有

任何东西从上面掉下来呢——但是你会发现地上铺满野果，你的信仰就这样得到了回报。

1853年11月12日

有几处艾菊花仍然非常鲜活。

1852年11月14日

千叶蓍、高毛茛和艾菊还开着花。

1853年11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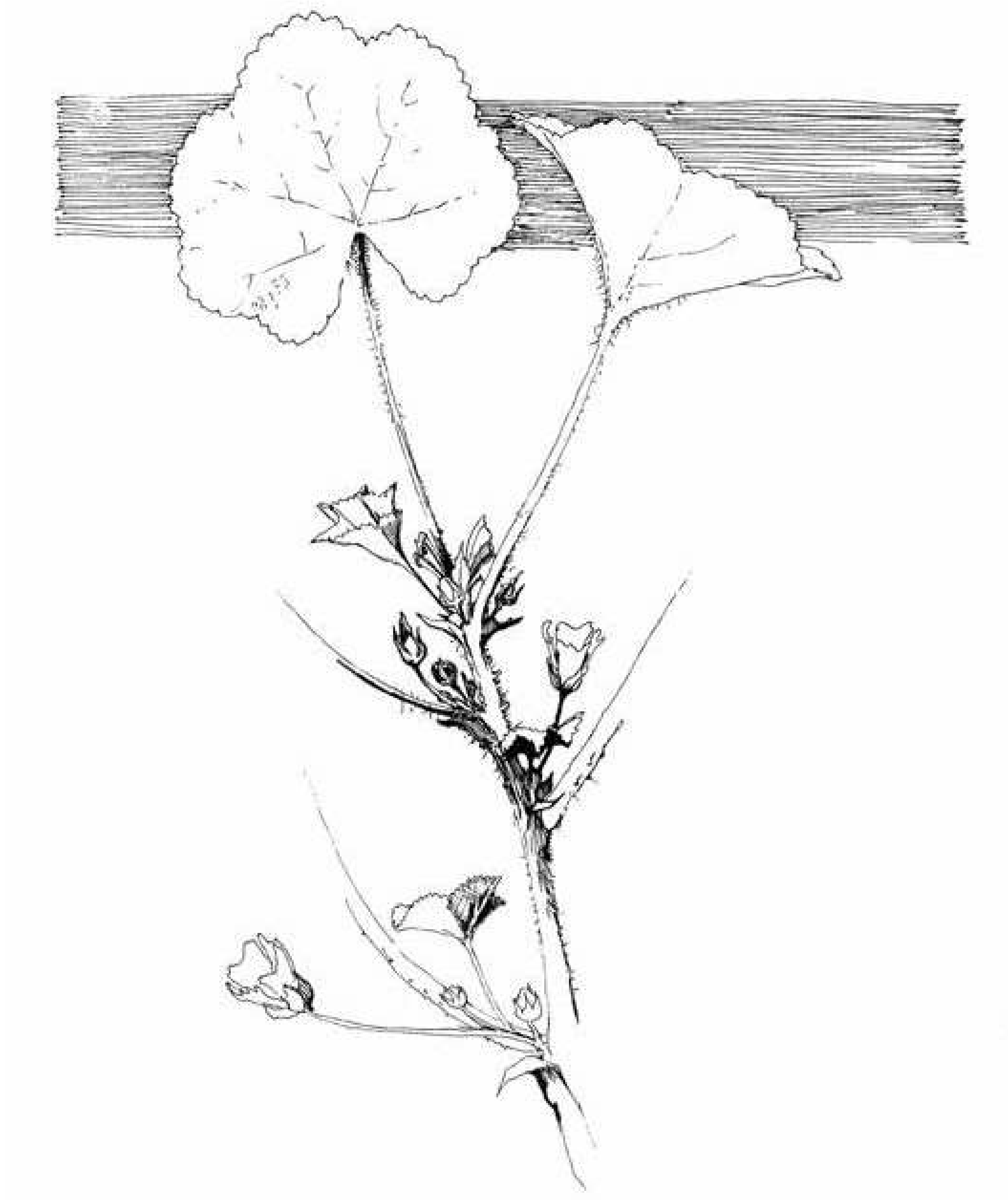
锦葵还有大蒜芥仍然开着花。

1857年11月15日

瓶子草叶子里的水冻实了。

1850年11月16日

秋天里，竟仿佛有一种身在春天的错觉，四周焕然一新，仿佛大自然的一部分没有预料到冬天的来临。堇菜花、蒲公英，还有其他一些野花再次开放，毛蕊花以及无数其他植物再次发芽。只是天气越来越冷，扼住了它们的生长。今年的秋天给人一种不确定感，好像冬天不一定会来……



锦葵（英文名：common mallow；学名：Malva neglecta）

我的日记应该记录我心中所爱，因此我只在里面记录我喜爱的事物，对这个世界任何方面的情感，以及我喜欢思考的东西。我对植物的爱恋跟绽放的花蕾一样，不会比它更清晰，不会比它更有明确指向。花蕾倒是确实指向花朵和果实，指向夏天和秋天，但是它本身只感受到了温暖的阳光和春天的作用。我觉得一些事情时机成熟了，但是我无所作为，也就无法发现那是什么，只是觉得能够孕育出某些东西。这是我的思想结种子的季节，我已经休耕足够久了。

1852年11月18日

千叶蓍和艾菊花还开着。这些天十分阴冷，灰蒙蒙的。

1850年11月19日

如果你步入崖下某些温暖的林中隐蔽处，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么多的夏日生命仍然在那里茁壮成长着。毫无疑问，比我们知道的数量更多的夏日生命，就这样机智地瞒过了冬天——掠过一道又一道篱笆。我毫不怀疑，只要我们在合适的地方认真搜寻，就会发现还有比我们想象得更多的夏花也这样眷恋着不肯离去，直到冬雪的到来，仿佛这些植物没有为冬天做好准备似的。

1857年11月20日

如果一个人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富有而强壮，那一定是在他故乡的土壤上。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学习这些田野的语言，以便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如果我去北美大草原旅行，我对它们的理解会浅薄许多，如果要描述它们，我过去的生活经历也只能起到副作用。

对我而言，这里的很多野草所代表的生命力，比加利福尼亚的大树还要丰富，前提是如果我哪一天拜访加利福尼亚的话。

1850年11月24日

今天在熊山摘了一株毛莨。

1851年11月24日

我在牧师沼泽地打木桩时，看到七只黑野鸭从泥炭坑上飞出来。在

那儿还看到一只还在活动的乌龟。我认为它应该是锦龟。

在沼泽南侧发现了掌叶海金沙，比奇洛说这是我们这个纬度上唯一的一种攀缘蕨——根据我在劳登手册里的发现，这是一种常绿植物，跟其他一些植物同时被称作“蛇信”（snake tongue）。

1851年11月30日

沼泽那侧的掌叶海金沙缠绕在一枝黄花等植物上，数量相当多。

1856年12月1日

蓝卷花的圣杯空空如也——显然在等待着盛满冰。

1859年12月6日

我遇到一床圆圆的艾菊，占地直径六英尺，露出雪面的部分已经枯萎，颜色相当黑——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植物都要黑。

1852年12月7日

今天可能是秋冬季气温最高的一天了，真正的“印第安的夏天”，小阳春天气，走路都会流汗。荠菜花开得正盛。青姬木还没有变红。

1854年12月8日

冬天已经来临，我却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忙于写作。就享受大自然而言，这是最充实的生活。这段日子跟我习惯的生活多么不同！它忙碌粗劣、琐碎平凡，仿佛你是工厂里的纺锤；另一种生活则从容优

雅、灿烂辉煌，像花一样。

1859年12月9日

晚花或者说秋花多么惹眼，而现在露在雪面上的部分已经枯萎——例如一枝黄花、紫菀、豚草等。这些晚花里存在着某种生命，身着宝石般的冰晶，一直挺立到冬天。

1856年12月10日

手绘奇妙的备忘方法，哪怕最简单的绘画也能起到极佳的提示作用。在过去几年里，我习惯于在日记里记录植物、冰和各种自然现象的篇章中加入简单的素描——虽然最全面的描述也可能无法让我回忆起当时的经历，但这些简单的轮廓图总是能让我回到那个时间和那个场景，屡试不爽，仿佛让我再次看到了那个事物一般。这时，如果我想的话，还可以再次尝试用文字来描述它。

1851年12月14日

蓝卷花那又干燥又空但已洗净的水杯，点缀着部分被白雪覆盖的谷地。近来还开着的精美蓝花，现在整个冬天都高举着干燥的杯子。正伫立在雪面上的，是多么美好的纪念物！

1850年12月19日

我看到在雪鸟啄食豚草和其他野草种子的地方，雪上覆盖着种子壳。菝葜果实一如既往地圆硕。桤木的柔荑花序像成熟的桑葚一样柔软、新鲜。沼泽地有那么多的干稠李，现在尝起来都相当甜美。金缕梅灌木上结满了果实，像柳枝一样优雅地低垂着，花的黄底色还在。我还在河边发现了香杨梅。野苹果冻得硬如石头，在我口袋里相互撞击，叮

当作响。但是回到房间后，我发现它们很快就化了，能榨出甜甜的苹果汁。我很惊讶动物们不再食用它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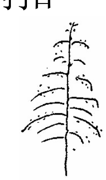
1859年12月23日

蛇鞭菊的花头如今光秃秃、空荡荡，看起来有点像颜色暗淡的雏菊，只不过被小扣子一样的组织围绕着，而不是花盘。后者——羊皮似的硬硬的圆皮，那是花朵曾经坐落的地方——上面有很多透穿的小圆洞，就像顶针的顶端，只是上面的顶针眼磨穿了，而且是凸起的。它很容易掉皮，你可以通过它看到对面。

1856年12月25日

在利崖，我用脚拨开一片雪，为敏儿摘了一些绿色的新鲜猫薄荷。

1855年12月26日

这里有紫菀，它叶片芳香，萼片平平的，具叠瓦状纹理，宽四分之三英寸，上面包裹着一个透明无瑕的冰球，就像玻璃门把手——透过冰球你可以看到褐色花萼的映像。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每个蓝卷花的小花萼上都有一个球形纽扣，就像小男孩夹克上的铜扣——上面连着小枝条——美国甘薄荷的冰球还要更小，环绕着枝条，分布更加规则，像水晶吊灯似的，香味隔着冰仍然能透出来。

1853年1月1日

有些野草挂了一团团的大冰块——有些植物的每朵干花上则结一个冰球，比如泽兰和艾菊。当你走过时，宝石撞击在一起，多么美妙。那些粗心的过路人，那些从未屈尊低头看这些谦卑野草的人，现在也不禁会观察起它们来。这些野草整个冬天都留在田地上，挺着干枝站在那里，就是为了创造这美丽。

1851年1月5日

桤木的柔荑花序被冻僵了！！

1853年1月9日

拔出崖面上的金丝桃，我惊讶地看到它根部有从未间断的生长迹象——白色的新芽长两英寸，上生红色小叶，整个基部颜色还相当绿。毛茛叶片也相当绿，把我带到了未来的春天。我用木棍挖出一株，撕开后发现，在这棵植物中心的深处隐藏着花蕾，它被外围的嫩叶包围着，约有大头针的针帽一半大，纯白色。（第二天我又撕开一株，这次是黄色的。）它在那里静静地等待，静静地沉睡，满怀信仰。它已知春天即将到来，虽然世人对此还一无所知。这是它的承诺和预言。它形如东方神殿，花蕾状的穹顶耸立于一切之上。

1856年1月10日

我们沦落到甚至要像松鸡一样来欣赏花蕾了——然后发出兔子和老鼠般的赞叹声。杜鹃花黄红相间的大花苞翘首以望，蓝莓的红色花蕾圆润饱满，女贞状南烛的红色花蕾尖尖的，躺在枝条上沉睡着。黑赤杨（black alder）花芽是黑色的，带斑点；毒漆木的花芽生长迅速；蓝莓的花芽是浅褐色的，有皱裂。小小的闪亮花蕾躲在枝条背后沉睡着，梦着春天，也许还被冰雪遮住了一半。这小花蕾也是足够好的观察对象了。

1858年1月10日

天气晴朗时，瓦尔登湖北侧会是温暖的散步地点。如果你生病了，或是丧失了信心，那就在冬天去那里，去看桤木红色的柔荑花序垂挂在枝头，暴露在冬日的寒风中——就像又长又硬的桑葚，承诺着新的春天即将到来，承诺着我们的希望将得以实现。我们珍惜冬天里的一切温柔和柔软——柔荑花序、鸟窝、昆虫等等。

我见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桑葚般的红色柔荑花序，我知道在它体内有生命在休眠，一个比我的似乎更伟大的生命。

1854年1月11日

最谦卑的野草也有着无以言表的美丽——最纯净的白色和最丰饶的姿态。豚草变成了仙女的魔棒。蓝卷花立于光秃秃的灰沙上，显得格外美丽……它浑身挂满白霜，精致柔美，像天鹅绒一样在风中颤抖着。

1852年1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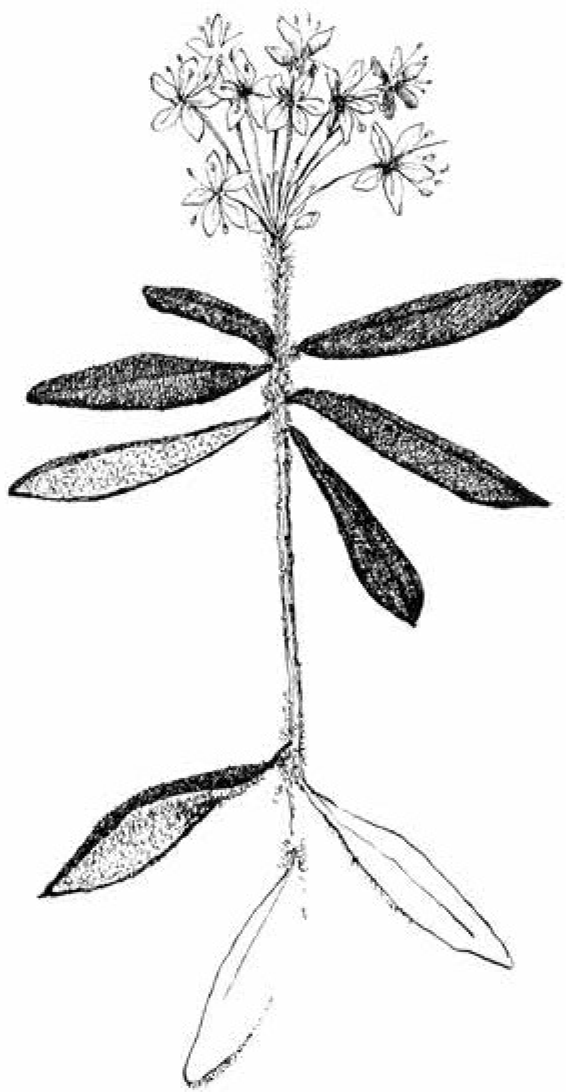
在布里斯特泉（Brister’s Spring）附近，蕨类身上覆盖着白雪，但它和野草仍然相当绿。水中的臭菘已经露出头来，我在它的佛焰苞里发现了淡粉色的花头，比豌豆粒略大一点儿。

1854年1月31日

如果你好奇我在冬天里的思考是什么样的，那就到松鸡的嗉囊里去寻找。它们就像山月桂芽——一些是叶芽，一些是花芽——虽然它们是这些本地动物的食物，但是要等到夏天来临时才能长成叶，开出花。

1858年2月4日

我发现宽叶杜香的数量非常多，占地直径约六杆，地点就在小湖眼东侧（查尔斯·史密斯沼泽）。和它生长在一起的还有：地桂、仙女越橘、绿山月桂等等。



宽叶杜香（英文名：Labrador tea；学名：Ledum latifolium=Rhododendron groenlandicum）

宽叶杜香整体很像水生青姬木，叶片深紫红色，或者说桑葚色——反曲——但是近看就能分辨开来，它是粗糙的，上部叶片呈完美的帐篷形，而且末端的圆形（严格地说是椭圆形）红色大花蕾十分显眼，几乎有沼泽杜鹃的花蕾那么大，只是形状更圆。花蕾以下几英寸茎被毛，往往不长叶，呈明显棒状。叶片背面的锈色好像比缅因品种的颜色更浅。种皮（先从基部开裂）仍然闭合着。这种植物可能容易跟水生青姬木混淆——对于粗心的观察者而言。当我把拉茶杜香拿给一位车夫看时，他

确信经常在树林里见到它，但是看到叶背面被毛后，他就迷惑了……跟发现其他新植物的通常情形一样——我有预感应该能在康科德发现这种杜香。奇妙的是，就我在这周边发现的最有趣的植物而言，我是都提前一年左右就预见到了将会发现它们。

1852年2月5日

我怀疑，小孩子第一次摘花时，对它的美丽和意义有着深刻的洞悉，而长大成为植物学家后，却不再拥有这一能力了。

1852年2月6日

我咨询了一位博学、严谨的博物学家（他同时还是任职于公共图书馆的彬彬有礼的管理员），我请他给我推荐更加具体、通俗的著作，或者某些侧重书写野花的传记，包含那些我看过的植物志里只是粗略介绍的植物——因为我相信，每一种花都有很多热爱者，都曾有人忠实地描述过它们——但是他告诉我，所有的我都已经读过了。没有人熟悉它们，它们只是被简单地收入了目录，就像在他的著作里那样。

1854年2月26日

野草和树木上都覆盖着一层薄冰。蓝卷花上开满了水滴样的冰珠。

1857年2月28日

悬崖上，塔形南芥和早花毛茛近来好像发芽了。需要经过几年忠诚的搜寻，我才能知道到哪儿去找最早开放的野花。

---

1. 长度单位，见书末相关植物学术语参考释义。

2. 白枫，即银槭，学名为*Acer saccharinum*。参见安杰洛著《植物学家梭罗》。

3. 驴蹄草的英文名是cowslip（牛的唇），作者由此展开联想。

4. 两人皆是梭罗生活时期著名博物学家。

5. 一块三角形田地，叫作“烙铁”是因为形状跟老式熨衣服的烙铁相似。

6. 毒葛，学名*Rhus radicans*。参见安杰洛的《植物学家梭罗》。

7. 康科德只有黑杉，学名*Picea marian*。参见安杰洛的《植物学家梭罗》。

8. 有非常饥饿、贪婪的意思。

9. 詹姆士·B.伍德（James B. Wood）1902年在他的文章《梭罗和松树》中写道：“梭罗曾问我，是否知道白松的树顶尖有美丽的花。我告诉他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说，有一次，6月的时候，他爬到一棵松树顶，发现了这种花，但是他从来没发现还有人曾经看到过。”

10. 这里后面有一个铅笔书写的加括号的问号。

11. 1851年7月9日，梭罗写道：“今天早上，当我在坎布里奇的波特宅下车时，很高兴看到菊苣或者叫苦苣的漂亮蓝色花朵，这提醒我，一小时里我被卷进了另一个植物带。在康科德，菊苣即使存在，也一定极为罕见。这种杂草比大多数花园里的花都更加漂亮。”

12. 贺瑞斯·R.霍斯默（Horace R. Hosmer）在他1893年出版的《追忆梭罗》（*Reminiscences of Thoreau*）中写道，梭罗在牧师沼泽附近发现了攀缘蕨。“那天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幸福、愉快表情。他摘下帽子，这种蕨就蜷曲在帽冠里，他给我展示了沼泽中的这种精致优雅的辉煌产物。他说新英格兰各州以前还从没有人见过它。”

13. 在《梭罗日记》中，梭罗没有描述这种香芋的花朵，但是在《瓦尔登湖》一书中他写道：“有一天，在挖钓鱼要用的蚯蚓时，我发现了连成一串的块茎香芋（学名：*Apios tuberosa*）。这是印第安土著人的马铃薯，一种极好的果实。我开始怀疑自己小时候是不是像我说过的那样挖过它、吃过它，因为我从来没有梦到过这件事。自那以后，我经常看到它法兰绒般的红色花朵，卷曲皱缩着，支撑在其他植物的茎上，但是不知道这是同一物种的花。”

14. 语出《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以赛亚书》1：18，原句可译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

15. 也许不是。雷·安杰洛把《梭罗日记》1853年7月31日提到的“线叶假毛地黄”鉴定为同一物种。

16. 罗马神话中的门神，象征着开始，被描绘为具有前后两个面孔，一面朝向未来，一面朝向过去。——简体中文版编者注

17.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现大部分归属加拿大，小部分归属美国。

18. 根据雷·安杰洛的鉴定，这其实是匍匐松叶毛茛（学名：*Ranunculus reptans*）。

19. 梭罗在1857年6月18日提到了舞鹤草，发现地点是鳕鱼角海蓝德灯塔（Highland Light）附近。他写道：“岸上的总状舞鹤草刚刚开过花，学名为*Smilacina racemosa*。我叫它‘林地百合’。山姆叔叔叫它‘蛇玉米’，说它刚发芽时长得像玉米。”

20. 指萨穆埃尔·里普利（Samuel Ripley，1783—1847），出生于康科德，是位受人尊敬的牧师。

21. 薛西斯一世，波斯帝国的国王（公元前485年—前465年在位），据称曾率百万雄师入侵希腊。

22. 梭罗原文里“poke”（美国商陆）是大写字体，跨页书写，现在（1906年）呈脏脏的浅褐色。字迹无疑是美国商陆果的紫色果汁留下的。

23. 出自《圣经·约伯记》3∶17。

24. 敏儿（Min），梭罗家的猫。

致谢

我要感谢在本书筹备过程中为我提供协助的人们，包括来自布鲁克林植物园图书馆（Brooklyn Botanic Garden library）的格雷·保罗·纳布汗（Ga-ry Paul Nabhan）、马科·威尔金森（Marco Wilkin-son）、斯蒂芬·斯泰恩豪尔（Stephen Stinehour）、凯西·克罗斯比（Kathy Crosby），以及来自瓦尔登森林梭罗研究院（Thoreau Institute at Walden Woods）的杰弗里·S.克拉默（Jeffrey S. Cramer）和马修·伯恩（Matthew Burne）。能够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员工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特别是琼·汤姆森·布莱克（Jean Thomson Black）、萨曼莎·奥斯特罗夫斯基（Samantha Ostrowski）和劳拉·杜利（Laura Dooley）。

特别感谢雷·安杰洛允许我再版他的文章《植物学家梭罗》，还要感谢巴里·莫泽同意用他绘制的马萨诸塞开花植物为梭罗的文字做插画。我感激彻里·科里（Cherrie Corey）为我提供专家级的第一手介绍，帮我了解大草甸（Great Meadows）的植物，在本书筹备阶段提供建议，并对植物学相关知识进行审核。

我要感谢梭罗学会（Thoreau Society）的麦克·弗雷德里克（Mike Frederick），感谢他同意我在学会的康科德年度大会上预先介绍《瓦尔登湖动植物图鉴·植物篇》这本书。我感激同小组的研讨专家吉姆·圣·皮埃尔（Jym St. Pierre）和小野美智子（Michiko Ono）的热情欢迎和主动帮助。我还要感谢大会其他发言人和参会者，包括马克·加拉格尔（Mark Gallagher）、理查德·希金斯（Richard Higgins）、乔·莫尔登豪尔（Joe Moldenhauer）、尼基塔·波克洛夫斯基（Nikita Pokrovsky）、奥德丽·拉登（Audrey Raden）和科琳娜·史密斯（Corinne Smith）。

一如既往地，非常感谢珍（Jenn），感谢她的爱和耐心。

相关植物学术语参考释义

杆（rod）：梭罗多次使用的长度单位，一杆约合5米。

瘦果（achene）：一种干燥的果实，内有一粒种子，成熟后不开裂。

花药（anther）：雄蕊的一部分，上面附着花粉。

无瓣（apetalous）：没有花瓣。

贴附（appressed）：紧密平贴，叶尖指向植株顶端，通常指叶片贴在茎上向上生长。

芒（awn）：细长如刺的附属物。

腋（axil）：生在侧面的叶片等器官与茎等主轴结合的地方。

苞片（bract）：特化的叶片或类叶结构，通常生在花或花序基部。

花萼（calyx）：花冠外面的被片，或花部最外层。

柔荑花序（catkin，ament）：柔软、通常下垂的花序，上面拥挤地排列着雄花或雌花。

细毛（cilia）：植物器官边缘上的纤毛。

合生（connate）：与另一同类型器官融合在一起，比如花瓣融合在一起，形成管状花冠。

回旋（convolute）：花蕾中每个花部器官都包卷着另一个，或是一片叶子包卷在另一个叶片里。

花冠（corolla）：第二层（内层）轮状花部器官，被花萼包围着，通常由花瓣组成。

伞房花序（corymb）：顶端平或凸的一丛花，外层花最先开放。

圆齿状（crenate）：缘有向外突出的钝齿状或圆形缺刻。

空心秆（culm）：禾草的空心茎秆，通常多个节段连接在一起。

聚伞花序（cyme）：顶端平或凸的一丛花，中央那朵花最先开放。

深裂（dissected）：叶缘裂片间缺口深。

不育（effete）：不结果实。

束状（fasciculated）：小叶或针叶成束状或紧密成簇。

线形（filiform）：细线状。

小花（floret）：花序中一丛花中的一朵，是真正的花。

蓇葖果（follicle）：一种干燥的单心皮果实，成熟后沿背缝裂开，释放出种子，如飞燕草、马利筋。

颖（glumes）：指禾草和莎草小穗基部的苞片，通常成对出现。

叠瓦状（imbricated）：像屋顶瓦片那样重叠着。

花序（inflorescence）：对植物开花部的统称，但大多是指由一丛小花组成的那种。

总苞（involucre）：包围或支撑另一器官（通常是头状花序）的结构。

披针形（lanceolate）：狭长卵形，中部以下最宽，上部如矛尖般渐狭。

小叶（leafet）：小型叶片（古体）。

小叶（leaflets）：复叶上的最小单元叶片。

蜜腺（nectary）：特化腺体，能分泌花蜜。

倒披针形（oblanceolate）：类似披针形，但叶端三分之一处最宽。

柳条（osier）：那种可以用来做柳编的柳树枝条。

卵形（ovate）：形似鸡蛋，比披针形宽，中部以下最宽。

圆锥花序（panicle）：复总状花序，或整个花序由多枝分散的花序组成。

花梗（pedicel）：花序中每朵花着生的小枝。

总花梗（peduncle）：支撑整个花序的主花梗。

穿茎（perfoliate）：叶片或苞片包围着茎，看上去就像茎从中间穿过似的。

果皮（pericarp）：成熟子房或果实的外皮。

叶柄（petiole）：叶片与茎的联系部分。

羽状复叶（pinnate）：复叶的一种，小叶在叶轴的两侧排列成羽毛状。

羽状半裂（pinnatifid）：裂片在中脉两侧像羽毛状分裂，裂片的深度达到或超过二分之一。

雌蕊（pistil）：花的雌性繁殖器官，能结种子的部分，由子房、花柱和柱头构成。

羽状（plumose）：外形像羽毛，主轴上附着细毛状分枝。

果渣（pomace）：苹果等类似果实榨汁或压榨后废弃的糊状残渣。

总状花序（raceme）：结构简单的无限花序，花轴不分枝，只有一根主轴，自下而上依次着生许多有柄小花，比如铃兰。

叶轴（rachis）：叶片主轴线。

基生（radical）：从根发出的，或是围绕茎基部而生。

外曲（recurved）：下弯或后弯。

反卷（reflexed）：骤然下弯或后弯。

网纹（reticulated）：叶脉成网纹状，或是螺纹成蜂巢纹理。

外卷（revolute）：向下或向后卷曲。

花葶（scape）：花或花序的主梗，不长叶，从地表发出。

萼片（sepal）：构成花萼的其中一片，常为绿色。

锯齿状（serrate）：齿尖向前的尖锐缺刻。

无柄（sessile）： 没有叶柄。

缺刻（sinus）： 两个裂片或锯齿间的凹口。

佛焰花序（spadix）： 花序轴肉质肥厚，上面的小花被外面的总苞半包围着。

佛焰苞（spathe）： 遮护着佛焰花序的外层总苞片。

小穗（spikelet）： 禾草和莎草的一个结构，包含苞片和几朵小花。

雄蕊（stamen）： 花的雄性繁殖器官，通常由花丝和花药组成。

柱头（stigma）： 雌蕊的顶端，接受花粉的部位，通常有黏性。

花柱（style）： 花中雌蕊的一部分，连接柱头与子房。花柱通常为管状，内有花粉管。

圆柱状（terete）： 圆柱体或顶端渐狭。

三出（ternate）： 三片轮生。

伞状花序（umbel）： 凸面、圆顶或平顶花序，每朵小花的花柄都附着在同一点上。

裂瓣（valve）： 植物器官上破碎或裂开的一部分，如成熟后开裂的蒴果或荚果的齿状结构。

参考书目

Ahmadjian, Vernon. Flowering Plants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9.

Anderson, Charles R. Thoreau’s World: Miniatures from His Journa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1.

Angelo, Ray. 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1984. Online at www.ray-a.com/ThoreauBotIdx/.

———. “Review of Claims of Species Loss in the Flora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 Attributed to Climate Change.” Phytoneuron 2014–84: 1–48. Online at http:// phytoneuron.net/2014Phytoneuron/84PhytoN-ConcordMissingSpecies.pdf.

———. Vascular Flora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 Latest revision October 2014. Online at www.ray- a.com/ConcordMassFlora.pdf.

Bosco, Ronald A., editor. Nature’s Panorama: Thoreau on the Season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5.

Case, Kristen, editor. Thoreau’s Kalendar: A Digital Archive of the Phenological Manu-script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University of Maine at Farmington. Online at http: // thoreauscalendar.umf.maine.edu/about.html.

Dean, Bradley, ed. Faith in a Seed: The Dispersion of Seeds and Other Late Natural His-tory Writings by Henry D. Thoreau.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3.

———. Wild Fruits: Thoreau’s Rediscovered Last Manuscript. New York:W. W. Nor-ton, 1999.

Donahue, Brian. The Great Meadow: Farmers and the Land in Colonial Concor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aton, Richard Jefferson. A Flora of Concor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1974.

Foster, David R. Thoreau’s Country: Journey through a Transformed Landsca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leason, Herbert W. Thoreau Country.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75.

Grant, Steve, editor. Daily Observations: Thoreau on the Days of the Ye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5. Grossman, Richard, editor. A Year with Emerson. Boston: David R. Godine, 2003.

Harding, Walter, editor. In the Woods and Fields of Concord.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1982.

———. Thoreau as Seen by His Contemporaries. New York: Dover, 1989.

Harding, Walter, and Michael Meyer. The New ThoreauHandbook. Ne wYo 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Howarth, William. The Book of Concord: Thoreau’sLife as a Writer. New York: Pen-guin, 1983.

Loewer, Peter. Thoreau’s Garden: Native Plants for the American Landscape.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2.

Maynard, W. Barksdale. Walden Pond: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cGregor, Robert Kuhn. A Wider View of the Universe: Henry Thoreau’s Study of Na-tur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Miller, Perry. Consciousness in Concord: The Text of Thoreau’s Hitherto Lost Journal (1840– 1841) Together with Notes and a Commenta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Primack, Richard B. Walden Warming: Climate Change Comes to Thoreau’s Wo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Richardson, Robert D., Jr. Henry Thoreau: A Life of the Min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Rothwell, Robert L., editor. Henry David Thoreau: An American Landscape. NewY ork: Marlowe, 1991.

Thoreau, Henry David. The Journal of Henry D. Thoreau. Edited by Bradford Torrey and Francis H. Allen. 1906; reprint ed., New York: Dover, 1962.

———. Of Wo odland Po ols, Sp ring- Ho les and Di tches. Berkeley, CA: Co unterpoint, 2010.

————. The Writings of Henry D. Thoreau, Online Journal Transcripts, Volumes 18–33. Santa Barbara, CA: 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Online at http: // thoreau.library. ucsb.edu/writings_journals.html.

———.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Volumes 1–8, various edito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2002.

Zwinger, Ann, and Edwin Way Teale. A Conscious Stillness: Two Naturalists on Thoreau’s River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4.